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四七冊目次

名山藏一百九卷(二)

〔明〕何喬遠輯  
明崇禎刻本

.....



名山藏一百九卷(二)

〔明〕何喬遠輯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名山藏卷之四十二

臣何喬遠恭輯

勳封記二

新寧伯譚忠餘清流人父淵以嗣開國功爲燕山副千戶從靖難奪九門永平大寧真定薊滄以都督同知與南軍戰夾河死軍中洪武三十五年贈崇安侯子諡追封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一死子一死宣德二年坐征交趾失律下獄赦出候三十二年卒子璟嗣正統十三年裕嗣天順元年祐嗣祐總兵京營恭謹守法累加太傅兼太子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一

太傅卒子諡嘉靖五年綸嗣總兵湖廣坐占役軍丁至二百五十以上革爵閒住二十七年功承嗣隆慶元年國佐嗣

右以父功封

忠誠伯茹瑄衡山人以貢士累兵部尚書建文君使入燕求和無所白燕王入金川首勸進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伯祿千石止其身坐歸里出長沙不謂谷王頌繫卒全家戍河池仁宗卽位賜歸順昌伯王佐不知所始以都督同知入燕講和通謀

獻金川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伯祿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三年鎮雲南有罪下獄死除

平江伯陳瑄合肥人父問以開國歷指揮同知坐罪瑄代父謫戍遼陽與賈哈剌再日二十戰累進都督僉事建文時召防江具舟迎北軍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伯祿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賜券與誓身免一死以總兵治漕內渠有功洪熙元年許世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封三十二年卒追贈侯子諡贈太保兼太子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二

子太傅子佐嗣卒追封侯贈太保兼太子太保正統二年豫嗣十三年以總兵出軍征福建叛寇有功其明年勦寇首鄧茂七進侯益祿百石景泰二年賜券卒贈太保兼太子太傅追封縣國公子諡天順八年銳嗣鎮兩廣勦蠻賊還總漕皆有功益祿二百累進太傅兼太子太傅卒弘治十六年熊嗣熊總漕不能當中貴人劉瑾逼索坐多置田宅漁民充軍海南瑾誅復爵卒子圭幼給祿卒亡子嘉靖元年弟子圭嗣卒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子諡三十四年王謨嗣

永春侯王寧壽州人尚太祖女懷慶公主爲駙馬都

以不附權勢誣陷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輔運推誠効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駙馬都尉侯祿千石世給誥券侯六年下獄卒除

右以推戴功封

廣平侯袁容壽人父洪以開國功臣都督容尚燕永昌郡主以儀賓守北平永樂元年進郡主爲公主容爲駙馬都尉祿千石其年再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侯益祿五百與世券洪熙初僅與駙馬祿宣德元年與侯祿卒贈沂國公予諡四年子順嗣卒亡子庶子瑄嗣長陵衛指揮僉

名曰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三

事天順元年與侯侯卒其後世指揮

富陽侯李讓舒人父申以開國功臣官指揮同知讓尚燕永平郡主以儀賓與袁容協守北平執謝貴取大寧戰自備有功力戰破平安兵九門建文帝殺申族之永樂元年進郡主爲公主讓爲駙馬都尉其年再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石卒贈景國公予諡八年茂芳嗣二十二年坐事奪券卒子興正統二年授長陵衛指揮僉事天順元年嗣作卒子欽授指揮僉事如故

曹城侯李彬定遠人或日和人父信以開國功臣假

指揮彬嗣官爲真從靖難攻薊轉戰雄鄭真定長水平克大寧踪場上畧廣昌蔚白溝遼單橋葉城追奔順德哨定爲最永樂元年再論功以都督僉事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右都督府事侯祿千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六年以與征蠻將軍輔征交趾有功益祿五百石封二十二年卒贈茂國公予諡二十一年賢嗣卒封豐國公予諡景泰四年勇嗣成化十四年加太子太保卒成化十九年璽嗣卒亡子勇庶子旻正德三年嗣嘉靖二年以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卒亡子十年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四

弟阜子熙嗣卒亡子三十六年從子儒嗣萬曆元年

環嗣

寧陽伯陳懋壽人父亨以開國功臣累都督僉事建文初爲大寧行軍都督從燕戰壩上先登死鐔山贈涇國公予諡懋以舍人從父兵爲前行有功鄭村濟夾河東阿東平汝上竟靖內難永樂元年再論功以中府右都督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七年捕虜赤保連進侯軍中益祿三百石身免二死子一死二十二年以累征虜有功加太保洪熙元年與

世侯正統元年坐總兵守邊失機關住五年仍給祿  
景泰三年加太子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千石卒贈  
濟國公予諡長子晟先坐事充軍七年懋庶子潤嗣  
卒亡子成化七年懋庶子瑛嗣二十二年晟子輔仍  
侯弘治元年坐荒淫失侯卒亡子正德元年瑛孫繼  
祖嗣嘉靖三十七年維藩嗣隆慶二年大紀嗣萬曆  
元年應詔嗣

武義伯王通成寧人父貞以開國功爲燕百戶從燕  
攻九門有功歷都指揮使戰死肥河永樂元年追封  
金鄉侯予諡追贈寧國公再論通靖難功封特進榮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五

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賜世券與善身免一死  
子免一死七年爲天子治方中十三年進封成山侯  
子世二十三年給侯泰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父功  
益加千石宣德元年以征夷將軍鎮交趾黎利反不  
能守繫獄籍爲民正統十四年起爲都督僉事以禦  
虜功陞同知卒子琮授景陵衛指揮僉事天順元年  
復琮成山伯卒成化十年鋪嗣卒嘉靖四年洪嗣卒  
二十五年維熊嗣卒隆慶四年應龍嗣

清遠伯王友荆人父榮以開國功爲燕山護衛百戶  
友嗣父官從燕累功永樂元年再論功以都指揮僉

事封奉天靖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  
千石六年征交趾有功進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侯予世券七年坐轉餉胡中  
後明餒死士奪兵八年坐縱虜失律下獄論絕久得  
釋予順以征胡立功陞指揮僉事卒庶子鑑嗣都指  
揮使

榮祿大夫柱國侯以開國功爲指揮僉事從燕先鋒  
有功永樂元年再論功以都督府僉事封奉天靖衛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予世券卒  
十三年子智以自復功爲指揮使十三年嗣坐鎮交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六

趾失利奪侯正統中會赦爲宣府左衛指揮使卒孫  
勇勇子雄皆都指揮同知

安鄉伯張興壽人以勇士從開國累功指揮僉事從  
燕奪九門取薊遵化密雲鄭雄真定永平力戰大寧  
壩上蔚大同滄東昌夾河藁城下西水竟靖內難永  
樂元年再論功以都指揮同知封奉天靖衛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予世券卒亡子十  
七年兄子勇嗣坐隨駕征沙漠爲事發總旗交趾十  
年赦復卒十五年丁安嗣安與苗戰死軍中亡子景  
泰三年弟寧嗣弘治六年恂嗣正德二年孫坤嗣嘉

靖三十二年鐸嗣亡子四十年第毓嗣年世恩

詞

遂安伯陳志巴人以開國功累燕山中護衛指揮金事從燕奪九門戰懷來雄鄭真定援永平復大寧趙壩上下蔚先登白溝夾河摧薊城追奔彰德守王城門赴急保定永樂元年再論功以都指揮同知封奉天靖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志有子良坐罪充軍生子瑄次子春指揮僉事有隨征功生子瑛永樂八年志死瑄瑛爭嗣天子曰瑄長瑛功闡之瑛得伯辛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七

右以靖難功封

定國公徐景昌鳳陽人父贈壽中山武寧王次子以戰功爲右軍左都督數從燕王出塞征乃兄不花於燕爲密靖難兵入金川增壽爲建文君所殺洪武三十五年追封武陽侯子諡永樂二年加贈定國公封

景昌欽承祖業推誠奉義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公祿二千五百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一死子一死二十二年坐劾奪爵洪熙元年還公卒正統三年顯忠嗣景泰六年永寧嗣疾失心成化二年坐誤殺制書還爵開仕卒弘治十七年孫光祚嗣嘉靖二年論奉迎防守功加兼太子太傅五年以修唐帝實錄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卒嘉靖八年延德嗣卒隆慶元年文璧嗣加太子太傅

右以父恩封

西寧侯宋晟定遠人從渡江累官右軍都督僉事永樂三年以平寇將軍諭降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即軍中封推誠輔運宣忠効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祿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紀罪免一死卒永樂六年許其子琥侯洪熙元年奪侯與其弟瑛瑛廢沒進封鄆國公景泰元年傑嗣卒天順元年誠嗣卒亡後二年誠弟讓嗣成化十一年愷嗣正德十六年良臣嗣嘉靖三十四年天馴嗣嘉靖四十五年公度嗣卒年世恩嗣有傳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八

右以征西功封

黔國公沐晟西平侯子以左都督襲侯永樂六年以  
與征蠻將軍輔檜黎季犛斬賊最進封顯忠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黔國公祿三千  
石賜世券與孫身免二死子一死世鎮雲南二十二  
年加太傅正統三年征麓川班師道卒追進定遠王  
子諡凡侯三十歲正統五年斌嗣成化元年琮嗣十  
九年以削平鐵索等諸賊功加太子太傅卒亡子弘  
治十年姪崑嗣正德十六年紹勳嗣嘉靖十五年朝  
輔嗣二十六年融嗣幼以朝輔弟朝弼爲都督僉事  
領鎮卒亡子弟輩嗣天二十八年朝弼嗣公隆慶四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九

建死於南京

安遠伯柳升懷寧人父崇開國功嗣百戶從燕取懷  
來密雲白溝東平有功六年以與征蠻將軍輔征交  
陸論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伯子世券八年北征至玄冥河進流侯益祿五百石  
仍世伯身免一死子免一死二十二年從駕征至蒼  
崖峽免州力河慶州有功加太子太傅與世侯宣德  
二年以征虜副將軍再征交趾傷鏢卒追封融國公  
子益凡封二十一年子鴻嗣景泰三年加太子太傅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十

右以征安南功封

寧遠侯何福未詳何許人以開國功累官都督僉事  
永樂初以都督同知爲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  
夏節制甘肅河南山西諸兵七年撫歸附酋虜卽軍  
中封侯祿千石八年以罪自經死追奪侯有傳  
恭順侯吳允誠永樂三年以北胡歸附陞右府都督  
僉事賜姓名累征胡有功九年以左都督封伯食祿  
千二百石賜誥卒十六年子伯客賜名克忠嗣洪熙  
元年以從征擒胡功進侯予世食祿千二百石身免  
二死子免一死賜誥券正統九年以擒胡喜峰口加

太子太保十四年從死於土木子璉嗣天順五年與曹欽戰死成化五年子鑑嗣正德二年子世興嗣嘉靖二十七年子繼魯嗣四十二年加太子少保

忠勇王金忠永樂二十一年以虜歸成祖塞外封忠勇王賜姓名洪熙初加太子太保支二俸宣德四年進太保除

廣寧伯劉榮以小旗從靖難歷中軍右都督永樂十七年以左都督充總兵官鎮守遼東用捕倭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賜參與誓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卒追封侯子諡十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十一

八年端嗣亡子宣德十年弟安嗣天順元年進侯五年加太子太傅卒追贈寧國公成化十二年兄子璉嗣子璇予錦衣正千戶璉卒亡子成化十六年璇仍嗣伯弘治二年佶嗣嘉靖二年泰嗣三十一年允中

嗣

安義侯郭義泰安州人以張士誠小較拔歸太祖立功山東河南征王保保破雪山等寨克四川出寨征胡陞燕山護衛副千戶從靖難取懷來破雄下郊克真定援永平取大寧屢戰壩上殺傷過當累陞中軍都督十八年侯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

陽武侯薛祿膠人以卒從靖難奪九門攻薊破雄鄭團真定擒駙馬堅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戰白溝夾河渾沱先登被擒單橋奮縛斬守兵再力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陰督府僉事從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永樂十一年侯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從征

胡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多與世券加祿五百宣宗中以先鋒擒高聚留鎮樂安明年從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充鎮朔大將軍護餉

開平再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草畜數萬加太保侯卒贈鄧國公予諡諡嗣景泰四年琮嗣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主

成化十五年倫嗣嘉靖九年翰嗣亡子祿次子讚之

孫幹嗣

惠安伯金玉不詳所始永樂七年以督府僉事從出塞護輜重十八年封伯流祿八百石世指揮使

永順伯薛斌昌平人嗣父爲燕山古護衛指揮僉事從靖難累功歷陞都督同知永樂十八年封伯流祿

九百石世指揮使卒仁宗使子嗣賜名綬正統十四年沒土木贈侯子諡景泰元年輔嗣成化十二年勳

嗣正德六年授子璽指揮使如初券

武進伯朱榮沂人以開國功累陞太寧前衛左所副



千戶從靖難累功歷陞左府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征交趾胡寇皆有功永樂二十年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賜諸券辛追封侯子諡洪熙元年亮嗣正統四年充總兵官鎮守大同死土木贈侯子諡子瑛嗣天順四年雲嗣亡子成化十年弟霖嗣弘治二年潔嗣正德三年本嗣亡子十二年潔弟江嗣亡子嘉靖十八年從弟海嗣嘉靖三十七年承勳嗣隆慶六年世雍嗣安順伯薛貴昌平人以舍人從靖難脫成祖於險累功陞都指揮使再從征胡功陞督府僉事永樂二十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十三

年封伯祿九百石洪熙元年予世宣德元年進侯加祿三百石與券卒亡子贈濱國公予諡宣德十年命其弟可帖木兒世京衛指揮使

右永樂年封王一人公五人侯二十三人伯二十

六人世二十七人除二十七人停一人

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嗣父燕山護衛百戶從靖難守戰積功爲都督府僉事洪熙元年進同知充參將出鎮寧夏論靖難守城功封伯祿千石與世券宣德初卒交趾軍中子瑤嗣正統十四年充副總兵征鄧茂七有功師旋餘黨復亂被劾降爲事官景泰二年充

平蠻將軍征湖貴寇韋同烈平之三年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世伯天順元年充總兵鎮守陝西虜寇京州奪走之居七年召還與世侯卒贈濱國公予諡瑤數掌兵不妄殺子弟從征以功授官悉辭不受子傳嗣

世

年子任嗣

年子永福嗣

年子繼藩嗣

清平伯吳成買驢遼東人洪武二十年來歸附充永平衛總旗從靖難有功累陞山西都指揮使歷征胡有功宣宗卽位以洪熙元年以左都督征大松檮生斬首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古

祿千石賜諸券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宣德四年進侯八年卒追封渠國公予諡十年孫英仍襲伯天順八年子璽嗣成化十五年從弟琮嗣正德三年傑嗣嘉靖二十年家彥嗣萬曆四年國乾嗣世

廣義伯吳管者從父允誠自胡中降附擒獲叛胡人從出塞斬虜降附部落歷陞左都督洪熙元年封伯祿千石與世券卒子琮嗣竟除

忠勤伯李賢韃靼人故元兵部尚書名丑驢洪武中歸附賜姓名譯虜書侍仁宗東宮恭慎擢紀善論靖難功陞都指揮僉事仁宗卽位進右都督以征胡功



封伯祿千百石年八十餘卒除

右以征胡功封

右洪熙年封伯四人世二人除二人

崇信伯費獻定遠人祖愚以開國功歷陞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職代父爲官從靖難陞右軍都督府左都督鎮守甘肅撫綏勞休宣德元年眷念舊人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百石世與參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卒宣德三年子劍嗣成化八年淮嗣弘治十一年柱嗣卒子嘉靖十年弟杖嗣十八年煒嗣三十五年坤嗣萬曆二年甲金嗣

名山燕

卷之四二

勳封記

主

奉化伯滕定父瓚住明初以元樞密知院自山後來降賜姓授會州衛指揮僉事從靖難歷燕山右衛指揮使定嗣官以金吾左衛都指揮同知出塞征胡累有功宣德四年封伯祿八百石參不世卒官子福指揮使

會寧伯李英明初父南哥自西陲來降授西寧衛管軍所鎮撫招撫西番八族累功陞西寧衛指揮僉事英嗣官從成祖征胡戰敗老的沙於涼州永昌後再從征胡累都督指揮同知洪熙元年虜安全王之殺掠使臣者掠男女千餘人駝馬十三萬仁宗勅勞之

右宣德年封伯五人世一人除四人  
西番都督府左都督宣德二年勳平掠  
遇西番都督兒加四年封伯祿千一百石鎮守西寧  
才略有膽所部皆西邊精銳士當者輒破敗七年坐  
史治陳還構譏下詔獄削爵正統中官其子昶錦衣  
指揮同知天順元年進都指揮使累官督府予世錦  
衣使

順義伯金順故名阿魯哥失里永樂七年自瓦剌來  
降受大寧都指揮僉事八年從北征追敗本雅失里  
阿魯台進同知洪熙元年陞都督府僉事宣德三年  
從巡邊擒虜四年以舊勞封伯祿八百石卒官子忠

名山燕

卷之四二

勳封記

主

指揮僉事

右宣德年封伯五人世一人除四人

定西侯蔣貴代父爲燕山中護衛軍從靖難陞昌國  
衛指揮同知征胡有功陞都指揮僉事以勦捕松潘  
累攻西番蠻寇自都指揮同知累都督同知充總兵  
官鎮守松潘等處正統三年以右都督副總兵征朵  
兒只伯斬捕首虜中律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子世賜參身免一死  
子免一死七年以征麓川功進侯祿千五百石身免  
二死子免一死卒追封涇國公子諡孫琬嗣成化中

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追封京國公二十三年  
嗣正德四年罷嗣嘉靖十一年傳嗣卒無子三十五  
年弟佑嗣萬曆三年建元嗣

會川伯趙安狄道人從兄琦爲土指揮同知坐罪兄  
安謫戍甘州永樂元年進馬除臨洮百戶使西域從  
北征歷功陞指揮同知宣德二年以都指揮同知充  
參將征松臺番散刺五年以督府僉事充參將從史  
昭討曲先十年援甘涼鎮番正統元年以都督同知  
充副總兵征朵兒只伯捕首虜中律封伯祿千石流  
卒子英爲指揮使以功陞督府同知卒子世指揮使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勅封記

七

寧遠伯任禮臨漳人以燕山護衛軍從靖難累功陞  
都督指揮同知四從出塞征胡陞都督府僉事宣德  
元年以都督同知征漢正統三年以右都督總兵征  
朵兒只伯斬捕首虜中律封伯祿千二百石流十二  
年降沙州都督喃哥等十年與世伯卒贈侯子諡子  
壽嗣壽鎮守陝西征滿四失律論死宥戍邊與世指  
揮使

修武伯沈清徐人世官燕山百戶從靖難累指揮同  
知出塞征胡陞督府僉事洪熙元年充參將守居庸  
宣德初從征漢扈駕出大寧再進都督正統元年與

太監安工部尚書中修建京師九門城樓六年以營  
建宮殿功封祿千一百石伯一年卒子諡子榮嗣沒  
土木創爵景泰三年子煜仍嗣減祿三百石天順初  
贈榮侯子諡成化十三年煜坐淫酗失侯卒子祺嗣  
卒子弟坊嗣卒弘治十四年以清伯非軍功子錦  
衣世指揮使

永寧伯譚廣丹徒人從靖難再從出塞征胡以都督  
鎮守宣府正統六年捕虜獲胡馬中律封奉天翊衛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流侯  
四年卒見臣林孫世指揮使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一

勅封記

太

平鄉伯陳懷合肥人父甄以開國功爲真定副千戶  
懷嗣官陞通州正千戶從靖難歷陞都指揮僉事守  
遼東永樂六年以白堂海口功陞都指揮使從出塞  
陞都督同知以總兵勦松番斬捕功多陞都督正統  
九年以總兵出古北口捕斬首功虎頭山封伯祿千  
一百石流侯五年歿上水贈侯子諡以其父子歿於  
軍子子輔嗣伯卒仍與子政伯卒以政有用兵兩廣  
功與子信嗣伯卒與世指揮使

靖遠伯王驥東鹿人正統七年以兵部尚書總軍雲  
南勦平麓川寇封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伯祿千二百石身免一死子孫世指揮同知八年復征麓川擒獲黨賊首六十餘人九年加祿米三百石十三年總督軍務征勦孟養賊子思機發首奪金沙大江攻破賊柵擒獲賊黨十四年勦殺湖貴苗賊首剗平王景泰元年予世加祿米百石賜券天順元年改封奉天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加祿百石凡伯十一年卒贈侯子諡子瑞嗣成化七年添嗣十九年憲嗣正德十年瑾嗣萬曆元年學詩嗣卒亡子四年弟學禮嗣

忠勇伯蔣信故名把台以也先土于甥從降歷戰塞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勦封記 元

北有功陞都督正統中封伯祿千石土木敗降也先也先令居其弟賽罕王部下竟從上皇歸卒贈侯子諡

右正統年封侯一人伯八人世一人除七人

昌平伯楊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累功都指揮正統初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一十三年封伯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十四年坐英宗駕陷虜逮繫獄虜犯京師出獄立功與孫鏞范廣等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

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弓刀數萬虜退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顯國公子諡子傑嗣侯卒亡子庶兄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坐罪論死得降都督僉事嗣侯卒復生法當死失侯子珍嗣天順元年坐黨附子謙伏誅珍戌廣西天順八年赦還授龍虎指揮使孫越調開平武清伯石亨渭南人嗣伯父爲寬河衛指揮僉事以出征有功累陞都指揮使正統十二年遷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十四年以英宗駕陷虜繫獄虜犯京師出獄立功戰虜安定門降之彰義門追敗之清風店論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勦封記 字

功封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天順元年以奪門迎駕功進封忠國公賜奉天朔衛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給諸券身免三死子免二死進封三代祿三千石天順四年繫獄死除定襄伯郭登武定侯諸孫也正統七年以勦衛從征

麓川九年從征騰衝有功歷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虜入塞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破虜楊佬山論功封伯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南京尋謫戍甘肅成化年復爵鎮之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子諡亡

子以兄子爲後得嗣減祿五百卒予世指揮使

兼軍侯未諱夏邑人祖明國初歸附爲小旗子真代役累軍功歷鳳陽留守左衛指揮僉事諱襲父爲官累征遠北有功陞萬全都司都指揮使充右參將鎮守萬全累擒斬虜賊歷後府左都督奉勅充總兵鎮守宣府英宗北狩率子永出調騎軍勞虜辱泰元年捕虜龍門關中律封伯祿千一百二十石侯一年卒永嗣追給諱諡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子世天順元年用宣府調駕進侯成化二年以削平荆襄反者劉千斤斬獲首級三千上生擒

石山藏

卷之四十一

勅封記

主

五千進侯增歲祿百二十石追予諱諡六年征進虜酋阿羅累擒斬予世侯十四年統軍魚兒河等處擒斬虜加太子太保十五年增祿米六十石其年征建州夷結朵顏遼東塞功最進太子太傅奉天翊衛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保國公祿十五百石予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流十七年擢虜亦思馬於大同戰海山生擒賊予世二十二年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弘治五年陞太師兼太子太師弘治九年卒追封宣平王予諡自侯至公凡四十二歲子暉嗣正德七年襲嗣侯嘉靖十七年岳嗣亡子隆慶

二年從弟岡嗣

南和伯方瑛全椒人曾祖得銘從軍國初爲百戶祖信替職有功陞正千戶父政從靖難累都指揮僉事水樂年征交趾剿殺蠻寇陞都指揮攻黃山洞宣德八年鎮守四川收捕西北任呂黑虎等寨累陞右都督正統二年總奇兵征麓川死於軍追封威遠伯予諡瑛襲父官爲指揮使乞額父兵從定西伯報讎先登破賊寨陞都指揮同知六年從靖遠伯征麓川殺獲賊陞都指揮使攻破杉木籠寨生擒賊首陶孟等功陞都督僉事充參將守備雲南孟養阿倫等

石山藏

卷之四十一

勅封記

主

處破敵戰勝景泰元年以都督同知充參將鎮守貴州殺退苗賊陞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貴州征進香爐山等處陞左都督五年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六年充總兵官征進銅鼓五開斬獲功多留鎮守貴州撫捕苗蠻天順元年論平蠻功進侯流予世伯祿千二百石賜諡奉身免一死子免一死自伯至侯凡六年卒予諡天順四年子毅嗣坐罪革爵成化十五年孫壽祥嗣嘉靖十八年東嗣三十三年炳嗣隆慶二年應奇嗣卒亡子六年炳從弟燁嗣

南蠻伯毛勝初名福壽和寧王阿魯台之裔祖毛那海國初歸附授燕山中護衛開牧官從靖難累陞都督同知卒亡子弟安泰襲兄官爲羽林前衛世指揮使子濟襲有征虜功亡子福壽襲兄官進爲都指揮使正統七年征破麓川陞左府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復征麓川八年論功陞都督同知十四年殺虜龍門陞左都督還守宣武等門禦虜犯京師出禦虜紫荆關充副總兵征進湖廣貴州興隆等處山峒擒獲苗王韋同烈等景泰三年往賈屯金沙擒獲賊子思機發五年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三

伯改名勝祿千石改世券身免一死還鎮守金齒等處伯四年卒追封侯子諡子榮嗣成化六年文嗣弘治七年良嗣嘉靖三十四年重器嗣卒亡子弟邦器嗣卒亡子四十一年第國器嗣世

右景泰年封公一人伯五人世三人除一人

武功伯徐有貞吳人以副都御史與石亨迎太上皇南宮復皇帝位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奉天副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仍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亡何下獄謫戍金齒除有傳

定遠伯石彪用舍人從從父享有功授大同衛鎮撫以從亨蹂虜清風店陞都督僉事爲後軍右都督鎮守大同天順元年論殺虜功封伯尋論征虜功進侯四年伏誅

興濟伯楊善大興人以右都御史迎駕南宮天順元年封奉天副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給諫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卒贈侯子宗嗣成化元年予世錦衣指揮同知

交安伯張輓以功臣子累戰功爲中軍右都督迎駕南宮封奉天副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伯給諫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祿千二百石與世券伯五年卒子斌嗣坐咀呪有死間住世錦衣指揮使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三

太平侯張輓以勳戚人衛用軍功累陞右都督天順元年以迎駕南宮封奉天副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侯給諫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進封三代祿二千石卒贈裕國公子諡子瑾嗣成化元年予世指揮使懷寧侯孫鏜東勝人永樂中襲父林爲指揮同知以殺處州寇退虜都城下累官右都督天順元年迎駕

官封奉天副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侯祿千一百石身免一死給誥券流再與世五年勳反者曹欽長安門進侯加祿二百石尋與世成化初以殺曹欽功不與奪門同奪侯侯十五年卒追贈涿國公予諡成化七年子輔嗣十六年泰嗣弘治十五年應爵嗣正德十二年瑛嗣卒亡子嘉靖十八年弟瑁嗣二十三年秉元嗣三十八年世忠嗣

宣城伯衛穎華亭人父書國初以水軍爲總旗授副州衛百戶從靖難有功累都督僉事穎襲官爲濟南衛指揮使正統十四年以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

卷之四十一 勳封記

勳封記

五

破虜擢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禦虜京師有功進都督同知天順元年論迎駕南宮陞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其冬進封奉天副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一百石與普免一死鎮守甘肅累殺虜破番有功成化初錄破番功增祿百石予世伯四十二年弘治十一年卒予諡子瑄嗣正德十二年鐸嗣三十六年守正嗣隆慶二年國本嗣

昭武伯曹欽天順元年以太監吉祥從子從奪門功得封五年坐反伏誅

彰武伯楊信正統中從其伯父洪捕虜累功所鎮撫

至都督同知充總兵官天順二年佩將軍印總兵鎮守延綏領軍西黃梁三與虜戰擒斬賊首阿力台王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給券與普免一死流屢逐虜天順八年予世伯二十一年卒追封侯子諡子瑄嗣弘治十年質嗣嘉靖十八年儒嗣四十一年炳嗣

武平伯陳友其先西域人寓全椒永樂中以馬軍從征虜大殺胡於塔難山等處捕獲忠勇王也先土子部宣德初積功實授百戶復用招降捕虜功陞副千戶正統初屢入虜招降其男女送至進獻駝馬牛畜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六

貢使時時捕首虜功多累陞都督同知充左參將統兵征進湖廣貴州地方擒獲苗王賊首章同烈等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留鎮湖廣累殺苗賊銅鼓五開諸處空其巢寨天順元年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世予普免一死既伯與虜戰鎮番五十餘捕獲千餘二年進侯流加祿百石卒子能嗣伯成化二十年綱嗣弘治三年追封友汚國公予諡九年勳嗣卒亡子正德五年弟喜嗣嘉靖十三年大策嗣

年永祿嗣

豐潤伯曹義儀真人祖勇以開國功累燕山左衛左

千戶父勝從靖難征虜累陞本衛指揮僉事義襲世官永樂二十年征進半壁山等處有功宣德五年以湖廣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征進江西梅花峒等處勦捕賊寇累功十年以中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遼東捕虜斬獲歷陞左都督天順元年授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三百石世予其身免一死子免一死伯四年卒追封侯予諡孫振嗣弘治三年愷嗣愷鎮守貴州兼提督清平等衛捕斬叛苗功多終掌南京前軍府事總理操江嘉靖五年棟嗣卒亡子嘉靖七年弟松嗣三十九年文炳嗣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一

勳封記

三七

懷柔伯施聚通州人父忠國初充燕山右護衛前所軍征進總可來亦都山大寧府齊眉山等處累有功歷陞金吾右衛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征進飲馬河沒於軍聚襲父官累征虜有功正統十四年以右都督充總兵官協守遼東景泰三年殺賊登州營有功陞左都督天順元年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子世祿千一百石身免一死二年子世辛追贈侯子諡子榮嗣天順八年鑑嗣弘治八年瑛嗣卒亡子嘉靖八年瑾嗣十五年璽嗣三十四年嵩嗣隆慶三年光祖嗣

東寧伯焦禮山後廣寧人父八思台國初歸附除副州衛指揮僉事禮以舍人從軍有功宣德元年襲父官調守遼東禦虜多功虜人比之飛將軍累陞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天順元年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世賜券與移身免一死子免一死侯七年卒子壽嗣卒亡子成化九年弟俊嗣弘治十四年于洪嗣卒子不嗣正德八年弟洵嗣卒無子十六年再從姪棟嗣卒贈太子太保子諡嘉靖四十二年文耀嗣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三八

天順元年得封伯歲祿千一百石尋命鎮守總兵遠東不能圍虜科刻爲奸利曹欽誅坐流廣西除武強伯楊能正統中從伯父洪有功累開平指揮使敗虜灣河三岔口擢都指揮僉事從洪還朝連敗虜紫荊倒馬二關景泰元年擢都指揮同知以遊擊將軍禦邊宣府敗賊八里溝八里村擢都指揮使仍充遊擊將軍統神機京兵尋擢後軍都督僉事充左參將鎮宣府進都督同知充左副總兵召還總神機京兵天順元年以殺賊功擢左都督總兵宣府大同有警請自行戰敗賊磨兒山石灰站進封奉天副衛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流伯四年卒  
亡子弟倫嗣世指揮使

高陽伯李文未詳其所自起爲陝西都指揮督練西  
寧土兵天順元年以大同威遠殺賊累功封高陽伯  
流除

右天順年封侯二人伯十三人世七人除八人

寧晉伯劉聚庵人叔父永誠以太監出鎮甘肅聚從  
立功歷都督同知天順五年捕曹欽陞右都督成化  
六年充副總兵出延綏塞遇虜被七創濺血力戰大  
破虜擒斬也忽五等百級以上俘獲最陞左都督七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說

元

年自陳功封伯流祿千石再充總兵殺賊延綏九年  
予世十年卒進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侯子諡有諱子祿嗣卒亡子十一年弟福嗣  
福爲京營總兵加太子太保卒十五年岳嗣卒亡子  
嘉靖六年弟子文嗣二十三年良璽嗣卒亡子三十  
五年叔斌嗣萬曆三年應元嗣

伏羌伯毛忠涼州人曾祖刺反洪武初從軍爲千戶  
祖拜都征哈密皆耶沒父寶永樂中從出塞功授百  
戶忠嗣父爲官初名哈喇累功行都司都指揮同知  
始賜毛姓又以功陞都督同知賜名天順初以征福

建百賊功陞都督同知充左府總兵鎮守甘肅復以  
勦虜功特進左都督成化三年以從宣城伯穎殺番  
功多封伯祿千石以討土胡滿四力戰中流矢子海

孫鏡皆沒見卒夢曰吾當生擒四贈侯成化五年孫  
銳嗣追給諡祭授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侯子諡世伯祿千石卒銳弘治十三年鎮兩

廣加太子太傅劉瑾索銳金不能應正德三年落太  
子太傅奪祿十五勒罷瑾誅卒贈太傅子諡嘉靖三  
年江嗣卒亡子弟漢嗣卒亡子三十三年弟予相嗣  
三十九年登嗣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勳封說

辛

武靖伯趙輔鳳陽人曾祖端開國功累官濟寧衛指  
揮使父本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輔嗣祖爲官正統  
十四年陞都指揮僉事嘗操尋陞署都督僉事充參  
將鎮守懷來等處累禦虜天順八年營建功陞後軍  
都督同知成化元年以總兵征蠻大藤山峽功最三  
年封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予  
朱祿千二百石其年充總兵官征勦建州俘斬最進  
侯予晉冕一死十年予世卒追封容國公子諡子承  
慶嗣正德三年弘澤嗣嘉靖八年世爵嗣二十三年  
國斌嗣萬曆二年光遠嗣



昌寧伯趙勝遷安人宣德中世官景泰元年累功陞都指揮僉事天順五年以討曹欽功陞督府同知以參將出固原捕虜有功成化四年陞都督充總兵鎮遼東七年捕斬朵顏有功召還十二年修京城加太子太保三千營總兵十九年封流伯祿千石又明年加太保卒贈侯子諡世指揮使銓錦衣

威寧伯王越濟人以兵部尚書兼憲職捕虜威寧海成化十六年封伯祿千二百石與世泰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夏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以斬虜首功加太子太傅增祿歲四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二 雙封記

三

百石掌前軍都督府事總督團營叙一子錦衣百戶編管安陸再起揮軍卒贈太傅子諡除

興寧伯李震南陽人父謙督府僉事震嗣指揮使正統中以征兀良哈木麓川香爐山螞蟥寨功陞督府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征武岡黎平賊五年攻兩廣貴州蠻陞同知成化元年還兵湖廣征荆襄賊歷陞左都督十二年論征靖州苗功封伯流祿千石十四年革爵開任二十二年復

順義伯羅秉忠父困即來沙河衛指揮永樂中討平肅州叛回哈喇馬牙陞都督同知二年以征阿台

兒功陞千戶累功陞指揮十年調平山衛十四年征辰沅擒苗酋卒同烈陞都督同知天順初陞都督成化三年充遊擊征貴州有功四年封伯流祿千石十六年卒諡

靖安伯和勇和寧主阿魯台孫父阿十只俺授左都督勇以父故爲錦衣指揮使正統十四年以紫荆關斬首虜功陞陞都督僉事天順元年進同知五年遊擊將軍征廣蠻成化元年再征有功陞左都督加祿歲百石己潯州獲叛酋斬首功多封伯流祿千一百石十年卒子諡千忠自歷戰功爲錦衣指揮僉事得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二 雙封記

三

世

右成化年封伯八人世三人除五人

威寧侯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以遊擊將軍守寧夏正德五年以討反者寧化王竇鐸功封伯祿千石與世泰仍總兵守寧夏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以功進侯與世泰加祿百石卒孫鸞嗣以罪除右以捕反封

涇陽伯神英京師人國初高祖保以功爲大同指揮僉事父傑立功雲南進指揮使陞陝西都指揮英嗣指揮使延安衛累捕虜先登成化弘治間充總兵守

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劾致仕太  
賂劉瑾下兵部傳會前後功中律得封瑾敗奪伯爲  
右都督

右以禦胡功封

泰安伯張富新城人以弟太監永得爲錦衣指揮使  
正德五年繇右都督論永發捕劉瑾功推恩封嘉靖  
初除爲錦衣指揮使

安定伯張容富弟以兄太監永得爲錦衣都指揮金  
事正德五年繇右都督論永發捕劉瑾功推恩封嘉  
靖初除爲右都督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三

水壽伯朱德不知何許人初冒太監裴姓爲義子曰

裴德又曰武德又曰朱德正德五年以義兒賜姓封  
十六年下獄除

平涼伯馬山泳人正德五年以弟太監永成冒誅劉  
瑾功推恩封十六年除

鎮平伯陸永以兄太監開封除

鎮安伯魏英榆次人正德五年以兄太監彬推恩封  
十六年革爲都督同知

永清伯谷大亮以兄太監大用冒平流賊功推恩封  
十六年除

永定伯朱泰故姓許起指揮驍勇通文義爲遊擊將  
軍征流賊有功陞都督賜國姓爲義兒從巡邊斬虜  
首封伯除

右以恩幸封

右正德年封侯一人伯十一人俱除

新建伯王守仁餘姚人以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右副都御史擒反者寧王宸濠正德十六年封伯奉  
天調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  
南京兵部尚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祿千石流隆慶  
二年予世子正億嗣萬曆五年承勳嗣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三

右以捕反封

京山侯崔元代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爲駙馬都尉  
嘉靖初以奉迎車駕封祿千五百石與世已坐張皇  
后親事下詔獄得釋

右以迎立封

恭誠伯陶仲文黃岡人

右以方術封

右嘉靖年封侯一人伯二人世一人除二人

彭城伯張昶仁宗昭皇后弟也父麒洪武中以女爲  
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食俸京師和從靖難以義

勇中衛指揮同知累陞指揮使二十二年仁宗卽位以中軍左都督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五百石世子晉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卒孫環嗣成化十六年信嗣正德三年銘嗣嘉靖十七年勳嗣卒于三十年弟熊嗣

惠安伯張昇昶弟以舍人從靖難守城累出塞有功累陞後府都督同知洪熙元年陞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正統五年以功以親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左都督如故祿千一百石世子晉身免二死子免一死昇循禮守法爲士林所稱卒孫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三

琮嗣卒亡子成化五年弟瑛嗣卒亡子十六年弟璫嗣弘治七年偉嗣卒贈太傅子諡嘉靖十七年鏞嗣三十四年元善嗣

會昌伯孫忠以宣宗章皇后父宣德四年封伯祿千石子世券卒贈侯子諡子繼宗嗣英宗復辟進侯加

祿二千石子世券追贈忠安國公予改諡繼宗卒贈鄭國公予諡成化十六年孫銘嗣正德十五年杲嗣

嘉靖八年以外戚恩澤除

安平伯吳安丹徒人以景帝生母吳太后弟封天順元年太后復爲貴妃除

安昌伯錢承宗以英宗孝莊睿皇后弟封卒子諡子維圻嗣嘉靖中以外戚恩澤封除

慶雲伯周壽成化三年以生母孝肅皇太后弟自督府同知進封十七年進侯予世弘治元年加太保卒贈宣國公予諡子瑛嗣除

長寧伯周瑄成化二十一年以生母孝肅皇太后弟自都督同知進封予世卒正德三年子塘嗣十四年大經嗣例除

瑞安伯王源以憲宗純皇后弟成化二十年自中府都督同知進封與世弘治五年進侯卒贈太師予諡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三

崇善伯王清源弟弘治十年以都督同知封例除安仁伯王濬源弟正德二年以左都督封例除

昌化伯邵喜興化人嘉靖初以睿宗生母孝惠皇后弟自錦衣指揮使進封予世卒子諡子蕙嗣亡子族人木嗣例除

壽寧伯張鑑以孝宗敬皇后父弘治三年自督府同知進封五年進侯卒贈太保昌國公予諡子鶴齡嗣

十六年加太保正德中進太傅嘉靖二年加太師以定策功進封昌國公前後祿八百石以罪除

建昌伯張延齡鶴齡弟弘治八年以都督同知進封

十六年進侯加太保嘉靖初加太傅前後祿千六百石以罪除

王田伯蔣翰徐州人以廢宗獻皇后弟嘉靖元年以錦衣指揮僉事封卒贈太保予諡

慶都伯夏儒以武宗毅皇后父封

泰和伯陳萬言元城人以世宗孝潔皇后父嘉靖元年自都督同知封除

安平伯方銳以世宗孝烈皇后父嘉靖十九年自後府左都督封二十一年進侯卒子承裕嗣例除

慶都伯杜繼宗大興人以穆宗生母孝恪太后弟隆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一

勳爵記

三

慶元年自錦衣衛指揮僉事封

德平伯李銘以穆宗孝懿莊皇后父封

周安伯陳景行通州人以穆宗孝莊皇后父隆慶元年自錦衣指揮僉事進封

武清伯李偉宛平人以今上慈聖皇太后父隆慶六年今上卽位自都督同知進封

右以外戚封

保昌伯蔣廷珪以今上慈聖皇太后父隆慶六年

名山藏卷之四十二

晉江何倚遠 譏

天因記

郭子興故曹州人父曰郭公善星曆壯無妻自曹望見帝星燭臨濠遂入濠伏蟄。定遠之定遠邑有富翁女贅翁就郭公算命。曰：女也翁曰恨贅耳。莫適聘郭公曰不鄙與我遂妻之既娶術益售家累日益遂爲定遠富人生三子子興仲子也。卜曰此子乃貴子興長不事產業散財結豪傑子弟宿有馬公避仇入定遠年儼鸞女焉子興見焉公有俠氣大與善。樵女如自出高皇后也劉福通起徐人李二及彭早住趙均用陷徐汝賴亂子興亦與其豪傑子弟孫德崖等四人逐濠令自稱元帥元人攻之高帝入濠避兵門者擬高帝刃子興免焉召與語奇之以爲親兵而以高皇后妻高帝於是帝爲子興館甥子興勇悍敏決孫德崖等四帥田野人不足與謀子興心易之於是四帥協謀傾子興子興少與四帥會或會輒不合子興輒起去去則四帥專決之會元脫脫破李二屠徐早住均用窮蹙奔濠四帥納焉以二人故盜寇反爭推之出其下二人者早住頗有智數子興獨

之埽用不嫌德崖謂均用曰郭公自有彭將軍耳有將軍耶相與執子興德崖之家將殺之高帝在淮北聞曰郭公吾父母也亟馳歸則謂子興子我公素厚彭薄趙禍必地發即與子興子馳告早住早住怒圍德崖家高帝從之發屋父子興鉗繫幽害破械出之會元兵大至國濠兩家讐亦罷是時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挾子興東屯泗州高帝見二人不足共事業之去未幾自相吞併早住中流矢死均用專兵益狠戾帝與徐達攻下滁陽兵勢漸盛使人說均用曰方今海內淆亂正收攬英雄之日公昔嘗於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天因記

二十

元郭公開門納公既又屈已下事公不思報德反欲先翦羽翼此自解體耳且郭公部屬尚衆即可圖事有萬一公亦豈能獨安均用心憚高帝稍稍待子興帝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均用縱子興歸子興乃得將所部萬人入滁至滁見高帝整大悅居再月有護帝者子興疑焉帝權然帝事子興益恭元兵圍滁有告子興者曰朱館甥每戰不力子興信之使與帝俱其人出戰遽被矢還帝獨直前奮擊了無所傷子興乃愧歎蓋帝每戰有獲即給士他將獲輒以帑子興故謔言得開帝至士有獻高皇后者高皇后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天國記

三

解

轉以獻于典妻于典妻高帝乃安危脫脫既破張士誠高郵轉圍六合六合將來乞師于興欲不與高帝曰六合受圍無裨則滁承之不可是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皆莫敢前高帝獨與趙德勝耿再成率師而東壘于瓦梁元兵攻壘壘卑陷德勝殊死戰矢中左股高帝斂入備獲梁外遺婦女倚壘門戟手罵元師疑焉遂列隊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後徐引去是時雖不能救六合然得因以還滁項之元兵大至滁高帝覆而誘之涉澗大破之獲馬甚衆高帝詭還之具牛酒款元將曰城主子興老病不任行謹遣輜軍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天國記

四

郭

和陽必納已疑納則乘以絳士取之必矣于興曰善使張天祐湯和領青衣三千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而使耿再成領絳衣萬人繼之期於城門會天祐從它道食失期元將覺繼而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人追之日暮還天祐始至遇於道急擊勝元人夜還追至小西門元人抽門橋我軍奪焉湯和鼓刀斷其橋繩天祐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遂入據之而再成奔卒歸以敗告于興大驚咎帝失計俄報元遣使來招降兵且至子興益恐高帝曰毋畏空滁兵萃子南召元使從南門入叱令膝行見子興見元使言多輒張帝每翼馬衆欲戮之帝曰兵出城虛戮使者速之也威而歸之彼且恐子興從高帝計明日元兵果遁子興徒謂再成天祐已陷沒使高帝將三千人往收其已卒高帝復得千餘人與徐達李善長將之夜至和陽乃知天祐等已破城入呼於門門炬高帝免冒示之遂入明撫定城中元兵復至帝開門擊之皆大敗於是子興以和陽盡委帝使帝總其兵帝念總兵當位諸將上而諸將多子興部曲素比肩年又長乃夜令人撤署中座置木榻俟旦會以觀其意旦諸將先入皆右坐要最左末席與帝但皆相視不能可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天國記

五

郭

否事。事獨帝次之帝。帝將陽不城與諸將限丈尺分。覺居三日帝覺就視諸將米也帝遂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與檄曰主帥命我總諸公也公等城不覺奈何。今與諸公約違者以軍法相治皆惶恐服久之德崖。餉絕率所部自濠來假居高帝謂諸將曰不假孫公。不惟失濠和亦危矣許之子與聞大怒自濠來帝迎。見子與不言者久之已而曰汝爲誰帝稱名對因曰。昔公困辱孫氏其實破其家以出今來此公無宿憾。乎子與默然是時德崖亦不自安請還去高帝曰今。兩軍合處一城驟以主帥來盡去下人必有不諧者。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天國記

六

郭

待吾馳觀之至則子與方繫德崖頸與同食張亟反。曰若如爾爲公兄死矣乃爲孫家軍固請張客夜同。高帝寢樓高帝肩孫家軍旦止高帝麻陽中子與聞。之乃遣徐達數人博質釋德崖高帝乃歸已何子與。卒高帝服喪而葬之時劉福通迎立小明王爲帝檄。子與子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帝爲左副元。帥帝不受遂併統子與軍德崖見子與死來爭徐竟。爲吳禎胡大海所殺而子與長子一作子與與天祐渡江。及元兵戰敗沒一作沒子與凡四子帝爲館甥時先。二子因帝者屢矣嘗閉之虛舍絕其食高皇后私懷。鑄焦舖帝二子窺之后匿焦當膺膺厲異日者爲酒。召高帝欲毒之后先告二子幹帝陽喜與往中途馬。上躍而跪仰天如兄恥已據馬頓首謝抽執還嚇曰。咄天神語朕公等乃生不良心二子瞞然失色下共。謝高帝三年追封子與滁陽王妻滁陽王夫人庶滁。州繪其三子廟壁生卒節序皆有祭而李子老舍尚。在召欲官之高后謂老舍曰皇帝法所不可無親。今官爾爾勝官乎老舍悟入見帝曰官爾老舍頓首。曰陛下官臣則與臣百品帝曰是何官也大陳文武。臣民冠恣取之冠有椶頂帽帽百目老舍俯取曰是。

也帝曰其學於成均乎老舍曰不也臣請得冠冕  
障蔽風日排於瘠瘠之崗帝曰善即日賜牛一頭馬  
十二蹄遂歸山中復其家滁陽王一女充後宮生蜀  
王今有子孫冠帶奉王後

小明王韓林兒者徐人羣盜韓山童子自其祖父爲  
白蓮會惑衆衆多從之元末山童倡言天下亂彌勒  
佛下生明王出江淮之人騷然皆動黃河南徙元用  
賈魯鑿求禹故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當道埋之鎬  
其背曰石人一眼天下四反河丁掘得相驚詫於是  
穎人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盛文郁羅文素等告衆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天四記

七

韓

曰山童宋徽宗八世孫也嘗帝天下我劉光世後合  
輜之聚衆三千人于白鹿莊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  
約起兵兵用紅巾爲志元得山童捕殺之林兒逃之  
武安山中福通據朱臯攻破羅山真陽礮山杞舞陽  
葉諸縣及于汝寧光息衆至十萬元順帝十五年福  
通曰碭山來河求得林兒復立之號小明王都亳國  
宋改元龍鳳遵道文郁稱丞相文素與福通稱平  
去遵道得寵專權福通使人殺之自爲丞相滁陽王  
宋使人招其諸將時高帝新得和陽使張天祐守  
之元人數困和陽帝方出擊元軍諸將謂天祐曰公

度能自却退元兵乎不然當往天祐聽其計往見小  
明王以爲右副元帥而檄滁陽王子爲元帥高帝爲  
左副元帥高帝見檄不受曰大丈夫不副人諸將曰  
明公方欲渡江舉吳楚兼颶越今滁和間已屬我不  
受宋命生一敵也受之緩急猶可倚夫公方舉大事  
奈何於小豎于見氣耶公曰若是則用其年紀元破  
福通兵太康進圍亳福通以小明王奔安豐龍鳳四  
年福還與其黨關先生白不信李喜大刀敖毛貴等  
分三道入元晉冀關中山東諸郡多所陷沒軍聲大  
振已攻汴入其城小明王都之關先生等焚元上都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天四記

八

韓

轉略遼陽東至高麗然與元戰亦互有勝負其所攻  
陷城邑元亦旋復之其明年福通爲察罕帖木兒擊  
敗還奉小明王安豐龍鳳八年福通又爲察罕帖木  
兒擊敗於益都還走安豐部下健將皆亡其明年張  
士誠將呂珍攻安豐廬州左君弼助之福通以急請  
高帝曰將救之劉基曰奈何不急漢高帝不聽未至  
呂珍已破安豐殺福通三月高帝至擊呂珍大破之  
乃與小明王還建康先是龍濟之捷諸將欲奉小明  
王爲帝劉基怒不許陳天命所在然高帝用其年紀  
如初十二年小明王殂乃以明年爲吳元年



郎曰滌陽帝業所以興抑天作高后之合乎小明王  
豐子耳爲人所以非若漢之於義帝者業用其年紀  
安豐之難舍漢而存之待其殂乃稱吳元年明德厚  
矣

名山藏

卷之四十三

天國記

九

七

天獸記上

陳友諒者沔陽漁家子父曾才弟友仁友貴友富友直友諒孝勇長伎角爲縣吏非其好也與友仁友貴聚衆爲羣盜元順帝十一年辛卯袁州慈化寺有僧瑩玉以彌勒佛教鼓動湖湘一本從者麻城人鄒會勝大唱其術羅田布賈徐壽輝浴鹽塘有毫光管勝驚怪之共推爲主舉號紅巾攻陷蘄黃壽輝開斷水爲蓮臺省建國天完改元治平以曾勝爲相黃陵人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獸記 一

陳

倪文俊爲將文俊者亦故漁家子善兼行多漿船陷沒漢陽與國武昌安陸沔陽及江以西郡衆號百萬友諒舉衆應之壽輝諒之文俊戲下元人進攻壽輝破復其所陷郡縣文俊輒復之迎壽輝居之漢陽壽輝爲人延緩不能主權而文俊驕恣欲圖之計不行奔黃友諒義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於江州其時吳公起金陵二年矣友諒陷元池州公渡江首取太平郡則與池隣使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往攻破之戊戌春友諒陷元安慶使其將趙曾勝守焉曾勝者友諒驍將善雙刀號雙刀趙初結巢湖水軍以款

我已反歸友諒友諒陷元龍興瑞州遣曾勝自樅陽攻我池太平將劉友仁與戰死是時友諒遣別將畧下元邵武襄陽諸郡自以兵破吉安撫建昌贛汀信憲衛取杉關矣其明年吳公使俞通海還救池曾勝使將鈞守池自據樅陽水寨數往來寇掠太平青陽石埭諸縣通海及張德勝攻其柵江營獲鈞大破之遂以復池然終不能絕曾勝往來拒戰而俞廷玉攻安慶死焉徐達乃與德勝及曾勝戰於浮山之陸追斬其部將泰於潛山曾勝乃敗友諒聞曾勝敗恚罵曰奴驕不力僞行安慶軍及鴈漢曾勝具蒸羊以迎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獸記 二

陳

執殺之初友諒陷元龍興壽輝欲都之友諒不與壽輝不聽來自江州友諒佯出迎覆城西門盡殺其下卽居壽輝江州而自稱漢王其明年復率師寇池徐達常遇春敗之九華山斬首萬餘友諒不自得大率舟師十萬挾壽輝寇我太平殺守將花雲乃大快卽遣人白事壽輝前從後推殺之因自立爲帝國號漢建元大義是日也殿采石之叢祠雨甚羣臣藉舟而拜遂以鄒曾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必先定邊亦驍將也漢人稱必先曰潑張友諒爲人貪忍有權術思致死一決則與張士誠約從而

東攻我建康士誠醒醒白因不敢應友諒則獨來時  
我太平新爲友諒所併聞漢來皆匆匆公從劉基策  
與決戰而遣胡大海搗其信州制漢後指揮康茂才  
者雅游友諒公使爲僞書請降告之內應令分兵三  
道入茂才如指使其門者致友諒書友諒見門者曰  
故人也問起居曰康公安在曰屯江東之圯曰堅乎  
曰木也友諒悅與之壺餐遣之而示之閒曰我來呼  
康公會有自漢逃者亦曰漢上問新河之道吳公乃  
使李善長石江東圯下易其木宵而具使趙德勝跨  
新河城爲使常遇春馮勝華高將帳前五翼軍伏石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監記

二

灰山陽徐達軍南門楊璟軍大勝港張德勝朱虎軍  
水軍龍江公總大軍軍盧龍山黃旌偃左赤幟偃右  
曰搖赤幟則敵攻動黃旌而伏起友諒至累三其兵  
自入大勝港楊璟禦之港狹不得朋舟退出大江衝  
江東豁其圯石也且新河已設版矣呼康公無應者  
諒知爲所賣趣之龍江萬人先之登岸植柵公擐甲  
建羽葆親視士暑甚士汗如雨公偃蓋與同汗士欲  
戰公相風曰天且雨諸軍食少選西北之風狂雨甚  
公搖赤幟諸軍奔岸拔柵友諒麾而戰兩收公勳黃  
旌鼓之石灰之伏出徐達張德勝朱虎皆集德勝從

中大呼大破之友諒遁而與其衆爭舟困於沙僅免  
蓋斬及溺以二萬計俞通海追而大其舟慈湖又大  
破之張德勝追之采石戰酣廖永忠大呼殺入華雲  
龍躍馬擣其中堅王銘挺而進漢兵攢槩刺銘傷額  
三周於陣又大破之德勝死周顯與漢戰觀渡橋亦  
破之諸軍乘勝追擊守太平者遂破之漢降將志雄  
曰漢併兵東無守安慶者可取也公使余元帥等取  
之以趙仲中守焉志雄趙魯勝部將也怨友諒誘殺  
魯勝故龍江之戰不鬪而降而大海信州之師亦捷  
於靈溪公使大海子德濟守之於是漢門戶墮矣友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監記

四

陳

諒尋遣張定邊來攻安慶仲中走公曰仲中渡江舊  
人予不忍辟賜之弦曰弦懸也而納官其弟辛丑三  
月漢遣將李明道寇信州夏德潤與戰死於草坪漢  
阻玉山繆美馳而爭玉山德濟兵少僅嬰城守久之  
胡大海李文忠援至德濟開門延戰大破之王玉手  
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公復其官使爲鄉導以取龍  
興亡何張定邊復來攻陷安慶安慶陷八月公親往  
征不下劉基曰江州漢巢穴也徑趨之公曰善引兵  
西距五里許友諒不能軍夜奔武昌追獲其玉研華  
蓋日月旂常公使徐達屯漢陽扼之康茂才等乘勝

破楚諸縣於是漢失江州其將吳宏以饒降王濬以建昌降其明年朝廷瑞與其平章祝宗康泰以龍興降公得龍興改曰洪都以葉琛爲知府使鄧愈與兄子大都督文正守之於是乎漢失龍興其將歐會勝以袁降會萬中以吉安降彭時中以龍泉降而安慶漢不能有矣友諒既失龍興慶慶不得意思得一相實則大作舟艦載其總屬百官以六十萬師空關自武昌來其舟皆丹漆上下三級走馬爲棚板房爲蔽船頭裹鐵一舟數十癸卯四月傳雲梯索竹看於洪都城下晝夜攻撫州門墮者三十餘丈鄧愈與文正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賦記

五

殊死關且戰且城李繼先牛海龍趙關莊許圭朱潛皆死趙德勝開門射殺其金指揮漢分遣其將陷臨江吉安殺吉守將萬中執指揮粹中參政齊知府叔華狗城下而疾力攻新城門薛顯突出銳卒斬其劉平章擒其趙副樞謝成堅拒友諒寺步門獲其驍將三漢復潰六月趙德勝巡城東門中漢伏弩死洪都旦暮下文正遣捨命王詣漢約日降日以遠而使張子明夜行見公及日至漢使來受降望見城上志皆新遂縛捨命王殺城下會子明歸漢軍獲之湖口友諒啗之曰若爲漢呼降貴若子明諾至城下漢嬰子

明背曰呼子明大呼曰賊使我呼諸公降我伴許之幾得見諸公公今許我大軍至矣友諒怒以戟刺子明子明死七月漢爾洪都八旬餘矣公親督舟師二十餘萬應之乙酉次湖口丙戌友諒解國出鄱陽湖迎戰得其覘師之客曰吳徹試之詩奇之鯨而放之歸丁亥遇康郎山公乘白海分師十一戊子徐達當先擊其前鋒獲一巨艘漢兵死者千五百餘人常遇春等連艦大戰俞通海飛炬火其舟二十火反延達舟達撲火更戰張定邊直前犯白海白海膠於沙漢兵匝焉程國勝劒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韓成曰事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賦記

六

急矣冠公冠衣公衣爲公也而投於湖吳舟之人釋戈大失漢人皆喜會遇春通海疾權來水浮浮遇春射中定邊走之國勝遠後力攻與兆先皆死之通海廖永忠飛翼追定邊定邊舟被矢百餘亡卒甚衆已丑友諒自乘赤龍船悉其巨艘連鑼促戰曰赤服白漢旌旗樓櫓舉如也蟲姑也吳舟小仰攻多卻公手旗麾之不前斯右隊長十不能止丁會郎余昶陳炯徐公輔皆死之會郎身被十餘劍首脫猶手兵若戰郭子興曰舟實不敵火攻可日晡東北風甚怒常遇春舉葦七艘火之焰漲天赭湖水友仁友貴及平章

陳會畧等皆在樊中庚寅友諒復力戰自辰至巳所殺傷我過當礮砲之聲若雷臨首劉基侍忽大呼公驚反基揮袂連聲而呼公更舟公更舟公亟入他舟顧視白海無不靡也公夜盡白其舟以誤漢人詰朝大戰漢舟大上下不相聞卒死欲盡舵者尚呼櫓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乘飛翼六入應戰漢艘蔽之若沒六翼方深入仰而殺漢兵戰既酣督波出諸將望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湖水盡立大敗漢人日暮吳先航器子口草湖而軍友諒退保鞋山不得夜吳泊左蠡漢泊潯磯相持者三日公貽漢書挑戰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賦記 七

陳

漢不敢出殺所獲我士公察漢俘藥其傷遣之俞通海曰湖水多淺易黏舟扼之江據上流擒矣劉基曰移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剋之必勝公從之駐南湖水陸營置火舟火筏中流扼漢旬有五日漢火盡掠餉都昌公兄子文正焚其舟大窘八月壬戌友諒欲突出湖口繞下流遁歸武昌常遇春與諸將還以火舟火筏追擊之聯比隨流自辰及酉力戰不休至涇江口我師復出擊之友諒迫啓聰視郭千興之矢集目貫顙友諒死友諒自稱帝追死四年耳其初起也父告之汝一捕魚兒耳而欲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

我家當富貴今其時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張定邊及其子理載友諒屍夜奔武昌蔡畏襲位收元德壽公振旅以赤舟載俘白舟乘士今之事舟之白地餘勝於鄱陽始也過湖浮屍蠢蠢公歎曰噫士爲我死復之以櫻纜三授之湖魂之憑者能爲厲神其範曰櫻三舍人舟行禱焉十一月公征理武昌柵其門以舟絕江而將屠之黔而之客役來見試之詩又奇之命班師黔而之客役來見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賦記 八

陳

才四字於面遺之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面如此可爲賓師微遂亡去友諒死陳理奔還武昌上急其城久不下將屠之忽軍門外有自稱說謊秀才急其城召入與語良久命題西面山後雨時復進詩曰吳敵金山我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有翼周郎便微金陵委觀欲上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而武昌得微乃更生進生稱神或以沉增日之而樂聞忽歸家風聲所不及其明年諸將奉公爲王武昌尚未下復往征之是時漢丞相張必先守岳州張定邊絕城往告必先引兵去城二十里軍洪山王命遇春率兵五千擊之必先大敗擒之王使縛示漢曰潑張我得矣漢氣大索武昌城南高冠山俯城中可瞰也漢兵屯焉吳王曰誰能奪此傳友德前趨之鐵出腦若囑友德棄腦

鐵抽腸會鼓而登奪之漢將陳同愈望見吳王之志  
馳入帳下郭英從傍來王坐胡床疾呼郭四爲我  
殺賊英躍馬奮臂同愈應槍倒吳王悅衣四以其錦  
袍居數日王使漢故降將羅復仁往招諭復仁曰主  
上不忍廢漢而使臣招必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  
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王曰吾力非不能得漢頃兵而  
待念民耳復仁號漢城下羅復仁吉水人深易學善  
詞賦陳友諒不樂爲用  
太祖至九江投身未歸命侍左右陳友諒不樂爲用  
諒於彭澤命書牘書牘哀哀諸郡太祖爲吳王陳中  
書諮議復仁性率直每論事指陳無隱是待遇  
厚從則武昌侯論理降運授國子助教以老賜小  
車夢見舟生子飲食復使論像師柏木兄以翰林編  
修論安南占城改翰林簡閣未幾改弘文館學士晏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賦記 九

名論事時標南前對上喜其策所爲老實羅一日上  
過之方巧急呼其策設上坐城而見上上笑曰居  
甚所以處賢者即日賜第城內南門內奉乞致仕許  
之貴賜甚厚陞復賜大布之衣題其背曰性難處  
幸忠直可嘉賜此布衣歸田里已上舍之驛召至  
復三月間其妻來賜王帶名馬錢柱杖及其僕食具  
居遠達未幾卒上求其嗣將授以官而其僕于餐藥  
以疾辭養榮隱處山林詩書自娛有從學者不拒也  
千歲數仁翰林詩書自娛有從學者不拒也  
御史復仁有孫璋爲常州同知庭墓三年餐有祥異  
爲孝子以理驚召入相持哭告之故乃銜壁肉袒出  
降俯伏戰慄王孚其手曰無畏命宦者入理官告友  
諒父母府庫儲蓄悉聽取其官屬以次出城妻子資  
裝得自拉召父老慰諭之饑困賑之米諸將得漢錢  
金牀王立毀之以示無所玩好民大悅乃封理歸德

侯曾才承恩侯友富歸仁侯友直懷恩伯贈友仁爲  
南康王理居京師鬱鬱出怨言上以曾才適淪而投  
理於高麗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民爲鹽組諸富  
家數爲富家所凌弓兵義時窘辱之元順帝十三年  
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潘原明呂珍  
等十八人殺義及素所見凌富家火其舍跳入傍場  
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相之矢  
中士義死士誠益決戰于仁潰遂有衆萬餘乘勝攻  
陷泰元守臣李齊招撫之士誠拘焉已何曾黨目相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賦記 十

殺士誠縱齊歸降又已何復陷興化殺其參政璉  
元使左丞侯哲篤守高郵出齊守覺社湖士誠諱入  
侯哲篤出走齊還定不及遂據之僭號大周自稱誠  
王改元天祐元使照磨昭招以萬戶告身不納拘之  
舟中已使將而拒元軍昭大罵士誠怒高之元復使  
使來士誠曰必李齊齊往下齊獄元人來攻士誠召  
齊出叱之跪齊反叱曰賊余膝鐵也士誠倒曳捷之  
曰于膝齋耳遂剮齊然元猶莫士誠有降意使待制  
烏馬兒孫搦復往士誠復拘焉其明年陷揚州進陷  
盱眙元乃使其丞相脫脫大擊之連戰旬有五日皆

士誠敗會脫脫被讒免官士誠乘隙奮擊元元兵大北十五年留兵高郵蘇通州渡江陷元常熟十六年攻元平江路破之路人楊椿力戰死因大劫掠轉掠湖松常諸州時孫搦從拘謀圖士誠事泄見殺平江者今蘇州也乃易郡隆平官諸古剎署居省院部司於寺觀豪門以士德爲平章陰陽人李行素爲丞相蔣輝爲內丞相潘原明爲左丞相鎮吳與使李伯昇卽制軍事而署周仁爲隆平太守周仁者鍛工是歲也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宋帝紀龍鳳二年歲爲丙申高祖旣渡江稱吳公矣公有新附青軍使詹李二將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啟記

士

張

將之士誠誘馬公使楊憲通書士誠拘之遂以舟師攻我鎮江公使徐達聞常報之我宜興與常界士誠則來寇柵而營耿君川以鎧騰柵周入刀斫之猶戰乃死宜興入於周其秋達與將王玉及士德戰甘露擊走之王于虎追士德及坎陸馬虜馬華雲龍復與士信戰舊館周將之善射者前雲龍斷將梁將陸又虜之士誠之母謂士誠曰吾聞吳公神武英謀其將皆爲死爾殆非敵莫如降也且士德在彼士誠因請輸歲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求士德公責士誠歸我楊憲粟加三爲五士誠不能從乃

益兵圍達牛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與達内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德進困常城士誠遣呂珍入城守是年士誠引兵攻元杭州爲元苗將楊完者所破龍鳳三年春公命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周將打虎以三千人逾戰追之城西門擒其將福獲鏃三百降人二百公以長興爲長安州守以炳文成而呂珍亦食盡棄常去公得常州守以湯和士誠復遣潘原明與他將再興寇長安州炳文擊之上新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費聚追之瑣橋又擒斬亦如之公命張鑑攻泰興擒其將文德下之六月公命常遇春吳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啟記

士

張

良攻江陰士誠據秦望之山王忽雷先登奪之江陰拔公守以良與其弟禎俞通海與趙賊以舟師入太湖馬跡山降其特貴及津東經洞庭藏千施口呂珍兵暴至衆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以甲紫士督戰於舟前曰俞將軍同人疑之引去是時元苗將楊完者亦累敗士誠也士誠畏吳躡其後許降元輸漕粟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表於元爲太尉四年公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攻江陰水將定定與其別將瑞合世傑醉而入其軍死之永忠通海奮擊大敗之其夏士誠遣兵寇常湯和與吳復力戰却之獲卒

三百又寇常熟廖永安大破之福山港其秋又敗之狼山是時達誠帖睦爾以楊完者恃功而驕與士誠陰圖之完者死其苗部蔣英李祐之劉震等與桐廬部三萬餘人來歸使李文忠往撫焉元失完者而士誠有其杭州矣其冬復來寇常湯和擊敗之俘甲士千人舟千艘馬千匹公則使徐達邵榮廖永安攻宜興士誠餉宜興又不下公令西截大湖口斷其餉乃下城之守以楊國興士誠復來寇國興力疾戰礮擊其舟沉其人亡數士誠僅與數騎遁則復來徐達率邵榮廖永安覆之獲其衆三千永安出擊士誠於太湖遇呂珍獲焉公以衆三千易永安士誠不可曰必易士德士德在我鹵中陰與元合公殺之五年士誠使其將蘇同餘寇江陰蒙衝蔽江牙於君山陣于江壩吳良曰毋動彼衆我寡上計使其弟頑整而當北門鋒文使王子明馳出南門擊之擒其將士二百餘殲溺亡數是時公既有嚴婆取諸全士誠則復來侵嚴李文忠使別將從小北門過鮑婆嶺碧溪塢迎戰大破之復破之大浪灘復破之分水縣嶺士誠屢不利則復侵常湯和復擊敗之吳良間道拊其援兵錫山常州江陰者可以出京口控大江周吳所必爭地

故日相邊囑而吳每敗周周用不得過江以北者吳良也公自將取紹興守以馮國用國用卒紹興復爲周則遣李伯昇寇婺源守將孫茂先擊敗之其夏呂珍堰水圍諸全胡大海奪堰反灌珍珍窮蹙折矢誓求解去許之其冬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陸夏二元帥花將軍據縣之新城三溪寨而遏我師元帥何世明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千餘人自是士誠不敢窺嚴婆是歲元大饑徵士誠漕粟賜之御酒龍衣使方國珍具漕船士誠欲背之參軍俞思齊曰向時作賊猶可今稱臣尚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是時也方國珍慮士誠掣其船士誠亦慮國珍賺其粟然卒輸元六年漢友諒與士誠約從寇我建康士誠不敢從而使其將李濟據溧州公曰濠吾土也吾有國無家即欲取之劉基勸公先伐漢於是士誠闢土加廣南自紹興北踰江淮至于濟寧矣七年公征漢江州士誠遣李伯昇以十萬兵寇長安州陳德華高費聚皆來援伯昇夜至劫其營諸軍潰劉成死之獨取炳文嬰城守伯昇爲城車攀石填塹造火船焚水關攻益急公聞遣常遇春自江州來抹伯昇遁炳文從城中出合擊之俘斬五千八年春李文忠所受降



苗部蔣英李佑之劉震等叛於處金華刺殺胡大海  
取再成遂據處士誠聞亂使士信率兵十餘萬圍諸  
全守將謝再興晝夜守鏖戰二旬有九日設伏敗之  
士信憤益攻城城中兵少再興走嚴告急文忠文忠  
曰嚴兵亦倖敵境衢信兵則方西攻漢夫兵貴虛聲  
使榜境上日按無伐徐右丞兵五萬出徽州邵平章  
兵五萬出江右不日至矣周人疑呂珍方謀退舍五  
里而胡德濟以信州之兵來與再興分門軍夜半聲  
食鼓出城衆亂德濟追擊大破之九年士誠遣呂珍  
率二十萬衆破劉福通安豐殺之四月謝再興與周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賦記

五

張

私爲市公怒奪其軍再興懼叛降周而爲周寇東陽  
李文忠率精兵自嚴晝夜馳破之義烏乃與胡深復  
諸全並五指巖下城之公守以德濟士誠名雖臣元  
也然城池錢穀甲兵皆其自據及有杭元復授士信  
行省平章達識帖睦爾虛名而已至是令其屬項功  
德求王達識帖睦爾畏之爲再三請皆不報其內史  
陳基謂且當需時士誠不聽竟自立易周爲吳使人  
教達識帖睦爾過過失曰丞相非士信不可逼取其印  
函之嘉興而脅御史大夫魯化帖木兒使請爲真王  
亦欲奪其印魯化帖木兒怒封印庫中曰頭可斷印

不可妄得也自鴟死達識帖睦爾曰大夫死亦死於  
是士信自爲丞相當是之時浙西殷富繁盛士誠兄  
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寡言爲奸士  
樂景賢之樓開弘文之館士無賢不肖與馬居室多  
厭其心亦往往趨焉至士信用事疎簡舊將所用爲  
府中參軍者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皆書生耳  
絲是上下乖疑莫有用命吳中諺曰黃葉葉作齒類  
一夜西風來乾服士信自出將多樛滿踰擁婦女  
酣宴其命將將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亦  
日截妓飲博卽失地喪師士誠置不問或復用之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賦記

六

張

人郭翼言於士誠曰明公仗馬墜下巢及翅數十城  
望風請服者非能極慮安危力足勝也人苦元政守  
吏貪殘日恣放率離散莫與守誠反其道休勞之率  
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違安遠樂生消精銳  
四方事倖並起相攻明公欲開城自守其能乎士  
誠怒欲殺之士誠之妻謂士誠曰大王不用郭生之  
言則亦已矣何至殺之且士誠曰大王不用郭生之  
其策誠善翼因得已去十月士信寇長安州耿炳  
文費聚擊之獲其將與祖士信怒益圍城湯和自常  
來與炳文合擊大敗之是年諸將奉吳公爲吳王矣  
明年春士誠復來寇長安州炳文連破之城下二月  
士誠憤諸全之敗遣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以二  
十萬師踰浦江圍新城旌旗相綴州縣官屬皆預置  
以來精兵數萬分屯城北過我樓道繆美應之北門

覆其先鋒斗巖下，僞吳人攻西門美趙之再戰，再捷。德濟曰：「彼賊衆母輕。」師李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出浦江爲援。士誠又自以兵從桐廬，邀釣臺烏石將犯嚴。文忠扼以舟師，未至十日，佑見執諸將恐文忠分署守禦，自如率指揮朱亮祖而下，行次浦江，令銜枚走新城。明日，僞吳人空壁來，文忠與其數十騎馳之，身格殺數十人。王英從之，貫陣而入，德濟聞之，鼓譟而出。僞吳人自相蹈躪，血殷於溪，杉亮祖擊其餘衆，俘獲將士六百餘人，馬三千六百餘匹，輜重鎧甲舉之數日，乃盡。伯昇與其五太子俱遁於名山巖。

卷之四十四 天祿記

五

是吳王欲先取其淮東諸郡，縣然後專事隆平，以其秋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並水陸進。十月，達擊敗士誠兵軍海安壩，進圍新城，敗其援兵。常遇春復擊敗其平院判擒其將士五百餘人。士誠恐失泰以舟師四百出大江，薄海安次范蔡港而不即。沂上流王恐其疑我使廖永忠禦范蔡港，大軍仍軍泰泰下。徐達引兵趨高郵，王又恐其深入，使還軍泰以圖淮濠，而命馮勝節制高郵軍。於是士誠來寇，宜興使達歸援，破之士誠將復以八萬兵攻安，占守將

費千寶以所部三千拒殺其梟將二人，皆驚潰去。是歲除日，士誠以舟師數百駐君山，復出兵自馬歇沙源流窺江陰。其明年正月，朔王親往，採旣遣使康茂才出大江，追之別伏一軍。江陰山茂才力戰，浮子門大敗其五百舟，棄而登岸者伏，大起擊之，虜若溺無算。徐達自宜興還軍高郵，拔之與茂才進破其水寨於馬螺港。淮將梅思祖以淮降，王按淮圖見瓢子角陰，今達絕瓢子角而軍，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而江淮行省平章韓政亦敗李濟於濠州，降之。於是王數士誠八罪，諭告天下。大舉入隆平，以徐達爲大將軍，常

名山巖 卷之四十四 天祿記

六

遇春爲副將軍，使先趨湖州，而使李文忠趨杭，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應遇春軍湖港口，擒其將義及旺，趨毗山，擒其將清及海進之三里橋。士誠將三其軍，達率兵攻之，有言曰：「不利。」遇春曰：「何待日敗其一軍，其兩軍皆遁。」遂圍湖王國寶，破其同僉得全等城。南門士誠遣呂珍興平章朱暹及其五太子出兵六萬，號三十萬屯城東舊館，出我師背達與遇春等陣。東阡出僞吳之背，夷溝堙港，絕其糧道。士誠身來戰皂林之野，達等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是爲秋八月九月，士誠這同徐志堅出輕舟，覘東

阡會大風雨天晦遇春令勇士以划船數百突擊擒之得衆千餘士誠復遣其右丞義規舊館將還遇春扼義歸路士誠援以赤龍船親兵得脫則與其圻潘元紹屯赤龍船兵於平望潛出小舟烏鎮遇春縣別港追襲之火其平望之赤龍船而舊館援絕是役也王銘挺戈先登於是遇春復攻義烏鎮皆敗走追破其六寨於昇山降其二師領時引數舟從徐達繞昇山僞吳之兵急相視而笑時引壯士數人躍之僞吳人大敗士誠急使五太子來援薛顯前奮擊其舟焚之郭子明畏創戰又大敗吳五太子者故姓梁士誠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啟記

五

養子也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又善沒也珍材畧敢戰嘗廓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則輒爲歌舍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於是以前舊館降矣乃徇珍湖城下城中大震時李伯昇以司徒爲守將欲自殺左右抱持之遂降伯昇者十八人中士誠與最密其降也隆平之人謂之負友今蘇人呼負友者曰李司徒也而文忠趙杭攻下其桐廬富陽餘杭杭將原明詣款而雲龍攻嘉興亦克之十一月徐達擊走其將義於鮎魚口康茂才持戟督軍敗之升山橋焚其官廩戰船千餘遂至隆平城下諸將分門軍達軍封門遇

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刀劒林立飛鳥爲之不下士誠閉門殊堅也達發而鎖城屯田贍士士誠則嬰城守達爲飛塔臨車以俯崇墉士誠則蒙市達實大礮礮風之中人靡不死者士誠則亦大作礮禦軍蓋我將茅成死焉吳元年閏七月矣尚不下其六月圍益急士誠欲突圍夾戰城左之陣嚴遣其將潛出西門轉至閭門將奔遇春營遇春與戰未決士誠遣將將兵千餘助戰而自出山塘道校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啟記

五

麾其軍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足下猛取彼弼曰諾決而鼓二刀遇春靡之以其軍吳人擠於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亦溺肩輿馳入郭忽忽無所出李伯昇使客往說曰臣欲爲公言與亡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背項羽喙鳴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也公初入高郵十八人耳而元兵圍公百萬然公卒提孤軍突出東據三吳今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而反不能敵建康此亦天爾然令公當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志勞心亦

可以強今至於此臣恐公之爲項氏也士誠曰足下  
斷者不言今何及矣客曰公子弟親戚將帥羅列內  
外歌妓舞女旦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  
自以爲蕭曹此時公深居於內雖有敗失掩不以聞  
卽聞亦置不當罪當此之時臣言固不得聞也士誠  
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臣能及之士誠曰  
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利則爲之不然自苦耳公不  
見陳友諒乎踰有荆楚兵甲百萬建康之兵戰于姑  
熟屢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其船天反風焚之兵敗  
身喪何者天也人亦無如天何今攻公益急公恃湖  
名口藏

卷之四十四

天啟記

壬

州援則湖州失恃嘉興援則嘉興失恃杭州援則杭  
州失區區守此誓以死拒何見晚也且夫公地譬之  
博者得而失之何損於初公何不以此時馳一介使  
自述所以歸義拯民之意幅巾待命當亦不失萬戶  
侯士誠仰首良久曰足下且休吾熟思之壬子復猝  
出胥門索戰甚銳遇春禦之少却士信幟城樓督戰  
見士疲忽鳴金收軍遇春因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  
復壘而迫其城士信方據銀椅與其下會食進桃未  
嘗啖碎士信首莫天祐者無錫之力人也楊茂莫將  
之善游者也天祐使茂游而通士誠達獲焉與之賞

盡得其游書知其城中木石俱盡令軍中屋木芭竹  
蔽而攻城擊其盤門益急九月破其封門遇春亦破  
閩門遂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知不敵降  
日瞞城破士誠更收餘兵二三萬身戰萬壽寺東街  
復敗從數騎倉皇歸曰恨不從先母言顧其妻曰我  
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與其乳媼金出己其二幼兒  
驅妾媵上樓焚之而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  
散方亦欲自經達使伯昇往諭伯昇驚前抱持之曰  
九四英雄患無身耳昇士誠舊盾上途易以故闔至  
達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始士誠累表莫天祐  
名山藏

卷之四十四

天啟記

壬

於元援同僉樞密院事以守無錫至是尚未降州人  
張翼率父老入語張氏縛矣公守爲誰天祐擲帽於  
地曰誰不如降也遂亦降達以士誠及其偏將相併  
元宗室九人送建康士誠舟中閉目餓餓比至王問  
之士誠曰天日照公不照我遂自經死王命剗三參  
軍囊於旗竿之首府隆平曰蘇州太祖既有天下怒  
蘇久不下故困以重賦久之微行過一姬坐姬榻移  
時汎問曰姬何自曰自蘇來僦廬曰張士誠何如姬  
曰張王乎輕財好施是德蘇太祖乃喜蘇人易恩耳  
久之賦悉減

名山藏卷之四十五

晉江何喬遠 議

天毆記下

方真故國珍也名珍以字行高祖既定天下來歸避御諱改曰眞字谷貞云國珍者台黃巖楊嶼人長身黑面體白如瓠元末童謠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海中童山也國珍生而山榮國珍兄國璋弟國瑛國瑛凡四人又有從子明善皆膂力善馳騁馬故海上鹽徒與蔡亂頭爲怨家官弗問其曲直亂頭入海行劫元懸格捕之國珍率千人捕應格賞不及曰獨蔡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毆記

一

方

能變耶黃巖人尊上田主國珍父尤柔良爲田戶事主甚恭田主數侵蝕之國珍謂父曰田主亦人爾阿爺何乃恭父曰我與爾所衣食也父沒田主來索租其欲侵蝕如故國珍具美醢盛篡醉死之醢而匿於瓮久之泄州太守使捕之國珍方食左舉凡自遮右持門關格殺捕者遂亡命海上爲元游運苦順帝八年也元使江浙參政朵兒只班往捕國珍執之迫爲請招撫許之授國珍海運假千戶竟聚兵不解轉攻溫焚畧海上州縣元將李羅帖木兒擊之國珍夜率勁卒火之大閭之泮執李羅帖木兒及其部萬戶復

追請招撫元授國珍千戶爲眞官其兄弟子姪藉所部精兵三千餉之借其力以防海運國珍登岸羅拜還止故里順帝十二年汝潁兵起元募浙船北守大江國珍曰是且及我復聚衆入海元將泰不華與戰澄江潰而薄其舟手刃其數人遂爲國珍所殺是時南北諸郡豪傑所在響應元復使使即拜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瑛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使盜侍使者於隘殺之元復招拜爲海清萬戶國瑛衢州路總管始受命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欲借其力以禦之授國珍江浙行省平章累進左丞相國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毆記

二

方

璋等各超拜有差國珍爲元十敗士誠崑山士誠大畏稱臣歲輸粟元多國珍功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郡國珍以國璋國瑛居台明善居溫畱國瑛自副初國珍之起也瀕海豪傑莫不爲元募誅應購而其臺省當路非數千緡不與上功至有一門戮力幾盡竟上蒙不得武功爵而國珍亟反亟撫再三拜已至丞相猶施然不得其心元以購功懸賞不信於天下馴至於亡順帝十九年吳公征下臺衛處諸郡使典籤劉辰往說國珍與其下謀曰元運垂盡羣雄皆作今江左兵精甚所至無堅城與我

角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若陽順之以觀其變其亦可也乃使使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使其子亞闢入質公曰凡質疑也不疑胡質厚賜遣之國珍復納三郡籍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即以獻許之其時國尚未屬公示必有授國珍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其三弟皆有官國珍使國瑛領樞密署事自稱疾受印而已又歲爲元轉致士誠所輸粟元累加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衛國公國璋國瑛國瑛明善皆行省平章已何苗特劉震將英叛我婺州殺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鑑記

三

步

首帥胡大海持大海頭往見國珍其下皆賀國珍不許曰吾故言江左如錢鏐即出師助擊之國璋中流矢沒然其不歸三郡如故公欲徵之國珍報曰三郡在也惟是尚界元吳公亦未便守之公若克杭撤吳之蔽三郡歸公是我代公守也吳元年高帝爲吳王李文忠下杭國珍又北通據廊帖木兒南交陳友定觀望持兩端吳王怒使徵糧二十三萬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成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旦暮下姑蘇奄至公境倍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

有久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姪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於人劉席曰江左多步騎平地用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二者皆非主所自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實中亂敗可知也江左之吳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弔伐之心此必有天下且業已并漢勢有張氏之二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鑑記

四

力

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不能用其九月吳王命參政朱亮祖率浙東水陸二軍往擊之其時張士誠亡矣亮祖遣裨將嚴德至新昌攻其開嶺平之進擊國瑛台州德戰死亮祖急攻其城國瑛夜走黃巖入之遂徇下僊居諸縣轉迨至黃巖國瑛燒解宇民舍入海其將合兒魯出降十月復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俞大都督府事吳禎爲副將軍擊國珍慶元而亮祖復自黃巖至溫陣城南七里明善出戰潰還奔入城亮祖與禎

將張浚湯克明徐杲柴虎克之明善已先娶妻子入  
樂清遂分兵徇降瑞安十一月亮祖襲敗明善於樂  
清之盤嶼追至楚門而征南將軍和副將軍禎亦自  
紹興渡曹娥江降餘姚上虞二縣進擊慶元至城下  
國珍載寶貨子女亡海上追擊之大敗還師徇下溫  
台諸縣而王復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  
從海道會和國珍諸將較皆叛散乃使國祇遣其子  
明完明則籍所部吏士船馬資糧以降明完亞闕也  
而國珍亦與明善出降亮祖於黃巖其臣詹鼎爲草  
降表詞辯而恭吳王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越國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五

方

珍入既見讓曰公胡反覆陰陽勞我戎師耶顧實公  
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召其臣放楠  
以爲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亦命官之其餘盡  
徙漳州詹鼎字國器寧海人其父餘師也鼎好學兄  
國珍聞其才以計得之以爲府都事國珍命平事遇  
有犯法者鼎治罪論如法平章之奏受賄請于鼎  
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  
法奈何使卿人預事耶委怒諸鼎數久之出爲一  
廣判上虞與張士誠相繼軍更貴臣善來以鼎斷  
生也補建約鼎立衆于庭引一驛丞數自後繼元  
帥萬大長皆長跪曰事不敢舉目視國珍上召見  
鼎爲書其意余言我獨出之上立爲受禮付丞  
相徐益信之惠恩鼎于朝至京師丞相見鼎新舊  
美又能爲梁趙問言步趨進退甚恭鼎丞相曰曹

尚書才也待半年辭爵守鄉斷經歷改刑部郎中兼  
人當分覆者皆願得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  
發正鼎有嫌不能自白御史半珠鼎與百餘人皆  
死鼎爲文意氣錄追古人守身廉重行義自狹人京  
師時聞人有好書銀金一上卒厚遇國珍賜第京師  
所無所得金解乘驢易之  
宴位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而已一  
日侍宴坐不能興昇歸上官其二子曰令國珍見也  
國珍卒年五十六其始起至降凡十八年本無學術  
所用書佐參謀絲管史進皆苟利無遠略其兄弟子  
惟明善頗順理他皆圖貨自營一時政令相授任意  
爲輕重民有死罪不刑納之曲遂而投之湍云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六

方

明玉珍一名旻隨州人世爲農身長八尺目有重瞳  
子剛直素信其鄉里人元順帝十一年汝穎兵起隨  
人相結屯青山推爲屯長已歸徐壽輝漢陽授元帥  
鎮沔與元丞相哈林忝戰矢中右目人號旻眼子十  
四年沔饑玉珍以兵千人槩斗船五十沔變爲沔質  
糧至巫峽人多就之者青巾盜李喜聚衆苦蜀元將  
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其右丞相完者都鎮重  
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漢兵怒皆擊船去  
出巫峽羣訟之玉珍且曰重慶一城兩丞相左吟林  
充右完者都兩不州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  
未決其萬戶戴壽曰公鎮沔救困民也留糧巫峽間



亦救困民也平西衆亡其主帥發憤訟公此亦困而  
可救公何不中分舟載糧還河以其半因平西兵攻  
重慶奉濟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用其策襲破  
重慶生致哈林充完者都夜遁果州父老迎入城止  
殺禁掠皆大喜壽輝以爲隴西右丞久之完者都與  
參政趙資平章朗革友復自果州至屯嘉定之大佛  
寺玉珍使部將萬勝禦之勝使陳夜眠夜緣嘉定城  
以人完者都朗革友遁獨資守大佛未下勝獲資妻  
執示之江岸資用强弩射殺之曰汝不見平章婦平  
章婦者朗革友妻也城陷赴水死已欲射殺其子衆  
名曰藏

卷之四十五 天賦記 七

旌之不得相持半載餘玉珍以兵繼之大佛陷資復  
與完者都朗革友會龍州圖興復復爲重慶所執兄  
玉珍不屈死蜀人謂之三忠玉珍憐而禮葬之初玉  
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碁宿瀘河下部將劉澤民曰  
此間有隱進士劉禎公蓋見焉玉珍往見喜曰吾孔  
明也即舟中拜爲理問官先一夕禎夢冕旒者造廬  
則玉珍云久之陳友諒殺壽輝自立玉珍怒曰友諒  
與我比肩事漢陽今如此使其將守夔不與通祀壽  
輝廟之衆推玉珍爲隴蜀王玉珍不從禎屏人說曰  
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劔門沃野千里自青

市苦蜀明公撫養而安全之民心之歸天命可知且  
明公既絕友諒必不能臣之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  
是軍上皆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孰守取哉弗  
聽明日又言玉珍乃以元二十二年春三月戊辰即  
位於重慶號國大夏紀元天統立妻彭爲后子昇皇  
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內置國子監教公卿子外置提  
舉司教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去釋老二教  
賦稅十取一農無征置雅樂立郊社皆廢焉也乃命  
萬勝鄒興攻雲南興元巴州皆有之元陝西行省參  
政車力帖木兒擊敗玉珍兵金馬山擒玉珍弟明二  
名曰藏

卷之四十五 天賦記 八

玉珍愛萬勝勇妻之以二妻呼曰明三已更立中書  
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明三爲右丞相向大亨張  
文炳爲都察二院分境內爲八使其臣鎮守屯積以  
贍士元二十五年高帝稱吳王二年矣使使約玉珍  
爲與國玉珍使其參政儼答聘玉珍再使明三取雲  
南失利諸將往往暴掠不能制居夏五年卒年三十  
六子昇襲位方十歲改元開熙尊彭爲皇太后是爲  
元二十六年久之明三與張文炳有郤文炳使玉珍  
義子明昭矯后旨縊殺之蜀人不平章吳友仁與  
兵討昭昇命戴壽禦之友仁曰昭不誅國必不安君



朝誅昭友仁當夕解乃誅昭明三夏氏驍將也兵無  
不一當百明三死夏以不競其年昇遣使來貢吳王  
使御史哲報聘吳王有天下改元洪武二年使求大  
木昇亦來荅貢其冬遣楊璟招諭之其臣各離黃瓊  
還爲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  
則爲順圖故能兩全身家流譽亡窮足下幼襲先業  
不容至計徒取裁左右謂瞿塘劍閣一夫負戈萬卒  
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何則蜀之最霸莫如劉  
備諸葛孔明佐之兵食不足取之南蠻然董董能自  
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興元以陡絕一隅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九

明

之地延須與之命可謂智乎皇帝威武神聖有順必  
實無負不夷特念足下先人故不忍加師又意足下  
冲幼未嘗恐惑於左右者之說故使璟面諭禍福深  
仁至恩可不知乎夫漢友諒吳士誠皆以英傑之姿  
割吳劃楚造舟塞江河積糧比山嶽自謂強將勁兵  
然都陽一戰友諒授首平江再困張氏面縛友諒于  
理竄歸江夏窮迫出降然皇帝卒矜而赦之封以侯  
爵今足下母論二君且亦自取何如理耳宜幡然獨  
斷自求多福不然王師一至所爲足下謀者各自爲  
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卽冲幼不嘗當亦痛心

老母逾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三年大將軍達  
還自西安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繇鳳翔轉攻興元克  
之其秋吳友仁復來寇興旺中流矢猶戰達援以定  
西兵也益門使傳友德趨黑龍江夜襲木梢關下斗  
山令其軍登山雙炬友仁夜驚遁去四年春正月高  
帝以中山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德興爲左副將  
軍德慶侯永忠爲右副將軍督營陽侯璟都督僉事  
昇率舟師絲瞿塘趨重慶賴川侯友德爲征虜前將  
軍濟寧侯時爲左副將軍督都督僉事文輝率步騎  
繇秦隴趨成都命衛國公愈往襄陽餉之密諭友德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一

明

曰夏人聞吾西伐必悉銳守險東扼瞿塘北阻金牛  
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窺腹心潰矣閏三月湯  
和廖永忠往取歸州江漲次夔之大溪環引兵出溪  
口將進瞿塘莫仁壽守瞿塘以鐵錫關關戴壽鄒興  
飛天張益丘鑿兩崖引纜爲飛橋砲石竿鏹匝兩岸  
環戰弗利引還和永忠欲稍待秋水落乃進友德則  
直馳入陝揚言曰出金牛引精騎五千趨陳倉緣山  
晝夜行入階克之擊敗其守將丁世貞生擒其將雙  
刀王十八人而湯和攻歸亦克之友德進至文蜀人  
斷白龍江橋葦而濟至五里關丁世貞復來拒戰汪

與祖死之友德嘗戰破文遂克隆嶺下江油彰明二縣趙綿遣藍玉夜襲綿壁自後乘之時向大亨守綿走保漢友德造舟以渡漢江種木筏數千大壘曰某日克階某日克文浮瞿塘之流放之湯和向大亨悉兵漢城下友德遣驍將擊敗之戴亨與吳友仁自瞿塘來援復敗之遂拔漢壽大亨走成都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右城友德又敗之高帝手詔責和曰皇帝問征西將軍傳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次於平川乘勝之機正在今日將軍當水陸夾攻使夏人首尾受敵乃頓師漢口俟水落將軍欲辦象馬乎皇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啓記 上

明

帝問將軍前與將軍言不記憶何怯也會漢江之夜浮湍下水忠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繇紙坊溪越襲與鄒興戰大敗之進兵瞿塘鐵錫飛橋巨關口不能舟水忠選壯士數百衣莎衣雜舟自草舁小舟持餒糧水筒踰山度關出其上流度已至夜出精兵黑葉渡皆以鐵裹頭置火鎗火砲黎明與蜀人戰上流之舟散而上下流之師火而上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砲死焚其飛橋獨若治也擒其將八十餘人斬首以千餘級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遂入夔永忠乃與和分率水陸軍會重慶而丁世貞復來陷文文州將朱顯忠

悉兵拒戰死之千戶王均諱破執不屈蜀人磔之文東門六月丙申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夏人大懼或勸昇奔成都彭氏泣曰今大軍勢如破竹守必不支若使天統之君薦其血腥以比於蒲卑開明姜母子母久苦蜀人也昇乃詣軍納款永忠曰征西將軍未至矣卿將軍至受之送昇并降表於京師七月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驅象戰前鋒弩射之象反蹂壽兵友德亦中流矢已聞昇降乃降戴壽向大亨都與莫仁壽劉仁丁世貞皆玉珍謀勇臣而夜眼陳飛天張鐵頭張雙刀王畫驍將也壽大亨仁壽既降至夔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啓記 上

明

峽皆繫舟自沈死世貞復集其餘黨寇秦州守將潘基固守五旬餘擊走之世貞敗夜宿梓潼廟爲其下所殺下赴京師自言帝曰殺上非義不予賞友仁據保寧不下最後江夏侯乃卜之明昇至京師高帝詔議受降禮省部上言宋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請考故事雜定其儀儀具有叩頭伏地待罪禮帝曰昶奢淫自恣昇幼孽自臣下可免其叩頭伏地八月乙丑率官屬見封歸義侯賜冠帶衣服第宅於京師昇之降也獻良馬十其一正白身長十一尺首高九尺足七尺項有肉隱起厚五寸廣三寸貫膺終腹人立而

嘶不可駕帝撰祝策詔有司祀焉祖訓乘之夕月清  
京山名曰飛越峯圖形焉帝終召彭氏入宮授昇與  
陳理於高麗也昇德性雅純通論語孝經

陳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世福清人少孤病頭瘡走  
之汀清流傭於富室羅氏友定雖病頭顱瘡片有志  
畧入山與羣兒樵常設隊伍爲戲羅奇之將以爲婿  
羅氏媼不悅曰頭病郎足女耶因失驚而奔於隣舍  
王氏之門其家夢虎踞門待友定大喜召飲食乞於  
羅媼竟婿之傳督商販善敗大困充明溪驛卒至正  
壬辰歲所在盜起汀州判蔡公安募民兵爲守友定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鼓記 三 陳明

其建寧友定約建寧守將阮德素擊敗深殺之是爲  
甲辰歲明年元諭友定功還行省平章友定有勝兵  
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凡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羅  
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爲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  
州圍爲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漕元元爵良晉國公  
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爲參政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  
職無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  
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下臣妾之足下所  
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資口言爲國心實身耳  
跬步之間眞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子儀抑爲曹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鼓記 古 宋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主

陳

樞密院相鐵木兒居侯官曰戰守非我得爲焚其妻妾兩女而自刎和轉遞延平兵垂發會太祖使使諭降友定殺使者脫血和酒甕中盟諸將飲之亡何明兵至來水陣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明人遠國甚銳毋戰也徒多殺將吏吾壩山壑擊皆屠器飽士而久之皆曰善因棄城勒吏士日夜不得番休皆怨諸將請出戰才許數請不已友定更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奪其兵執院判殺之守仁懼來降士卒多夜遁者園十日會軍器局火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之友定由省堂召英輔及參政文殊海牙與訣曰公等名山藏

陳

橫廓帖木兒額川沈丘人少育於舅察罕帖木兒遂子焉察罕帖木兒故元別部後沈勇好義善騎射頗有三毫怒則直指汝穎兵起江淮陷沒察罕帖木兒率其邑子弟與羅山人李思齊擊破羅山賊數與賊戰敗之元人義察罕帖木兒授汝寧達魯花赤是時元天下十九陷賊察罕帖木兒提兵前後轉戰悉定河北淮右闕陝河東地破劉福通汴梁復之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降劉福通將王士誠據山東察罕帖木兒率諸將五道下使擴廓帖木兒與其部將關保虎林赤等戰拔其東平城諭降之元大嘉察罕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主

陳

實頂帽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宣命航海以來蘇國珍請見太祖畱一歲所不得見最後蘇建昌將王溥以達械裸入見賜衣冠不拜受太祖怒命殺之皆憤罵無一言太祖陰察昶才敏夜出當刑人爲昶與合謀璉同肆諸市以昶爲中書省都事累遷執政賞賜甚厚而元人方謂昶死贈官賜諡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勢大振太祖復使汪河往察罕帖木兒報書甚甘竟謂河至是擴廓帖木兒乃遣尹煥章送河歸獻馬於太祖太祖還使河送煥章歸報擴廓帖木兒還畱河是爲癸卯歲元順帝二十三年也是歲元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元太子奔大同李羅帖木兒匿焉元太子必窮治之其明年李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勒兵犯闕元太子奔太原擴廓帖木兒從之太祖復使錢禎通書欲助攻李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復畱禎其明年擴廓帖木兒擣李羅帖木兒大同從元太子趨京師元順帝使人刺殺李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還朝元拜擴廓帖木兒左丞相擴廓帖木兒請南還視師是時太祖已平漢武昌有元襄陽安陸而夏明昇據有川蜀擴廓帖木兒使人攻景陵掠

沔陽遣其將忻都竹昌深入淮地於是元太子請出師南行爲恢復江淮川蜀計元順帝難之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總天下兵代太子行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思齊自謂故擴廓帖木兒父行與他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皆欲異軍思齊遂據盤屋而良弼據鹿臺擴廓帖木兒遣關保虎林赤攻鹿臺李思齊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元數趣擴廓帖木兒出師擴廓帖木兒第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者額高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解擴廓帖木兒殺詔使拒命是爲元順帝二十六年是歲元將竹貞入我安豐徐達克之獲忻都竹昌與左君弼出走擴廓帖木兒兵至徐大敗去李文忠克杭獲元平章長壽丑的管等其明年太祖資遣長壽丑的管等還曰此皆元故大臣而張和心念失節快怏陰寓表於元太祖怒誅之碎其骨於水是爲吳元年元順帝之二十七年也是年太祖滅僞吳方計定中原元命太子總天下兵馬分命擴廓帖木兒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巴蜀陝西左丞禿魯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擴廓帖木兒不受詔關保額高故察罕帖木

兒信將功最高見擴廓拒詔皆不服因共攻之元落  
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河南王如故還居河  
南擴廓帖木兒退屯澤州其明年爲元順帝二十八  
年太祖已定天下爲明洪武元年擴廓帖木兒遣兵  
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元復  
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李思齊等誅之擴廓帖木  
兒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郭高合攻而明兵  
已及河南思齊良弼乃自詣擴廓帖木兒與結奸因  
解兵西歸擴廓帖木兒夜掩豹高關保擒之上疏陳  
罪元赦擴廓帖木兒復故官爵使出兵禦明命右丞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賦記

六

擴

相也速趙山東秃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  
復汴梁然大將軍達已至通入北平元順帝夜開建  
德門北突大將軍進元都登齊化門城戮其監國宗  
室太尉中書左丞相平章御史中丞以下官遣故元  
尚書九住西還太原告諭擴廓帖木兒因與副將軍  
遇春右副將軍宗異偏將軍和俱西副將軍至真定  
其達魯花赤級納錫彰先具朝服登城西崖北面再  
拜墜死遂取之右副將軍與偏將軍破碗子關下澤  
越潞擴廓帖木兒部將平章韓札兒毛義等來抹平  
章楊璟與戰韓店失利右副將軍乃與偏將軍往而

元石丞王某自河中來攻潼關兵始接指揮于光輝  
稍大呼橫貫其陣都督倉事郭子興等乘勝擊大破  
之右丞薛顯追及脫因帖木兒與詹同於石州亦破  
之大將軍遂使顯與參政傅友德以鐵騎三子畧平  
定州而都督同知康茂才克河中大將軍師度固關  
至平定進黃次站分兵扼榆次擴廓帖木兒方將萬  
騎來以攻北平大將軍謂諸將莫若直抵太原使迂  
抹諸將皆曰善擴廓帖木兒聞之果自保安州還軍  
鋒銳傅友德以死上五十餘騎衝卻之郭英馮高而  
瞻其營曰兵多而漫營大而跡此可夜劫大將軍如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賦記

七

擴

其計夜劫之營中大亂擴廓帖木兒一蹶一踰踰帳  
後乘驕馬從十八騎遁副將軍追至忻擴廓帖木兒  
入大同是時李思齊尚據鳳翔張良弼與孔興脫列  
伯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右副將軍克荷氏進克平陽  
大將軍遣指揮房朮榆次通潞二年副將軍引兵至  
大同其將竹貞棄城走而丞相也速以大軍方西將  
萬餘騎來侵通城中不滿千人守通者平章曹良  
臣使人樹幟河舟鉦鼓相聞三十里也速驚遁良臣  
出城追至薊於是大將軍與副將軍右副將軍渡河  
取陝既入關良弼等皆先遁遂與郭子興犒奉元入

之改曰西安府三原尹朱春者與其妻投崖死副將  
軍右副將軍進貺鳳翔思齊乃有降意其養子琦與  
其麾下謬爲計走入吐蕃遂率所部十餘萬奔臨洮  
是時良弼尚守慶陽大將軍會議諸衆議所向諸將皆  
曰良弼弱於思齊慶陽易於臨洮宜先向邠虢慶陽  
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邑巖而土戾未  
易猝拔臨洮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其人足備戰鬪  
收其產足贍軍實莫若先以大軍蹙之諸將曰善乃  
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移師趨隴下秦鞏思  
齊窮蹙不能軍遂以臨洮降而顧時征蘭州亦克之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祿記

三

藏

良弼懼其弟良臣驍勇善戰因委慶陽使守而自走  
寧夏大將軍還入安定至會招靖寧徇下隆德度六  
盤至開城守之移趨西安次海那都遣右丞顯以精  
兵五千襲元豫王豫王遁還至紅城出蕭關下平涼  
良弼至寧夏擣鄆帖木兒執烏良臣遂以慶陽降已  
而叛大將軍怒趣至涇命俞通源署其西傳友德署  
其東陳德署其南顧時署其北絕精騎於援道與右  
副將軍偏將軍圍之擣鄆帖木兒使韓札兒破原及  
涇爲援右副將軍請移軍逼驛馬關守之去慶陽三  
十里而軍追札兒至邠及于宜祿是時李文忠方從

副將軍北定開平屬副將軍卒太祖因詔文忠助太  
將軍攻而孔興脫列伯攻大同甚急文忠中道引兵  
破之生擒脫列伯孔興部將亦斬興以降蓋慶陽破  
圍七旬餘矣數戰不利糧餉絕至合九泥熾炎死入  
汁元平章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良臣蹈入井  
大將軍命指揮果曳出新之而擣鄆帖木兒部將賀  
宗哲來攻鳳翔指揮金興旺知府周煥百戶王輅等  
嬰城守閭良臣敗亦自六盤山引去宗哲還掠蘭大  
將軍使右副將軍擊走之大將軍承命班師擣鄆帖  
木兒復合其衆數苦西北邊自謂家世封王又名王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祿記

三

藏

保保云於是以兵襲蘭指揮張溫來暮擊却之選明  
王保保知蘭兵寡圍蘭數重溫閉關不戰守鞏昌指  
揮千光自鞏昌來援戰敗馬蘭灘被執至蘭城下使  
呼降光大呼令堅守王保保怒殺之進攻不利懼大  
將軍至亦引去初王保保之圍蘭也其夜登城十戶  
佑辭不知其下乃擊却之圍既解溫執佑欲誅焉知  
事朱友聞爭曰當賊犯時將軍斬佑以徇所謂以軍  
法從事今既退恐坐擅殺名溫悟杖釋之上聞嘉焉  
賜友聞帛五匹三年太祖以王保保數患苦西北而  
元順帝尚遲留塞外復命大將軍與左副將軍文忠

右副將軍勝左副將軍愈右副將軍和以馬步八十萬分道往征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擒王保保定西右副將軍出居庸窮追順帝大將軍出安定與王保保隔深溝壘沈兒峪口日數戰王保保絲間道潛劫東南壘壘驚左丞胡德濟不能軍達乃身擊之斬東南壘將較以徇明日諸將悉力戰大敗之元鄆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韓札兒虎林赤等官千八百六十五人將較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悉就擒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橐駝騾驢雜畜稱是王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走渡河得浮槎以濟遂奔和林王名曰義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五

保保至和林元太子復用之而李文忠師至應昌順帝已殂太子與數十騎遁去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保保弟金剛奴從元將速哥帖木兒與汪興祖大戰大同北口爲興祖所獲久之大將軍復出塞王保保悉騎卒死關大將軍敗歸竟不得王保保王保保居虜中數年乃卒異時太祖宴諸將問曰諸君度今誰爲男子者皆曰常國公太祖曰遇春耶吾得而臣之吾終無以臣王保保竟冊其妹爲秦王妃而李思齊降太祖以爲江西行省左丞祿京師如方真

郎曰陳友諒銳然有霸中原之心明弑其君何正矣張士誠齷齪無遠畧小惠拊循其能大乎方真首亂韓駒窮而歸命明玉珍去漢善守巴蜀惜其不永不然何真之流也陳友定王保保爲元蔑尺寸然皆未見一心恭命流離靡他日夫王保保不國家之急而先私讐使明得次第齊魯汴洛間厥後乃遁而不南卽男子晚矣明得天下有天助哉有天助哉

名曰義

卷之四十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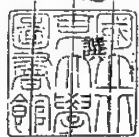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輿地記

南京



南京古金陵地周秦時已有天子氣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都此而皆偏安太祖混一天下以爲京師永樂中遷都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爲京師遂以此爲南京城盡鍾山之麓周廻九十六里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銀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廻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觀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內城曰皇城太祖初宮曰舊內之城壇則天地山川社稷廟則太廟文廟陵曰孝陵苑囿則漆園桐園櫻園樹三種樹以備造船以爲海運防倭之用以省民之費官署則文武臣周列焉

應天府禹貢揚州之城分野斗周爲吳春秋屬越城於長干江東人謂山隴間曰干楚滅越埋金以壓王

氣曰金陵邑秦始皇改曰秣陵又以壓金陵漢曰丹陽郡孫權定都曰建鄴晉曰秣陵尋分秣陵北爲建業改鄴爲業建興初爲建康東晉宋齊梁陳並以爲都陳廢郡更置蔣州於石頭城漢蔣子文封秣陵侯盜死蔣之爲州蓋凡其姓唐爲揚州爲蔣州爲江寧郡爲昇州南唐李氏復爲都宋昇州江寧府建康府元建康路集慶路皇朝丙申年爲應天府領縣七上元江寧爲赤縣溧陽溧水句容江浦六合爲畿縣弘治五年折溧水置高淳縣領縣八山曰鍾山水曰長江鍾山蔣子文死處吳大帝廟祀之避其祖諱改鍾

名山藏

卷之二

輿地記

二

爲蔣又曰紫金山晉元帝渡江以其山有紫氣又曰北山齊周顒所隱孔璋所爲作移文者也皇朝以孝陵在焉封爲神烈山鍾山之陰則中山王開平王岐陽王諸功臣之墓靈谷寺在山東覆舟之山臨于玄武之湖雞籠山在覆舟山西皇朝測象其上名欽天山麓列十廟曰北極真武廟曰都城隍廟曰祠山張渤廣惠廟曰五顯靈順廟曰忠臣蔣子文廟曰漢壽亭侯關羽廟曰忠貞主靈廟曰武惠王曹彬廟曰南唐忠肅王劉仁瞻廟曰元衛國忠肅公元臣福壽廟而帝王廟功臣廟亦在焉石頭山諸葛亮曰石頭虎

踞者也獅子山在都城內太祖所欲建閣江樓而遷者也戚家山在城南五里前爲大報恩寺聚寶山細石如瑪瑙鳳臺之山是爲鳳凰之臺白山之石石可碑礎攝山之草草可攝生土山謝安賭野焉亦名東山墩曰謝公牛首山一名天闕山三山濱于大江謝眺所爲賦淨練李白所爲詠青天者也長江天所限南北也河曰上新舟楫所聚水曰秦淮水始皇斷方山長壘爲瀆名秦淮焉又水曰八功德山龍沸泉以予梁時胡僧玄武湖太祖貯天下圖籍其中以絕火患圖籍又患鼠有老人入見請多畜貓守之老人姓

名山藏

卷之

樂地記

三

毛親類稿精上曰頌乃公老人葬此湖絕鼠矣并曰景陽亡國之井也湖曰莫愁麗人之湖也臺曰雨花異僧之臺也樓曰來賓曰重譯曰清風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煙曰簪粉曰梅妍曰翠柳太祖所建以來遠人者也關曰大勝曰龍江曰石夾橋曰大中曰淮清附郭上元江寧二縣

上元縣凡編里二百有三

江寧縣凡編里七十四

東九十里曰句容縣以縣有句曲山句曲山茅山也

形如已字句曲而有所容故名句容是爲三茅君所居山石次玉禹貢之瑤琨也茅山北有良常山秦始皇登此曰巡狩之樂莫過山海其編自今良以爲常又山曰秦望仙非山妻叔茂種五辛米以易丹砂今多大韭焉青龍山高三十八丈周廻五里洞曰青龍與金壇句曲諸洞通絳嶺山一名丹山丹陽所祀名也華陽洞洞有五門三闕二隱中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光白李溪上有白李食之得道高辛時展上公所種縣西二十里曰通德鄉有朱家巷皇朝自德祖而上族居世葬焉

名山藏

卷之

樂地記

四

太祖渡江訪求宗族得數十人與叙親親西去有古塋故塚相傳爲臥龍岡朱家塚百姓至今呼爲皇陵嘉靖中邑人王諱爲江巡撫都御史請建國廟其地下南京禮部侍郎崔銑江西巡撫都御史夏邦謨等覆覈曰太祖未嘗言也議遂罷顏真卿墓在縣東凡編里二百五十一

東南二百四十里曰溧陽縣秦置以在溧水之陽山曰岳山昔岳姥于此得道石屋山歐冶所鑄劍也三王山一名三首山楚王與睂間尺并一客三首葬此看間尺千將之子也湖曰洮湖東連于震澤五湖之

一也千里湖陸機所謂末下鹽政者也投金瀨擊餘  
女子以食子皆有李白之碑江曰中江禹貢之二江  
也城曰平陵凡編里二百二十六

東八十五里曰梁水縣中山一名濁山濁者獨也龜  
毫可筆鹽船山一名感泉山其陰有青絲洞之泉東  
廬山嚴子陵嘗處焉鰓脂湖在縣西十里國初命崇  
山侯穿流通運侯蝦石鑿之其石盡赤遂名湖曰鰓  
脂丹陽湖李白所常遊也周左伯桃之墓在縣南凡  
編里二百五十二

西四十里曰江浦縣本楚棠邑是爲烏江縣地洪武

名山彙

卷之

浦地記

五

九年以邇於京師割六合縣及和滁二州地折置二  
十四年復割江寧縣一鄉益之定山沈約所爲晚蓋  
之詩也四潰山項羽敗垓下走至東城從二十八騎  
依山拒兵此山也陰陵山項羽所迷失道者也凡編  
里二十四半

西北百三十里曰六合縣楚棠邑瓜步山有鮑照楊  
文小帆山鮑照銘險焉凡編里十七

二百四十里曰高淳縣古鎮也弘治四年都御史佶  
鍾府尹樊瑩以地曠難治奏置縣莊子山孔子適楚  
所經秀山在縣東南路有四之字張仙人以鞭畫路

爲之字形四面皆應山中松栢伐之旋生胡曰杜陽  
凡編里四十

鳳陽府徐揚豫三州境古塗山氏國春秋鍾離國麇  
姓徐子之別封後爲楚邑秦九江郡漢鍾離縣唐蒙  
州以地枕豪水後旁加水宋爲團練州後屬淮南路  
皇朝爲帝鄉鍾離西鄉太祖所生地吳元年爲濠州  
尋改臨濠府洪武二年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立宗社  
建宮室以酒郡徐宿壽和光六安信陽九州爲屬而  
將定鼎焉既不果七年知府張遇林言信陽道遠輟  
期會請易他州遂以滁州并來安全椒二縣隸本府

名山彙

卷之

滁地記

六

以徐州并碭山蕭沛豐縣爲直隸以邳州并睢寧宿  
遷縣隸淮安以六安縣并英山縣隸廬州府以光州  
并光山固始信陽息隸河南汝寧府遷府治萬歲山  
鳳凰山之陽名府曰鳳陽府十九年以滁并來安全  
椒爲直隸領州四縣十四仁祖淳皇帝后陵在西南  
太平鄉號皇陵皇陵碑太祖御製西北二十五里曰  
白塔墳十王四妃在焉十王四妃太祖諸父諸兄諸  
母也別見中山王徐達永豐鄉射子口人東甌王湯  
和廣德鄉東湖村人其餘從太祖定大千諸功臣是  
府爲多

隋郭口鳳陽縣萬歲山在皇城北城垣經其上山東峰曰日精西峰曰月華亭朝建都所名也山曰鎮鄆晉人鑄劍焉水曰淮曰濠凡編里三十六

東北二十里曰臨淮縣雲母山生雲母彭祖所服鍾乳山濠源出焉濠有二源一出此山一出鳳陽縣之鎮鄆山二水合流歷鳳陽縣東境至本縣西南有石絕水謂之濠梁凡編里四十九

南九十里曰定遠縣梁名韭山多韭茅山多茅大紅之山是多紅石漆園在縣東莊周所吏古陰陵城以項羽名濠陽王郭子興是此縣人凡編里三十三

名山藏

卷之

與地記

七

西七十里曰懷遠縣荆山在縣西有玉坑有抱璞庵祝和父方輿勝覽皆云卞和得玉乃南漳之荆山舊志在此蘇軾詩注云荆山下有卞氏採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鐫刻凡出山下輒變色不復溫瑩塗山在縣治東南八里禹會諸侯娶于塗山氏女有禹會之村啓母之廟淮水出荆塗二山間禹所鑿也渦河在縣北一里洛河泥河皆與渦河入于淮常遇春花雲朱能是此縣人晉則桓溫凡編里四十

東北百一十里曰五河縣宋名以沱滄滹澶交流與淮河合名凡編里十五

東北二百五十里曰虹縣漢名王莽名曰貢虹貢同首水曰靳水郡愈是此縣人漢則朱買臣凡編里十六

東二百十里曰泗州楚世家曰越已滅吳不能正江淮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有徐城古徐子國墳城禹貢徐州墳珠是也珠母名墳義城在州西管鮑於此分金吳季札掛劍臺在城東北安河西岸唐西域僧伽來此州建寺是名泗州佛照祖裕皇帝后陵曰祖陵在州東北十三里凡編里四十五頃縣二

州南七里曰盱眙縣秦名張目曰盱眙目曰盱以縣

名山藏

卷之

與地記

八

在山上可張舉望遠春秋屬吳爲善道魯襄公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劉項共立楚懷王孫心于此今其城曰小兒城第一山米芾所書都梁山隋置離宮曰都梁是生都梁之香下甌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嶽瀆經云禹治水至桐柏獲淮水神巫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乃命瘦辰制之其時水起水靈山妖木怪奔號叢繞幾以千數瘦辰持戟逐去遂鎖于甌山之足淮水乃安河曰也曰津里曰木場皆發源此縣淳皇后父陳揚王居此縣恐英亦此縣人凡編里三十一

州東南百五十七里曰天長縣唐曰千秋銅城鎮吳王於此鑄錢其人朱壽昌凡編里十二

西北二百三十三里曰宿州宿國風姓男爵春秋莊公十年宋人遷宿是爲閭子之鄉考慈高皇后是此鄉新豐里人打鼓山山如鼓鳴歲則大稔淝水源出于龍山靳縣城在州南四十里陳勝吳廣起兵於此有古符離城城北十里曰徐王墳高皇后父墳也春秋秦楚叔鉅人鉅是此縣稽康徙家鉅稽山遂以爲氏凡編里七十領縣一

州東百二十里曰靈璧縣以縣有磬山名禹貢云泗水之濱

卷之八

泗水記

九

濱浮磬孟山在縣東北孟子嘗遊有杪櫟之樹伐之有聲枝葉先發之方其方則豐淩水在縣東故漢交縣漢志淩水所出南入淮東漢書沒有垓下聚凡編里三十八

西百八十里曰壽州春秋楚附庸州來之地左傳成公七年吳入州來楚春申君建壽春淮南王劉安都焉元末劉福通所據峽石山在下蔡西南兩崖相對石有禹鑿跡八公山淮南王八公也符堅伐晉望此山草木皆兵矣西南有安豐城地有芍陂楚孫叔敖所作有倚相墓密子賤墓甘茂梅福召信臣呂

夷簡米芾皆此州人凡編里五十四領縣二州北百八十里曰蒙城縣東漢山桑侯國曰山桑縣是爲莊周之鄉有范蠡之墓凡編里十八

西南百二十里曰霍丘縣隋名周公封霍叔監殷縣西有霍叔故宮遺址文獻通考以爲晉州霍邑殷在今河南縣去河南爲近當此是也縣東有紂王城西漢曰蓼縣蓋古蓼國偃姓皋陶之後澧豐二河之源出焉龍池張路斯與其九子變龍處也凡編里二十二

西四百四十里曰潁州隋名周爲胡國媯姓伯爵春秋魯定公十五年楚滅胡其地屬楚秦滅楚爲潁州

卷之九

潁水記

十

郡地兩漢爲汝南郡之汝陰縣潁河在州西夷陵在州東春秋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廢鄴丘縣廢沈丘縣廢平輿縣廢銅陽縣廢永安縣有沈諸梁黃霸墓漢何比干陳蕃范滂晉畢卓皆此縣人蕃平輿人卓銅陽人歐陽修終老此州蘇軾蘇轍並知此州凡編里七十領縣二

州東百二十里曰潁上縣隋名管夷吾是此縣人甘城驛甘羅之鄉也隋張路斯家此縣之百社村凡編

里十三

州西北八十里曰太和縣宋萬壽縣凡編里三十  
西北四百五十里曰亳州周武王封神農後于焦此  
縣也春秋陳國焦邑西漢譙縣魏譙郡元末韓林兒  
所都洪武初爲縣弘治九年巡撫都御史李憲奏改  
爲州桑林湯所禱雨也桐官太甲放焉縣東百二十  
里曰流星園老子所生地曹操亦此縣人陳搏縣之  
眞源人有城父村古城父縣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成  
得臣率師伐陳遂虜焦夷註焦譙縣夷城父也大饗  
堂魏文帝幸譙父老於帝故宅立大饗碑曹植文梁

名山藏

卷之

三

南齊記

二

六 鴻鍾錄書家富弼歐陽修皆嘗知此縣凡編里四十

蘇州府揚州之域分野斗宿自周太伯始號勾吳武  
王克殷封其後閭閻城之曰吳都後亡于越楚滅越  
以其地封春申君秦置會稽郡世稱吳門爲吳會謂  
其地本吳會稽二縣也漢高立從兄賈爲荆王都吳  
更會稽爲荊國十二年封兄子濞爲吳王後國除復  
爲郡順帝時分浙西爲吳東爲會稽孫吳分置吳興  
郡晉置毘陵郡東晉爲吳國隋曰蘇州吳州吳郡唐  
蘇州吳郡黃巢之亂沒于錢鏐南唐代之宋改平江

軍平江路元平江路後爲張士誠所據曰隆平府皇  
朝吳元年爲蘇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一縣七附郭吳  
長洲山曰天平水曰震澤

吳縣天平山吳鎮也橫山四面皆橫至咸山巫咸所  
葬香山吳王種香焉支硎山晉支遁所隱何山梁隱  
士何求何點葬處靈巖山有館娃宮西施洞響屧廊  
香水溪遺跡胥山吳人以祀伍子胥姑蘇山姑蘇臺  
在其上穹隆山赤松子採赤石脂焉太湖三萬六千  
頃禹貢曰震澤周禮曰具區曰五湖洞庭山在太湖  
中四面水包之亦名包山或云仙人鮑靚所居亦曰  
名山藏

卷之

三

三

林屋山林屋洞靈威丈人得羽書焉莫釐山一名胥  
母視包山差小山西之石清以潤山東之石黃以燥  
西且梨東宜枇杷西有兔無雉東有雉無兔石湖在  
縣西南范蠡從人五湖處三江口在縣東南三十里  
松江婁江東江也有銷夏之灣錦帆之徑雞陂鴨城  
皆吳王遺跡有孫武干將慶忌要離之塚凡編里五  
百一十一

長洲縣陽山在縣西北三十里高八百五十餘丈遶  
迤二十餘里以其背陰面陽故名陽山亦名秦餘杭  
丁令威宅在此山虎丘山吳王闔閭葬其上徇以黃

金珠玉扁諸之劔魚腹之干越三日白精結爲白虎  
踞其上白石山春申君所名也滄臺湖滄臺子羽南  
游至焉河曰運河長洲苑在西南七十里凡編里七  
百四十一

東七十里曰崑山縣名本婁縣地吳張昭陸遜並  
封婁侯有崑山故城吳子壽夢所築天女之墳墳皆  
茅葦中貫一路若經行雖植之草不生世傳有天子  
女葬此江曰新洋湖曰澱山凡編里三百三十八

北百五里曰常熟縣南北朝名山曰虞山亦曰海虞  
上有言僊墓仲雍墓在山北有拂水巖江曰大江港  
名山藏 卷之 興地記 五

曰白茆凡編里五百十四  
東南四十五里曰吳江縣五代梁名吳江在縣東南  
貢三江之一曰吳淞江古笠澤江也春秋時越伐吳  
軍笠澤有睡龍之灣宋高宗所駐蹕泉曰六品爲江  
南第六泉關鴨闌陸龜蒙之關鴨能人言凡編里五  
百六十二

東百四十里曰嘉定縣宋名以年紀寶山在縣東南  
八里永樂中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築上山爲表望烽  
火在其上高三十餘丈周廻十五里有御製碑文江  
曰青龍塘曰練祁凡編里六百六十八

東百六里曰太倉州本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吳元  
年立太倉衛洪武十二年立鎮海衛弘治十年爲州  
穿山石洞前後通徹昔有海行者舉帆經其中凡編  
里三百十二領縣一

州東二百八里曰崇明縣在海中凡編里百一十  
松江府揚州之域分野斗周吳地後爲越爲秦婁  
縣地屬會稽郡漢因之唐華亭縣以吳子壽夢之亭  
名宋爲嘉興府屬邑元爲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皇  
朝直隸京師領縣三山曰九峰水曰松江

附郭曰華亭縣壽夢築華亭蓋亭留宿會之所後吳  
名山藏 卷之 興地記 五

對陸遜爲華亭侯陸機陸雲是此縣人機山以機名  
橫雲山以雲名平原村以機爲平原內史縣名雲間  
以有雲間陸士龍之稱崑山之下爲陸氏先塚機雲  
旣生人以比珉玉故名山曰崑崙山以竹箭名澱山  
在澱湖中坡名鶴坡以華亭之鶴華亭之鶴足有靈  
紋者貴江曰松父江曰滬瀆又江曰青龍湖曰柘曰  
澱三泖之水有上泖中泖下泖冬溫夏涼是生鱸魚  
葦菜厥鱸四腮五色泉葛洪投丹而滂五色崑山南  
有秦皇馳道陸機宅在城南有黃耳塚凡編里八百  
二十

東北九十里曰上海縣以居海上洋宋爲上海鎮石笋灘沙中有石如笋亦烏碑在靜安寺凡編里八百

三十

西北四十里曰青浦縣嘉靖二十一年設後革隆慶

六年復設

常州府揚州之域分野斗周爲吳延陵季子采邑後屬越後又屬楚秦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分屬吳郡三國吳分無錫以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晉毗陵郡東晉晉陵郡隋常州唐常州晉陵宋常州皇朝爲府直隸京師領縣五山曰三茅水曰太湖

名山彙

卷之

南京

五

附郭曰武進縣三國吳名漢丹徒曲河二縣地三茅山舊名橫山晉將軍曹橫葬此黃公山春申君黃歇所封龜山與黃公山對宋楊時寓其下江曰大江太湖之湖連武進無錫宜興三縣界震澤也中有馬跡山以秦皇得名又湖曰陽湖河則運河漬曰孟濱唐刺史孟簡所開有奔牛之鎮漢時有金牛出人掘之牛驟奔凡編里四百有八

東南九十里曰無錫縣漢名泰伯始封地其墓尚存錫山在縣西周泰間產鉛錫方銘曰有錫兵天下爭錫寧天下清有錫汾天下弊無錫又天下濟漢光

武以後錫絕故名縣慧山泉泉爲天下第二龍山在縣西越絕書縣西有龍尾陵道春申君所築夫椒山在太湖濱夫差敗越處也歸山夫差投子胥江中而吳人望其歸胥山吳人祠胥焉湖曰蠡曰濞蠡湖范蠡伐吳所開河曰弓河溪曰梁溪有秦觀之墓凡編里二百六十

東北九十里曰江陰縣梁名國初爲連洋州尋爲江陰州後爲縣君山黃山皆以春申君名秦望山秦皇所登亦曰秦履稷山唐薛稷別業延陵季子墓是孔子題碑蕭山瀕江是生河鮑子鱗子鱗之魚以薦大

名山彙

卷之

南京

六

廟凡編里三百七十四

南百二十里曰宜興縣宋名吳荆溪地秦陽羨縣隋曰義興荆南山在荆溪之南亦曰銅棺山東漢袁玘爲陽羨長一夕死亡其柩邑人夜聞此山有千人聲往觀則柩在尋成塚蒿山產茶唐貢山茶唐時以貢顧山唐陸希聲所隱潛虬之泉是生異魚四足蜀山故名獨山蘇軾改曰蜀以其類蜀中國山故離里山吳孫皓時山大石自立封爲南嶽改曰國山山山漢封將澄爲山亭鄉侯張公洞張道陵所修道也善卷洞在國山東南周幽王時山忽開裂自露奇怪瀾河



昔有得龍卵其地者陷而爲河東溪又名卷雲溪又溪曰淤曰竹瀝曰百瀆其人曰周處凡編里三百四十

東北百三十里曰靖江縣本馬駝沙地成化七年置在江中山曰孤山凡編里五十五

鎮江府揚州城分野斗春秋吳地後屬越屬楚秦會稽郡漢初荆國後屬江都國後屬會稽郡東漢吳郡三國吳始都于此及遷秣陵乃置京口鎮兩雅絕高爲京是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故名鎮京口隋潤州以州東有潤浦唐潤州丹陽宋鎮江軍鎮江府皇朝

名山藏

卷之七

鎮江府

初爲江淮府後改鎮江府直隸京師領縣三山曰北固水曰楊子

附郭曰丹徒縣秦始皇以地有王氣使赭衣三千鑿陷京岷山縣以此名丹徒北固山是京岷山之支在城北以下臨長江其勢險固梁武帝嘗幸之改曰北顧山有甘露寺吳甘露中所建有石如羊曰狼石金山一名浮玉山在江中唐裴頭陀開山得金因賜名中令之泉是爲天下第一焦山在江中後漢焦光隱焉有壘鶴刻銘銀山直金山元人表之曰銀山蒜山多蒜亦曰周喻與諸葛亮於此籌策拒曹黃鶴山有

鶴林寺宋武帝微時所遊招隱山戴顒所隱也馬蹟山是爲四十九福地曹山太祖駐蹕焉城曰鐵甕吳大帝所築言其堅也江曰大江亦曰京江有葛洪井丁卯橋唐許渾皇朝楊一清之所隱也凡編里二百七十

東六十里曰丹陽縣秦雲陽縣始皇鑿北固使其阿曲改名曲阿吳曰雲陽晉曰曲河唐雲州簡州後爲丹陽縣練湖亦曰練塘亦曰曲河後湖馳道在城北秦馳道之一也縣東五十里曰呂城呂蒙所築是生香草薺花凡編里百六十

名山藏

卷之八

鎮江府

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金壇縣本秦曲阿縣之金山鄉唐曰金山復爲金壇茅山一名勾曲山華陽第八洞天也山西屬句容縣界顧龍山太祖題詞寺壁有御亭荆溪在縣北有荆王廟漢荆王劉買與黥布戰死入廟之石墨池在縣西費長房於此書符錄硯澗石盡墨凡編里百三十六

揚州府禹貢維揚分野斗牛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九江郡漢廣陵郡漢高王英布淮南屬淮南王從兄賈荆王屬荆王兄子濞吳王屬吳漢景徙汝南王爲江都王屬江都漢武立子胥廣陵王屬廣

陵東漢廣陵唐南兖州邳州揚州廣陵宋屬淮南東  
路皇朝初爲淮海府後爲淮揚府後改揚州府直隸  
京師領州三縣七按古揚以地近陽位又江南之氣  
燥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廣陵以地  
多陵阜名揚之爲字漢書從手晉書新唐書從木舊  
唐書通典從阜今從手如禹貢王恕嘗知此府山曰  
蜀岡水曰揚子

附郭曰江都縣河曰官河亦曰漕河是吳邳溝夫差  
穿以通江淮有邳溝蕪城吳王濞城也以其荒蕪曰  
蕪城鮑照有蕪城賦崗曰崑崗鮑照賦輈以崑崗又  
名山藏

卷之三

輿地記

五

岡曰蜀岡上有蜀井洞曰玉勾洞有道士持書謁帥  
守字皆雲章帥守使躡之則入後土祠井中帥守使  
入入井視之見洞額曰玉勾復入則水漫莫睹埭曰  
名伯謝安作鎮人比名棠故名埭名伯鎮曰瓜州以  
沙磧如瓜觀曰瓊花樓曰文選又樓曰迷灣曰茱萸  
橋二十有四邵陵是此縣人縣故有東陵亭白紗湖  
岸有浣紗女投江而死以明不洩伍員之奔其後伍  
員訪女不得留雞祭之今其山曰雞雷山是陵有聖  
母廟聖母生而人妖之脫桎梏脫去井曰董井仲舒  
側江都時居宅井也有孔融墓凡編里百一十八

西七十里曰儀真縣宋名宋人鑄玉皇聖祖太祖金  
像於建道觀若謂得其真儀故名儀真山曰瓜步江  
曰揚子江心之水是名南冷磨歲五日鑄鏡則於江  
心湯曰黃天凡編里十四

東南百四十里曰泰興縣南唐名以自泰州折置本  
隋唐海陵縣凡編里百一十

北百二十里曰高郵州秦築郵亭因名秦郵漢置高  
郵縣以地據揚楚之脊東晉曰三阿劉宋以產嘉禾  
名神農郡宋爲承州後爲軍皇朝爲縣洪武元年爲  
州神居之山有排牙之石莫得而數也數之必差有  
名山藏

卷之四

輿地記

三

甓社湖露筋廟弘治中戶部侍郎白昂開湖堤之以  
避舟患賜名康濟人曰秦觀凡編里八十領縣二  
州東百二十里曰興化縣揚吳名平望之湖嘗有古  
劔出於湖阜之墓中屈之首尾相就識者曰是爲鏡  
指柔洲曰百花縣人宗臣所遊賞也凡編里七十二  
州北百里曰寶應縣唐名以上元中獲定國寶漢平  
安縣東漢安定縣范仲淹嘗知此縣湖曰白馬又湖  
曰范光禽則產鶴凡編里三十四  
東百二十里曰泰州南唐名漢海陵倉元狩爲海陵  
縣唐曰吳陵曰吳州曰海安鹽場所聚白駒場張士

誠於此起事中洲山是范仲淹所築繅絲井天孫爲  
董永織錦取永此井韓琦知此州有捧天之夢禽則  
產鶴凡編里百七十八領縣一

州東南百四十五里曰如皋縣賈大夫所射雉也凡  
編里四十二

東四百里曰通州後周名狼山在楊子江邊五山相  
屬高五十三丈周四百三十六丈其形如狼有狼山  
廟以祀江神正德七年流賊劉宸等舟蔽江下遇風  
盡壞窮而匿殿後總兵官劉暉卻永攻之不得火廟  
不燃禱于江神逆風焚溺遂殲之朝命更作新廟焉

名山藏

卷之

商地記

王

山頂有始皇鞭石之跡凡編里百有七領縣一

東一百里曰海門縣以在海濱名曰海門島凡編  
里三十七

淮安府揚州之域分野斗牛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  
屬楚秦九江郡漢屬臨淮郡爲廣陵國東漢廣陵郡  
下邳國唐淮陰郡宋楚州泗水州連水軍淮安軍淮  
安州皇朝爲直隸領州二縣九

附郭曰山陽縣山鉢池其形如鉢草木不生王子喬  
所鍊丹也河曰淮河運河故沙河皇朝平江伯開通  
曰清江浦湖曰射陽漢高封項羽爲射陽侯廣陵王

嘗坐罪此湖見龜堰曰高家壩河公流之衝東  
與黃河會入于海甘羅城甘羅所築時有小錢一  
中狀如鐘篆文不可識人名甘羅錄公治長枚阜  
定國墓皆在縣境韓王庄韓信生處也凡編里百

一  
東南二百三十里曰鹽城縣漢射陽鹽漬水曰海河

曰新運河舊運河凡編里九十三

西五十里曰清河縣古泗口有大清河小清河源出  
山東泰安州凡編里三十六

東北九十里曰安東縣漢襄贛昌慮水曰漣水湖曰

名山藏

卷之

商地記

三

石澗湖面約三萬四千五百有餘丈與海州沐陽贛

榆接壤凡編里四十九

西北百六十里曰桃源縣本唐宿遷之桃園鎮厥河

泗凡編里四十三

北百七十里曰沐陽縣後魏名漢厚丘陰平建陵不

其河曰沐河周禮職方青州之浸曰沂沐沐至縣境  
分爲五道凡編里六十七

北三百七十里曰海州春秋郭子國秦胸縣漢戚胸  
孔聖山孔子問官劍于登此山以望海羽山舜殛鯀  
禹貢羽畎夏翟曾氏註山雉五色出於羽山之賦

山名羽以此山下曰羽潭左傳鯀爲黃能人于羽淵  
梁山在縣東秦始皇射蛟焉巨平山北有孝婦廟東  
海孝婦也魚骨廟以鯨魚之骨爲梁以祀宋人之有  
道術者河曰舊掖源出于羽山于公蒲漢于公所居  
凡編里九十三領縣一

州北七十里曰嶺榆縣唐名漢東海縣祝其之城是  
爲夾谷公會齊侯者也紀鄆城春秋傳莒子奔紀鄆  
山河曰清河口曰朱稽曰廟灣于沙河凡編里五十  
六

凡四百五十里曰邳州後周名夏邳薛二國秦下邳  
縣磬石山近于泗書曰泗濱浮磬艾山產艾左傳齊  
侯會于艾良城春秋晉侯會吳子于良穀城山貴石  
所保祠也沂河出于沂武河加河入于黃河圯橋在  
城東隅凡編里四十七領縣二

州南百二十里曰宿遷縣唐名春秋鍾吾子國亦宿  
國所遷秦下相縣項羽生焉河曰木河河旁有馬陵  
山卽春秋同盟地凡編里五十六

州南六十里曰睢寧縣古郊子國鄆國漢蘭陵綰承  
睢寧睢水出焉凡編里二十六

廬州府揚州之域分野斗周以前蓋子國春秋時屬

戰國時屬楚秦九江郡地漢廬江國東漢合肥侯  
國三國魏唐廬州廬江郡宋保信軍皇朝爲府直隸  
京師領州一縣四洪武七年益以六安英山二縣弘  
治七年置霍山縣凡領州一縣六其山大蜀其水巢  
湖

附郭曰合肥縣漢舊縣黃山有峰三百六十周迴約  
二百里大蜀山蜀之爲言獨也此山單椒峙峙矣青  
陽山余闕讀書焉頂山魏伯陽煉丹所也龍穴山張  
路斯與蔡人鄭祥遠竝爲龍戰于水鄭不勝投合肥  
西山以死龍穴山是也河曰金牛水曰肥水天文一

星在南斗曰合肥對九江星夾輔黃道而合肥人斗  
度最多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肥水之流一東南入巢  
湖一西北入淮水浦曰竿笛曹操溺妓浦中漁人夜  
聞竿笛聲焉嗟虞噉項羽別虞姬於此左路城項羽  
失道漁父左給之同食館唐刺史路應求所建韓愈  
爲記凡編里六十四

西南百一十里曰舒城縣唐名本舒國春秋時群舒  
叛楚漢龍舒縣漢高兄子羹頤侯之食邑梅福山福  
所隱也鼓樂山梁武帝末子寶誌云有高人隱此山  
中三生前爲伶官作樂可致後生昭明太子名山曰

史 47-60

縣和州之名起於北齊以與梁人盟於江北兩國以和元領歷陽含山烏江三縣國初以三縣省入洪武二年爲歷陽縣隸廬州尋改爲和州復析置含山縣以州直隸歷陽山石文理成宇四濱山項羽敗垓下走東城從者二十八騎依山爲陳漢兵追之四潰陰陵羽所失道也歷湖在州西三十里周七十里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化而爲湖橫江在州東南二十里李白所屬詞也桐江古濡須江也亞父城范增所營凡編里四十一領縣一山曰歷陽水曰歷湖

名山藏

卷之五

南京記

五十五

州西五十里曰含山縣濡須山吳魏相拒地劉禹錫

陋室在州治禹錫爲此州刺史禹錫州廳壁記玄元

有臺彭鏗有洞異有血閭祥有沸井昭關伍子所乞食也凡編里十七

滁州揚州之域分野斗宿春秋吳楚之交秦漢屬九

江郡東晉北譙郡隋滁州唐永陽滁州宋滁州國初

隸鳳陽府後直隸瑯琊山晉元帝爲瑯琊王避地於

此有歐陽修醉翁亭豐山在州西南浦豐人常居之

下潭曰栢子太祖微時洗肯潭中龍爲蟬蛻群集于

皇胃免而下之爲龍天飛皇道山奉皇所經河曰滁

河有滁陽王廟關曰清流宋太祖擒皇甫瑯馬凡編

近也亞父山在縣東北二十四里八公山八公所居

巢湖在縣西十五里周關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

六十占巢合肥舒城廬江四邑地廖永安俞通海諸

將結水軍湖中扞盜而歸舟於太祖者也有會吳城

春秋哀公會吳于橐臯者也有拓臯之河回車巷孔

子回車處也釣魚臺浮丘伯釣魚焉關曰東關在縣

東南四十里天下有事必爭之地也凡編里二十

西百八十里曰六安州古六國禹封臯陶後於此春

秋六藝國漢六安國治六縣指封山漢武南巡見其

峻拔指封爲霍嶽之副武陟山漢武所陟是生六安

名山藏

卷之五

南京記

五

之茶凡編里六十七領縣二

州西南四百五十里曰英山縣本蘄州羅田縣東鄉

地山曰英山塘曰潤州潤州水漲則塘水滿不流水

消則塘水淺不竭凡編里二十七

霍山縣本六地故埠鎮弘治間刑部尚書鄭時以六

安英山相離險遠奏立縣霍山高七千七百七十丈

漢武南巡以衡山遠阻移祀嶽神于此山又名南嶽

山河曰化龍三灣凡編里二十

安慶府揚州之域分野斗春秋皖國亦爲舒桐二國

戰國時屬吳繼屬越後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初淮南

王國文帝時分爲廬江郡唐東安州舒州盛唐郡同安郡宋德慶軍安慶軍安慶府皇朝改寧江府後復爲安慶直隸京師領縣六其山潛山其水長江

附郭曰懷寧縣東晉名晉陵之坂景繁十餘里皆燒塚也至此有陵晉人關田見石門而止莫辨何代矣太子墩魏武至此生子今三軍聚土爲記盡忠之井余闕死處也風節之井余闕妻子死處也長風沙見李白長干之詩凡編里四十二

東北百五十里曰桐城縣春秋時楚附庸桐國漢槐陽縣呂蒙城在樅陽城門外浮山之山三十六巖七

名山藏

卷之

南紀

三

十二峰可居可游盛唐山漢武過此作盛唐之歌魯祺山魯蕭所居射蛟亭漢武南巡登天柱山自潯陽浮江射蛟江中舳艫千里自樅陽而出凡編里六十

三

西北百二十里曰潛山縣元名潛山在縣西二十里一名皖伯臺或曰漢武所封霍嶽曰南嶽者是此山也是華子期樂長子左慈之所遊遁也上有二十七峰三巖四洞二池疊嶂層峰爲長淮捍蔽皖山與潛山連一名皖公山皖伯始封地天柱山與潛山連漢武登封焉三祖山有三祖塔山谷寺在其南梁實誌

所宜錫也黃庭堅愛其山水之勝讀畫於此因號山谷道人應夢泉唐玄宗夢遊而賜之名潛水合皖水入于江有漢喬玄故居舒臺在縣南王安石嘗居此後封舒王凡編里六十七

西二百三十里曰太湖縣宋名司空山在縣西北三百六十里二祖傳衣三祖之地李白讀書于此是生常春之藤獨阜山石刻隴西李白所避地也太湖在縣西南今爲陸矣河曰後部曰馬路凡編至六十八

名山藏

卷之

南紀

三

響小孤之山獨跨于江中分經臺高百餘丈昭明太子分佛經于此湖曰鹹湖鹹魚生焉凡編里五十西西南百二十里曰望江縣隋名孝感山唐徐仲源所居孟宗臺孟宗爲漁官居此臥水池在縣南王祥與母弟于此避地池雖極寒不冰中如人臥之形色人重祥而異此水遂以名池凡編里十七

太平府揚州之域分野斗春秋吳地繼爲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丹陽郡地宋太平州元太平路太祖渡江首得此路遂改爲元帥府後爲府直隸京師領縣三山曰橫望水曰丹陽

附郭曰當塗縣晉湖縣東晉時以江北當塗流民南

渡者衆乃僑立當塗縣於湖橫望山春秋楚子重伐吳所至地其山四望皆橫上有陶弘景隱居石門古祠白紵山桓溫攜妓而聽白紵之歌靈虛山下今威飛昇於此青山謝朓築室李白所葬也黃山浮丘翁放雞於此有宋離宮及凌歊懷古二臺采石山昔人於此採石臨江磯曰采石磯常遇春所先登者也牛渚山有牛渚磯溫嶠燃犀爲連磯山謝朓所賦詩金山出銅類金名丹陽銅九井山桓溫鑿九井殷仲文九日從溫登山賦詩湖曰丹陽溪曰姑熟人則陶安凡編里一百六十九

名山藏

卷之三

輿地記

三

西南六十里曰蕪湖縣漢名以其地卑水生蕪藻晉曰逶迤赤鑄干將鑄劍焉赭山在縣西北五里郡以名丹陽蠓磯山在大江中有石穴蠓居焉蠓老蛟也有上黨郡城南南郡晉時僑立以處上黨淮南民之南渡者江曰魯明河曰長河凡編里三十五  
西南百六十里曰繁昌縣東晉名東漢春穀縣地浮丘山浮丘翁所名隱靜山杯渡禪師道場也三山磯宋陳堯佐泊舟磯下有老叟先言風堯佐如言避之明果大風行舟盡溺叟見堯佐某江之遊奕將也公自當相故來相語凡編里十三

寧國府古揚州之域分野斗宿春秋屬吳後入越戰國爲楚秦屬鄣郡漢置丹陽郡治宛陵東漢丹陽郡唐宣州宣城郡宋宣州寧國府皇朝直隸京師領縣二山曰敬亭水曰宛句

附郭曰宣城縣敬亭之山謝朓李白所詠也又山曰陵陽又山曰華陽高數百仞跨宣涇寧旌閭厥河珍珠厥溪宛與句凡編里二百一十六

東南百里曰寧國縣文春山高數千仞周廣二百里晉翟剛先生所居文春之北曰鴉山產茶焉石鏡山上有石鏡黃巢過此鑑之若獮猴怒而燒之石昧久

名山藏

卷之三

輿地記

三

乃光厥溪東與西凡編里五十六  
西南一百里曰涇縣漢舊縣以涇水名大城山晉郭璞嘗鑿泉山椒以觀潮候琴高山琴高所隱平流山寶子明所隱也厥溪賞溪亦曰涇溪凡編里六十八南三百十里曰太平縣唐名黃山欽之黃山也其隅在縣南厥溪富凡編里十九  
南二百二十里曰旌德縣唐名石柱山程靈洗起兵討侯景於此誓衆徹水出于徽頓厥溪豐興東凡編里四十  
西一百里曰南陵縣梁名漢春穀縣山曰工山高數

百丈盤礴七十里射的山石壁有玉真得取居人之  
諺曰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凡編里八十四  
池州古揚州域分野平宿春秋屬吳滅于越後屬楚  
秦郡郡漢丹陽唐宋池州皇明直隸府領縣六山曰  
齊山水曰大江

附郭曰貴池縣齊山在東南群峰齊等故曰齊山或  
曰唐刺史齊映好此山空巖靈異響石飛泉不可具  
記也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太子生而悅之既卒降  
于民上帝賜我矣民請太子衣冠葬此名其廟曰文  
孝之廟其城曰石城以東西兩石夾河如城高獲墓  
名山藏

卷之

三

三

在城西獲與漢光武有舊舉孝廉不就河曰池口浦  
曰秋浦隋以名縣唐李白杜牧皆有詩凡編里四十

東八十里曰青陽縣九華山在縣西南四十里高數  
千丈延袤百八十里合諸峰凡九十有九舊名九子  
山李白易此名河曰五溪源出九華曰池曰龍曰漂  
流曰雙曰湖合流入于江凡編里十六  
東北百二十里曰銅陵縣銅官之山其下有泉烹鎮  
漫銅於是乎取之河曰銅陵凡編里十六  
西百八十里曰東流縣凡編里六

西南百八十里曰建德縣有茹蘭堯城三溪凡編里  
九

南百六十里曰石埭縣陵陽山漢實子明所飛并也  
漢曰貢源凡編里十

徽州揚州之域分野平春秋屬吳繼屬越戰國屬楚  
秦置黟歙二縣屬鄣郡漢屬丹陽吳分置新都郡晉  
新安隋歙縣唐歙州新安郡宋徽州皇朝初爲興安  
府後仍曰徽州直隸京師領縣六山曰黃山水曰新  
安徽之爲言美也村曰徽村嶺曰徽嶺溪曰徽溪  
附郭曰歙縣秦名謂山川翕聚也山曰烏聊黃山舊  
名山藏

卷之

三

三

名黟山盤據宣池江浙諸郡爲鎮千嶺峰三十六泉  
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二黃帝與容成子浮丘公游  
焉山有湯泉色如丹砂浴之已疾趙汭曰黃山噴然  
居中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黃山紫陽山朱熹父  
松愛此山故嘉以紫陽名其堂相連南山有許真人  
丹池魚四足有翼色蒼如蠟槩玉屏山太祖駐蹕焉  
新安江之源一出歙之黟山一出休寧之率山一出  
績溪之大鄣一出婺源之浙嶺皆達于歙浦會流里  
嚴州合金華水入浙江爲灘三百有六十水清流見  
底揚之水源出于績溪湖曰篁墩程靈洗射鱗焉少



保井是薛稷所鑿稷嘗爲縣令李善長云是此縣人  
藏修縣之靈山兵亂流寓于定遠得謁見于太祖凡  
編里二百有八

西六十里曰休寧縣山曰率山水曰率水山海經曰  
浙江出三都山在率東蓋此山也鄒道元水經改率  
山曰蠻中又溪曰漸溪漢書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  
顏師古曰漸在黟縣南蠻中白嶽之山齊雲之巖學  
仙者居之嘉靖中改巖爲山建玄天太素之宮山曰  
善山曰惡山善山爲君惡山爲夫人分祭則史合祭  
則福凡編里一百六十

名山彙

卷之

黟縣

五

西南二百四十里曰婺源縣以婺源繞城名婺源乘  
蘇上天是以名水今縣有大鯨嶺是也石耳山界浙  
衢州不可仍計浙源山其水會于歙浦入于浙婺源  
西入于鄱陽龍尾山一名羅紋山唐開元中蒙氏獵  
山中見石可研琢之遂名天下是地有朱熹闕里井  
曰韋齋嘉父松生時井氣白熹生時井氣紫凡編里  
百二十八  
西百八十里曰祁門縣山曰祁門其山如旗西南對  
峙如闔門新安山靈氣清淑爲邑勝壤是以名郡赤  
嶺之溪有魚能飛化而爲石雨則石赤故名赤嶺有

梅鋪城凡編里四十七

西北百四十里曰黟縣以縣居黟山之陽或曰以墨

嶺出石墨又云新安貢柿心黑木因以名縣山曰吉

陽水曰吉陽碧山李白所栖也凡編里二十六

東六十里曰績溪縣縣界乳溪與徽溪相去一里離

而復合有如續然大鄣山秦立鄣郡焉大鄣山產

異萊其形如玉食之可仙蘇轍嘗知此縣凡編里二

十四有半

廣德州揚州之域分野斗宿春秋屬吳名桐汭後屬

越戰國屬楚秦鄣郡地漢丹陽郡故鄣地鴻嘉初封

名山彙

卷之

廣德

五

中山靖王後爲廣德國東漢分置廣德縣隋綏安縣  
唐置桃州後爲綏安縣里德初爲廣德縣宋廣德軍  
建平縣皇朝初爲府置廣陽縣洪武中爲直隸州以  
廣陽建平屬之十三年省廣陽入州靈山有泉石之  
奇橫山有張渤廟其神最靈載祀典水曰桐川皇朝  
名臣遷謫多在此州凡編里百二十七  
州西北九十里曰建平縣伍牙山伍員伐楚還吳建  
牙於此馬履澗伍員之馬過此水湧鴉山產茶凡編  
里百一十  
和州揚州之域分野斗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歷陽

鼓樂春秋山有宋李公麟讀書堂龍眠山公麟以爲號多智之山飲泉能智縣泉南六十里曰六城阜陶

封河曰石塞有石塞于河中七門堰惠蹟堰皆

侯所築渚曰鷗尾左傳楚伐吳吳人敗諸鷗岸註舒城鷗尾渚也人曰文翁包拯凡編里四十

百八十里曰廬江縣梁名冶父之山其山獨尊故名爲父左慈并慈置丹焉水簾洞慈嘗鳴石以塞洞

日湖曰白湖人曰毛義凡編里十九

東南二百八十里曰無爲州元名商時巢國漢居巢

名山藏

卷之

南齊記

主

臨湖襄安三縣地毛公山有毛公洞石壁盡刻毛詩

紫芝山宋皇祐間生紫芝三百五十本笑泉呂洞賓

卓劍而湧人有笑漫泉湧益甚官廨石宋知軍米芾

所拜墨池芾鑿也寶晉齋芾所建墨池開蛙芾押瓦

投之蛙遂永息稻孫樓芾出觀禾田則獲矣又若有

秋老農曰稻孫也濡須塢神禹所鑿萬卷堂宋景仙

藏書之堂書多於秘閣凡編里四十七領縣一

州北九十里曰巢縣隋名古巢伯國成湯放桀焉秦

居巢縣半湯山有二泉一寒一溫金庭山道書十八

福地也踰踰山左傳楚子觀兵于坻箕坻箕踰音

里一二領縣二

州南五十里曰全椒縣九圍山項羽敗與漢兵一日

九戰於此鄧湖魏置鄧縣焉水曰襄水凡編里十三

州北三十五里曰來安縣河曰龍尾凡編里七

徐州見禹貢古大彭氏國是顓頊之後彭祖封焉春

秋宋地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屬泗水郡項羽自立

爲西楚霸王都此漢高爲沛郡又分沛置楚國後爲

彭城郡復爲楚國東漢彭城國晉武於淮南僑立南

徐州以處渡江者安帝分淮北曰北徐州淮南但爲

徐州劉宋改北徐州曰徐州加淮南徐州曰南徐州

名山藏

卷之

南齊記

主

唐徐州彭城郡武寧軍感化軍宋武寧軍徐州皇朝

初隸鳳陽府後爲直隸州桓山桓魋所作石櫛也楚

王山有楚元王墓山皆赭土禹貢所貢惟土五色境

山古徐封境界於此山呂梁山下有二洪皇朝主事

費瑄王儼先後刻治無復孔觀之險蘇坡云孔觀原

之洪於萬曆癸卯洪道得石有唐尉遲敬德不在徐州徐州

意之題云亦呂梁今之相傳忘其亦字矣城東南三

里曰百步洪平江伯陳瑄侍郎杜謙主事郭昇亦先

後刻治以便河運水曰泗曰汴曰睢曰穀項羽敗漢

雖水上水爲不流楚破漢軍漢軍走入穀城曰迷劉

項羽敗漢軍漢軍夫高帝所在又城曰舞陽樊噲所

利國漢置鐵官臺曰戲馬項羽之臺也樓曰  
黃樓蘇軾所作城東南五十里曰雍門是爲雍門之  
臺蘇軾嘗之哀有華陀塚凡編里百有五頃縣四  
州西五十里曰蕭縣隋名古蕭子國春秋楚人滅蕭  
遂爲宋邑左傳宋群公奔蕭殺與山劉宋高祖是後  
與里人村秋城在縣西北光武封劉般爲村秋侯有  
子張墓凡編里四十六  
州西百七十里曰碭山縣東漢名秦碭縣漢高微時  
隱芒碭山兩山也凡編里二十  
州西北八十里曰豐縣漢縣大澤在治北漢高母夢  
名山藏  
與神遇西澤在治西漢高送徒驪山止飲於此厭氣  
臺在城內秦始皇所築以厭王氣粉榆社漢高鄉社  
也漢高故宅在豐水東九十里朱陳村在縣東南一  
百里凡編里十九  
州西北百二十里曰沛縣秦縣古偃陽國春秋晉悼  
公滅偃陽沛宮在縣東南泗水亭漢高亭長於此歌  
風臺臺在泗西岸水曰祖水春秋會吳于祖後漢書  
彭城國偃陽縣湖曰昭陽鴻溝在縣治東十里仲也  
是此縣人凡編里三十八  
親軍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府軍右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名山藏	府軍後衛	虎賁左衛	錦衣衛	旗手衛	江淮衛	濟川衛	孝陵衛	犧牲千戶所	在京	四守左衛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山藏  
卷二  
三

鎮南衛	水軍左衛	驍騎右衛	龍虎衛	英武衛	龍虎左衛	龍江右衛	瀋陽左衛	瀋陽右衛	虎賁右衛	名山藏	留守右衛	水軍右衛	武德衛	廣武衛	留守中衛	神策衛	廣洋衛	應天衛	和陽衛	留守前衛
					舊為威衛右衛衛宣德六年改調					卷之										
										典地記										
										元										

龍江左衛	龍驤衛	飛龍衛	天策衛	豹韜衛	豹韜左衛	留守後衛	廣海衛	廣揚衛	興計衛	名山藏	江陰衛	在外直隸	蘇州衛	太倉衛	鎮海衛	金山衛	新安衛	安慶衛	泗州衛	壽州衛
					舊為威衛右衛衛宣德六年改調					卷之										
										典地記										
										甲										

宿州衛 舊爲宿州千戶所

武平衛 舊屬河南都司

淮安衛

大河衛

邳州衛

揚州衛

高郵衛

儀真衛

滁州衛

徐州衛

名山藏

沂州衛

歸德衛 舊屬河南都司

鎮江衛 此下各衛所後設

廬州衛

六安衛

徐州左衛 以舊武昌中護衛改

建陽衛

嘉興中左千戶所

吳淞江千戶所

吳山千戶所

卷之

輿地記

至

劉河堡中千戶所

崇明沙千戶所

松江中千戶所

青村中前千戶所

南匯舊中後千戶所

東海中千戶所

海州中前千戶所

鹽城千戶所

興化千戶所

通州千戶所

名山藏

泰州千戶所

汝寧千戶所 舊爲衛屬河南

荊州千戶所

中都留守司

鳳陽衛

鳳陽中衛

鳳陽右衛

皇陵衛

留守左衛 舊無後設

留守中衛

卷之

輿地記

至

長淮衛

懷遠衛

茨塘千戶所

名山藏

卷之

南京地記

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譚

輿地記

北京

北京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遼金元夷狄也稱帝建都不足當形勝成祖分藩於此既卽位以爲京師曰北京城則京城皇城壇廟則天地壇朝日壇夕月壇山川壇社稷壇太廟文廟帝王廟文廟之中有周宣王石鼓山陵則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苑囿則西苑南山藏

卷之二

輿地記

一

苑南海子御馬苑建置則文武百官之公署京城門凡九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得勝東之北曰東直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成

順天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星曰析木爾雅析木爲之津釋者爲天漢之津梁燕分星也高陽氏幽陵陶唐幽都虞幽州夏殷冀州地周幽州武王封臺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秦上谷漁陽二郡漢初爲燕又分置涿郡元符中爲幽州東漢幽州治冀唐幽州宋燕山府皇朝洪武初爲北平府永樂初改爲

順天府山口天壽山諸陵在焉曰西山曰香山曰玉泉山西湖諸其下玉泉之水流經大內出都城南注人通河曰平坡山岡曰臥龍英宗臨幸焉水曰海子流入于都城河曰盧溝本桑乾河又名漯河俗呼渾河亦曰小黃河金井之泉成祖澤而甘之臺曰金臺燕所以延士也北一百二十里曰居庸關秦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於此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居一焉龍虎臺在居庸關南凡領州四縣二十三附郭曰大興宛平

名山藏

卷之二

輿地記

一

大興縣金名凡編里三十六

宛平縣遼名釋名曰燕宛也宛宛然以平之義凡編里十五

西南七十里曰良鄉縣漢名凡編里二十五

西南百二十里曰固安縣隋名凡編里三十八

南百五十里曰永清縣唐名凡編里三十八

南百五十里曰東安縣元名有劉琨之墓凡編里四

十四

東南百二十里曰香河縣遼名凡編里十

東四十五里曰通州金名義取通漕白河自密雲縣

南合于潮河至于州入于直沽是名白遼之河亦曰  
潞河張家灣是白河下流元有張萬戶居此以名

凡編里三十二領縣四

州東七十里曰三河縣唐名七渡鮑丘臨洶三河逕  
焉兔兒之山是產花班之石可作官甃凡編里三十  
五

州南五十里曰武清縣唐名漢雍奴水經曰鼓澤名  
也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水曰直沽入于海凡編  
里二十八

州南四十五里曰薊縣在潞河之南漢泉州縣地畫  
名山藏

卷之

北地記 三

蒼郎墳是爲張敞之墓賈應之臺元主所駐蹕也凡  
編里十五

州東南百二十里曰寶坻縣金名以境內產鹽漢泉  
州縣地是生銀魚曰魴條之魚凡編里三十二

北九十里曰昌平州後魏名舊爲縣正德九年陞爲  
州軍都山後漢盧植所教授也唐劉蕡亦居此邑鎮

曰黃花口曰白楊元郭守敬堰水五十餘里以入潞  
通漕曰白浮堰清河源自縣西南一畝泉逕熱丹村  
東南合于榆河一畝泉分爲二流入宛平合高梁河  
曰官河經雙塔店入于榆河曰雙塔河榆河一名溫

潞河會于白河黃花鎮川河源自塞外流入黃花鎮  
口逕昌平至懷柔入于白河高梁河出自并州黃河  
之別源東逕沙澗又東南逕高梁店流入都城海子  
又有濕餘之河出軍都山折入于潞河有朱能之墓  
凡編里二十七領縣三

東北六十里曰順義縣秦上谷郡漢魏晉皆范陽境  
凡編里二十七

東北百二十里曰密雲縣後魏名唐曰檀州以古有  
白檀樹東北五十里曰共城是舜流共工之地霧靈  
之山祥光如霧歲以六月六日現瀋陽之城秦以閭

名山藏

卷之

北地記 四

左戎凡編里十九

東北一百里曰懷柔縣山曰紅螺高二百餘仞山下  
之潭嘗有殷紅二螺日夕吐光黍谷之山鄒衍所吹  
律也凡編里十四

西南百四十里曰涿州春秋戰國皆燕之涿邑秦上  
谷郡漢涿郡曹魏范陽郡有督亢之亭樓桑之村南  
曰鴈亭是後魏鄴道元所居臺曰華陽燕太子丹與  
樊將軍置酒處也獨鹿山有鹿鳴澤漢武帝元封四  
年出蕭關歷鹿鳴澤者也凡編里四十六領縣一  
州西北四十里曰房山縣太房之山幽燕奧室黃山



張良所隱也石經山山如天竺有石經洞隋大業間法師靜琬鑿石爲板刻經一藏唐貞觀初成太涅槃一部而師滅後僧徒相繼歷遼金始完貯于洞者七穴者二洞扁以石門穴鎮以浮屠孔水洞在太房山東北懸崖千尺下有石窟白龍時遊人見之則化爲魚時時聞音樂聲有人篝火浮舟行五六日莫測其源有齊孫賡唐寶島本朝姚廣孝之墓凡編里十六南二百一十里曰霸州後周名泰上谷郡漢屬渤海郡後漢屬廣陽郡當京邑之陽山原衍夷群水所赴來自西北者九自西南者六西北曰盧溝拒馬大河琉璃河良桑乾馬渡白

**名山彙**  
卷之五  
防風河沙河凡編里三十領縣三  
州南六十里曰文安縣漢舊縣凡編里三十四  
州南百二十里曰大城縣五代周名漢名平舒屬渤海郡周禮曰其川庠池嘔夷鄭註嘔夷出平舒黃江之河源出自交河凡編里二十三

州南十八里曰保定縣宋名河曰玉帶受宣府紫剌白溝之水達苑家口灌直沽入于海窪邑也桃花寨宋楊延朗築以禦契丹凡編里六

東二百曰薊州秦漢漁陽郡唐曰薊州孔古薊門關名崕嶠之山黃帝所問道也北平城李廣射虎飲羽

州南八十里曰玉田縣唐名漢陽縣伯至孝行善仙人造之石千一升曰種之生玉雍伯求北平徐氏女爲妻曰必白璧一雙行視石得璧五雙縣以名玉田本春秋無終子國漢無終縣有無終之山燕昭王塚在焉徐無之山有不灰之木生火之石燕山自西山一帶迤邐而來延袤數百里如長蛇光沙之泉沙碎若飛雪以磨金玉之器能發光輝凡編里十八

州東南百九十里曰豐潤縣金名南關之城趙武靈王所築凡編里二十二

**名山彙**  
卷之六  
州東百二十里曰遷化縣唐名春秋無終漢屬右北平磨臺之山龜游池中其背負鏡口曰大喜峰凡編里二十

州西北八十里曰平谷縣漢舊縣魚子之山有軒轅之陵凡編里十三

保定府冀州之城分野尾箕兼畢戰國屬趙秦止谷鉅鹿三郡地漢涿郡及信都中山國地唐時其地屬莫定滿瀛等州宋保塞軍太平興國中爲保州政和爲清苑郡保塞軍節度皇朝爲府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隸京師領州三縣十七

附郭曰清苑縣隋名以清苑之河本漢樊與縣屬承  
郡郎山之峰尖如削玉河曰清苑曰石橋曰梁高陽  
城云是顯頊所築廉頗之廟前臨雞水有石梁焉謂  
之廉梁凡編里十四

西北四十里曰滿城縣唐名東漢北平縣地後魏樂  
浪有漢王譚之城譚不從王莽與其五子避難於此  
光武封其五子爲侯人名之曰五公城有張蒼之墓  
河曰方順凡編里十

北六十里曰安肅縣本宋安肅軍凡編里十六

北百二十里曰定興縣金名本隋范陽地河曰五里  
名山藏

卷之七  
北平地記

凡編里二十二

東北百五十里曰新城縣漢名本督亢地河曰白溝  
宋與遼界凡編里三十六

西一百十里曰唐縣漢名堯爲唐侯國于此春秋鮮  
虞邑山曰堯山又山曰葛洪西南隅有老姑之峪宋  
時有老姑謂人曰貧道住世二百年矣言已投崖不  
墜而昇有王陵之城王陵援兵以球白登灌城與王  
陵城灌嬰所築也中山城在峭嶺之上是爲慕容垂  
之都河曰唐河靈井一名趙母井醇酎千曰此井所  
釀凡編里二十二

南九十里曰博野縣後魏名漢蠡吾東漢博陵洪武  
初鄆祁州六年改屬河南二程先世居此縣凡編里  
二十一

西南九十里曰慶都縣金名漢之望都縣南四十里  
有堯廟慶都陵堯母葬焉堯山在唐縣北慶都山在  
其南登堯山可見慶都山凡編里八

東北九十里曰容城縣漢舊縣凡編里六

西七十里曰完縣秦之曲逆漢書曰濡水於曲逆城  
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漢封陳平焉章帝醜其名改

曰蒲陰縣西三十里曰伊祁山堯母所居祁水出焉  
名山藏

卷之八  
北平地記

有孝烈將軍之廟木蘭女也唐封爲將軍凡編里十

南九十里曰蠡縣漢之蠡吾漢桓帝父封蠡吾侯凡  
編里二十七

東北百二十里曰雄縣有小雄大雄二山河曰雄河  
凡編里十七

南百二十里曰祁州唐名本漢中山國安國縣地有  
沙滋二河凡編里十四領縣二

州南二十里曰深澤縣漢舊縣凡編里十一  
州南百二十里曰束鹿縣唐名凡編里十七

東七十里曰安州金名洪武七年爲縣十四年爲州  
易水在城北入于雄縣爲瓦濟河逕直沽入于海凡  
編里二十二領縣三

州南四十里曰高陽縣漢舊縣凡編里十四

州東二十里曰新安縣元名曹徐二河出自安肅合  
流于縣南曰溫義凡編里十一

西北百二十里曰易州隋名周禮曰其浸洙易易州  
洙水縣是也秦上谷漢涿郡地易水發源故安縣分

南北二派北出于西山之寬中谷左與軍士川水思  
谷之水合右則紫荆關之水注之其地名三會江濡

名山戴卷之九  
水出于窮獨之山亦曰聖女水有燕昭之廟郭曉樂

殺劇辛鄒衍之祠樊於期將軍之廟荆軻城在州西  
七里高漸離故居在州南十六里州西南關曰紫荆

關外通宣大二鎮各四百七十里爲扼塞之關凡編  
里三十領縣一

州東四十里曰涿水縣後周名水曰涿水是有水田  
凡編里二十五

河開府冀州域分野箕尾春秋晉東陽地戰國燕趙  
齊三國境秦鉅鹿上谷二郡地漢河開國唐曰瀾州

亦河開宋曰河開洪武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業中隸

京師領州二縣十六

附郭曰河間縣周爲唐叔封邑漢周卿侯國東漢武

垣縣漢武帝巡狩至東武垣城望氣者言當得異文

遂得鈞弋夫人漢博士毛萇宅壘俱存凡編里二十

五

南六十里曰獻縣以河間獻王名漢樂城東漢樂陵

縣西北三十里曰中水城漢高封呂馬重爲中水侯

以右高滄二水間故曰中水河曰滹沱凡編里二十

四

西南百四十里曰阜城縣漢舊縣河曰胡盧華陽之

名山戴卷之十  
亭稽康學琴焉有簡子之城符融之壘凡編里二十

五

西五十里曰肅寧縣河曰中堡合于直沽凡編里十

三

北九十里曰任丘縣本漢鄆縣地平帝使中郎將任

丘城此因名衣冠之族比閭而是韓嬰是此縣人長

桑君是扁鵲所師有扁鵲之宅水曰濡曰泥左傳齊

侯伐燕盟于濡水凡編里三十二

南八十里曰交河縣以滹沱高河二水交流東北三

十里有顯項城其產香梨凡編里十四

東百五十里曰青縣唐幽州盧臺軍地凡編里六  
東百八十里曰興濟縣宋名孝宗張皇后是此縣人  
獨流之河有蒲葦之利凡編里十

東百八十里曰靜海縣凡編里十五

東南二百九十里曰寧津縣金名凡編里二十二

南二百里曰景州唐名本漢景成侯國隋爲舊縣本

漢條縣隋改爲舊是爲董仲舒之鄉漢書董子廣川

人屬冀都郡今景州舊縣是也漢封周亞夫爲條侯

韓類當爲弓高侯韓增爲龍額侯此縣有亞夫廟弓

高城龍額村漢表以亞夫爲條侯舊卽條也河曰衝

名山藏 卷之三

河凡編里二十八領縣三

州東五十里曰吳橋縣金名有孫臏墓凡編里十一

州東北七十里曰東光縣後魏徙渤海郡治於此凡

編里七

州南九十里曰故城縣元名本隋清河郡歷亭縣地

縣西南四十里曰滄村是滄臺故居凡編里八

東百五十里曰滄州後魏名本漢渤海郡爾雅九河

二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

六曰簡渚七曰釣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舊志徒駭河在滄州鹽清池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

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

縣西南簡渚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釣盤河在獻

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

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

氏以爲其地已淪於海鄭道元亦謂九河碣石淪於

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顧今亦湮沒矣有

麻姑城漢武東巡視麻姑於此有長蘆縣本漢參

戶縣地今爲都轉運鹽使司治凡編里二十七領縣

三

州南七十里曰南皮縣漢舊縣因章武有北皮亭故

名山藏

此曰南皮魏文帝與吳質書憶昔南皮之游浮甘瓜

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今縣西有寒水井人曰尹吉

甫舊不疑石苞凡編里九

州東九十里曰鹽山縣隋名鹽山之下是爲鹽場本

春秋無棣邑漢置高城屬渤海有尹今城泰始皇發

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萊築此城僑居之亦曰千重

城平津鄉漢屬高平縣以此封公孫弘者也凡編里

二十三

州南百六十里曰慶雲縣漢曰陽信凡編里十一

真定府冀州之城分野昂畢周井州地春秋鮮虞國

戰國屬趙秦爲鉅鹿郡漢置恒山縣後避諱改常山武帝眞定國常山屬焉唐恒山郡宋眞定府本朝永樂隸京師領州五縣二十七

附郭曰眞定縣本戰國趙之東垣邑漳沱河入于海西韓河入于漳沱滋河入向水城北牧莊三塚相去百步云蘭相如廉頗李牧墓也凡編里十三

西南百五十里曰井陘縣漢舊縣陘卽劔也燕趙之閒謂山脊爲劔周穆王傳天子北徑乃絕漳水於劔山之卜癸未雨雪穆天子獵于劔山之西河甘陶河入于漳沱綿蔓河合于甘陶關曰故關凡編里十三

乃山彙 卷之五 北地記 主

西南五十里曰獲鹿縣唐名本戰國趙之石邑韓信伐趙下井陘軍中乏水於海螺山下獲二白鹿跑地出泉故名獲鹿抱犢山本名華山韓信伐趙持赤幟登山而望者也橫山有聖母祠舊石邑北三十里有趙陀先塚城東有戰國時趙王塚大者六小者二十

三關曰土門是名井陘口凡編里十二

西南九十里曰元氏縣漢舊縣本趙公子元封邑故曰元氏山曰無極又山曰白石又山曰封龍凡編里十七

西北六十里曰靈壽縣漢舊縣有孟嘗君塚有趙武

靈王城樂羊伐中山魏文侯封之靈壽是此縣也樂毅亦此縣人是魏將羊之後口曰白羊凡編里十三東南六十里曰藁城縣漢舊縣西南爲古肥子國漢立肥累縣凡編里十四

南六十里曰欒城縣漢舊縣春秋晉欒武子封邑河曰次河凡編里十二

東八十里曰無極縣漢曰毋極唐武后改本元氏縣之無極山名凡編里十三

西九十里曰平山縣本春秋晉之蒲邑漢蒲吾縣西北六十里曰房山漢章帝幸趙祠焉河曰濺河凡編里二十一

名口彙 卷之六 北地記 西

西北二百五十里曰阜平縣金名一戰華陽亭舊派河入于漳沱臙脂當城二河入于派凡編里十一

東北百三十里曰定州後魏名春秋鮮虞晉中山漢中山郡東北一十里有堯城東三十里有固城云是禹築宋韓琦蘇軾嘗知是州琦有閭古堂繪前代良守將之騎軾有雪浪石置學舍治堂曰可以世廟自安陸入卽位過是州守倪機供應得宜世宗書屏曰可以機堂之清風店石亭禦虜處也黑水在州界深而不流漢置盧奴縣俗謂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流水

出焉甘中山靖王塚凡編里三十四領縣三

州西南五十里曰新樂縣隋名東漢新市井縣沙河

合于滋有伏羲臺凡編里十一

州內六十里曰曲陽縣漢上曲陽縣以在太行之陽

轉曲之處山曰恒山北嶽也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

種服之成仙唐貞觀間有飛石西墜葆而祠之馬文

升言舜所封恒山在今渾源州宜移祀語在典禮記

凡編里二十五

州西九十里曰行唐縣秦爲南行唐縣後魏去其南

崑山毘盧佛所化身也倒馬關水北合于澧水告河

名山藏

卷之

北齊地記

一五

出焉人曰卻穀凡編里二十二

東南二百八十里曰冀州春秋晉東陽地秦鉅鹿郡

漢信都縣白季薦卻缺于晉文公文公用爲下軍大

夫與冀爲采邑因以爲氏缺是以名冀孔巢父州人

漳水出焉有張耳之墓凡編里十七領縣四

州南六十里曰南宮縣漢舊縣凡編里二十

州西六十里曰新河縣元名漢之堂陽凡編里十二

州東三十里曰棗強縣漢舊縣以多棗名索盧之水

衛河之支也有棘津城故曰呂尚困於棘津左傳晉

吳師師涉白棘津凡編里十七

州東北九十里曰武邑縣漢舊縣觀津之城樂毅所

封曰望諸君夾河出焉凡編里二十三

東九十里曰晉州元名本春秋鼓子國漢置下曲陽

縣凡編里十七領縣三

州東北五十里曰安平縣凡編里十四

州東北百三十里曰饒陽縣漢舊縣以饒河名有光

武城是光武征王郎時所築凡編里十七

州東百六十里曰武強縣晉名漢曰武甌有武強之

山凡編里十四

南百一十里曰趙州北齊名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

名山藏

卷之

北齊地記

十六

邯鄲鉅鹿郡漢趙國宋子城高漸離所匿作也凡編

里十七領縣六

州南七十里曰柏鄉縣本春秋晉郭邑地漢爲鄆縣

凡編里十

州東南一百里曰隆平縣宋名漢曰廣阿漢高帝時

任敖爲御史大夫封廣阿侯隋名縣曰大陸隋圖經

大陸縣有堯臺堯禪舜處也縣東北三十五里曰象

城云舜弟象嘗居此凡編里十一

州西南五十里曰高邑縣本晉鄆邑漢曰鄆縣光武

卽位於鄆南故曰高邑凡編里十一

州西南九十里曰臨城縣唐名戰國屬趙爲房子邑漢置房子縣韓信與陳餘戰于釣盤之山餘問地曰釣盤歎曰魚遇釣盤吾其亡矣凡編里十三

州西九十里曰贊皇縣隋名贊皇之山其高百丈壇山在縣東有周穆王吉日癸巳四篆字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和孫父子是此縣人故稱贊皇公水曰槐水凡編里十二

州東四十里曰寧晉縣唐名春秋晉楊氏邑漢楊氏縣河曰胡燕凡編里十八

山藏

卷之

輿地記

二

領縣三

州南五十里曰衡水縣隋名漢舊縣人曰孔穎達凡編里七

順德府冀州之域分野昴股祖乙所都周邢國後屬晉戰國屬趙秦置信都縣屬鉅鹿郡漢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晉爲石勒所據後魏爲襄國唐邢州宋信德府元順德府國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直隸京師領縣九

附郭曰邢臺縣宋名縣西一百四十里曰夷儀城春秋邢遷于夷儀有解玉之沙豫讓橋讓伏以刺趙襄

子也仙翁山唐玄宗所封仙人張果所止息也鵲山之穴是生雲母水曰百泉爲澧河源石井岡一名龍岡石勒時天旱佛圖澄於此岡掘得死龍水而蘇之九之上天雨卽大降凡編里二十八

南三十五里曰沙河縣隋名磬口山漢魏時舊饒官也凡編里十九

東四十里曰南和縣漢舊縣其人宋璟瑤墓在沙河縣西北顏真卿書碑河曰狼溝凡編里十三

東南一百里曰平鄉縣本漢饒陶縣沙丘臺紂所棄秦始皇崩地也南縣城春秋傳齊國夏伐晉取縣河

名山藏

卷之

輿地記

二八

曰濁漳凡編里十三

東一百二十里曰廣宗縣唐名漢堂陽凡編里十二東北一百二十里曰鉅鹿縣隋名漢南縣侯邑是此縣人凡編里十三

東北九十里曰唐山縣本春秋時晉栢人邑漢高於此心動是爲堯始封之地山曰堯山是生文石五色錦章千言之山其在詩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泚水出焉凡編里十四

北五十五里曰內丘縣隋名東漢常山郡之中丘縣遼鵲山扁鵲將號太子採藥焉雙山礪水所出也礪

水之不可礪刀劍洗腸源佛圖澄於此洗腸凡編里十八

東北四十里曰任縣春秋時晉張縣地漢分置任縣河口澧河凡編里十三

廣平府冀州城分野昴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邯鄲郡地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爲平千國宣帝復爲廣平國東漢省入鉅鹿郡唐洺州國初隸北平布政司

水樂中直隸京師領縣九

附郭曰永年縣本春秋曲梁地漢曲梁縣河曰洺曰沙水曰滏丹伯牛墓在縣西凡編里二十九

名山藏

卷之

北與地記

文

東北四十五里曰曲周縣漢舊縣凡編里二十八

南四十里曰肥鄉縣曹魏名本漢邯鄲蒲縣地有列人之城列人之堤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則列人河口石字凡編里二十六

北七十里曰雞澤縣春秋盟于雞澤凡編里九

東南七十里曰廣平縣漢名河曰拳壯凡編里十七

西南五十里曰邯鄲縣山曰紫山一名馬服山有趙奢之塚奢爲馬服君叢臺在縣北呂仙祠呂巖於此發黃梁之夢是生玄精之石河曰西河凡編里二十

七

南六十里曰成安縣春秋晉乾侯地漢魏郡丘縣地陳餘事趙封成安君寇準嘗知此縣凡編里三十

四

東北一百三十五里曰威縣東漢廣平國斥漳縣地凡編里八

東北二百里曰清河縣晉名本周甘泉市秦爲厓縣屬鉅鹿漢爲信成縣屬清河後漢改甘陵縣以安帝母甘陵氏葬縣東北因名有縣提張巡嘗令此縣凡編里六

大名府宋名冀冤域分野室壁本商舊都周封武庚

名山藏

卷之

北與地記

三

於此春秋爲晉地戰國魏衛二國境秦屬東郡漢置魏郡治元城唐爲魏州爲魏郡國初屬北平布政司

永樂中直隸京師領州一縣九

附郭曰元城縣漢舊縣春秋時沙麓地有沙麓山春秋沙麓崩亦名女姓丘漢書云王翁孺旣徙魏郡元

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十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當有聖母與其齊田氏乎翁孺徙

居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後翁孺生禁禁生女政君漢元后也臨朝稱制矣五鹿之墟晉重耳所乞食也馬

陵道孫頑於此殺龐涓河曰沙河人曰東哲凡編里



六

南十里曰大名縣五代漢名本漢元城縣賁鄉地山曰愜山漢成帝時河決王延世於此運土塞河殊愜人心河曰雕馬凡編里十

東南四十里曰南樂縣五代唐名本漢樂昌縣有昌意城黃帝子昌意所造有倉頡塚又河南開封亦有之水曰黎水凡編里二十

西南四十里曰魏縣漢舊縣周時地名洹水戰國時爲魏武侯別都河曰漳曰御凡編里二十六

東南九十里曰清豐縣古頓丘衛邑衛風云送子涉名山藏

卷之  
與地記  
主

淇至于頓丘唐曰清豐以孝子張清豐得名有干城衛風云出宿于干泉源在頓丘古城東北衛風云泉源在左又水曰澶水秋山在頓丘廢縣西北山海經帝營葬此山之陰漢京房唐南齊雲是此州人凡編里二十五

南百里曰內黃縣漢舊縣殷河亶甲居相春秋襄公時會于柯皆此地西南十二里有寧城春秋公會齊人衛人于牽水曰湯水水經湯水又東北至于內黃有殷中宗陵墓也此縣人凡編里二十

西南二百里曰武陟縣春秋衛邑漢黎陽縣大伾之山

嵩高貢紫金山在大伾山東善化山一名枉人相

紂殺比干於是生紫斑之石光賦類玉同山武王伐紂諸侯之所會同也鹿臺鉅橋皆在是縣之西朝歌城在縣西七十里紂糟丘酒池土人猶依約識之黑山九州要記黑子昔居此山采茯苓服食壽五百歲枋頭在縣西南曹操下大枋於淇水口堰之使

東以通漕運慕容垂拒破桓溫皆此地也河曰衛河水曰淇水又曰黎水黎陽津一名白馬津鄭食其說沛公曰守白馬之津示諸侯形制之勢凡編里四十

南二百三十里曰滑縣本古豕韋氏國春秋衛地秦名山藏

卷之  
與地記  
主

漢東郡地晉懷陽國地唐曰滑州汲黯是此縣人凡編里六十七

南六十里曰開州漢頓丘唐澶州鮒山一名廣陽山山海經頓項葬其陽九嶺葬其陰四蛇衛之鹹城在城東南春秋齊桓會諸侯于鹹澶淵在城南春秋會盟于澶淵戚城在城北七里春秋晉趙鞅納世子蒯聩于戚旄丘在州東北即風旄丘之葛兮鐵丘

在州北五里左傳鄭與衛戰蒯聩登鐵丘以望衛軍清丘在州東南七十里左傳盟于清丘延丘在州東南四十里延陵季子適衛之所憇也瑕丘在城東南

南四十里延陵季子適衛之所憇也瑕丘在城東南

三十里禮記檀弓公叔文子升瑕丘蘧伯玉從黃河故道在州治南縣堤在州西十里復關隄在州城西南衛詩乘彼坵坵以望復關縣子曰在州西南二十里漢武沉璧馬從官負薪而築宣房之宮者也凡編里六十八領縣一

州南百五十里曰長垣縣漢名春秋蒲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家語子路爲蒲宰龍城在縣東南二十里關龍逢所居鶴城衛懿公養鶴之城也蘧伯玉墓在縣南十五里凡編里四十六

永平府冀州城分野尾黃帝逐葦南始爲華有初虞名山裁

卷之

冀州地記

至

分冀東北爲營州北其地商封墨台氏爲孤竹國周幽州春秋肥子國秦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改盧龍郡北燕平州及樂浪郡唐平州國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直隸京師領州一縣五附郭曰盧龍縣漢肥如縣其曰盧龍以鎮山如龍形山曰陽山有李廣射虎之石洞山產鐵雙子山有孤竹長君之墓園子山有孤竹次君之墓馬鞭山有孤竹少君之墓周王山在樂河中水夾其下其水則海具河肥如縣河自口北開平東南流逕遷安縣界至縣合泰河又南至樂亭縣入于海凡編里十五

西北四十里曰遷安縣漢今支寬河之川是生黃河曰青龍凡編里二十九

東八十里曰撫寧縣本漢驪城縣陽淦二河入于海關曰榆關又關曰山海凡編里十七

東南八十里曰昌黎縣本營州地碣石山在縣西北二十里禹貢碣石也韓愈之先是此縣人凡編里二十六

南四十里曰灤州契丹名本商孤竹地漢石城縣厥河沂卑耳之溪俞兒之神爲齊桓前導凡編里六十

七領縣二

卷之

冀州地記

至

州東九十里曰樂亭縣河曰定流又河曰清河凡編里二十七

隆慶州冀州地分野尾漢廣寧縣地屬上谷郡唐獨州元以仁宗生此爲龍慶州本朝初州郡俱廢永樂十一年復置州改曰隆慶直隸京師大福山在州北二十五里上有王仲廟仲弱冠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或傳秦始皇徵仲不至大怒詔檻車送之仲化爲大鳥飛去落二副於此因以名山曰阪山軒轅與炎帝戰坂泉之野是此山也八達嶺在州南三十里居庸關外蚩尤城在州城西岔道在州城南二十里出

居庸關東西路緣是而分故以名俗凡編里十四領

縣一

州東三十里曰永寧縣本遼緡山縣地永樂十一年置縣治團山下取其寧惟永之義凡編里五

保安州冀州之城或云軒轅都涿鹿是此州也虞爲幽州北境分野尾春秋戰國上谷郡漢涿鹿唐團練使總山後八軍元奉聖州至元初以地震改保安州國初州縣俱廢永樂中置州隸京師涿鹿之山涿水出焉黃帝於此破蚩尤凡編里七

親軍

名山藏

卷之

北地記

三

金吾前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

虎賁左衛

錦衣衛

旗手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羽林前衛

燕山左衛

燕山右衛

燕山前衛

大興左衛

清陽衛

名山藏

卷之

北地記

三

濟州衛

通州衛舊爲安古衛以上七衛舊屬北平衛司永樂日年陞

騰驤左衛

騰驤右衛

武驤左衛

武驤右衛

武功中衛

武功左衛

武功右衛

永清左衛

永清右衛

彭城衛 上三衛舊屬北平都司後改常山三衛衛軍

城衛

長陵衛 舊為南京右衛永樂二十二年改

獻陵衛 舊為武成左衛宣德元年改

景陵衛 舊為武成右衛宣德十年改

裕陵衛 舊為武成前衛天順八年改

茂陵衛 舊為武成後衛成化二十三年改

泰陵衛 舊為忠義左衛弘治十八年改

康陵衛 舊為義勇中衛正德十六年改

名山藏 卷之 輿地記 三

永陵衛 舊為義勇左衛嘉靖二十七年改

昭陵衛 舊為神武後衛隆慶六年改

奠靖千戶所 嘉靖二十一年設

犧牲千戶所 屬太常寺

舊制止上十二衛後添設金吾左衛以下十衛俱

稱親軍指揮使司又添騰驤等四衛亦係親軍并

武功永清彭城及長陵等十五衛二所俱不屬五

府

在京

留守左衛

鎮南衛

驍騎右衛

龍虎衛

潘陽左衛

潘陽右衛

留守右衛

虎賁右衛

武德衛

留守中衛

神策衛

名山藏

應天衛

和陽衛

龍驤衛

留守前衛

豹韜衛

留守後衛

鷹揚衛

興武衛

大寧中衛

大寧前衛

卷之

輿地記

天

九衛以上俱北平布都司舊制

富峪衛 此千堡添設并北平山西等衛改調

寬河衛 舊爲大寧後衛又爲寧州中興衛

神武左衛

忠義右衛

忠義前衛

忠義後衛

義勇前衛

義勇後衛

義勇右衛

名口藏

卷之

輿地記

元

武成中衛

蔚州左衛

牧馬千戶所

南京舊所永樂二十二年分調

番牧千戶所

成化十三年添設

在外直隸

舊爲北平都司有北平三護衛後俱爲現

薊州衛

遵化衛

上俱北平舊衛

密雲中衛

密雲後衛

鎮朔衛

東勝右衛

興州左屯衛

興州中屯衛

興州前屯衛

興州後屯衛

忠義中衛

通州左衛

通州右衛

神武中衛

定邊衛

名山戴

卷之

輿地記

三

武清衛

涿鹿衛

舊爲河南寧國衛

涿鹿左衛

涿鹿中衛

永平衛

北平舊衛

山海衛

北平舊衛

盧龍衛

開平中屯衛

興州右屯衛

東勝左衛

撫寧衛

延慶衛舊為北平都司居肅屬千戶所後改隆慶衛後又改今名

河間衛

大同中屯衛永樂初改調

瀋陽中屯衛

天津衛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舊青州左護衛

真定衛北平舊衛

神武右衛

名山藏

定州衛永樂初改調

潼關衛舊屬河南都司

德州衛

德州左衛

梁城千戶所

潮河千戶所

白羊口千戶所

渤海千戶所

九河千戶所

邊城千戶所

瀋州千戶所

倒馬關千戶所

順德千戶所

武定千戶所舊為樂安千戶所

平定千戶所

蒲州千戶所上二所舊屬山西都司

大寧都司舊為北平行都司永樂元年改設舊有大寧左右衛後改延慶左右衛舊有大寧中衛後衛後改寬河衛舊有興州中護衛革

保定左衛

保定右衛

石口藏

保定中衛

保定前衛

保定後衛上俱永樂元年設

營州左屯衛

營州右屯衛

營州中屯衛

營州前屯衛

營州後屯衛上俱洪武舊衛永樂初分設

茂山衛

紫荆關千戶所

卷之

輿地記

五

萬全都司 宣德五年外置諸及山西等處勅所添

萬全左衛

萬全右衛

宣府前衛

宣府左衛

宣府右衛

懷安衛

開平衛

延慶左衛

延慶右衛

名山藏

龍門衛

保安衛

保安右衛

蔚州衛

永寧衛

懷來衛

興和千戶所

美峪千戶所

四海冶千戶所

廣昌千戶所

長安千戶所

雲川千戶所

龍門千戶所

名山藏

卷之

五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譯

刑法記

夏商周之盛其先皆已得民數世乃始踐天子之位行禮樂之事民知先王之德之厚而無爭心治古之人亦願朴侗易以任使故德教可以漸仁義可以孚後世皆自草昧間與英雄角而勝之前世之穢濁莽泯昧弊於耳目爭心未忘雖有上聖之德民尚疑不信是以聰明神武之君寧使敬而不愛威而不德夫輕颺涼颺易以中人弱流頽波易以溺人肥肉厚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一

酒易以死人故夫使之敬我威我者正所以愛彼德彼嗚呼其亦三代之衰乎曰以揀吾世也元以北虜謬居閭位隆先王之教懷中華之士正官長吏皆用胡人戎翟之性冒沒貪僥兼以言語文字不晰不通一切政事倚辦吏胥滋奸叢蠹貨賄公行腥羶穢著貪墨之風不耻於大僚顯案而奸頑之民亦往往翔獭羆綸閣巷間高皇帝本淮右布衣幼苦孤貧長遭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並驅羣雄勞心焦思慮防微近二十載用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所以人之情僞無不盡知自平武昌以來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二

卽與羣臣議定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過數卽位之初首頒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於天下次爲直解使愚民盡知蓋疎節闕目欲以簡以嚴與天下共期無刑之化而物態多端律文不載比例繁多奸吏因得出入乃命儒臣四人與刑部官日講唐律寫二十條取進止至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重定每成一篇輒以奏聞帝揭西廡之壁而親裁之明年律成篇首準於唐律條合六百有六可謂詳矣而貪墨之吏奸頑之民尚未格心帝乃大召天下耆德高年之人禮於有司使得執貪吏擒奸民而奏奏實者加非常之誅於是有挑筋剝指則足斷手刑膺鉤腸去勢以止大慈府州衛所右廨左廟名曰皮場吏受賕至六十金者引入場中梟首剝皮更代之官設皮坐之造清淮樓令較尉下瞰城內有吹彈踴躍賭博亡作務者捕置樓中僅許水飲游手通賦之僧欲地埋軀以行鍤頭之會其他徒邊實都墾田築城自贖罪者不可勝計於是揭著文武臣民罪繇布於天下而大誡之篇出矣所以人心懾懾吏畏民馴其時徵辟之士有司督趣如捕罪囚仕於朝者多詐死佯狂求解職事自非剛敏傳達之士溫恭恭畏之臣烏能勝其任



而遇合乎然原高帝之意皆以革元人姑息之政洗故俗汚染之非非爲調於後王故其祖訓首章特戒守成之君黥刺剔割之刑永不可用臣下不匡者殊身誅其家誠恐嗣君宮生內長入情真僞善惡未必灼然亡疑一時不當誤傷良善也蓋其末年更定吏戶禮兵刑工分爲六類折十二篇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異日權宜法外之刑蕩滌滌除與天下更始矣是以高皇帝雖昭威顯辟誅殺大張而天命永眷人心不移延及建文餘教未衰二三頑士投火愈烈擠淵彌厲若自附於不貳有終之臣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三

天地神靈知高皇帝無淫威之意海內臣民諒其有德愛之實也列聖相承克遵成憲若成祖仁宣二宗命刑之意尤爲諄切至孝宗十三年世宗二十九年及三十四年重加修增合三百八十五條斟酌損益益已大備今皇帝復以萬曆十一年命刑部尚書潘季馴舒化先後參酌往時未盡可變通者二年成書奏御之日命纂入會典是又一朝之故不刊之實也今原高皇帝所以教民齊俗之心略舉其意次其先後亦使捕伯夷之迪者有所考焉

維洪武元年皇帝頒大明令于天下曰朕惟律令帝

王治天下之法也令教于先律齊于後古者至簡後世漸以繁多其有不能通其義是啓吏奸而陷民法朕甚閔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直言其事庶人人易知而難犯書不云于刑期無刑惟爾臣庶體予至意六年大明律成頒行天下維十八年十月朔皇帝大誥于文臣曰朕聞曩古君臣當天下大任閱生民塗炭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同心同氣咸監后土皇天斯逝遐久育民功猶如見昔者元處華夏實非華夏之儀九十二年華風淪沒彝道傾頽學士專獵于經書持心操節不格於神人愆深曠海罪重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四

巍山當犯之期棄市之屍未移母有格于非心嗚呼斯朕無良亦惟樂于夷風朕今大誥天下諸司其有墨于貨酷虐于朕民朕罪窮于原惟世世守行帝若曰昔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擇君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丁教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粵若漢晉唐宋有賢人臣修職惟躬不倚于吏亦惟食天之祿安如磐石元主我中國風俗不同文墨不通諸務以吏爲原朕今所任人往往襲前非政繇吏嗚呼昔我中國先生國

運離去其教不迷天命有德惟因于舊人以治惟胡  
風迷于九十三年朕心竭言動弗化誨嗚呼艱哉帝  
若曰或有忠臣在職數觀首領官吏有賢人用其賢  
又薦諸社稷不蔽曰惟古聖臣常帝若曰朕命諸司  
往于官朕諭及數勿陷于身家今天下有司酷害民  
無端政繇吏爲吏變爲奸惟墨事覺身居于禁不能  
挾其貨或有于他人貪墨如集療守俸如汲井井不  
滿不竭母若刑部尚書時增減情罪母若陝西官廉  
良斂于民母若山西官賢宜貪無厭母若戶部侍郎  
桓臣于賦母若御史敏怙于終是皆殺有司務在問  
名口藏

卷之

刑法記

上

吏用賄脫罪人重刑帝若曰朕命諸司往于官助朕  
福朕民賢稱名不朽去後幾人如朕諭朕擒奸貪獲  
無道匿之刑或流竄或徒役笞杖死者且已生者節  
足非護朋友誑鄉曲乃曰予無罪惟刑暴嗚呼惡人  
犯罪善者過誤遭刑有畏傷肌膚者有畏死者賄于  
官吏官吏乃不畏傷肌膚乃不畏死死且悔則終不  
獲生嗚呼惟斯迷非民獻君于不得免嗚呼免斯滋  
無艱惟元季羣雄竝爭子女玉帛孰不先良騎美服  
孰不上酣歌作樂孰不快生離人父母妻子孰不爲  
朕何不能惟不敢軍中十有四年未嘗妄將一婦女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六

民疾苦撫安良善罪治奸頑開州判汝霖刻民抵賊  
泉戶部侍郎桓臣于賦林連天下以數萬朕一麗于  
法非朕不分子玉石惟繫貪六部墨必布政司賄則  
拘布政司至詰斯賊必自府拘府至詰斯賊必自州  
拘州至詰斯賊必自縣拘縣至詰斯賊必自民嗚呼  
君子見而政尤勤小人見而非用省凡我民母交于  
官母賄于私母賄于免罪不賄免罪笞杖徒流罪賄  
免罪坐死笞凡我民母匿子賦母賄于有司有代人  
輸賦匿賊爲虛叙重刑有以口舌說誘府州縣衛獄  
是致君子一時被其愚陷入于憲章重刑有有司之

惟征武昌怒友諒妾其妾朕旋自疑不密色與豪智  
人監朕過朕不敢亦惟監于敵人朝興暮敗終不同  
其愚帝若曰布政司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巧  
取財害民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清廉直幹撫民得  
遂生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若廉能官吏被不才官  
吏排陷不能明其公心境內耆宿老人奏嗚呼若欲  
盡除民禍患無若耆宿年高有德人或百人或五六  
千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歲終具境內官吏善惡  
奏嗚呼耆民皆八做於朕言天下卽歲其平章朕一  
時難知惟助朕維茲耆民人面奏于京者闕母碍帝

若曰嗚呼府官州官縣官府吏州吏縣吏一切諸司  
員人厥初實齊民未有不良人爲官爲吏乃爲不良  
人乃至刑不治爾父母妻子曷不用大諫毋禍于而  
家嗚呼風俗民未美未日月朕不責有司刑名失出  
失入惟神智有短長朕不責有司賦不足惟民頑朕  
不責有司朕責有司惟墨淪風惟賄不蔽罪惟盜虛  
出賦嗚呼朕言過再惟監于皇天嗚呼朕出是詰已  
戶戶有予誥若犯罪減一等無加一等維十九年三  
月望日皇帝再誥于臣民曰上古好閒無功造禍害  
民者少蓋謂九州之田皆係於公法并以給民驗丁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七

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閒食者少井閭  
之閒士農工技受田之日驗能准業各有成效士農  
工技知稼穡之艱難所以農盡力於畝畝士爲政以  
仁技藝專業無敢妄謬維時商出於農賈於農隙四  
業題名事務以三獨商不專易於農隙此先王之教  
精則野無曠夫矣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國先王舊  
章愚夫愚婦效習夷風氓亂我彝倫攸叙是致壽非  
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好德鮮矣考終命寡聞本古  
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以誅之亦何懼焉朕皇皇宵  
晝思治窮源無乃曠夫多刁詐廣致有五福不臻凶

災殃至殃吾民今朕復出是誥大播子寰中帝曰今  
再誥臣民之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非朕言惟申明先王舊章吉哉不如  
朕言用集戒三而五至于七不俊高年英豪擒治于  
有司有司不受具在于律條帝若曰自造邦官墨不  
終于考亦惟更卒閒人不務生浸潤說誘求生於害  
民民怨動天朕聞不遑處復誥與民約不從五刑備  
坐於家身民互知丁互知務業某民丁幾受農幾受  
士幾受工幾受商幾已成士師未成士士非社學則  
縣學則州府學以知士丁朝暮作息不出里以知農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八

丁遠行符引目近則鄰里知其方巨歸遲微歸疾以  
知工丁巨徵重輕遠邇水陸明於引鄰里知所向以  
知商丁朕茲願民壽若恣肆冗雜民不得其死乃不  
壽惟朕罪誥出民驗丁市村舍客辨驗引目引目令  
辨重輕巨徵貴賤毋有不倫託業以它爲無物鬻引  
目故者引目未放無物鬻者坊廂村店捉治以遊食  
重殺輕則黥以竄若不捉捉於他人主家鄰里生茲  
誥出速務生里鄰告其父母妻子不務生柯之有司  
有司不受執之京母閒閒爲盜聞爲吏閒爲謀惟閒  
害犯之日里鄰罪帝若曰惟古有司有大事非高年

者宿不備請決于公惟其德行多于聞有慈心茲官不明于知人吏貪者宿皆先小人術壽於高年黨吏愚民惟我有司崇向有德人維有德人速出贊襄朕有司禮維吏卒勿用良家子亦勿用市井民是不知農艱乃害民戒之哉毋爲民害良心發於父母嘉言起於妻于善行詢於兄弟吏卒之家父母兄弟妻子戒之哉帝若曰維茲吏隸持簿書有司榜告民民知其名額毋使在閒人得假託害民凡呼我民遣牌毋用隸三呼而不至乃用隸民至勿庸罪之姑庸諷之恐民單夫隻妻爲生而遠出或近妨于急如是非民名山藏

卷之九

刑法記

九

諫父母兄長誠昔友勸皆訴獄之威發動其良心是用因囹圄空今茲典獄人迷于財獄情洩教囚對獄具顛倒人囚窮生離死乃不懼犯者用相繼朕茲再誥主典人惟畏法慈獄嗚呼民獻君子保囚卽保身囚無橫死身無禍殃善言安之寒溫之暑涼之飲食節之疾病醫之是謂機秘而理家其安身于其昌朕茲重復誥民蒙于亂世多非罪死亦多有罪非法死嗚呼父母妻子親戚朋友惟誠典獄人于朕言陰陽博被于獄囚帝若曰嗚呼朕取字內望一二歲與民曰治民不懸于凶朕設父母妻子心憂茲奸頑臣民一名山藏

卷之十

刑法記

十

罪若庸罪有司虐無赦有司官吏濫設的當人管幹人幹辦人出入市村虎狼吾民的當人管幹人幹辦人及有司官吏族有布政及府州縣官皂隸下鄉擾民殺有倉庫關填諸司官擅離職事爲亂政殺有糧長巧索諸納戶殺有逸教民爲僧家則惟不知丁殺官用典吏囚人主文身不知其本末幽殺殺帝若曰曩古役于獄機秘而理焉闔獄情無露先王之治獄也使幽其情內外憂之囚體深遠外而父母妻子不得而易見也內而囚心懸望欲語父母妻子不可得而易聞也嗚呼良哉頑民之頑心迫囚獲生歸妻子

贖失其身父母老無養妻弱子稚艱衣食歉感傷于神人朕大刑于不念父母妻子人將微心于念父母妻子人乃朝殺暮犯朕觀刑尚懼乃未終半月犯未終二十日犯則難教難禁朕心憂無已帝若曰嗚呼惟好閒生事人假官府威虐吾在野民野民無知將謂朕法苛孰知其假威行虐刑此之徒人以爲君暴寬此之徒法壞而綱弛人以爲君昏惟君艱哉嗚呼民非奸非頑非愚去古遠矣爲民之道迷繇相代之帝敷教不精朕不能申古先哲王道所以多于刑嗚呼人皆曰君養民朕觀于官室服食器用皆民供

乃民養君申古先哲王舊章明五刑弼五教使民知五常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守在四夷天下大安是惟君養民維十九年十二月望皇帝三詔子臣民曰朕爲臣民不善往往造罪淵深備施五刑非一年矣奸頑未嘗肯格于前心害良民君子無閒歲朕才疎德薄控馭之道竭矣矢詰于臣民良民君子欣然遵奉惡人不黜于前非乃疾覺良民君子知前詰之精微一心欽遵有所怙恃乃與奸惡辨一發而擒所以疾也然無籍之徒督不畏死設心無知輕生易犯上累朕刑下減身家又非一二人朕慮不忍乃續詰良民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士

奉之如流巨惡之徒尚不懲之中惡之徒欲悔不及既已毒人盈于胸懷著于耳目矣終擒于善良朕觀若是二語良民君子坦然無憂伸於諸惡之上姦頑屈於下則實有益民朕茲復詰三敢有犯者比詰治之嗚呼良民君子心言不在多兇頑不格心言亦不在多帝若曰朕夙夜思民不敢康求永其身命朕立法政惟允不良臣民百壞法亂政亦百殺其身惟自孽朕爲上司輕虐所屬有政但微告建昌知縣等因之倚朕命以稱朕爲官苦民甚有司人下鄉頑民四等因之倚朕詰以拒是皆殺帝若曰嗚呼若父母

勤夫婦喜免身得雄大喜雌亦喜子生百日見或竿寐中喜過賜擦前胸時附物立喜冬防寒夏防蟲不時防水火進士監生本道等三百六十四人不推鞠養情顯揚豐奉厥父母數履于殺身朕朝夕訓于朝申儆于外吏予言如水人心如石盡喪父母勞嗚呼應哉朕爲諸生多冲人學操政有復宥今大復不俊至三四朕不得不大詰天下汝則志學含聰明蓋傲於前僚望士若過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瑋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遂恪職稱朕心予用使其家不繇不役有司吏卒無登門祖父母伯叔父老涉田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三

園撫見孫居市者恣所以鄰里不相欺焉其不規摹乃不從朕命三犯四犯而殺身者三人二犯而誹謗殺身又三人姑戴罪職者三十人一犯戴罪者三百二十八人嗚呼志人君子則將戒抑勸帝若曰常州府同知復春自下鄉青州府知府希文征索臨朐三縣物物不出縣官惟民財枷而遞有司歷諸九州用微于有位帝若曰鎮江男子棟等十八人謗言惑朕歸持官府短長虐良民棟里甲不擒養惡殃一郡罰舉石城城有費空其家有不能存有逃死嗚呼曷不依詰擒惡受賞爲良民帝若曰鎮江民茂實飲宿胡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主

惟唐家領財中鹽拾厥生殺于奪主投奸臣誅及出幼子前明州衛指揮賢私通惟庸切俊船放居俊惟庸私使男子旺偕兵私歸賢將輔人亂不寧于黔黎誅及出幼子貴溪縣儒士伯啓與其姪自斷已指異教非朕所化民梟蘇州人材叔閭人材謨舉儒不赴官匿身爲主文居寔中不用於君外君教誅身沒其家帝若曰守邊軍士有闕土開疆功猶未戍于荒今坐盜賊刺軍于荒乃道亡送軍人不畏受財解縱亦不揣功幸于守邊軍士犯至二三殺乃已深陽隸富教知縣皇會壞法自挾勢持權民魯上章朕遣人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前

目人錫範沒牲口官鈔員外郎嚴時秉讀大誥故匿其書使不知殺江西民和縣險庸代人訟泉松陽民均育與民惟宗讐不自白告爲惟宗名告其兄飲章嫁禍人磔帝若曰朕不知于有司使境內高年有德耆民奏膠州官達可長子官才新安官玘崔昌官頤恣貪有奸狀著人同惡抵欺奏任爲賢人殺遷家于化外樂安知縣行私賄于朋友計毒上變民添用匠上變情磔丹徒丞榮中應天府吏殺等六人受均工人贓五百七十五貫解縱千二百六十五人勇貪不畏死朕令斷指復事曰庶悔身尚及榮中復匿先漏工名別勾役騷動數百家梟御史志仁御史士良理于淮與衛官獵飲作色荒誣善擾民容留里長七等子請自富厚朕左右福買吉言磔御史哲御史輝御史肅御史卓放紛于刑獄廷辱于都御史徽戮囚經三告誣都御史徽受賂藥死證左人亡驗磔糧長時傑等百六十人攬賦買虛收朕命戶部清其原時傑等見殺殺帝若曰茲前後三語朕臣民家藏人誦爲鑒戒不遵遷化外維二十年十二月皇帝大詔于武臣曰維爾內外管軍官吏上壞朝廷法度下苦小軍略不有哀念心騰虐不如其家畜如今軍官衣

食爵祿皆從軍身得茲小軍二似自費金一似自倉粟一似自莊田茲軍官屬于小軍則非有人心亦不如會戰心若比于草木亦不如草木知春秋茲總兵官守衛指揮于百戶鎮撫旗首屬于小軍則是自破釜自露積不困倉自田荒不治茲不有天災必有人禍茲灾禍應則有遲有疾我日二朝勸語不知數若文若武少遜多逆及犯之日多怨于君父加誹謗用是大刑茲誹謗人亦有不誹謗甘受貶爲軍或二三年或五七年或十數年得召還無幾何時屬軍甚前日我邁于年我訓爾口乾氣不續尚不覺我訓茲備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五

載于書家與一我言甚易知爾父母則教誠爾有兄弟妻子輒生仁義心則將小軍所衣服所飲食所居卑湫室念于心設身自處于小軍備茲艱辛其庸能受若實不能受爾父母妻子兄弟其有不發仁慈心相教誠我邁于年多于閱歷備嘗我曾爲小軍備知于艱難茲比况費于言爾頑貪不畏死聽言若無言今難教難化矧其能善後今家見予誨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曷不大勸誠發仁心亦有父母妻子兄弟無一發仁心僉害我我已殺我言甚易知徑質叙爾復屬小軍卽同于再犯難護不見書不省于書言予與

福除灾爾則不聽不信幼于童孫不記于朕言化之日備詢幼于童孫于茲書不能舉其辭無長幼罰維三十年五月皇帝又誥于天下曰朕有天下做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行之已久奈何犯者相繼緣是出五刑酷法治之欲民畏不犯爰作大誥示民使知趨避又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聞特勅六部都察院批誥要略附載律中自茲以往但依律誥二書議罪其他榜文禁例一切革去使中外臣民有所遵守於是大誥與律兼行於天下云凡刑五服以定之九族以齊之六親以別之五刑以用之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六

七具以差之十惡以誅之六賊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則以贖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總麻是謂五服自高祖至子玄孫上治旁治是謂九族妻爲夫族服妾爲家長族服出嫁女爲本宗服爲外親服爲妻親服爲三父八母服是謂六親笞杖徒流死笞刑五一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是謂五刑笞杖訊杖枷扭鐵索鐐是謂七具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是謂十惡監守盜賊竊盜賊枉法賊不枉法賊坐



賊是謂六賊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  
賓是謂八議處工贖輸囚極贖輸灰贖輸軌贖輸水  
及炭贖是謂五則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  
母父母者無養者得奏聞訊上裁犯徒流者得贖存  
留養親教民孝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  
十孫妻之父母女婿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凡弟妻  
有罪得相爲容隱奴婢工人爲家長隱者皆勿論泄  
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民七十以上十  
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  
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訊上裁盜及傷人者得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一七

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刑教  
民養老慈幼矜不成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  
罪輕罪發覺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犯罪  
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  
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二罪具發論其  
重者若一罪已決餘罪後發者等勿論重者并計前  
罪以充後數示民輕省也其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  
者以輕論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憫民疑也罪得減  
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開民生也故夫刑也者教也  
刑也者養也君子奉焉以比準繩是孔孟之訓而曾

史之行也小人畏焉以比水火是唐虞之風而成康  
之俗也君子以養德性小人以養肌膚小人以養其  
家身君子以養其國俗王者以養其天下故刑之制  
也仁之至義之盡也

郎曰臣嘗備員西曹知開家用刑之慎也凡獄司正  
聽之司寇又聽之以報廷尉廷尉聽之然後奏聞命  
繫之日與食歲與衣疾病與醫樂霜既降乃命列卿  
大會於朝參無卻者刑之殲厥尤辜歲五六月詔大  
司寇讞列矜疑二端出死適戍卒五歲又大讞出之  
適戍卒乃命曹郎分讞郡國亦出之適戍卒是以國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一八

家歲斷死省于前代二百年間乳虎蒼鷹之吏不得  
久於其官比者大司寇孫丕揚上言請陛下廣虞舜  
病諸之意師武王不忘之心歲郡國獄都御史得與  
御史參聽矜疑如京師故事天子可其奏於是郡國  
之獄與畿輔等顧國初者今歲終課吏法律不通至  
三過者左遷今郡國州縣之官皆新進甲科初離佔  
俸鮮詳竹鼎之意而監司諸道多器人應對顏色間  
折獄依良少所憂戒囹圄多淹生此弊也至於畿輔  
亦略可言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詰問奉旨對簿之人  
兼得緝訪輩殺下姦私無佐許者名曰天子詔獄歲



廣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爲右職至有起身小較超階  
勳臣是以每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邀爵秩因不  
勝榜錄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家資若洗甚至弁其  
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爲刺言若  
刺刮無餘然者威挾於近貴也夫惟天子罷省斯獄  
付三尺於賢司寇則幾焉

名山藏

卷之

刑法記

七

書何先生刑法記後

記稱帝曰者六篇初爲大明令爲三詔次爲律後  
詔天下使遵律詔爲定中有稱若曰者竊凡尚書王  
若曰之義也頃得受此篇三十年矣釋褐後先正以  
讀律勸又聞兩京在官胥史開律館講究意謂既遵  
成憲復多講習當無謬戾已庚之際持斧黔中目見  
轅門間有千百公行殺越事隨緝造謀以付臬司臬  
司輩引軍人陳言律爲寬縱地嗚呼 聖祖制  
刑雖首懲官墨至如鎮江男子棟茂實溧陽隸富江  
西民和卿等皆持官府短長通私鹽險厲代訟者也  
名山藏

又如膠州長子新安建昌之耆人皆同惡抵欺奏任  
者也或殺或梟毫不曲貸其非苛責紳弁而縱弛豺  
虎亦明矣至若錦衣緝訪之獄當 先生西署時已  
憂其漸乃今數年來見其繁未見其省推求比附間  
得盡如律詔哉盡有爭心以徵於書猶云薄德今之  
致君堯舜者尙當深味律詔之指歸則斯篇何可且  
夕離也後學蘇琰附記

名山藏卷之

晉江河裔遠 議

一河清記

黃河 漕河 通惠河 沁河

衛河 濟河 沂河 泗河

淮河 汶河 洸河 蘆溝河

桑乾河 漳沱河 薊州河 昌平河

密雲河 天津海口新河 徐沛山東諸湖

山東泉源 沿海塘 川都江堰

地之爲勢不滿東南海水周地四維北海最遠東夷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一

女直爲黑水靺鞨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  
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爲  
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城頭北東入海西  
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墩煌今肅過  
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爲卽西洱河與漢志  
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蜀今雲南爲滇池其地古有  
黑水舊祠而知之水顛流入蜀注海故名滇池中原  
之水黃河出西番朵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  
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千五百里有水湧地弘  
方七八十里高敞若星列且云星宿海也滙爲二大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二

澤復滿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未一  
河東北流經崑崙山南爲九度河水清駢可涉貫山  
中行西戎都會爲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南折  
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山北自貴德西寧境  
至積石經陝西之河州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  
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  
東南入冀州今山西境凡九千餘里其來最遠蓋元  
學蒲察篤實之所窮也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  
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域  
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山北鑿龍門以殺水勢乃因其性  
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自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  
州之三門山也又東經孟津過洛汭今鞏至于大伾  
今大名滑縣臨河之山也北過泲水今眞定冀州北  
枯降渠至于大陸屬中山今眞定邢趙深三州地也  
北分其勢播爲九河復聚爲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  
簡潔一水先儒俱分爲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  
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  
平原海豐縣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  
五年河徙砂磧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  
隄在今河南延津榮陽諸縣至于大名清豐武帝時

潞平原今德州也徒頓丘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縣  
于口今開州界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卽大野也始通  
淮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清河靈鳴犢口  
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滄渤河清  
河信都勃河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  
宗時決博州潞魏州博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  
也五代時決鄆州博之楊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  
縣楊劉今東阿縣也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  
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榮澤頓丘  
于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今徐州也入于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三

淮此河入淮之始也眞宗時決鄆及武定尋澄滑澶  
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  
館陶神宗時決冀州襄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  
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  
所據金受河患焉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過  
河今壽亳蒙城懷遠間也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  
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榮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  
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

馬  
頰河在今平原形存沙渠遺跡而已大伾之北不行  
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塞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

陰皆黃河繞帶又有弱渭涇內漆沮澧諸水  
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  
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涼府峽頭山經西  
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今高陵入渭渭出清  
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河汭出  
龍州弦蒲數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  
州南合沮沮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今宜君縣也  
出富平縣合漆澧出扶風鄜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  
俱會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  
蒲汾平間又有汾衛漳恒衛沁諸水汾出靜樂縣太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四

岳卽霍山也至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沾縣太  
麗谷今樂平縣名清漳一出長子縣餐鳩山今潞安  
也名濁漳卽衛水也俱東北流至阜城東光縣入海  
恒水出幽陽縣東入沁水至高陽縣入易水西南流  
至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衛水衛出靈壽縣東  
入萍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  
洮水入于黃河在眞定者出輝縣洮水出渾源州恒  
山南流入定州至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易州安  
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爲瓦濟  
河過直沽入海嶺出大同府之靈丘縣還山經眞保

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潁水出鴈門代州  
流從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  
潁幽并州之水曰玉河漕道也曰盧溝河漕道也曰  
白河漕道也曰沁水漕道也皆入于海豫州之水黃  
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閭鄉靈寶陝澠池新安  
潁源孟津孟津溫沁水武涉河陰原武榮澤武陽中  
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至  
毫縣合馬腸河城西北比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柴  
父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壽州  
朱仙鎮之間或益兗州出赤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  
洛洛出陝西冢領山亦經洛陽縣潁出洛陽穀城山  
潁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  
入河濟即沁水漕道也出濟源縣王屋山歷號公臺  
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爲榮即榮澤也東出于  
陶丘之北今館陶縣也又東至荷今已涸曹州也東  
北會于汶今汶上縣也又北東入于海波爲洛水別  
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漕道也淮漕道也  
北入于海又有漯澤雷夏灘沮洳泗滑淮潁出長山  
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潁出歷城縣入

名山義

卷之

河漕記

五

濟雷夏澤在雷澤縣灘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發儀  
陰溝至蒙爲灘東入于泗泗漕道也出泗水縣陪尾  
山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于睢即汝水汶漕道也潁  
水出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灘水出琅琊郡  
今諸城縣經高密昌邑灘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  
其澤數曰雲夢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于  
四川之梁州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茂州汶川縣東  
別爲沱經叙慮重慶入瞿峽過巫山出夷陵州荊州  
至于東陵今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  
州九江二府合彭蠡今鄱陽湖口也經安慶池州太  
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  
之下始爲氐道縣東源漢水東至武都爲漢過武東  
中州今武當也爲滄浪之水過三澨野也今爲承天  
府至于大別山今漢陽也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  
諸水同趨海沅辰漸元叙酉澧資湘九水是曰九江  
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  
入楊子江衡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海揚州之水北  
至于淮東南至于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南贛汀  
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  
合端洪所聚饒撫信浙之諸水于鄱陽今九江府蓋

名山義

卷之

河漕記

六

名其入隙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也蓋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漚而爲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常之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而下溢爲三江吳江界于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皆自靖江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不及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蘇之邳清今運道也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于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

名山藏

卷之七

河清記

七

自江淮達京師也廣西之水一曰離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爲二故曰離又名桂江合桂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爲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明府也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之富州之西洋江入出州經象州今柳州也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爲潯江貴州之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楊寨東

夜郎地又爲黔中隸牂牁郡今貴安州也東北一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卽爲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爲二入梧州大江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水一出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爲潁水至韶之英德爲貞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崗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水又南與潁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卽上泮柯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之水曰滇池出徵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

名山藏

卷之八

河清記

八

者故云滇大理之葉榆河卽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歸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海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崖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海外西南夷入東南夷海島中互市皆自崑崙山前而行海水東流三歲以爲來期西流三歲以爲歸期乃知雖有四海勢盡趨東也是皆禹貢之遺也今郡縣異其名故稍差次焉而河漕之治與黃河禹之治河治水而已國家引以資運焉河東也

入海其性也今自淮及徐引之南注五百有餘里  
凡四潰會河之處泛溢易決固其勢也國初都南京  
未引以資全運則時決時治之而已其始元年決曹  
州遣大將軍徐達往治達開場塲隙引河入泗以濟  
北方之南運者七年決開封潰太黃等隄詔河南參  
政安然塞治作者三萬人十四年河溢灌原武祥符  
山年諸縣有司請治上曰天災也護隄而已勿困民  
十七年決杞入巴河被河南數州遣使者率所在丁  
壯塞之二十三年決鳳池逕夏邑永城諸縣命發與  
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屬縣隄決隙其秋決南陽漂  
沒民舍遣使者賑贍萬五千七百餘戶發淮揚蘇松  
民丁二十五萬二千餘人修築岸隄明年決原武黑  
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  
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遂淤又縣舊曹  
州鄆城兩河隙漫過安山而元會通河亦淤其明年  
決陽武浸淫及陳州中牟太原扶溝十一州縣詔興  
卒作治其後洪武三十年秋決開封城不受水者一  
面其冬蔡河南徙入陳州永樂三年決馬村堤其明  
年院陽武黃河決岸及中牟汴河北隄而是時成祖  
遷都於北京矣九年河決壞民田廬舍益甚命工部

侍郎張信往視信言祥符縣有黃河故道岸與今河  
平宜可濬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率運木夫  
同侍郎金純相治之時工部尚書宋禮督開會通河  
命禮兼總之詔給開浚民丁米鈔蠲戶內是年租稅  
河南山東人皆喜願効力凡役丁壯十一萬四百人  
三月成功自是與會通河合開運河焉引河南注資  
之爲利而河失其北流之性衝決過甚運河反淤利  
害參矣明年決陽武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被數縣  
隄與原武大賓隄俱急流衝處決塞時有遣工部主  
事蘭芳按視芳捲土爲埽樹椿捍堤圖木作圍釘椿  
其中實以石脚貫橫木表屬之正統三年決邳州灌  
諸邑山東禹臺望鄉嘉祥尤甚命隨宜捍築十三年  
河決新城八柳樹源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  
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從之泄壞敗民廬  
無算景泰三年天久雨沙灣復大決近河地皆淹沒  
命工部左侍郎王永和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琚  
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工部左侍郎趙榮先後治  
不工者六年翰林侍講徐有貞自請行詔以爲僉都  
御史有貞至散遣工卒自行河相度明于心乃疏言  
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宜首疏其勢勢平乃治其決決

止乃濬其淤繼之以法因作渠牘隨宜先後之渠則異流同歸牘乃上下櫛比以大啓閉渠起金堤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濬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埽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猪灣起范暨濬上而西凡渠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河水過則害微則利有貞節其過導其微復渠而牘之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於是水不東衝河灣更北出濟漕而河西鄆東曹南鄭北且灌田數十萬頃有貞參綜古法加神用焉乃鑿以水門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十一

二壺五窰先涸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爲蓋役五萬餘人用木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經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麻葉倍荆土石亡算而用官糧五萬爲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是爲景泰四年是役也君子以爲才天順五年黃河溢潰汴梁土城溺者不可勝計詔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遠分治既績乃作石牘於揚州門以限內外時啓開明年發丁壯千開祥符曹家溜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爲三一決封丘荆隆隙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會通河奔放于海一出中年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彌漫不可禁議者幾請徙河南省避之孝宗以爲憂以白昂爲戶部左侍郎往治昂舉兵部郎婁性佐之役丁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甌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隄三十六餘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河蓋東北分治而東南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三

主疏五年復決荆隆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鎮入  
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朝議遣工部左侍郎陳政督  
治未幾政卒廷推劉大夏爲副都御史往大夏以張  
秋鎮上流爲儀封縣之黃陵岡黃陵岡上流爲榮澤  
縣之孫家渡皆宜疏治檄河南參政朱瑄僉事張龜  
董之其明年張秋大決奪汶入海水怒難垂成而  
敗者屢矣論者洵謂宜復海運卒宗復命太監興  
平江伯銳往兼治乃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二里許屬  
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鑿孫家渡口河七十  
餘里濬祥符四府管於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一三

五、

1991

舊河四十餘里蘇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塞黃陵岡之決荆隆口之源梁兩長堤壓水南下蘇徐淮故道其自武陵屬之碼頭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荆隆口起于家店及銅瓦廬東橋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患漕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許用減水壩法植木爲杙中實輓石上爲衝木若以厚板上埽巨石屈鐵鏈之液穰植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斄石爲寶五梁而徐之梁可引纜寶可通水溢則衝鑿殺涸則河清存自春徂夏張秋之決

卷之

2007年12月

上

塞賜名安平鎮興銳大夏皆錄功進祿秩有差而遷  
張郃爲副使專理河事踰年孫家渡漸壅而奔流窮  
復疏治之繇朱仙鎮以復項城故道蓋五年而成工  
李東陽安平鎮減水壩詩黃陵頭河水黃衝沙走  
石聲隆隆若山壓民船實使勁運道無憂臣深生治  
清角百戰若山壓民船實使勁運道無憂臣深生治  
水冰柱碑瓦難食錢金夜作壩萬失力頻刻下墮經  
素木柱碑瓦難食錢金夜作壩萬失力頻刻下墮經  
水行在尋不從岸直以冰石爲壩水壩順水壩  
失河速南從歸俗方因高爲陵下爲溝條乃石壩  
岸長如渴豐別徐防方因高爲陵下爲溝條乃石壩  
覺昔文堂建都訓燕肅中學汝河人冰岸士壩以動  
儒臣分掌制金石此記一夫墮此之機安可忘希命  
臨風但嘆矣天家是時盡臣入帑省我在江州思  
斷斷但願此再不墮河不從經有帶橋無津桑拔陳

名山燕

卷之六

事名理武始河自清河隙入淮至劉大夏治之自  
功徐有貞也

宿遷小河隙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  
徐州小浮橋入淮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溫家  
馮家等隙又北衝黃陵岡墻座溢入賈魯河敗張家  
陳等處縷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賈魯河下流淤亦  
出張家隙合而南注遂決楊家隙道曹單城下直趨  
沛飛雲橋較前徙又北百二十里朝廷勅工部左侍  
郎崔巖兼右副都御史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  
垂成深潰之代以右侍郎李堂屬竊盜起未卽工八  
年復決黃陵岡是年決曹縣以西徙縣北東行曹單

卷之

2007年12月

上



民被害益甚以命右副都御史劉愷愷爲大堤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烟集御史趙瑣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率其後十二年河決城武縣汶焉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衛雞鳴臺運道大阻下廷臣議其明年河決於廟道口三十里吳人盛應期起田開爲總河都御史謀疏趙皮寨支河綿亘數百里以濟運道乃趙皮寨爲上流地高於河土皆沙疏隨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益無成百姓怨應期坐免歸乃命工部左侍郎兼倉都御史潘希曾往代明年豐沛單三縣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十五

御史督理以旂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魏家山東諸泉入之洪浦以南障之隄如會通河制運通矣許之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上嘉悅晉秩實春是爲二十一年是時河益南徙益被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爲憂二十一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濟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河忽北徙新集淤而爲陸二百五十餘里開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一帶苦之四十四年河盡北徙出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十六

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積舟千有奇則又議黃河運而開膠卅二河海運之議起矣都御史潘季馴則惟求復故道而已乃役丁夫五萬開起頭灣塞十餘陳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六年少保工部尚書朱衡兵部侍郎萬恭悉罷膠卅議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築南北兩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議列鋪布夫修守如河南山東黃河例萬曆五年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洪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漕維時人人言海口當疏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十七

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天子可其奏季馴爲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黃浦潤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其以都御史治河嘗乘小艇行河風雨大作震撼波濤中幾覆往樹抄乃脫萬曆辛中以刑部侍郎起治河築高堰捍河而入之海後辛三年凡築土堤史以億計石堤以數千計連河以百計漕運河以萬計開壩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而高堰工範鉅季馴時與備伍維處風雨霖霖中無間也累遷南河御史書以言官坐請坐銅秩季馴去河後以右都御史起季馴丁家滿九年復原官爲太子少保工部尚

曹河漕之道三曰陸曰海曰河陸之運費海之運險惟河爲宜元人外有海運而內有會通之河會通河

者自任城分汶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漕通江淮清又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廟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此其舊也蓋山東濱海水東注海而元人逆而西之明初太祖都金陵餉悉仰給于南江西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所給遼東軍士一用海運而舳艫俟朱壽航海俟張赫常望之其末年河決原武漢安山湖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而會通故道開不問矣成祖治京於燕自上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十八

供以及百官六軍悉仰江南梁稻則用海運法兩浙自浙入于海吳會自三江入于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于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于海皆會直沽達于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趨白河逆于張家灣輸京師而海舟時溺計臣曰險乃令江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京師而車徒亡算計臣曰費於是屢有言開會通河便者濟寧同知潘敘正以請上使工部尚書宋禮相度還奏便於是遣刑部侍郎金純督丁壯十有六萬塞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淪河

舊曹州一帶河道開黃河故道起開封城北下  
遠是臺塌場口以益濟河而命禮董之元人故引山  
東泉悉入汶河又以汶雜洗洗併泗不能勝東注則  
爲堰城壩截會洗泗西南流以會于濟寧之天井閘  
而分水焉天井閘者唐尉遲敬德之故閘也始敬德  
爲盧龍節度使爲一鎮餉引河爲之而元人因其故  
蓋以天井之南注之淮安淮安捷入海以天井之北  
注之天津天津捷入海而陽穀壽張之交地勢控天  
井者數丈水留不走直可載數十石耳故終元之世  
不敢廢海運而禮以爲憂有戴村老人白英調禮曰

卷之八

—

法

南旺地輦蓋分水於南旺導汶趨之毋令南注沈北  
傾坎其南九十里使流于天井其北百八十里使流  
于張秋樓船可濟也禮乃造梁室汶之入沈者壩戴  
杆迂而遠之退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  
抵南旺分注之九年道大通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  
里過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若涉  
虛然上爲罷海運專事會通矣肅卒屬餉道平江侯  
瑄瑄尋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鑿淮陰故道開清江浦  
引水蘇管家湖入鴨陳隙達淮端宋轉運劉瑞所開  
沙河道浚新莊河一帶葺漢陳登所築高家堰防淮

若使淮水不東侵隄清江嚴啓閉令都漕掌鑰非漕船鮮  
黃河之漲乃開清江嚴啓閉令都漕掌鑰非漕船鮮  
船莫得繇開進堤立淺鋪築牽路植柳陰穿井泉自  
淮以北一帶而運舟至淮者無過潮渡河之勞阻  
自作京于燕松命平江侯陳公瑄海清歲百萬石便  
而讓通河漕才易平江治之平江爲人閩吏寬假如  
嘗識古今成敗何以清人爲心乃渡濟寧臨清之  
清寧古京都之堤則曰梁徐州二洪之巨漕流漢  
清建臨四十有七以啓之河運清江之漕自徐至  
舍五六六十里卒以治淺徐堤壘并開通州濟河  
於海後乃五之而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初漕糧  
亦皆分施於漕運之役自運漕軍之勞馮快缺決之  
有武臣與漕俸有動輒知平江者也蓋自有漕以來

卷之

可贊記

許

宋禮之功在會通陳瑄之功在淮南景泰初徐有貞  
沙灣之役兼濟通道北至臨清南至濟寧四百餘里  
而弘治五年中劉大夏往張秋之役築臺立表貫索  
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十沉而埽壓之繞以石隄輔以  
混柱度可三里許二人皆有功於漕嘉靖初沛縣河  
開沛河上接南陽穀亭沽頭下出甯城南陽開左滕  
縣而右魚臺開出其中其地高聳滕沛間有昭陽湖  
者又寃下黃水每漫漕漕之諸臣請開新河於昭陽  
湖東其地東北接沙河南接甯城延袤百四十里聳  
南陽等明年總督河道御史盛應期以請許之約

作者六萬人費二十萬計工已半屬旱災脩省言

多咎新河乃詔罷應期亦罷

初應期議開新河費項應期督丁進通人頗怨營朝議罷復其言其不便應期亦上

後之一月保可終事雖無復其言其不便應期亦上

疏自理部議上應期無從復其言其不便應期亦上

既未開新河因議議起於急於見功以杜衆口遂

以嚴急與怨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三

除在卒循其道速施之運道至今榮其利云

年河決趙皮寨穀亭流絕濟寧徐沛間淤數百里

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天和言慮欲行河恐故道難

復惟濬淤修閘復先朝成憲爲便因培低開濬月河

爲減水順水閘壩作者十四萬人費七萬餘爲之三

月成上晉天和秩四十四年河決沛縣等處流直泰

名山藏

卷之

河渠記 三

溝於運道百餘里總河者爲潘季馴季馴之議求復

故道而已而工部尚書朱衡則開湖東新河如盛應

期所治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漚三河口淪

舊河修馬家橋堤退河出飛雲者盡入泰溝是名夏

鎮運道大通爲穆宗元年黃河衝塞改行茶城與漕

交會其後隨淤隨濬又復別濬之然治河之臣先後

不一徒知別濬行河而不知夏秋之間黃水大發清

弱黃強當其交處倒灌入河河渠淤澱固其勢也苟

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入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

爲巨浸每歲之夏淮陰畚土塞城門竇穴出入而城

中衛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蹙其後濶流倒折清口

遂埋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上源俾住而鳳泗間

亦成巨浸矣上卽家起季馴治之季馴緣河築隄百

五十里近者爲縵隄洩驟漲遠者爲達隄防橫溢既

成二洪流駛如故季馴之言曰河性湍悍善溢多徒

者流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無散

漫無填開河乃可治此令神禹復生不易吾言矣六

年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復議開湖

名山藏

卷之

河渠記 三

口河以遠其勢季馴言加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

淮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湖處中將焉用之季馴

尋被劾歸詔朱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履視則加口

限嶺阻石竟報罷恭復以仁愿總築三受降城法爲

徐邳順水隄三百餘里運艘束於河流邳睢之間可

以稼嘉隆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爲績恭之言曰行

河有八因因河未泛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因風

南北爲運期因河順流爲運道因河安則修隄因河

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堤修治因夏秋則據堤防守

守有一日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曰夜防曰風

之而已四年高家堰大潰淮湖之水涖洞東注令白

以雨防有三策焉夏秋水發運河度河漕既定期無全算是謂無策運艘入關國計無虞黃水留隄

耳譬孟水執事不戒損孟一隙水必遂出凡罪水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關夏秋之際

通惠河卽玉河也發源昌平州神仙泉過榆河會一

河復安流是謂上策開有三曰石關蓋石爲之有龍

威馬眼泉遶覺山後匯爲七里渠東入都城西水門

門有鴈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閘漕長恐洩水板爲

貫積水潭積水潭者皇城內西海子也又稍東從月

之視閘廣狹而多寡焉口土關開水出口與河上下

橋入內府環繞官殿南出玉河橋縣大通橋至通州

相懸爲壩留水以與河接河堤之法有二有截水堤

與白河合表一百六十里元郭守敬所鑿十里一開

有縷水隄水之爲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

蓄水濟運元人名通惠焉國朝廢不治天順二年漕

急則通緩則開縷水之隄因河勢而東之也治水者

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先請修之以省從張家灣陸統

使之截水之隄遏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隄

者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往視還言元人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圭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圭

有二夫編設曰徭夫召募曰募夫借派曰白夫有隄

舊引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山陵恐不宜地理一畝

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舖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

泉經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西湖草橋泉源不深遠

守隄舖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

俱難引惟玉泉龍泉及月泉柳河等泉皆出西北一

治不足先上源李馴之言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

帶山麓誠從西湖源頭開分水青龍閘引諸泉水匯

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元宋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

湖從高梁河量分其半仍從金山河出餘自都城外

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矣

濠流轉與之會更洩入三里河水開而併流大通橋

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河

河隨早潦爲啓閉庶運舟近倉爲便明年發軍夫九

不可一歲不治故元宋以前黃河武北或南曾無軍

萬餘往治尋以災異罷後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銳

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爲善

等濬之一年而成自都城東大通橋抵張家灣渾河

又曰或問河堤之決可罪河乎曰河無不暴要在守

口百六十餘里漕船稍通然坐獨引西湖泉水之半

不踰二歲淺涸如舊嘉靖六年巡倉御史仲請復開之上使戶部侍郎王軾工部侍郎王詒往議軾等言漕國計也必如元人引白河故事令大船皆可直達京師則必大興工役其費稍鉅惟據見存故關稍修治之聽小車剝船並行而載且以便歸運之軍詔可

白河源出胡地經密雲縣靈霧山爲潮河川而富河營口河七度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於此會名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路河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輪白河之流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王

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潦冬春水微則病涸藉淤治焉

沁河出沁源縣綿山東谷經太行山麓至武陟縣境與黃河會而東注達徐州前代嘗引以通衛國朝猶然後河趨陳潁入淮不與沁合乃開沁達徐而入衛之道湮其後建言者皆請引沁達漕然沁終不能入漕也議遂寢

衛河舊名御河出輝縣蘇門山北泉東北流經漳大名館陶諸郡縣下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漳沱其一東流經大名

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今爲運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卑窄易衝潰永樂十五年命宋禮經度二小渠泄洪水入土河復穿小渠抵海豐縣大沽河入海正德十三年引漳水西通入河其後有言引黃河入衛通漕以達京師者然皆不行

清河發源爲沁既東爲濟出垣曲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濟源縣二源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爲滎又東出於陶丘又東北至壽張縣安民合汶水北東至博平入海此汶之故道也元時作堽城壩遏汶入洗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會于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王

潞我朝遏汶入南旺於是洗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洗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河

沂河源出曲阜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兗州府城東金口壩上與泗會一與泗南下二水南趨其故道從塔里河出師家莊開河元時作金口壩遏二水縣黑風口入濟又南流會洗水至濟寧出天井關國朝因之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家陀沂水諸泉與沂水汶合流至邳州入淮按職方氏青州其浸曰沂禹貢于徐州亦曰淮沂其又蓋青沂源也徐沂

流也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源竝發循山西流二里過下邳城合爲一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轉南流經橫河與沂合元人遏令縣黑風口入濟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爲榮又東出陶丘北又東至荷澤又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又東北至博平縣入於海又自泰山北與齊東南諸谷水西匯于黑水灣又西北匯于柏涯灣抵渴馬崖崖北又湧爲趵突等七十餘泉復溢爲大小清河元人壩金口傍有河西通濟沅竝入會通河永樂中宋禮開會通河自安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三七

山河西南行縣壽張而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

淮河出平氏縣胎簪山經桐柏其流始大至泗州龜山橫截遂界沙湖洪澤諸湖出清河口與黃河會東入於海

汶河三源一名小汶一曰大汶一出萊蕪縣原山陰與寨子村合而南流會沭水至濟寧天井關以濟運國朝因之山東水汶寬大伏秋防暴漲焉

沭河汶支也水經不載元人于寧陽堽城作斗門遏汶益漕沭名始著自寧陽縣西北南流至一曰長橋金

寧陽諸水經濟寧城東與沂泗合入天井關元紀也宋禮分水南旺汶不復堽城會沭然沭不可無紀也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爲渾泉而爲桑乾河屬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爲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爲渾河一南流至霸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盪遷徙不常往代雖嘗修築國朝特重云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三八

桑乾河發源馬邑金龍池百斛湧泉遽遶東下從大同古定橋抵保安州又流至盧溝會于天津起盧溝橋務里村至古定皆可舟議者欲道宣大運道以中道有石阻乃罷議

萍沱河出繁峙縣泰戲山匯爲二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又東北至青縣分山河口入運河下直沽入于海班史稱徒駭是也後就湮不可據至國初流彙城迄今又不知幾徙或謂是河泉趨真定縣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會衛河入海其故道自紫城口衝潰東流道非其故而東鹿深州被



唐議濟復中官大家重業成田不徵也

荊州河運荊州軍餉也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

轉餉荊時有漂沒天順二年開直沽河焉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也起盤華城外安濟橋抵通

州渡口止袤百四十五里

密雲河運密雲官餉也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

與潮河川交會水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劉遠

保定都御史楊博請得塞就通利合以濟餉四十三

年總督劉燾發卒濬治而潮河川直達通州凡密雲

鎮歲餉十萬悉用小舟轉粟省車輓入河費上嘉善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五

賜資之

天津海口新河河長十四里四十八步薛王家渡抵

冀家灣圍運道

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曰水櫃儲泉以益不足在

運河西曰斗門分漲以洩其餘南旺湖屬濟寧州運

圍百五十餘里運渠貫其中東岸爲南旺東湖汶水

自東北來界爲二界之北爲馬路湖南爲蜀山湖俱

屬汶上縣又南爲馬場湖屬濟寧皆綿延可七八十

里又南八十里爲南陽湖卽獨山湖屬魚臺縣圍七

十餘里引沙河逕其中入新河西岸爲南旺西湖北

三十里爲安山湖屬東平州屬八十三里餘百二十

步南百九十里爲昭陽大小湖大湖袤八十里小湖

殺三之一連而貫圍八十里餘北屬滕南屬沛放水

入薛河從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孟嘗君封薛故名薛

河也已而河決乃棄沽頭開新河于湖東南陽在東

昭陽在西去湖水益遠蒲灣泊或家湖屬汶上赤山

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連注八十里屬徐州

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蛤蟆湖長二十里周湖如

之連汪湖殺四之一柳湖猶是俱屬邳州落馬湖長

六十里茅湖次之黃墩湖殺三之一侍丘湖長三十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三

里含基湖如之埧子湖袤增五十里俱屬宿遷縣大

莊湖長十里崔鎮湖三之俱屬桃源縣杜村湖長

十里萬家湖如之俱屬清河縣是諸湖者運河之外

也而藉以資運管家湖在淮安府白馬湖長三里汜

老湖三而十之卽寶應湖也界首湖一名津湖里與

白馬埭俱屬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湖東夾河

是名康濟屬高郵州故名高郵湖也運經高郵九十

里湖居三之一焉故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中西風

與舟觸輒敗弘治六年戶部侍郎白昂請更鑿覆河

利牽挽既成賜名康濟河也你伯湖長十里有八屬



江都縣是諸湖者運道之經也南道江北通淮歲脩之費視南旺諸湖倍

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邳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爲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爲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主

立

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桃始花水汴雨積川流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華水四月蠟麥秀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水堅脫泮盛夏消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礫腥併流乎河故六月中旬謂之礫山水七月菽豆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葦華謂之荻苗水九月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盧支水非時暴漲

謂之客水皆當巡守而伏秋勢流盛則當晝夜防此其資國儲者也若夫湖塘陂堰以至川原所過渠溝可引在郡國多有之民間往往藉溉浸舟行井飲之利善爲政者或疏以便民或隄防之以捍患太祖初定天下詔民間有以水利奏者遣行視脩治蓋其重也茲記其要且大者附焉

沿海之塘海鹽爲大海鹽縣勢濱海延袤一十八里北有乍浦山遠峙三十里外南則秦駐白塔二山夾峙一隅與乍浦相望勢若拱抱而海鹽居其西南之一灣潮水自東北來趨漸洩無歸一遇東北風起怒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主

潮奔騰推擊勢不可當所恃爲捍蔽者惟土石二塘洪武二年肇建石塘焉

川都江堰自秦時鑿江水灌成都田歷代皆用鐵石水溢輒復壞洪武九年彭州知州胡子祺易以竹木省費利溥民便之

洪武十二年從曹國公李文忠言命陝西西安府穿築城中遙引龍首渠水從城東注入民獲甘飲無鹹鹵焉

二十三年修崇明海門二縣潮決堤岸共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三丈役淮揚蘇常民丁二十五萬一千八

百餘人

二十四年築上虞縣海堤四千丈作者萬六千一百六十人是歲脩寧海奉化二縣海堤共四千三百四十丈作者萬一千六百餘人

二十五年海鹽陽縣銀野東壩河道至胭脂河壩共八千三百二十丈作者三十五萬九千九百人

二十六年鑿林州南流北流中隔之江以通舟楫

二十一年命長興侯耿炳文督民兵修涇陽縣洪渠

又濬堰渠十萬三千百六十餘丈堰故灌田二百

生利及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三五

永樂元年嘉定縣民程言東吳水利舊有錢塘吳淞

婁三江所仰財賦數百萬吳淞一江連跨蘇松東抵

滄海西接太湖澱湖之水溢則洩於海海潮則入於

湖比年壅塞爲平陸水脉不通五六月間旱高田概

稿至七八月霖水漲溢又盡淹沒民所以典鬻男女

蕩折產業甚至棄散逃走而負徵斂上以蘇州知府

湯宗不治徵下獄使原吉詣疏鑿原吉上奏臣行視

水利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甯下嘉

湖常三郡土田下少高多環以太湖錦亘五百餘里

納杭州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注澱山等湖以入三

孫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

海臣謹按吳松江舊表二百五十餘里廣五百十餘

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然當潮沒之衝沙泥淤積前

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

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多淺窄處自下界浦抵上海縣

南路浦口可三百餘里灘沙淤泥芟蘆叢生欲即開

浚爲力又大臣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

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急流直

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巷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

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之大黃浦乃通吳

淞要道下流壅塞雖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陸浦

口可徑達海宜浚接大黃以達泖湖之水此禹貢三

江入海故道也上從其言事成復命復言水雖繇故

道入海而舊河港水盡疏濬恐淺狹淤塞不足經久

上復使治之命大理少卿袁復副原吉復浚蘇州千

澱浦致和塘安亭顧浦陸皎浦尤涇共二萬九千二

十丈浚淞江大黃浦赤鴈浦范家浜共二萬二千丈

而下流疏通是年復濬通州徐電食利等港共萬八

千七百七十三丈作者萬一千七百餘

六年命平江伯陳瑄脩海門縣界塘岸可南北百二

名山藏 卷之 河清記 三四

十餘里作者丁夫四十萬人

十二年脩壽州安豐塘水門十六座及牛角壩抵新  
俞舖堤萬二千五百餘丈

正統十三年疊溪守禦千戶所以所無井泉就水飲  
馬溝爲番蠻所困巡撫右僉都御史寇深鑿飲馬溝  
水入城邊人以爲功

天順二年脩四川萬工堰可灌田千餘頃名萬工以  
費工也

八年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奏西安府城內井  
泉鹹苦飲者輒病舊引龍首渠水從東門以入水道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三五

依山七十里而遙且水利止及南餘三方皆不及城  
西南皂河相距灌一里許城穿一渠引水從西入令  
與龍首渠水相濟閭城之民利焉可其奏

杭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自唐刺史李泌引湖水  
入城中爲六井然後民足水井邑日富兼可灌田宋  
守臣蘇軾復鑿爲九渠後漸湮失成化十一年浙江  
右布政使甯良議錢塘門左湧金門右其間有九渠  
之一宜可因舊路復浚以通湖水且構橋置閘便來  
往禦暴漲詔允其議民甚利焉

弘治七年命工部左侍郎徐貫兼右僉都御史理浙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三六

五百七石論者謂祝萃之功爲多

郎曰自有治河以來議者斷斷乎禁禁乎稍有不  
別議鑿濬費不貲矣余觀劉天和潘季馴所論則治  
黃河在循故道治漕河在沿舊制而已物有小大物  
之形也情則一而已矣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寧異情者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有所漸之則加溢  
矣有所控之則旁泛矣去其控者而漸可消也黃河  
雖大何以異此予讀季馴治黃之議但欲循河故道  
東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爲纓堤纓堤  
之外復爲遙堤使水益淺遠以不至旁決蓋嘉靖隆

萬之閒季馴四治河河皆治

名山藏

卷之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誤

漕運記

漕者曹也合曹水而名漕運須曹水乃有濟焉自宋禮鑿會通陳瑄濬清浦江淮河汴沁泗沂汶衛白諸流亘如一脉注以湖塘溝泉而水幾不涸聚矣國初漕運事兼屬河臣世宗朝洪阻運滯運臣委責河運乃分運也者朝廷所以祿百官廩庶工食宿衛士餽關輔戎馬國計之大者也米至京師易三鏹而已而常五倍而致之不則無以資京邑充國費而明朝廷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一

也予是以次漕糧漕倉漕軍漕船焉而申之以漕規高帝始有天下用海運顧以給遼左一方而已其時歲致七十五萬石役者以八萬文皇作都於燕初仍海運之故爲一運別起淮儀歷黃衛水陸灌輸遞抵都下爲一運其北則德倉所儲爲一運三運歲合二百五十萬石有奇八年謂不足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運復三百萬石有奇十三年會通河成海暨衛河罷運已三省督運亦罷而用平江伯陳瑄言令民就便運于淮徐臨德諸倉官軍爲之接運是名支運法凡運米預取乾圓濕等呈戶部驗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二

之後運如其米謂之樣米米石斛率平概其後乃一平一銳宣德六年瑄復言支運法民與軍均勞甚善然民往還殆歲不無病舍稽湖浙等軍船遠駕就兌勞費亦虛竊謂令民益耗附近兌軍便宜帝是其議令所在民支運者勿論有欲兌者度地遠近給軍耗米耗之云者以防摩盤屑越正額耗損且言平代民而運准當運者所耗費也而又爲之兩銳其正米俗言兩尖米也耗則平而不銳是曰兌運法兌之爲言易也軍與民交易也皆以爲大便宜是之時兌居十六支居十四歲費充羨無有慮不足者行之既久耗亦納官軍不復有失初意矣先是永熙之時漕法嚴明倉米卽紅腐鮮虧折者自兌運法行倉人垂涎耗餘石索一銳未幾耗亦納官官取其銳自如軍始苦之兼以有司徵斂之後期曬曝之不宿運軍逼不暇擇且亦就中自藉爲奸利於是兌米多惡而復有折曝之耗矣凡運米之銳永熙一之宣德兩之要皆在領運時入庾則否入庾之有一銳也自正統始也謂夫貯庾久而耗焉此夫以銳爲耗也乃收者復倍銳軍益苦也憲宗初年上覺之以詰戶部石耗一銳銳五升足矣倍之非苛削耶於是戶部執曬揚之數取

米石一其銳驟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爲耗實是之時法多米惡故事所呈樣米徒虛耳巡倉監兌禁入土沙以爲奉職矣其究也銳八升復不行概米之時淋漓斛上散漫地下高厚率數寸許其漫地者軍復不得有之甚且有額外罰以此羨餘雖積正糧實虧運軍展轉稱貸不支矣七年罷瓜淮兌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於原耗外益以脚米四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末年定兌運改兌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於臨德曰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三

預備米預備米無當于漕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宣德間之定耗也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洪武間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軍便民至成化爲改兌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弘治中姑議定折耗銀曰輕齋其法兼算耗銳稍贏縮而剖之以銀兼米米從贏數銀從縮數凡輕齋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備餽鋪墊之用粟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於斯爲盛亡何漕撫李憲請以齋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貸而償之上可其奏者爲令正德間督

者不內議出而外議益益米石五升曰補蒸潤耗損尋以有司寅緣爲奸罷而輕貸之銀遂不以時給卽給亦祇填要路壑無從問餘矣其後弁輕齋銀隨正徵足不者不得給通關而嚴淤阻禁改納抑剝輒之道商水兌之法紛紛多事衛所官點者乘之侵襲百出又其時流寇宣寧相繼弄兵被兵地賦多減折一時言官請罷傳奉革投充清冒功使食寡用舒竟不施行而國用誦矣世宗初漕總兵楊宏奏輕齋隨軍軍人緩急有濟若貯于漕庫比至始給當其未給軍人所費已多而又羨之爲扣夫輕齋亦耗米耳故爲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四

輕運舟便餽費乃取其羨米懸之籌非法也科道官交章駁之以爲將開奸人冒破之端戶部爲兩可其說請銀至之日驗費給領如故第勿扣其羨以抵船料兼充諸什物之需大學士費宏言外衛軍士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倉人復以八升銳爲一時汜濫費貯倉歲耗無出也戶部尚書孫交酌請加三升爲歲耗一升盡三升而止未三歲支者入賞額待用上命着爲例而是時自太監經歷茶菓小盪兒等銀下及倉攢門官新舊軍斗一釐兒斛面銀亦不有額額合一十四萬有奇

又京衛有催償起粟掣解巡選起米等銀運官有掣銀有長差藥餌過淮紙割等銀費皆不貲而運舟缺者敝者聚諸雜物方一切倚辦輕齋雖軍有利微眇矣頃之戶部言輕齋之費倉爲甚譬雀鼠之噬蟻虱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知其已誦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廢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齋銀一十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十四年以上龍興于安陸獻皇帝陵寢在焉湖廣顯陵承天二衛運米三萬一千四百石悉從改折其後數歲四

名山藏

卷之

曹聖記

五

方水旱災傷請賑之疏踵至闕下京通二倉爲竭持籌之臣非議折無復計矣上覽漕總兵萬表所上實運數除折免止米一百九十萬石有奇降旨切責戶部毋得復減折久之表復奏天災流行例當停免臨德撥補其米有限故往年議折蓋于災傷停免之中曲爲之處非無故也夫豐年米賤即取民所有民不爲困連年全運軍不爲勞若災應停免量減折色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於國計似亦無害且漕糧除河工之費其耗齋行月船料諸銀總之率四石而致一石艱難險阻良不易得有如今者軍米易銀石三錢

耳難待而賤用殊爲可惜若以先年所折石七者作二石給之公家之利既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儲省積候支于米貴之歲京師之米價亦平矣疏入許其年運米減折三十萬石是後仍許減折而數年之間折直中倭糧船多被焚者通賦既甚水災繼之請以明餉亡歲歲有久之南軍以改折故糧不時給至一秋戶部侍郎一人上從南戶部尚書黃光昇言雖災勿折隆慶之初京通二倉無積已甚復旨許折漕米百一十萬石戶部尚書馬森請以五折者九錢折在扣其所省料銀行糧相間支放以復顯承二

名山藏

卷之

曹聖記

六

衛漕額之半附載各總第免運如世宗旨而已疏上上爲詞及太倉出入數森具數對因引書倫德永圖之說爲上規而上切責之五年河水溢糧舟傷者幾八百艘明年漕撫王宗沐奏曰米有目性薪井之水具則熟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其性而易壞米貯水次且已濕而兌矣船載半歲又經濕而矣至太倉一曬二日是水火俱備也多而相壓蒸而後不出一年外米內粉甚者灰而不可用徒封倉嚴而畧之曰內幾萬石者而就知其不堪京軍拱

爲救漂流莫如改折且今歲漂流正以額承全運  
船少米多之故利害相伏夫安知求全者適以自害  
耶于是議者遂請定例歲折一百萬石而輸京通二  
倉者僅三百萬石矣戶科給事中梁在庭言歲賦一  
百萬石京米翔貴萬一事出非常運道梗塞畿民枵  
腹士脫巾胡以待之臣恐法久人死即三百萬石  
亦不能保其不掛欠不漂流戶部請仍復運額報可  
右漕糧

倉之爲言藏也京倉天子之內倉也通倉天子之外  
倉徐淮臨德倉置外所以備凶旱防不虞也徐州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之倉曰永福廣運淮安之倉曰常盈臨清之倉曰廣  
積常盈德州之倉曰常盈臨清倉自洪武開建謂夫  
南北間一都會也永樂初節級寄倉爲轉輸後因直  
達京師徐淮臨德分貯之其初則建倉版黃衛之漕  
受淮倉米轉之直沽直沽又海舟所停泊處也其年  
既卽直沽設天津衛置倉三年增置露囤千四百所  
于是淮倉自衛河太倉自海成輸天津倉而山東輸  
德州倉天津德州二倉所受又總輸之通州縣通州  
輸之京此轉輸法也五年增設通州左衛置左衛  
八年修北京驍騎等衛倉十三年漕河成益置

次受民納令官軍節級支運以移德之廣積倉  
清移原坐太倉海運糧于淮安府准以北曰徐州倉  
徐以北曰濟寧倉絡繹臨德以抵通京十六年復益  
通州衛通濟倉歲凡三運其達京倉者二儲通倉者  
一宣德四年益增修京通淮徐等倉益拓臨清倉  
可容三百萬石工役以數歲正統元年定所增通州  
大運曰中倉曰東倉曰南倉曰西倉時歲運米五百  
萬京什之四通什之六其年復增造三百萬石倉于  
大運西倉之側是時國家承仁宣之積重以兌運友  
盛歲額日益廣倉在贏溢主者見爲多而不可較或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窟穴其中朝廷亦不之問也四年以歲運至京師無  
可貯之增設府庫左右金吾前三衛倉官軍人等預  
支月米空廩以待而倉版盛矣天順四年卽通州西  
倉之南草場置大運南倉五年復增通州大運倉百  
間而南倉設北東二門餘倉皆三門門設守衛軍一  
人辦事官一人軍一人然繇是設總督太監監督內  
官漸多事矣弘治中言者極言內官剝削之害請量  
裁罷之上方優容未發也至正德中冗食冒支益甚  
蓋弘治之末倉場月支米二十八萬至正德初年至  
三十三萬矣是時監督內官強預收放收則賄賂公



行於則半入泥沙世宗始盡罷軍矣隆慶初巡倉御史蔣機言漕儲通倉者三百三十餘萬石而京倉僅二百餘萬石根本之地出入少非所以備緩急請無拘三七四六之例凡兌運者悉入京倉改兌者入通倉詔可久之御史楊家相復言通倉誠多放一月則京倉省一月之給京倉多折銀一月則京糧餘一月之儲非必減通倉而後可實京倉也戶部請除改兌盡入通倉以省腳價其兌運入京倉者仍于中撥六十六萬二千石足通倉原額詔如議

右漕倉

名山藏

卷之九

漕運記

九

軍也者出力以運者也洪武中海運給還左七十五萬石凡役官軍八萬餘人運軍悉許附載已物資私用永樂初三運皆軍軍無運名惟所命之十二年漕渠銷罷海衛二運運軍之精銳者盡集于漕始以運名軍起淮歷德以達都城一歲凡三至詔書時時休息之北都督建從戶部言令運軍面役者半如所留數調江南民千淮臨諸倉給糧轉運其後支運法行自淮之徐以測直軍自徐之德以京衛軍自德之京以山東河南軍歸有司毋得有所役使修治壞倉國後運洪熙元年許附載已物如洪武初例恤之

名山藏

卷之十

漕運記

十

宣宗即位營建獻陵繕治魯府皆以運軍助工凡役二萬餘人其時選下西洋征文趾又二萬餘人漕伍廢缺乃令江南民糧定撥淮徐者暫假糧戶運赴通倉於是漕伍坐不即補民浸淫敝愈多至淹稽四年陳瑄與工部尚書黃福議江南民糧令就近上淮徐倉毋重苦民軍缺補之詔從焉於是軍士一十二萬人復完又無他徵發運制定而軍人黽勉就運竟歲無休時時有搖搖之恩居二年兌運法行軍得民加耗之利民筆米投軍勞以酒食宴樂即其土之有司亦以客禮禮軍軍驩而分集久之老弱疾病力弗勝者時或亡去平江伯瑄請增至十六萬人而取徵諸衛所少壯不足乃以老弱充之未至而亡者六千人瑄復請精擇必得之不得則旁及隣衛成國公朱勇言必大索亡者不然是亡得計也上深然之其時軍內懷惠而外束法視運事如其家而久之民忘曠昔謂軍兌固然耳酒食宴勞甚衰簡軍見民簡揀未相難盜量相稽追逼百出凌民其矣議者復請委官監臨禁私兌自有司權舫重運速操柄乃在糧戶正統初年頗加意運軍其後有閩寇調征潮江江西二萬餘人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京營操備

江南運仍以屬民景泰六年處州平凡刺入貢軍運復而天順初南京水軍等衛運軍猶然以更番操備爲苦往往中道棄船亡初宣德中著令運軍有訟事畢而後鞫之有罪者罷其役而運軍好亡多空訟乃復定運米類遺正米漕撫乃今罰運外仍運正米無力者邊戍之者爲例然所罰之米又以累船重總漕都御史王玘請令當罰者募船別運至成化間議者曰運軍嚴罰而免實是徒督責之也乞自今糧船無損運以時至者三歲之後官糧一級軍倍之餉詔從之時又定十二總焉十二總者湖廣江西浙江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十一

北直隸中都山東各一南京江北直隸各二并遮洋一總爲十二總以文武大臣各一人表裏督之總有把總官轄諸衛所諸衛所有指揮等官領其軍軍船十人運正米三十有七石十人內又特選有力者一人爲旗甲以親運自永樂至此制乃大定遮洋總者本永樂初所習海舟兌小難糧餘海給餉者也天順初鑿河通薊無所事海云弘治元年左都御史馬文升言船料部給所從來也今乃使軍人三之夫既人軍之矣誰與供料軍非人乎哉春往冬旋方爲明歲計而又僥募剝出息稱貸然則正軍通而及餘丁

復通非其情然誠苦之也附載土物以易水亦所從來也有司又從而征之運官重載自爲利軍士所附則見漁奪彼何以資生也乞令所司軫恤之母侵道上然之其後以輕齎銀貯庫軍人漸瘠民與軍兌者復怙有司勢報讎者相凌甚相戒閉絕令亡所舍一酒一肉弗與市易比軍困而求兌則有司又不可得見稽候者數月而無名諸費方多正德中再欽爲湖廣漕運把總善股軍婦事權貴人每輕齎銀至輒與爲屬券奪去漕撫忠之令函封以往驗算而給而欽復貪緣驗封故裁軍費厚獻羨爲功欽罷王佐爲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十二

驗封參將旗甲主之一時軍雖然謂便而旗甲因人狡愾高下其手又無名諸費勢不可減或作虛數欺因括所費籍之既至倉人按籍徵如奉明例責故物而軍又困矣肅皇踐祚一時更新二三年開斥賄總嚴科率私役之禁土宜許量裁輕齎銀給軍美勿問行糧隨正米兌與運軍翕然稱慶而漕政久弊人難道故方楊宏奏發輕齎科道交駁戶部大臣亦指無名諸費爲前規清濶復見京衛暨二倉亡賴慮無不蠲納于軍身矣三十七年而後輕齎屢議大限十三隨船者運官司之其賢者名節有然徒爲遷轉地不

賢者以資囊橐其倉費之美聽于漂欠莫之敢必軍之負債掛欠乃遂爲沉痾之疾無從撲藥四起而運官不能制連坐之議出矣於是弁坐原選官重禁催募終嘉靖之世先是成化中所定十二總嘉靖初用言者還水軍左等八衛原以習知海道留者于江南俾與前一總分而爲二其存淮揚等五衛益以北直隸全總暨徐州左泗州二衛仍爲遮洋總仍十二而二十三年浙又分東西總之凡十三至隆慶初乃以遮洋所屬相地之便分隸十二總下軍額不虧而官省繁簡適均衛總如比鄰然無復南北裹糧之苦

名山藏

卷之

清運記

三

厚卹之報可

右漕軍

漕必以舟矣高帝時河海舟兼造而海運爲遼東永樂北都海舟與衛河舟歲造等皆於江浙湖徽近水產木處爲圓造所宋禮部鑿會通河請改千料海船

爲二百料淺船以旗軍萬人領淺船五百餘會通河轉運而海船稍踈既增造會通河淺船至于料海運罷其海船以運布花於遼及改爲遮洋船通薊永運五年令官軍歲以十月息運修船附近地南京都留守司直隸衛所于淮安山東等都司于臨清江浙湖廣各衛所于原有司所採船料交納其處正統元年詔設清江提舉如衛河造船軍士免其城操雜役凡造船之料部給之舊船三新船七景泰天順間計船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又產木處每隔歲輒令有司自行派遣其後止解物料焉又其後料解漸縮而各省所採木在川廣者亦以漂泊罕至至者復爲監收

名山藏

卷之

清運記

四

官留難解戶多死於是有解價之議而廠料愈不繼船遂以無當成化中令船薄漂流者罪及提舉然終不可得堅固其後停止解價取水價于荆杭抽分二廠而已而軍士復有私辦之額其令領船料工部又不以時給給之止于舊三謂運軍操舟見爲受成設不慎護則所謂新七者量足其四以三屬之運軍以難之嚮者軍士私辦遂爲公額矣弘治中以軍士困參酌而益之以銀軍皆喜船議爲之一振正德而後六七年閒船多料少大約不及期而壞又材木半出

實發千錢展轉相續而下自旗卒運弁以至主造之官無不盤據其中寬端度跡蓋料愈多而船愈無當嘉靖初年罷遠左運布花海船省銀六餘萬更定各總造船處中都江北直隸五總北直隸山東遼洋三總于清江江西湖廣二總于各該府浙江一總于杭江西九江等五衛于蕪湖鎮江等六衛于蘇船料不

清運記

五

人山不利佳木哉一經南都則拔其尤者為黃馬船料矣下瓜儀則市其佳者於民間造作矣至其中空不堪者始萃於清江清江廠所委指揮等官出於督求而又甲乙相承莫可究詰夫以不堪之料付之營求之人而乘以不可究詰之勢運船之弊橫潰四出不亦宜耶謂自今廠署毋註選聽工部擇司官練達清謹者任之三年而代指揮等官悉罷委別於淮安衛山陽等縣附註經歷縣丞四員傳專成造亦三年嚴其功罪而代又請歲解銀湖廣布政司責成糧儲道必市美木木皆親造揀選庶幾乎船勝清也詔曰

漕船之外為貢船運三日馬船曰快船曰黃船馬船洪武時為備水戰也駕以江西湖廣二省寧國安慶太平三府水夫船為夫一十有六月廩比諸見軍快船為運水軍輜重設也駕以軍餘如馬船之數役使則給行糧是二船者皆隸南兵部車駕司三年一更造黃船永樂初以從供鮮品者也駕以京衛軍船為軍二十行有工食居有月廩隸兵部十年一造五年一修而工部主之凡修船則軍卒守之月廩如故宣德以後天下泰寧馬快二船既無所用而定都北京蕪新上供黃船亦不任載乃令三船並運然船浮於

清運記

十

載司運者因以商貨實之顧亦有定例往來既久動稱上用河道旁午所過州縣牽挽之卒以千百附近州縣出銀濟之一歲間自儀真抵通州費不下數十萬異河軍民甚困宣宗乃勅都督劉聚總督之運官自取用者有禁弘治末吏部尚書馬文升言來京馬快船弊害固多進鮮為甚夫敬奉宗廟固難缺禮乃所進鮮物皆青梅小竹笋蓮藕薑菜宜州梨蓋太祖都南時所用今京師果品菜蔬雪梨青杏比南尤佳則稍儉省不累備物又臣任南京兵部時備知內府工局遞年將在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合用

絹布俱於在京該庫開出裝載馬快船往南京織染局染造染畢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入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仍運南京歲以爲常何往來至不憚煩若是今揚徐荒旱特甚乞行量爲減省而南兵部尚書王軾亦言歲運諸物有在京給料可以自造者如鬻酒銅器膳盆染布絹不被巾帽以及馬槽是也有在京及在所他稅可以取足者竹木板枋是也魚肉果菜諸品有北產優於南者核粟銀杏芥蓼紫糕蜜煎櫻櫚柿鱮是也有味非殊異及雖堪上供不必以多爲貴者苗薑芋嬌藕葦青楊梅枇杷鮑魚糟鮮冬笋是也若此者皆可以歲省船且船未必歲修歲壞也量修而已即可他役守船卒毋糜月廩許之惟勿省曲盡諸物而已而馬快船自劬劉聚總督後動戢內臣之家紛紛奏討長蘆等處欽賜鹽利船動至數百總督虛設矣正德初兵部嚴奏討禁立爲限例然其時中官之勢大張進貢使虛張船數益迫死小吏梓縛指揮占夫索賄橫不可問而守船卒歲故令其量出銀佐修船其後貢使需索無厭水工枕手俱賁卒催募供給船大都以差占繁多三歲而壞壞則仍責守船卒修治不二修不見代言者乃

名山藏

卷之

清運記

七

右漕船

名山藏

卷之

清運記

八

請初造船時立給全價比其修船官二軍一肅皇登極圖治方銳南兵部尚書喬宇乘而極言領運內臣虛增船數罔利擾民之害請以永樂舊例裁之時所裁省弘治中什之四省正德中什之七上欣然嘉納諸監局閹人不便也爭請如正德中例兵部執奏上許如弘治中例而申嚴他諸行船禁九年停免薦新五船供應器皿船隨時酌減者十五艘已王廷相爲南京兵部尚書復條上併省視弘治中例更減終嘉隆之世

漕之兌運也自宣德始也乃立水次焉凡水次江南於淮瓜已又於九江已又令淮瓜運軍過江就兌湖廣於長沙漢口已又於蘄州漢口城陵磯三處江西於吳城已又於進賢河南于小灘山東于濟寧已又令河南山東俱于臨清已又令河南仍小灘凡當兌米徵收以十月水次交兌以十二月踰十二月終次年正月糧與船至者三之一弗至者府州縣正官督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等官俱聽巡按御史逮問奪俸奪級以久近爲次已復申定罰例較前率先一月有糧白糧道而下領運自把總而下後期者無次并

關之月。粳米解部山東直隸以二月爲期江北直隸鳳山等處以五月爲期南京江西等處以六月爲期江浙湖廣以七月爲期違者繫其在所巡按究其官吏已令江北官軍兌本府州縣糧者過淮以十二月南京江南直隸官軍兌應天等府州縣糧者過淮以正月准以北山東北直隸二總兌本處糧及遮洋總兌河南山東糧者以正月及三月完報事皆屬之價運凡米至京倉月旦爲期五月一日北直隸河南山東衛所至七月一日南直隸鳳陽等衛所至八月一日南直隸過江支兌者至九月一日浙江湖廣各衛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五

所至後者奪俸先者進秩皆有差已又令完期各前一月初四月終七月止又令更前一月及六月止凡漂流米二百石以內爲小患二百石以外爲大患小患報官大患以奏聞漂流損米罰治皆有分數然仍令之領運補完者復之不完者終身及子孫勿得復漂損料劾及漕運撫總官聽上之所處凡軍有犯罰運糧贖罪亦皆有差次無力者發戍極遠邊衛已復罰罷運第令如數納米贖凡倉次給醫藥官若軍有故者歸其骸存恤之是之謂漕規

郎曰國家漕政易民運爲轉搬易轉搬爲直達今而

備矣熙宣成弘之間往來絡繹捷於流水何今運者與司運者交病也上德之而使無怨咨上下交清核之而使無混冒在司運者乎

名山藏

卷之

漕運記

十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錢法記

高皇帝未卽位之前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其代錢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十爲一兩四文爲一錢置官治之卽位以後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六年禁私鑄八年罷寶源局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色爲質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

名山藏

卷之

錢法記

曰大明通行寶鈔天下通行中國鈔貫狀十串則爲一貫其下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鈔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爲差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程諸色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十之七

百文以下則用錢十年置各布政司寶泉局鑄小錢

與鈔兼行十三年令在外在京各置行用庫令民間鈔貫伯昏爛者入庫易換量收工墨價直二十二年

令造小錢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每生銅一斤鑄小錢一百六十折二錢八十當三錢五十四當五

錢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二十三年定錢制每小錢一文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二十四年

令諸商稅課程但鈔貫有字可辨真僞者不問破爛油污水跡紙補卽與收受二十六年罷各布政司寶

泉局其明年禁行錢專用鈔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令民間有用金銀交易者以好惡論有能首捕者以

名山藏

卷之

錢法記

二

所交易金銀充賞五年令各色稅課程俱准折鈔以重鈔法七年設寶鈔提舉司於北京八年鑄永樂通寶錢於天下而錢復兼鈔矣宣德正統中並重鈔法至景泰四年聽民間錢鈔相兼行使成化十三年嚴私鑄錢之禁十六年嚴揀錢之禁但係圖圖錢卽便行使勿拘年代遠近弘治中民間往往有盜鑄錢者遂有新錢及鉛錫薄小低錢倒好皮提等項名色於是鑄弘治通寶錢官吏係薪給通寶錢諸稅課衙門一半收歷代舊錢一半收洪永宣三朝制錢如無三朝制錢者折收舊錢二文以示懲罰正德七年

令職官折色俸給十分為率一分折銀九分關銀嘉  
 靖三年令民間用好錢每銀一錢七十文紙錢每銀  
 一錢者倍之四年令收稅課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  
 鈔七文折銀一分六年鑄嘉靖通寶錢每文重一錢  
 三分與洪武錢相兼行使隆慶元年令民間貨鬻值  
 銀一錢以上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國朝制  
 錢凡歷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四  
 年鑄隆慶通寶錢成命戶部量放京官折俸  
 郎曰余讀鄧元錫函史曰幣有三品物理自然宜智  
 計哉釋金錢不用而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  
 名山藏 卷之 五 錢法記 五  
 可復之物為上幣以權金錢宜其不行也且鈔昏爛  
 即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費顧鉅浩不貲此於  
 利權何當哉此說是也民間之用當其行時如行水  
 及其壅淤雖日刑一人不能禁也相煽以風相鏹以  
 持莫知其然故善用民者順之而已予生長民間幼  
 時見民間雜銅於金錯而鎔之遞有成色今則第用  
 精鏹而以物價為差又滇南之民多行海肥此豈可  
 積貯鏹化者從其宜也今海內所在多用宋錢可見  
 宋錢精且多是以能久聞廣之間則銀從西南夷來  
 彼國山礦充溢地中不如中國開鑿之餘僅絲縷矣

鈔也者結繩之意也新國之制也烏能久哉烏能久  
 哉

名山藏

卷之

錢法記

四



兵制記

晉江何曾遠議

當高皇帝初定天下都於南京獵狐百萬盡萃京師其時尚有征胡之役命將出師則六將軍領之事定之後凱旋獻俘束手還第蓋此時天子自爲將而大將軍若偏裨然已則訓練軍士以衛京師置京營諸元帥府已則改五軍營隸都督府王都督擇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此慮之慮至精密矣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是爲五軍

名山藏 卷之 兵制記

成祖遷都北京如南京之制則於中軍都大軍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發官軍輪班上操營提督內臣一人武臣二人掌號頭官二人大營坐營官一人把總二人中軍坐營官一人馬步隊把總各一人左右掖左右哨官如之此則高皇帝五軍之舊也此外又有千二營掌隨駕馬隊官軍是營也把總二二人此外又有團子手營掌操練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是營也坐營官一人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幼官舍人營掌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是營也坐營官一人幼官營把總一人舍人營一

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一人此外又有彈忠効營掌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舍人營曰彈忠効營曰効義是營也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此則五軍營之支分也已又得受降虜達子一千常立於龍旗寶纛之下以爲三千營營分五司掌執大駕龍旗寶纛男子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軍爲一司掌殺虎手馬輜

名山藏 卷之 兵制記 二

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軍隨侍營隨侍東官官舍遼東備禦回還軍爲一司凡五司是營也提督內臣二人武臣一人掌號頭官二人坐司官五人見操把總三十四人上直把總十六人明甲把總四人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已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掌操演神銃神砲諸火器亦分爲五軍中軍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爲四司各監鎗內臣一人把司官一人把牌官一人左掖軍如之右掖軍亦如之左哨軍亦如之右哨軍亦如之已又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當時謂之譚家馬復置五千下

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軍是營也。生管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爲四司。各把司官一人。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居常則五軍肄營。三千軍肄巡哨。神機軍肄鎗手如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五軍分駐。步軍居內。騎軍居外。騎卒之外。爲神機神機營之外。有長圍周隣二十里。樵採其中。間此三大營之制也。當是之時。天子以大兵臨之。其上營無不練之將。將無不練之兵。又有御前試驗。按月開報之條。以賞罰行其間。所以兵休而不驕。兵動而不困。洪宣之世。海內昇平。然宣宗猶時時耀兵邊塞。外士卒之進止。

名山藏

卷之

兵制記

三

步伐猶顯然於心目之間。至于正統。恬安有年。天子以冲年御宇。將輪士竄也。先犯邊王振。猶欲循先朝之舊。奉天子親征。大駕一動。京營兵不任受甲。而車駕陷虜庭矣。兵部尚書于謙固守京師。深惟強兵之策。乃于三大營中。挾其驍銳。分爲十營。營各萬人。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爲六十四陣。雖師僅十萬。未能盡復祖宗之故。委曲條理有足觀者矣。天順初年。反景泰之政。革罷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又復。革二年又復。復則從兵部尚書馬昂議。抽選京

兵八萬外衛八萬外衛之兵分爲二班。班四萬。爲瓜代合京兵爲十六萬。立十二團營。操練之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五軍營領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領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領內外步隊官軍而三大營之數不與焉。是十二營軍名曰選鋒。不任選鋒者仍歸三大營。曰老家。而團營之法稍變矣。迨其久也。私門役使之主帥。培植之上下相蒙。兵益脆懦。選鋒之勝亡。異老家至于弘治。正德以後。又有兩官廳之制。其法就

名山藏

卷之

兵制記

四

十二團營。挑選精銳。別立總兵參將統領之。此時十二團營可爲老家。而兩官廳可爲團營也。嘉靖二十九年。虜大入京城。下上命兵部尚書丁汝璈理兵出戰。襲其人不反。五六萬驅出城門。皆洶涕不敢前。謂日暮海軍無即諸將領亦勃然色變。虜退汝璈伏誅。於是大學士嚴嵩李本請振刷圖善。後令兵部選武臣以充總督。生營之任吏部選才。望大臣專理之。令其簡練人馬上是之下兵部。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營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

初然原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見在據籍僅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又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虜入事棘戰守俱虛見在軍士率老弱疾癯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臨時取給其為耗弊可謂至極臣謂軍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即諸營之主帥而號令把總之類又古之偏裨官其間多屬纨绔平時則占役營軍予以空名之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是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皆嘗有意整飭將領惡其害已從中阻撓陰壞正議而軍士又驕情厭律輒亡匿湊散倡為流言清理未半事復中止今皇上親見其害矣臣願遣風力科道官議覈十二團營人馬之數參考戶部糧籍汰老弱留精壯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若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謀勇將官加意練習而以科道官監視之上是之乃革去十二營兩官廳第用京營把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復國初之舊時咸寧侯仇鸞方以逐虜幸上即使為之於是兵部會議條為六事其一請革內臣謂自古

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有內臣機督監餉等項不下二三十人既不知兵又專役占所宜裁革其一請處班軍謂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每年春秋更番上班操備往往為各營借工私占之資自今請令于五月中旬起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旬擊回休息不必兩班赴官如此則每歲京營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為省費上悉從之於是罷團營兩官廳以復舊制更三千營曰神樞營其三營司哨按等名及諸內臣並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京營戎政廳給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肅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遇用撥取無恒名已又命募兵歲補江北等處得四萬人分隸神機神樞二營其副將各止設一員而增能戰將六員分領操練大將所統三營之兵平日名練勇將用時各定職名五軍營大將一人統軍一萬總主三營六副將十二參將十二遊擊將軍十二佐擊將軍及坐營等官五軍營副將二人各統軍七千左右前後參將四人各六千遊擊將軍四人各三千

外備兵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名神樞營副將二人各統軍六千佐擊將軍六人各兵三千外備兵四萬人神機營將兵亦如之已又定三大營將領官軍三大營將領副參遊佐生營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五百八十六員五軍營官一百九十六員戰兵一營左副將一員戰兵二營練勇參將一員車兵三營參將一員車兵四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五營佐擊將軍一員戰兵六營右副將一員戰兵七營練勇參將一員車兵八營參將一員車兵九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十營佐擊將軍一員備兵坐營官一員掌叔補新

名山藏

卷之七

兵制記

七

兵以備十營之缺大號頭官一員監鎗號頭官一員中軍官十一員隨征于總官四員隨營千總官二十員選鋒把總官八員把總一百三十八員山東領班都司二員神樞營官二百八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守兵及其餘官如五軍營之制其千總官則二十員選鋒把總官則六員把總則一百五十七員河南領班都司則一員神機營官一百八十二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守兵及其餘官如神樞營之制把總則一百二十八員中都領班署副雷守則四員在京各衛軍又俱分隸于三大營蓋分之為三十小營合之為三大

營云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高帝定萬世之計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圍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聚五為營既歸即當散歸各府矣所以久聚圍操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迨至正統末年變為十團營吳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

名山藏

卷之八

兵制記

八

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重臣握強兵之覺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歸總督戎政印而授之于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使當日遲于伏誅時事未可測也國家與虜為隣往歲虜警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如此蓋皆緣輕變

祖宗之法臣晝夜慮之竊爲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管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掌分委數人稱職易耳請將見在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營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戎政印於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于閫外事畢則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輩輩之常健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下兵部集議尚書

名山藏

卷之九

兵制記

九

霍冀議上管制如舊道文臣巡覆較閱戎印則如貞吉言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卒不能行也

凡督理戎政等官景泰初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領之弘治初以都御史提督領勅行事後以兵部尚書兼提督嘉靖六年特設都御史一員專一提督軍務領勅行事二十九年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管理京營軍務領勅行事又令總督官名總督京營戎政不得名總兵改費理爲協理戎政

凡操練洪武六年定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及

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成化元年令大營提督官每月二次赴團營會操每年二月十五日上操五月十五日止八月十五日上操十一月十五日止凡輪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中都四

名山藏

卷之九

兵制記

一

萬一千九百六十員名河南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員名大寧七萬七百九十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于前班凡行軍號令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將奪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名奇功齊力進前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名頭功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在頭功哨馬

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凡與賊對陣須齊力殺賊不許聚爲一處掣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如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論凡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各號不同者便即擒之凡夜行相遇即喝問有各號不得者擒送辯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各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

名山藏

卷之

兵制記 二

重罪治

郎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而已故兵也者不得偃之具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征誅不可偃於天下於是則兵常強兵之持兵也如士人之操筆也士人一日不操筆則文戰不習矣兵一日不操兵則武戰不習矣此夫四方有敗先知行征伐毋待其來而禦之固國之本強兵之道也承平

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弗厲也器弗精也不但私門役使之而朝廷之上且以供土木之役畚鍤之事也皆未暇其本始岳飛曰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天下無事矣夫今日之武將非請賂不得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非厚贈遺不得也非厚酬謝不得也彼以爲已氏也以列於士大夫縉紳之林固然也抑而不敢聲若無口者也甲冑弱於縷綉鞋鞜於屨絢而將氣已喪也夫已氏也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啖削士寒饑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

名山藏

卷之

兵制記

三

武臣也而文臣先之也

名山藏卷之

馬政記

晉江何喬遠 撰

馬也者所以給軍士備邊圉也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於滁陽掌馬之政令而統於兵部七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不如令者罪是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滁陽五牧監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置草場於江北湯泉滁州等處復令飛熊等衛軍五軍養一馬其明年罷民間歲納馬草二十六年定騾馬歲生駒一匹馬生一歲解京印烙調撥二十八年廢羣牧監令羣牧於民間專官掌之不得他攝署歲籍駒而記之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虧欠倒死者人戶責賠償或一縣或三五羣長轉價買補者聽歲終考馬政政不舉者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決杖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二十八年令江南十一戶養馬一江北五戶養馬一免其身役丁多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凡兒馬一匹取騾馬四匹爲一羣立羣頭一

名山藏

卷之

馬政記

一

名山藏

卷之

馬政記

二

人五羣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中選子弟聰明者二三入習獸醫以治馬三十年設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肥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知幾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爲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肥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成祖卽位故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永樂四年設苑馬寺於陝西甘肅遼東苑立園長一園長率五十七人人牧馬十匹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以地廣狹爲差十年改北京行太僕爲太備寺令北直隸領養十一年令御史同錦衣衛官巡視置草場於順天等府以春末夏初下場牧放九月回營十三年定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匹爲事編發七戶養一匹除罪爲良民十四年令北方人戶五丁養一馬每馬十立羣頭一人五十立羣長一人十五年定江北每五丁養馬一江南十丁養馬一宣德三年令北直隸每三丁養騾馬一二丁養兒馬一免糧草之半自是馬日蕃則散於山東之兗州濟南東昌故山

東之養馬也自宣德四年始也自是馬日蕃則故於河南之彰德衛輝開封故河南之有養馬也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十四年虜也先入寇言者以馬在民間遠或七百里猝不及調發遂命所在歲取備用馬二萬解京師及近京州縣養之名寄養騎操馬其後虜退不罷爲故事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以上驟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元年令買補孳生馬駒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驕馬一匹以充備用其後以爲例謂之四戶馬二年以南方地不產馬收折色六年巡視員定等處吏部右侍郎葉盛奏今日民間最

名山藏

卷之二

馬政記

三

苦養馬舊例牝馬一匹歲課一駒當時馬足而民不擾者以爲牧地廣民得爲生馬得自便故也後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元年改兩年一駒成化元年又改三年一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於是又復兩年一駒之例夫納馬有數用馬不貴雖有智者無善處之術方今京營各邊缺馬取給民間孳牧所缺之馬雖亦責賄於軍而軍多艱苦又不能償仍復給之於是馬愈不足民愈不堪爲今之計欲寬民間之馬必有以處軍中之馬然後其弊可除也請以宣府一處言之往年以馬死未賂將步隊軍之

羸弱空閒者領種官田用其餘糧易銀山西買馬一年得馬一千九百餘匹馬皆精壯軍免追賠而民間亦得以寬舒此已行之成效也諸邊風土雖各有所宜然隨處盡心自有良法請勅各邊會議隨其土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免追賠於軍關領於民者聽其便宜處置果有成效具實奏聞仍勅廷臣會議通核遠年近日各項莊田權其輕重量與處分還民復業及令各營總兵等官一體會議處置裨益馬政稍紓民力七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因言今日邊軍之苦莫甚賠補是以馬不及償人已逃伍雖嘗給

名山藏

卷之二

馬政記

四

錢貼助惠不能周惟屯田軍士有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有田少丁多而領馬者樂均其田事體未易但每人見田百畝約獲五十餘石以六石輸官之外所存尚多令歲納銀一錢一衛計田三十五百頃可得銀三百五十兩足以貼助買補欠馬軍士雖有消長屯田則無增減事可常行若屯軍積銀既足又可分諸邊城貼買如例然復恐專恃買補不復加意飼養虧損及多宜按領馬軍丁名開豫爲審勘分上中下三等凡買馬一匹上等出銀三兩中等二兩下等一兩餘價不足乃以田銀給之是亦古者以田賦馬之



意也下兵部從其議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以南方生駒矮小奏請盡買種馬歲銀三千兩以抵馬價兵部尚書余子俊議養馬科駒祖宗百年之法解徵價銀官府一時之權必欲科駒須養種馬買種馬而徵馬價是猶無田而徵租此策一行上有無藝之徵下出無名之賦馬政益廢民情不堪若使府縣提調管馬官嚴加提督用心孳牧則每歲千百匹中豈無蕃息縱使南方生駒矮小照依見行事例印馬之時除驟駒印記作種兒駒揀選堪中者印記聽起解并搭配驟馬羣蓋孳生外其矮小不堪起解者不必印名山藏

卷之五

馬政記

五

記就令養戶領回變賣贖備價銀如此則雖有賠補亦不會多比之盡賣種馬令民無故出錢其害非小自未樂遷都以來馬至數十萬孳生日增往往輒俵於民民年十五者皆養馬弘治二年太僕寺少卿彭禮以國家田稅皆有定額而馬無定額歲歲有加困言自古收馬多在監苑未聞寄養於民間今寄養馬駒歲課無窮而民間戶丁生長有限以有限之丁責無窮之駒民困無繇而蘇請今定種馬額止十萬匹歲取駒二萬五千匹永不增添駒存其高壯者以備歲用其不堪者變賣價銀貯之太僕寺以候他用如

有倒失即令補足遇赦不免可爲久遠之計兵部尚書馬文升覆奏行之於是種馬始有定額矣是爲弘治六年正德二年御史王濟言今賦重差煩財窮力竭且如養種驟馬一匹孳生一駒是爲二匹兩年印記兌種補種搭配起俵不出養在名下四年二駒是爲三匹甚至積有四匹五匹費用草料雖有養馬地所得幾何加以官府點視刑責科罰所以百姓惟恐有一孳生害馬而死之間有定駒賄諸族醫而諱之有顯駒則飲以凉水酸泔墜落之馬之虧欠不過如例納銀二兩而已虧欠不得馬則孳生又害孳生而名山藏

卷之五

馬政記

六

死之孳生既出雖報在官饑餓作踐求爲倒死不過如例納銀三兩而已死孳生不得又饑餓馬馬則瘦削雖有孳生終皆矮小又有管馬官慮分數不及逼之倍買送官塘塞名曰撓頭駒求爲變賣照例不過納銀二兩三兩間有印記或堪補種亦難起俵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未免科民重買百姓甘心受累因虧欠倒失變賣之例行故將種馬作廢若不早爲從長區處徒費費養終無實用今種馬地祇人丁歲取已有定額請但以種馬額數令民買備用馬解俵而種馬孳生縣官毋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

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於民遺母求子矣太僕寺卿儲確論太僕寺歲收馬價自成化二年始也亦行之南方而已自後有比例加增者當時各邊未嘗奏討間有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也今自諸邊奏討端開遂不可止其數倍徙於前矣寄養馬於近圻自正統十四年始也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自有太僕寺苑馬寺馬足備征調故也其後苑政廢弛一遇邊警奏請紛然其在今日亦倍蓰於前矣邊方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騎操馬匹不甚愛惜馬至倒死又不行賠償鎮巡大臣關略文法把總等官乾沒貨利國家財物有限邊方請未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又昔時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方行量給其後不料邊情之急緩不計內馬之盈虛隨數輒與不復稽考任其耗費請自今嚴覈量給庶彼知得馬之不易亦宜加意調養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止給見馬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不入軍中就爲有司乾沒及至買馬價既不多安得善馬買尋死死尋請原其奏請非爲馬矣今後邊方有請仍給馬又各邊餘糧屯田草場椿頭銀本備買

馬舊不給銀邊無不足今給益多邊馬益乏其故何與請下兵部遣官按視豫知盈虧多寡之數臨期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方許暫增銀馬又各邊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非瘦損作踐盜賣私借不應如是之多况生病亦繇水草之不時馳死亦繇作止之無節所宜選委管馬官督責飼養及少卿每歲巡點二次馬有瘦損倒失日戶指揮等官或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一如則例奉行庶邊方將士悚然知朝廷法令嚴明共圖實事終嘉靖之世先後論馬政者則有都御史王廷相御史聶豹廷相之論曰臣謹按馬政之壞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也給領失宜也餵養無法也臣按團營馬有曰存操者有曰下場者存操馬起四月盡九月有料無草下場馬起四月盡九月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盡二項馬俱有料而給草止三個月以一歲計之存操馬有料無草者九個月料足而草不足下場馬僅得料草半年而無草亦九個月草料皆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自巳之物草料自備乃累家之苦賠錢養馬雖聊生軍士猶或難之况實食軍何怪乎馬日以斃也祖宗以來諸司事例隨時而變亦云多矣卽如下場

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養馬之例既變而責養馬者猶執下場採青之例官以非事例而不通變於軍軍以非著已而不賠錢於馬馬之爲病豈不寃哉且羣馬到京一馬之價母慮費三四十金而乃各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所惜者一倍之利所失者數十倍之多其故何也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及馬也誠不競分職通作一家則軍料馬匹皆緊切之用必酌輕重別利害不至惜數月之費致傷數十金之馬矣臣故曰草料不足也臣謹

名山藏

卷之三

馬政記

九

臣故曰給領失宜也臣欲將三大營並圍營軍審察其有力者責以領養無役貧軍臣按軍士關出草料從其自養養與不養莫從稽也愛惜馬匹餵以實草實料者固有其人多有好徒貧戶未關本色已賣養之他關到折色復爲自食之具夫餵馬者賤買酒糟而已料草於何有夫酒精性熱味酸惡熱則馬易生瘡惡以酸則不作臙而損力雖毛蹄強壯不數月成羸馬矣臣故曰餵養無法也臣謹按在營每把總官管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其中有上臙有中臙有無臙上臙中臙可不問也臣欲將無臙

名山藏

卷之三

馬政記

十

按圍營草場本爲牧馬而設所收租銀以之養馬其固然也今乃以收財太僕寺爲買馬之用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上尚有六千九百餘頃若再行召民佃約可得租銀二萬六千餘金而乃置之不問夫此皆可佐戶部之資而廣數月之急者也臣按養馬軍士家稍饒給則衣食有積儲居止有房舍付之養馬則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饒給之軍慮馬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而領馬者盡貧軍耳夫軍而貧也餓房以居需糧而食餓居則馬必露地而雨雪及之矣需糧則旦夕不贍而草料之費入其口中矣

之馬管下把總官各會集一處或街巷空地每日申酉時親至驗視今出熟草細料面餵方散夜乃聽其自養臣等亦不時遣人驗視既臙之後免其會餵有仍餵酒糟者發露之日送法司問理聶豹疏曰臣奉命督理南畿馬政民以馬赴訴者如蹈湯火固甚駭之點烙之後因得備悉始末察其幽隱而知其情臣仰稽祖宗立法之初非厲民養馬也民爲公家養一馬以田科者則有免徵之田田以畝計者三百以丁竹者則有不役之丁丁以數計者十五有草場以爲芻牧之資有生駒以充解俵之馬以故百年上下民

差稱便今也水旱頻仍疫癘交作治草因時緩幸初  
意問免徵之田則曰祇非不三百也拋荒過半矣問  
不役之丁則曰丁非不十五也逃亡不一矣草場在  
也而有租銀之徵孳生有駒也而中解俵之用利  
害懸矣而猶未也額養種馬與備用馬價朝廷有定  
數有司不得加損也拋荒逃亡有司未如之何矣則  
責令見在丁田之家包賠取盈豈惟徒夫養馬之利  
而害尤甚焉令見在之田果皆膏腴見在之丁果皆  
富庶責令包賠猶云無害乃田之見在不過有主知  
管耳歲之不易猶拋荒也丁之見在不過尚有父母  
名山藏

卷之

馬政記

七

妻子之聯屬不忍即離散耳室如懸磬猶逃亡也至  
於租銀之徵本爲草場散布非止一處養馬之戶相  
去寫遠牧放不便以至荒棄故欲召人佃種租入官  
聽候給民幫買備用馬匹也正德年間乃立限解部  
以備京邊買馬之用夫草場本爲幫牧而設今乃無  
故而徵租馬料原自草場而出今乃反之而斂民馬  
戶本有之利奪之使無養馬本無之害加之使有也  
誰生厲階至今爲使民間痛苦宜其有湯火之赴訴  
矣臣總挈江南北徵租之銀歲輸不過五千餘兩朝  
廷視之幾何而窮極之民倚以爲命何可不軫念也

伏望勅下所部行江南北撫按衙門擇委廉能官員  
勘覈各府用縣養馬人戶實在丁田若干計畝計丁  
當養馬若干如舊領養其餘拋荒逃亡若干舊當領  
養若干暫爲開除當年額解備用馬價仍令實在人  
戶包賠則雖有草料之費買補之難包賠之苦將見  
在人衆力齊養馬之家丁田既足其實在之數而於  
軍國之需庶亦不失至於租銀之徵亦令委官踏勘  
諸處額有草場若干分別荒熟肥瘠等第量爲起科  
無分養馬與否計畝均納如舊收貯所在州縣准該  
年折色至有不足然後照馬料補庶乎利歸養馬之  
名山藏

卷之

馬政記

三

家惠無不沾之人此二臣之言可以知馬政也隆慶  
元年太僕寺少卿武金言本朝馬政近邊有官牧之  
制腹裏有民牧之制官牧之制無容言矣民牧之制  
計丁養馬歲以孳駒解京備用法非不善但孳駒類  
多弱下解俵不堪適欠日積馬戶逃亡而其法難行  
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令馬戶別買解用夫種馬之  
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自今如備  
用已足二萬之數宜令每馬折價銀三十兩類解太  
僕寺發各邊依時估買馬則一馬折十兩數可買戰  
馬二匹不必加銀而馬數自倍於凡所養無用之種

馬宜盡行變價以備練兵之用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北直隸六府河南四府山東三府約有種馬一十一萬匹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兩矣種馬既去則養馬草料當收仍每馬一匹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年又得銀二十四萬兩矣御史謝廷傑奏武金欲去種馬種馬本以孳生備用既而徵銀買俵則種馬似爲贅物而倒失賠償於民稍苦故議者往往欲行奏革但議者奏革故非一人而兵部執止又非一次良以祖制所定軍機所係不可輕也祖宗法久弊生但當清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儻因法弛無效欲併種馬

頭養馬則通融輪流折徵則通融攤派遂行之三年御史謝廷傑又言頃者變賣之馬歲宜徵草料銀夫使種馬盡賣民得盡免勞費其徵草料所甘心也既存留一半則變賣者仍爲之幫貼力若稍寬勞費尚同况民間養馬任其水草之自適民間貼養隨其資物之自有未必實費銀錢今官徵而實入之則比追之煩措置之艱起解之累別增一揀料派別增一番剝削養馬之責未盡委而草料之納反加多是所省不償所出也且變賣種馬價不過五六兩雖皆徵以十兩賠充亦甚苦矣而復益以草料又將何所指乎朝廷富有豈計鏹錄於養馬之餘民役因繁乃加毫末於額數之外乞將如徵草料銀乘今未派悉與蠲除兵部議若盡蠲草料將來種馬之生意既絕馬價之積貯日虛儻有他虞何以措手但以歲收未豐如廷傑言量徵草料銀一兩至隆慶六年仍徵二兩待年豐之日仍買種馬給民孳養額數足日草料即與停徵其明年吏科給事中光懋亦以爲言部議如舊蓋自買種馬之後論者始以王濟不問孳生爲謬論部議終以變賣種馬爲未安矣其時右都御史曹邦輔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原額種兒驛馬十二萬

名口藏

卷之

馬政記

五

千不爲不多矣而解俵于太僕歲二萬若以十二萬餘減半課駒亦當有六萬六萬之中又不能選十二萬解俵不知所募養馬駒歸于何處消耗如此臣舊知元城縣每見管馬官一次點馬不過千匹而常點數日不了問之則曰某馬瘦某馬小某馬毛病不堪更不問駒有無於國初僅馬課駒解俵之意茫然不顧徒常常點視滋漁獵之計而已其時臣往點視殊不令打量丈尺長短大小鳴報肥瘠毛病但按冊呼名問駒有無記籍之有駒者令歸業不復至縣中無駒者數下令期督之更不擾有駒者人樂其便從此

養馬亦不分駒專歸養馬之主則不偏獨累養駒而孽駒之心自急或二年有兩駒者矣若二年無一駒虧欠倒失有罰賞罰明而馬不蕃息無是理也不然有罰而無賞此自來欲其馬之蕃生而竟不能者若有賞有罰而更行臣前至簡至易之法除課駒外累月成年再不點操卽一人管幾千萬馬亦可一律齊矣而况羣長羣頭馬戶之多督馬提調之官而何馬政不興哉而論者亦未必能行也至萬曆九年而盡賣種馬納價太僕矣太僕出價買驢馬每馬三十金州縣輒以下駒進直數金而已而寄養於馬戶比時張居正爲相太僕馬價充初世言居正能富國而不知祖宗之制至是蕩然矣大要太僕之政所不能復前朝之舊者蓋始於國初法嚴令行其後嚴之不可以爲常一潰防而弗能止也凡馬有蠻夷之貢馬有互市馬有茶馬鹽馬兵興調不足或至借王府民間馬或市馬市馬之多正德閒至數萬匹又有賣爵贖罪之馬宣德天廡之馬以色列而名之其種三百六十今吏積所載馬曰銀騮青沙紅沙栗色糖銀騮海驢黃驢玉頂鼻尖五明豹壯四明玉臉鼻白沙桃沙虎喇上黃草草黃雪架葡萄文葉青兔騮麝香青欄

毛青赤兔脂馬的盧馬其毛色二十有王種

洪武間馬政榜文 凡餵馬料豆必熟而涼之拌勻以料水草餵後飲之水緩牽而行之數里而息之臥之沙土地毋繫之於馬槽毋與牛同繫同餵草生之月領馬逐水草晝夜放牧遇炎暑收養之高阜毋使蚊虫侵之雨水濡漬之每日午蔭之於樹下無穢下之蔭棚涼之凡夏月一日而三飲馬水春秋冬兩飲之月二十日或十五日啖馬以鹽水如是馬頭之家生畜不旺馬戶和議散養之莊家馬房馬槽毋傳石砌之掃除潔齋馬槽 草毋縱放鷄鶩等畜踐踏梳

名目歲

卷之

馬政記

七

範頭髮遠之毋使馬候食是皆能病馬凡兒馬搭配之驛馬春月應壯使之羣蓋定駒所配兒馬弱不堪別求好壯兒馬羣蓋之兒馬已蓋過未定駒再蓋之毋混雜花他兒馬不便於定駒凡府州縣立符籍以付馬官吏書定駒之期日與夫羣蓋之數羣長立籍亦如之買補日期亦附籍使後有按驗凡羣蓋以春月若夏月須候晴旭好晨晚已蓋三五次三五日而休之而後再羣蓋驛馬打踢不受蓋定駒矣仍用兒馬再蓋之果不受蓋定駒審矣凡養定駒之驛馬吃早先之飲水後之齋 措黍稷雜糧淘米泔并諸汚

水皆不可餵定駒馬慮其落駒也凡補領或孳生三歲驛駒如例每二年納一駒若虧駒務買補還官長大之可以蓋凡定駒若干顯駒若干重駒若干管馬官吏時下鄉督視詳籍記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終報重駒始羣蓋者第籍記曰定駒凡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起古書所謂龍駒也或生此駒明告於官吏

永樂中定苑爲上中下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圍長一圍長率五十夫每天牧馬十

名山歲

卷之

馬政記

六

欽定馬齒歲七歲以下三歲以上尺數四尺爲上等三尺九寸爲中等三尺八寸爲下等三尺七寸者如果臆壯無鞍瘡癰病者聊許驗取七寸以下者不飲定兒馬式臆息二分者作堪兌一分半者作備兌一分者作不堪或花色或鞍瘡或癰病或作踐癰損有鞍瘡者皆不用

春花紅馬淫通秋草青馬駕旌言春和馬羣秋勁馬馳也國制俵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調兌則定不秋間此王取對時取用之制也

郎曰余聞胡人之養馬也當其爲駒時一驅之登山而遂至其巔者良馬也不則殺食之矣胡人騎馬至吾墩臺下蹄逢逢震地脉臺上土颺殿下也其入寇皆三四而成牽其鋒氣不銳則易而騎所以開創之君莫不貴馬也馬之始有政也其如夏人之助平屬我養馬駒我餘駒畀馬戶所謂出其力以助耕公田所以宣德正統之間馬養而至於山東馬養而至於河南皆吾駒也馬而不能孳生孳生而不能駒騎而不能成馬是害馬而已矣害馬者不樂養馬者也間謂其人爲我養馬者也而股削之繩束之不馬矣謂其口彘

卷之五 馬政記 上

其所受地廣也而割其餘以賦他民其牧養之地不廣闕不馬矣死而賣之償債而直過當不馬矣皇親貂鑑之家請牧地則與之不馬矣故國害馬者不樂養馬者也王濟武金之賣種馬也猶乎葉洪之賣鹽也不睹其大而徒以多金爲功夫國初之有馬也不全而多駒也今也以馬價之金還出之畿內之州縣鬻馬以備邊價須三十金所鬻之馬不直數金也此何取賣種馬而多金者也夫金也者人之情也一見而侵漁生焉見駒而不見金其旣也駒多而金多惜乎如菓實之不待其熟也魚之不待其尺也鬻種馬

之謂也善乎曹邦輔之論也無邦輔之論不惟夫人不知馬之所以爲政也雖任馬官者亦莫之知也

名山藏

卷之五

馬政記

上



名山藏卷之

茶馬記

晉江何喬遠 撰

西番中國藩籬也秦蜀產茶茶性通利疏胸膈底滯之氣西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彼以我茶生我以此彼馬用唐宋以來皆行之亦所以制西番而控北虜之一策也國初散處降夷分其部落隨地安置而授之長彼貢馬而我茶之茶名爲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傭我體既尊彼欲亦遂其視前代交易互市不侔矣其通道有二一出陝西河州一出四川礪門名山藏卷之茶馬記一

黎雅等處洪武七年置河州茶馬司歲納馬七千四百五匹十一年置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又念邊更縱放私茶以致茶賤馬貴又或有假朝旨橫索蕃馬致蕃夷侮慢朝廷者乃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持入蕃與爲要約下號降諸蕃上號藏內府以爲契三歲一遣官合付交易金牌凡四十餘

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而納馬七千七百五十四匹西寧衛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卑神中藏等族牌一十六而納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衛大祀藏思囊日等族牌四而納馬三千五百匹合當差發不信者新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有以出境者與關隘不識者並論死刑民家賣茶毋得過

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園茶十株官取一馬民間所收茶官爲買之無主者令軍士藉焙官取其入五十斤爲一包二包爲一引有司者貯之礪門永寧筠連諸處播州之屬也其茶皆高樹大葉名剪刀葉令立局徵稅易換紅纓襖衫米布椒蠟以備官用其民所收茶於所在官司驗引販賣如江南法二十一年令開辦天全六番招討司茶課二十二年定上馬一匹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下馬二十五斤二十五年尚膳監太監而轟勅諭必里諸番於河州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給茶三十餘萬斤三十年自嘉州改建西寧茶馬司又令每歲三月至九月差行人一員入陝西四川省論禁約又令四川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桂州宣慰置茶倉是年驛馬都尉歐陽倫以販私茶論死歐陽倫遣家人往督衛勢放縱倫家人保尤縱茶至蘭州河州焚燬舖司吏吏不能堪以聞太祖譴倫死以布政官不言并保等例生誅遂使三十一年曹國公自西番還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永樂六年建批驗茶引所九年建洮州茶馬司十三年遣御史三員於陝西巡督增給茶數視國初禁稍弛洪熙元年免民茶以官倉所積芽茶准官吏俸鈔不堪者

奏驗燒燬之宣德四年免茶戶徭役十年令客商中鹽者運茶於邊給以淮浙鹽引而久之鹽商恃有文憑販私茶易番馬官課久滯官茶坐賤正統元年禁罷之十四年以番人被虜侵掠遷徙內地金牌散失詔止金牌不給聽番族以馬貢復歲遣行人四員省論巡察成化三年陝西巡撫都御史項忠以行人省論巡察徒屬虛文乞遣風力御史一員周年更替許就附近城垣與番人互市茶久不堪者量增馬匹而番人不樂御史收馬於是仍遣行人兼令按察司官巡察十四年兵部言按察司官巡察不專軍民得名山藏

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齎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撫而諭之責其比歲不輸納茶馬之罪皆北向稽首言我等久遵成約顧近年並無金牌來調第令歲一將馬換茶而已若求調我諸番敢違臣於是知我祖宗謀略度越前代而朝家之威伸於諸夷矣臣念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國家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不涉中國意外之憂或生藩籬之固何托臣始至陝西審河州衛每年招番易馬止臨近川上陸族乞台撒刺并歸德中左所西番達子二十七族及腹東老鴉亂藏等族熟番調來中馬給茶其黑章嘔上下哈加阿訶爾朶工遠竹等族邇年累撫並不應命又糾引番賊伏路搶殺過住官軍固循已久有言於臣諸番輕蔑國法莫若請調軍馬抵其巢穴量勦一二使之知畏臣念與師動衆固未易言禦戎上策莫如自治諸番雖不來中馬而彼中未嘗一日無茶既坐得茶何求於我且中國之人明知禁例私販肆行於番夷千何誅臣乃申禁令嚴緝捕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黑章嘔朶工等族亦皆如期而至乃知中國

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商販切禁絕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寧敢不至因條陳五事其一請復金牌之制厚給而賞勞之其一請顯巡禁之官巡撫都御史得自擇按察司官員往來巡視其一請嚴私販之禁言私茶律同私鹽必五百斤方論罪而犯者朋比出境分而輕之斤不足五百即捉獲無罪可論請但出百斤以上即論如律其一請處茶園之禁以爲國初民戶稀闕茶園不多是以額課亦少今開墾日繁栽種日盛而茶課仍舊一無所增即漢中府五州金鄉石泉漢

名山藏

卷之

茶馬記

五

三縣茶不待種隨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燔灼之餘莫不萌蘖一家茶園有歷三五日程不過者有百餘戶佃種不周者而數十戶百餘戶止賦一戶之課而已其與農夫終歲勤動尚恐不贍又稱貸輸官者難易不同故漢中一府歲課不及三萬而商販私需至首餘萬坐令奸頑官舍軍民收買通番番人坐令不樂與官爲市沮壞馬政賦此之繇夫薄賦裕民美事也加賦足用敗政也然先王待農惟恐不厚於商則征今以天地自然之利民得之易官朶之輕徒爲犯法者地豈可無法以處耶又先年茶園亦有消乏未

蒙除豁新開茶園日新月盛漫無考稽致使一圖一畦者課多連山接隴者額少奸民既遂玩法之私細民復有不均之嘆請行委陝西布按二司官履園而籍之當除者除當增者增其一請廣價茶之積番人每二歲一次納馬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遣軍夫約運價茶三百萬斤赴陝西界交與陝而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收戶部請旨於在京堂上官內點差二員齎勅前往會同陝西守鎮官員整理此國初舊例也後以邊方有事供應浩繁遂見停止近年巡茶御史招番易馬止憑漢中府歲辦課茶二萬六千二百餘

名山藏

卷之

茶馬記

六

斤兼以巡獲私茶數亦不多每年約用不過茶四五萬斤以此易馬多不過數百匹又多不過千匹補奏抑勒往往良馬相參招易未久倒傷相繼番人既病於價虧軍士復不得實用今邊方在在缺馬騎征官帑有限收買不敷月追歲併士卒告困近雖脩舉監苑馬政然方收買種馬等收束用於數年之後欲濟目前當先茶馬茶司無數萬之儲縱然招致番馬何所訕給欲如舊例徵運四川課茶川陝軍民兵荒創殘邊儲飛輓猶自不堪寧復能增此役臣按洪武初禁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餘者盡數官爲收

名山藏

卷之

茶馬記

七

買今漢中府產茶州縣遞年所山茶斤百數十萬官課歲用不過十之一二其餘俱爲商販私鬻之資商販停革私茶嚴禁則在山茶斤無從售賣又恐茶園人戶仰事俯育無所資藉將不復葺理茶園將來茶課亦虧夫在茶司則病於不足既無以副番人之望在茶園則積於無用又恐終失小民之業臣今從宜量發官銀千五百七十餘兩收買茶七萬八千八百二十斤計易過兒扇騾馬九百餘匹其利多于往時但猶未免用官夫運送若必廣爲收易漢中華昌河西一帶人民不勝勞擾又恐行之既久官司處置乖方虧價損民念欲官民兩便必須招商買運給價相應臣又招諭陝西等處商人買官茶五十萬斤以備明年招番之用每茶一千斤用價銀二十五兩連蒸曬裝篋雇脚等項從寬共計價銀五十兩令其自出資本前去收買自行運送各茶司交收聽給價銀夫官銀萬兩買戰馬不過千匹如前所擬買茶二十萬斤分別三等馬匹斟酌收買可得馬幾三千匹買一馬者將買三馬給一軍者可給三軍但所給茶價出自公家歲歲支給亦非可繼之道若運到官茶量將三分之一官爲發賣以償商價尤爲便益合無聽臣

名山藏

卷之

茶馬記

八

督同布按二司官出榜招諭通行山陝等處數年之後官茶亦可不賣不傷府庫之財不失商民之業而坐收茶馬之利長久利便宜無出此戶兵二部覆奏金牌卽未遽復其他率從所請一清復言私茶之禁密於陝西疎於四川陝西茶法常越境販賣北州衛所屬思曩日等族與四川松藩軍民販茶深入各族易換馬牛以此洮州番夷有茶節年易馬俱各生拘不聽撫調洮州私茶既多則河州西寧遠近生熟番夷相傳販賣俱從外境相通難以禁絕又四川沿邊一帶俱與番境相隣私茶通行一年不知若干萬徒爲茶馬之累其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莫甚於此乃知川陝皆當禁茶祖宗成法誠不可易戶兵二部覆奏從之一清兼領茶馬三年所得馬萬九千餘匹處置茶斤河州西寧俱三十餘萬洮州一十五萬從來貯茶易馬未有多若是者皆出招商買運不煩轉輸雖未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一清復上言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今規置粗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廢墜然歲復一歲趨下之勢恐所不免懼墮前功以貽後責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陝西行太僕寺苑馬

寺馬政俱該陝西巡撫兼管而茶馬則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務繁多馬政一事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驚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陝西巡撫兼管不無蹈舊轍莫若設巡茶御史一員請勅兼理馬政茶法二事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聽其提調約束兵部議覆從之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以每年

名山藏

卷之九

茶馬記

九

招易番人不辦秤衡但釘篋中馬篋大則官虧其直過小則商病其繁乃酌爲中制每斤定三百三十篋以六斤四兩爲準作正茶三斤篋繩一斤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欲悉徵黑茶恐地產有阻乃第茶爲上中二等三七爲則印烙篋上書商人姓名而考之四年命四川按察司僉事兼掌茶法每歲赴南京請印引五萬道給商人報中給引聽行貿易納銀於官買茶賞番買馬一於銀乎取之其五萬道以二萬六千道爲腹引以二萬四千道爲邊引腹引行內地者也邊引以貿易番夷者也然腹地有茶漢

人或可無茶邊地無茶番夷必不可無茶以是腹引常帶私販轉多二十五年御史胡彥言茶馬之設固以濟邊實用繫戎每歲易馬給以真好彼乃交乎騰歡脫或低假致令憎嫌失信損威皆此之故歲復一歲陳者愈陳不得已而變賣燒燬之說興焉變賣得矣然豪右轉販官商阻遏燒燬似矣然貪官汚吏虛捏侵欺夫洮河西寧等處居民以畜牧爲生非乳酪不食猶番氏也第茶禁甚嚴茶價騰踴貧困之家鮮得其食若將見在不堪易馬茶斤減價三分之二約差好者量定差等以散軍士折色月糧即留折色之

名山藏

卷之九

茶馬記

一

銀類解陝西行太僕寺貯庫以爲買馬之用不願支領者聽不尤愈於變賣雜糧乎其濕爛茶斤易馬既非所宜給軍又拂其欲若將三衛寄養茶馬人戶量加分賞以賑凋落不尤愈於燒燬乎以馬政之財還馬政之用以地方之利資地方之生亦通變宜民一策也戶部覆奏從之二十八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之制定勘合之規族大馬蕃者給以金牌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三十年諸番從總督尚書王以旂請給如崙所陳以旂復以爲請下兵部議部覆國初金牌信符其給其失已事可鑒也番族變詐不常非虜抄

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  
夫金牌給番本爲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嚴私  
販之禁則番人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  
私販盛行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  
亦不至今諸番告給寧以勘合與之詔如擬隆慶三  
年四川巡撫都御史嚴清請於嘉靖四年所給五萬  
道減爲三萬八千以三萬道爲黎雅邊引歲得稅銀  
一萬四千三百餘兩解京濟邊而川茶從折色矣

卽曰國家設四司一所以總茶課聯西戎控北虜三  
邊永利乎蓋陝之漢中川之夔保尤重矣楊一清所  
石山藏

卷之二  
茶馬記

上

至舉職不獨茶馬一事胡彥所奏亦盡心焉夫此邊  
境之茶也其上供茶天下貢額四千有奇福建居二  
焉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舊  
皆如宋故事碾揀爲大小龍團高皇帝盡罷之詔諸  
處獨採茶芽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  
切復聽民自進則念民深矣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譌

鹽法記

劉靜曰鹽產不同有刮地而得者有風水而成者有熬波而出者有汲井而爲者有積鹵而結者夫刮地而得則今寧夏之鹽也風水而成則今解州之鹽也熬波而出則今淮浙之鹽也汲井而爲則今川滇之鹽也積鹵而結則今閩粵之鹽也鹽者天地所以養人也予聞蠻夷中不得鹽利者必雜乾牛馬糞爲和調故管子曰饋食之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鹽法記

一

可無乾沒廢弛之虞而軍卒爲我屯田且亦可爲邊守邊萬世之利也蓋高帝之初籍竈丁徵商稅竈丁煎鹽每引與工本鈔一貫五百文商人一引徵白金八分酌所在米價貴賤道里遠近險易而重輕之使竈不爲我困而商樂爲我輸於是始嚴私鹽之禁論法至死其後定律通變猶至後杖高帝所以禁如是嚴者明未嘗虛役於竈而厚征於商也引有小小大引斤四百小引斤二百永樂中引輪邊粟二斗五升加重矣猶本六而息七八當此之時鹽價平賤食鹽之民茲受其賜而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就塞下墾荒種藝自爲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無不足於粟豆者而邊徭亦壯此國初鹽法之善也江以北解之鹽大江以南兩淮之鹽大解鹽之法一定無所加損而淮地據南京之關行鹽界域皆人物蕃阜之處天下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兩淮居一焉鹽法之屢變也皆淮鹽也商人實粟塞下歸而支鹽故無資次其後中納數多守支日久有老死不得者又令于他處搭配兌支及淮浙兼中而商人有奔命之勞其後存積常股之法與而鹽法一變矣每歲額十分爲率八分以給守支商人歲終

名山藏

卷之

鹽法記

二

如次予之謂之常股官存二分之鹽邊儲有急使人倍價開中越次放支謂之存積常股猶常行也存積則若居貨問利然是法立於正統之四年存積開中價倍矣顧商人樂有見鹽報中殊多行之既久滯無以具常股而商復困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准人也准商皆其鄉舊言於淇曰塞下所輸者粟商人實粟亦須資金而歸又有守支之困孰若增鹽之直輸金縣官縣官出金送邊不兩利哉淇以其言奏行得歲輸金解戶部名曰折色而鹽法又一變矣此時鹽一引輸白金至三四錢有奇計其得粟之直視國初數

名山藏

卷之

鹽法記

三

倍一時太倉之藏充羨至百餘萬舉朝之人謂淇爲能然自是塞下商人撤業自歸田作坐廢塞下之人亦用惰耕屯田廢失邊守自此皆窳矣金下軍士經手既衆腹削之弊十耗六七倉庫空虛輸鹽之直雖貴而粟豆貴亦視昔以數倍兩無利也又自弘治末年以及正德之世皇親國戚以餘鹽爲名輒多請買補兩淮長蘆鹽引又夾帶影射不可詰治至則買鹽而富之商人報中必索其利息私鹽逾賤官鹽逾貴鹽法壞矣正德十五年濟王府缺祿戶部請於解額之外另撈二十萬引召商中納芻粟實邊而出倉場

所派芻粟以給濟于是餘鹽法立而所在做行之然故無一定額數嘉靖中言鹽法者謂餘鹽納價每鹽一小引至徵金一兩其價視成化時復一倍有餘于是私鹽之禁益嚴以致開中無商國計不充欲盡去餘鹽惟開正課戶部臣言商人所以病困者以一引之鹽其價十倍國初之舊今第令次第隨方量減免其刑處搭配以省奔命之勞而歸重於專責邊方巡撫脩舉屯政以復祖宗之舊然竟付之空言而已其後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請盡收餘鹽屬之於官立額開中戶部臣覆奏煎鹽之法歲春夏若孟冬爲旺

名山藏

卷之

鹽法記

四

煎之月餘月則爲衰閉鹽之多寡縣天不可必也必欲立額屬官恐難取盈要聽巡鹽御史因時酌處而已二十年兵部尚書張瓚等請如先朝高明王瓊故事選精通有心計都御史一員專一整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以官邊儲戶科給事中郭登言其不便罷已鑒復言鹽法之壞起於多取餘鹽銀兩失朝廷飛輓大計戶部覆勘上盡革罷之一如祖宗之舊都御史周用復言竈丁煎鹽辨課即民戶種田辦糧也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竈丁辦課餘鹽乃名私鹽嚴而禁之則委棄而已乎蓋國初煎鹽資本盡



給在官其後稍以餘鹽准折資本其後令人有餘鹽送官收買給與米麥今此法盡廢矣而餘鹽猶以爲私而禁之奈何不夾帶滲漏影射引目令民益私也私則鹽益賤而官鹽益不行私則興販鹽徒亡命興焉私則官司吏胥生通縱之弊不如開之便而餘鹽價銀久之以虜警之儲令運司解部如故故事又有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在京各衙門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至嘉靖末年積弊已久往往藉官司勢倍徙收運錦衣衛官較至連舟數百擁塞而上沿道私販莫敢捕詰鹽法爲壅巡鹽御史

名山藏

卷之

鹽法記

五

乃請令運司具百官食鹽較官定斤兩菜包以俟支鹽人至輒數包與之夾帶及自行下場者論如律于是錦衣之私販頓息乃各衙門吏既無所獲而一應納鈔餉輓之費悉其私出多坐累不支貧者至棄役逃去驗封司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不支唯十三道歲支如故

兩淮鹽運司泰州分司鹽課之司十淮安分司鹽課之司十通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一批驗之所二一在儀真一在淮行鹽之地淮安鳳陽廬汝寧南陽河南陳州則行淮北鹽揚應天寧國太平安慶池州滁州

南昌南康南安臨江九江建昌廣信撫饒吉安袁贛武昌常德寶慶長沙襄陽漢陽德安承天荊永辰衡黃岳興國沔陽靖則行淮南鹽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等堡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場近海填其鹽曬場遠斥鹵其鹽煎曬鹽形類曰鹽鹽煎鹽形散曰末鹽末品上鹽次之甕置亭場以曬灰坑之汲瀉而淋之聚之於瀉池展轉淋曬之鹽入於灰入於鐵盤而煎之週塗廢泥盡十二時謂之一伏火凡六乾育鹽六盤盤百斤四盤之斤爲大引二盤之斤爲小引是火

名山藏

卷之

鹽法記

六

鹽也謂之煎菜土鹹鹹潮灘之地曬之爲土池盛土各所曬土實之汲水淋瀉如淋灰然爲磚池晒出清水而曝之辰而上瀉中而掃鹽是曬鹽也謂之曬凡煎鹽尚久灰其入瀉也多也投之以石蓮石蓮浮立瀉面者礮瀉也浮而側者與沈而下者淡礮也淡不可以煎煎鹽礮瀉也煎成投之皂角而収之淫雨旱暘海氣降不鹹也秋冬海氣衰不鹹也自仲春之月至季夏謂之旺月旺月雨暘時瀉乘濕氣上晴而出之其得鹽也豐

兩浙鹽運司鹽課之司二嘉興分司鹽課之司五松

山分司鹽課之司八章紹分司鹽課之司十二溫台  
分司鹽課之司八批驗之所四杭紹嘉溫行鹽之地  
杭紹興寧波台衢處嘉興湖嚴金華溫蘇松江常鎮  
徽廣信廣德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甘肅延統淳夏  
國原山西神池等堡

長蘆鹽運司滄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二青州分司鹽  
課之司十二批驗之所二一在長蘆一在小直沽行  
鹽之地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延  
慶保安彰德衛輝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宣府大同

名山彙

卷之二

鹽法記

七

山東鹽運司膠萊分司鹽課之司七濱樂分司鹽課  
之司十二所額永阜新鎮王家岡寧海四場之鹽煎  
永利利國豐民豐國四場之鹽曬餘場則散金凡散  
金者電丁不請煎法也名曰水鄉銀批驗之所一在  
洛口行鹽之地濟南青兗東昌登萊萊平開封徐邳  
宿解金於太倉所派邊遼東山西神池等堡

福建鹽運司鹽課之司七行鹽之地福州興化泉州  
漳邵武建寧延平歲解金於太倉餘爲泉州軍餉  
河東鹽運司凡場三中條山之北麓有鹽池焉鹽池  
也西距解州東門東距安邑南門黑龍堰長六十里

廣七里周百二十里近解州者爲西池曰西場近安  
邑者爲東池曰東場近路村者爲中池曰中場是池  
也隨若腰盆矣鹽根泥生如水晶然暑風結板光潔  
堅厚板上水約三寸翻騰浪花落板成粒時露少雨  
色愈明鮮謂之顆鹽虞舜所以歌南薰也鹽池之左  
虞坂在矣青石之槽則騏驎因鹽車所也崔駰曰鹽  
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融爲巨澗呂耕曰大  
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蓄匯有此與  
衍今陝西花馬鹽池亦近黃河折流之處理或然也  
中池北有淡泉甘冽鹽得此水成其西北七里許有

名山彙

卷之三

鹽法記

八

女鹽池焉生鹽淡苦更有旁近池潤溢而趨女鹽池  
則能敗鹽籍牆堰也額故四十二萬以十二萬六千  
引爲存積二十九萬四千引爲常股行鹽之地西安  
漢中延安鳳翔懷慶河南汝寧南陽平陽潞安澤沁  
遼解金於太倉宣府鎮餘輸布政司抵直隸又以供  
藩代之宗祿

陝西靈州鹽課司有大鹽池小鹽池漳縣鹽井西和  
縣鹽井行鹽之地臨洮河歲解寧夏延綏固原  
廣東鹽課提舉所司十四海北鹽課提舉所司十五  
行鹽之地廣州肇慶惠韶南雄潮廉雷高瓊諸府及

德慶一州又永郴桂林柳潯潯慶遠南寧平樂太平  
思明鎮安龍泗城奉議利桂陽歲解金於太倉

四川鹽課提舉司鹽課之司十五鹽井衛鹽課之司  
二曰黑鹽井曰白鹽井皆井鹽也行鹽之地成都嘉  
定叙潼川順慶保寧廣元夔廣安雅歲解陝西鎮  
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鹽課之司三白鹽井鹽課  
提舉之司一安寧鹽井鹽課提舉之司一五井鹽課  
提舉之司八行鹽卽其地歲解於太倉

鹽引統計大小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  
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

名山藏

卷之

鹽法記

九

郎曰葉淇始變鹽法世論以爲罪顧國家承平日久  
百凡徵賦折色者亦多變法非其人則以爲罪其人  
則以爲功也以今內官之侵漁戶部胥吏之耗蠹邊  
巡撫兵備郎官之墨邊將之債法烏能無弊哉法乎  
法乎惟高皇帝能創之亦惟高皇帝能行之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徐達

常遇春

鄧愈

和

大將軍達者姓徐世田夫也至達而有志高帝在滁陽王館中達年二十二杖劍往從與語悅之言王以爲鎮撫滁陽王之執孫德崖也德崖軍質高帝甚急達挺身代質已從渡江下水石定太平取二深高帝擊元將陳也先蠻子海牙於太平達與鄧愈湯和戰襄城橋擒之當是之時諸人未有定屬無不人人欲爲君者達謂勇壯諸人上獨奉高帝謹高帝亦察諸人亡如旣入建康爲吳國公命領諸將取鎮江一日克之授鎮江翼元帥府統軍大元帥公置江南行樞密院以達同僉院事率諸將圍周士誠之常園張士德於甘露周益園牛塘與常遇春胡大海夾擊破之達困常克之遷僉院從攻元寧國執其將亮祖錄別道下常熟轉與邵榮廖永安攻周宜興使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力疾戰拔之公征蔡使守建康達使俞通海擊敗漢將趙普勝於水寨以復池州遷奉國上將軍公還發使與張德勝攻漢安慶提今浮山青山

克潛與常遇春拔漢水軍伏九華山大勝漢宜興陷蔡周旬日復之遷江南行中書右丞從擊走漢友諒來攻建康軍從征漢江州友諒遣武昌公使扼漢陽沌口下豫章討平降將祝宗康泰之內變以前部從擊破周壽春轉攻左君弼廬州戰間以萬弩縱擊君弼劫營之兵君弼歛入城圍之聞漢友諒大寇豫章罷圍從援逆賊彭蠡湖身先諸將敗其巨艘死其千五百人還守建康吳公諸將惟達常遇春名善戰也然遇春獨坐風掃電掣爲上勇達謀勇兼資亡踰也達有所策公輒善公欲有所行諸將間未可達先奉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工

命雖在軍必內請公悅其恭公爲吳王以達爲相國漢平達卒廬圖克之狗下漢故荆湖諸郡江陵夷陵張士誠改周爲吳達與常遇春攻吳淮東克海安及泰高郵還捍宜興進克淮陰復攻安豐以大將軍入吳東戰吳皂林之野生致吳兵六萬不戮一人與諸將進圍吳姑蘇軍封門困之三百餘日縛吳王士誠收兵二十五萬封其府庫財寶無取焉與遇春先期令士腰繫令掠財折居離營三十里者皆死城破達軍左遇春軍右無敢犯秋毫師還召兄戟門封信國公吳元年也其冬爲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取元克

沂嶧青益東平萊濟寧充濟南吳王爲皇帝改元洪武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事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其春取東昌進取樂安棣引兵取沂梁與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戰洛比常遇春單弓人陣達麾指揮任亮康茂才耿炳文乘之脫因帖木兒奔陝進軍郭比趙庸曹良臣亦自虎牢關破詹同衆五萬與達會乘勝下洛陽進克陝元李思齊張思道退守潼關使馮勝拔之東渡河檄諸將以益都徐濟兵會東昌使薛顯俞通源取衛輝彰德廣平顧特浚水關引舟與傅友德會克臨清以步兵克德州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趣諸將兵錄東昌會德進克長蘆至直沽梁元舟以濟常遇春與諸將並河東西步騎陸而前逼海口元丞相也速不戰潰進破其兩平章擒將校三百馬百匹糧二千六百石進軍通壅諸門指揮郭英大克之擒元宗室一人堙燕濠而登元大都之門戮元監圖王子大臣不服者獲諸王子六人玉印二玉璽一是役也封元府庫圖寶兵諸元官護其妃嬪宮人一無所取如克吳時於是留兵三萬與孫興祖華雲龍守比平而自與常遇春馮宗異率兵之太原夜劫擴廓帖木兒營克之命友德顯擊破賀宗哲於石州定岷

解霍絳猗氏平陽是時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據鹿臺以衛奉元傅友德攻破之思道西走涇陽達使康茂才郭子興扼潼關引大軍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道張良造浮梁選士馬以從常遇春馮宗異渡河趙陝達自繼其後入之遇春宗異進取李思齊鳳翔思齊奔臨洮遂入長安以耿炳文鎮之進克隴泰鞏昌遣馮宗異直趨臨洮思齊不戰降思道之弟良臣守慶陽亦降既復叛趨至涇與馮宗異湯和等圍慶陽敗良臣斬之陝西悉平班師還京洪武二年也其冬高帝大賞諸將賜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三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四

年以爲征虜大將軍窮追元保保大破之定西與馮勝傅友德李思齊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夏將琳遂入汧追裨將金興旺張龍孫鳳翔人連雲棧取夏興元使鄧愈西平吐蕃征哨極西北初達之下元大都也常遇春請窮追之達不從遇春怒曰大將軍不可測也及元君已之達曰非君所知夫元君今雖胡虜匹夫也而昔君陛下即執以歸陛下何以治之天命已在陛下矣達病帝微行其家達上床頭劔曰他人得相加遺也帝悅既營正官以其舊內賜達達謝不敢一日故醉迷掖宸之覺問左右曰安寢

曰寢舊內達攝衣起惶恐下階拜呼死罪趨出帝益  
悅於是爲達治第榜其坊曰大功與之棹楫二第胎  
孫帝過之曰前矣達遂不敢卒孫帝益悅車駕時臨  
幸呼大哥達妻嫂夫人云是冬大封功臣進魏國公  
四年練兵繕塞北平山西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  
戶三萬三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民予  
出給廩置屯田墾田其冬召還明年上欲窮追元太  
子卒擒王保保取歷代傳國璽於胡中命以大將軍  
還征虜予十五萬騎出中路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  
東路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各五萬騎都督藍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爲大將軍前鋒敗虜野馬川復敗王保保於土刺河  
王保保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嶺北時師數發銳  
戰不利死者萬餘人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斷頭山亦  
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稍利道遠乏水其後軍  
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  
重畧等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蓋  
收其妻子坐私匿馬駝賞不行上竟不問達失軍也  
自是歲填北平歲盡返之賜休沐以時燕兒而達益  
恭達長女得尚燕王每見執臣禮無敢居舅六年獲  
故元官屬千三百餘人招致河曲府山谷軍民二千

餘戶十四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寇永平指揮劉廣  
死焉命與湯和傅友德往討既至脩永平界嶺三十  
二關使友德克虜灰山寨外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  
上憂之會達背發疽火愈上使達子九恭往視賜之  
璽書而召之還達還其明年疾甚高帝四召名醫  
于山川社稷城隍願全之數載它日與之同歸竟不  
起高帝號踊奔慟翼日輟朝愴然語羣臣贈中山王  
諡武寧賜葬鍾山陰手功墓道且曰婦女無所愛財  
寶無所取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將軍自大將  
軍薨高帝所受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王而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脤亦數然待之皆不能  
如大將軍高帝所飭厲數稱中山或金稱中山開平  
二王而燕王卽皇帝位舉中山王以勵將臣戚屬者  
不一一王言簡慮精與人無戲沉毅剛決今出不二  
其撫士不飽不食不營止不就輟傷病身問之輒醫  
藥死者哭而槨棺焉得壯士若謀輒結以恩意皆爲  
用高帝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戰友諒身在行其他  
什九中山王中山王所平大都二會省三望郡縣邑  
以百數歸朝上符印番案還第平生無聲酒伎賸之  
好親禮儒生叢書自隨請說禮義剡剡如也始高帝

建功臣廟雞籠山定配享太廟皆中山王位第一及中山王薨之七年謂王止其身未盡所以報元功與岐陽皆封三代如開平王而諸功臣用爲故事王有子女各四人子曰輝祖添福增壽膺緒四女一爲仁孝皇后一爲代王妃一爲安王妃添福早卒輝祖初名允恭起家勲衛署理左軍都督府事王薨之贈歲賜是名襲公數遣北平山東河南練兵治餉還領中軍都府建文帝卽位泄燕謀於朝爲建文帝所親進無太子太傅燕王卽位弗迎附下獄五年死名記於外記其年成祖以中山王功及仁孝皇后故襲其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子欽欽復乞守輝墓成祖怒削爵徙鳳陽仁宗卽位復之尋卒子顯宗嗣嗣二十三年卒無子弟承宗嗣襲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廉公恤士而酷於用刑嗣十六年卒子備嗣凡再督南京守備持重善爲容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卒贈太傅係鵬舉嗣爲人溫厚長者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晚節屢其妾奏立爲夫人欲嫡其子不許許立其庶長子邦瑞鵬舉嗣公五十二年卒邦瑞嗣督守備尋以病辭自顯宗嗣而高帝孝陵在留京者以懿戚世世奉祀增壽以父任三遷至右軍左都督侍宿衛

則時時輸情於燕燕師起數從增壽謁虛實師將入增壽謀爲應建文帝斷增壽腰燕王卽位追封武陽侯再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子牛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舊恩起進太傅旋以監脩武庫二朝實錄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璧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自如膺緒初爲尚寶卿繼爲大同護衛世襲指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記

八

揮僉事以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成祖朝輝祖增壽皆前卒仁宗爲皇太子以舅故尊禮之及卽位授膺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璿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膺緒爲人實心爲質明與天下凡五公中山王家居二焉始成祖卽位用中牢告中山王其後皇帝卽位皆以爲故事

副將軍常遇春世農夫也勇絕人少從墓盜劉聚甚見愛任遇春察聚僅盜行而高帝威名日有聞與壯士數十人棄之來歸未至卧田間夢神人甲而楮起之曰起主君來寢高帝騎遇之與數十人求附順

之上請爲前鋒在諸將中以敢戰聞高皇帝所贊  
僵漢混一天下獨遇春與大將軍達居多遇春出戰  
每積銳列櫓矢石交下諸將恒憚其前遇春單身獨  
手陵陷其間敵人聞遇春名咸狂魄降比其初渡渡  
江抵采石元陳兵磯上磯下巨舟如織其敢先登遇  
春映炯前之挺戈而躍元將皆貽藉拔之從擊呂珍  
安豐戰將合死之三角三勝其後與元戰洛比陣既  
成單騎決衝元以二十騎擣梁刺遇春無所中遇春  
一矢正貫其先驢大驛殺入大敗元人凡遇春所以  
克捷多此類也惟高皇帝亦戒遇春輕遇春自言予

名山藏

卷之九

九

我十萬衆橫行天下矣遇春先戰恒御女子數人戰  
歸解甲血糊襟罕罕有聲所過師恣士掠士皆騰贏  
鹿霍健於諸將士至從大將軍則輒遵守大將軍約  
束也其始起捷於池州生擒三千盡戮之帝爲不憚  
及克贛論降嶺以南兵不血刃乃大喜累授中書平  
章錄軍國重事加封鄂國公既即位加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兼太子太保與大將軍取陝西其明年率  
李文忠追擊元王於開平敗故元將江文清錦川進  
敗故元丞相也速全率進擒其丞相脫火赤大興兵  
至開平元王復遁追逐數百里俘斬其宗王平章數

人遷次柳河川卒帝悲悼罷朝曰徐常二將軍報我  
至誠常今已矣使我如失手足時功臣初卒未有定  
儀上命禮部議天子爲大臣發喪禮如宋太宗爲韓  
王普舉哀故事已詔贈朔運推誠宣武靖遠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  
諡忠武復推恩王三世極至龍江車駕臨祭之其文  
曰胡元季世天下大亂生民危墊未知所底朕奮起  
臨濠屯師和陽乙未之春爾來依我同渡大江先拔  
采石旋平太建江東之地次第順軌自是以來馬汗  
益馳轡兮未遑南破三衛西圍金斗戰漢都九間射

名山藏

卷之十

十

殞友諒攻圖武昌降其子理以平湖南趙賴撫雄  
安北定襄陽旋旂淮東奄泰及徐收浙舉吳執其王  
歸長淮東西大江南北爾功赫焉丁未之冬爾爾大  
將北征中原首下齊魯既攬河洛隨踐幽趙遂包晉  
冀轉清秦隴衝舉折格帶邑連城近者北平有警復  
令將軍與偏將軍稜威首路轉戰承天以底開平朕  
全有中國上軼古初爾功赫焉天下克一方有肩爾  
何圖未諸遠爾畢命哀痛切心血誰言哉祭畢慟哭  
還命擇地鍾山陰塋之百凡葬其皆出於官與之明  
器九十如其色金二鼓二紅旗二拂子二紅羅蓋一



鞍籠一弓二箭三竈一釜一火爐一錫造黃金塗水  
確一甲一頭盔一臺盞一杓一壺瓶一酒甕一唾盞  
一水盆一香爐一燭臺二香合一香匙一香筋二香  
匙筋瓶一茶鐘一茶盞一筋二匙一匙筋瓶一梳二  
櫟十二橐二水造班劍一牙仗一水造黃金塗立瓜  
二骨朵二戟二簪節二交椅一脚踏一馬靴一鞍馬  
六鎗一劍一斧一弩一食棹一床一屏風一柱杖箱  
一交床一櫈二香卓一木偶人二尺樂工十六人執  
儀仗二十四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朱雀玄武青龍  
白虎神四門神二武士十饗六壁一篋筭攏禪衿盤

各一苞一簪三糧漿瓶二油瓶一紗厨一暖帳一束  
帛青三段纁二段長丈八尺召宋濂曰朕東朝高麗  
西內土蕃北卻沙漠南來交占開拓之勳遇春十居  
八其撰神道碑表遇春墓三年封子茂鄭國公次子  
昇開國公長女許爲皇太子妃六年廟中立府既成  
祭之曰思爾相從於今二十一年爾之去世倏經五  
載觀聽容聲十有七年而已東征西伐憐風沐雨朕  
知爾勞英風冠世海內知名真丈夫也今夏驗功中  
都公侯相從羣然護駕行失爾隊列亡爾班朕心惻  
爾因祠在斯享爾如生爾之昔友皆隨來其鄭國公

茂從其婦翁馮勝征納哈出縛納哈出於座歸而交  
訟於天子天子罷勝朝請安置茂龍州語在馮勝記  
靖難兵至開國公與魏國公力戰浦子口成祖卽位  
釋之開國公子繼祖坐事謫雲南爵絕弘治六年錄  
其玄孫復錦衣指揮嘉靖十年封其八世孫振懷遠  
侯其世別見於勳封子見開平王像黑而偉臂有解  
毫其狀如猿亦曰猿臂以金珥珥耳蓋少沿元俗云  
王有再從弟榮從軍有功以指揮同知從李文忠出  
廣昌與虜戰沒

郎曰大將軍謀勇無資雖勞不伐夙夜匪懈以功名  
終所以處草昧君臣間微已天下甫平副將軍不及  
論功與其享之跡其當時皆一心歸誠噉然而無間  
非徒用勇力冠軍人以太祖之興比漢高帝然嘗平  
陽未必盡平天下韓淮陰善戰而不善居之未有如  
兩將軍者也

鄧愈虹人魁偉有力元亂父順與與其鄉人起臨濠  
戰死愈兄領其衆未幾亦死愈年十六衆推爲帥常  
挺身推堅衆皆喜曰早得仲帥乃公何至亡居二年  
歲乙未率所部自盱眙歸太祖滁陽授軍總管從渡  
大江克采石太平與徐達以奇兵破陳也先從定金

陵復二深破鎮江陞元帥守廣德出擊元長鎔元帥  
倖其總管世榮若軍士千餘人丁酉移戍宣州取徽  
敗元八元帥還行樞密院判守之其冬與胡大海謝  
成砂元苗帥楊完者兵十萬生擒其部將辛等降葵  
源帥同戊戌擊破元鉄木兒不花元帥寨斬首爲多  
與部將獨虎茂先葵源降帥同追至葵源東門殺之  
獲其卒轉下淳安敗賊帥子貞降其頭目軍士遂有  
建德拒却楊完者殺其將李副樞降其苗兵陞同僉  
行樞密院事再擊完者兵烏龍嶺轉僉書行樞密院  
事已亥狗臨安破張士誠開林庚子于光余椿擊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漢將辛同知以饒附太祖使僉鎮饒與漢相距屢破  
其水軍辛丑除江浙行省叅政兼僉行樞密院總制  
各翼軍馬左丞吳宏等皆自拔歸附遂襲浮梁取樂  
平悉定饒境內進取江西屯臨川索起臨川人熊鼎  
致帳中與論事一軍驚懼主將得師撫州將克明詐  
獻地以緩兵鼎爲僉畫計夜馳二百里人之克明度  
不免則來歸西人牛酒郊勞太祖下漢丞相胡廷瑞  
平章祝宗同僉康泰於南昌愈以步兵兵來會授江西  
行省叅知政事亡何宗恭從徐達攻武昌中道叛倉  
卒反入南昌城愈從數十騎戰且走踣而踣四馬奪

撫州門奔歸太祖太祖不罪也達攻復南昌太祖以  
兄子文正爲大都督開府其地復使僉爲副癸卯漢  
圍南昌攻撫州門愈與諸將殊死戰相持者三月甲  
辰破新淦賊清於永豐其秋與常遇春平臨江諸寨  
聞賴降賴將天瑞南安雄部皆款還軍吉安討饒鼎  
臣安福士掠安福州判官潘樞入謁曰將軍奉揚天  
威首亂未除良民先掠甚失平伐之義愈大驚謝  
字伯穎吳元年爲起居注上請求禮樂之書嘗召  
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上擊磬命升辨五音  
對作音上大喜欲賞之法曰卿從容論解上曰升氣  
實音韻不辭官微耶對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唐  
虞惟岳能知治亂樂何緣和與具言樂之和孫人  
止曰任此豈協治樂樂何緣和與具言樂之和孫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所上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民和而音聲  
上怒乃解升既出謝曰非能若吾屬集殆上嘗字  
不名一日以弓矢授卿射能一發中鵠上喜字  
以賜明日又射召至榻前卿身御弓矢爲謝客以  
卿勇能受引左執之右手擲之矢中鵠上喜字  
連三上嘉勞引左執之右手擲之矢中鵠上喜字  
思以才自見朝夕在左右手擲之矢中鵠上喜字  
福州事方自見朝夕在左右手擲之矢中鵠上喜字  
神色自見朝夕在左右手擲之矢中鵠上喜字  
日敢有囚吾民者斬之曰微服言吾不能知也即下令  
而生州外日談淳熙食之婦解鞋者令以鞭土泥  
而賦計和納之秋毫無犯軍卒過安福還討將鬼頭  
者其賊曰此中有使吏不可犯也  
磔賊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吳元年  
秩左御史大夫太祖卽位加兼太子左諭德拜征戎

將軍經畧中原使王成廷琛孫茂先分道下唐南陽牛擒元蔡國公免新等轉克隨降右丞誠隆進取南陽諸賊寨斬關宵入殺其巨魁定葉舞陽晉山進攻取洪山寨獲蜀河莽張定金商鈞房三年拜征虜左副將軍從徐達平隴右大敗元保保定西降河州土蕃諸酋河以西朵甘烏斯藏諸部封衛國公叅軍國事賜券曰江海之淵神龍居焉波濤洶湧莫測淺深以故神龍得運用其間出雨興雲代天澤物龍雖云神淵資之也朕起阜萊與羣雄並驅獨居江左周迴効敵爾愈從朕戰勝之守山越鎮襄陽敵其敢犯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之子鎮及銘皆以從征卒銘子源亦有征胡功永樂初拜散騎舍入其後爵中絕弘治中錄愈五世孫炳錦衣指揮嘉靖中封其六世孫繼坤定遠侯其世別見於勲封愈從太祖年最少體態英邁轉關英雄神風凜然事太祖二十餘年歷鎮八州屢更任使雖推挫無怨言謙恭慎密以能有成功愈最凡大敵二十三舉斬將帥三降三手斬士五百餘級生致軍帥人口二萬二千奇獲艘三千馬牛羊十餘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至三山車駕臨奠視其塋處記享太廟皆功臣像祀

所領諸將自立功者守常州括江陰克永新招方國

珍禱夏明昇斬盜姚大膽耘五開條始封中山侯最  
後進封信國公沒追封東甌王賜諡襄武祠像功臣  
侑享太廟高帝中年倭時時寇浙東海上郡指揮方  
鳴謙者故國珍從子帝以其習海錄之問海事鳴謙  
對曰倭海上來則海上備之爾若量地遠近置指揮  
衛若千戶所陸聚巡司弓兵水具戰船皆呈錯落倭  
無所得入海門入亦無所得傳岸魚肉之矣帝曰善  
於何籍軍對曰兵興以來軍勁民腴民亡所不樂爲  
軍若四民籍一軍皆樂爲軍也和平五開還年已六  
十餘時天下久定中山岐陽二王皆物故上亦春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高不欲諸將襲典兵和心知其意因從容乞骸骨上  
驚曰卿何出此言然心喜諸公侯見上喜亦皆次第  
請上各賜鈔萬錠造第鳳陽第皆壯上還謂和卿尚  
強健爲朕一行海上郡爲倭備如方鳴謙所策者而  
後還歸和因請與鳴謙偕行至台鳴謙以其客王文  
啓見因爲和圖上要害城戍處上一如和請於是設  
指揮衛若千戶所於浙東諸郡揀丁壯三萬五千奇  
城之和自巡衛城功則盡發散州縣錢及籍犯者家  
物工匠往往過所望而城城丁壯多入民家闕其牆  
根塔序之石及諸確礮礮諸城下民多負春者浙人

謂曰京困巨倉公辛聊浪牆除確礮公城堀疊文啓  
謂鳴謙曰浙人謫矣公尚爲湯公一言鳴謙入言和  
曰吾聞成遠算者不近量任大事者不細謹若以國  
之無備及於戈鋌蔓草生竈下蟲牙生井曰安所得  
確礮乎復有謫者老夫將手刃之不踰年衛城成稽  
軍次定考格立賞今四民一軍守之東屬登萊成城  
五十九關中並海城亦成既報命率其妻胡夫人若  
子陞辭賜勅曰天將廉民則英才生草野當元之季  
天欲興朕實遣爾和置朕左右伍冒水霜師突炎暑  
兩陣未決饑渴不時合變須臾以獲生會如此勤勞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三十餘年矣天下大定爾年云邁管爾鄉府挈家言  
歸嗚呼三十年于茲視若尋常一旦而歸忽爾欷歔  
不能自禁久同患難致若斯之傷也又勅胡夫人曰  
惟朕臣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夫人勤勞啓家克相  
立業功成名遂携眷歸鄉嗚呼昔爾夫婦墨髮而來  
今皓首矣相夫之功啓家之勞朕當有報於是賜和  
白金二千兩夫人千黃金三百兩夫人二百鈔萬五  
千緡夫人五百文綺四十有副夫人三十是爲洪武  
二十一年其又明年六公還鄉賜皆等然不及夫人  
矣和與諸公侯歲一朝朝亦復有賜其後入朝中風

失音車駕幸視婉歎良久卽遣還命其女魯王妃歸寧侍疾疾良已使其子鼎迎至京師安軍入內宴養有加御膳法酒相屬二十七年復召之鳳陽薨甚今安軍入內摩撫之叙布衣艱難之勞契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雪涕出藏鏤俾營塋地明年卒年七十親王遣奠有司宰塚治木具明器祥禱賜祭恩禮備隆開國功臣蓋唯和最壽而最後死和沉毅不泄勇而善斷不好兵書臨陣乃決機相勢和得賞賜不入舍多患鄉黨父老貧無告者貴極公宰所與故交遺民意甚權洽富勝姜百餘募年皆資遣之和守常州時

名山藏

卷之

臣陳記

五

而責數其逗撓而姑賜之和復頓首謝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斷頭山敗績上以和數失利不任將特時令與太師善長建宮殿壁城郭上卒用徵時綰綬交進封信國公云和有五子少子醴積伐至左軍都督府同知征五開道卒其長子鼎河天再傳皆病廢不及嗣爵絕有孫胤績權奇有俠氣正統中以千戶與中書舍人越榮使虜久之以裨將守延綏孤山堡虜入寇王將閉門不出胤勸力疾率麾下百餘人歿之和六世孫紹宗弘治中續封靈璧侯其世別見於勲封正德中浙江巡按御史

名山藏

卷之

臣陳記

五

英言和守備寧波城戍精堅倭至今不敢犯請立廟定海縣從之登萊吳越海上父老至今指烽戍歷歷稱湯信公徵信公吾父鯨鯢食矣

郎曰予觀鄧寧河之摧抑不怨湯東甌之受責自謝而知功臣保世之遺焉不然開國諸公何林林也李沐則肺腑矣獨二公者能與徐常襲然太廟之列耶

李文忠

沐英

李文忠字思本少名保兒盱眙人父貞娶高帝姊適泗水上歲儉時有所助高帝久之高帝姊卒保兒方十二貞聞帝起淮右携之軍中見帝帝見兒衣被襤

裂問曰大治生得無苦乎對曰苦瀘稅保兒幸  
衣帝喜且泣賜以已姓名曰文忠擇師傳教之丁酉  
歲年十九以舍人領軍援池擊敗漢戊戌歲陞帳前  
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  
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敗元阿魯及破苗獠於潛昌  
化獲婦女輜重甚多盡燔遣之厲士曰固不足惜努  
力破敵何止是進次淳安夜襲洪元帥降衆千餘與  
鄧愈胡大海會取嚴州周人率苗兵水陸至出奇大  
敗之積載斬馘乘流下瀨以耀周人周軍皆震拒却  
周軍烏龍嶺進取浦江訪求鄭義門避匿者按堵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令士毋得焚剽撫元降將員成蔣英劉震三萬人於  
桐廬已亥與大海克周諸暨禽人四千從間道破周  
軍君溪胥口使裨將何世明克周將分水斬首五百  
級進擊之三溪斬首千餘還同僉樞密院事守嚴辛  
丑城嚴與胡大海援其子德濟廣信生擒漢將明道  
及宣慰王漢二釋二之俘使併降其兄建昌將薄王  
寅將英劉震叛金處撫定其人民遷浙東行中書省  
左丞開省金華總制衛處廣信嚴諸全軍馬以虛聲  
破周圍諸全軍乃與胡琛還定處英震走歸周癸卯  
召嚴馳拒叛將謝再興於義烏精騎出其後城新城

以胡德濟守之拒卻周將李伯昇兵遷右丞乙巳伯  
昇復以二十萬衆寇新城馳之未至可十里止營龍  
潭胡德濟使人間道報曰衆姑俟大軍文忠曰衆則  
彼也謀則我也畏衆益衆大軍至亦衆矣無衆不衆  
衆乃在我下今日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何  
憂不擒旣擒輜重皆若有也傳陣仰天誓曰國大事  
在此一舉敢重生以輕三軍馳之直出其後衝中堅  
手格殺數人衆乘之德濟從城中謀出又乘之斬首  
數萬溪水盡殷捷聞徵賜御衣名馬將士賞賚有差  
追封文忠母爲孝親公主而封貞親恩侯丙午下浙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江使朱亮祖耿天璧克桐廬袁洪孫虎克富陽進克  
餘杭且入杭州是時張士誠改周爲吳其將潘原明  
懼這員外方尋請降文忠曰師未及城員外約降無  
緩我乎尋曰將軍之兵動如雷霆旌旗遙指莫不震  
驚及聞布德旁來秋毫不犯乃始還靈定魄擇託而  
歸豈有他意文忠兄其誠引入卧內津遣之明日原  
明封精府庫軍芻舛執劉震蔣英以降用女樂導引  
入城文忠叱去之旣入令諸軍皆止樓櫓上無蓋也  
遣民居者斬一軍借民釜立斬之召見諸元將悉  
送高帝軍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吳元

年詰曰甥文忠幼育帳下比於吾兒子焉文忠歷不  
閔貫弱冠起軍中食院金華開省嚴陵平烏龍破苗  
獠援諸全陷陣衝鋒如遇枯朽比者直搗臨安克其  
堅城安堵如故朕自起淮右奄至江左同心一力諸  
勲有之國威援如惟爾文忠親則舅甥恩則父子謀  
畫勞動與諸勲並是用加爾榮祿大夫浙江行中書  
省平章作鎮茲上復爾故姓爾其勗之洪武元年繼  
湯和入閩悉平諸山寨二年以偏將軍副常遇春帥  
師十萬北征平定開平遇春卒軍中承命領其衆平  
師西與大將軍攻慶陽至太原聞元將脫列伯孔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伯敗亦斬其首以獻進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還  
是元主退保應昌帝欲窮賊之絕其南向意三年為  
征虜左副將軍與徐達復北出至興和降其將進槍  
其平章竹貞於察罕腦兒敗其太尉孛子平章沙不  
丁朵兒只八剌于白海子之駱駝山進開平降其平  
章上都罕等而都督孫興祖及燕山右衛指揮平定  
大與左衛指揮龐禮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等與胡  
兵戰皆死之遂起應昌未至百餘里知元主殂蕭程  
進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圍其城克之獲  
元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諸王達官所藏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攻大同急文忠曰大同受敵燃眉之候若待進止其  
勢益熾閭外之事有利專之皆曰然遂錄代出鴈門  
次馬邑擒元平章劉帖木兒至白楊門擒其四大王  
且近敵壘天雨雪身引數騎察聞近山無有伏名諸  
軍阻水而屯其夜有黑雲壓營文忠曰雲壓營王有  
賊劫者令馮宗異等伏八萬騎白楊門別令二萬騎  
飽食無動夜半脫列伯果空壁來文忠以二萬騎誘  
之皆殊死戰寅至辰度其饑疲分軍左右翼自為先  
驅與宗異奮擊大破之脫列伯之部將縛之降文忠  
手解縛延為上客元人降者皆喜孔興部將開脫列

代金玉璽寶主冊尊答元太子與數十騎遁率精騎  
追之至北慶州見角驪而還逐過中興降江文清等  
三萬六千餘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等萬六千餘  
人班師還朝上勞于郊其冬大封功臣上曰李文忠  
取應昌功最大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  
加封孝親公王為隴西長公主而封貞駙馬都尉獨  
河西數郡漁稅曰以駙馬故也四年西蜀平鎮成都  
五年以征虜左副將軍與徐達馮勝率十五萬騎分  
三道並進文忠總東道與都督何文輝等出居庸橋  
應昌取和林進口溫河至哈喇莽來虜遁令軍恣置



其輔重應胸河各持二十日糧兼行至土刺河虜將  
賽子哈喇章忒騎渡河陣而待戰數合稍却進至阿  
魯渾河虜益衆搏戰馬中流矢持短兵步戰裨將劉  
義直前蔽之指揮李榮授以所乘馬自奪虜騎乘之  
文忠策馬橫梁塵衆更進士皆殊死關獲虜人馬萬  
計追至騁海勒兵據險惟牛士大縱所獲馬畜示  
虜平若虜遲疑不敢近引軍還夜失道糧且盡士多  
渴死至哥兒麻思所乘馬嘶而跑泉湧出刑牲祭之  
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千八百四十餘人送  
京師是役也官亭侯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使周顯  
名山義  
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張耀俱戰歿是時  
文忠父貞尚存上卽封爲曹國公追封隴西公王爲  
曹國長公主貞爲人醇謹上燕見無時車駕時臨幸  
之六年也代出朔明年使諸將出代擒元平章陳安  
禮木屑飛於三不刺斫元將珍珠驢於順寧陽門擒  
太尉伯顏不花於朔俘元國公鄧宇羅帖木兒於白  
登轉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其宗王朵朶失里擒承  
旨伯家奴遣裨將追斬元魯王於魏帽山獲其妃畧  
曹擒胡官十二人虜衆百二十馬駝牛羊萬計十二  
年命督軍河峽臨量得便宜行事擒獲叛逃土酋城

漢守之其明年召還衆贊軍國事十六年使兼領國  
子監事文忠沉厚誠恪臨陣先士遇大敵益壯每戰  
勝功推下及釋兵近儒生邊邊書史其館中客乃多  
詞翰之士文忠常以客所言言上上怒高麗謂與丞  
相惟庸通欲討之文忠諫又諫宦者太家非天子不  
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此儒生家言何從出爾口耶  
安所受之使人盡殺其客時文忠出歸見館客橫屍  
牖下病悸不治上爲族誅諸書及其侍婢六十許人  
追封岐陽王諡武靖配享太廟服滿使其子景隆襲  
爵子誥曰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矣貴戚之位忠臣  
義士之所矜重奸邪之所窺妬錄是有束手而傾不  
自重而覆鳴呼守是位者必勤止合宜語默無妄靜  
觀社稷安危察奸邪之所以若有邪臣當比則秘其  
事而幽其幾以待一舉而思難爲之捍禦朕紳士文  
忠命居群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謀幾累社  
稷身不免而自終其幾也三年矣以骨肉之親兼著  
勞於朝野服制既終命爾襲爵爾其慎鑒前失永受  
朕訓文忠諸子增枝前軍左都督方英中都正留守  
皆上所賜名景隆建文中以征虜大將軍擢六十萬  
兵北禦靖難師陰應燕不力戰燕王卽位封太子太



師增祿千石永樂二年坐法去勲號絕朝請久之谷  
王謀反造妖讖謂高帝十八子當有天下上疑景隆  
姓追怒之曰汝昔將大將而賣而君能保終忠我下  
之獄閉其家不令通飲食其家屬皆發戍遼東初文  
忠奸賔客游士道人張玄玄者數過其所及將別去  
留遺之簑笠景隆曰有急可披簑戴笠出在相呼景  
隆家既開發至而呼種粟即有穫成祖見其突烟恠  
之既知心不絕文忠不深錮也至英宗中許開門出  
孝宗中世其玄孫璿南錦衣世宗中求其八世孫性  
續封爲臨淮侯其世別見於勲封文忠九世孫言恭

名山藏

卷之十一

臣林江

主

能文章交諸公間

沐英字文美定遠人故姓李又姓木乃姓沐也八歲  
父母死帝得之兵間時帝年二十五未子與孝慈皇  
后養爲子姓之朱名之文英與懿文太子同食起居英  
溫真有姿槩機禍過人人侍帷幄晝夜勵勤目無迂  
視帝深器之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口久之陞廣  
武衛親軍指揮使洪武元年以所部從取鉛山下崇  
安會湯和攻陳友定於延平取之其故將子隆負固  
不服英與裨將蔡玉來攻生得子隆將谷保盡定聞  
地高帝曰母李爾李且朱我朱與之木姓而名曰

調守建寧節制邵延汀三衛三年授鎮國將軍僉大  
都督府事四年遷都督同知進榮祿大夫總天下兵  
馬應決無滯最稱上意九年徙填關西威望大著十  
年鄧愈爲征西將軍英爲副西伐蕃部川藏與愈三  
分兵抵崑崙山倂斬無算得馬牛十三餘萬開土數  
千里師還征西將軍道卒代爲將還京師上以子故  
封西平侯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朵兒嚕  
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雖嘗遣子入侍而叛服不常  
命西平侯與都督僉事藍玉等率河南陝西山西兵  
討之至朵甘降其萬戶迄失迦夷其部落進至洮追  
擊其十八族酋長職方其地吐蕃川藏皆從風降城  
洮守之擊敗三副使衆并擒獲子封來獻殺獲數  
萬獲馬二萬牛羊十餘萬諸將論功而侯者九十一  
人深入死虜以虎賁左衛指揮僉事贈官者一人曰  
李實居三年元故將脫火赤及愛足屯和林擾邊命  
英討之英這候騎偵知脫火赤兵次亦集乃路遂踰  
賀蘭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夜去穹廬四十里斡枚  
四其軍自當前圍擒得其全部以歸還鎮關中十四  
年與大將軍達異道出古北口克灰山嵩高全寧四  
部取元將宣於臚河河俘口千餘還京其秋額川侯

名山藏

卷之十一

臣林江

主

傅友德爲征南將軍征雲南英爲副高帝爲英易木曰沐曰南方火也以其克之勿用生之英至雲南元梁王將達里麻以壯兵十萬拒曲靖英謂潁川侯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正可破也倍道進江霧不見人冒及於白石霧歛達里麻見英軍江上大驚潁川侯欲濟英曰未可也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利在速戰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土英別遣一軍從下流潛度出其後聲角建志達里麻軍皆亂英使輕猛善沒者先涉長刀蒙盾斫其軍元人却數里趣師畢濟整之潁川侯進戰數合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十

川之復反者又東攻諸蠻之未服聽者其諸蠻部雲南者乘英東復反英引兵還與都督馬誠命事謝熊剿殺之斬首六萬生捕四千皆震服天子使傅友德班師而鎮英雲南英辦方物採貢賦聽民數和力役疏其節日以簡易其人麓川之外緬車里之外八百媳婦皆內回十七年移師剪除廣南維摩餘孽以通回川糧道巡撫甸安而還上曰朕有英而無南顧憂英奏雲南地荒廣請令軍士屯糧上嘉英如趙充國也於是葺壘城池設營堡開屯田立傳置二十一年百夷思倫發降復叛人寇馬郎他郎甸之沙摩勒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十

砲震動山谷中衆皆透決驟英軍但呼而慶戰頗大紛罕戈甲曳摩飛與望濺指揮張因與千戶張榮祖乘勝追之盡焚其寨昔刺亦百夷之勇人也復來殊死戰英望見左隊少却曰取其隊首來左帥顧見與其衆死之大敗緬人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緬人戰則其渠率縛身坐衆累革兜披鐵甲於是皆身中百餘矢殪衆背上其衆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思倫發遁去英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爭持牛酒郊勞威名紛紜蠻夷中其夏東川蠻復叛上命穎國公仍爲征南將軍英爲左副將軍普定侯陳桓爲右副將軍討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論其腸從越州會阿資者先是其父龍海與廣西赤部酋者滿矣情追以叛英自將擒殺者滿矣情俘男女千餘畜產稱是龍海遂降從之遼東至是阿資又叛英這都督審正從穎國公討之殺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數百餘畜產千計阿資寔慶與其母出降其冬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黃白二金若鈔綺甚厚遣第鳳陽尋遣還鎮二十三年英使臨安衛指揮王執討平教化三部之不賦者又使貴州都指揮張泰討普安會密即之亂二十四年復征阿資叛詔平老將軍何福領西平侯兵而令西平侯還鎮

阿資亦旋降初英留鎮之明年孝慈皇后崩英三日不入口哭幾絕及二十五年哭懿文太子益悲上賜之黃封而遂卒年四十八贈懿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還葬都門外雲南父老蠻夷酋長莫不流涕請立廟制曰可英子四人春晟昂斯斯尚成祖長寧公主春年十七從父征討有功平定江西山寇先登授驍騎將軍都督府僉事從征虜將軍馮勝出沙漠二十五年嗣父侯鎮雲南平緬東川維摩阿的越舊買哈刺施甸蒲阿董越蠻阿資廣南酋倭真枯順寧會猛丘寧遠曾刀拜爛麓川曾刀千孟永寧卜八如加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征虜前將軍年三十六卒建文君諡之惠義無千晟嗣晟少疑重端慙讀書敏記高皇帝甚重之弱冠授後軍都督僉事亡何進左都督既嗣侯即代爲雲南大帥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成祖召晟至京師而飭之貽王書此其父佐命開疆之臣麓川宣慰使不能制下爲諸蠻所逐晟討平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千崖路江清何大候者衆五長官司置騰衝千戶所路江西以控之八百國之長使其僉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之自倚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之獲其帥賜璽備金幣

咸祖四年征安南使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  
衛所土漢兵以行展縣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入奪  
征烈棚華關隘造舟濟師分遣所部據海湧寺沙昇  
舟夜出洸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  
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擒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叔  
槽江仙侶等賊悉蕩平之與新城侯追擒胡奎於日  
南州奇羅海口入朝論功封黔國公賜宴御製詩褒  
美之再宴便殿還鎮雲南繼與英圖公擒捕安南餘  
孽簡定季擴等送京師尋撫降富州叛酋仁宗卽位  
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宣英詞位賞如之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川思任發反晟與都督沐昂方政往征敗績政死賊  
中晟還至楚雄卒追封定遠王諡忠敬滇人攝服晟  
父子威信壯之若主上每片紙下土酋土酋稱令旨  
具威儀郊迎盟而後入啓之歲時奉獻不絕晟父子  
前後置園墅田業三百六十日吾日食其一可以周  
歲珍寶金貝充物庫藏後庭曳羅綺役使閹奴可數  
十百人而善事中貴通達執政不絕晟之卒也子斌  
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  
麓川不利定西伯蔣貴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還爲  
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諡武襄斌嗣斌討

徵夷才以武嗣十一年薨贈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不  
克嗣昂孫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卒璘弟璿爲都  
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  
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當捕獲叛酋尋甸守安倘  
廣西守昂前後平馬隆農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  
安之昌明鐵箐赤石峯羅羅大發兵討獲賊帥師五  
等累賜勅褒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  
諡武僖琮無子以璿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謂  
黔國公得自晟崑宜侯不得爲公雲南守臣言南  
人知有黔國公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爵尋以征南將軍鎮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諭定孟  
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一鎮兵平米魯亂再擒  
師宗州賊張良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再益歲  
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崑能詩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  
師諡莊襄子紹勳嗣十六年而卒諡敏靖子朝輔好  
學有文詞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  
二子融輩皆甫襲殤朝輔弟朝弼當嗣虛其嫂且錮  
之不使還南京相計奏久之始得襲其淫惡益甚詔  
削爵移爵其子昌祚朝弼復欲殺昌祚逮至京錮于  
南京之故第竟死沐氏久鎮雲南擬於親王督撫大

臣謂沐氏皆及門下車藩臬以下遠遼爲讓天下久平縉紳士抑眊之萬曆中昌詐出僉事楊寅秋不避道昌旂竿其下人寅秋與昌詐訟於朝中朝之士不能無多求沐氏明旨屢切責云沐氏鎮雲南其卒也皆還葬都門之外所以得用關其始鎮太祖使關監焉陵夷用關人

即曰岐陽縣寧高帝肺腑岐陽好文今其子孫皆文予嘗見岐陽像髭鬚之外口四角復有微鬚人言黔寧高帝外婦子也帝長黔寧十七歲時方貧困外遇婦人豈其然歟

名山藏

卷之

事

廖永安

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淵合傳

張德勝

桑世傑

胡大海耿再成合傳

趙德勝

廖永安高帝水將也其先家黃州後徙臬父旺從高祖渡江子五人永清永寧永堅永安永忠元亂彭祖倡妖江淮間永安與永堅爲其萬戶元殺彭祖永堅往仕漢永安則與其弟永忠縣人雙刀趙俞廷玉王子通海趙伯仲伯庸席台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舍人華高以戰船千餘結水軍屯巢湖杆寇廬人左君弼者亦故爲彭祖將以書招永安永安

名山藏

卷之

臣執正

事

等不從君弼率兵攻永安永安數不勝乃使韓成持書見高帝和陽願以舟歸時高帝久駐和陽衆已數萬謀東渡江政不得舟得永安等書顧李善長大喜曰此天意自率兵至巢湖爲永安援時桐城開馬場河等隘口皆爲元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僅一支港可以出舟又淺澗會天久雨港漲高帝舟差大過橋洞爭一木舟皆出諸將大悅及黃墩雙刀趙有反志永忠與俞通海張德勝密告高帝高帝以免既歸和陽使永安與德勝通海將水軍攻蠻子海牙子峪谿永安與通海德勝操舟若使風大破之是時永安矢傷鼻入江再與通海德勝攻海牙青沙坊獲闖船十五從還和與通海德勝破鱗魚洲鐵長官新生沙二寨獲人馬還從渡江連與元戰奪元塢寨十餘官軍總管再從常遇春攻蠻子海牙於黃墩遇春分兵疑元用正兵與戰鄧愈中搗以奇兵載蟬蛭二艘胎驚納砲順風縱火大敗海牙軍是時永安生擒其首目三十八人俘獲萬計與馮國用攻破陳兆先從克集慶官永安昭武大將軍統軍元帥從徐達轉攻常取宜乘夜擊走張士誠兵瓜埠士誠誘新附青軍攻達常州永安與達內外夾擊大破之官同僉江南行

樞密院事與常遇春自銅陵攻徐壽輝池州去城十里而軍破其北門克之與俞通海桑世傑攻江陰僞吳水將定世傑死於軍永安怒與通海急擊之獲定降其帥瑞官同知樞密院事與士誠兵戰福山港大敗之及破之通州狼山獲其艦與徐達邵榮復宜興乘勝擊士誠將呂珍太湖舟膠不利永安麾兵皆退獨身當珍見獲士誠拘囚之不屈高帝嘉之遷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而封旺為涼國公永安拘吳中八年竟死僞吳平乃遣喪高帝迎祭於郊高帝開天之將七人焉廖永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也洪武六年七人者已先後物故既祭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下禮部定諡號禮部臣議曰有元失馭四海塞沸英傑之士或率義旅或障一方泯泯紛紛莫知所屬真主奮興不期自至龍行而雲虎嘯而風若楚國廖永安等七人者皆熊羆之士膂力之臣或陷敵殲陣或遭變捐軀義與忠俱身先業隕陛下混一天下追功隆封爵祿及子孫享祀配廟庭秩報已崇易名非誇臣謹以赴敵逢難諡永安曰武開殺身光戎諡通海曰忠烈奉上致果諡德勝曰忠毅折衝禦侮威

而不猛諡大海曰武莊開土斤境武而不遂諡再成曰武壯折衝禦侮壯而有力諡趙德勝曰武桓桑世傑素封永義侯與漢光武封冠恂景丹同即可為諡上可真奏八年皆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十三年改封永安鄖國公永安亡子以永清子昇為指揮僉事永忠自有記

俞通海其先濠人父廷玉耕於巢之野子三人通海通源通淵也彭祖為羣盜廷玉與三子從其部李普勝軍普勝敗廷玉率三子與其縣人廖永忠等結船巢湖數與左君弼戰不勝而歸船於太祖黃墩之戰通海闖尤力廷玉通海爵萬戶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廷玉有謀廷玉通海爵軍總管攻取邊湖水陽涇縣深陽固城湖太平河三汊口廷玉通海通源皆有功已通海與蠻子中丞戰獲一船賊帥二十餘人已火元中丞軍於水陸取陳兆先定臺城及鎮江諸縣廷玉通海通源皆有功廷玉遷元帥通海遷秦淮統軍元帥尋遷行樞密院判官已克江陰州宜興宣城寧國廷玉通海通源皆有功已通海與樞密判趙賊等趙水陽下句容克大浦口以舟師入太湖馬跡山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降其二將與吳將珍戰施口以甲蒙士爲俞將軍自  
入行間與士卒戰還克吳江與吳兵遇血戰中矢  
歟已廷玉援池樅陽通海與廖永安攻降僞吳將江  
陰藥瑞擒其水將定於石碑取通克太湖宜興戰敗  
吳獲風快船三銃首四十餘人已漢將趙晉勝陷池  
據樅陽通海從廷玉擊其柵江管追殺甚衆獲巨艦  
數百進復池廷玉通海皆還僉樞密院事通海還攻  
晉勝於安慶獲漢黃旗斗船俘其帥而廷玉戰死已  
通海戰漢友諒於龍江走之追火其舟慈湖獲其七  
帥又追之於采石矢中臂論功第一遷樞密院同知

之提兵桃花塢蕩其營而通海中流矢死通源領其  
兵助攻吳擒之通源襲兄任爲江淮行省平章政事  
從大將軍徐達取中原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大  
破王保保兵定西攻克興元封南安侯已從征沙漠  
甘肅鎮守雲南征勦南荒蠻夷皆有功通淵從西平  
侯征貴州封越嵩侯尋以罪削爵文皇帝師至白溝  
越嵩侯死初太祖爲吳王時贈廷玉樞密院同知追  
封河間郡公通海之中矢耿也太祖爲之所及中流  
矢歸車駕臨問通海不能對太祖揮淚出其卒也臨  
哭之哀從官衛士莫不感涕贈光祿大夫追封豫國  
公已改封魏國公諡忠烈通海沉機簡重勞不矜能  
嚴而有惠卒無子通源追坐胡惟庸黨子不嗣通淵  
丁亦天死爵皆絕俞氏父子四人死王事者三也  
張德勝合肥人與俞通海以巢湖水軍來歸從渡江  
與湯和擊破瑩先水軍又大破瑩先于兆先於方山  
擒之與俞通海大破漢將曾勝於柵江管與徐達追  
斬漢將泰於潛山從高帝以水陸大軍禦漢友諒龍  
江從中大呼奮擊大破之與徐達馮勝追及采石力  
戰死年三十三德勝累功樞密院僉事至是追封蔡  
國公已與永安等並加贈諡德勝死時子宣幼帝使



其養子汪同蒙德勝姓襲其職名之興祖興祖數從大將軍取漢伐吳平定中原以功自拜都督同知賜還故姓既命鎮守大同兼晉王傅人告興祖罪使從傅友德伐蜀自贖戰死文州追封東勝侯宣拜神策衛指揮同知征散毛洞有功其後以軍務之雲南生失彩段誦成金齒卒孫覺有戰功

桑世傑無爲人少慷慨有大志與廖永安歸太祖和陽從攻破采石新生沙岩及鱗魚洲鐵長官水岩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從擊陳瑊先水岩與徐達會北門敗之生擒瑊先與廖永安俞通海以舟師大破鹽

名山義

卷之

四

里

子海牙於采石從攻破陳兆先於方山擒之克金陵板鎮江有預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從攻寧國長鎗諸軍與通海及樞判趙賊攻克水陽常州平陞州判行樞密院事與徐達常遇春取馬獸沙克大浦口攻下江陰太湖宜興與通海永安攻張上誠江陰石碑海寇其帥樂瑞率僞州判錠等方整兵待戰世傑躍馬陷陣死之追封永義侯子敬封徽先伯

胡大海字通甫泗虹人耿再成字德甫泗五河人也再成從高帝克泗蕩濠大海杖策自滁謁帝一見語

合爲前鋒高帝克和渡江恢拓江左二人者皆善疾力戰丁酉歲宣州降復叛大海與丁德興攻破復之而與鄧愈自績溪進攻徽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戶訥於途安元苗帥楊完者以兵十萬來救大海前諸軍斬其部將才戊戌歲克嚴大敗遂安守將洪與李文忠擊敗楊完者攻徽舟師擒其將旺及升降其苗帥員成蔣英劉震李福李佑之賁仁德與李文忠取諸暨火九華山鮑萬戶寨還行樞密院判官大海說鄧愈曰蘭谿者婺州右臂於嚴爲近公引兵下之婺我有矣愈從大海言攻下蘭谿進攻婺婺不

名山義

卷之

四

里

下帝乃自往征則以再成爲前鋒大海見帝客王宗顯帝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帝喜客者吾鄉人使偵婺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帝曰有之守汝元將果貳開東門以納師帝守宗顯陞大海僉書行樞密院事使規取徽衢處紹興而以王愷爲大海都事民賦軍罷咸屬復使再成爲行樞密院判官領兵西也縉雲其明年再成與大海出軍樊嶺攻走處守將石林宜孫石林宜孫復來收其殘卒殺慶元今曾封再成復擊敗之石林宜孫死竹口其又明年漢友諒寇龍江帝命大海攜其信州牽制之大海遣裨將俊往王愷



自衛馳告曰信州漢門戶也漢人傾國入寇守信重兵亡疑王公固命公據其信州牽制之公大將也不自出軍以屬人即師之何奈吾衛處何大海驚起拜愴因自往戰靈溪敗之帝使大海子德濟守信又明年召大海還爲中書分省參知政事鎮婆如故陞愴左司郎中大海鎮婆威化乎披顯摩疾婆人大寧初苗帥蔣英劉震李福李佑之賀仁德之降也李文忠實受之因以英震屬婆佑之仁德屬處大海置英震麾下其愛之英震與佑之有異志約日謀爲亂諸苗軍皆不忍曰胡參政待我素恩李福曰胡公信思

名以義

卷之

臣林記

聖主

不殺王將則事不成因置酒八詠樓請大海觀弩方出門上馬蔣英袖鐵槌擊殺大海捉大海首馬上併殺其子關住而愴與總管高子玉皆遇害壬寅春二月七日也其日佑之仁德亦殺分省都事炎於處再成聞變政飯客府中從席上提劍上馬迎罵曰俘虜奴何負汝汝反鈍吾劍耶佑之仁德前刺再成墜馬遂與元帥朱文綱知府王道同死之事聞贈大海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枉國追封越國公配享晉下壺廟再成追封高陽郡公亦廟祀之愴贈奉直大夫飛騎都尉追封富塗縣男炎丹陽縣

男李文忠下杭蔣英獲伏誅高帝使懸大海像市中刺英血以祭也洪武元年大海再成並祭雞籠山愴炎及李夢庚附既配享太廟並賜諡已與廖永安等並加贈改封再成泗國公大海子德濟及再成子天壁皆爲都指揮有戰功大海身長鐵面兩目燈煜重中夜望若火燈然既卒諸軍若夢大海坐胡床指揮若夜見火光滿野洵洵若人馬聲則輒大捷生嘗語人曰大海武人不曉讀書惟是三知以行六軍知不殺人知不火舍知不畧婦女再成行軍有節制軍出無犯人畦蔬者其守處也勞來安輯招伏剪渠處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主

忘戰王愴當塗人常將軍帳下將擾市愴執扶之將歸泣言常將軍將軍怒召愴譙讓愴曰公王上股肱也而帳下將擾民愴執扶之公宜以爲喜誠不意公之怒也夫民者國本紛爭之時朝向暮背公宜思之炎者孫炎句容人跛而辨詩酒自好盡交當世豪傑劉基章溢皆所辟舉基與言自謂不如也炎守處徒手無兵直以口舌安反側旁郡處之寧也佑之屬卒因炎炎給卒我且降佑之知炎高特許富無意饋斗酒燂鴈與訣炎披帝所賜紫綺裘拔劍割鴈大酌狼焉死李夢庚故爲高帝軍軍薄書使守諸暨諸暨將

再興以泄軍懼誅殺之以諸暨降張士誠德濟乃從  
李文忠復焉與胡深去諸暨六十里城新城帝悅使  
守之洪武初德濟從大將軍西征莊浪失利大將軍  
誅他將而歸德濟天子天子曰德濟守信州復諸暨  
城新城有前功得蒙赦

趙德勝濠人魁梧多力善運槩焉上年二十八爲元  
義兵長每戰操短兵前驅無旌之者西謁元歸德王  
忙哥太祖興於滁德勝母在太祖軍中乃棄其妻去  
忙哥來歸太祖喜賜是名爲帳前鋒從取鐵佛岡  
攻三汊河破張家寨克全椒收六合與太祖共克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梁墨矢中股搗烏下和平合取儀夜襲陳也先管校  
忠勇校尉軍先鋒從渡江有金陵德勝功多先與徐  
達取鎮江下丹陽金壇宣城有分功轉承信校尉軍  
先鋒取廣德毘陵復廣德宣城取江陰吳興有分功  
擢懷遠大將軍中翼左前元帥攻池州取青陽石埭  
無爲潛山與漢戰擒漢將及部卒四百漢友諒下龍  
關德勝戍虎口爲前關與馮勝征高郵有分功陞後  
翼統兵元帥從克九江攻黃梅廣濟克瑞福臨江吉  
安諸州還下安慶進克撫從征彭蠡湖取淦漢降將  
祝宗康泰叛南昌殺守琛從徐達攻復其城扁夷於

礮超授行樞密院僉事與都督文正崇政郭愈共守  
之從常遇春平羅友仁於池攻破漢殘將八陣指揮  
於西山俘獲三千餘人臨江吉撫服復叛皆平之入  
之漢空國來爲南昌圍德勝開城門以千人逆戰手  
射漢指揮退其兵友諒親圍南昌八旬有五日晝夜  
攻擊無不殫也德勝嚮應見奇無不設也漢圯我城  
德勝戰且城出行城中蹶張官步門沒人腰六寸死  
漢亡贈德勝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枉  
國追封梁國公而先後死漢者十三人各贈有差爲  
忠臣廟於豫章祀之以德勝爲首十三人者右副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揮使劉齊統軍元帥許圭右翼元帥朱潛戰吉安死  
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突圍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  
先急戰擄死右副元帥趙國昭燒漢艦追者至投橋  
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死於宗泰  
者也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城陷死百戶徐明見誘戰  
墜阱被獲不降死千戶張子明代父行間給漢死千  
戶張德山總管夏茂成銳鬪死天下既定肖德勝像  
功臣廟祀享太廟賜諡武桓八年與廖永忠等並加  
贈德勝剛直沉鷺駁下嚴肅軍中一號一今旗幟爲  
之收觀以能多捷奏德勝未嘗讀書機智如神聞合

古名將平居篤孝友如脩士子獻指揮同知世襲德勝弟端亦從軍屢傷身端子麟捕倭有功麟孫輔以征蠻功封武靖侯

郎曰臣子之功君父所明從渡江之臣多矣獨廖俞張桑胡耿趙七臣者高帝所首旌以享太廟抑天下將定竹破席卷易爲力惟夫豪傑紛紛從戈戟才天中求成事蓋論將草昧之初難哉難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名山藏卷之二

晉江何喬遠 議

臣林記

卷之二

劉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曾祖濠祖廷槐父煥濠爲宋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登高丘而望其聚突無煙者賦之宋亡林融爲宋舉義元使使簿錄融株連盡其里濠感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肱其篋私記其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走火失錄濠佯爲使者游數第以所記二百人上基在元年十一舉于鄉十五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

成進士授高安丞揭曼碩見之曰此魏徵之流將來濟時器也進賢有老人鄧祥甫者善天文見基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識宏深當爲一代偉人盡送所藏秘書於基基負氣甚豪不可一世士以屈強書生自命在高安以剛廉不合去方谷珍反省憲復辟基爲元帥府都事基請與兵捕斬之而元大臣受谷珍金誦基言綱之紹興基時時往來雲門諸山或爲人擇茔墓用粒粟法亦數數遇異人得其術會山寇起行省復召爲都事基自募義兵勦寇與石抹宜孫守處累授行省郎中大臣錄守江南功基不與遂棄官歸隱

青田山南田山下初基嘗遊杭飲西湖上有祥雲起西北一湖皆光座客盡驚詫相與賦詩以爲祥兆基獨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建康十年後當有王者興我當輔之座客謂基狂漸離席去基獨與其門生沈與京放歌極醉罷基居南田山下讀書作郁離子十八篇其醜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弁髦庶幾藏器以遇真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明也其九難篇傲七發七啓而爲之而其末歸於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之興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笑曰吾正惡方谷珍張士誠刺促狐鼠乃與同轍邪天命有歸姑待之吳公下建康定括蒼基大置酒會親客指乾象曰此天命也豈人力邪客皆亡去基決計趨建康衆疑未決基母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萬全哉會總制官孫炎以吳公命來聘遂繇間道詣見陳時務十八策因說吳公曰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間不用尺土一旅憑藉他人名號甚尤明行事甚願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國陳友諒

居其西張士誠居其東友諒包饒九躋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浙西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揚與明公寇勢而倖威然士誠鼠伏狸候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其君而脇其天下皆乖怨友諒剽悍輕死不難以其國當人之鋒然實數戰民疲位乖則不驪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攬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吳公聞基言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時諸將多從公孫濠問力戰有功基以儒生緩帶稱軍祭酒陳友諒既殺花雲於太平弑徐壽輝而奪之揚言東下聲勢大震諸將多恐議降議奔以人殊基後至睥目不言吳公目基不言召入內問之曰寡人以國委先生今漢兵旦夕壓境諸將紛紛先生默不言有意乎基曰請賜臣劍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吳公曰寡人願急聞其言而後賜基曰友諒恃太平之勝盛氣東下我師縮朒不稱勢必敗今明公初有建康圖國之始與漢決雌雄在此一舉勝則王敗則虜奈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夫驕易敗也創易懲也敗驕在彼懲創在我臣聞天道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爲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興士怒關至試以固

人心興王之業在此時也且臣聞者望二國氣敵衰我旺擒之必矣吳公曰善於是賜基劍令諸將盡拜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踈然是以有龍江之捷公以克敵賞實基不受公還攻友諒安慶不下基請乘安慶直之江州擣其巢穴友諒出不意喪魄夜遁武昌其丞相胡廷美欲以江西降而有疑意請無散所部屬之他將公難之基自後陽公所坐胡床公恆竟許廷美以得江西既以母喪辭歸處處有李佑之賀仁德之變殺王將耿再成括蒼以東皆動搖基夜入城招諭其渠率傳書內外安撫之詰旦大定基在處時時語人以吳公必有天下狀處人與其隣近郡縣翕然皆服方國珍通書於基基說之納土國珍從之久之公與漢大戰鄱陽湖公坐胡床督戰基占氣排公床連呼曰公更舟公更舟公倉皇起改舟則漢礮碎舟皆糜公與漢相持湖中三日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之日刻之友諒果以庚寅中矢死久之諸將奉公爲吳王置太史監以基爲太史今吳王使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蘇州圍三百餘日不下基曰蘇城形如螺取螺者擊首則縮擊尾則出齊門尾也盤門首也擊齊門盤門開矣諸將用其言破之既

獻俘王意欲殺士誠基密言曰元失其鹿天下共逐  
豪傑之士雲合鳥集誰不願帝士誠非有弑王篡君  
之罪殺之無名且業已稱王一方其志氣不小臣觀  
其人非爲人用者急則死耳莫若好待之王乃使李  
善長慰問士誠善長夜過士誠曰王公與足下共起  
逐寇之秋人各求所獲非有宿怨深讐也足下於元  
又非有不諱之惡爲世大罪也特以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天下之勢終當一耳王公推心置人待足下固  
甚厚足下若愛其餘生順天之命異日者亦得剖符  
裂土世爲休臣士誠堅固不起出言不遜善長大怒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嘉出是時改監爲院基爲太史院使已爲御史中丞  
仍兼官吳王卽位爲天子置汴梁爲北都車駕行視  
之使基與善長居守基督察奸惡聲震肅然宦者監  
工不肅卽亦啓皇太子逮治之中書省都事彬奸事  
覺基馳奏請誅彬既得旨李善長以省僚欲庇之會  
天早請基緩其獄基不從曰除奸彬天必雨竟殺之  
帝還善長言基專恣左右畏基亦短之帝皆不問會  
有妻喪告歸其冬手詔召還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  
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  
師建業卽別里間捐丘壠應聘而起相從羣雄未定

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  
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  
廬城內發爾多輔焉彭蠡鏖戰砲聲激裂若雷臨首  
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旦至暮如是凡四爾時在舟  
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  
家爾當疾來同盟勳冊言非儒造實出朕誠爾遂命  
駕良慰朕心既至齊賜甚厚追封其祖父皆永嘉郡  
公洪武三年授弘文館學士其冬授開國翊運守正  
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祿二千石曰吾子房也  
上賦廬州御史大夫章溢請加之宋賦畝五合上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青田便畝五合而已今伯溫鄉里世世爲美談四年  
春賜老歸其秋手書付基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  
俘京師我之疆宇不少前王胡元以寬失天下朕今  
拔之猛然小人但喜寬恣誘屬國家扇惑非非莫能  
治卽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見三年今  
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更  
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  
真知今這刻期往卿問訊使行勿資茶飯返之基悉  
條對而焚其草大要勸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  
云基還隱南山中飲酒奕棋而已口不及功守令

訪見皆不得一日今微服爲野人入山求誠意伯誠意伯方濯足水際而固從之因引入茅舍攝衣出爲黍食令今告誠意伯曰不佞青田今也誠意伯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今終不得以微服見矣初高帝嘗與基論相基謂楊憲汪廣洋胡惟庸皆不勝相惟庸嚙之而既括間有地曰浚洋南界福建元末奸民盜賊其間方國珍所繇亂基嘗言上設巡簡司守之而民作奸如故適盜周廣三反溫處吏匿不以聞基今長子璉徑詣上奏不先白中書省惟庸以前嚙使吏計基言浚洋地有王氣基欲得爲基民不與則請立

名山藏

卷之二十一

臣林記

七

巡簡逐民家庶幾動上聽遂飲章以聞高帝奪基祿基跳而見帝自引責而已殊不辯竟待帝京師不敢歸家八年春病惟庸拉醫來中其蠱遂篤帝命傳送歸臨盡以天文書授璉曰服闋進之吾後世子孫毋習也且語璉爵當中絕五世而復始基之從帝也帝使馮勝從基授進止基告勝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蹕之可盡擒衆初莫信既果然始以爲神遂奉而得勝基赴京師道建德張士誠正人冠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曰不出三日

賊當走至期登城望曰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鼓方嚴基趣文忠疾追壘則皆空而留其所掠老弱嚴鼓而已遂追擒之他日入見帝欲刑囚語基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刑囚基曰頭上血衆也土傳之得上得衆之象應不出三日帝停刑待之果有海寧之捷帝悉付基囚使縱之基以先占奇智佐高帝有天下言奇事者悉歸基亦聞曰帝初嘗中都而城之基曰臨濠興王之地當避國姓國姓音豕豕不可國帝用基言而有意都焉基曰金陵負山之險扼江之阻江南形勝帝王之都中都雖帝鄉非建都地帝乃止帝之都金陵也使基相址既定基出帝移其址數寸明日入驚曰誰改臣址帝曰我也基對曰固當恐當終遷耳既成帝與基周觀之曰美哉居乎承陽而納陰永世之業也基對曰美則美矣燕于得入焉帝曰吾以朱絲網簾鐵網障棋燕安得入哉又一日帝與基周觀之曰美哉居乎冠山而表江王氣之聚也基對曰美則美矣雞鳴山猶有王氣帝明日幸雞鳴厭之帝治方中鍾山孫權之塚當其前基曰臣聞聖人治天下體節潤澤枯槁榮茂孫權人雄也稱王於吳殫歷江東毋除殘魄爲陛下守門不亦可乎帝

名山藏

卷之二十二

臣林記

八

曰其後成祖入靖難先卽位于雞鳴山乃知基所  
言燕者燕也雞鳴山王氣者燕王卽位也初高帝問  
基卿幾子對曰臣子二曰璉曰璟帝召見之曰阿璉  
明秀阿璟凝重基曰臣子璉有相才無相器臣子璟  
過剛不中終不得其死然璉爲江西參政帝常欲相  
之亦爲胡惟庸黨所脅墮并死遺子爲七歲初基封  
止其身而已惟庸敗上念基欲使璟嗣璟讓焉帝悅  
賜之衣服鞍馬居室授閣門使封爲誠意伯詔曰  
昔者元運既衰海內瓜分豪雄鼎峙當是之時士大  
夫甚衆然亦汎然從人以至輕滅姓氏所以賢智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士樹勲莫民必擇人而歸又若非義之從雖死不移  
噫雖死名彰已朕初與羣雄並驅孰辨真僞爾祖誠  
意伯基括蒼之士居勦敵之陲一聞朕命間道兼程  
星馳來歸陳曆數之有在議戡定之先機其爲人也  
義氣凜然莫之敢犯所以父子相繼沒於奸邪初授  
伯爵以終其身今特以前爵授爾增祿二百六十石  
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爾其敬哉焉四傳孫祿皆  
幼不爵景泰中授祿翰林五經博士祿孫瑜弘治中  
始授衛指揮蓋五世云正德九年贈基太師諡文成  
嘉靖十八年脩高帝廟瑜仍嗣伯爵見別記

卽曰世言誠意伯讀書山中山石忽裂伯竄人其中  
取出陰符經其後多驗用伯死遺今燔屍揚灰皆謾  
誕不足信及觀世所傳基竊怪基以名世才佐高帝  
五百年之會不合後多畸略小謀取屢中而已子居  
京師得與伯九世孫志學游爲余言伯所佐高帝皆  
廣論大義志學言其家有諸父年九十餘具述如此  
因稍采而兼存焉伯奇智先占而不免胡丞相之毒  
何也跡其明哲保身視于房讓矣至文治武畧求古  
佐命之臣可謂兼焉

李善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李善長定遠人高帝始下滁善長道傍謂從高帝郭  
子興館中爲主文掌書記甚見親時帝年二十七善  
長四十一矣高帝威名日盛子興疑焉悉奪左右任  
事者置其麾下善長不從高帝從容問善長曰四方  
戰聞何時定乎對曰昔秦虎失馭漢高帝以布衣起  
沛豁達大度知能善任不嗜殺人五稔而興今有元  
之政與秦同虐海內怨呼羣雄蜩奮此亦逐鹿之秋  
也王公起家與漢同符程義而動天下不足定矣高  
帝曰善漢高所用張良韓信蕭何三傑者皆人傑也  
吾有徐達之武或可媲美先生當良何乎對曰留



意數絕人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餽餉使三軍之士數千里不乏不敢後何矣帝既總和陽兵威名益著子興諸部曲與帝不咸善長常爲帝居諸部曲間帝城和陽使善長守之而出擊元太子亮堅副樞絆住馬民兵帥陳也先元兵乘帝出猝冠和陽帝起歸禦之善長已先擊却元兵久之高帝東渡江有江左命將四伐皆善長飛輓轉漕給軍食自其以吳公起至有天下出征省濫幸汴皆留善長居守善長始爲帥府都事累叅知政事公爲吳王以爲右相國久之定官儀尚左爲左相國漢吳既下率羣臣奉表勸進王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文

十一

李

上身免二死于免一死四年念久勞特許老七年移江南民十四萬實賜陽給牛具官監壘荒善長爲大監留鳳陽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大僕丞以皇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公主下嫁初定婚禮婦順甚脩時人榮之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糾善長自于祺尚主後遷寵自恣陛下病幾旬不起居祺六日不朝宣前殿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善長爲人寬博有器略中意忘不能平專處僚友多僕在上前凡事不先發時爲小人覆過或時譴訶不賞罪強爲對上謂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文

三

李

在捨身受責恃頑強巧面對無知朕若懷猜篤疑爾何生焉前勅釋爾所犯爲爾冥頑復如是告朕憫相從之久姻親之重枉法恕爾爾其懷之先是左丞相胡惟庸故銜誠意伯基基病使醫蠱之久之事泄上問右丞相汪廣洋廣洋爲不知也十二年廣洋誅惟庸懼其明春惟庸子市馳馬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卽殺輓輅者上怒命償輓輅者命惟庸但以金帛予輓輅家上不許惟庸復懼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臨視宦者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衝蹕抱勒倉皇言朕不能出左右驟而雜擣奇奇垂斃右臂且折第指惟庸第不勝指猶指上悟登城覘之表甲之士伏於帷間於是御史中丞涂節告惟庸及御史大夫陳寧反并其蠱死劉基事以善長第存義之子佑爲惟庸兄壻辭連善長若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時聚已前死上有善長仲亨不問也而誅惟庸寧及存義羣臣言余節本爲惟庸謀主兄事不成始上變害亦併誅餘黨皆連坐始上自誅楊憲後專任胡惟庸爲丞相丞相權至重諸司封事先白後以聞有不便者徑去不奏四方奔競日至丞相門武臣諛佞者多附丞相丞相家饋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功臣惟徐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字

達劉基最事亦惟二人知惟庸奸無所與西善長以與惟庸姻屬深相結也惟庸定遠入其舊宅井中忽生石并數尺祖父塚有夜光惟庸益自喜而御史大夫陳寧者茶陵入其始爲小史通經有治才從軍至金陵館軍帥家上命諸將各言事軍帥武人不能言寧代爲書上覽稱善召見擢江南行省掾史累官御史大夫寧知蘇州烙人以趣餉上責其酷其子孟麟亦數諫寧寧怒杖死之上曰寧子子如此何有君父寧聞亦懼西當是時吉安侯檀自陝西乘傳以歸上怒責之責求盜于代平涼侯使撫蘇州不任事酒色而已召還責招降輟輟無功亦被譴惟庸因陰謀誘脅二人往來交密二人過惟庸家酒酣屏左右言公等數被譴一旦甚之奈何二人惶懼無所出惟庸因告以已意且令其收輶軍馬以俟皆從之惟庸因與寧謀邀至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驤取衛士遇實及下命進等預爲腹心而復今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悸曰爾何出此言滅族矣存義不敢應去之旬日惟庸復謂存義成事當盡捐淮西地王太師善長驚不許既歎息起曰吾老矣恣爾之所爲存義還告惟庸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內惟庸西南坐善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四

字

長東南坐屏左右欵語遙見頷首而已而皆不得聞  
惟庸因使指揮賢下海招倭約掠庫兵納倭舟中因  
其入貢而以為援河南人封績者故元臣來歸上官  
之不受遣還鄉又不去坐謫戍邊惟庸遣封績書請  
因以臣元引兵為內應蓋上命廷錄徐節所告親臨  
問之而其獄辭如此至上所下詔書第言丞相汪廣  
洋御史大夫陳寧淫昏不率坐視廢興以致丞相惟  
庸貪緣為奸枉法惠罪撓政誣賢而已殆羣臣之請  
誅吉安侯及善長也上謂吾始識善長故吾里中長  
者言多合意因為吾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  
名山叢 卷之五 臣林記 主 李

吾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掠於  
亂兵持升麥藏草間朕見呼之相從有今日此吾微  
時腹心股肱以故皆不問於是復命善長為御史大  
夫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前善長  
如故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善不能飭下有言  
其私鑿邑中水達淮便易果治第從信國公私假衛  
士三百信國公怒不與京民向迥惟庸法當徙邊善  
長受其賊數奏請給其親上固疑之其夏會有星變  
古為大臣災上大殺都民之怨逆者應之善長為請  
元曰就中亦有良民上怒曰善長事朕二十九年陰

陽朕意凡事皆待朕發端念或有過則可歸責於君  
父斯可居上公理天道應陰陽者邪善長昔為胡黨  
得曲原乃為不良民求情而前是永昌侯藍玉敗元  
兵于捕魚兒海獲封績善長庇之不奏有告之者至  
是下獄訊反狀收績往來私書有善長手跡監察御  
史復論劾善長迫理胡惟庸事鞫善長家奴謀言惟  
庸為寧國知縣時善長薦為太常卿惟庸以黃金二  
十斤為壽善長送家奴于忠等四十人於惟庸惟庸  
厚與金帛酬善長同回國古劍及白玉酒壺玉刻龍  
盤盞玉蟠桃盃仲亨家奴亦告仲亨及延安平涼南  
名山叢 卷之五 臣林記 主 李

雄三侯私事羣臣奏善長等當誅上不許復使讞皆  
具伏上召善長流涕而語以開創君臣之際善長出  
逐自殺也存義之子佑及四侯皆賜死上命禮部善  
長厚卹其家爵除善長既死羣臣無敢為上言者虞  
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寃曰臣聞君親無將臣子誅  
意惡莫慘於逆天下所共聲幽明之同科也雖然臣  
聞世有輕重禍亦有輕重禍擇重禍者易輕禍釋重  
禍者薄輕禍人心之或然者也竊見太師善長與陛  
下一死生畢謀智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侯  
封王男尚公主親戚被綺繡福莫重焉當元之季異

姪烏巢起張奮欲如陛下者甚衆然卒陛下得之天也其始異姓豈得奉頭廟下哉莫不蓋粉耘折爲世大悲禍莫重焉夫人之親其子孰與親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孰與僥倖萬一者之富貴不格明甚雖至病狂必不易也善長於惟庸兄弟之子之親耳於陛下之子之親也卽謂善長有病狂心欲自爲臣猶未敢深理今謂其佐惟庸者萬一成事不過黜臣第一耳矣生公歟王耳矣尚王納妃耳矣富貴下增加僥幸焉是重福之所無擇而重禍之所必至者也善長年四十一從陛下四方之事今七十餘挺解

名山藏

宋之

臣林記

主

摧頽鼓舞倦矣其子又託禁掖骨肉之親夫爲此者非其血氣槁暴橫動於中則必有深變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狹以求脫禍兩者無一焉平居晏然忽起此端此臣所以爲善長疑者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應之豈天心與王憲哉善長已不幸失刑臣猶懇惻爲陛下明者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其時大理少卿陳輝亦上疏如國用言上皆不之罪

卽曰蕭何難買田宅自污而不治垣產曰後世賢師吾儉彼亦有以自高於人主善長當日月之下難破

私捐愛猶慮不足以承之也况有所獨比而賈惠於夫人進言雖忠服刑雖不衷欲錄以免難矣

吳良吳禎合傳

耿炳文

吳良定遠人與其弟禎俱以勇略聞太祖起滁濠良兄弟以里中兒從行間常先驅多功軍中有祕機良能沒水追伺而禎異服爲間諜良既從常遇春破江陰太祖使爲分院判官以五千兵戍之尋陞指揮使江陰與吳士誠接壤良以五千兩敗其衆數萬因以扼吳佐不敢沂大江與漢人結連合從而高帝得壹意戰荆楚間良戍江陰十年晝則披甲乘障夜則枕戈警備內外姦人不得出入暇延章縫論書史結誦相聞自持淡食苦無所嗜好太祖召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車馬珠玉不足旌能儒臣宋濂等其歌詩美之既追吳巫子門過江陰勞軍周巡壁壘歎曰卿非昔日吳起乎吳平加昭勇大將軍蘇州衛指揮使鎮吳良在吳一如治江陰時矣洪武二年置全州守禦千戶所命領精銳往守之三年進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其年封江陰侯五年以爲征南將軍擊廣西右江諸蠻盡平其地進靖辰靖諸州五溪蠻入銅鼓破五開收渾溪踏騰浪附屬

名山藏

宋之

臣林記

十八

趙深洞開太平服地青城隆徙通洪州職情洞崖山之衆於銅關鐵寨古州八萬之蠻皆懼而降渠陽之民相與刻石紀功良女爲齊王妃齊王封青州使良建宮留青二年卒追封江國公諡襄烈賜塋鍾山陰命詞臣撰文勒碑禎以天興右翼副元帥從良成江陰與俞通海擒士誠水將定於石碑從高帝追吳王子門從大將軍克吳姑蘇元年爲征南副將軍與御史大夫和討方國珍於明州入曹娥抵車廐戰盤輿降之復與御史大夫航海入閩克陳友定西南水部三門其明年與御史大夫擒友定盡平閩歸次昌國

名山藏 卷之二十一 臣林記 十一 吳

勦海寇葉陳二姓於蘭秀山久之復以靖海侯督餉定遼完城練卒盡收遼海未附地復以統兵都督俞事領江陰四衛舟師捕倭至琉球大洋獲其人船詔復往浙東籍放方國珍所部三郡兵三郡亡賴入募引平民富家臨海知縣王士弘上書言狀罷召還禎先良卒追封海國公諡襄毅初高帝爲中山王造第表其里曰大功良兄弟醉而暮過之問從者曰第有稱大功曰無如魏國公所以賜也良曰我等與魏國公皆從陛下左拊右捍以有天下陛下獨表達里大功誰無功乎上開笑曰姑徐徐於是爲良禎人建宅

一區於江陰宅甚壯良子高建文中以總兵守遼東較以遼東兵攻永平成祖使人間高建文君疑之削高爵既卽位復之使守大同八年上北征班師高稱疾不朝繼家人給驛私役有司車牛擅以守邊官隨行坐免爲民洪熙初尚以前罪謫戍海南

耿炳文濠人與其父君用歸高帝帝見質孫德崖軍炳文左右甚至從渡江拔采石取金陵皆父子相從領軍張士誠宜與之戰君用騰柵而死炳文代父將下桐川取長興戰敗士誠將西門遂克之高帝召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

名山藏 卷之二十二 臣林記 十二 吳

元帥守之炳文擊却士誠將原明上新橋與左都元帥劉成擊却士誠將珍城西門久之攻永興翼元帥府爲永興衛親軍指揮使司以炳文爲指揮使復與費聚擊却張士信兵獲其將與祖炳文以都指揮守長興孤城血戰者十年當是時也北有吳良守江陰當江之門南有炳文守長興扼吳之關士誠所以不得北窺而偉偉轉戰於其東西境久之從徐將軍達取湖破蘇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大將軍征中原克沂益諸州郡以鎮國上將軍從克汴河南大同懷慶澤潞平陽太原復以其軍從大將軍征陝西元將張思

齊李思道文武功東川而陣炳文乘隙伺進一日數  
挑戰身不解甲蓐食者數月思齊奔鳳翔思道奔涇  
陽而大將軍因得入陝炳文從中取割凍蓀供億西  
入軍洪武三年封長興侯與大將軍大破故元平章  
乃兒不花於北黃河討平曲靖金晏諸蠻於雲南與  
定遠侯弼北征哈剌哈獲故元餘孽及其妃后於捕  
魚兒海殲妖盜於兩當以征而將軍勦平蜀寇獻俘  
三千餘建文元年以征虜大將軍距靖難兵於真定  
靖難後刑部尚書賜左都御史瑛劾炳文衣服器皿  
僭飾龍鳳玉帶用丹靛炳文懼罪暴卒子璿尚懿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太子女獻後軍都督俞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先  
後獲罪或璿職名見於別記炳文有伯父君美從克  
淞和炳文與裴聚擊却士信兵君美子瑞力戰中矢  
死從弟忠亦有戰功為參將

郎曰高帝始取天下慮吳漢相結使吳良守江陰耿  
炳文守長興先以剪漢羽臂漢斃然後併力向吳亦  
惟二臣稱任使當時論者謂二人善守之日吳已亡  
矣逆黨蕭清榜示勲臣儼於徐鄧可謂在上心者  
乎

廖永忠 楊璠

廖永忠永安第也從其父旺及永安諸兄以巢湖水  
軍來歸高帝曰此黃口兒亦欲圖功乎對曰得事明  
主効尺寸無論少壯矣高帝悅屬永安水將以永忠  
副之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擒陳也先破璽子海  
牙及也先子兆先乘勝定建康克鎮江宣城討江陰  
海寇功與其父兄埒久之永安與吳戰敗吳人罵之  
高帝以永忠為樞密院領永安兵漢友諒入寇龍  
江永忠與張德勝乘勝追及於采石大呼奮擊之復  
太平徙同知樞密院事從征安慶與俞通海輩擊陳  
水寨破之長驅至江州漢將守江州甚嚴永忠度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城勢架橋舟後及舟而行名曰天橋至其城下與女  
牆齊接而登克之復與趙德勝攻下瑞臨吉安諸郡  
從征漢戰鄱陽拚身當軍出高帝舟於圍以葦荻七  
艘火漢漢友諒竟中矢死從征降友諒子理武昌徙  
湖廣行中書省左丞賜之鏤金之額使懸于門而予  
之曰其鏤文曰功起葦將智過雄師從後達常遇春  
征吳淮東禦吳范蔡港盡平淮東諸縣還與徐達常  
遇春克吳徙榮祿大夫中書省平章加征南副將軍  
帥師出海道與征南將軍湯和會降方國珍海上高  
帝即位徙兼同知詹事院事與湯和引兵轉下福州

原缺第二三葉

略定閩中諸郡降元參政文殊海牙於延平執其平章友定復以征南將軍與副將軍朱亮祖從海道進取廣東西諭降元右丞何真於東莞吉安侯陸仲亨既略定英德清遠曲江連州肇慶諸縣行至廣與永忠會遂降元廣州將盧左丞等盡有其地斬僞參政邵宗愚捕誅諸豪寇副將軍朱亮祖馳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進兵廣西次梧降元達魯花赤拜住行省平章者林與副將軍追元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於鬱林死之潯貴諸州皆降乃使副將軍出鬱林與楊璟合圍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降平章咬任參政那海於南寧復使指揮耿天璧擊敗平章阿思蘭於象州二廣悉平班師還京高帝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龍濟入見撫慰惟甚還命皇太子送歸第洪武二年也其明年大封功臣而永忠使所等儒生探上意以此不得公封德慶侯其年以將軍副征西將軍和與穎川侯同伐蜀引兵至瞿塘溫州踰關放之上流大破蜀師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蜀明昇出降天子曰廖將軍破瞿塘下重慶降明昇功不在穎川侯下加賜錄金而旌之平蜀之文永忠號令嚴明所至威惠洪武八年坐僭侈失人臣禮下獄

處子權嗣權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慶揚州從穎川侯征雲南皆有功權子鏞銘鉞鏞銘名見於別記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乃喜武以軍萬戶從定金陵以軍總管從克鎮江徇下金壇常州江陰以帳前副都指揮使從高帝親征婺以行樞密院判從擊漢嚴敗之以湖廣參政從徐達進攻故漢將玨於荊州鎮之討湖廣諸洞蠻降慈利土酋屋進降故漢將義亨於蓋以湖廣行中書省平章爲征南將軍偕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楚中兵取廣西進擊永興元守將祖勝戰擊敗其援將全州守思蘭進與祖勝戰南門獲其將鑑圖其城與鎮撫呂琛指揮袁子明擊敗其援兵湘水獲其萬戶武等千二百三十九人進取寶慶使千戶王庭擊敗元將於茱萸灘轉攻全州全守思蘭遁皆下之盡降道寧藍山桂陽常寧武岡諸州縣其年永守將祖勝食盡自鴆死下永未陽諸州進攻靖江屯師北關征南副將軍朱亮祖以蒼梧之師會於東門象鼻山決其濠水築堤益城克其北門元禪將榮射書約降絕城出見璟與之白頭百餘異軍夜入其城執其將也兒吉尼下今禁剽掠殺傷追兵攻一州以偏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征壽與元將



孔兒戰韓店敗績徙大將軍征太原克之與左牙副  
總定唐州之亂以平南陽入蜀招諭長明昇還復定  
憲利土酋屋之叛及祿軍亂民天祐衆然久乃克之  
以營陽侯入蜀與夏戰羅塘不利陷軍五千克保  
寧以副將軍定辰州一十八洞九溪九渡蠻上數以  
給羅塘若久不克草屋寨詰責環久之環死追封尚  
國公諡武信克追論還黨除

卽曰上有天下開中原則大將軍諸人南方唯閩中  
二廣下閩雖胡美要湯和李文忠沐英先從之其功  
分且皆傳檄而定若二廣底平廖楊矣

名山藏

卷之二

五

三

郭英

郭英臨淮人父山甫高帝微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饌  
酒酣備陳天表之殊他日當大貴大貴毋相忘上去  
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殆非執末者若皆可秉珪  
乃知繇此人謹事之因以子女入侍英兄名子興以  
典滁陽王同名但名與其始起事滁陽王徙高帝渡  
江圍常州晝夜冒矢石衣甲生蟻益克溪及吳往往  
畏創戰徙大將軍取中原守於潼關與指揮于光乘  
勝擊破元人來攻潼關兵追奔數十里元人不敵一  
述南徙封章昌侯卒追封陝國公諡宣武英長七

尺精騎射年十八從高帝起以謹重見親每直宿帳  
下從渡江征無錫傷右脇攻破常熟傷左足攻安慶  
傷左臂攻高郵弩傷右膝屢立功上呼爲郭四從戰  
鄱陽身負金瘡敗溪溪禁江燒其船友諒中矢歾或言  
英功英辭讓從征武昌戰保安門傷手足漢將陳同  
僉馳入高帝軍高帝呼郭四英躍馬立鎗賊高帝衣  
吳赤戰袍曰吾尉遲恭也從開中原以精騎三千破  
九通州從常將軍取太原請夜劫王保保軍潛以十  
餘騎入營常將軍引兵繼其後大克之兩與元僞王  
戰俘獲甚多前傷面足累官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

名山藏

卷之二

三

三

使使鎮河南上以英女弟掖庭故至英第餞之賜白  
金二十畧殿馬二十二疋英至綏轄流亡遠邇來歸  
日以子計期年戶口完增河南大治居五年移鎮北  
平士女遮馬數十里有泣下者既去生祠英英至北  
平元左丞允中等聞英誠德來降者九千餘人上勞  
英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居五年召  
還陞前軍都督府僉事是爲洪武十三年其明年從  
穎川侯征雲南領兵五萬與都督陳桓趙烏撒道多  
隘諸軍欲深入英曰攻遠必自近遂先攻赤水河路  
時久雨河漲英令軍中砍木爲筏出不意宵濟生擒



烏撒并阿容諸蠻進剋曲靖越州關索嶺明年以騎兵五千攻江川椅子寨火之進降大理金齒克廣南與西平侯攻安寧富民一日夜破靖州七寨傷左股取仁德姚安援楚雄明年與賴川侯平蒙化鄧川諸州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精兵八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平論功封武定侯二十年與大將軍馮勝討納哈出既旋師王保保弟詹同脫因來追英連戰數十合傷左脇箭中右脇伴呼虜傷甲竟却之其冬爲征虜右副將軍從征虜將軍藍玉討殘胡沙漢明年至捕魚兒海邏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無

遂至鴉寒山三十年爲征西將軍生擒川陝賊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於沔後河英兄弟爵通侯有功其女弟侍官封皇寧妃一門貴盛而獨其弟德成爲驍騎舍人用茸酒自放上徙德成都督力辭上變色曰以舍人二兄一女弟故提舍人等埒之舍人辭何說也德成免冠泣拜曰臣非草木不知上恩顧臣性嬾慢茸酒不識緩急付臣事不理上殺我也人生不過畜錢刀食醪肉隨意便了爾上曰善人皆如此可以措吾刑立賜黃封百畧金綵稱之益厚遇德成德成嘗賜宴後死醉免冠謝見禿顙上笑曰酒狂顙毛乃可數德成曰臣猶惜其多欲盡削之明日醉解大驚顙披縞上笑曰舍人若伴邪乃實爲之德成見其家二侯征鎮四方奏伴獻捷輒笑曰虛名亦可聽艱苦亦可受會如我飲中樂不英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擒斬俘獲一十七萬最爲人孝友仁慈恭儉誠實毋卒廬墓哭泣不絕行師有紀推心任人其苦同之其北征虜夜遇大風雪悉罷遣帳前環軍所攻克州郡戒殺禁掠封府庫收簿籍無一錢尺帛之私家居簡靜不治垣產大文地理百家莫不通貫以儉素書史教訓子孫事高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無

愛雖隆自處下謙金鎗滿體橫直若刻畫每陰雨痛楚被命出征即日啓行英毅之氣瀕老不衰上晚節功臣已盡獨英與長興侯備任使永樂元年年六十九卒遣官祭賻有加追封營國公諡武襄文夫子十二人鎮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女九人二爲遼邦二王妃孫男二十八人孫女十六人一爲仁宗貴妃餘多有勲蔭貴配富貴壽考終始古今人以比郭子儀云靖難後高帝功臣之世僅有存者武定侯與魏國西平三家而已世宗中英五世孫勛嗣侯見寵勛見世宗方更定郊廟禮儀上言臣始祖英與徐達諸臣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郭

開國之功同能比烈達諸臣物故會富廟建之初臣祖英卒永樂歲獨不得與功非優劣以先後死也乞躋享太廟如達諸臣下廷臣議皆言不可戶部侍郎唐胄上疏曰臣惟皇祖開基二年正月乙巳始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月丙寅廟成列祀二十一人死者望像生者虛位臣謹按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等成皆已死先棲神下壺蔣子文等廟所謂塑像者也其見在諸臣如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所謂虛位者也是諸臣

之功蓋皇祖論祀之日已合生死之臣先定之矣至於太廟從祀古者所謂爾祖從享祭於大丞其典尤隆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太廟配享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已死七人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已躋在列九年始加封號贈諡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此皆皇祖親定以協大丞英所得侯平雲南也而非開國英侯之日太廟定祀十有六年矣此時且不得祀功臣之廟况敢望配享哉夫前代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於其身漢明帝於其父皆親當龍虎風雲之會自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旁素孚於平居而山海倒排之機又燭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皆不負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有出牝牡驪黃之外是以西漢元功十八東漢雲臺三十有二唐凌烟二十有四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我皇祖享祀之定寓褒旌於血食比之前代尤重且悉故其品題爲尤精如六王元勳太廟功臣兩聯上俎俞通海以下六人與於配享皆取死事而茅成亦當時死事之臣乃惟與廟祀而已相從開國凡五百九十三臣十二臣配享而外與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郭

於功臣之廟者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  
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而已而桑世傑者  
雖在配享又不得與於功臣之廟蓋其有無差次之  
間可以神會而非口舌能言筆墨可盡者位列先後  
今尚不可輕移有無額數況得而增損乎若勛所引  
祖訓首章得與於三公二侯五家之列其時以掖庭  
奉車之貴肺腑之託專言議親不關廟祀也伏惟陛  
下寢英配享之議庶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  
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百  
世安食於其家廟不致忤悅非擬之旁則助知孝而  
名山藏

卷之

卷之

臣林記

聖

訓

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而禮樂崇隆統一聖明之世  
矣世宗不聽竟進英侑享勛別有記

郎曰武定侯侑享雖用勛故跡其當時所得畢世全  
功名可以知之矣異哉驍騎舍人誕焉自放於嚴主  
也唐胃之疏吾以比祝子魚之欲長衛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洪武臣三

馮勝

傅友德

藍玉

馮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馮異之後也其先自固始徙定遠與其兄國用並好儒書尤嗜孫吳國用風儀峻整器度恢豁勝偉貌長軀勇悍多智元亂鄉人寨于里推國用部寨太祖過妙山勝與國用儒服入謁歸太祖所部太祖曰生委蛇若是儒耶有何奇可白乃公國用對曰臣聞之有德昌有勢強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渡江而東先爭居之足下可以強然後觀天下之勢按次掃除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拯水火足下可以昌太祖悅曰吾心也國用在太祖左右忠謹無與比繇是兄弟俱備宿衛既從渡江取太平元將陳也先與中丞蠻子海牙連兵入寇太祖擒也先釋之與之盟軟而哇國用曰哇軟必夷使攻臺城果叛爲溧陽人所誅其子兆先復與海牙合國用從擒兆先又釋之太祖夜召兆先之壯士五百人環寢帳前使國用執寢戈順之從入金陵國用先登敗元將山太祖有江左勝與國用皆有戰功金爲大元

名山藏

卷之三

洪武臣林記

一

馮

名山藏

卷之三

洪武臣林記

二

馮

帥而國用尤用忠謹見親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當李善長亞久之從征紹興卒太祖哭之勳賜塋江寧贈鄂國公以子誠幼使勝嗣兄職勝以庚子歲與常遇春伏騎石灰山邀擊漢賊龍江兵辛丑從征漢至安慶太祖陳疑兵於陸勝從水橋其舟師入江州陞親軍都護癸卯從克呂珍安豐陞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從降漢理武昌乙巳與大將軍達出淮東攻吳高郵吳將詐開門降勝不進兵入幾盡吳將下縣關閉而殺之郭中太祖召勝歸決之大杖復今徒步之高郵不予騎勝至則號召其卒四門齊登一鼓破之還與大將軍圍吳元年以平吳功遷大都督府右都督其冬與大將軍北伐元克沂益充濟太祖卽皇帝位進秩太子右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與大將軍會取汴梁河南二郡是時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守於潼關勝拔潼關先登謂大將軍曰謹備三秦門戶也大將軍擇都督郭興守之勝遂取州其時車駕幸汴趣入謁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其冬從大將軍征山西與湯和入懷慶獲將士八百餘人引兵至太行山破碗子關進取澤潞至于猗氏轉克平陽及絳獲元將士五百餘人二年授征西

將偏大將軍引師還河中勝與副將軍遇春先渡河趨陝至鳳翔李思齊奔臨洮又趨之降其全部從大將軍征元將張良臣於慶陽橫斷帖木兒使其將札兒攻原爲良臣援勝移軍扼原與徐禮去慶陽三十里軍驛馬關東還引兵與大將軍克之轉下河州諸縣於是上諭大將軍慶陽下則征西將軍權鎮之而大將軍等先還是冬大將軍還還之五十餘日勝亦至上賞勝不能當大將軍半而貢之曰不如論何也俄復爲右都督三年以右副將軍與大將軍破橫斷帖木兒於定西至冬凱還論功封宋國公叅軍國事

名曰藏

卷之六

臣林說

三

食祿三千石賜詔命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創業之君必有親同骨肉痛若肢體之將周旋左右出入警防得保命施化以有天下朕渡江以來爾兄國用實典親軍導從有方動合古道因疾長逝朕追封鄧國公憫其子幼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戰陣則建爪牙之功退敵龍江帥奇大剋副將中原北伐屢捷天下已定朕無以報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典禮茲與爾等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忠誠夙夜爵祿之

崇皆錄爾勞尚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于永世仍賜文綺及帛八十疋四年守鎮陝西使繕塞五年詔爲征虜大將軍與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出沙漠勝與副將軍傅友德西行取甘肅進至亦集乃降其守將次別力篤山與元岐王朵兒只班遇走之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敗其衆瓜沙洲獲馬騾牛羊二萬是役也大將軍兵不利左副將軍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橐駝馬賁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復改河南上冊勝女爲周王嫡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說

四

妃勝妻卒爲治喪賜璽書慰藉加餐使歸議塋塋畢復鎮爲周王作宮十三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寇邊明年大將軍討之上命勝佩征虜將軍印息民訓士佐徵發頃之天象有警勅諭勝曰今天示象占在大梁爾所封地當蚤夜謹畏王宮成王城內外當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加訓練名園千手在爾左右王府馬毋令牧遠地兩軍守一馬軍皆須精銳但有異聞卽乘馬至復勅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宜撫安之今秦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至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守城都指揮出迎

宋國公守城指揮軍上迎以三之一餘悉令城守時  
北方初定而上之嚴慎如此居四年還召勞羊酒是  
時元遣孽故將多珍城歸順獨元水華黎裔孫納哈  
出者初爲元萬戶守太平太祖下太平時獲之以元  
世臣子孫故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太祖歸焉  
元亡納哈出不從虜王胡中擁大衆金山三分其部  
曰榆林曰養鴛莊曰龍安一禿河輻重富盛蓄牧蕃  
息數數寇遼左爲邊患十九年上命勝置衛大軍諸  
邊控之其明年春爲征虜大將軍額國公友德永  
昌侯玉爲左右副將軍率衆將南雄侯庸等乘以步

名山藏

卷之

臣外記

王

騎二十萬鄭國公茂曹國公景隆申國公鎮子侯等  
皆從軍上故有所獲虜乃刺吾者納哈出部將使奉  
璽書而遣之曰是人善戰今送歸爾益爾戰矣勝至  
通人雪遣永昌侯乘雪以輕騎掩擊其慶州虜殺其  
平章朵來擒其子不蘭奚而自出松亭分築大寧寬  
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城踰兩月留五萬人  
守之以全師壓納哈出金山遣人送乃刺吾納哈出  
所納哈出驚曰吾謂汝死矣乃得復相見因遣其左  
承獻馬勝軍是時勝已踰金山降其將慶國公觀童  
於女直苦屯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一禿河納哈出

計無所出乃刺吾勸納哈出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復  
遣使至勝營陽納欵以觀勢勝遂遣永昌侯玉往受  
之耀之以大軍納哈出彈指曰天不使我有此衆矣  
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飲納哈出酒甚懼納哈出因  
酌酒酬玉玉請納哈出先飲既飲復酌酬玉玉解衣  
覆之曰衣我衣乃飲酒納哈出讓弗衣玉亦弗飲者  
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  
勝子增也有裨將在茂傍解胡語告茂曰是且脫去  
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砍傷納哈出臂  
不能騎與都督耿忠擁納哈出見勝納哈出所部妻  
子將士在松花河北凡九十餘萬聞之皆潰散其餘  
衆四萬餘騎欲來追勝遣觀童往諭盡降之并得其  
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驘輜重巨百餘里  
勝奏捷京師并言茂驚潰虜衆狀遂以納哈出來降  
將卒妻子及其輜重南行使都督濮英將三千騎爲  
殿虜所驚潰餘衆伏而待大軍過邀擊之英馬蹕見  
獲乘間自剖腹死而勝還次亦達河更獲遺棄車輜  
四萬五千馬數千匹傷痍老弱二萬四千餘上聞大  
悅使使獎諭所以遙勞納哈出白玉黃金帶金若幣  
及其部曲冠帶鈔幣甚多械鄭國公茂京師而賜勝

名山藏

卷之

臣外記

六

勅曰捷至喜動神人朝野懽慶漢胡相攻至元末已  
天訖元終朕命中山開平二王攘之塞外二王既往  
餘虜常不寧邊今命爾也聚大寧審勢進討有征無  
戰非爾等忠格服人天何若此易胡虜生計牧畜是  
賴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可不慎歟前二  
王所懷兵華夏功昭後世朕其號令嚴明諸軍不苟  
取於降人爾等追厥前蹤豈不偉哉勝軍中卒有盜  
胡馬者戮其首懸隊官之頸以行然亦自掠虜良馬  
使關行酒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強娶  
其女上聞復勅曰古之名將唯思宣君之德爲國効  
忠故能摧堅撫順所向無敵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  
武王屢出雄師平定華夏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  
之事沙漠未靖命爾率師且征且伐遇金山比虜雖  
進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爲緩計右副將軍玉事雖  
輕輒然破彼深謀幸而成功何期大將軍不能撫輯  
既降乃擒惡胡中竊取虜騎娶虜有喪女使人忘哀  
失倫部降胡而南不慎護之陷沒漢英人馬三千論  
法無赦朕功將軍往來之人言將軍尚多朕不欲盡  
言以報將軍將軍當改行推誠使降者懼心未者慕  
化已復勅曰朕昔命將出師正副無過二人則中山

開平二王既往輒見增人爲副而皆有愧前者列侯  
恭將不名爵爲重乃奪人乘馬嗚呼虜人來歸如流  
趨下奪馬而窺其財是隄流而決之也當即歸馬其  
人毋播醜虜中二王既往朕惟爾寄今若此繼自今  
洗心去貪勿孤朕望常茂之從勝軍也勝以子婿故  
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焉及降納哈出而  
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咎茂而奏之茂至具言故上  
曰是亦勝有罪焉收其總兵印召之還使永昌侯代  
之勝送至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馬  
二百九十餘匹金銀銅印百金銀虎符牌面百二十  
五王九國公郡王四太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  
平章十三左丞右丞三十一叅知政院三十二各院  
副使同知副樞八十一僉院院判二百八十院副使  
五宣慰使副使僉事百八十九萬戶千戶路府州總  
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書叅議二承旨學士十  
文學司馬七大卿司卿少卿十八衛帥府僉事三郎  
中員外十五王府六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  
二十六廉訪司使副鹽運司使副六衛帥司使一治  
書安撫司農各一太少監理問斷事部郎中主事兵  
馬指揮府衛鎮撫崇福司使副經歷都事太醫院及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傳

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校千四百餘人皆元遺臣  
納哈出至上封爲海西侯子孫世襲賞賚甚厚以安  
其心其官屬皆與食祿散處之黔滇閩廣中而升乃  
刺吾爲千戶賜金帛寬安置茂龍州勝罷就第奉朝  
請而諸將士賞亦不行二十一年使領諸胡兵從額  
國公征雲南胡兵中道叛自是勝雖有任使屯守練  
士而已出塞捕虜皆以命晉燕諸王矣二十二年賜  
公侯還鄉予緡鐵造第資金帛追封其三代明年春  
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嘗總兵者  
八人勝居第三又二年加太子少師勝子諒與家奴  
名山藏

傳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一

傳

去傳友德死之兩月而開邊之狂將盡矣  
傳友德其先宿人後徙碭初從青衣辛喜之喜之敗  
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歸漢爲別將亦忽忽無所展  
高帝攻漢江州友德以其下調高帝小孤鄱陽之戰  
友德身被數創殺數百人從征武昌奪高冠山先登  
鏃出腦及脇從徐達取夷陵降漢將以德進克衡走  
漢將祖勝從常遇春下襄陽攻安陸被九創吳元年  
守徐州元將李貳來寇駐兵陵子村友德堅壁俟貳  
出掠舟擊之呂梁之岸手刺貳將乙貳敗去友德曰  
必再來趨還城開門陳兵令士皆卧鎗待曰鼓卽起  
貳果益兵至友德鳴鼓起士生致貳倖建康高帝悅  
鼓吹送還第翌日命中書參政李飲水楊希聖携旨  
聲伎人一部就第飲飲水等醉而驟與伎人戲高帝  
怒皆黜之不責友德也遂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其  
冬從大將軍達北征中原高帝以與右丞顯並稱勇  
畧冠軍友德從大將軍下青州與元將也速遇倖敗  
走也速追之大將軍因得進斬也速軍洪武元年大  
將軍克河南友德取福昌山凌青仙人神頂三寨遂  
與大將軍入燕取元東渡河與薛顯取衛輝輿輿特  
克臨清德及通進入燕與薛顯俱遷古北諸口拾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附

遣卒克龍華寨守溫溝畧大同獲故元番右丞等三十四人遂與常遇春下保定中山徇真定從大將軍與薛顯轉攻山西畧平定州擣太原以死士五十騎擊却孺麻帖木兒夜劫之追至土門關復與薛顯敗元將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與常遇春逐竹貞兵於大同敗元將脫列伯於宣德府從取陝西攻張思道於鹿臺下鞏臨洮張良臣降復叛友德自臨洮會大將軍絕其東道還與大將軍克之復會大將軍與薛顯追敗王保保於原州六盤山還從大將軍破保保定西乘勝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奪畧陽擒夏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傳

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人馬騾萬三千八百餘匹天千日平蜀功傳一廖次旌之文子之金征西將軍不與實焉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以驍騎五千出金蘭趨西涼破元失剌罕兵敗元朵兒只巴於永昌與征西將軍及左副將軍德拔甘及肅手射死元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等及守將卜顏帖木兒追破元岐王於瓜沙州是時師出三道友德獨全勝六年大軍出鴈門友德爲前鋒虜聞友德名絕塞遁留鎮北平九年命副中山侯和備伯顏帖木兒於延安以伏兵大破伯顏帖木兒縛之以降命巡行川蜀永寧播諸州修治城郭關梁降下金筑會定中坪乾溪諸酋長還獻馬五百上別賜選騎十五年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討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出塞大破虜北黃河還輕騎夜襲灰山獲其部落人畜甚衆其秋拜征南將軍與藍玉沐英統兵二十西萬有奇往征雲南既受命疾馳至湖廣遣別將郭英陳桓胡海等帥兵五萬趨烏撒而自與藍玉沐英率大軍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皆下之進取曲

竊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拒戰友德用沐英計兼道蒙霧潛渡白石江下流出其後而畢濟於上流之江生擒達里麻曲靖西乃分遣玉英趨雲南自率衆數萬循格孤山而南搗烏撒以與郭英陳桓胡海會元右丞實卜聞之皆遁去頃復合友德故止戰以觀士士無不思死友德下今日我軍深入有進無退退遁而合必不一心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聞者吾故以觀汝曹汝曹果可用也遂大破實卜軍拔烏撒城之得七里關以通畢節進克可渡河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進至大山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傳

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宋故事降印頒曆願脩職貢永爲藩服友德怒拷其使曰速來降明再上書曰善聞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祇分梁王自古平天下易平雲南難且用兵之道謙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迫乎食盡畜死將獨兵難爲天下笑將軍悔晚矣友德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之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車里摩步和泥平緬悉降把匝刺瓦爾密入山自縊死俘其眷屬及威順王子伯於京師凡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會沐

英進擊而使指揮顧成擊破西堡蠻賊斬烏撒蠻首級三萬餘與沐英引兵東攻諸蠻之未附者擒其潛匿悉殺之又降酋長霽翠宋欽悉平其地十六年元管顏篤先不華據鄧州復叛友德自七里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十七年凱還制曰稽古崇庸開疆者賞重朕臣傳友德從大將軍累戰有功已封侯爵乃者領大軍越崇山西取巴蜀又西取雲南轉戰二年悉平其地特進封穎國公子孫世襲其時他諸將皆封侯食祿有差友德獨用首功加賜三千石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

卷之

臣林記

苗

傳

于忠十八年與宋國公勝備邊北平十九年與長與侯炳文再征雲貴諸蠻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征虜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降之統番漢大軍討韃靼官軍之叛於廣西復以征南將軍與沐英陳桓討東川諸蠻擊却叛酋阿資於音安蠻衆緣壁板崖降死者不可勝數已卽越州擊敗阿資降之還命與諸將駐軍湖廣諸要地休士旦以壓服諸西南夷之叛服不常者二十三年授信國公例還鄉賜黃白金鈔幣甚厚給衛兵百二十人尋以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主

備

北口擒乃兒不花於遼都山還駐開平引兵西征寧夏其明年復使練士陝西是年還朝冊其女爲晉王妃友德請懷遠地爲田園如古買田宅自汧上乃不喜曰爾獨不聞公儀休又二年與宋國公屯戍練士於太原北平已召還賜第鳳陽不復出塞捕虜矣二十五年兼太子太師藍玉誅友德以功多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旦夕盡我輩我輩當合從連衡太祖聞之會冬宴從者微饌微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且曰召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太祖語曰携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屬於遼東雲南地而王弼亦自盡嘉靖元年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頽國公友德宣德侯朝興汝南侯思祖皆雲南開疆之臣請立祠致祭賜額曰報功友德後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

良弼

藍玉者定遠人常遇春婦弟也長身頽面數從遇春突圍陷陣所向有功遇春數推於高帝帝亦用遇春故龍興之從管軍鎮撫積功至都督僉事從西平侯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十六

討西蕃擒其酋癘唃子箇斬以千計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與西平侯下大理虜其帥段明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瀋金齒車里平緬地方萬里皆入職方王功最班師增祿五百石冊女爲蜀王妃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勝征納哈出金山擊慶州虜殺其平章朵來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還入納哈出營降其衆宋開公勝與常國公茂坐驚潰虜衆召還王專總兵事是爲洪武二十年上曰吾老矣殘胡未滅終爲患其年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與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翁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以獻上察知虜勢不久存其明年復詔申國公鎮定遠侯弼南雄侯庸東川侯海鶴慶侯翼雄武侯武懼遠侯興等往從王師使兼道進覆其巢穴乃已春王諜虜王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遂踰大磧度黑山師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過小山忽聞如礮聲使視之泉四湧士馬滿腹餘流溢決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王欲引還定遠侯口吾屬提兵十餘萬深入無所得虜何以復命王曰是也戒軍中穴地爇令虜不見煙黎明

至捕魚兒海南知虜主管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  
 彌烏前鋒直薄之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  
 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虜主方欲整而北向  
 忽大軍至其太尉驪子率衆拒戰敗之殺驪子及其  
 軍帥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  
 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  
 王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  
 妃及故太子妃公主等百十九人擒其詹事院同知  
 脫因帖木兒於深草間追獲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  
 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  
 千八百四頭牛羊十萬二千四百五十四頭車三千  
 餘兩并得其寶璽圖書金銀印宣勅照會諸物聚其  
 鎧仗而焚之遣人上表人奏既班師復破降其太師  
 哈刺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驢四萬八千餘匹  
 上覽表顧謂侍臣曰戎狄久禍中國今朔漠一清無  
 憂北顧矣羣臣咸頓首稱賀遂遣通政使茹瑄前望  
 江主簿朱勝賞勅往勞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  
 征伐功多衛李宋遭遼金之窘以終其世神聖并於  
 夷狄腥膻汗平九州朕起平定與民更始已有年矣  
 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失今弗

必爲後患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爾親拘哈  
 納出來降今復躬擐甲胄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禁火  
 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蹄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  
 塞璽遠遁諸王駙馬六官后妃部落人民皆悉附歸  
 漢衛唐李何以過之使至勅勞悉朕至懷方擬封玉  
 爲梁國公有言玉在胡中私元主妃者上怒玉無禮  
 元主妃伴至恐懼自盡其子地保奴有怨言上因資  
 送之琉球玉又遣人人朝伺動靜既還上切責之竟  
 封京國鐫過于券然賞猶在諸將上二十三年擊破  
 西番蠻人并討平崑州雜道蠻人之攻圍大渡河者  
 俘其男女數千賜白金五十兩復兒散毛洞擒土酋  
 刺燕覃大旺等萬餘人施中南建二宣撫司降復叛  
 王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男女蠻酋千七百八十  
 餘人悉定之復遣鳳翔侯龍討平散毛撒狗蠻移兵  
 擒覃大勝於施南及其黨男女八百餘人召還賜鈔  
 千錠增祿米五百石尋詔還鄉賜黃白金鈔幣甚厚  
 工部具舟送二十四年使防邊甘肅至蘭州墜馬損  
 右臂勅曰昔渡江諸將爲朕股肱獨中山開平出諸  
 將上二王旣逝爾庶幾焉使至言爾中地墜馬右臂  
 微恙特遣往勞爾善調護以愜朕意其年追逃寇祁

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會建昌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叛上欲使討之以王在甘肅道遠先使緯權爲總兵都督徐司馬爲左副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爲右副使往征俟王至則權與司馬等皆爲副徐司馬九歲從太祖軍中某坊中軍都督徐金事諸將所至無不克王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聞大軍深入必爲獸散莫若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今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西歸揚威示恩在此舉矣王不從遣都督晟等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督等皆遁去又襲祁者孫弗及既得討月魯帖木兒之命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王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相率道亡王乃不得已錄隴右抵建昌而瞿能等將至相與州月魯帖木兒使人詐降能信之斂兵以待則月魯帖木兒已遁去已追至雙狼托落等寨連戰五六次破其衆竟不得月魯帖木兒王至乃遣百戶毛海計誘之并致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送京師伏誅王因奏四川控扼西番蠻夷梗化蘇其山險地曠備禦甚疎宜增置屯衛軍士籍民爲軍守之人請移兵討長河西朵甘百夷上報設諸衛毋籍兵籍兵困邊民

名山藏 卷之五 臣輔記 五

兵久在外母重勞之朵甘百夷之行非四十萬衆不可爾其還師蓋上自用兵以來無不慎重又徐常之將也惟上所命之未有請移師他攻者王征西番罕東已非上意更無所得虜復請移兵攻朵甘宜上之難之也王不學復復在軍中權升拔將校黥刺軍士家畜莊奴假于數百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御史按問王捶逐之其先征北還時駝馬珍珠無算夜度喜峰關關吏不即納王毀關入上聞不悅及切責其私元妃事漫不省侍坐侍宴動止輕傲至是還以爲太傅王攘袂後言曰吾故當爲太師王特奏事上不之從退曰上疑我矣將收集其舊部將及諸士卒家奴伏甲爲變爲錦衣指揮蔣瓖所告鶴慶侯翼音定侯桓景川侯震船艦侯壽會寧侯溫潘陽侯察罕東筦伯榮都督轄吏部尚書徵侍郎友文凡諸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知名之士若南海孫養長洲王行皆在誅中勝友德用才武名位極雖無與王獄從是先後不良死也

名山藏 卷之五 臣輔記 五

郎曰涼國公之亡也豈不有狗烹弓藏之悲然涼國以沐宋國以貪頡國公之功豈不大哉抑古人有言

至上急有死而已何至行無禮不然雖且與徐常璠  
湯差次矣

陶安 胡深 章溢 王禕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風儀清遠篤志學問博涉經史  
尤深於易元末填南士不用士雖有道不得居要職  
安以貧兩為書院山長在餘姚高節山院浙東西學  
者踵至太祖入太平與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退相  
謂曰龍質鳳姿非常人也我輩今有王矣因進問今  
四海鼎沸羣雄並爭不過攻城屠邑貪快一時子女  
金帛非有撥亂救世安民之志將軍至此有何道哉  
名山藏 卷之 五 蘇記 三  
太祖曰卽有道幸教之安曰願將軍反他雄之爲母  
殺入毋擄掠毋焚燒招賢納士首取金陵撫形勝以  
匡天下操大業之度安願投身相許太祖大悅既入  
夢用安三言以戒士安初參幕府案牘累左司郎中  
太祖爲置禮賢館與夏煜劉基章溢蘇伯衡王禕許  
元王天錫諸儒居之既克武昌使守黃州繼守鄱陽  
皆有惠政信州盜蕭明來圍鄱陽安召其吏民堅守  
身晝夜乘城憑城進諭曰爾衆吾民也何以反爲賊  
用衆曰今皆如使君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  
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獻至

遂大敗之賊既遁去諸將以鄱陽山民果勁好亂白  
盡殺之安曰民爲賊脇但須撫之耳吳元年初置翰  
林院開禮樂二局收召四方宿儒議禮制定律今徵  
入爲學士鄱陽人立安生祠安入與李善長等更定  
條對多所撰擬洪武元年旨曰於戲水有源事有因  
朕之王業孰知縣乎惟朕有文學臣安劬書明道世  
亂亂莫旄朕渡江來來江西之士杖策軍門惟安實先  
採世安民三言相易不數年開大江之南盡爲我定  
出守州郡撫之風化於戲水源事因王業之縣惟安  
謂矣今新得山東地朕欲少徙者往以南昌郡西省  
名山藏 卷之 五 蘇記 三  
參政汪廣洋純粹不貪可用經理惟安有道可以代  
之可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其速  
行安辭上曰毋夫掇甲胃決勝此武夫事若承流宣  
化緩轉一方惟儒者能因追封祖父皆爲姑孰侯久  
之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寧富有此且爾  
何自聞之對曰聞之道路上黜之曰御史但取道路  
言論人乎中書省臣爲御史請上曰不然植嘉木者  
必去蠹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  
夫陶安正士也亡何卒官舍疾劇草上時務二十事  
上甚哀悼爲文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安有二子曰歲

曰昱嚴爲浙江按察使貪而好用輕薄小吏見戮其後昱及嚴子墻並坐事謫充軍代墻者墻子卯兒死州司逼索安家安繼妻陳具狀入奏太祖問煜爲誰頓首具對曰陶主敬婦子欽何爲因叩頭曰臣子嚴不肖伏法子昱孫卯兒復坐罪傳軍卯兒夫亡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太祖曰其命刑部卽急取四軍二人代之立名兵部臣曰朕渡江之初陶安首與先後蒙渙諸艱功在尋鼎身死子堅可爲與傷卽俱赦之使安妻還自老安前妻喻姓名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喻姓名口藏

卷之

厚林記

母同行母不可喻曰今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人服其先見其卒也封姑孰郡夫人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通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莫不精貫與劉基宋濂王禕葉琛相友善慨然欲自見於功名元亂閩浙間盜起深歎曰潮東地氣白福將至矣集鄉兵寨湖山已處州民相捉爲盜元將石林宜孫善用士辟深叅謀深以言令化諸盜盜多解石林宜孫辟爲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吳公征婺深以獅子陣前戰爲胡德濟

爲敗胡大海耿再成入處深從間道以四縣降曰所以如此欲免民於兵吳公聞深名召擢中書左司員外郎與論事未嘗不稱善也因使還招其故部曲從征漢江西江西平遷親軍指揮使守吉安何浙東苗軍李佑之賀仁德等據處叛命深復還處與平章邵榮燒處東門入之佑之自殺仁德被縛伏誅除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捕逐山寇募勝卒乘塞權民產便宜增賦而輕其租樞密院判官謝再興者公愛將也其長女妻公兄子文正公故使守諸全再興有二部將私販杭公惡其泄陰事於周誅之召再興

卷之

厚林記

還以叅軍李夢庚代之亡何則使還守之再興疑懼不安遂殺夢庚降周則友爲周來犯東陽深從李文忠擊走之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巖下度地城戍公聞再興叛方遣人城諸全比使至城已成則大喜亡何周將李伯昇大率其軍號二十萬以來城堅還引去公說賜深名馬深拒卻方明善兵復平陽瑞安二縣攻其温州克樂清公時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公曰是也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深觀公爲吳王擢王府叅軍總制處州等翼如故曰閩浙乎還君中書矣深數禦陳友定入犯浙東兵下其浦城崇



安建陽三縣吳王使廣信衛指揮朱亮祖錄鉛山建昌右丞王濤縣杉關與深會計友定閩中友定將阮德柔守建寧深與亮祖進攻視氛禱不利未敢戰亮祖欲急下趣之深不可適德柔屯錦江兵逼陣後亮祖愈咎深緩戰深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德柔悉銳圍深數重日暮深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得深甚禮之深爲具道天子仁聖相感動會元使至迫之殺遂遇害深初與石林宜孫堅守浙東既知事去躍然自起獻身實先每酒酣耳熱指麾三軍志氣雄奮及與薦紳談論欻然布衣也入陪廟筭出鎮

名山志 卷之 巨林記 三

鄉郡恩惠在八死之日莫不流涕子植刻木具衣冠塋之友定既誅太祖使植鬻友定肉以祭而賜制曰故參軍胡深奇資偉器文武兼通創業之初歸朕金華贊畫周旋恪恭乃職枯蒼冠援俸鎮義師東顧無憂保釐多助兵逼寇區倉皇捐棄朕甚哀愍茲七閩平定深魁覺鼓惜爾弗見是用旌爾勇烈行祿爾子解世厥宗可追封縉雲郡伯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其先閩之浦城人自五代至宋多有顯人溢始生聲如鐘父母怪之幾不舉弱冠與之深受學王敦教率門弟子領鄉兵集賊竟遇害溢

與深勒兵爲殺復讐元善許復從金華許繼受學賊所不得溢出身告賊曰兄僅此子寧我身代賊數聞盜名大喜款狎之就計事溢曰公等不有父母妻子耶如公所爲行刻類賊怒繫溢柱入夜得亡歸從石抹宜孫擊却庵中冠元人以功累官之悉辭不受已知世不可爲解散徒衆退處匡山自號匡山居士匡山在龍泉西南百餘里巖巖峻或曰山形似匡山所出又西北山上人常雲遠而屬其子存道保障州近數百里可備視盜隱焉

名山志 卷之 巨林記 三

祖久聞溢名與劉基宋濂並使聘之與琛並至入見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四先生天下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明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太祖悅太祖從容問郎中陶安曰卿何如四先生安對曰四臣與國之佐也臣謀畧不及基學問不及濂治才不及溢與琛太祖既得胡深以爲處州總制使益爲僉事副之存道亦以數擊却陳友定有戰功授處州翼元帥副使亡何移溢湖廣按察使而深爲陳友定所殺處州山寇復叛復遷益浙東按察副使使存道代領深衆溢不受仍以以前官任既至召所部



今元帥興率以討賊賊皆敗復遣存道斬叛賊遂

於茗洋收集其故部曲得鄉兵二萬送京師太祖

悅浙諸郡平太祖留存道守處名益入見曰章益

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功不在諸將後因問諸將中

誰可征闕者益薦李文忠太祖然之即命存道領所

不鄉兵從文忠下闕曰闕下便散遣歸農矣洪武元

年叙益與劉基功並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

一益爲御史中丞責大體而已曰憲臺者百司儀表

富以廉耻養人豈恃鷹擊毛鷙哉存道既從文忠平

闕太祖欲以所領鄉兵從海道北征益持不可曰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志

章

闕之後散道歸農既命之矣調北征非信也太祖不

憚溢繼論曰請籍故嘗叛逆者使行鄉兵聽歸農則

信立而威著矣太祖喜曰孰謂儒者迂非先生莫能

爲朕往溢受詔還至處會母亡乞守制不許遂籍兵

使存道領之乃許守制因命存道從右副將軍馮宗

異以行始溢少時西游秦至虎林心動走歸值父將

死得與訣父喪未葬火及柩所溢額天而滅及是母

亡負土營兆竟用毀卒上聞憫悼爲文祭之存道後

馮宗異以功授處州衛指揮副使從征秦隴取興元

留守之擊敗蜀將吳友仁再守平陽轉左衛指揮

知從湯和北征哈噉不刺營戰失利死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五代本節度彥超後祖炎澤元

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父良王爲常山教諭讀書善

辨深春秋母陳名貞通醫藥星筮浮屠老子書禪始

生時炎澤夢五色芝庭其家楣旣長身長山立善古

文辭與宋濂並受學於元學士黃潛爲高第與濂齊

名順帝末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之歸隱青

嚴山占者齊琦見之驚曰公異代人物也幸自愛琦

與之傳言未幾事如指掌獨有同生者邀詣其家問之

琦曰自子遠居室必歷一紀始生有子今滿一紀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志

此爲子之月也今早福縣集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

有故九月即之官臘七日其妻果產子二月九日

二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妻亦生子矣當琦歸家

且至重罪後皆驗同鄉爲氏者皆三品官然不

生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

生七女矣從嫁亦恐非男日不然休矣金南渡

之至吾家首領見日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

聞動明辰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後山有不

庫前明辰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後山有不

江命濟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庫

除日新延今日除日新延今日除日新延今日

乃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十里矣未幾漢  
大將軍劉琨創而權臣挾之驅馭河南且十五年  
以名家劉琨易徵多苦備所未發其立言要歸於通  
是尤等慕之李文忠守金華用禪爲儒士得見召署  
中書省掾上常字之洪都平禪進頌上讀而善之曰  
吾固知湖東有二儒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  
濂不如卿已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奪情除侍禮  
郎兼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上將卽位  
召議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時上用糾猛反元政所  
從起兵諸郡天下既定租稅未盡咸除禪至郡具以  
忠厚寬大均徭薄賦言上上嘉納之亡何召還與宋  
名川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濂同修元史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聞謂濂  
曰何當得大官梨漿如昨日上聞復使賜之書成授  
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三年使  
招諭吐蕃五年復使雲南諭降把匝刺瓦爾把匝刺  
瓦爾故元諸王子也封梁王禪至雲南示把匝刺瓦  
爾詔書把匝刺瓦爾與語而說之舍禪上舍其司徒  
達里麻參政諭金間皆延禪爲上客會元有遺孽自  
立于漠北使其使脫脫至把匝刺瓦爾所求起兵把  
匝刺瓦爾不便背之匿禪於春登楊氏家意候其去  
且議從禪降而脫脫知之既至遽問明使者來乎安

在把匝刺瓦爾謝無有脫脫動色曰大王與舊君骨  
肉之親辱齒之勢也當死相守而誓相關今國亡不  
祿內靡義旗旋踵外嚮以屬他人何面目耶卽上馬  
行去把匝刺瓦爾畏脫脫強出禪見之脫脫怒欲按  
屈禪禪罵曰爾之前王獵豕腥膻踐華西君祚幾百  
年足矣爾嗣君佻德作怨民散盜起東裂西崩不能  
障控皇帝神明成武海內歸心登大寶於布衣取天  
於羣盜爾孽不自忖量尚欲蹈跋燬然死灰三尺  
童豎知其無能爲也公等區區尚嚇誰乎脫脫益怒  
欲殺之達里麻等從旁解曰王公才氣天下無雙且  
名川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兵交使在著在前經公若不從遣之西已脫脫曰今  
日雖晏嬰衛命仲尼相禮吾亦欲斷其頭何知王公  
禪顧把匝刺瓦爾曰殺我甚利皇帝朝聞夕視師矣  
遂見殺把匝刺瓦爾既不服高帝八年復使刑部尚  
書吳雲往亦見殺乃使傳將軍征平之始禪遇害時  
達里麻相與歟而火瘞之顧莫實其虐及雲南平禪  
子紳人雲南行哭求禪骨體人皆來觀漢士及與禪  
游者爲紳稱說禪平生及所以死狀乃知禪火瘞也  
而莫實其虐爲王載之慟哭還吳雲者宜與人辯有  
口以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逮繫把匝刺瓦

爾使鍾知院有二十餘人漠北我軍獲焉太祖歸之  
出雲獄中曰生爲我與二十人人雲南說降之賁生  
罪與偕行至沙塘口鐵知院相與謀吾屬奉使中道  
被執歸則死矣不如劫雲易其書今爲漠北使以復  
命皆曰善因共持胡服服雲雲曰狗彘奴吾服爾服  
耶二十人者共殺雲也建文時紳言禕於朝得贈翰  
林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永樂革除人無敢稱者成  
化六年義烏丞劉傑以請乃贈翰林學士諡忠文而  
永樂中官雲子蔽爲交趾令請以傳昇雲歸葬貧不  
克歸旅殯於爰口弘治四年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

名曰義

卷之

臣休記

主

王

奏曰臣伏見元運迄終雲南遺孽游覓假息高皇帝  
憐海內勞苦不及以兵追翰林待制王禕風示音旨  
殘虐僞爲仗節而亡久之再遣刑部尚書吳雲中道  
見劫亦殞厥命二臣秉義遂志後先亢舉憲宗純皇  
帝旣旌禕忠賜諡秩祭雲在先朝雖許歸葬仕其子  
蔽竟坐家貧不克首丘子孫湮微無人叙說臣竊嘆  
之乞依唐祠張巡許遠故事躋雲亞禕雖表兩人可  
勵千葉孝宗可其奏贈雲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賜諡  
忠節與禕並祀祠曰二忠嘉靖初以巡按御史唐一  
泮言修表雲墓今有司歲時祭紳建文初爲國子博

士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躍曰殫奔鯨  
曰開洪基曰清江漢曰縛狡兔曰掃殘胡曰海波平  
曰拓闢境曰定關陝曰闢川蜀曰斯苞旂紳痛父死  
終身食無二味子稔誠子孫遵用紳教稔善居喪以  
孝稱方孝孺被刑徐與鄭珣私負其骨成祖逮徐繫  
獄旣以禕故宥之予之官辭以疾入青巖山其卒也  
門人私諡爲孝莊先生徐子汝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陳獻章被薦應召道卒

即曰陶安朱升皆用三言遇主陶安之言人心所以  
應朱升之言大業所以成胡深章溢才具文武而深

名山藏

卷之

臣休記

主

宋王

與葉琛王禕吳雲節矣予問之今龍泉者胡章皆無  
子孫在其縣中豈用軍功北徙耶浦江亦無宋後而  
葉氏之子孫微也

### 宋國興 花雲

宋國興定遠人也父朝用從渡江授天寧翼元帥國  
興生而偉丈夫高帝與陳桎先戰南臺兵幾殆國興  
年十八請爲高帝出戰高帝壯之衣之白龍袍與遇  
春馳入桎先軍戰不勝被執以爲高帝殺之帝因得  
從陳開亡去是日也國興妻曹氏亦赴井死國興有  
第晨永樂中封西寧侯

雲懷遠人長身鐵面●絕人始謁吳公臨濠  
輒克破懷遠城虜其●板全椒襲走縣家寨吳公  
之取豫也單騎前行卒遇賊數千顧後尚遠雲獨身  
以鉞翼公躍而突賊大驚噤曰黑將軍從克太平命  
宿衛左右從克集慶以管勾陞總管提兵●下鎮江  
諸縣過馬馱沙盜數百要遮迎戰雲行且鬪二日夜  
多所擒殺授前部先鋒從振常州授安遠大將軍太  
平樞密院判命領兵三千以趙寧國道多盜●  
莽泥淖中八日遇敵輒鬪或經其營壘斬繫之得首  
級百而身未嘗中刀箭尋命還守太平漢人圍太平  
石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雲與公養子朱文選以兵三千拒戰漢無所得入乃  
乘漲泊巨舟城西南下尾傳珠綠登漢得文選殺之  
意縛雲雲奮躍大罵縛盡絕奪漢人刀連殺數人漢  
人縛雲舟橋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虛口太平知府許  
瑗與院判王鼎皆死之瑗樂平人讀書強敵放浪與  
自與公下瑗瑗人謂以方今元祐垂蓋四方器漸蒙  
榮勢不獨安有勇善乃可取難才有磨礱然後能知  
奇士足下欲掃除舊亂乎定天下非如瑗者難與成  
功與公請之官之博士朱應以爲太平知府口此吾  
建康股肱郡當雲戰急時雲妻邵氏抱其三歲兒燁  
拜于家先泣而屬家人口城破死者吾夫吾夫死妾  
難吾夫花氏之祧惟斯子也及雲擒邵氏自投於江

其侍兒孫收瘞邵屍抱燁逃漢人虜之至九江漢軍  
中惡兒啼孫賣燁漢家漢敗孫歸闕漢家兒尚在竊  
以渡江漢潰軍濟而爭舟拚之江得斷樁附入陶穴  
之蘆中七日蘆中實連實可咥也夜半忽聞老父聲  
呼與同行問其姓曰雷叟送之公公寘兒膝上泣循  
之曰將種也命賜雷叟衣忽不見躡之不得後五年  
追封雲東丘侯瑗高陽侯鼎太原侯嗣太平有司春  
秋祭燁長拜水軍指揮僉事高帝教燁束草像雲尚  
以平生衣服冠與邵氏合塋上元縣南贈邵貞烈夫  
人孫氏安人

石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語

花

郎曰余讀國史宋國興佚焉西寧侯世恩爲予言其  
狀死之日高帝書國興像賜其家衣白龍袍也畫傍  
常開平方爲小校從捉刀國興死與韓成何異嘗恠  
紀信誑楚其人皆荆軻聶政之儔而不得漢高祖一  
封當亦曰帝王自天授豈借一夫代其死命哉花將  
軍烈矣封亦不得與蓋以守城而失之與草昧之初  
用寡抗強難矣

馬雲葉莊合傳

何真

馬雲事高帝從征江南累有戰功遷指揮從攻元克  
克沂嶧濟汴梁河南北臨清滄直沽河西務通遂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萬

通擊敗元將之來攻通者威望甚著而有六安人葉旺者亦以謀勇聞洪武初以龍虎上將軍奉命錄登萊渡海至遼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開設遼東都司及遼左等衛命雲旺爲指揮使而以吳立張良佐房嵩爲蓋州衛指揮其時元雖已亡反側尚多其故平章高家奴屯遼陽山故知院哈剌張屯瀋陽古城故相不花屯開元故太尉納哈出屯金山皆逼近肘腋開雲至攻高家奴走之八年納哈出寇蓋雲戒蓋嚴命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蓋嚴不敢攻越之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何

潰雲自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復乘勝與良佐等逐至舊兒峪獲其人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事聞葉旺受上賞雲次之頃之陞雲大都督府僉事旺都督僉事雲開設遼左其守禦稱名將旺號令整肅恩威兼濟與之齊名其卒也遼人多尸祝之世宗初義州衛舍餘澤等請爲雲旺立祠許之命有司歲致祭何真字邦佐東莞人少英偉好儒又善擊劍也爲元淡水場管勾元亂棄官歸以義兵保鄉里其邑人王成陳仲玉作賊真請于行省檇仲玉手擒之成若守不下真與其豪士圍成募能縛出者予鈔十千成家奴縛成出真解成縛與之坐而問之曰公奈何養虎自害因語奴作賊合縛不應出爾即予成奴十千鈔趣具鑊車載奴行烹廣市中使其妻炊而呼曰四境之內有如奴縛王者視此刑也於是邑人皆服循惠二州共歸之惠州將貪暴惠人迎真爲守南海民仰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真率將校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元累進真官爲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頃之宗愚復叛真禦之踰十月其部將與賊通城復陷真率惠州所部至廣廣民響應復克之轉右

丞是時元亂無象南北阻絕真益練兵保障開署  
士聘南海孫養王佐掌書記中原知名之士如江右  
顏子中荅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皆往依之或言於真  
曰以子之才卽不並驅中原豈不可爲漢尉陀真執  
而戮之曰吾俟真主耳太祖既有天下征南將軍水  
忠率舟師下廣永忠在閩中則先馳書諭真至潮真  
遣人上印章籍所部奉表詣降永忠送至京師太祖  
大悅詔曰元綱解紐天下瓜分朕除殘去暴十有四  
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  
民以待有德若實融李勣角立羣雄間非真主不屈

名山藏

宋之

主

阿

此漢唐名臣歎今未見爾真連數郡之衆不勞師旅  
先期來降又奚讓焉於戲爾實俊傑識時達變待  
羣名朕將錫爾名爵真得詔傳入朝賜文綺紗羅綾  
絹各百匹白金千兩將校皆賜有差侍膳內禁錫宴  
中書尋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時方國珍李思齊先  
後來歸皆授行省參政第與空名奉朝請而已太祖  
獨令真之官真兩爲參政三爲布政使所至威德並  
用風行震斷而一出於忠厚周慎謹畏是以太祖委  
之不疑先是奉命與其子貴入雲南開通驛道規集  
舊棄遺還鄉收召其土豪從征得萬餘人皆稱旨既

還朝拜貴明威將軍指揮僉事真姪潤弼敬三人皆  
拜官軍校數十人皆授官軍百戶真豐偉美鬚音吐  
如鐘少時有相者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  
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其先塚常有紫氣太  
祖之二十年列侯論功授封久矣上念之曰吾始有  
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來歸  
之誠無過何道封真東莞伯賜鈔萬貫第京師復官  
其第六子宏爲尚寶司丞其明年卒使子榮襲爵真  
少事母孝既貴建祠置田以奉祖禰立義田開宗塾  
嫁娶喪葬一如宋范仲淹故事儲蓄庫財周恤窮匱  
在朝名士多與之游榮有文名與宏並坐藍黨除貴  
亦以學行著  
耶曰馬某守遼東至今有名實融李勣則太祖業許  
何真賢於諸雄遠哉

名山藏

宋之

臣林記

宋

阿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洪武四

宋 濂

魏 觀

詹 同

危 素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生善病敏記九歲爲詩稍長學於吳萊名文章元柳貫黃潛歐陽玄皆推讓之以薦授翰林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名玄貞子高帝既下婺使知府王宗顯開郡學聘爲教授已與劉基章溢葉琛並徵至建康稱先生而不名高帝問取天下大計濂以不殺對既以爲江南儒學提舉爲世

名山藏

卷之一

臣林記

一

子授經居久之改起居注悅其不欺濂病特予告至家表謝箋於世子皆微語高帝喜褒答之謂世子當日誦宋先生箋一過洪武元年除翰林學士與王禕並修元史蓋謂兩人者不仕元也上欲大封功臣宿濂大本堂考定故實其年坐失朝叅左遷四年坐考祭孔子禮稍緩復以國子司業降安遠知縣亡何召爲禮部主事項之權太子贊善大夫高帝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舉大學衍義上取觀悅之命書廳壁賜諸臣坐廡下使濂講上聽講稱善尋陞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翰林承

旨詹同請編記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

樂政治之詳爲大明日曆藏金匱示後世許之命濂

與同及侍講學士樂韶鳳選海內文士開局成書濂

同並總裁既成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南服

統一華夷功高萬古一也避亂民間初無與念獨民

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

嘗摧衄治政詰戎文武將吏仰成算而已獨稟全智

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鑒禮行郊祀存於心目有赫

其臨惠鮮小民恐一不獲唯墨吏黠庶是刑是威敬

天勤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髮政外威戢戢循理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闔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也大帥佩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有統六也濂復與同韶鳳言日曆藏天府人不易見更放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爲皇明實訓上之與其事者吳伯宗朱右其他禮樂律曆之制勳臣名卿卓犖耀功之文上並使濂編摩潤色購濂文者至日本交趾高句麗外夷貢使來盡稱宋先生問安否上時時召燕見命坐賜茶或令侍膳從容詢講或時爲文坐濂榻下口授書之濂亦自以起家布衣被遇非常益恭謹奉詔應制恒寓忠告羽翼太子多所責難至被問

延臣則第對善者曰善者與臣友不善者不知也名其室曰溫樹上前語出未嘗語人上問卿昨飲酒否對曰有之座客誰饌何物具實對上笑曰昨使視卿果然上稱濂事朕始終無異口無偽言背不毀人真儒者也七年與御史大夫陳寧同召賜坐手金杓調甘露膏注飲之曰愈疾延年與卿共焉八年秋上觀川上作秋水賦已命禁臣皆賦親品第之已賜坐行鴈顧濂醺濂辭不任上曰姑試之復命醺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便醉人乎濂瑟縮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濂強醺之上大悅有頃顏色頽赭行步漂忽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上復笑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也上爲楚辭一章頃刻就命編修右重書遺之曰卿曩示子孫亦見一時君臣道合之盛更命給事中善等賦醉學士歌云上欲相濂濂曰臣徒以文墨議論事陛下無他技能臣不敢九年特授翰林承旨賜濂勅言濂相從久臨事牽制簡閱則長施用則踈然博達今古惟濂一人復稱濂淳朴古風挽不怒靜不肆也他日謂濂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茅萊列侍從居開國文臣首世世同休不亦美乎起召子孫官之濂數謝不敢至是以嫡孫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除次子璉

中書舍人追贈濂祖父上數試璉與慎而治之笑語曰爲卿戒子孫濂或奏事久上使璉慎掖下殿復詔太子賜之良馬製馬歌今羣臣廢之是年六十八矣其冬以老許致仕曰知卿何時來可多待數日乃去頃之刑部王事茹太素應詔陳言疏萬七千餘字上厭之問羣臣有對曰詆欺當誅上咎之怒未解轉問濂濂謂太素忠上再覽有足採焉前對者十年正月辭歸賜婚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予嘉卿忠誠故用以賜因數其年曰卿今六十有八三十二年後可出賜綺作衣也又曰大江漲宜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四

循河行俾慎侍至家濂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上名問慎而翁去此而誰徒撫兒孫乎閱生財也涉田固乎慎叩對陛下所問臣大父事皆有之上曰雖然尚有他慎叩頭無他地時時聽訪國政倘知一二雖在邦尚冀實封補陞下萬一上悅賜濂歸休之詩頃之以聖節入賀勅曰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來復一時矣失顏問少勞勞特遣禮部致食糧酒肴卿當引滿美養自長聖節日近上輒左右問曰宋先生其來乎至則大喜太子諸王亦皆喜勅儀曹賜日用與歷觀官關盤旋禁簞侍



食便殿日晏乃退曰方今四夷盡知卿名卿善自愛  
既辭去上問璉曰而翁道中安否璉昔之夜朕夢見  
焉亡何慎坐通胡惟庸誅高帝并怒濂命卽家死之  
高皇后請之曰田家延師尚有終始母生之乎上遽  
起馳駕前馬赦濂安置之茂州濂至夔宿野寺佗僚  
語日聞之佛書報應以類今爽濂也其夕投繯死竟  
葬夔其後蜀獻王爲遷之成都濂爲人篤倫品寡奢  
慾內外誠恕自少至老未嘗去書豐體近視乃一黍  
上能作字十餘逐精篆隸真草書濂復有孫惲篤孝  
力學建文君以爲翰林待書

宋之山藏 臣林記 五

宋秀子吳志澤孫子林朱孟辨及見危棄乃令師王  
獻之行而濂法以李斯爲宗皆見宋朝早堂法師  
建業及吳天璽中皇素書三殿石刻觀之至志察食  
送楷筆法絕出流準小篆之工爲國朝第一濂每見  
佳處便曰寫老夫弘治九年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  
名足可傳世矣馮俊奏濂在國初勲輔多功輔導著蹟真儒被賞述  
作可師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卹錄下禮部議復  
其官春秋祭墓所正德中追諡文憲嘉靖初錄其後  
人爲國子生  
郎曰宋學士送東陽馬生序言自幼嘗學家貧無書  
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能  
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期約既冠趨百里外

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室屋  
立侍左右俯身傾耳或遇其叱咤色愈恭不敢出一  
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屣行深山巨  
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  
四支僵勁膠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高逆旅  
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饗同舍生皆被綺繡戴  
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若  
神人而已緼袍弊衣處其間無忤色元甫田陳旅稱  
濂之文辭韻沉鬱體裁簡嚴廬陵歐陽玄稱濂文氣  
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神思飄逸如列子御

名山藏 卷之四 臣林記 六

風翩然奮舉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  
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陳前應接不暇楊  
維禎稱濂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  
苦書數萬卷無不盡閱無不盡記若書凡千萬言  
文師性性師道道師先聖先王未嘗以某代家數爲  
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揭沉稱濂文浩博  
淵深聲鏗色蔚如春江之濤滋漫無涯淡如平沙漫  
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不可控馬如武庫一開千珍  
萬寶光采爛然如尋河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至於  
積石至於崑崙不得不止焉劉試意基稱濂文至六

經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資精劇譬猶飯梁肉而茹苦茶飲若汁王忠文韓傳濂疎曠不簡飭賓客不至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彷彿梅花閒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嶺雲出沒巖扉閒悠然自樂世俗生產作業皆不暇顧其爲人與文如此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履行高潔母宋氏七歲能誦曲禮內則居母與姑之喪哀毀絕酒肉者三年觀通周易爲人疏達洞暢見義勇爲與劉基宋濂同時被徵起家平江州學正累遷起居注洪武初命侍皇太子說書大本堂及授諸王經二年冬上遊內苑煖氣如春觀與學士危素唐同吳琳宋濂被召賜燕御製詩一章命諸臣盡賦以述君臣之樂明年轉太常卿其冬以爲國子祭酒而宋濂爲司業居一歲生考祀孔子禮後與並謫知縣道召還爲禮部主事賜燕奉天門上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樂如之仍命人賦一詩五年上察觀治才最命爲蘇州知府以徵時故人本爲指揮佐之既辭高皇后亦有賜觀治蘇樹良鋤暴封部翕然乃闢孔廟舉鄉飲聘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聞文學崑山民周壽誼年百十歲吳縣楊茂

林文友皆九十餘延爲上賓壽誼還崑山親饒諸郊再拜送之壽誼生於宋興國歲次己未禮教興洽課績最年鄉飲家建世壽堂天下陝四川行省參政父老上疏乞留仍守本郡觀以太守邸故張士誠居撤更之通浚城中河御史度誣劾觀興滅國之基開錦帆之湮又觀所更太守邸請高啓作上梁之文上以蘇州新附恐張氏有餘枿包毒選觀本故慎委至是大怒遂與啓並伏誅剖啓屍爲八段上亦旋悔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賻觀有加唐同發源人名書字同文曰同高帝所賜也少穎悟好學受易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元世名士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元末舉茂才異等爲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仕僞漢漢平來歸時帝方徵用荆楚名儒同薦黃岡人吳琳遂以同爲國子博士而以琳爲助教確商經義塵塵不倦同則讓琳才藻環麗琳讓同也其後並累遷吏部尚書迭視部事同繼擢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而琳以老致仕同每於帝前講論占對帝召同遊應制未嘗不稱善也同侍帝歷談今古旁稽物類偶及於竹帝曰竹類亦多乎同對曰竹類殊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大

舉其色青其體圓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稜直上若有廉隅士大夫往往以爲筇杖帝曰有諸乎同對曰有之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美同人偉氣豪名至端門繕書賜之同行躍將趨謝帝笑曰卿頭重齒豁何以謝爲同與宋濂修大明日曆濂薦義烏人黃昶可贊編帝召昶西苑中慰問良久復使見皇子大本堂賜綺裘革履他日帝召同與劉基宋濂燕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昶少選復宣赴右順門帝乘步輦至曰卿餘醒未解邪同對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帝亟取觀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附

史兼吏部尚書別有記琳之致仕也帝嘗使人陰察之使者至琳舍旁見一農人孤坐少久起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問曰此間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聞帝益重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附

文如高帝者矣

笑顧濂曰朕卽和同詩卿爲書之書訖賜昶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濂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而同濂被寵矣同年七十不敢言去帝念其老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行復以爲承旨罷兼吏部尚書居兩月復許致仕官其子魯召入賜坐從容慰勞夜漏下十刻勅內官扶掖還已出御製文賜之廷臣皆歎其被遇帝嘗謂同古人文章明道綜世二典三謨率明白易知孔明出師表何嘗一費雕刻至今誦之激發人意文士解艱意近卽過相如揚雄何裨邪同耿介清白終始一致子徽歷官左副都御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與其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素厚重深中學問淵奧兼長筆劄多識宋元事留心史書元順帝初薦入朝歷十八仕至領北行中書省左丞爲時名臣矣順帝末年白事丞相前極言無隱元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時危恩重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既棄官寓居房山者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朝信宿而明兵入

大都素故與待制黃昇同邑少同學相約死昇投死  
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邪昇曰  
齊大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午終不解負昇還舍  
置酒肴使家人守之會大將軍下令勝國臣皆輸告  
身昇詣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酒慰藉及  
還弗見求之井浮屍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并  
傍兩手據井口將下寺僧大梓與番陽除彥禮大呼  
曰公母死公母死公不居位四年矣信宿入都且國  
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竟罷明兵入府藏垂  
及史庫素言撫鎮吳勉輩出之既與學士張以寧等

名林藏

卷之

臣林藏

二

謂大將軍軍門送至京高帝以爲翰林侍講學士而  
以寧爲侍讀學士時素年六十八矣以寧古田人有  
小張學士既以故元官見素對稱旨上龍遇之使封  
安南賜御製八詩既還道卒隔於自賊曰覆身惟有  
點素被委素都無陸買金詔命與宋濂同修元史頃  
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  
朝調時備顧問論說經史上冬日御外朝召素與翰  
林學士濂侍讀學士同直學士經侍制薛起居注觀  
琳列坐左右賜酒饌屢命盡觴內官承旨監勸甚力  
酒終上御製詩一章繫序于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景  
後上覽之曰危素老成有先憂之意他日上御東閣

側室素行簾外素索閱履聲上曰誰對曰老臣素上  
曰朕謂文天祥也而乃爾監察御史著等劾素亡國  
之臣諫和合山爲余闕守廟諭年憂恨死

郎曰蔡邕被收請黜首刑足繼成漢史古人重史如  
此哉以身博史則畏史官者邪危素來歸首尾不三  
年竟卒諫所悲夫名亦不載於元史是以記之

宋 訥 詹 徽 張 統 吳 印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故元名臣仕陝西行省侍  
御史沒追封魏國公訥運重不妄言笑記聞該博元  
末舉進士授鹽山知縣洪武十三年徵拜國子助教

名林藏

卷之

臣林藏

三

橫經發難劄擊節蒙嘗應制撰勅文一十六通操筆  
立就上奇之超授翰林學士又三年上倣宋制置殿  
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典籍  
吳沉爲東閣大學士而訥爲文淵閣大學士自宋濂  
詹同而後唯訥常被召對訥常寒附火火燎其脇下  
衣痛乃覺上示訥曰脇脇也火燎爾脇神謂爾不能  
協朕政耶訥惶恐謝是時改建太學雞鳴山之陽中  
外學徒甚衆李昉爲祭酒坐巽悞不能攝師生至訟  
訥橫起上乃立卧碑當毀師流裔之法尋選訥代昉  
而使李文忠兼攝武臣子弟自上製訥諾詞擬以稽

溪非熊之兆蓋是時訥年逾七十矣訥煊上意其老而憊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廩不復家宿上乃大悅其明年初開科目取進士四百七十餘人國子生中選者三居二魁選若張齡黃湜練子寧許觀丁顯秦達等皆知名士如是連二科上又大說稱訥善教十八年春陰雨久晦雷電間作論中外有司言軍民利病訥獻守邊策言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唯沙漠胡虜尚煩聖慮若置不治則恐久爲患若欲窮追連擊又恐艱難疲勞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三

宋

率十餘萬騎而南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當時籌畫區分可以想見今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每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如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邊地遠近首尾相望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書奏上嘉納之訥病上遣視之曰卿發仲尼之誠施脩道之教是必速差他日使書工圖而圖其像諒方公服危生面有怒色訥朝上問訥昨者何怒對曰適一生捧茶踣而碎跪自念臣慢教敬中心訟之不意上察上因

出國示訥學錄金文徵於吏部尚書余煥鄉人也憚訥方嚴與學錄田子真何操學正陳潛夫等告煥訥老耄受賊餓死生員剋落師生原膺煥移文令訥致仕陛辭上驚問故怒煥專擅并文徵等誅之圖形暴罪余煥崑山人家故鑄工少隱喜學問爲儒有意宋世洪武初遷於延仁何處吏部尚書爲人長者未嘗與人其以事見者每延微論有所寬釋居京兆崇謙堂里門無下見故時所往來必自若末書責勅曰學校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材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首祭酒次司業監丞次之博士又次之助教又次之典簿學正又次之學錄學分優劣等差職級皆君命也居是官者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

名山彙

卷之

南

宋

文徵等交通爲奸誣祭酒訥受賊餓死生員剋落師生原膺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長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錢物酒穀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賊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者古有司藥餌之存問不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乃云餓死生員又云剋落師生原膺飭非惑聽以早誣尋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禍人不淺矣訥爲祭酒凡七上年上召其子望江簿麟侍養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三日年八十卒

上甚悼之命禮部致贈諸司致祭使者護喪有司治墳所過郡邑皆祭又遣行人臨祭於家皆破故事以優之初訥病革尚卧學廂麟託僚屬請訥歸第訥厲聲叱之曰方在丁社兩祭齋戒中敢不敬耶祭畢昇歸而逐氣絕既服滿上召其仲子訓導復祖爲司業以繼訥教初訥卒時上命太常丞張顯宗署祭酒久之命爲真而論之昔宋訥師撫嚴肅朝廷以故多得士比年祭酒司業改弛其條規秀才幾繼廢紀也正德中追謚訥文恪顯宗等化人嚴毅方正亦爲太親父母交趾人範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四

詹徽者吏部尚書詹同子也爲左都御史以公勤執法與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達戶部侍郎楊靖並爲高皇帝所知而有鳳陽人唐鐸者高皇帝微時友同時爲刑部尚書亦受眷然鐸重厚慎密徽才敏果決常兼衆高皇帝悅鐸甚使兼通政使部二官鐸從上三十餘年交不變色口無惡聲其所使吏數舞文弄法上殺吏者數矣而不罪鐸徽更達髮垢面有囚羈之色不得人一錢也上作大誥舉二臣曰天下忌微剛則誹訕滿朝謂鐸德而愚之矣始高皇帝初有天下時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常在左

右見賢煜毛舉瑕摘而憲說執法不阿四人者雖李善長汪廣洋亦畏憚之其後開濟爲刑部尚書遷敏綜核上亦最委任然前後皆坐法徽彊勁綜敏殆欲兼諸人內行脩潔亦復過焉徽於上意所欲輕則求加重於人情所便則言上必令使不便曰不者則寬縱然上不可徽奏屢矣當徽爲都御史袁恭爲左副都御史行事亦與徽同奏劾御史昌齡等四十一人不言時政上曰人臣進言會有時耳安知卒不言恭曰昌齡等非不能言懷詐不肯耳上曰以詐罪人此何異張湯誹謗法恭乃不敢後言也徽嘗摘御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四

罪於上上空御史署錄脛視事而恭以嚴屬諸御史諸御史不能堪其後御史長文廉得泰家違法數事以劾奏上嘉長文不撓遷其官然竟不問泰乃諸御史無以廉微也泰爲東人洪武初進士授湖廣都憲憲法除民害如吏獨僉都御史凌漢者則數面折徽徽謂者不敢肆漢原武人既老上罷之顧不歸原武曰臣生京師死堊京土足矣他日上命徽從懿文太子錄囚太子多所舍微必入之以語上上怒太子太子坐病悖薨當其草時謂世子曰死我者詹徽居一年藍玉坐謀反上使徽從太孫錄玉玉不服徽叱曰速吐實毋徒株

連人王大呼徽即臣黨矣太孫曰有是哉梓徽下先  
斷其手足戮之市中徽既死上起凌漢右僉都御史  
如故已今致仕漢則歸上曰向賜歸不行今又歸何  
也漢曰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死臣乃敢歸耳唐鐸  
仕終兵部尚書其眷遇竟帝之世茹瑺永樂中封忠  
勤伯而秦達仕至工部尚書楊靖仕至戶部尚書皆  
以罪自殺

張統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  
通經爲東宮侍書皇太子甚重之以通政左叅議遷  
試左叅政十五年太祖命潁川永昌西平三侯西征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臣

雲南雲南既平以統爲叅政勅曰古志士立身行道  
道行而名成雲南地諸夷雜處非出羣之才難安治  
之今命卿往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卿効賢人道  
方始當日省月覺忠格誠合則生靈是幸既陛辭賜  
詩二章時草創之初兵疫相仍統在治五年撫和荒  
裔百政興舉士大夫遷謫至者無不知皆厚待之  
二十年入朝勅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貢輯民  
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亦畧見焉當是時  
才具並出所命皆賢所以君有易位法今不更諸侯  
列土千歲亡異吁今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朕起

寒微出望外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論人爲善從者

罕焉何其艱哉西南既平爾統撫守實先今五年矣

言出則靈方耳入今布則人信心乎功出九州十二

牧上朕不待考而知茲復命仍治汝往欽哉統治雲

南既有次第乃設廟學立公廨錄上勅諭三侯及諸

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序其端曰書具

六體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訓誥功烈必言

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天兵西下雲南自

興發之始暨奠定之後神機廟算出自上裁有詔有

勅或諭大將或諭守臣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

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處書以典命篇釋者謂

冊在几上象尊閣之意臣統謹按故事再拜錄藏于

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夷之地方數千里皆山

林幽林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

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

故能投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予以

見聖人經營之勤瞻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逸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其

諒勅洪武十五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制諭征南將軍  
潁川侯友德副將軍永昌侯玉西平侯英雲南地上



百一荒禹跡所奄屬之梁州漢隋若唐莫不內統將軍率精兵不逾百日取之自非重臣未可付委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暫假雲南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代爲真七月二十五日勅諭三侯人來皆云守禦無糧以脫坐料莫若大軍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晉安其身子裏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令其人民給軍足歲餘且勿駐軍使軍都督合往攻殺今諸蠻服畏然後從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北一日半立一衛今東川人民給軍足歲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部令其民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張

給軍足歲自永寧南至七星關分中創一衛今六詔弄子等蠻給軍足歲郵傳四達軍勢交通有變勦捕便可會合若深入萬山割而守之深味阻絕難制伏已八月十九日勅穎川侯西平侯知大軍七月廿八日圓烏撒俘獲次弟見搜林菁諸蠻烏蠻地山多徑隘必會合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士一處彌滿搜索則彼無所逃匿近人自七星關來道芒部烏撒二蠻賁夜持炬照道挈家羈罕地方當今羈罕蠻盡出以獻關索嶺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其爲不隘人馬經行必令大軍蕩滌開通以接晉定

芒部會目必盡獲之八月廿九日勅諭穎川侯西平侯雲南糧餉甚艱常有處置乃可久居合人至軍中令諭守禦軍人毋輕逃竄人蠻逃竄入蠻未有得出身地不被殺深山中卽亦墩木令種田也三侯三都督皆會合搜殺勿戍軍無糧處可立一衛於赤水一衛於畢節一衛於七星關一衛於黑張以南凡店以北分布守定令聲勢相犄水西羈罕用十萬軍盡蹂躪之此等料度皆我坐算得可行與否軍中聽便九月初二日勅穎川永昌西平平涼安陸五侯知盤江道未通無糧甚也待到水西但留四百城戍看羈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辛

變不爾雲南晉定亦四百戍之有糧蠻人日合軍往攻莫徒困守空城饑我軍士且夫蠻應吾攻之不暇更何餘力擣我空城十月初一日傳奉聖旨烏撒若平便趨芒部既平芒部烏蒙東川脫令來歸且權待之莫責其虛實先調軍勦毋役西蒲等處然後復往下之最後乃下水西人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御筆聖旨軍中慎之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月犯畢主有大戰防水下毒軍止自穿井六月初一日諭總兵官近聞永昌侯軍出食瀘叙意甚佳也第不知可過幾時若瀘叙不久欲還曲靖等處不知秋收可幾何地



產民賦可幾何當計至明年新獲之交可不懸心人來言亦九子寨蠻密邇四川特險不賦時出中途損我軍士莫若於內踐食一冬擒獲其人亦使之畏來春軍還休澹叙可爾六月廿七日諭穎川三侯聞雲南老人言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其初元人皆有之後乃折人蠻當元之世雲南大理不和其蠻又侵楚雄西南邊遠幹戚遠二府以此觀之不可不備還軍遲速尚宜度思其亦九子寨戎縣地面五村大壩上下落鄉十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靄翠管下阿呂雨宗碎瓦莫得阿胡阿這等蠻助烏撒叛者大軍所過就便合勢略加以威如可行之不可還軍軍還須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載舟爲便七月十二日諭穎川三侯朕思還軍一節尚恐未可曲靖等處難支吾近餉未見謀及冬春假令曲靖所下種千八百餘石不過收稻八十餘擔僅得四千餘米守禦軍士月約三斗計不耐冬盡欲待明歲夏麥何以充腹若守軍無糧大軍一還必至逃散軍逃城虛復作患矣計雲南尚有未服蠻衆可攻而取其糧待諸郡收獲乃還大軍符至多方思其便十八年正月十二日諭西平侯朕命指揮李觀守金齒觀能定段惠叛朕甚

嘉焉爾速撫字布示朕意於諸蠻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勅諭西平侯英吉安侯亨平京便聚南安侯通源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數陳百夷事情不下萬言皆無倫叙及有倫叙處大抵稱其詭詐萬端勅待到晝夜緝墨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要當城高壕深排柵轟大多收火銃大煎火藥以備之來勿輕戰相勝乃出向者雲南初下軍中道人與百夷往來以今觀之小人淺事一槩張威貽笑諸蠻自今並不許違彼來持有文書概答大槩若無文書人至毋與較論固守此言毋中彼慢絕跡不交靜以待之彼乃無策六月廿一日諭金齒指揮儲傑嚴武金齒遠在邊徼負固守險不比中原五教之民非德重名播不足守之指揮李觀所以命也所移徙不下萬數皆奸儒猾吏累犯罪人不易制治遣往指揮千百戶鎮撫亦多恃功放肆之徒當以號令彈壓之朕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彈壓必爾傑武統爲公廨作記文而申其後曰雲南羌阻於古不治種部如蜂蟻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安悖亂苟束以法彼不信然相噬則缺然長往矣統也徐而思之其人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誠殊死不顧顧

習荒情暗事機難則易合亦復易離制禦之道必也德威兼信四首兼資故無事則宜佚蕩簡易提守大綱或有蠱賊乘其未滋靈輦電擊指的而中之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敬告來哲不知所裁二十六年入朝復令吏部勿考賜宴及道里費遣還復官建文君卽位召爲吏部尚書時字求遠逸會集閣下統鑑識精絕用當其材試編修實錄官得楊士奇奏爲第一請難兵起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統與其數既迎附赦爲尚書如故上簡建文改易群臣散官之制顧侍臣歎息曰建文他亡論卽吏部散官一節何關利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臣林記

陵土未乾寧忍爲此遂愴然變色曰凡開創之主經歷多而謀慮遠每作一事籌度始行欲子孫世守之諛佻之臣伸其私智妄用更變嗣君不明乃謂善之至國敝民叛喪厥社稷因與戶部尚書王純並召曰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統退自經吏部之後堂

吳印者孟人洞貫今古元末隱於緇流爲鍾山寺主僧太祖奇僧宗泐與印爲之蓄髮授室欲官之宗泐辭印受官遂以爲山東布政使久之徙雲南又久之徙陝西蓋爲三布政使也印爲山東布政使而

大張孟兼爲按察副使孟兼豪舉尚氣其文章爲宋濂劉基所推許基嘗言上今天下士臣濂第一臣基次之次則張孟兼太祖召孟兼至熟視之謂基曰生骨相薄用之當徐徐耳因使預修元史久之自太常丞再遷山東副使而印來爲布政使孟兼以印故僉又新用易之印候孟兼入其中門孟兼召答守門卒語僉之一日騎馬直入摘印公事華其僚吏曰吾且聞上其僚吏皆大憚勸印先祭然孟兼實不聞上而印已奏孟兼凌侮狀上曰孟兼不遜乃敢凌我信用人卽治所答之孟兼以爲辱捕爲印書奏者印復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臣林記

言請避孟兼位上大怒敢抗我械孟兼廷詰之使衛士梓髮摘拳垂死論棄市詔印曰除爾害矣孟兼爲副使假過家縣令丞皆門謁奉豚酒下拜孟兼麾其豚酒坐受其拜自謂爲宋濂劉基所稱則詆罵同輩所爲文曰此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修而右斂安敢望我國工哉其爲人如此洪武九年五星奎度日月相刑詔臣民言過失印上封事特稱上意手詔曰高宗思治夢得傳說版築間周文王起磻溪之釣與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朕有天下九年律施令布惟務人安聞有不迪教而

法欲盡治之又恐沒身者衆始緩刑章俾之力役項者天變於上此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卿數露肝膽尚陳國計雖可否相半詎不忠哉卿夙夜如斯今名不朽矣故特諭卿印以僧故其封事世不傳計其遇合上心如此印有兄昭亦爲福建布政使上疏言事詔書亦褒美之又太祖初下金華時以隸人王興宗爲知縣李善長李文忠皆諫隸也何可以牧人太祖曰興宗從我有日勤廉而斷能儒法吏莫或先也秩滿陞南昌府通判高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爲軍興宗上奏曰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明興軍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十五

趙

印王興宗杜安道不錄級陞立賢無方殆其然歟  
劉崧 桂彥良 汪仲魯 朱善  
劉三吾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日新同舉明經進士好爲詩諫章李敬萬石周漬楊士禮鄭士同並崧詩友折膠流金歌詠不廢後走浙中歷江廣觀覽名勝而詩道大昌歐陽日新者有道之士也高帝下江西吉安州知州吳去疾薦日新爲第一流入而崧以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久之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爲胡惟庸所譴輸作京師尋放歸惟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以年高與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司業既至上歡甚並賜鞍馬令朝夕見未十日卒得疾猶強坐訓諸生及疾革敬問所言無一語及家上重惜之命有司備禮殯殮爲文以祭於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廉慎忍貧布被鼠齧橫裂居屋破茅補之居官僅携一蒼頭至便道還每夜燃燈讀書五更衣冠坐北平兵後崧招徠慰安尤慎威刑之用小入儉役輒先事爲防制其爲人雖溫顏異詞而見者竊以敬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十六

趙

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門給之

桂彥良名德備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仕平江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各珍禮聘皆不就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首應薦時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彥良以白衣奏對稱旨除皇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上出御製詩文示近待之臣彥良調聲琅然左右皆愕胎顧上獨喜以爲誠上選給事中將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十七人者皆年少也上寵之欲擇人以爲師以命彥良及修讓孔克表上嘗問治於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期也是以爲治在正心上善之他日從登內城上從容問以比來好惡當否彥良對曰惟陛下公無私則好惡自當上曰善揭其語便殿七年有事圍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上誡之彥良對曰予小子履湯告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非也上稱善久之曰卿勤援經史屢聞獻替上賜墨吏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復進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上頷焉因使獄三府疑獄得原者若干人上訪彥良法數行民數犯則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

名山錄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七

勞勞以靖民民勞不靖德以靖民民靖于德矣他日侍上問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十一年除晉府右傅授通奉大夫上親爲勅美其淳而不詐執而不變彥良至晉製正心圖獻王十三年華相府改長史授奉政大夫以疾謝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上嘉納稱爲通儒久之以疾賜歸彥良見道純一仕止進退匪匪迂與人交命暢詠詩綽厲道出窮日夕不厭人謂和氣春風云

名山錄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七

汪仲魯初名叙以字行婺源人從其鄉先輩倪士毅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季與弟同集義旅守徽舉授休寧尹攝知婺源州事既歸太祖授安慶稅令尋以肺疾辭還身雖回病激厲其鄉里子弟爲學州縣屢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辟至上召諸儒講論仲魯說西伯戡黎篇稱旨賜仲魯諾曰朕求人輔嗣人不易得蓋非行無以取信非言無以達意著言不迫乃聽而不厭善行不虧乃近而不狎苟非備美曷稱厥官茲特授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其輸忠効誠小諷大戒若積實以期山如導流而入海無有所隱斯之爲善仲魯待太子左右上亦時時召見與朱善劉三吾並稱三老特賜朝房御製諸詩

命續和並稱旨仲魯敦靜簡實不妄言笑見罪因有以春夏死者輒涕泣請決以時上稱仲魯善人明年以喘嗽乞歸許之命其母辭秋則復來已典劉三吾並召賜坐上顧仲魯曰朕素知爾爾無善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能無閒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復思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鬱然麗眉蓋壽徵矣今誠劇喘人曉得此往往壽考爾善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予告還鄉郡邑官長皆須來候爾則飭門絕不與通不者筆東而示之若曰仲魯蒙恩予告理宜啟門輪租應役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都之日送車填溢人以爲榮觀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慕述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州守強憲中請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于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以家遲完誦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年棄路傍而已既尋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手

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感傷嗟嘆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已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壻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証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于娶姑女也呂榮公夫人待制張盥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上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上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

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  
留聖慮他日講心餞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之  
前夕有星如虹墜于居舍所著詩經解願集行世正  
德中賜諡文恪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州人其兄畊孫燾孫畊  
孫爲元寧國路推官治獄無冤長槍賊陷寧國畊孫  
死焉燾孫爲常寧州學正攝其州事武崗洞獠寇常  
寧常寧陷亦死之三吾故起家爲元靜江教授副提  
舉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授左春坊左贊善而三吾  
老矣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與朱善朱訥屢承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問御製大誥及御註洪範書成皆使序高帝奉天儀  
神甚謹不福禎祥惟惕咎災爰命儒臣蒐輯古今天  
人物理妖孽之著見者以自省曰存心錄又輯漢唐  
宋而後災異應臣下者鑒于有位曰省躬錄皆三吾  
成之久之坐授世子經怠慢降國于博士朱幾復之  
以爲翰林學士懿文太子薨上有意立燕王以三吾  
一言而止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壻坐罪誅三吾乞  
免官許之又未幾復之上讀書分命義和之章謂蔡  
氏傳以日月五星爲左旋與天象不分當以朱子詩  
註十月之交爲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陽下民爲

天道相協厥居爲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非天所以  
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  
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若故編修張美和故博士  
錢宰等定正之命三吾總其役上命諸儒朝參列侍  
衛之前宴享則賜坐殿中而謂之曰朕恒見洪武初  
奎壁間有黑氣今春始消文運興矣賜綉綺衣被甚  
厚復賜御製詩命和之時上作十酒樓都城外有酒  
樓樓以宴百官上時賜諸儒鈔宴焉皆獻詩謝上大  
悅曰毫而思歸者先遣之皆頓首願留書成賜名書  
傳會選行天下上又命修孟子節文若草木冠簪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聽易位等語並加削除以明君臣之義既成賜三吾  
朝鮮玳瑁貢筆諸儒亦賜宴及鈔予傳還更命與廷  
臣舉天下道里馬船驛數編書曰寰宇通衢已復編  
類禮制頒中外而命之曰朕卽位以來累屬儒臣歷  
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  
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以明上下而奸臣胡惟  
庸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通者藍玉床幔護  
膝皆飾金龍鑄金爵爲飲器家奴數百馬坊廊房悉  
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額常亦造金酒器飾以金玉  
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又何怪哉爾重加考定編

類成書使官民遵之三吾爲書列目十有三自冠

服房屋以至泰曆暑押皆有體式既成賜名禮制集要賞資復倍上服中外表箋繁諫且多觸忌諱至論死贊善王俊華者有文名命三吾與撰成文頒天下遇慶賀謝恩第如文錄進云王朴者陝西人以直諫爲御史數與上爭上怒命斬之遂召還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固責臣言何輒辱至此且謂臣有罪安用生之謂無罪安得辱之上固赦朴聞朴言復命斬焉朴反接之市遇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三十年三月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試天下士命三吾與安府紀善白信稱主試既放榜中額盡南士選首者陳鄒北士闕然上怒命翰林臣重閱北士故少文所閱文復劣會有言翰林閱臣是受三吾信稍囑上益怒先後試官弁鄒皆下獄曰是皆藍胡餘黨刑部拷訊之刑部言三吾信稍藍黨餘皆胡黨而知者閩人習星野當計偕謂其友曰今歲文星見閩分榜首當在閩然且伏法抑何故上故崇私習天文者及是人競傳鄒語上命試官鄒皆凌遲市誅獨三吾謫戍乃用六月朔日複試以武城人韓克忠爲首世稱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中名還

命製大明一統賦賦曰繫我聖祖剛健中正寬大英

明神籌先定運量至誠配以聖后端一靜貞德符文母道合大任儲君有象賢之器羣胤皆屏翰之英觀其得國適於漢唐行師正於湯武申明五常民用歸極一洗胡俗世皆還古訂先王之禮樂復中國之端甫建官而革宰相之尊列爵而罷千男之數去神祇之封爵改先師之塑主祭先王以御名侍亡國若賓旅統韻書之偏音開諱名之二端紀年號以不改除封禪而靡壇無徽名尊號之稱頌絕離宮別館之遊觀服制定而兵制嚴家法正而國法安德政不陳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大臣公侯不封於文職親軍不隸於五府藩王不伍於百辟惠澤不限於豐凶諫言不壅於直入威重典於豪強降師道於勲戚變文體於靡萎排佛法之幻惑斥神僊與祥瑞禁符識若巫覡他如聖政森於茂述祖訓立其大綱日曆纂玉堂之披實訓函金匱之藏托諷辭以資世筆大誥爲民常文字行疇而註老律令酌漢以斟唐論語解厥蘊真書傳正夫鉅僭禮制頒在司府集禮詔及夷疆孝慈改服今仁義盡昭鑑諭諸今詒慮長相鑑著賢奸之傳萌賢列上下之章寶翰天縱雄文風決誠典謨相與表裏始雅頌弁



其鏗鏘此蓋大端餘固難詳三吾所賦足隱括聖祖治政之大云永樂初竟坐前語暴卒

郎曰劉崧廉潔勤介有古君子之風桂彦良趙豁洞達見嚴主而心盡汪仲魯長於講經朱善切於論事皆儒者也宋濂詹同而後上待諸臣益簡諸臣兢兢揀過不暇劉三吾雖才不逮前人然當時推文學矣

單安仁 范常 薛祥 方克勤

單安仁字德夫鳳陽人其先世以長厚名里中里人皆化之安仁少爲府吏洗冤澤物元末兵亂集義旅捍禦鄉曲號青軍元授安仁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字

名山藏

卷之四

洪武臣林記

三

羅普化守揚州見諸豪角立歎曰此輩皆爲人驅除耳真人之興氣勢自別已鎮南王爲長槍軍所途太祖方下金陵安仁聞太祖所爲曰此真是已遂率衆來附太祖嘉悅授之官就以其軍守常州安仁事太祖忠謹勤勞敵不敢犯居歲餘選爲提刑按察司副使巡行浙東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丞賢丞也奈何計之卽圖所受金短長方圖幾何既圖藏之復命諸左證皆圖金圖人人殊卽又詰之衆還目相顧遂抵訟者罪而浙東告訐之風衰一再遷中書左司郎 時江淮初定諸務紛亂安仁

伊李善長恭斷無滯太祖益奇信之先安仁守常時其子叛常以應張士誠太祖不疑也及士誠敗其子被擒太祖付安仁自處之卒善遇安仁安仁精敏多智時營建城闕宮殿修朝享服御儀物廷議皆推吳元年入爲將作司卿太祖卽位陞工部尚書領將作如故明年改兵部以老乞致仕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給尚書牛祿養其終身再起山東行省叅知政事詣關力辭而止洪武二十年年八十五賜諡曰聖王之興必有耆德故耆宜力協謀輔成大業同享隆平朕昔准右爾安仁以鄉舊來歸歷任中外綽有聲名

名山藏

卷之四

洪武臣林記

三

賜爾告老俾佚于家惟爾食息不忘每遇歲時扶老趨覲朕念相從之雅特陞爾資善大夫仍兵部尚書致仕服茲寵命以副朕懷其年卒遣官致祭賜賻鈔百定  
范常字子權滁人大父西新宋季爲校官嘗製詩三十篇以教鄉閭極言父母之劬勞與人子所宜孝弟之道儒者皆尊慕之稱爲青山先生太祖初得滁常杖策謁軍門帝知其賢獨常留置幕下諮問稱合使爲文禱帝大契上意旣渡江取太平以閩帥都事贊軍政旣太平關守遂使爲知府常慕民種藝時亂後



官廩有穀數千石常悉發貸至秋大稔私使既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士民甚安之召爲侍儀太祖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擢直學士兼太常卿時摩與禮樂常多預議尋以病告歲餘上念之復召還上每與儒臣列坐賦詩常輒先進上笑曰老范詩質朴類其入尋遷起居注以足疾數在告上賜安車出入竟以疾致仕賜御製詩終于家子祖雲南奏議

薛祥字彥祥無爲州人也以軍鎮撫從高祖渡江與議軍政常從軍中傳密旨報事洪武元年漕運河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五

抵蔡河盜欲夜劫之祥諭盜曰汝衆皆良民也兵亂嘯聚則不得已今聖天子出矣當歸家安田里無作過累妻孥汝等縱有千人夜劫吾糧不過得千石我所部不下二十萬曙蒐捕汝汝罪大矣衆聞皆散高祖謂祥相從和滁間多歷軍功當授武職而方用兵供億求若古肅何寇恂惟祥特誥授中順大夫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祥修壩堰築塞塌自揚至蔡晝夜無停爲諸工役調停節息有功者爲奏俾得官皆悅服時幽薊初附遷民於南道過淮祥爲食饑衣寒殞其死喪滿考還京淮西民焚香祝天皆願薛公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來海州民亂駙馬都尉黃琛追勦之俘馘萬餘祥與琛會問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獲全甚衆皆寫真生祠之祥治淮八歲民相勸莫爲惡負薛公洪武八年遷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上坐殿中若見有人持兵闢殿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魔鎮法上盡殺之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揀交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不罪奏活千數明年管護身殿所部誤奏中等匠爲上等上怒命囚上者葉市丞相大夫毋得請祥在側歎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非治世法因苦諫得旨腐刑祥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使工上可之是歲授資政大夫北平布政使大興貧民有鬻子女者祥出俸錢贖歸之一切庶務嚴已薄人三年方面寧謐胡惟庸素不悅祥天早罔以差役不均左遷嘉興知府惟庸誅召還工部尚書如故上曰姦臣讒汝汝何不言祥曰臣乃不知居一年與戶部侍郎郭桓等並伏誅子四人適瓊州祥實性仁厚直諫不阿能容人過周恤寡寡孤獨無所吝不義者絕不苟得不避鈇鉞以活人爲心死而天下哀之孫遠生瓊州累官南京兵部尚書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典

故在戶部最久其改定永爲法或會校出納吏胥拱手而已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焉

方克勤字去稔寧海人方干之後也父爲元鄞縣教諭克勤少有童稱長究學問深通易元末浙東州郡陷沒克勤陳策有司不用入山採啖松栢洪武二年辟縣訓導頃之以母老辭歸諸生空學追謁居二年朝廷下部使者聘致避之旁縣郡太守雜速端連勉詣京師試銓入格特命知濟寧府事至官懸勝通衢具言朝廷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詣府自訟吏胥母呵日引見父老坐問得失大興孔子廟堂學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方

習禮學射其中選補弟子員聘前進士爲之師屬縣皆立社學學子繁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盛時令官有役民舟者罪至死適歲暮當轉送戎衣北平別郡皆用牛車天雨雪牛僵死破產者十八九民皆白舟役僚吏曰誰當死克勤曰吾死吾知便民而已即白山東行中書省許之郡城壞指揮使挾貴人勢當暑聚民萬餘治之民哀號即工克勤即密聞中書省同官皆不敢署名克勤自署之遂得詔罷先是兩雨翻盆有年者二歲五年秋降境盡蝗克勤變食糲

天夜聞空中亮熒聲燭之飛煌蔽天過郡獨有年克勤面如玉玉鬚秀整不妄語笑心事坦然雖僚佐武人待以誠禮有南冠過郡者持遺米醪餽送舟車同列見奪祿者悉衣食之片語剖芥衆譚悉定小大之獄立見斷這無事則授吏法律詩書器械鞭朴高懸楹序下州縣召吏民不使皂隸爲半印信符半自藏之籍民賦三等每有徵發准籍行事賦斂預期無所追呼斗斛令自稟省襁負來歸戶口稅糧加增數倍牛羊雞犬散被郊鄉如承平世桑麻榆柳陰相接也克勤爲政壇壝驛庫倉廩漕牌之務莫不修治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早

方

凍則令舟驛之人伐木爲炭穴土藏米因其餘力以成興作皆不費而辦大將軍達副將軍文忠征燕過郡士馬十萬駐次稍久要官勢更爭索芻糧克勤依序酬應一軍稱能永嘉侯亮祖北征將舟師數百艘河涸趣五千夫浚河否則論如軍法克勤泣禱於天及夜遂雨河深數尺其神應如此克勤在官五年以一子一僮自隨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行縣自具餉糲兗州守因僮進二木瓜笞僮還之祿米取足自贍餘悉貯倉餉軍考績最六府八年春入朝錫宴儀曹發諭有加其秋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爲衡

上狀下御史御史貢故人捕隸府中吏卒榜楚無一可問乃使誣克勤用倉中灰葦遂就逮縣民千數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克勤子孝孺上書政府願充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孝孺且伏闕上訴而克勤歿克勤有二子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喪母蔬食至于除喪孝孺別有記克勤之沒也蘇伯衡論之曰貞惠

郎口單范鄉舊亦用質厚薛若方自盡心焉不與時趣舍君子也

葉伯巨

利附士

周敬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葉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善說禮又善爲客也以通經入太學爲平遙訓導洪武九年五星奎度日月相刑下詔臣民言過失伯巨爲萬言書上之其畧曰臣觀當今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君象也月臣象也五星卿士庶人象也臣愚不知天象姑舉所聞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月刑於日猶之可也而日月相見則月敢抗日者臣敢抗君矣臣竊觀主上趣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動臂指公侯大臣猛將謀卿外擁數十萬衆馳召以一介之使拱手聽命莫敢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葉

後時安有抗衡之患上天示象殆爲分封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制所以疆幹弱枝遏亂源崇治本也國家分裂境土大封諸王蓋懲宋元孤立之弊然天子畿內地止千里秦晉燕齊梁楚諸國各盡其境以封年少淺事之王都城宮室亞天子之畿賜以甲兵衛士之盛比于金吾緹騎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王亦爵也而國都兵衛與京畿等尚有君臣之分乎臣恐數世之後閒隙易起觖望易生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可爲永鑒臣所謂分封太侈之過也臣觀歷代開國之君其結民心者未有不肖尚德緩刑者也其離民心者未有不肖弛德急威者也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哉可觀今議者曰朱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喪亡此行小仁而滅大義主上所以矯枉之過權神變之法制不宥之刑然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動靜合準經然後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既假貸則一付大公可也而定刑之際皆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趨求上意深者多獲功恕者多獲罪至論沒賊多寡以叙

治獄殿最欲求平允豈不難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條減宥有差此漸見主上好生全活者衆矣然尚未聞申戒之令是以法司猶踵舊習古之仕者以登籍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仕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垂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網羅天下士若恐有失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選除多以容貌所學非所聞所用非所學一陷於法苟免誅戮屯田工役爲輕典矣士者未任尚知畏慎既薦入仕盡決平生肆然而取諸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聖

人則曰行且屯田工役何以爲資則曰行且身死妻子何食不畏廉耻甘速官諂弊在清濁不明善惡無辨議賢議能之法廢而爲善者怠也漢世聞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以罪人者也今鳳陽龍興之地陵寢所在率以居之近今願入軍籍者免其罪復官者亦稍見原而猶聞其餘丁口屬尚拘屯作失犯罪家長既宥而復之矣餘丁口屬復何辜哉是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甚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異日百姓苦兵流離他所朝廷許之歸附土膏未諳其利未耜

未安其處固宜權與而休養之殘廢傷四大王窺突山谷如狐如鼠以計擒獲或猶可致乃勞兵計之彼之驚駭潰散於無入之地較奔走則彼熟路而輕行較生死則彼致死而重戰捕誅數歲不得首領亦其固然乃移咎新附之民盡遷太原諸郡既許之附又動之還是法不信也近者已納稅糧之戶雖特旨分釋還家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期候軍士尚猶散漫村落心膽震悸居民說動莫知所爲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遷徙無常反易逃匿甚非朝廷所以安寧塞圉意也凡此臣所謂用刑太煩之過也昔者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聖

周自文武至成康而後教化行漢自高帝至文景而後富庶臻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也國家紀元九千于茲天下大定綱紀大振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然猶以風俗澆漓法出奸生朝誅暮犯民無所懼乃致命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夫天下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一日之太陽能消之也天下之治非一人之聖人能致之也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道齊以刑禮而漸摩以仁義非空言也今之天下猶古天下因民好善惡惡之心以求治則莫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則莫先使守令

知所務欲守令知所務則莫先使風憲知所重欲風  
憲知所重則莫先朝廷知所尚朝廷之所尚則必以  
征賦期會獄訟簿書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敝  
敗爲不可不問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以善導民  
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亦其一職  
也今乃以爲急務而以農桑學校王政之本爲虛文  
方春守令未嘗行課種蒔次第早澇預備之具也下  
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是虛文夫農桑也廩膳  
生員國家所資取選人才之路守令未有禮讓之實  
作其成器也朝廷置立社學切切蒙養守令未嘗巡  
行考視教以孝弟忠信之實作其禮義廉耻之風也  
是虛文夫學校也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  
司代朝廷宣風導化勸民成俗拯治萬務者也獲賦  
獻獄特其一端耳今也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獻獄  
少者爲闕事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任其湮沉醜  
畝閭閻之間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安  
在宣導勸成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此風憲未  
知所重之失也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  
奏上覽其所言分封者大怒曰小子敢疎開吾骨肉  
速取來吾手射之居升至丞相乘上書乃敢奏詔警

名口裁

卷之

臣林記

聖

錄

刑曹問狀吏死獄中其同時言事者有鄭士利是年  
考校天下錢穀冊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署字有名  
者皆逮御史獄數百人自尚書以至守令署印者  
皆坐抵欺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謫成邊丞相御史  
大夫莫敢諫士利爲書數千言詣闕上言凡數事而  
於空印爲詳既奏上亦怒輪作之終身卒殺空印者  
士利與伯巨同邑諸生亦以好學名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中訪求曉曆數善知來  
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數  
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  
名口裁  
三代而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  
隋五代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先武之廓大  
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  
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  
五代之窮竟是以無道短也錄此觀之皆係人事不  
在曆數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  
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  
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  
度嚴而民不服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  
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

卷之

臣林記

聖

問諸孤方小道之人邪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  
沙漠臣民萬口一詞如爲耻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  
臣不知璽何始哉聞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  
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  
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  
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  
及晉石敬瑭及潞王從珂攜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  
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人洛更以玉爲之契丹滅晉  
重貴獻之詰其非真言故乃止女真之亂遼主延禧  
遺傳國寶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者漁而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  
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陛下國  
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  
地人民則願廣大征伐兵革歲無虛日此忽三代之  
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  
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迫其後世至于滅絕  
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枯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  
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  
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  
名不分臧否一概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

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  
不臻夫豈無故臣又聞明王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  
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  
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盡  
厚斂窮民不嚴馭幸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書  
奏上納其言

郎曰書不云乎士傳言庶人謗何稱頌乎一士謗謗  
不諱英嚴之朝可以知時政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尺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張玉 朱能 王真 丘福

姚廣孝 金忠

張玉字世美仕元樞密知院元亡從遁沙漠久之自拔歸高帝以裨較從征捕魚海子喇哈有功授濟南衛副千戶久之以從征邊蠻累功陞都指揮同知從燕王藩邸建文元年有告燕王及者建文君密遣北平都指揮謝貴收逮王府官屬較尉貴與布政使張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

葛通圍燕王城殺王城卒且及王王有意焉隱未發也燕府官屬皆洵洵懼難王所旦夕侍左右者玉及朱能其名在叔中入見泣曰外勢如此臣等坐魚肉矣燕王曰我奉藩無過外雖洵洵久當自定公母怖也亡何有詔削燕王爵玉復與朱能泣燕王前曰少至昏蒙姦臣謀害宗社立無幾何諸王並誣不軌剪絕殆半誅戮臣屬下及家族大王居國有何繁端生削名爵今兵刃四集猶坐待之即臣等死不足惜高皇帝創建天下分封諸王傳之世世陵土朱乾皆蒙陷害萬世而下誰昭雪者大王即守區區之義宗高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帝宗廟社稷何燕王曰慎毋妄言足自取族耳玉與朱能復泣曰誰不愛死臣等寧死殿下前不願死奴隸刀鋸之下言訖悲不能止燕王執玉手憫遣之是頃之謝貴張曷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入燕王城都指揮張信密以告王使朱能視之果然皆請曰事急矣抹死於頸不可後也王曰誠知禍逼當更籌之朱能曰變者聖之通也果者作之斷也中朝齊泰黃子澄輩方甘心大王大王尚不自決謂於縣官親乎周王豈疏屬哉一旦禍發無可攀援大王明知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虎況其非父雖有親兄安知不狠况其非兄燕王曰危欲安也禍欲福也不能求安反先危矣不能致福反先禍矣能曰古語云人衆勝天天定勝人殿下之天臣知定也王曰諸公堅欲如此毋相怨矣玉曰命在須臾尚復誰怨燕王曰計安出玉曰今護衛尚餘八百人望大王盡召入王城可以死守王曰如公言第自抹耳不足辦大事奈何曰擒貴曷餘無能爲也王曰猝難擒則奈何玉曰今中朝方叔逮護衛官屬誠如所收逮名貴曷付之貴曷必來來而縛之則一夫之力耳燕王曰善匿士端禮門名貴曷貴曷不來良久至門者呵止其從人匿士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出門曳斬之移時貴冑從人見貴冑不出稍稍散去  
玉與朱能等率八百人者盡捕貴冑等所伏貴冑所  
使圍守王城軍聞貴冑皆散走玉遂與朱能等夜  
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燕王令指揮唐  
雲解甲騎馬遵從如平時過而呵止其闔卒曰謝都  
指揮張布政使王皆殺之矣汝闔何爲徒取死耳亦  
皆散遂盡克之燕王遂上書於朝如祖訓之義引兵  
誅姦臣也王說燕王曰薊州我肘腋地不先取薊不  
可安意南行遂與朱能從燕王拔之夜入遵化遂略  
密雲至永平致其精甲以益師王在灤河之上玉請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南其軍以攻潘忠楊松莫州之衆王以玉爲前鋒遂  
擒忠松盡降南軍王疾趨真定以應耿炳文玉單騎  
先覘炳文軍歸決燕王引兵向之遂與譚淵馬雲等  
奮擊大破炳文真定城下炳文入城自保燕王還軍  
北平而江陰侯高來圍燕永平玉從燕王往援高走  
玉說燕王曰大寧去此不遠移軍襲之可免後顧遂  
從燕王拔大寧擒殺其守將得胡酋兀良哈之衆擁  
寧王入關置之軍中而寧王所從三護衛士皆歸燕  
王是時建文君以炳文敗使李景隆代爲將景隆聞  
燕王出軍大寧頗兵北平城下燕王至會州以其所

名山藏

卷之四

臣林記

四

得兀良哈衆及寧王三護衛分爲五軍玉將中軍鄭  
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李獻副之李彬將右軍徐  
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  
軍和允中毛整副之是時景隆軍鄭綱陣白遂之河  
西玉從王連戰三日大破之從攻廣昌蔚大同悉下  
白溝之戰燕王以精騎突入南軍左掖玉與朱能丘  
福等馬步齊進勇氣百倍景隆大敗退保濟南於是  
中朝復以盛庸代景隆將東昌之戰盛庸以火器乘  
北軍圍燕王數重燕王從其陣西南衝擊出玉失燕  
王所在突入陣求王連殺百數十人遂爲南軍所殺  
燕王從間道還諸將免冠請罪王曰冠勝負常耳且  
亦少挫所恨失張玉也爲之泣下諸將皆泣遂以玉  
兵屬其子輔輔以都指揮同知從靖難有功燕王既  
卽位追封王榮國公諡忠顯封輔爲信安伯輔之女  
備後宮居二年上謂淇成二國公曰功臣次第封矣  
亦有恨乎皆對曰無獨張玉功最高玉在臣等皆出  
其下今不在也王于輔功不薄僅封伯諸臣妄意陛  
下不昵皇親耶上曰吾亦恨之遂擢其次子輓爲指  
揮使進封輔新城侯王莊重果毅策數越入軍中進  
止常以數言決定成祖最倚信之王每對其戲下曰



爲將當瀝血戰水流磬汗簡仁宗在東官時數數稱王旣卽位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脩享太宗廟親爲文祭之輔別有記王又有季子軌錦承衛指揮同知朱能字士弘父亮從高皇帝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早卒能身長魁偉膽勇有謀代父爲官小心恭慎未嘗去側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靖難之興與張王丘福密贊決其始縛貴冑奪九門至七大戰以有天下能功居多能在諸將中最少而驍捷善戰常大呼先驅小河之師燕不勝者再矣諸將皆懼欲還渡河北燕王怒能及鄭亨責諸將於王前曰

名山藏

卷之一 永樂 臣林記 五

漢高十戰九敗而卒有漢大王出師以來克捷多矣此小挫耳而皆欲還渡河還渡河欲送首耶燕王撫掌而歎決意南下遂有靈璧之捷燕王卽位能已積遷至都督僉事特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國公明年立太子爲太傅文明年拜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至龍州卒時上視星象先恠之曰西師有憂乎朱能足辦也第恐其比人不耐南氣俄計聞上震悼輟朝五日洒泣曰意能遠到胡止此方吾艱難時與我協心力朱能也蓋年三十七樞還遣官賜祭贈賻加厚勅葬昌平縣追封東平武烈王使

勇嗣能宏博端重折衷綱衆詞簡理當無不心服其愛士若子懷綏降附恩惠周至死之日將校皆爲流涕能居家孝友被服寬博暇與儒生講說前史求古賢將相雖列上公不以驕仁宗中進脩享太宗廟勇以大將軍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追封平陰王子儀嗣儀爲人靜謐疑重英宗器之曰平陰王有子也命提督南京守備堂中軍都督府者凡三十四年加太子太傅卒贈特進右柱國太師子輔嗣嘗襲掌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守備南京名還以平胡將軍率師扞虜卒贈太傅子麟嗣無子介弟鳳嗣提督南京守

名山藏

卷之一 永樂 臣林記 六

備堂中軍都督府卒子希忠安客沉靜爲世宗所器使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二國營及五軍營兵馬二爲都護將軍方圓二丘皆使攝祭有大禮爲冊禮使入直撰玄草再加經筵及監修國史其官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師其錄蔭錦承衛指揮子弟三人賜肩輿入內府乘馬祿予優厚富貴榮寵三十餘年萬曆二年追封定襄王其弟希孝以兄蔭得官積官亦至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萬曆四年贈太傅其後以例奪追王

王真少負智勇諫兵籍洪武中以功授燕山右護衛

百戶事成祖藩邸勤慎小心成祖舉兵靖難首協義謀率師下廣昌狗鴈門先登一當百成祖舉以屬諸將曰王真武而奮何功不成既取滄州破之追至滑口俘獲七千人肥河之戰率壯士突陣斬賊無算後除絕南軍圍真數重身被數十鎗斬南軍數十人南軍益圍之真顧左右曰吾義不死敵手自刃死計聞上傷悼之歎曰令真不死功當冠諸將及卽位追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金鄉侯諡忠壯洪熙元年追封寧國公加號効忠封其子通武義伯通以督脩天壽山加封成山侯進太子太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保宣德初充總兵官征進交趾扼於內官山壽處置

失宜棄交還論死久之遇赦削爵爲民正統己巳復

起爲都督僉事尋陞同知守護山陵景泰中子琮襲

爲景陵衛指揮僉事英宗復位諒復功臣失爵者琮

襲真爵降爲伯五年充總兵鎮守遼東稍立戰功成

化三年累南京後軍都督府事五年卒

丘福事成祖燕邸積年勞爲護衛千戶有膂力慤朴

勇鷙不甚曉文義而善撫士卒燕師初起與朱能並

爲王所惡伏募書志計不能如張玉敢戰深入過之

每勝敵諸將爭前齒復福獨後王每歎曰丘將軍功

我自知之京師平福已累擢都督僉事及封賞第功第一封淇國公諸臣請立太子上遲之漢王高煦數征伐上謂類我趙王高燧上寵之未決所置福嘗從高煦軍中請立高煦上竟立仁宗爲太子以福爲太子太師永樂七年比虜本雅失里殺我給事中驥上大怒發精騎十萬拜福征虜大將軍率左右副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叅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等討之將行上命曰毋輕毋爲虜詔卽未捷寧再之福先驅至臚胸河遇虜前鋒以輕騎千餘摧敗之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勞而問焉言本雅失里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疾馳前諸將皆曰虜非真敗也恐誘我今後兵未集毋寧候其集而先遣精騎規之福按劍怒以虜尚書爲導薄其營相持者一日虜戰輒引却福輒銳乘之安平侯泣諫曰虜故示弱深入必不利將軍忘上命乎毋輕毋爲虜詔武城侯亦言不可福皆不聽以同安侯故虜人使詐與虜和自率騎繼其後同安侯猶豫未決福厲聲欲斬之先驅而行從騎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虜衆奄至圍之安平武城二侯率五百騎突陣斬賊首數百皆死之福與同安靖安二侯被執並死之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人

里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疾馳前諸將

皆曰虜非真敗也恐誘我今後兵未集毋寧候其集

而先遣精騎規之福按劍怒以虜尚書爲導薄其營

相持者一日虜戰輒引却福輒銳乘之安平侯泣諫

曰虜故示弱深入必不利將軍忘上命乎毋輕毋爲

虜詔武城侯亦言不可福皆不聽以同安侯故虜人

使詐與虜和自率騎繼其後同安侯猶豫未決福厲

聲欲斬之先驅而行從騎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

虜衆奄至圍之安平武城二侯率五百騎突陣斬賊

首數百皆死之福與同安靖安二侯被執並死之所

失亡萬數上聞大怒念福舊勞削封爵追奪誥券徙家海南而身征虜也上言及福懷驚喪師輒切齒洪熙改元當從事例牽復以善漢庶人故不叙子孫長爲海南人

姚廣孝其先汴人扈宋南渡家長洲之相城世業豐廣孝目光炬射形如困虎幼名天禧年十四白父曰兒不願暨願仕不則願出家因削髮爲僧名道衍字斯道相城道士席應真者博學明法兼綜兵略道衍師之盡得其機秘又嘗遇異人授以占決之術然深自晦匿也里人王行獨知其有當世才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九

少有其異

門徐姓者多藏書行京備其家暇時請觀書被主人別至樓上縱橫之行三年不下謂盡別主人去入京求仕主人曰今天下初定國法方嚴此豈在時耶行曰處火中可上進也遂致至京王臺王家爲其兼授楊基高啓游僧宗泐薦之高帝道衍問見燕王私請曰臣觀殿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弱願自愛重會高后崩上賜親王名僧國一人齋薦高皇后道衍在燕中大喜參侍燕王者二十餘年王禮道衍甚厚時建文帝用賢專士慕行先王之政天下皆悅向之惟道衍數陰說燕王可圖大事燕王曰民心悅向豈瞻烏時耶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

心因出太平錢五爲王卜連擲下脫王曰臣奉殿下白帽白帽者皇帝也王叱曰和尚何妄道衍薦上著金忠相者袁珙皆謂王天子也王時時與道衍謀起兵事甚見親至時誤爾汝王前兵之起也暴風雨簷瓦墜王不憚道衍以爲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出兵留道衍與燕世子居守世子用道衍計截過南軍燕王亦數緘書軍中飛騎間機應燕師南向道衍送燕王曰南朝幸破方孝孺郎不降母殺之燕王曰諾既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仁宗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十

立爲太子上命洪國公丘福等兼官僚命道衍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被之冠服予以二宮人廣孝冠服入謝制媛如故二宮人弗近也上益重之呼少師不名蘇松饑廣孝奉命出賑道闕門見酒帘書甚工問誰書也則一少年召見之曰能父我乎少年曰幸甚還見上上賜名繼以爲尚寶卿上命學士解縉纂錄文獻大成猶謂未備大徵海內文學之士重脩之自纂脩以及繕寫幾三千人給與居止膳膏而廣孝及縉與刑部侍郎劉季篪王其役歷四寒暑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賜名永樂大典八之皇太孫出

閣講學復命廣孝輔導十六年自南京入覲抵城下疾不能朝命從者曰速為惺天子至頃之車駕臨視撫勞周全賜金唾盂一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獄久願赦之上卽生中出焉溥洽山陰人太康時以僧左善世永樂初召至北京命與廣孝至教事天壽寺溥洽成車駕臨幸命溥洽與廣孝至教事天壽寺溥洽成車駕臨幸命溥洽與廣孝至教事天壽寺溥洽成車駕臨幸命溥洽與廣孝至教事天壽寺問繼父臨盡何語也繼曰願陛下厚卹臣家上大怒汝父平生與吾言何及家也逐之召其弟姪二人而厚之賜贈廣孝推忠輔國協謀宣力之臣特進榮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大夫柱國榮國公諡恭靖有司治喪殯親製碑文墓道仁宗元年加贈少師侑享太宗廟宣德元年置墳戶世宗九年詔學士璵學士萼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桑門上首班諸功臣並食德太二祖側恐不足尊祖敬宗非朕靈承宗廟意卿等加思之丁禮部議尚書李時議上臣伏見故少師廣孝弼輔太宗雖有帷幄奇謀奇爵厚秩亦已報之平生祝髮披緇霑榮組豆其爲賓禮誠如聖見請移祀大隆興寺太常春秋祀制曰可初廣孝有同產姊姚類廣孝貴過家拜之類避弗內廣孝披袂染往猶弗見家人強乃

出曰曾見出家不竟名爲真僧遂不再見也而廣孝故與郡中隱士王賓游亦避匿之廣孝屏騎從短褐往大呼曰先生不忘舊雅客老僧一會乎賓曰吾方割楚請爲期未明而往日出見之相與再拜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悅然退廣孝嘗著道餘錄議誅宋儒有楊洪與廣孝厚熈其書

金忠鄧人慷慨潤達負氣誼有謀略善卜洪武初其家坐罪合戶北戍給符縣中忠妻乳所抱女立哭縣門前袁珙見其乳聞其哭聲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必大貴忠歎曰家方補成苦無資用敢有他覬旣比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二

附商舟商人失金忠爲占課言所在果驗厚資之遂以卜名燕中成祖之將靖難也托言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殿下貴不可言何疾之有王居常命大見寵異忠言於成祖臣里有相工袁珙者善望氣成祖密召之蓋成祖起事姚廣孝以僧袁珙以相忠以卜相與策策郎中忠初署紀善後署長史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命贊守北京無何名陞兵部尚書列於縉紳六卿矣忠雖用龜卜起家乎外和內明不見畔吟發揮史傳源委曲折如身歷之上與武臣丘福等議立高煦爲太子忠不可旣召問解縉黃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三

尹昌隆皆如忠言上賜忠金除太子詹事久之命兼輔皇太孫忠於上前知無不言退未嘗世上時密令察事多爲解釋有得官來見者必勉之爲國家好稱人善嫉惡酷吏語及輒慨然變處僚醜不兩端退恒推讓之有失必自引少侮里中兒里中兒後入京爲小吏反薦用之賜養之餘散於宗族貧士上之再征虜還師也皇太子使忠奉表迎忠出關不達上怒其緩太子官屬皆徵下獄獨不問忠居一年卒給驛歸喪命有司治祠墳復其家忠卒時子達方六月皇太子嗣位追贈忠榮祿大夫少師諡忠襄官達翰林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四

楊榮本名子榮字勉仁建安人漢太尉後也祖達卿有陰德達卿位顯出獄粟食人使爲理州於其縣令杜梁浮屠老子之官及貧無室處死無棺者則予之衣帛賢子孫縣是卿入獲濟者衆元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作子榮登省試第一建文二年成進士授翰林編修成祖入金川門與羣臣迎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成祖喏然曰固當先謁陵已與解縉楊士奇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被選入文淵閣付之密務而兩制悉歸焉內閣典機務自子榮始也時靖難之初朝政鞅掌百官奏事自旦及午閣臣造辰前呈文起草承顧問商機密率漏下十數刻始退子榮年最少而最警敏通練一日寧夏虜報至上名七臣獨子榮在示之奏而曰爾後進也寧解此何以禦之子榮對曰聞寧夏城堅士卒習戰度虜今退勅守臣隄備可耳上頷之頗回夜半報圍解旦召曰何善料也因獨名榮上時至閣中閱七臣視所治成稱皆轉官榮陞修撰仁宗立爲皇太子以侍講進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如故其秋召對左順門嘉榮敬慎賜象笏幘頭公服二品金織紵絲衣疾命中官御醫通夕守視時報病狀瘳入謝上喜命更休

楊榮 金幼孜 胡廣

息旬餘五年命視邊甘肅還奏稱旨上手副瓜賜之  
自是以榮習邊凡三奉使榮有父母喪並奪情上三  
巡北京三征虜獨榮與學士胡廣論德金幼孜扈從  
八年從征虜至凌霄峰與廣幼孜及刑部侍郎金純  
夜失道幼孜墜馬廣純不顧去榮下馬爲理鞍轡前  
復堅讓以所乘馬午見上時上道人四索三學士及  
見大喜問故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爾非楊榮庸詎  
免乎榮謝曰僚友當然上曰胡廣金純不僚友那使  
掌護衛勇士三百不隸於諸將賜駕前先鋒銀牌榮  
還京請移制賜金幣馳驛勅中官護行趣歸旣至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江

五

事會動中機括衆論異同徐以脂語折衷其待人廓  
然無所疑碍推挽薦進及干遠方下士有所饒謝亦  
不之却人議榮濫不知向人意盡不忍絕也上晏駕  
榆木川榮密議秘不發喪液錫爲押具含歛蓋嚴軍  
若上生計於皇太子衆疑所報或謂假他事作勅寶  
書榮曰皇帝大行孰敢稱勅莫若具啓人皆避之仁  
宗卽位進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前職有間進太子  
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尋勅賜繩愆糾謬之章始大  
行計至仁宗哀亂不及詳問當時事痛定乃知賜勅  
曰先帝崩殂六軍在外卿盡忠謀鎮定果斷震際荒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江

六

榮家自是兼命輔導皇太孫是時中外祥瑞數見侍  
臣數進詩歌賦頌每端午重九擊毬登高賦詩應制  
上親第其高下賜黃封寶指榮數在左右賜養尤多  
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北京營建  
規制多出榮磚石灰礫之尤榮悉志埋示後亡何三  
殿災榮直入麾衛士還御書圖籍翌日上喜賜銀酒  
鍾古銅器鈔幣諸物始上簡七臣爲親臣其後多坐  
輔監國得罪雖士奇至愼不免下獄獨榮與廣幼孜  
上內嚮之榮尤以警敏見親稱學士不名榮於政體  
人情靡不諳練邊徼險易將帥勇懦畫周知之忖度

悼報卿甚微加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裡寶鈔二  
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  
支卿當領服其冬勅護塋山陵元年懸辭尚書倖仁  
宗曰先帝賓天朕違膝下卿盡力綱維瞻奉几筵念  
之弗護特予三俸夫豈越踰遂進資善大夫太子少  
傅兼護身殿大學士贈及其祖考勅脩太宗實錄命  
榮總裁仁宗崩宣宗卽位復命總裁仁宗實錄益推  
心委任榮與楊士奇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爲三楊  
士奇曰西楊溥南楊榮曰東楊而果斷之才卒歸榮  
也宣宗親征漠庶人棄交趾之議皆自榮發之二年

湯勅曰古君臣同心同德兩無嫌猜所以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卿祇事我皇祖皇考忠誠一致及今事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特賜卿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著卿實也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著卿族系名字表而敬之也卿體朕意永永無致上數賜榮圖書珍玩酒肴遇節序辦幸賞玩君臣庶唱或宴凱瑞應頻有撰述中外款一時同心同德之盛上食鱗魚賜榮勅曰南京進鱗魚朕獻宗廟薦母后尚食方進股肱賢臣念同餐之特貴賜卿侑以醇酒思古者君臣宴樂有嘉魚之詠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上七

復製一詩見意食枸杞酒勅賜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食石榴復賜之而副之詩曰文詞淺近卿無各攻正五年進少傅仍兼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懷辭大學士俸允之有頃誥贈三代滿三載賜勅獎諭官宗崩英宗卽位命護遼山陵復總裁實錄進少師正統初天下休息榮有力焉太監王振欲誦退三楊曰朝事多賴三先生顧三先生年高無如後何士奇曰某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榮曰如其衰殘念退久矣政欲舉人自代耳振退榮謂士奇曰適公言誤太監厭我輩矣我輩卽自力寧能得其意異時某

入閣某人閣片紙從中下則我輩束手而已薦而得用固我輩人也遂疏舉陳循高穀苗衷三人君子以爲敏五年請告展省命馳傳歸中官護行趣還京北上卒武林驛上輟朝一日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勅中官護喪榮不令其子仕進亦不爲乞恩既卒特受子恭尚寶司丞榮少從師友慨然有志古名相嘗朝退意甚不樂子讓請曰大人得不以不肖有所累乎榮曰非也念吾職重無以報國三代以上之大臣無不急情荒寧爲懼所以憂戚不在汝輩曾孫旦嘉靖中爲吏部尚書

卷之

臣林記

一八

名山藏  
溫州大書上品策精雅以什劉碑自太常寺少卿出知  
馬廷撫兩廣都御史移在湖廣巡撫知御史秦金起  
兵歸劾詞義慷慨既而移在湖廣巡撫知御史秦金起  
乃罷嘉靖初爲吏部尚書上命桂芳榮德爲翰林學  
士旦以考德傳奉傳官率九卿力諍得旨致仕旦歷  
華三朝敬應中外清介絕俗  
學許才望歷服天下之心  
郎曰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靜而正之成祖  
愛趙王與榮語榮以王相貌對愛頗弛而太子益安  
翰林學士錢習禮者與練子寧有親奸黨禁嚴鄉人  
數持之習禮殊不自安榮乘間言上上欣然曰令子  
寧在朕固用焉遂下令禁止夏原吉吳中下獄呂震  
順上意言二臣柔奸榮獨爲解宣宗中都御史劉觀



生賊下獄觀子輻亦不法宣宗欲重觀死刑榮爲請上發爲邊吏榮曰發邊吏等死耳天下無謂陛下辱大臣耶上曰卿欲父子俱貨耶榮曰請發子邊戍令觀隨居上曰善

金幼孜名吉以字行新淦人父守正學問該博洪武初辟爲郡學訓導幼孜從聶鉉受春秋得其微旨建文元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太宗卽位簡求文學改翰林簡討亡何復精簡七臣處之內閣幼孜與數月陞侍講仁宗爲太子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史太子前其時解紹講書楊士奇講易胡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講詩幼孜講春秋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車駕巡京征虜皆幼孜與胡廣楊榮扈從累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官車晏駕于榆木初孜與榮典斷喪禮仁宗卽位進戶部右侍郎前官如故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元年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賜誥授資善大夫追封三代宣德初爲冊使封王妃於寧夏所過詢民兵休戚還奏上嘉納之復扈從巡邊至宣府尋卒幼孜爲人簡易沉嘿樂善汎愛文章豐暢求請遍四方春遇

離隆自處抑謙臨終有請爲求恩澤者幼孜曰此君

字所耻言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靖賜祭塋幼孜扈從北征有二錄今錄其前篇永樂八年二月丁未上征虜駕出德勝門幼孜與胡公光大出安定是日也風清氣和甲馬騰輝鑼鼓震旬晚次清河戌中曉發雪融泥滑晚次沙河楊公子榮始至巳酉早寒午次龍虎臺庚戌度居庸關關僅容駕如是者數處次永安甸大風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西南諸山巖壑積雪如玉闕銀臺東北諸山雲掩峯半峯頂露出上立帳殿前日雪後看山此景最奇雖有善畫莫髣髴也辛亥風寒甚行且獵幼孜觀逐兔不覺上馬過前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時諸山雪霽聳漢列霄瓊瑤奪目上咲呼曰到此看山又一奇也是日次懷來壬子次鎮安驛早發行數里道邊有上垣如故城元時官酒務也元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鷄鳴山唐太宗征高麗登此山而鷄鳴上指示曰元順帝北遁此山忽崩有聲如雷明日過之當見崩處甲寅登山甚峭上有斥楸下有故永寧寺基歐陽玄譏碑猶在渾河流其下有石柱數十比列河側半出地上行里餘路窄僅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險如鷄鳴山石曉曉下壓臨河陡絕積雪附岸拆裂可畏車行馬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毛髮栗然既過漸平上勒馬登高岡指示諸山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賜酒肴午次泥河乙卯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已未發宣府晚至宣平謂幼孜等曰今滅此殘虜惟守關平壤和寧夏并肅大寧遼東則邊境永謐矣辛酉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及馬腹河水迅近岸水未解或寸薄人馬度其上更行數里入山峽中又數里上登山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微雪壬戌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上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上指諸山曰此亦西山晴雪也入德勝口山石犖磽如堆粟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曰險哉蓋如此得度耶入關兩峽石壁削折拒而過繇山峽中行冰滑馬蹄時踣問度澗雪未消從木槽上行大風寒甚下馬便旋凍滑靴底上馬攀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皆紫黑下嶺度關車墮從土堤下地滑馬多蹶者營興和城北上召光大曰足寒時莫即附火頻行自煖顧問幼孜何在凍無傷其足癸亥駐驛興和祭所過名山大川上駐馬營前曰汝等觀地勢遠似高阜至乃平也此即陰山春故塞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若因山爲壑因壑爲池誰能越者甲子上閱武興和營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上曰且雪亟回至營門雪下已大風復晴乙丑風寒閱武興和丙寅獵者至得黃羊名觀之遂立語帳殿前二鼓乃退三月一日丁卯夕名語帳殿復至二鼓既曰夜深且休自是每夜或漏下或二鼓始出戊辰賜食黃羊癸酉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汝城西比有海子駕鵝鴻鴈翔集充羽次鳴鑾戌上指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知塞外風景讀書但紙上見耳又曰適所過汝城卽元中都最宜牧馬語久始退頃復謂曰觀此四望空濶又異他日汝等若倦少睡起望以暢胸懷甲戌上夜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孜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至二鼓出乙亥上大閱于鳴鑾陳六軍東西數十里上曰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慣者以爲固然先是東風鼓作徐轉南上悅大飲夜召語幼孜三人二鼓乃出丙子發鳴鑾上登山麓漸行徑谷谷平曠鹿角蛻地槎牙如樹枝谷漸盡東北有山殊高上曰此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霧閣層疊如波上

曰此小伯顏山望之若高至友里矣沙地多穴馬行時陷上曰鼯鼠穴也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掘井沙色有純黃者如金其白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令中使取觀復示幼孜三人適中官射一野馬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上曰此野驛非野馬野馬如馬汝輩比來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如積雪乃是鹹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上登焉山頂多石其下荒草無際數十里外望見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兩途如道上曰此黃羊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沙陀漸見有榆林鳥鶯丙戌次壓虜川水鹹炊飯黃作氣息日暮上召幼孜三人指示山川曰此古交河今爲哈刺火州水齧沙出碑曰唐交河郡故知是也戊子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千里地生沙蔥皮赤氣辛臭有沙蘆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其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葍氣庚寅夜甚寒名草勒硯永辛卯次小耳泉有海子水殊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地志有鴛鴦澤豈是哉夜名語三鼓乃出壬辰發小甘泉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里地忽出泉溢數畝足人馬四月二日戊戌進神應  
泉銘辛丑車駕發汝陀漸火時大風寒吹帽斜側切  
孜孜以手按帽上顧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  
水少繇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手實曉發霜氣甚寒  
皆衣皮裘戴狐帽上曰幽風云一之日威發二之日  
栗烈今已秀蔓而尚栗烈未經此者與之言自不信  
光大對曰臣不涉此所謂井蛙夏蟲難語海水上笑  
曰南土也午次玉雪岡光大狐裘暖帽上笑曰今爲  
冷學士矣癸卯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遠  
見一山甚長其一峯獨高秀上曰此賽罕山華言好  
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山

石可拾如琥珀玳瑁瑤碧玉也午至楊林戌晚有  
泉出營西南遂命曰神既壬子次檜胡山營東北山  
頂有巨白石上命光大往大書檜胡山靈濟泉刻銘  
焉癸丑次香泉戌甲寅發香泉行沙陀中多山桃花  
滿地榆林藁生有鳥巢舉手可探皆鷹隼巢也午後  
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人言國初征和林時所築  
以屯糧者過川入山泉流之泥臭馬亦避之西南山  
峯甚秀上製銘刻石忽風雨作上面營前高峰而坐  
上曰此山常有靈異今適登此雲陰四合善風冷然  
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泉乙卯上登峰幼  
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山

下晚至長清塞泉甚清賜名玉華泉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望北斗南矣久語乃退丙寅至順安鎮上指營外諸山曰可以繪遂令繪曉雨五月一日丁卯微雨曉發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指示曰此名白雲山又數里白雲中有清氣接地望之如青雲山上曰高哉山也既笑曰此雲氣若真山天下山有過之者邪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上攬轡登頂四望如下再行數里臨臚胸立馬久之賜名飲馬河河東北迅兩岸山甚秀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多血青草長尺餘云馬食多疾者駐營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上名曰平漠鎮戊辰駐蹕賜食已已曉發沿臚胸而東午至祥雲嶽上召語退庚午次蒼山峽哨騎獲虜諜五四馬一箭辛未次雲臺戍地多野韭蔥有金雀花其花似決明其莖似枸杞有黃花菜花大如荷蒿葉大如指長數尺皆米食之壬申次錦屏山癸酉次玉華峰甲戌發玉華胡騎都指揮欽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營焉乙亥以輕騎逐虜人齋二十日糧令清遠侯帥領餘軍築殺胡城於河上上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幼夜留營中丙子雨駕將發幼夜請從上曰止爾不能

戰前途多艱一時顧盼不及是日清遠侯送都指揮葉鬼所獲虜人口孛畜於上望日辛巳得上逐虜動靜乙酉聞捷音丁亥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至而營幼夜見上語良久命書平胡詔戊子班師上以騎兵東逐餘虜遂起營遽甚幼夜等人騎而手牽一騎載晚至威遠戍雨無帳房採柳枝作鍋鏞以氍毹爲覆氍毹爲藉已丑雨午後上發威遠晚至廣安鎮庚寅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雨暮止採葦敷地薦以馬氍毹席夜驚辛卯次臨清鎮壬辰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載水早炊癸巳曉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午至河水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及腰暮至雙清源夜禁火甲午曉發午至河水益深縛柳筏以渡莫渡者東行十餘里得女直人裴牙失帖木兒爲東寧衛指揮乃渡過渡得木馬鏃虜書幼夜歎曰一時武將力足以渡莫渡者渡我輩乃出女直人牙失帖木兒者善騎射上選其騎三百以從晚次平山甸上立帳殿前問渡光大備言故上曰朕命筏矣何不渡進木鏃上使譯之曰札達華言沮風雨也乙未次盤流戌六月丙申朔次凝翠岡丁丑經潤澤海子上令狂觀白浪隱隱如山無津涯其遠有山限之如長陔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王元

然天下莫平於水獨此近若極下遠乃山高上曰難臆胸凡七河注此中周圍可千餘里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戊戌次雄武鎮上召勿孜勉仁光大留看馬是日次清胡原庚子次澄清河辛丑發澄清數里渡河穿柳林中柳蒙密下淖如是五六十里乃下營雨甚復起營夜次青楊戌子寅曉發四渡河河水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箇山也山甚峻遠望乃如坡故曰半箇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上曰最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樹林翁莞水邊榆柳繁茂草深數尺癸巳數渡河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辛

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肅前進上已駐兵靜虜鎮傳令收軍遂亟回蓋往返百餘里夜至營從人無在者下馬倦甚復饑渴移時一隸復持瓶水盂飯至方尚書曰此直二百貫夜三鼓方卧風露凄其插箭地上襖衫覆之傍風襲人睡不可下乙巳發靜虜諸將皆東行人渴甚曳衣草頭漬露粗飲之次駐蹕峰丙午上先將精騎窮追潰虜令扈從諸臣皆隨都督金玉冀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入山谷中漸見虜所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輜重彌望丁未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彌山谷暮次回曲津戊申次廣漠城歸大營上逐虜山谷間復大敗之還勿孜三人見帳殿上語破賊狀已酉發廣漠城行數里渡河泥深陷馬腹餘虜尚出沒上按兵河曲俾後數人載輜重誘之虜競奔前銳響伏發皆蒼黃度河我騎乘之生禽數十人餘盡死虜絕晚次蔚藍山庚戌次寧武鎮辛亥次紫雲谷壬子次玉潤山癸丑次紫微岡甲寅次青陽嶺乙卯次清華原丙辰次淳化鎮丁巳渡河水及馬鞍既入澤中草深泥交可六七里復渡兩河泥及馬腹他馬多陷沒晚次秀水溪戊午發秀水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側路縈曲日七八渡登頓甚勿孜三人

慶一高岡下馬雙息盼望出峽脊不可到晚次峽中  
已未次錦雲峰庚申次永寧戌辛酉次長樂鎮壬戌  
發長樂草間多蚊嘯嘒拂面大者如蜻蛚晚次通川  
甸卽應昌東二海子間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  
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識之望久下山癸亥次金沙苑  
甲子發金沙是程多水途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  
白上曰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  
深軍士伐水爲橋晚次玻璃谷乙丑次威信戌七月  
一日丙寅次武平鎮北京官進表至丁卯次開平管  
幹耳采華言官殿也蓋元時舊址荒臺斷礎零落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草間戊辰駐蹕開平已巳次環州名賜瓜果庚午次  
李陵驛連渡數河河水深漫馬上靴登岸脫靴而傾  
水晚次寧安驛壬申經元西涼故亭晚次盤谷鎮癸  
酉入峽中兩山相夾上曰險若是卽虜騎千群豈能  
至縱至斷其歸路矣晚次獨石甲戌次龍門兩山對  
峙石岬千仞水流其中道出馬上曰斷此就渡者尤  
大曰岬祇可以碑上曰朕意如此乙亥次燕然關丙  
子次長安嶺方出險丁丑次鎮安驛戊寅次懷來已  
卯次永安甸名賜瓜果庚辰度居庸關上令幼孜三  
人識關內橋數自八達嶺出關凡二十三橋晚次龍

虎臺辛巳次清河壬午駕入京  
郎曰臣讀北征錄見成祖君臣之契又知封巖之日  
奉太祖命深入逐虜盡悉其山川險要矣天生神武  
焚城率庭豈偶然哉是以備載之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宋胡銓之後父子祺高帝時以  
文學舉爲御史請都關中仕終廷平知府所至以寬  
大長者聞廣幼孤受其從祖子貞之教長從黃伯器  
進於學問建文初以進士廷對策問堯舜之世親則  
象傲臣則共鯀之凶意在燕府而廣對有親藩陸梁  
語建文君善之擢及第第一建文君曰胡可廣邪賜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名靖授官脩撰成祖卽位以舊名見陞侍講亡何與  
解縉等七人選入文淵閣累官大學士仍兼左春坊  
大學士上比征虜與楊榮金幼孜從師中文字多廣  
紀述廣敦厚周慎在上前未嘗及人過失人所應對  
出不語人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不妄交與自不  
干人人亦無敢干者以故竟身恩寵無有辱驚時入  
爲之語曰漢朝胡廣號中府今日中庸又胡公年四  
十九卒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文穆國朝文臣有  
諡自姚廣孝及廣始仁宗嗣位遣官賜祭其文曰卿  
德行文學士林推重事我皇考論思有密十有七載

而兼輔朕東宮蓋踰一紀清慎恭勤小心宜諒雖榮之典已備朕之懷賢未嘗已也特加贈卿為榮祿大夫少師靈爽如存庶其飲服而厚賜其家

郎曰楊榮金幼孜胡廣在成祖左右故具有終始無畏無憂榮以敏幼孜以慤而廣以從世言成祖師臨江學士董倫遣人收城外所畜羊鷲諸物而廣方如廁行視其家人收假不能死君則亦已矣寧收獫狁耶抑何與對策初意戾也論思被遇之臣不敢不載云爾

### 解縉

名山藏

卷之四

林記

圭

解縉字大紳一字縉紳吉水人其先鴈門人唐同州刺史琬之後宋有名元者封太原王他多顯仕元有名觀者著宋書千卷元人召之脩史請崇宋黜金祖子元為安福州判官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闔有名於時古人稱為二解解縉字開先治五岳皆為縉所開縉字縉紳吉水人其先鴈門人唐同州刺史琬之後宋有名元者封太原王他多顯仕元有名觀者著宋書千卷元人召之脩史請崇宋黜金祖子元為安福州判官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闔有名於時古人稱為二解縉幼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與兄綸若妹堦黃金華同時登第太祖以為盛門每對群臣榮而誦之使諸王貴人往視授縉中書舍人金華庶吉士而綸為監察

名山藏

卷之四

臣林記

圭

御史是為洪武二十一年縉得讀中秘藏書所學蓋富上時考問甚見愛重或使草書為之持硯縉姿穎淳秀望之玉立少年知遇名動天下一日上諭縉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上在大庖西紹入奏曰伏奉聖旨今臣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后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勸戒推讓光昭亡窮昔人有潛觀微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示起居郎遂良雖未必然借今有之臣王同休亦足垂世臣願陛下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臣亦與臯夔比肩感恩服義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取天下於羣盜抹生民于塗炭此放勳也良平信布無所賴藉出師命將皆受成畫徐定燕都市不易肆絕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亡聲色遊政之娛此湯武也惟願陛下篤若臨若對之嚴慎不視不聞之獨雖處深宮如奉郊祀喜怒哀樂一聽天理上下四旁均視同仁令出惟行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寧失之不經夫今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

死則不濟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不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又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惡者未必蒙禍良繇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窮蔓誅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弟榮恩賚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未加焉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聖性所無也陛下好觀道德心經及說苑

名山藏

卷之

五

五

韻府雜書臣竊謂甚非所宜劉向說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蠅集兔園寒士之詞而已臣願陛下聚一二儒英上游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閭濂洛之葩根勒成一書令臣執筆而隨其後又今六經殘闕禮記出於漢儒藝文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爲樂書以惠萬祀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肆官伎非人道所爲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勿興土木飾

墾荒田毋貪荒裔驅僞道之壯者復於人倫火經咒之妄者絕其欺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帷簿不脩方今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辱治厝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利建除之謬方尚然神事甚無謂孤虛避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洞囑之矣然猶不免欲借以愚黔首臣謂天下已定矣人心已服矣一切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

名山藏

卷之

四

五

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愚衆以神僞爲應哉且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畏民未也孽孽於治民治強暴而治心未也夫案盛之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詰之勤鉤距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末也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無乎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以問因多寡爲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



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皐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表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總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管校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捐妻子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

名山藏

卷之

周林記

三

解

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州縣孝廉人材寘蹈瞽瞍而或布朝省椎埋鬻悍之夫剔履負販之傭朝捐刀錫暮擁冠紳左棄篋筐右綰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士羞爲等列聞其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殺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

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既無其地仁義法制又無其漸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大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行且作新於變漸次時雍陛下不可謂迂而不切也至於丁農貧戶多有死徙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補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里胥度田高下不均瘠肉膏腴起科無別臣以爲莫若行授田均田之制兼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

名山藏

卷之

周林記

三

解

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以延天下之俊父今內外百司捶楚曹屬甚於奴隸一爲下官肌膚不保宜使同寅協恭相守相序以重廉耻之節若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琴戮本於僞書今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其相爲不義則又何取夫義婦節哉此化原所繇也臣心欲言固不止此承奉付量急於陳獻惟陛下少垂鑒納書奏留中已復陳太平十策上手持人顧其言頗迂上數稱縉奇才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潛奏縉索皂

錄部堂言語嬉嫚上不問改給御史監察江西本貫李善長自殺縉爲郎中王國用草奏追訟之爲都御史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怙勢橫恣諸道御史無敢爲章縉立就奏之上慮縉年少爲衆所傾時詔近臣有父在者得入覲會開來年八十餘矣令之携歸涵養十年方來入見縉爲文得法於黃潛歐陽玄學書得法於危素周伯琦及其登朝以文求正蘇伯衡而詹希原嘗及元嘯于山之門同爲中書相與盡講古法縉爲文半酣落筆未嘗屬草不自收拾其字書倣讓相綴神氣自倍有農家陸穎者善縛筆縉欲作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解

書必得穎筆爲人潤略洞朗任意氣篤念名賢世家之後引拔賢士恒盡其力雖野夫稚子亦樂親之常曰寧作瑕玉勿爲瑜石歸家八年上崩奔喪京師有劾縉毋喪未葬父年九十棄之入臨上達詔旨謫河州衛吏時董倫爲建文君所里縉遺倫書曰遠違誨言薦將十稔天涯潤異感念奚云縉率易狂愚動遭謗受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淠之虞耶哈木來歸之時欽承顧問謂宜待之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貳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

國公事爲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以屈膝之故致排譴累述深文皆與律令不合伏蒙聖恩數對便殿申之慰諭重以鑒賜許以十年著述冠帶米廷元史外誤承命改脩及踰成宋書刪定經禮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片次清將八載賓天之計忽聞痛切之誠欲絕是以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瞻山陵隕淚九土何圖畢悵蒙恩遠行揚粵之人不耐寒苦復多疾病俯仰趑趄伍於吏卒低回服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解

爲羞於先生長者是以數鳴知感冀還京師得望天顏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卽更生之日也臨書不勝感切董倫因薦縉召爲翰林待詔太宗入首索之既得賜名薦握侍讀頃之命與黃淮等六人並直文淵閣縉居首應命撰作敏捷無滯上甚親之性爲侍讀學士命仍其縉名成祖欲立太子未有所決密召丘福等議皆請立漢庶人問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尊奪宗自古致亂又曰奸箇聖孫上意遂定他日奉詔題猛虎顧子圖縉爲詩諷諫焉

有歡學誰能爾其怒惟仁宗立爲太子進縉翰林學

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他日名縉與侍讀黃淮等於有順門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朝夕不懈今宜慎終如始皆叩頭謝賜五品服又曰皇后欲見七命婦卽日赴見柔儀殿訓勞備至亦賜五品冠服及欽幣表裡亡何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各一襲亦賜縉等曰代言之司機密所係卿等勤勞助益不在諸尚書下居頃之命纂錄文華寶鑑及文獻大成永樂大典既成褒賚甚厚成祖嘗手書褒義等十人命各疏其短長十人皆上信臣縉疏列各中其人品居久之用兵交趾力言交趾古屬瘴國不足郡縣置上不悅用之以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叅議既行丘福等泄縉禁中語於漢庶人庶人大恨禮部尚書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命督餼化州時翰林簡討王偁謫交趾總兵官張輔幕下縉與偁故以文章相結言偁於輔携之化州因共往廣東觀其山川言可鑿賴江通南北道八年具草入奏會車駕北征見東宮而返漢庶人密疏縉腹上遠出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意亦欲陷太子上怒縉避事勞民併偁皆逮下獄既至獄吏拷治不勝楚令逼引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賜右春坊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貫贊善兼

翰林編修王汝玉編修朱紘簡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亦引及至剛皆下獄後三年漢庶人使人從獄中苦縉以雪瘞縉竟死雪中籍縉家妻子徙遼東偁與得賜賈汝玉紘引高皆相繼死縉所逼引多太子官僚也太子卽位爲仁宗出縉所疏十人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而實不狂赦妻子還正統元年盡還所沒產縉一子名頤亮初解縉與胡廣侍宴成祖曰兩二人生同里學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女可妻之廣對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矣旣果女也遂訂頤亮之盟及縉家徙遼東廣欲改適女女提刀截耳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背王違父何用生爲及赦還卒歸頤亮綸後擢祠部主事太祖笑其篤實一日召縉至內殿語曰禮曹有獄恐累而兄今出之爲應天教授勿謂官小京學也居三年以剛直忤權貴竟從開歸終養不起給于頤期以善書選天下第一仁宗召爲中書舍人縉從弟繪亦舉進士  
郎曰解縉年少通達不減賈誼至其直言如魏徵失縉與蹇夏三楊並有翼儲功有口不密幾之不作以及於禍蹇夏三楊終用謹重豪寵縉身後之典亦稍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楊士奇

楊溥

蹇義

黃淮

夏原吉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泰和人世宦族曾祖景行元翰林待制景行家居廣德里中有官位牌下而黃產何也景行曰天道公平貴者士奇生而孤從其母改適羅性性為德安同知伏臘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奇士奇惟之問母得故因博士微主書其三世先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密祀空廡中旦入焚香作禮時時泣下性規知大奇之性坐累謫戍羅性字子理泰和人少孤力學吏易建人楊卓卿尚契合基易時謫戍洪武中神黃與岳州馬知府同知為易以竟忽為本而永樂探區事遂覺性達治之仁懼以他事託告於按察使仁審官未知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贊守歲三人可往忠賢卒白狀滿諾京師生僅用泉木求軍衣陳寧所勸滿成西安行軍楊述怡然就役使至達官貴人咸加敬禮諸生從學甚眾是時四方名師輻輳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鄭英獨曰吾輩所讀書徒成虛先牛之士奇竟與母歸家益貧力學自奮遇有古書雖殘編脫帙無不携取十五投徒里中踰年從遊甚眾弱冠游章貢章守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鏡一見相好子鏡為人廉介而稍辯刻士奇常有規正頃之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可容江夏間建文初以博學徵入翰林編修纂高帝實錄吏部被旨考第第一奏除吳府審理副編纂如舊成祖即位士奇迎附其秋始建文淵閣命學士七人專典機務士奇與焉尋擢國史編修進侍講二年以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為皇子官屬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如故事駕北巡特命與蹇義輔導皇太子監國為太子兩下獄竟見有歷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即位為仁宗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踰月加火保尋陞火傳進兼兵部尚書英宗初以總裁宣廟實錄陞火師階光祿大夫勲柱國年八十以正統九年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貞士奇為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薦進人才博詢廣訪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衆論紛紜徐出一言莫不快愜英宗初張太后同上聽政士奇與楊榮楊溥並見委任休養生民嚴覈百司公卿藩臬號稱得人論者謂其才量俱優王魏之儔也王振竊權楊榮已歿士奇與溥默默無所明君子以為難退晚節子稷居鄉豪橫多不法事士奇不省正

統七年具縣民入奏所連引幾千人士奇自陳無狀  
上執稷下錦衣獄坐逮者三百餘輩都察院六科十  
三道連章劾士奇上曰士奇日夕左右焉知稷居鄉  
所爲命守官如故士奇憂恨卧第久之居二年賜書  
曰卿事我祖宗嘉謀嘉猷實惟簡在暨朕嗣統沃贊  
尤多比者疾違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不忘夙夜書  
曰天壽平格知卿未艾也惟卿子不服家訓于于國  
紀朕用祖宗法拘繫之卿尚勉圖康復副朕注望其  
年士奇卒稷亦死獄中召其次子橈爲尚寶司丞從  
議放仕終節尚學能諫威士奇文法歐陽修韞麗夷

粹雖不逮之質而理婉而顯備有先正典刑當時號館閣體至校讐古書辨正舛誤稱博洽焉所記有三朝論對其序曰太宗初翰林臣無過數十人詔吏部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臣首膺擢選內閣初建專簡七人典掌機務既立儲宮簡兼輔導車駕北巡簡輔監國而臣皆與仁宣繼體所以寵任終始如故臣祇事三聖三十有三年攀髯莫及負乘時愧今七十有八猶濫朝班誠孝昭皇后賓天祇送山陵供役彌旬每旦展敬三陵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昔歐陽文忠著奏事錄司馬文王著手錄其記當時君

臣問對之辭奏曲詳盡所以昭一代明良契合之盛  
大臣君子往古皆然因記憶榻前所得玉音之詳輯  
而載之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惟懼不詳虛  
損吾君盛美蓋首永樂次洪熙次宣德凡三卷今錄  
如左襍出者不載

士奇進東宮講義上覽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堯舜禹湯文武莫不繇此以治臣對誠然上曰孟子稱堯舜非遺不陳爾等尚引皇太子古誼廣東布政使徐奇至京師將有所遺於廷臣或得其疏記擬聞上朝退點首召士奇至前

出示之曰曷遺爾對曰徐奇往爲都給事中雅游諸臣卽臣亦交奇奇之官衆作詩文送之臣適病未能今有所遺蓋酬昔覲臣之見遺臣以病也上曰爾時不病亦作送否對曰不敢異衆上曰然則曷遺諸大臣對曰諸大臣受外臣餽臣素不聞殆奇意爲之今受否尚未可知抑其所列不過橫外土物而已無貨賄上取疏記焚之因曰爲臣當戒私交爲士當務清謹臣頻首謝徐奇滿減人建文中賜戶科給事中封新雅志愛人奏言公亮員役當年爲廣東海防總憲乞於所轄速遣所悉與應付有司奉給無以驚動憲卿家屬年死者給典刑皆從之還禮部尚書鄭賜番老

宛不治付郎趙狷問之病悻周章上心輕賜賜卒上  
問翰林臣曰賜不病自盡耶士奇對曰病矣惶懼不  
敢就醫藥昨在右順門外立而仕臣命其屬掖出之  
語未竟上曰賜故君子才不贍耳其撰文遣祭使工  
部與之棺皆退獨召士奇曰微汝吾幾疑賜鄭賜闕  
字人舉  
洪武進士授監察御史時天下初定法令嚴肅鄭賜  
字人舉  
時坐罪謫谿上多恩解撫之賜就龍江編次行伍  
吏置罪謫谿上多恩解撫之賜就龍江編次行伍  
廣布政司奏缺官屬秩滿選與周蘭科吳文並為湖  
議二人同德缺官屬秩滿選與周蘭科吳文並為湖  
江被服除改比平布政司左參議簡直文並為湖  
謹故舊愛而謀國者銳之滿置按東屯未幾召為工  
部尚書既乞養濟南南河按胡瑄師成祖配相皆李景  
隆言賜既乞養濟南南河按胡瑄師成祖配相皆李景

賜曰亦宜臣職事上笑拜之改爲刑部尚書轉運部  
賜過日隆後發帑取不任官治爲刑部尚書轉運部  
贈太子太師賜諡文安賜小心恭慎寬平廉直學士  
所給者於上前稱其良爲君子焉楊士奇有述陳惠  
遇郭城滿垣吳卿並知名上巡北京命士奇草詔  
既奏稱善曰與諸尚書觀之士奇詔書有飲食供億  
一切自備不以煩民兵部尚書劉儁請更曰有士  
奇欣然以僞語白上上顧曰從汝從汝明諭胡廣曰  
士奇能服善也上北征還問皇太子於士奇對曰孝  
敬上曰何如對曰宗廟之祭簋豆登莫不親閱它  
日祭忠頭風醫請汗皇太子曰汗卽不可風卽不敢  
以祭或請攝皇太子曰豈上命我我使攝祭畢一

不藥自瘥皇太子有所進御行在所一開目絨織  
遣之陛下北征眠食不下有勅使至乃開心上問輔  
臣中爾獨正直寧不忤否對曰以臣之慙恒見容納  
抑皇太子天質甚高有過未嘗不知知未嘗不悔改  
他日能晷不負陛下托者在以愛人存心上甚喜賜  
酒饌上從容問士奇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  
德上曰吾察東宮官獨汝與胡廣賢又曰聞汝與黃  
淮遇事肯言然東宮時或不從對曰皇太子推誠待  
下臣等言當宜無不納言未當亦自當斟酌上曰善  
上召問隆平侯高煦及乎隆平侯語上未信車駕還

南問太孫太孫爲解他日獨問臣汝與蹇義宜知之  
昨問義義固辭朕之不知慮有離間今知矣政復何  
恐對曰臣與蹇義同輔皇太子也寧知漢殿下抑漢  
殿下始封雲南改封青州兩不肯行今知陛下且北  
都乞守南京何意哉惟陛下熟察上默然起還官亡  
何處之樂安

右永樂

仁廟在東宮時學士王達講乾九四稱儲貳說退皇太子曰稱儲貳易旨否士奇對曰宋儒胡瑗有之皇太子曰爲我也它人舉此耶對曰善哉問也程子言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皇太子悅皇太子閱真德秀文章正宗而善之士奇對曰德秀所著尚有大學衍義一書望殿下取觀既觀大喜分賜諸子曰治鑒也皇太子愛歐陽脩文輒有生不同時之嘆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校讐曰廬陵之君子也士奇卿後進尤當以自勵贊善王汝玉數爲皇太子稱說詩法他日皇太子顧士奇曰古人主誰善詩者對曰詩言志也則有喜起南薰大風之歌雪耻除兇之作秋風之辭下至隋煬陳後亦皆有之然漢高帝唐太宗霸業耳漢武氣志已衰隋煬陳後萬世戒也殿下可觀兩漢詔令非直文詞高簡亦神治道詩不足爲皇太子曰詩無過太祖何不足爲對曰太祖聖學之大在尚書註諸書帝王自有所重曰世儒何如對曰世儒爲之然品有高下終重於道德皇太子下筮不用世俗占法惟取撰著命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奏甚悅名曰周易直旨士奇曰文王周公彖象十翼之辭脩齊治平具焉臣請更爲殿下編輯既奏復大悅名曰周易大義賜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旨金幼孜作春秋直旨至是皇太子命齋閣書裝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記

八

寢室各置三書皇太子聞士奇之居陋欲更諸爽塏者士奇辭既賜宅東華門外樓居十楹皆新繕治拜賜出問隣比故誰居曰衛卒五家曰今何向指其旁五家曰併於此矣士奇歎曰豈當以一人故令十家無居復入辭不聽對曰臣爲宮臣所願殿下得四海心豈當以臣先失十家之心且臣而受宅必有繼臣倖求者是臣作俑也乃聽皇太子卽位以歲正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請習儀用樂士奇曰大行皇帝未基樂當設不作震議不合士奇入言不報與黃淮再請漏下十刻尚朱報既乃得旨元年朝正罷特召士奇淮曰汝昨忠心吾遂免悔自今毋以不從爲慮各賜欽千緡文幣一表裡是月命兼兵部尚書三俸俱支士奇謝且辭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汝獨二人謂朕何士奇叩首請辭尚書俸上曰汝勤勞二十年一志不懈以祿相酬何困也對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猶慮過之上曰可受折俸欽對曰欽與米異名耳時憲義在傍曰請聽其辭學士一俸士奇曰辭則從厚敢虛取名上曰朕成汝志願謂士奇廉居頃之上欲賜腴田二頃辭上曰汝表裡一誠資朕良多朕所以不忘旣辭祿又辭



田何固甚也對曰臣一介寒士逾涯越渙尚幸不使滿溢庶不早填溝壑上曰勿憂溝壑吾當送卿入地乃許辭明日論塞義曰士奇真能廉有言天下太平者上意謂然召塞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示之塞三人亦意謂然士奇進曰今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之人尚猶艱食臣觀陛下之恩已被之天下矣必欲人人得所更須休之數歲上笑曰吾不謂是也朕與諸卿相與一誠匡輔望切去年各賜繩愆糾繆圖書惟爾封進五章塞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盡得生民盡安耶皆頓首謝上贈徐善述鄒濟王汝玉官而賜名山藏

卷之九

九

之謚命禮部建墓祠歲四祭士奇進曰朝廷惟宗廟四祭社稷孔子春秋而已濟等雖事陛下東宮抑先儒有言周公之功臣子宜爲上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念舊勞而不覺也命兩祭

右洪熙

宣德二年上將敕交趾命舉使臣塞義薦伏伯安士奇私謂夏原吉曰伯安小人也公入力言既入上顧問伯安何如夏對不可問塞對曰辯有口臣士奇曰伯安行穢學寡遂不用數日士奇獨對上曰朕乃知伏伯安貪淫人也塞何故薦之對曰重其口然臣

以爲言不忠信嚮輒不可行也上曰衆何不言塞邪對曰塞無私馬上曰塞無尤邪對曰塞雅和厚况在國事而敢偏執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繼今勿憚違衆伏伯安歸德人洪武中進士起家永寧知縣永樂中擢工部右侍郎生事降管轄主事十六年有劾其才者僉工部右侍郎上八年以不肖罷歸塞都城者五年降爲刑部知州上微行至臣家臣大驚走出迎上已立月庭中臣俯伏言陛下奈何自輕辱塵中上曰思與卿語遂屏左右語畢顧曰此居且敝當爲新之臣叩頭辭曰惟願陛下萬萬從此慎微行而已明日入朝不謝上密遣問曰至卿家不謝何也對曰陛下夜行臣心尚悸敢廷謝數日又遣名山藏

卷之十

十

問曰天下平靜一微行耳何慮之深也對曰陛下卽子惠元元豈無不獲一夫萬一有冤人怨卒窺伺玉趾之清塵胡以備之臣誠萬死爲陛下過計旬餘有二盜被捕急送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持弓矢伏莽錦衣獲之二盜誅上立賜士奇白金文綺旦入謝上曰愛朕無過汝

右宣德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鄉試時爲胡儼所知薦第一舉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永樂初侍太子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修太子觀漢史嘆張釋之之賢溥

對釋之誠賢然非漢主亦不得行其志因采編漢文帝事類上太子太子大悅太宗北征還太子官僚坐慢迎溥與黃淮金問相繼徵下獄一時同獄者復有芮善王愷及工部侍郎陳壽幽滯十年家人供食不繼數至糧絕溥勵學不懈同獄者曰困若此上命旦夕巨測何空自苦為溥曰吾奉朝聞矣金問吳縣人安易於金貞水永樂二年被薦為司經局正字十二年官修多得罪得與黃淮等獲釋同論時陳壽見樊綱正統中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二

復其官旋陞翰林院學士上建弘文閣擇翰林侍講王璉聘處士陳繼為博士命溥主之作弘文閣印授溥使封識奏事宣德元年進太常寺卿兼學士人內閣四年以母喪去位未幾奪情起服不與機務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命復入閣是時昭皇后臨朝一日御便殿昭皇后北坐上西面傍立后召溥與士奇榮及英國公輔禮部尚書濬面諭

曰卿等老成嗣君冲幼并力同心共安宗社復召溥前曰先帝每念卿忠履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后還顧上曰此五臣者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共計又一日太監王振議事東閣下諸公未言振先可否其間溥憤懣歸舍三日不出太后聞而鞭振押赴謝罪其敬重之如此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溥立朝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史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舍已從人略無吝躁與士奇榮同心輔政稱東西南三楊西楊玉質金相通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二

國體東楊揮斤游外遇事立斷而溥安貞履節醴調羹稱曰南楊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定溥為相急於薦賢觀人以其所忽瑞昌令劉仁宅者與高安令入覲二人皆溥邑子溥使僕省候僕還曰高安令楚楚稱官也瑞昌令豪席布被瓦盆煤突窮人耳溥即薦仁宅為御史天台范理為江陵令溥當閣時其子從石首來備述所過州縣殷勤獨理不為禮溥即薦為德安太守理被薦時始仕江陵八月耳其後累被溥薦至布政使或勸往謝理竟不謝溥宰理祭而哭之哀

錄次擬伏乞聖鑒生小生辭從親理爲若所屬生請  
不職長爲縣學生博學工文踰冠中鄉試第一會試  
第三捷決成進士高第宜宗第官第各賞進士至齊官報  
試用入何以得真才論理第第二賜白金五兩精學  
五十餘時重守之選并如江陵縣作榜文論民難  
今雖盡責無敢逃之縣官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  
在江陵凡八閱月耳民困阻不充則亦從十里之南  
而返理居官清慎忠勤凡政皆精處而果行之一以  
惠利爲上以量起運福施布政使丁內艱服闋起責  
州布政使其法貴州之民既比江陵尤甚仕至吏  
部侍郎所著有禮史備志天台要略  
許無集解德安府誌丹台稿稿于家

名山藏  
卷之  
其姓既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姓塞而籍猶故姓  
日聞母喪入奏因請改籍高帝曰豈塞叔後耶吾兼

爲爾名因御書義賜之予楮幣使傳以歸服闋仍前  
職滿考當調帝稱義篤實命終九載義數在左右機  
密文字悉付義建文即位以義爲高帝所知超遷吏  
部右侍郎成祖入都義出迎轉左尋陞吏部尚書成  
祖惡建文更改高帝制度一切反之義從容言損益  
隨時亦有改無害者間舉數事陳其顛末上從之有  
諸義心未忘建文君上不聽仁宗立爲太子命兼太  
子詹事開奉上前轉說太子前委曲得官祭車駕北  
巡命輔監國兼署禮部以父喪歸奪情起服十九年  
三殿灾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與給事中馬

俊巡應天諸郡念國家多事之後文法從寬考察群  
吏黜太甚而已而兵民利病繼悉具奏上北征還怒  
皇太子官屬慢迎悉逮治中途特有義仁宗即位與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等參預朝政進火保兼  
吏部尚書歷進火師賜五人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  
他日上追念在東宮時被構泣然涕下別製印賜義  
勅曰曩朕監國政務方殷籌中惟難卿以舊臣侍朕  
春官勞心焦思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  
統不懈益恭二十餘年險夷一節朕念不忘茲以已  
意創製塞忠貞印一枚賜卿藏家俾爾子孫知所致

名山藏  
卷之  
顯良爲不易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于艱保卿子孫  
於戲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維茂永終是圖欽哉  
賜順義縣田三頃命與張輔夏原吉監脩太宗實錄  
宣宗即位屬與楊士奇等議政如初繼命監脩仁宗  
實錄亡何以春秋高輟其部事論道如古三公繼賜  
銀章褒美厥文曰忠厚寬弘賜第文明門內八年義  
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宴禮部是歲生旦賜欽萬緡  
殿馬一匹年七十三以英宗初即位之年卒疾醫來  
漬甚使問所言對曰陛下初服義獨寡祐區區大馬  
望聖明敬守舊章而已勅賜喪葬祭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諱忠定官其子英尚寶司丞復其家義通熱  
典故練達政體雖在瑣委分處籌如顧中心沉厚在  
上前不敢決斷若遲頓其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  
至于議法終亦概諸理歷事六朝凡五十年無一日  
顧瞻之憂言上前出未嘗道世疑其無所建明而天  
下有陰受其利者矣有孫廷歷官僉事剛方清儉吏  
民懷畏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在宋名衮者仕御史簡法歷世  
皆有文學之官父性惡汙方國珍隱跡不見淮自幼  
負經世志中洪武中進士除中書舍人成祖即位名

名山藏 卷之 四 林記 主

對稱官命入翰林與解縉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時  
就寢則賜坐榻前已命居內閣專掌制勅而胡廣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胡儼其進乃在淮後尋陞編修繼  
陞侍讀上之立仁宗爲太子淮有力焉太子既立命  
爲左春坊左庶子居二年陞右春坊大學士皆兼侍  
讀如故久之復兼輔導皇太孫上巡北京命與蹇義  
金忠楊士奇輔居守十一年上再巡北京淮輔居守  
如故是時漢庶人潛謀奪嫡流言監國罪過上坐不  
悅諸太子官屬其明年以表迎出關不遠得罪坐繫  
在繫十年所著書皆引咎責躬之意仁宗嗣位出

之還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丁內艱  
乞守制不許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三俸兼  
支賜勅褒嘉封其二代仁宗崩皇太子在南淮與榮  
士奇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宗即位親征漢庶人留佐  
鄭襄二王監國如故淮直諫多才知無不言然時好  
詆短同列而或爲同列所詆他日待遲未至上問榮  
榮對淮病瘵所以遲因言察能榮人上不召久之時  
淮父年八十餘因告病侍父賜楮錢二萬父沒遣官

賜祭葬以一品禮既襄事入謝上寵留累月賜遊西  
苑使公侯伯師傅尚書學士十一人陪命其子從侍

名山藏 卷之 四 林記 主

登萬歲山乘肩輿下宴山趾翌日獻詩謝上大喜比  
辭宴餞太液池御製詩送之宣宗皇帝詩天香折  
池蓮葉之山直奎聖近侍九龍大肥天永樂聖人臨  
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  
共華彰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願心竭  
忠任勞勞朕在盛工歌鹿鳴燕清波紫雲紅雲  
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具  
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極清冷  
碧落楊柳芙蓉相映好是聖恩鴻漸弄清流紫雲紅雲  
捧霞島芳振在盛酒在堂工歌鹿鳴燕清波紫雲紅雲  
漢士所重心期處國身江湖馬鶴羣高白鶴君臣大  
謝公儒游跡未芝蘭本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  
給路費賜織金紗衣一襲曰明歲復來明年以聖節  
入覲因留爲會試考官又明年上崩英宗嗣位准入  
潮進香亦留月餘官其子采爲中書舍人淮家居二

十餘年年八十三卒諡文簡賜九祭賻葬如故事初  
永樂中虜阿魯台納款請得收部女直吐蕃諸夷朝  
廷鑄金書誓諸夷酋磨金而飲之上問淮淮曰此奸  
也胡虜各自爲心則分而易制若使爲一其力合矣  
上顧侍臣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皆在平  
地耳上賜西域大寶法王玉印出璞示淮璞巨淮曰  
朝廷賜諸番制勅用廣運勅命二璽今璞視二璽巨  
無見法王尊朝廷乎上甚嘉之其奏對如此  
夏原吉字雅喆其先浙人再徙德興祖希政爲元湖  
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校相

名山藏

卷之

七

七

陰教諭遂爲湘陰人原吉少孤力學被選邑庠生國  
初法嚴人不樂仕原吉母泣爲請免教諭史九韶曰  
若子沉深行公輔器寧知非母榮耶領鄉薦升國子  
生入禁廡書誥勅太祖喜其書端賜之襲衣他日使  
察諸生書獨原吉勤既滿當署戶部主事特命實授  
尚書郁新謂原吉能命諸郎有事往質有劉郎中者  
獨不質原吉被新屢譏議歲正新使書算生計錢穀  
摘糾其怠事者上赦不治新再三請上怒曰是誰教  
汝要勤耶新免冠謝曰率諸郎大謝劉郎中出曰  
陰下明見郁尚書果人教之上問新誰也對曰堂後

書算生臣死罪過聽上意解第下諸書算生欲  
郎中復奏曰向教郁尚書者非書算生王事夏  
也上曰聞原吉部事多集甚有匡於尚書汝胡陷之  
郎中及書算生皆棄市郁新字叔本吳人從其祖父  
上異其貌命爲度支主事郎中郁賜子未幾陞北平  
郎中久之地按戶部布帛上顧問天下下口漕運  
地運險易計數日時應機警茶人謂劉要以下不  
也乃海事各度未嘗以精敏自多及考滿上溫美  
振爲尚書新事務寬大綜理密而家儉資財條陳  
急政罷生事文游母喪歸養須客至者數鄉新寧  
戶部十有三年永樂三年卒于官上遣官致祭命工  
書具禮祔廟一日鄭翰林學士解繹傳數惠其  
久之用會舉陞戶部右侍郎建文初克株訪使巡福  
建脩元達智花赤迭里彌實之墓於漳祀王伯顏與

名山藏

卷之

七

七

其子相子婦於福寧以表忠孝項徙斬成祖即位有  
執以見者上釋之以爲左侍郎旋進尚書平江伯陳  
瑄曰建文臣也上曰此皇考臣凡貢賦役制悉命詳  
定原吉議多從厚曰不可使難繼以困民明年嘉定  
縣民程言東吳水不治爲民患使原吉行治之頃之  
使食都御史俞士吉賁賜水利集俾講求治法原吉  
訪吳人趙發同梁時者得水所繇行治水布衣徒步  
盛夏不蓋治既成奏發粟三十餘萬以賑貧民姚廣  
孝言上曰夏原吉古遺愛也俞士吉泰山人洪武末  
陳十事切中府政擢監察御史出巡畿甸及湖廣  
理處苦政績尤著永樂初陞右僉都御史卒諡莊

新詳月本選奏新旨浙西水災命僧吉往督賑  
奉諭體六十萬石復出粟賑民等出加粟湯府扶滿  
事宣諭即推改南京刑部侍郎致仕上使都新治  
內原吉治外新設名原吉全付之原吉治部織明上  
周天下錢穀之數具對不失升勺其時內難方靖用  
度廣大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加  
設有司名集天下儒生編集大典進二十五將軍下  
交趾使中使通西南諸番遷都北京營建宮殿皆原  
吉主計上使原吉議視北建材木役便數萬常寓寬  
邸事以太集車駕北幸命扈從掌行在戶禮二部都  
察院事七上年上征虜使皇太孫居守以原吉輔命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  
原吉旦入朝佐參決退郎官御史抱案盈廷口手應  
判北奏行在南啓東宮雖在草創犁然就理上還極  
其獎歎賜欽幣羊酒鞍馬諭群臣曰夏原吉今周公  
也其冬扈駕還南京掌戶部如故尋命從皇太孫閣  
武于郊皇太孫周行鄉落諮諏疾苦原吉至一村取  
蠶桑進宮一人犯駕皇太孫欲罪之原吉曰上命所  
至毋擾又三年九載奏績賜宴便殿追贈祖考如官  
諡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觀古名臣此其  
人矣遂命與姚廣孝同脩高廟實錄十二年扈駕巡

北京與皇太孫同居上營後十四年從皇太孫南還  
所至陳說山川險易民情風俗之美惡皇太孫稱先  
生而不名十五年再從北十八年北京官殿成命名  
太子太孫于南既致命先馳奏上還命往迎曰今東  
官道毋亟原吉曰太子道中太子馳至上怪之對曰  
東官語臣陛下愛我我不敢徐臣仰見陛下慈注之  
深故東宮孝思倍切也上悅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  
卿事上召議便殿或關門語移時原吉在上前言歸  
仁厚人人謂原吉長者十九年元夕放燈原吉奉母  
往觀上聞之晚宴燈山徹御宴賜原吉母原吉弟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召見賜酒饌其歸也遣送之使者還言其弟舟中僅  
有麥二石上語原吉曰聞卿弟行橐甚空何不語朕  
因賜異布數疋頃之三殿災言者皆言遷都不便主  
事蕭儀尤峻上怒誅儀科道官因劾奏諸大臣爲上  
謀遷都謬上使廷辯諸大臣皆咈罵科道官原吉獨  
受過上悅或尤原吉上前背約原吉曰不然吾輩事  
上久言雖失幸上憐若傷言官所損多矣交趾平上  
問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以金帛一時之養陞必  
祿俸無窮之費也上曰善西域法王來朝上特親勞  
之原吉曰遠夷慕化宜示之君臣之禮上曰爾效韓

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序諸侯之上况夷狄乎長揖而上笑曰卿過楊勉之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俘至三千餘人上以屬原吉與都御史李慶悉出其賜從者衆遮呼夏公生我原吉叱曰上恩也上疑長沙之人有通谷庶人反原吉復以百口保長沙人最後上議親征虜原吉約尚書方賓吳中人諫上忽已先召問賓中皆言餉僅贍將士恐不足給大軍問原吉對如之上謂邊廩空不擇即命料糧于開平已命中書御史按之則足十年餘不啻上大怒籍原吉家命錦衣使者立召之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夏

爲限使者至原吉正開教曰姑單此庶不至侵耗及至稽限半日使者以原吉言聞上上問征虜得失原吉對千餘言如初上繫原吉內官監所籍得布衣瓦器而已皇太孫屢爲請上使覘焉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怒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上在榆木川口原吉語未了若謂愛朕者計至皇太子臨繫召之時繫嚴原吉不知及越出皇太子立中廷泣上崩原吉伏地痛哭太子命原吉出原吉曰臣先帝罪人太子曰出還宮賜御厨饌容詔條事宜原吉請暫還南京以蘇輓運扈從之費罷西洋寶船雲南文趾採辦

金寶顏料所在開辦金銀課程及賑饑寬負省便賦役太子卽位復官進少保賜冠帶衣服被褥帷帳咸具原吉頌繫時有毋喪至是乞終制不許命兵部議鑒賜米十石鈔萬貫胡椒百斤上朝命與楊士奇蹇義等立近御座退朝或隨至便殿議政原吉擬旨多云某部知道而已或問故原吉曰予奪非臣下敢專付六部取上裁則事分而權一至今朝旨皆沿之上立太子進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三職如故追封曾祖祖考如其官使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賜繩愆糾謬銀圖書曰皇考賓天時口卿忠愛卿以識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夏

奏用匡朕失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觔頃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象牙印押上故弛西山樵禁而薪者太甚上怒命論斬原吉言律坐不應而已上曰予過矣賜田五頃建兩京甲第以旌之上崩時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原吉佐襄王監國駕至太子怪其不迎入見太后方知所以名慰曰卿輔朕有年朕倚特重卿當事朕如皇祖加賜實帶表裡原吉與蹇三楊同心輔政宜宗眷顧優禮並如仁宗時至命坐賜茶休撫復論或時獨召密問出袖中小帖諮付是時蹇義簡重善謀



楊榮明達有爲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原吉含弘善斷  
事涉人才則多從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榮事涉禮儀  
制度則多從士奇事涉民社則出原吉可否相資中  
外泰寧事見日書曰大臣同功一體事惟憂患定時  
文學漢庶人反指原吉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入  
議免冠謝上曰漢以卿爲名耳原吉遂與蹇楊勸親  
征庶人擒賜三關掖朝泰固辭曰臣非勲臣上曰卿  
爲我謀非勲而何交陟復叛王師屢失利二年來請  
降廷議欲勿許原吉請許之其冬皇太子生與蹇義  
奏對便殿留侍宴令盡醕原吉先醉上手義三觥察

名山藏

卷之

國林記

室

五

原吉有欲言之色就問之以建儲請其明年春以議  
國本功便殿獎諭賜金銀印八其一曰含弘貞靖  
加翠鑪銀壺王笏玉帶與三三臣從游西苑隸問袞  
而昇萬歲耶上後顧原吉惶恐前謝上曰樸隸也賜  
之鈿已避太液上曰以操以御羣卿之力上射鳬烹  
啖之手玉觥曰卿啓沃良多老矣可無歡又曰苑中  
多奇石二三臣欲否恣取之其秋扈駕巡邊賜寶刀  
上嘗原吉索觀笑曰何樸甚對曰臣食此足矣士尚  
多飯上賜原吉上供遂加嫡士還京與義士奇榮並  
輟部務如古師保專論道未幾護駕閱武郊外至鬼

兒山諸將有不虔者上怒褫其衣原吉言天寒甚恐  
死上不應起入帳原吉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  
陛下儉臣獨不念諸將上笑釋之上張燈宴群臣悅  
其指原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瑛硯象牙翠花筆  
龍香墨水綉鎮紙玉筆格曰與卿調旨原吉生日上  
手繪壽星圖賜詩詩有卿生何幸又賜手繪秋香梅  
竹又禽非熊春霽魚游春水諸圖服食器用銀幣無  
虛日嘗賜尚方翠甌一既笑卿夫人無競乎加一焉  
上製小玉冠二分一賜之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一  
體也五年春以監脩太宗仁宗二廟實錄成賜宴旦

名山藏

卷之

國林記

室

五

入謝幕歸卒上輟朝流涕左右感動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諡忠靖贈欽萬緡勅有司管喪葬官其子瑄  
尚寶司丞復其家朝臣無大小皆吊祭衛卒巷氓歎  
息泣下遺事曰原吉受知聖祖更事列聖四十餘年  
忠奮擊之下其所歷職雖微嘗時不以爲奇後還而  
謂之足以立一代之治體又曰原吉庸常急德心金  
小下朝退色者有不憚者其妻問之曰吾欲進諫適  
思所以得止者未獲也又嘗無案徵息草欲下而止  
者再妻復問之曰歲終大辟原吉寬弘博厚振貧援  
賸薦人於上不使其人知有奏草輒焚之每歎人才  
難得一加譴責行自沮矣仁宗時大理少卿弋謙言  
事過於矯激仁宗不悅時大臣如劉震劉觀莫謙畏



廷用交口傾謙雖寒義亦同附和惟原吉及李處不語既仁宗悟降勅自咎且勉諭謙青廷臣之傾謙者寒義乃大魏於原吉慶兩人呂震嘗言原吉柔奸及其爲于乞官上問原吉原吉言震靖難時有守城功平江伯陳瑄初在上旁問原吉原吉薦總漕運兩人亦服焉一時卿大夫言雅量惟原吉第一或謂量原吉曰某幼時有怨於慈于邑中忍于心瑄尚寶火久之無失又曰瑄遇事如無慮大事如小瑄尚寶火卿終官豪宕峻發善屬文數言兵事孫崇文舉進士孝宗朝爲南京吏部主事李文祥被謫崇文疏抹之亦數言事每傳以家庭舊聞祖宗成憲右通政終官

臣正統上書言今日所憂者不在於虜而在吾民  
臣觀四方多事官族散聚而後加緊轉輸益急水旱  
糧穀火警並至兵馬騷擾就食他鄉流離堪念莫知  
爲計幸而存止焉處有意外不測被竄賊之患元元  
之心解倒懸之鏡今大匠速議撫安之術勞來之方  
開義倉以賑乏恤貧難而不急以謹民力任衛勝創  
設民志有定爰發共禾生土知潮廣濟州苗賊原非一  
匪往來供役不辭苦又因生熟苗五季田土有司受  
其賄賂與人不公本因虛弊有司制輕便變又有遊  
亡軍民客商人等淹沒產實貯其爲害今兵數次有劫  
欲攘則兵食不充不擬討邊疆日蹙臣以爲髮長  
人懷毛之邪弗如編遠東土沃民庶民不可奪  
也是以磨厲之世亦不從化馬說寇之卒無功惟  
陛下親履輿輪查以詔賢補之珠璣之機則官者  
下校也當失足沉凡建苗無違之地弄要者藉賜  
宜懲革官以稅役之苗既既思遵境可生萌  
無賴之徒則可專力中原性制北虜矣

郎曰管仲晏子不死其君仲尼無譏焉孟子不願管  
 晏然而不罪湯武也明興二百餘年三楊胡解襄夏  
 之勞能爛然於紀載矣君子猶有不死其君之議浮  
 沉居位又有不免嗾者予考三楊若胡舉在建文之  
 朝且士奇以處士徵胡廣以及第擢若憲義夏原吉  
 解縉則皆太祖之臣靖難師入原吉居蘄縉方謫還  
 自小吏惟義列於六卿爾太祖不爲君用之刑在前  
 矣士有抗志山林卧病不出者諒戮其身家故有自  
 斬趾免者有斷指免者佯狂免者覺則未有不死也  
 不則當若周是脩矣孔子不云乎柴也其來由也其

死若夫成祖以英武臨之於上仁宗父子危疑之間漢庶人竊觚而從其後自非周詳慎密曷能保位而終所志乎易曰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苟錯諸地而可藉之用茅慎之至也蓋予觀楊士奇出迎稍緩夏原吉一語婉諫繫獄隨之解縉廣詞直論其身之不免諸臣所處難以論浮沉矣難以論浮沉矣

胡濇

胡濇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生時母夢一僧持花遺之生數日有僧來看見卽笑僧曰此吾

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誌舉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中徙戶科建文帝出亡有踪跡群臣從者甚衆成祖大疑之浚素好方士神仙之術成祖遣浚行天下以訪張邈邈爲名而實使察人情向背時御製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使并持教民間浚窮鄉下邑軌跡並到而在湖湘最久數遇建文帝不寤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以爲禮部右侍郎使巡江浙諸州上命諸閹胡濙至無早暮必入之浚自均襄還會車駕征虜駐蹕宣府馳入謁日方暮上已卧聞其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馳驅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百林記

三

良苦賜坐與語四鼓乃出上大釋然建文帝之得終

日宴其第六年命兼行戶部事聖節賜御製詩一章及塞義楊士奇榮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翼贊功因賜宴盡醉罷數問浚卿有何言得章奏輒施行景泰中給事中林聰劾王文衡之因事欲殺聰浚奮衣出不預議歸臥病不朝者數日上使太監與安問疾浚對曰老臣無疾王文以小罪殺諫官使老臣至今病悸也英宗復辟乞謝事辭師傳二職許之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諡忠安浚平易寬和自奉澹薄平居無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嘗出班承旨解解落地徐繫之叩頭退彭時狀元及第謝恩後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百林記

三

御史奏當今錦衣衛拿浚從容奏狀元彭時不到合

著錦衣尋二事人謂從容得體英廟居南宮每聖誕今節屢請群臣問起居言雖不行時論譴之

宋晟 顧成 何福 張輔

宋晟字景陽父朝用兄國用國興朝用起田間從高帝渡江有功授天寧翼元帥高帝與陳瑩先戰南臺而國興赴死其軍國用得襲國興官久之朝用老晟襲父職爲元帥晟爲人慈祥閭大臨陣不妄殺人從克徽寧江西福建關陝皆有功以都指揮使三鎮涼州虜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其降者處之善地耕牧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

三

便武十九年召還陞驛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賜  
欽文綺贈其三代以其官鎮京州如故二十三年以  
爲總兵官征虜哈密誅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  
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二十五年誅擒罕  
東西番叛寇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  
萬二十七年以中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征虜戰遼  
東腦溫江獲其衆千餘明年討廣西輯轅諸寨賊又  
明年剿平五開龍里蠻寇十三洞擒獲男婦二千五  
百七十人建文元年以最久居涼州威信素著使以  
總兵官鎮河西成祖卽位陞後府左都督明年授平  
羌將軍充總兵官鎮甘肅加故居頃之御史有言晟  
專者成祖勅賜曰朕聞外任卿事有便宜先行後聞  
朕素知卿勿用介意三年虜日益聚近邊晟諭以朝  
廷德意降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部衆五千  
餘人馬駝萬六千餘匹斷匈奴右臂通回紇於西陲  
事聞成祖大喜賜把都等姓名授都督等官有差居  
之涼州給與牛羊犖牧其隨從之人戶給牛羊衣布  
鈔錠命晟加意撫綏俟其寧居中選勇壯數百衆以  
官軍三倍偵邏塞外非但耀武亦以招徠他虜使使  
持節卽軍中封晟西寧侯成祖歎曰晟雖老矣不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

三

于政綏遠恤士得爲將懼令守邊將皆晟朕復何憂  
因賜第一區田池塘四十頃爲世業亡何卒初晟  
長子瑄拒靖難兵死靈璧成祖惡之奪其世侯召其  
次子琥瑛二人皆佳使琥尚安成三公主瑛尚咸寧  
四公主時號宋氏大小駙馬晟醉琥瑛侍晟撫之曰  
吾家受恩厚矣父腰金子腰玉二主入宮間以聞上  
笑曰彼亦欲玉也晟沒成祖使琥佩征虜前將軍充  
總兵官鎮甘肅而諭之曰昔爾父作鎮撫輯有方爾  
踵父行則予嘉爾又勅曰昔中山王北京十餘年未  
嘗輕遣一人出塞爾當法之仁宗居守時琥通漢庶  
人而咸寧公主友篤數以財濟仁宗之仁宗卽位奪  
琥侯與瑛盡收所置舟車田庄畀咸寧公主令其兄  
弟不得往來正統中瑛禦虜沒  
顧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操舟江淮間遂居江  
都爲諸賈紀綱諸顧膂力拳勇號拳棒顧成於諸顧  
中尤武爲人矜卹孤遇橫人必挫辱困服之乃已  
自文體曰入水以禦龍罔象元末客遊燕盜人舟  
衆皆恐成挺身奪鬪盜披靡走事張士誠去之來歸  
太祖選爲帳下常執纛蓋侍出入中山王攻鎮江偕  
十一人者轉闖入城城中人莫之敢擾衆則大集共

繫之十一人皆見殺成絕繫蹤仆其持刀者滾入水  
亂流以渡歸語衆曰鎮江城中人皆庸夫可取也遂  
先登克之青軍據揚州成母在揚請往說之既置酒  
賊將將害成成覺微服將母亡已從攻常宜還克江  
陰搜百戶從寧河王克通從開平王克襄陽從行開  
征戰定吳取楚屢有功歷陞金吾衛副千戶帶刀宿  
衛洪武元年扈從陳州舟膠負之行太祖壯之即日  
陞堅城衛指揮僉事從臨江侯西取蜀道遇敵手擊  
殺百餘人進攻羅江生擒其僞元帥及其下二十餘  
人遂入漢州奮進追北以人成都蜀平調成都後衛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三

總帥守之擒妖賊王玄保等於重慶太祖名其省曰  
四川隸以貴州歸附諸蠻以成爲貴州衛指揮僉事  
是爲洪武八年其明年先後討平麓傍洛邦洛河刺  
掌黃絲谷阻諸山寨叛蠻俘斬甚衆其他負固僻遠  
服叛不常連歲平定之前後俘戮不可勝計諸蠻備  
服請納歲賦蠻人呼成爲顧老虎以止兒啼十四年  
以步騎先鋒從穎川侯征雲南首克普定穎川侯使  
守之爲留後成部分將士樹柵保障其明年出兵克  
西堡斬首八百俘百餘人西堡蠻萬五千人來圍諸  
將欲戰成曰我寡有頃賊來攀柵成介而馳出北門

率戰士奮進手殺賊數十騎諸將鼓出東西門戰却  
之賊尚圍柵南成取所生擒十八人斬其十七縱一  
人歸曰夜二鼓盡殺爾矣及二鼓舉銅角發銳炮賊  
聞皆狼狽奔獲甲兵無數名城北嶺曰歡喜嶺時有  
中使在軍中以成殺賊狀入奏特賜襲衣金帶陞世  
襲指揮使杰平普定所隸諸蠻十七年平阿黑螺  
等十餘寨降尾灘蠻首乃馬之衆西堡蠻復貳討平  
之二十一年討平彝西扒古里谷勞金剛等寨擒誅  
關索嶺首賊葛蓬及叛首阿束等土官阿宗者來攻  
普定時官軍精銳悉駐東川賊勢張甚成率餘衆及  
土兵乘暑瘴深入據關口屢敗之未幾蠻黨殺阿宗  
降成奏立普定爲衛屬民以兵析三州六長官司分  
治之大布恩信諸夷嚮服二十五年入朝賜文幣二  
十有副鈔二千貫白金四百兩宴會同館陞鎮國將  
軍貴州都指揮使同知成還至首征康佐叛蠻破阿  
老諸寨嗣二十七年平都勻豐寧西梁瓦材等寇斬  
首萬四千餘級俘生口三千八百有奇二十九年陞  
驛騎將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統普定衛指揮使  
是歲命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寇斬其首敬  
德餘寇悉降三十年五開蠻反出搗臻部六峒進剿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三

天柱天堂春花金井蒲頭大小坪等生苗螃蟹米毫  
潯溪舟溪萬潮等寇皆破之三十一年普定西堡及  
貴州谷勞金剛龍里石番夷唐諸夷復叛誅其叛首  
撫其餘衆建文初召還以右都督從長興侯戰直定  
兵敗被執燕王喜解其縛曰爾先朝舊人皇考之靈  
殆以授我因與語興師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遣至北  
平輔世子居守時燕王所倚獨姚廣孝廣孝不習兵  
與成議多不合世子輒從成諸臣曰顧成南倖成亦  
自遠時賜甲冑刀劍弓矢亦不敢受專輔居守而已  
世子卒用成計都走南軍燕王卽位封鎮遠侯鎮貴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三

用如故蠻夷聞至歡趨出拜叛者皆歸成上書言頃  
者至鎮方隅粗安莫效微勞當今四方邊徼蠻賊聞  
發東南海道倭寇時出沒然臣者以爲不足深慮足  
慮者北虜遺孽然未可動兵宜遣人賞賚招諭高垣  
深壑屯田儲積持兵養馬預爲必勝至早立東宮以  
定國本則朝廷大事臣願効一言上褒嘉之曰卿祇  
事皇考從朕艱難忠而自信勇而善謀協成匡濟勞  
績居多命鎮舊邦用佚高年乃心不忘嘉言來獻良  
用嘉悅特遣人賜卿鈔千錠文綺四疋羅絲絹各倍  
用答倦倦頃復賜銀幣而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漢家

近成言以合朕心是以特獎頃言邊務上復  
勞之六年車駕將北巡命太子監國上念成前奏召  
使輔導賜勅曰卿年高遠外朕念不忘可卽還京少  
佚勞勩慰朕延佇旣入見撫勞再四成頓首言皇太  
子孝友仁明足任付託左右文武臣皆非臣所及臣  
所治蠻夷今雖帖服少競爭卽持兵亂臣不敢去  
留惟陛下之所處上嗟嘆良久賜鈔四萬貫白金貳  
百兩絲幣三十六有副還貴州如故時漢庶人方朔  
奪嫡成旣陞辭退辭於皇太子曰殿下事君父恤兵  
民素行有誠爲事有天當容小人於度外赴召時播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三

貴二州蠻作亂旣歸道子勇剿平之時思州思南二  
宣慰相攻不已勅召不來更闡內庭欲爲變勅成以  
兵五萬壓境究黨叛亂其首惡田琛黃福皆就擒其  
明年琛妻冉氏復鼓諸蠻衆臺羅等爲亂成擊繫其  
首普亮殺叛黨不可勝計於是成病上聞遣醫馳視  
又遣其孫貴勅勞問疾良已親率兵討清水江叛寇  
平之又剿臺羅蠻之復叛者俘戮幾盡旋師疾復作  
復命醫往視卒年八十有五成少壯履行陣挺身無  
前雖被創鉅必致俘獲料敵制變百不爽一路涉傳  
記矯取其用身至大將不以富貴驕人在鎮之日

生祠祀之及卒吏民哀慟逐葬於江都長子統先  
辛子興祖嗣其世別見於勲封

何福洪武初以武功爲指揮使從征雲南再遷督府  
僉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  
年九年羌將軍代西平侯討平阿資二十六年討降  
緬酋羅雄法二十九年擒殺定遠酋刀拜爛三十一  
年擒永寧酋十八如加誅木麓川亂魁刀干孟大破  
其衆四萬斬首三千餘級討平畢節都勻諸蠻進征  
五開蠻建文初進同知靖難兵起福歷戰淮南北轍  
敗成祖卽位以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夏與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十五  
肅總兵宋晟大同總兵吳高並爲舊人重將當是時  
成祖欲招懷邊塞胡酋韃官有內附者皆授之官或  
居京師或卽居塞上地或置左右侍衛寵異之福所  
節制處歸附爲多其屯田積穀亦多於諸邊帥賜勅  
與諭福更請令大臣協守上曰汝慮久掌番漢兵勢  
重生讓耶老將也朕推誠相倚七年韃靼脫脫不花  
把禿等率所部來歸凡八酋長止亦集乃遲回不至  
上遣楊榮與福處置榮至福已撫諭遣之入朝上喜  
卽軍中封寧遠侯賜資甚厚福素有勇略從車駕北  
征乃數遠法度羣臣有言福罪者福怏怏有怨言都

御史陳瑛劾奏之福懼自經死遂奪侯

張輔字文弼張王子也封新城侯之明年交趾叛臣  
黎季犛說曰胡一元名其子曰參殺其三君挾詐橫  
朝命上命成國公爲征夷將軍輔爲副將軍統大兵  
徂之成國公卒龍州命輔總其軍諭曰昔者開平王  
北征卒於軍岐陽文忠代爲將遂鼓所部滅此殘虜  
將軍努力毋使多讓輔旣至俘季犛奪獻京師郡縣  
其地進封英國公交趾殘孽阮師等復推簡定爲主  
已別立其從子季擴推簡定爲僞上皇亦說交人曰  
陳姓上使沐晟往征敗績復命輔佩征虜副將軍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十六  
發師與晟會遂擒簡定上赦季擴爲交趾布政使季  
擴陽奉順弄兵如故輔復率衆轉戰連年獲之遂命  
以征夷將軍留鎮輔用兵持重有遠略賞罰必信貴  
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手刃之梟於韓門諸  
將股栗交趾見大軍至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以  
故屢服屢叛最後季擴倚險荷花海立堡日麗自固  
輔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抵日麗大破之茶  
僞山季擴退守爰于江伏巨衆數十後列入馬盡力  
抗我師輔鞭馬先進一箭落其衆奴再箭中其衆鼻  
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斬艾一什填山谷崎徑

陰林下馬徒步兼程履險將校從者僅百餘人身輿  
賊遇殺其數千凡三下交南威震西南夷中會上北  
征虜召還領左掖兵進止機宜皆審取決最後窮追  
絕大漠不見虜請假之萬騎給一月糧必得之而是  
時上已念旋師車駕崩榆木川與受遺詔輔有女弟  
爲皇貴妃女侍東宮仁宗卽位冊女爲敬妃進輔太  
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羊二百羶酒五百甌白粳千  
斛使知經筵事監脩文廟實錄宣宗卽位知經筵監  
脩昭廟實錄重錫勳階頒賞金幣爲群臣冠漢庶人  
且及使所親信人枚青謀輔內應輔毋令輔執青以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張

獻上親征漢付輔機事漢平賜予優渥會都御史顧  
佐言請保全功臣者許解柄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  
楊榮朝夕論治賜書褒諭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  
左柱國亡何使朔望朝而已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輿  
洽英宗卽位仍知經筵監脩實錄奏予類仍加勲號  
輔上承太皇太后之命與楊士奇等同心輔政當海  
內承平中外無事安享祿位二十餘年名震四夷天  
下想聞其風采其爲人器度弘偉端重靜默臨事嚴  
毅有斷門內肅穆外敬禮士大夫遠權勢去機變實  
而不驕富而不侈天下以是重之嘗請與列侯詣闕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張

子監聽講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  
罷列坐奉飲歌鹿鳴之詩雍容而別王振用事權專  
駕北禦虜強輔行然不使預軍輔老矣默默不敢言  
從死於土木追封定興王諡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  
懋九歲襲爵憲廟閱騎射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資  
金帶白金寶欽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  
子太傅再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孝宗初知經筵監脩  
憲宗實錄進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  
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筵事監  
脩孝宗實錄以老乞解兵柄賜璽書褒美白金文綺  
勲封

陳懋

韓觀

吳允誠

金忠

陳誠

陳懋父子以開國功陞大寧都指揮以征虜功陞都  
督僉事以大寧行軍都督從靖難戰滿上先登戰鋒



山爲平安所殺成祖卽位贈涇國公諡襄敏懋結髮從父兵前行以靖難功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寧陽伯出鎮寧夏七年先後招徠降虜部衆三萬餘人牛羊駝馬十餘萬上皆賜降虜姓名居之寧夏魏軀平章都連等既歸復叛去懋率將士追擒之収其所部人口及駝馬牛羊四萬餘上悅遣使者卽軍中特進封爲侯所以賜予甚厚懋三從北征爲前鋒二十二年總陝西三鎮兵直搗賀蘭山盡收也先土干部落及馬駝數萬明年又從北征還殿大軍仁宗卽位加太保與世侯宣宗初從討漢庶人復鎮寧夏懋脩聲

名山藏

卷之

臣等記

五

樂

洪聲儀觀甚偉敬禮文士而在寧夏乃虛出倉糧自受其直乾沒贓罰金珠紵絲紗羅馬驢牛羊累萬令衛鎮撫以積出附餘米爲已中鹽宣宗置不問英宗初虜阿台朵兒只伯等來寇懋連敗之黑山等處生擒斬首二百六十餘獲馬駝牛羊驢騾三萬五千有餘阿台朵兒只伯復來圍鎮番城懋與都督李安復戰敗之平川追及黑山指揮劉傑朝其賊首陳中獲其樞密銀印生擒虜賊字羅雲朵兒只伯遁追敗之久之効罷削祿五年奉朝請十三年總兵討鄯茂七有功加太子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七年卒贈

潘國公諡武靖

韓觀字彥賓虹人父成事太祖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鄯陽之戰成冠太祖冠永太祖承授湖水中以誤漢人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知追封高陽侯觀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陞都指揮使爲人勁悍忍刻紀律嚴明軍中無敢違令者蠻寇數出焚劫郡縣殺守吏觀捕獲必峻治之閒遣一二歸歸相告語皆膽落不敢復寇召還陞右軍都督同知無何充右副總兵征五開成祖卽位以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復鎮廣西永樂四年從征交趾有勞疾仁宗監國

名山藏

卷之

臣等記

四

前

追行人太醫往問視九年復命鎮交趾十二年卒賜祭賻及粟帛觀無子吳允誠韃靼人舊名把都帖木兒成祖三年與其黨倫都兒灰率所部五千餘人自塔溝歸附于宋晟上大喜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灰賜姓名柴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其餘皆爲指揮千百戶鎮撫有差賜之冠帶襲衣文綺表裡白金鈔錠俸居涼州給與牛羊孳牧隨來者戶與牛六羊二十令晟加意撫綏自是韃靼部落聞風款至上所以待之並如允誠六年從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虜功陞右軍都督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吳

年北虜相戕潰散允誠子答蘭秉誠子別力哥願率精騎巡邏漠北其年允誠從北征韃寇虎保等追脅允誠所部同叛允誠妻與其次于管者及所部指揮擒獲之成祖歸賜勅曰允誠之妻婦人而丈夫賜絲幣十表裡米百石鈔四十貫羊百羴加陞管者爲指揮僉事所部指揮皆厚賜之九年陞左都督與中官王安追叛虜火脫赤至把力河獲虜人口馬駝牛羊十年封恭順伯十二年從征沙漠還仍居涼州其卒也遣官致祭有司治塋命答蘭襲其職更名曰克忠洪熙元年克忠以從征擒胡功進侯進管者爲廣義伯正統九年克忠以擒虜喜峰口加太子太保十四年車駕親征虜虜襲我後英宗使克忠拒後克忠與其弟都督克勤子瑾極力禦虜虜據山巔矢石交下官軍死傷殆盡克忠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千人與克勤死之追封祁國公諡忠勇克勤亦贈遵化伯諡僖敏瑾嗣天順五年與曹欽戰死追封涼國公諡忠壯

金忠故名也先土干虜王子也在虜中以黠桀自豪虜人悉畏下之成祖末年親征阿魯台阿魯台聞大兵來悉烏獸散獨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附上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金

以春秋耀甲士虜中無所得虜得也先土干則大喜樹勞之賜之酒饌人人厭執也先土干叩頭呼萬歲退語所親曰大明皇帝眞吾主也舍此何適哉上思所以旌異也先土干以風示胡人封也先土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宴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輒予之宴罷復輟予御用金杯等物而遂班師上乘馬途中忠一騎隨後顧問之而與之言已勅勞而譯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垂之青史永遠光耀爾明達天道卓然過之金忠聽譯訖復與其妻子部屬叩頭呼萬歲師入居庸關上服袞龍繡袍乘玉花龍馬按轡徐行其日軍容甚盛金鼓旂旄連亘數十里皆以得虜王子故金忠與其部屬從車駕望見中外文武羣臣盛服導從下至緹黃之流羣羣之叟四夷朝貢之使百十萬人駢蹕道左懽呼迎駕聲震天地竦目賊心謂中國大歎未曾有已上悉授其部屬爲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凡六十餘人賜忠勇王誥券金印朝服至于牢廩居第器用所資予甚厚其明年上復征虜忠勇王願領前鋒與寧陽侯深入不見虜還仁宗卽位諭吏部尚書蹇義忠勇王未有進職虜人所諳惟三師爲重因加太子太保兼支二

傳奉朝請而已宣宗三年虬駕巡邊至會州請深入  
捕虜予兵數十或言忠此去不及矣數日俘斬首虜  
及畜產還宣宗大喜拊其背飲之酒曰卿朕金日磾  
也其明年進太保忠之來附也其甥把台從之來亦  
封忠勇伯賜姓名蔣信英宗陷虜信擁護爲多景奉  
中卒忠勇王諡信順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爲人敦慎不妄交遊洪武中以  
進士授行人陞翰林簡討吏部員外郎扈從成祖北  
巡成祖使與中官達招諭西域出肅州嘉峪關歷哈  
烈撒馬兒罕等凡三年歷十八國宣布威德諸夷咸  
服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東

悅哈烈王沐哈魯等皆遣使隨誠入貢文豹西馬方  
物誠爲西域記上奏詔付史館永樂十三年也既返  
命其明年貢使歸復遣與中官安貴勅護之還陞廣  
東叅議十七年陞叅政更與中官敬齋勅答諸國貢  
使尋乞致仕

郎曰太祖中原既定貽于孫子成祖之時四夷賓服  
豈徒然哉所以鞭笞招撫有其人焉予於諸公足以  
觀之

王彰

蘭芳

王伯貞

史誠祖

王彰字文明鄭州人洪武末領鄉薦補太學生使山

東平羅康幹知名擢史料源士明年革源士改給事  
中進都給事中未幾改刑部員外郎超授山西叅政  
永樂五年擢禮部右侍郎時四方萬國朝覲貢賁  
奏燕享無虛日彰與尚書鄭賜協恭奉職父喪去官  
哀毀踰節御史稱焉服除遷戶部陝西奏遣祀華嶽  
還奏陝西及新安民鬻賣男女以償逋租甚可憫念  
詔悉蠲逋官給楮幣贖所鬻人十年改右副都御史  
事母至孝有遠方珍味馳獻然後敢嘗食念歸侍養  
難於上請會有言周王欲反者上使兩御史從彰按  
視且許彰過家壽母賜母冠服金幣時人榮之彰單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四

七

騎兼程入見周王曰人告殿下反上且發兵至臣奉  
初來不敢不先聞王大驚長跪請教彰曰人告殿下  
反上不能無疑臣以事之未露也特來語殿下殿下  
欲釋上疑求自安莫若以護衛獻示自剪羽翼王色  
定知彰言彰立奏聞遂下令三護衛曰爾輩屬朝廷  
矣盡鳥獸散上聞大悅彰因道察有司治狀本州知  
州不善官理內求彰母彰入拜母母治食食彰以知  
州託彰曰有公法非兒敢私方彰對母母適至母予  
以食丐御史也微行詞事彰物色之驚曰向吾母求  
者公耶爲御史當如此矣彰母以託知州不得奉

母三日不食不言影疏慰曰兒萬死顧不敢擅  
以聞上洪熙初陞右都御史巡撫河南既至待鄉舊  
如平生至臨法雖親故不貸時諸郡連歲水旱彰奏  
停不急十餘事罷免貪暴官吏九百餘人招徠流亡  
幾五萬家發庫賑之捕斬盜賊妖人居一年河南大  
治宣德元年勅自良鄉至南京視民休戚三年卒于  
官

蘭芳夏縣人儻濶略有節讀書通古今洪武中  
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出知吉安府  
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仁明廉潔愛民禮士會改  
名山藏

卷之

四

五

蘭

重慶吉人思慕難其繼者芳至寬厚持大體庭無留  
積吏無所容姦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  
故有銀冶可煎煉朝廷遣官覆視其人既至父老訴  
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子弟不能安枕而邑有無  
窮患芳曰銀冶誠有乎皆曰無但聞故老云宋時有  
奸民妄言竟坐罪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  
黍稷寧當見有之太守疑我言詣闕男子在此請令  
指說其處芳顧問告者嚟不能對父老趣之對因言  
其生平罪狀告者惴惴芳曰無恐罪在前獨銀冶  
有無耳告者即叩頭民愚昧素貧困誠不甘鄉人輩

永美食不一齒我妄意禍之以至於此死罪死罪太  
守民父母何以生之芳立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  
老言宋時銀冶事輒不及詳率意上陳今詢邑長老  
皆云無言人人同臣不敢不實對同官畏不署芳曰  
奉命守土非爲民乎天子仁聖芳請獨任之即自署  
奏同官不得已强署上亦罷芳布衣蔬食事母至孝  
日所行事母命夕陳於前有不當燕讓之舉坐謫辦  
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以才遷都水主事督浚河南  
河渠所經縣輒疏聞不便事禮更薦芳起陞本部右  
侍郎卒吉安人思慕賢守輒言朱蘭朱蘭繼蘭芳者  
名山藏

卷之

四

六

蘭

宣德中有陳本深本深鄞人爲政寬簡擒治寇盜有  
功爲監察御史程富所掩富內遷本深竟不言吉安  
人留本深十八年民有訟者不須告狀召至榻前口  
理其曲直士人有佳慶爲本深置酒輒往歸攜其果  
餌啗市小兒久之廨前民有女及笄本深嘆曰是家  
女吾見其初舉今已字尚可留投牒告老吉安人久  
久思之

王伯貞名泰以字行泰和人王導後也宋有贊爲禮  
部侍郎相繼有顯伯貞父子與博學有詩名太祖聘  
講書擢福建鹽運副使辭不拜第子啓以御史知

崇慶州洪武中詔舉賢才縣用伯貞應詔試治經稱

旨除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雷州上疏請振鹽法

防海寇復寇準所開舊渠溉民田還改工部試主事

以丁憂服闋赴京後期謫戍安慶永樂初用薦起知

瓊州伯貞寬厚長者風度凝遠中懷曠如其爲政使

民向善而已不拘以文法崖州黎忿鬪衛將欲兵之

伯貞不可曰彼自相仇耳未曾寇城邑殺良民也衛

將不從使視之則果相仇罪其賊首數人黎人遂安

瓊賦故以給衛兵其田歲三獲衛兵率一時索足民

急不能輸則以貨貸而抑減其貨直伯貞與約三獲

三輸之嘗大旱民禱弗應伯貞躬禱雨遂沾洽困大

脩學舍口授生徒獎勵論瓊學舉進士爲多伯貞

在郡十有六年流民來歸萬三千餘人嶺南治行推

伯貞爲首以內親去民號泣攀送不絕服闋改知陸

慶未任而卒繼伯貞者徐鑑亦有惠政卒于瓊民奉

伯貞鑑主祠祭蘇軾之廟事有不平往訴若官府然

與伯貞同時又有鄭楦中者晉江人以太學生擢江

鄉知縣寬恕廉慎按察豪猾吏民爭訟者委曲之

或末悟今之遇思莫不感服既卒吏民像祠之

縣令亦首楦中伯貞子直吏部尚書直子積以

爲翰林簡討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中今汝上守已公廉勤於撫字

興學化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增編戶十四里

嘗欲遷汝民數百於膠州誠祖奏留之扶清民萬

赴闕請借餘曹今加濟寧知州衙仍理汝事上

永偵之見其釜有炊糜甌無斗粟衣冠粗敝懸樹

閒因賜白金楮幣織金紗衣二襲加四品服俸在

凡二十九年家於汝其卒也百姓塗於邑城南歲

祀焉

郎曰二王若蘭周通物情不求稜異事集民安先民

名山藏 卷之 聖

之選也朱仲智陳本深徐鑑鄭楦中史誠祖皆古所

謂循吏而吾邑志佚楦中名士君子湮沒可勝道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未冠知名博極群書其作文之

法得之同里熊釗而釗得之虞集者洪武中縣會試

乙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親去服闋改長垣乞便地就

養改餘干三歷縣學皆有師法惇行身先不言而生

徒自化建文初薦陞桐城今賦役勾攝專意便民鑿

桐溪水引渠溉田暇日勸課諸生學官歲凶出捕蝗

遇饑夫命里胥給藥食全活之既去邑人以生配

少邑祠副都御史練安薦可大用召至京會成祖卽位與解縉等七人被選入直授翰林簡討尋陞侍讀儼在上前應對從容審度而進反覆切暢上傾心焉陞右諭德兼侍講以外艱去尋奉情授國子祭酒上親征虜儼以祭酒兼侍讀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北京明興海內混一摩復先王之舊典禮立學風勵矜紳至于永樂五十年間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夷賓服瑞應存至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鵲玄兔神獅瑞象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方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有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于

名山藏

卷之

四元

前

萬國公卿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鋪張洪庥當是時儼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爲文章事核辭醇冲融雅贍卓然無覓於古洪熙元年以疾乞休賜勅曰卿以文學事我太宗皇帝首居翰林繼陞諭德輔朕春官未幾陞掌監學先皇帝尊寵儒者與儒者遭遇聖明皆至盛矣卿居太學不數載復召入翰林職史事効勞實多緊朕嗣位篤念舊人卿以疾不見者數月昨命侍皇太子講讀乃聞衰疾日臻用是惻然特進卿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事還神已勅戶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令侍卿終身卿其

端志坦懷以恤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副朕始終禮待之意儼平生不頽仰取權悅處事精審惟恐妨入有不合之言卽引退不與辯其爲祭酒二十餘年林居二十年皆與學者孳孳講習年八十餘卒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從其邑人黃勣投書勣以博洽聞洪武初以舉人爲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教甚加敬禮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間爲巡狩平胡二頌及鏡歌吹以獻上雅知璉文學近臣更薦其治才召試優等擢知許州未幾代還知滁州所至用儒行爲治少見警驗

名山藏

卷之

四元

五

陳

衆悚恐乃更寧之以寬成祖巡幸北京所過諮訪郡邑治行皆言璉最名使扈從滁人群詣乞留陞揚州知府掌滁如故賜綺衣楮幣禮部宴餞給驛還治璉在滁再九年陞四川按察使滁人侑璉醉翁亭與歐陽脩王禹偁並稱其按察四川存大體不細碎人自不敢宣德中以執法非璉所長召還改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召南京禮部左侍郎又五年引年致仕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學知名士大夫求文者足相躡所至考德問業翰林學士林誌服其精治拜以爲師語人曰陳公當今司

馬君實也家有萬卷堂四方學士求觀者必館穀焉  
王侗字孟敷永福人父翰故爲元潮州路總管高帝  
聞其賢聘之自刎死時侗方九歲翰友吳海撫而教  
之洪武中領鄉薦爲國子生陳情養母母卒居喪柴  
骨樂樂既台塋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以薦授翰林  
簡討進講經筵修永樂大典時內外儒臣及四方章  
布集闕下者數千人惟侗學博思深解縉第其人品  
文章當在蘇子瞻之列每擬薦之自代侗壁立千仞  
常有抗舉浮雲之志遇知己輿談吐凌駕超越視餘  
子瓊瓊不啻卧之地下以此名譽雖彰謗亦隨之既

名山藏

卷之

目錄記

五

五

生罪謫交趾

坐解縉事連逮繫獄竟卒獄中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父師尹元名進士爲永豐丞元  
亡與解子元同時佐義兵勤與弟仲謹皆弱冠負文  
武才人稱吳氏二鳳國初兵下吉安參謀郭子章素  
有詩名一見歎如平生卽署爲泰和令以親辭洪武  
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特除武昌府學教授  
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以例去官楚昭王聘爲  
子師禮遇最久勸德二王書幣交致永樂初召脩太  
祖實錄改開封府學教授周定王亦厚禮之至開封  
之又明年卒勤學問該博老而不勌爲文章渾厚雅

則詩歌工敏善行楷書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待姊  
盡敬教育孤姪如己子遇賓客故人傾倒達旦軒輊  
銜杯豁如也追誘後進磨厥底蘊於親故及名賢之  
後汲汲獎借士子咸樂親之罷教授歸生徒奉贐一  
無所受曰諸賢勉進不懈勤受惠矣時誦佛經學者  
疑而質之法然曰先母遺命非敢徼福楚府紀善具  
聞聞之歎曰尹和靖之孝也勤自號巨山樵者晚更

號山翁

郎曰成祖在位重文學之臣而胡儼陳璉王侗吳勤  
皆以文章著稱坐意氣太露遂不得令終

名山藏

卷之

目錄記

五

五

周新

陳諤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文帝嘗獨呼新遂爲  
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洪武已有疑獄輒一語決白  
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日爲冷面寒鐵  
長安中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  
界見群蚋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輪一  
小鐵識新曰布買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大市巾布  
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名屍家人與  
布而置盜法屍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  
之左右言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

曰其寺僧殺人乎而寃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取無有也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客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爲政多類此新行部微服視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其縣中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共迓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人驚錢塘令葉宗行者有廉操新微行其廨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新袖少許出明日召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明

入而哭之哀水忠宣疏濬海河道葉民和作與原上命從夏原吉往理事少掇錢塘知縣賊盜均平民無冤擾浙人號宗行錢塘一葉清純廉孝稱其不愧古人有遺新新懸置堂後他人受人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不也當此之時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作威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涿卽捕繫千戶丞獄千戶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既至抗聲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悅問左

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新姿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冤繫聞之皆喜奸徒得吏則戰魄落膽又稱生閻羅云初新未遇時其妻縫縛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內譏新妻荆布如野婦盡慚其內容新沒妻獨吞遺衣書以歸新無子楊信民巡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及也時嗣新妻以月俸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會葬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詒

陳

奏事聲譽甚大上令饑之數日奏對如初上每呼爲大聲秀才諤爲人剛介亦能恢謫嘗以直諫觸禁上命坎瘞之露其首諤謂瘞者曰吾今夕乃爲大甕所苦瘞者問故諤曰叱嗟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吏科都給事中亡何與同奏事忤旨落職罰葺象房同事者倩人爲之皆畢功降職去諤無錢可倩手治之數日不了適駕至問誰也知爲諤念其顛直命復官數年間凡部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管誤衡太子駕竟不問頃之有

白鳥乳庭樹謬以獻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亡何出  
爲湖廣按察使三載無冤獄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  
王貶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藩選輔導廷臣推謬  
上亦問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爲輔導當易得聞過  
起爲荆府長史久之與王不協除鎮江府同知以老  
乞歸卒

郎曰周新陳謬挺然官下而謬更持稜不刃然亦一  
逐衆爲鳥獻予傳謬而國初廉陛之間亦一奇也謬  
仕內外大小無常職今人當擇官而爲之矣



名山藏卷之

臣林記 卷之二 朝臣

晉江何喬遠

徐善述 權謹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宋之亡也其幼主趨慶元南奔徐氏有爲振義副尉者扼關拒元元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救之獨其乳媼負幼兒得脫幼兒長而成立是爲善述高祖善述少爲學生有聲譽以首貢入太學祭酒宋訥待諸生嚴重善述獨被禮接授桂陽州學正一再陞國子博士同官侯復謂之曰我每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

徐

見公歡如陶飲永樂初簡東官官屬與助教鄆城人晁鑄被選爲左右春坊司直郎二人溫厚簡靜重於縉紳而善述尤耿介不阿多私啓沃皇太子悅之其居守時陞爲左贊善與鄒濟王汝玉楊士奇梁潛及御醫蔣用文等最被詩文寶翰之賜太子稱贊善好古先生不名嘗致書曰余今欲學表卿可具題與詩題開日一進以廣珠摩今晨卿爲余改詩半米清麗真有益於日新卿疾未痊不及存問日見優煩豈尚古優待高年之意但卿今齒邁恐予爲學有日似卿直蹇苦口朴真百無一二故特颺纓趨卿康健弼余

成業卿無憚勞所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母犯鱗鱗諱之慮春煖猶寒當善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予懷自不多及及冬至賜酒及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

者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良多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願善述卒子官及基太子遣鄒濟以牲醴致奠其文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予文學匡予政治豈期一疾遽然奄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贊益之言矣特遣庶子齊奠卿靈筵卿其不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

徐

昧庶克享之太子既卽位濟亦卒並贈太子少保賜諡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祭濟餘杭人侍太子終少詹事爲人和易不見唾呿兼通老釋太子甚寵遇之子幹初生卽遣補應天府學生命月食米一石終其身濟卒家無餘貲藏書數千卷而已幹天順間爲禮部侍郎英廟嘗有問掩口對英廟不悅不遷者久之成化初爲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清慎自持士論重焉汝玉長洲人少從楊廉夫習道原治春秋文章筆札典則清粹仁宗在東宮時汝玉以有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編修與解縉同下獄死

郎曰臣讀仁宗賜書賜詩祭文三章見皇儲好學尊師之盛具載其文詞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天性孝友十歲喪父哀毀不啻成人母李氏訓之學問刻厲成志兄茂舉賢良授書陽丞坐事謫戍謹罄資爲治裝妹早寡撫遺孤成立之永樂初涇人主事呂寧薦謹爲樂安今仁恕廉明冠最山東諸邑秋滿轉光祿署丞母病射湯藥弗効叩頭額天求以身代竟愈後年九十終既塋負土封樹廬墓三年有烏鳴泉湧兔馴之異仁宗卽位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當朝宣誦事狀以示百官拜文華

名山藏

卷之三

四庫全書

三

惟

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孝以風天下他無責寄謹文學故非所長獨其內行切至從上入祭文皇拜哭盡哀上嘉賜牛羊脯醢果餌命隨侍皇太子監國曰能孝必忠忠孝之人可輔導矣羣臣隨皇太子者道有獻太子悉卻之謹獨進孔門聖賢圖像太子欣納焉太子卽位爲宣帝謹已老乞歸命加通政司叅議致仕賜白金文綺仍遣禮官旌表其門正統中年九十餘卒子倫領鄉薦學行修明養親二十年隱居教授倫子宇亦篤學侍倫老病左右不懈既卒廬塚負土晨暮哀泣母塋如之州守上狀亦旌

表其門

郎曰仁宗在位一年所用權謹出日簡在其於風勵世教遠矣

顧佐 況鍾 山雲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除莊浪知縣治邑廉平永樂初以材望入爲監察御史守正嫉邪久之陞江西按察副使勤敏威嚴奸黠匿遁三歲餘召爲應天府尹人以擬之包拯勲威豪貴不利佐居內會貴州有夷警出爲按察使未行值仁宗卽位特改通政使始太祖初起最嚴效禁其後天下大定乃置

名山藏

卷之四

四庫全書

四

惟

來賓重譯之樓建館聚寶門外以來遠人而士大夫亦得名官效宴飲宣宗朝海內久安許臣下爲樂諸司朝退相率拉飲末流濫觴至于喧呶盤薄牙牌繚帶解懸樓檻酹歸署曹務多廢爲都御史者雄縣人劉觀簠簋不飾百官莫提上一日朝罷召問楊士奇楊榮京師本源重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汙濁爲盛其故何居士奇對曰臣見永樂之末貪風已作於今爲甚上顧問永樂末年事士奇對曰太宗皇帝十五六年以後聖體不豫視朝稀寡扈從諸臣無所顧藉請託賄賂放肆公行已徹九重但未舉發仁

宗皇帝嘗爲臣言初到北京時太宗皇帝問兩京臣  
僚有能守廉者否仁宗皇帝上對莫敢不守太宗皇  
帝曰扈從來此者賕賂盛行能自潔脩唯見吏部侍郎  
師遠一人而已汝當知之師遠東門人少私事母  
恩食糠粃地不種有遠虎城二十五里得之及  
食運金銀器入國子生洪武二十五年陳情奏  
母未仕將擇聖訓史建文初陞陝西按察使將歲  
四港繫殆千人送至量輕重決遣陝西之關因屬焉  
空母去官蓋墨關絕津濟者三年成細名爲兵部  
右侍郎尋轉吏部侍郎營北京官殿使採木湖廣徑  
南京戶部尚書掌吏部事在吏部榮曰是時賕  
貪方實最甚上曰今誰甚者榮曰莫甚劉觀士奇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關

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御史効之御史如此  
出行四方有司効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  
臣中今使掌憲誰可者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  
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先爲御史及按察  
使皆有風裁榮曰佐後尹京政清弊革上喜數日有  
旨出觀閱視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賜之璽書  
佐奏黜御史賍等二十餘人謫爲小吏降罷十許人  
於是御史張循理等連章奏劾觀罪并觀于輻上大  
怒遽覲出御史章示之既伏發輻戍邊今觀隨居佐  
乃疏禁官妓表正有位綱紀大振佐嚴重高簡未嘗

口毀譽人而人憚懼之每待漏朝房獨處小夾室未  
嘗偶諸卿諸卿夾室聯比爲之寂然時坐朝房前兩  
雙膝立房外官僚過者皆折避之佐爲都御史之明  
年有所管吏不服告佐受皂隸賂放之歸上密示楊  
士奇曰卿不舉是人廉乎乃爾士奇對曰有之今朝  
臣俸月給米一石而已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遣之半  
歸隸樂歸耕官得資用永樂以來大小臣僚莫不皆  
爾雖臣亦然仁宗皇帝故嘗增俸以恤朝臣之私上  
歎曰臣艱若是下法司治吏曰朝廷方用一善人羣  
小輒排之士奇曰事小不足煩聖怒請付佐自治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關

召佐授之吏狀曰小人也不足累卿卿自治之佐歸  
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爾我何敢治爾我而治  
爾是倚上立威自揜過也吏叩頭謝上聞益喜居數  
月有囚告佐淹理上召楊榮楊士奇曰小人復來排  
佐必有重囚甚之下三法司鞫實乃千戶清殺一家  
無罪三人當次教因誣告上立誅清又故御史賍從  
遼東潛入京師造詞脅人被佐舉發上亦誅焉於是  
貴戚元勳肅然畏憚上數郊巡勅佐及勳臣居守以  
風疾免其朝參陝西布政使璟奸賊無度佐切齒除  
之用事者借上旨累釋不治意弗能伸他亦數見阻

正統初疾乞歸考察御史邵宗被奏數見詰責遂行賜勅褒諭命戶部復佐家佐家居十餘年卒後始其位者莫及也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爲小吏給事禮部永樂中尚書呂震才之奏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仁宗卽位今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舉左中允張宗璉仁宗曰羣臣多保任外吏鍾乃屬朕官僚卽擢宗璉大理寺丞宣德五年蘇州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溫州九大郡闕守吏部以聞宣宗謂從資格除補人率不稱命吏部都察院舉屬吏廉能者擢鍾蘇州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記

知府郎中羅以禮西安知府趙豫松江知府莫愚常州知府員外郎邵旻武昌知府馬儀杭州知府陳本深吉安知府監察御史陳鼎建昌知府何文淵溫州知府予傳以行勅曰比者守令匪人或盜肆食刻亡屢足或閭茸庸儒坐視民病弊不以聞民安得無愁嘆之聲哉茲慎簡爾九人者界九大郡一方千里安危是賴其察休戚均勞逸興利除弊毋脅于勢家毋欺于奸吏屬以下貪懦不足事事者自檢問條其殃民狀送治京師割一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輯一方也尚任欽哉鍾至郡郡民繫獄者千餘人有十餘

年未決者鍾佯爲無嘗省吏持牘詣署置鍾不問當否便利可而輒私聽其實孔吏侮易謂太守愚遽判忱者誘謾鍾甚鍾亦輒唯唯既拜月設屏几召贊請僚屬皆會曰太守來蒞月矣聞不涉事不足畏諸君有主上勅不敢不將虔請宣聽之皆曰諾鍾率僚屬拜聽聽勅贊讀至擒問送治者皆升愕改容禮畢鍾上堂坐召諸三老曰大守聞吳俗役武好傾善守不能如閭羅自剖別煩父老告守善者守拜其家實之鄉飲惡與衆殺之矣皆懷重守別有耳目諸三老叩頭退召吏曰皆前某口某事宜行君顧欲相尼某事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記

八

記

宜止乃謂守行之吏守耶君得賄幾何矣飽未隸安在守不能久煩四隸粹一吏擲殺之隸少擲去鍾曰狗鼠輩太守爲百姓殺賊虐耶不望空擲者是爾命卒之時也立斃六人鈎其髮曳而肆諸衢郡中大驚乃盡嚴諸僚屬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送京師上曰况鍾持廉故能去貪善善時詔下諸郡清補軍伍御史李立株批勾引有司承風凡戶絕者推求其同名往及疎屬繼產之人使傳伍不從者以暴酷法之鍾既至奏劾千餘人復奏言蘇州滙潞之國民有田能自治卽雨漲圍莫爲計早則澤畔之農自知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九

厚不待提調而比者設治農官無所見教稼穡徒費食耳蘇州錢穀浩冗吏影射逋負不可端原不如改治農官爲催糧官從之鍾理蘇一年公正勤能以威化御俗民甚便焉會丁憂民二千餘詣御史乞奪情御史以聞上嘉之予復任鍾上言近奉詔召民開荒官田起科視民田無種者勘豁其租額今所屬崑山諸縣民死徙從軍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名種官田可起科者二千九百餘頃互相補截其間秋糧可除豁者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有奇所屬長洲諸縣舊三十六萬餘戶官民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民糧不能當官十之一國初今有民糧者出馬四百餘匹役遞濠梁桐城諸驛約三歲一更今三十餘年矣出馬家如故尚莫更者工部徵蘇浙三梭布八百匹浙江一大行省布布耳而蘇州八居七徵斂不均比比而然諄書所謂民多愁歎臣承勅治府不敢不盡其愚計乞除豁醒刷以彰陛下鴻鳩之治皆制曰可鍾意數贍給綜理周密一郡之中出納徭役皆有簿記而綱紀提撥甚便易省見臺右強梗搏擊無不立死者遇貧弱輒振之候大吏候僕自遂而下寒畯之士如不及接郡民鄉一入延致露公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九

干預私事者拂示不顧蘇故用糧長收賦輸京師糧長謂道遠費多三倍徵之視其美自與鍾與都御史周忱察除之存其二以一爲轉輸費餘以代文馬草布絹諸雜藝毋重賦民其稱算無所漏厄廩積尚可採荒政郡有處士鄒亮者鍾欲薦之人匿名書亮過府門鍾笑曰貞士負俗彼欲阻吾薦適趣成亮名耳亮字克明長洲人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輕俠無行周忱見其文愛之誨之學遂刻厲稱絕及鍾鍾薦亮爲立上之每朔望詣學拜謁先師而已不今秀才講經曰太守起刀筆吏也三尺所明敢談文學郡當課士請其僚校別曰諸公皆選自科目鍾安能知之其精敏公驚進民丁賢大體類此也正統五年九載滿考民叩闕乞留八萬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事七年卒于官市巷哭送其喪立祠焉與鍾同時奉勅書者豫忠僕本深以禮輩皆與鍾相伯仲而豫尤和易近民民以趙老人口之一時論者以鍾爲能吏豫爲良吏而宗璉者自大理坐法改同知常州李立清軍至常亦株引如蘇宗璉每與爭顏色立挫辱之宗璉卧地受杖曰寧死下官及病卒舍中餘一破篋常民爭出錢購之祠之大石灣君山之上鄒亮以鍾薦召試吏部司務轉監察御史亦用風力聞

山雲徐州人父青從高帝起百戶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善騎射用門子官金吾左衛指揮使與都御史王彭情邊自居庸屬山海從成祖出塞力戰累遷都督僉事宣德元年柳慶諸蠻羣朝烈等糾合溪峒徭獍劫掠臨桂諸縣是時鎮遠侯顧興祖爲鎮守頗有平賊功而坐倉淫逮繫朝命公侯大臣舉代者皆言雲遂使往雲至出兵前討賊溪峒徭獍悉力迎戰雲一鼓擊却之賊退保山巔山勢險峻草木叢密賊掛木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縱之山下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度其木石盡乃率衆鼓噪而登遂盪破之雲前後鹹永淳忻城馬平皂嶺三部來賓葫蘆柳城上油遷江諸寨嗣賊六千九百四十奪還所獲男婦千三百八十有七鹹思恩安定宜山馬平柳慶潯梧強寇三千二百六十有九奪所擒男女九百八十禽殺興安諸邑寇二百九十有四七源等州土官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築堡九城四鋪舍五百餘區陶磚鑿石增崇益厚徭獍皆望風竄匿居民按堵者可十歲雲謀勇驚發而端絮如寒士公賞罰嚴號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臨機應變爲士士先廣西

故時鎮帥至諸士官輒饋獻帥輒受之久之生敗雲始至時聞府中有侍卒敢言名而問之曰古稱將不忌食廣西去京師遠士官有饋獻亦故事我寧受否卒曰潔衣被體一辱難前將軍至鎮也新此潔衣也寧可辱耶雲曰人言士夷饋獻我不彼納彼乃我疑陰中我死死之與辱不亦大乎卒曰爲官贖貨法當得死將軍不畏死天子者畏死士變夷耶雲曰善於是盡卻士官饋獻威嚴馭之士官皆服凡有征調亡取後顧有至死不敢言歸者雲所駐節處咨諏里老撫安善良原註誤察誣枉廣西人益感雲愛先雲守

李任

李任不知何許人宣德二年以都指揮征交趾黎利

成山侯王通戰敗利不能乘勝席卷致利再收合衆  
戰以八萬餘人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令城中  
老稚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諒日夜拒守自將精銳不  
時出城掩擊焚其攻具賊四面築土山飛鎗射城中  
任率敢死夜潛開門殺其守土山者襲破賊管賊關  
地洞入城任開橫渠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  
擊之賊多死者賊益兵象來石矢如雨任百計備禦  
相拒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  
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併力攻圍以雲梯登城  
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入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事

吳訥 孫忠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穎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  
長博洽群書精通醫術父遵道爲沅陵主簿建寧訥  
上書乞代未白父卒永樂間以儒士薦至召入便殿  
奏對稱旨留侍闕庭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  
訥經明行脩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訪  
採風謠獎諉吏治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

書九經論孟碑多委布行路訥拾奏全措置之殿廊  
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爲記磨而削之表陸贄奏  
議脩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恩威  
並行臨代夷人詣闕乞留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倉都  
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訥敬慎廉直居臺十餘年以  
老乞致仕史部請不獲宴勞遣之訥之學歸博入約  
自禮達用以行訥爲先至其爲文根抵羣經波瀾逕  
固談及漢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而  
已航船者吳中趁渡夜船船人紛喧劇語各述見聞  
爲語柄代醒睡而已訥撰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美

理羣書補註而所輯文章辨體鑒別精詳正統己巳  
之變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  
若徵赴禁密以備顧問胡虜聞之亦有所畏訥年八  
十餘卒鄉人以列于言僊祠追諡曰文恪

孫忠字主敬鄒平人孝恭皇后父也初名愚宣宗勅  
改忠生而穎敏秀異幼病腫氣塞父夢神人告曰帝  
陰騰汝命我醫兒既覺口有藥香遂愈洪武末以太  
學生擢介休主簿心恕法嚴吏民從化尋改永城永  
城民益愛之嘗率部民營陵他縣多亡永城獨不來  
遷鴻臚序班宣宗卽位孝恭方爲貴妃得上意陞



驍騎將軍中軍都督食事賜錦繡襪衣犀帶宴宣武  
門既孝恭立爲后進封會昌伯謁告歸省御製詩賜  
之命中官輔行比還帝后車駕臨幸妻並夫人數名  
入內忠生日内賜珍醪不絕光榮寵眷一時罕比忠  
爲人謙和端謹施德行善雖戚里毫齒未嘗矜伐有  
人訴忠僕收責規忠馳傳取負私販鹽浙中宣宗曰  
忠必不知宣宗欲爲忠新第忠固辭賜女弗近也擇  
嫁之成山侯通奪爵不自贖分以賜田鄉友故舊有  
貧困者尤篤念之恆生葬死雪枉舉能人人稱忠長  
者正統中后稱皇太后矣忠生日太后來賜忠家會

祭酒李時勉得罪王振罰枷國子監前助教李繼求  
思一言忠卽附奏皇太后鄉者臣歲歲生日歲歲承  
內賜公卿諸侯皆壽臣家臣犬馬年備肺膈如天之  
福臣心至驩今日公卿諸臣過臣如昇歲顧獨不得  
一李祭酒祭酒君子也歲來壽臣絹帕一幅而已坐  
有君子乃遂爲重閣坐枷脰臣不敢言陛下敢轉告  
于使者內使入奏太后太后召問帝祭酒貴臣也奈  
何枷其脰帝對不知太后曰不知何得言皇帝今元  
舅生日不得祭酒坐無重客元舅不懼帝立釋之命  
卽賀忠家一時士大夫以爲盛忠有子五人孫十人

並授官錦衣數誡之曰古人云成立之難如升天覆  
學之易如燎毛爾曹終身誦之既卒上輟朝賜賚甚  
厚遣官祭塋追封會昌侯諡康靖天順元年追封安  
國公更諡忠憲忠卒八十餘董夫人亦九十餘乃卒  
郎曰吳訥以文學名動依於道孫忠自其爲主簿仁  
能著於民矣晚節德厚自將可外戚目之哉

李時勉 陳祚 陳敬宗 魏驥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顏曾舉  
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名爲  
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名曰藏

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則曾蔡周述周孟簡楊  
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啟王訓柴廣敬  
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  
翰湯流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及時勉其人  
曾蔡吉永豐人進士第一成祖召問其言故應對如響  
即擢對書應舉事皆能舉之試詩文曰古立號歌寫  
之工極其體有楚雲采雲進者必同得如蒙等特見  
原有人曰張情獨有為文士者生問曰何如蒙等特見  
善思雄麗變度英爽等文悲勝流寓而急難工行吟  
者悉飲酒有勝使奉飲上選席上送席使促調漆  
慨然上漸上曰醉此酒星亦足大魁自榜林銜獨漆  
少席事嘉德中卒臨終神色不亂自榜林銜獨漆  
扣門請嘉議大吏中卒臨終神色不亂自榜林銜獨漆  
人孟淵其從弟也官學士第一述第二孟簡第三  
即此八家皆名古今曾蔡進士林榮之陳翰林院編修  
王應皆讀其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讀宗臣修



[illegible]

博士來都考選雖八十欲留懷惜而面出不可與我  
一曰門外漢人之交路于大集加僕程獨掃秋聲鼓唱  
不欲更問津內調謂我理部至觀生懸在次下日朝東上書  
我在閩復時初元戎邊及我安能與汝費歡快然今日  
那天應永樂大典校勘文端章敬會稽人選溫占  
郎景官禮部左侍郎授正統初書湖廣成化大赦廣  
德備以士林服其剛明人還為庶吉士時太宗注著作  
忽名故徵教青詞古文之不能報自是謫戍江南即日  
出城越數日召回國釋之放散歸自是奮力進學尋擢爲  
嘉靖進工部侍郎傳講讀保和殿宣家制位西所撰聖訓  
萬民稅令運民西河田勸食桑育特輕度占田均興  
降爲事官項之至妄引前省擅復職論奏汝省成達生  
入泮後之使官懶過勝紅旗子失中佐騰歷馬房李璣

名山藏

卷之二

牙之一老員與泉疑語乃告焉而從行吏年宵被害  
方汝微被腐神轉於總管監開汝獄空今本排敵人左右  
汝汝微被腐神轉於總管監開汝獄空今本排敵人左右  
詩汝微被腐神轉於總管監開汝獄空今本排敵人左右  
文學才穎見稱選中平朝派選領沐官按送其經籍  
稱旨賜幣尊臣節中平朝派選領沐官按送其經籍  
仍命諸既與脩太祖實錄書成復自刑曹改翰林侍  
讀三殿災詔求直言侍講鄒緝具疏時勉卽與附名  
其疏曰伏奉勅書今月八日奉天殿灾勅諭群臣詢  
求所以臣惟陛下敕天勤民至切至深群臣奉行或  
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譴上興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  
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  
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丕

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調度廣科派繁群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征需無藝拾克蠶食竭髓猶不足供置用莫知所圖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衆終歲在官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而衣食罄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即如前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產處科派動千數百戶民無可得釐鈔行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多名口藏

卷之六

戶林記

元

李

以不中不宥收受往復展轉須二萬貫而不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已遣官課辦產處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派料之時預爲濫取之利初不顧民艱難害之甚者也然此其一爾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與突租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至有三四遷移不能定居既移之後所空之地經日逾時工力猶未之及此皆陛下之所不

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謫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一差違卽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逢迎恐後間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卽僥倖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違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餓殍子爲食官無儲蓄不能振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名口藏

卷之六

戶林記

辛

李

也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恣橫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豈真有報効之心可任用者哉朝廷歲今有司緹段鑄錢齎往外蕃及西北胡買馬收貨所出以數千萬而所取冒不什一夫錢出外國自昔有禁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驚下散養民間馬多人少生養不遂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鬻賣子女猶不能塞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裨昔晉武帝徙胡內地卒致亂華今入貢胡人皆覩覘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羣殺鞍馬弓矢牛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李

衣服盛供帳厚賞養以待之此寧足明廣大耶至於  
官觀禱祠靈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  
朝之殿也災眚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濬  
天下窮困之人易回上天譴怒之意臣今願陛下駕  
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係養聖躬休息於無爲  
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征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  
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絕禱祠禁遏僧道除下蕃買  
馬之役四夷朝貢賜資遣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嚴  
懲貪吏廉能之吏重陞擢之賞又前者常有監生  
生員告乞侍親因而獲罪發爲充軍又其間有先告  
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概發充軍  
者此皆有虧教化之風並乞赦原遂其初志又近者  
大赦天下法司執滯常條罪可有原尚復繫拘亦乞  
予之自新量加湔洗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  
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化  
必脩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  
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  
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  
下少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外夷疏  
中所陳業忤上意然尚允行其他項之生謗下獄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李

赦出不叙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卽位屢勅  
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上怒縛至便  
殿命武士撲之金瑤十八肋折者三時侍讀羅汝敬  
亦言事上俱改爲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章  
三上復有規切語上謂夏原吉時勉延辱我言已天  
顏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願及見聖德之  
大上下時勉錦衣獄其夕上崩宣宗卽位命縛見必  
殺之已命卽斬西市母見使者傳命出瑞西旁門縛  
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上爾何觸怒先帝疏  
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上曰未盡胡止對  
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上稍霽曰是第難言耳草  
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脩兩朝實錄書成陞侍  
讀學士上至史館撒賜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  
正立上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  
酒上曰李時勉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  
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  
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衛之及其進書又  
罷若不設彝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蔭翳  
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  
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壓國子監前錦衣校

尉至時勉方閱課即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校乃去既至特重時勉枷監枷窺鏹請以已枷易之時勉不可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令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豐順人見時勉老頓具疏請代通政司抑休之大用曰朋友急難請歌鵲鴒師猶父也忍便已哉通政司乃爲大用轉奏入會時爲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往來諸公間於是因諸公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皇太后遂得解興時者時勉謂繼雅薄心厭之至是乃得其助而大用還

名山藏

卷之

林

五

時

頗罵脅初不爲六館所知一時名動都下正統八年也時勉爲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贈給之嘗潛察一生不在學舍跡問所往對曰亡奴尾之時勉憮然曰游學乏力曷資薪水耶生見時勉意誠不覺愧悔因前謝曰奴實不亡離學甘罪時勉慰遣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旗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又百餘人送至通州莫不障岐涕泣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以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駢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已卒景

泰中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韓雍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禮部侍郎謝枋得精忠大節宜賜贈諡錄用其子孫并及時勉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行翰林院大學士陳循等議諡天祥枋得而已濙等復言諡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朝特與善諡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諡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行誼節操學問文章出三臣上宜如雍請斯愜公道下翰林院循等請諡時勉文毅從之成化五年其孫願請視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諡加贈上曰時勉先朝遺直無忝於忠易以忠文贈禮

名山藏

卷之

臣

五

時

部左侍郎初時勉廷揆時見殿脊角有朱衣下覆之旣助折他日捉挺其膝忽會時勉善書鈎畫之內聚精藏鋒一筆不苟  
陳祚宇永錫蘇州人永樂時自庶吉士爲河南叅政時朝廷方營建武當山祚言事編置武當且十年宣德初召爲御史疏請薄者然除游幸審忠邪之辨因勸上讀大學衍義上大怒曰啞蠻子朕不識大學衍義尚堪作皇帝邪行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皇上無書不讀也上意解乃逮其父子妻姪閹門十六口分禁之男子繫鎖撫婦女下浣永局英

宗卽位復其官則祚親已前死乞行服不聽乞歸葬  
許之後按楚擊方岳而下其衆還視河渠重劾將漕  
者遼王賁給淫亂殘酷神與巡撫侍郎吳政奏王過  
坐不盡發王內亂事並逮下獄已遇赦調南京尋遷  
按察僉事福建凡民間房屋過制悉撤去之以其材  
治學官修官舍閩人謂之都料匠已得謝歸祚面目  
嚴冷雖待家人亦少恩意獨重其里人邢重旦則挾  
冊實疑昏莫乃逐量終歲不一至祚廬祚不怪也  
祚子同繫分禁不相聞及出乍見累不憐惜卽還還  
曰不能爾爾而反見累量自少不愛爾十自給解祚  
取謂青苔滿屋折鐵版席長日或不舉火客至卽作  
無治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得老方伎無不畢通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五

疎

重  
玄孫鑒仕至布政使恬愉寡營善擘窠大書爲時所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藻今德興有聲敬宗永  
樂二年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  
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  
錄既成改翰林侍講屢有賦頌之獻尋以母喪歸宣  
德改元驛起修成祖仁宗二廟實錄陞南京國子監  
司業進祭酒高明力學教人持敬爲主規條整肅辟  
雅之政辨於朝常戒寧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  
一聞敬宗嚴教卽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戶讀書

食躬作敬宗歎曰閉戶手爨甘人所苦顏氏單瓢不  
是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鼎窺小罅照誦爲微者  
所發而敬宗貸之時鼎尚未有室有郡守欲女妻之  
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郡守來求兵部  
徐琦言於敬宗鼎貧守富父母聞之亦何不可敬宗  
以轉語鼎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  
貧鼎何羨哉敬宗益服鼎第其德行爲國學最後鼎  
竟至大官正統中敬宗考績赴京王振暴而求見辭  
避之楊士奇請聞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  
公真吾師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久不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五

疎

其子然士或見少恩不如時勉矣生徒至有訟之者  
不自白尋亦解敬宗廣肩修髯儀觀儼然動止有常  
一語不妄片章尺牘皆闢名教敬宗善飲酒久飲不  
醉心坐無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彼其  
容拔者莫不興起天順元年年八十三卒嘉靖中贈  
禮部侍郎諡文定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鍾  
鼎成德成並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  
府學訓導尊嚴師追教而且愛學舍諸主

有夜讀者身攜茶粥往慰厲之滿九載考詣闕乞留  
復任三歲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達薦爲太  
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命  
從北征宣宗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  
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驥爲  
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庶歛祇慎雖王  
振亦重之嘗遇振於塗不避車贊振方輅而已居官  
舍第攜一蒼頭他日上御便教召問孰爲吏部侍郎  
驥前對上問驥事從容陳奏上樹是之一云驥不避  
驥曰驥卽死然能抑權貴植大體亦復奚憾明日授  
果許上上召問驥曰知爾有罪乎驥曰臣竊減久矣  
不山藏

多矣。願陛下正明臣罪。上曰。此書生淡沓。言第思過。已曾不得罪議。也。驥曰。臣遇王叔揖而逃。然臣思之不爲罪也。上曰。然則曷不避之。驥曰。臣委六卿而逃。臣不不足惜。余謂是糾上曰。不畏。耶。驥曰。臣畏朝廷耳。上使驥往南京考察所。應俸金臨行。莫寄。頗有里中同年子爲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憐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郎有女婿從郎官如其輕重。屢易之比。歸召工鑿金全則。屢驥歎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令人託我爲。屨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可失。驥已郎出知郡。謁驢求教。驥曰。君爲人練事治司空城。且書猪。省何郡足爲第。須簡勅令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郎。居念

驥言已郎舍中人稍稍露女婿賡金事郎大驚及入  
觀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八年以老  
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  
吏部尚書已巳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畿內瑞麥  
白兔之祥悉却弗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綱呼冤法  
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愁也天旱正爲  
此何得婦人仁者獄次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  
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詣驥曰請需之亡何且以  
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  
私我邪竟致仕去去乘小舫時阻於津關其子稍立

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笠課田與傭駿雜處嘗至郡城飭衛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殞其鄰驥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爲成化七年先是監察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其年之八月憲宗御奉天門面命禮部臣道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

如例祭葬管墳之使來驥有老妾起完曰忘父言乎  
完詰闕辭免上若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遂許辭也  
驥樸不勝永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居官  
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人達官自餘  
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鞏爲請諡特諡曰文靖  
郎曰李時勉陳祚陳敬宗魏驥皆束修矜厲不以凡  
合逢世而時勉驥質行長者近人君子人歟君子人  
也

周忱 楊信民 劉綱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在唐宋元世有顯者唐御史中丞周勣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元

計黃巢留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太子詹事世修從南  
門友賢子汝賓兩浙宣撫汝賓子應合瑞州知府應  
合子天驥元吉州路德信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進  
封廬陵 忱永樂二年進士成祖命選是年二十八吉  
士以應二十八宿忱年少自請入學時人謂之挨宿  
故閣改刑部主事既爲越府長史宣宗初有薦爲郡  
守者夏原吉曰此不足盡周君五年以江南通賦多  
卒胥與民相蒙爲姦利使廷薦重臣往起遷忱行在  
工部右侍郎總督南直隸蘇松等處松江民并請其  
爲治鹽課從之忱至簡易治而已先是胡舉自大理  
卿出爲總督立法嚴峻自忱以簡易治民聞告許率

不省民或患曰公不及胡卿矣不通我民也忱曰爾  
不審我與胡卿何如勅書也朝廷與胡卿勅書曰祛  
除民害與我勅書曰撫安軍民自不同爾滿九年轉  
左正統中巡按浙江御史俞本復以江南之賦出於  
田田利在水所以永樂中特命大臣于蘇松嘉湖杭  
常六府治水勸農今侍郎巡撫蘇松常則周忱嘉湖  
杭則王淪二人各守一方難兼水利忱之治浙人咸  
贊歎請今兼淪所治從之久之陞戶部尚書改工部  
巡撫如故忱爲入謙恭不出口而心計洞敏謀慮深  
詳善採衆論凡有所爲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乃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元

決吳人歸有先曰往者憂患歸則文襄之在吳也入  
與天子惟謙恭殿廷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  
衆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其巡撫江南自侍郎  
加官至尚書凡歷二十有二年中兩遭喪皆奪情視  
事忱廣大平易治卽官吏有侵盜率不問卽客有介  
朝士來者人人並得其懽心至應接無虛日始高皇  
帝怒吳後服吳平後卽籍富家田記爲賦額用是吳  
賦重天下忱至蘇閱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松常亦  
然驚問父老皆云大戶不肯加耗糧長藉遠運京師  
三倍賦民取羨自與斗斛無度而收聚其私家忱爲  
曲筭以奏得減賦八十餘萬乃今大小戶耗如一格

鐵斛下諸縣立便民倉水次淮糧長一人總之曰無聚糧私家聚私家者負所錄也則戶給蘇帖書其歲數而示之民上囤時自持帖往囤設糧頭囤戶一人相覺察官爲監納糧長追呼而已更立撥運綱運二簿籍記之撥運簿者正糧一石收平米加耗度遠近以備支撥有羨名曰餘米積年倍多則所徵倍減久之下諸縣各造倉一曰濟農舉其餘積焉農人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出振貸之春時驗田種多寡爲貸限秋成隨糧還官內則復之不還者籍記不復貸故事軍民運糧相半而民尤苦軍運分長短中三等

石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四

長運於淮中運於徐短運於臨清所領米一平一銳皆官爲具淺船民運則自行僦船直抵京通倉正糧一石須平米二石船錢一石經歲往返多失農月忱與平江伯陳瑄議奏罷淮徐臨清三倉支米轉運之法悉令對船交兌於淮瓜等處兌淮安平米石加五兌瓜洲之外平米斗加五軍當運糧有未及過江者聽卽兌於吳中雖渡江苞米之費瑣細皆有區處軍民便焉忱曰兌糧江邊所兌船未卽至守水次天無風乎更於瓜州岸東凌二港港次立便民倉每季秋運米貯倉及冬初漕軍泊船受兌率無敢越次漕今

以爲規忱善絮短觀長就利擇便人財無所勞費功集而事倍轉接如流水故其法可久行忱嘗言民歲運兩京馬草費不貲草至多敗爛請但折納銀數既至可以召商收買向致草千束所費數百金自忱爲之數十金而已忱復言北京公侯祿米例皆江南諸府輸之南京使自來受臣所治蘇松常三府當輸百萬率六斗致一石南京之與三府所去幾何若今自來三府可省六十萬石費又北京公侯受米於南京無所用之率出俸帖粥人米七八石一金而已若准收金花銀每一金當米四石詔悉從之忱又言嘉定

石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四

崑山等處折納官布舊例正當糧一石官收率加重三斤又多生蠶縷驗退者夫斤重縷蠶其價反賤斤輕縷細其價乃高第當長廣如式而已既已如式復防盜剪宜今兩頭織絲爲識凡忱之精計侯等皆此類也忱籌畫既備節省倍多常賦之外了無他役餘米狼戾倉庾閒凡上供軍需之類以及百凡脩治興作之費皆是取資初至有所更草吳人駭之既皆以安帖始忱至官時吳大饑浙江湖廣大熱忱令人爲大賈多索金入湖浙故抑直勿糴歸但對諸米賈言吳中米價高甚公等可自往諸大賈競販米入吳忱



縣下今發廢貸民收其直之半米價頓減諸買盡失  
望度歸吏奇聊得賤糶忱乃大召諸買具牛酒爲謝  
至手酌之給以行貲諸買盡醉懼去既去忱還令官  
糴以實濟農之倉吳人爲之歌曰來時周公白地一  
空今我周公鋪地四豐忱循行村落常屏騎徒步入  
民家與童叟對語備詢疾苦爲之通融處分所卧榻  
簞登留筆簡壽度有得起注之雖氣候亦有報偵一  
糧長有所侵匿以江風爲解忱曰江是日無風何得  
失船糧長駭伏久之乃知令金焦山僧日報晴惡其  
僧皆有資資詳如此也忱嘗赴京已在道使者齎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周

取牛膠萬餘斤繪宮要促還吳忱曰公第往至京言  
膠難卒辦而京庫所貯陳革可煎請出之待臣還治  
市革入庫且可出陳易新已已之憂朝議燒通州倉  
適忱在京議事曰通州去京師四十餘里耳又有數  
百萬糧此可給京軍一歲餉今自往取何至付煨燼  
而曰無資虜耶項之復下急造盔甲數百萬其盔皆  
欲浴鐵忱曰汰錫可矣時人盡服其通敏正統初淮  
揚災失鹽課勅忱往視忱奏予二萬石准其田租一  
歲聽窻戶以私鹽易之民得平米而官獲贖鹽其後  
江北大饑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忱計至

來年麥熟曰此須十萬卽以與焉蓋忱所積餘米不  
但贍江南又可兼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通官吏  
侵盜以萬計者召忱還以李敏代之曰母易忱法但  
治其弊人忱還京言臣初至官詢吳中積逋之縣知  
大戶不肯納賦而小民獨受加耗之弊爲之均勻禱  
貼蘆蕭稻草之費悉令自納積米漸多蘆蕭稻草並  
易錢入官以足上供軍需百凡修治興作見爲妄費  
亦縣宣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費者餘米也  
不敢侵正賦事竟不問遂許致仕忱既去科道官劾  
忱累容豪僧作弊侵盜數多其家子弟廣營田產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四

周

贊受官皆忱奸貪所致竟不問其明年卒戶部因言  
忱所積餘米無可稽驗請綜括爲公賦縣是徵需雜  
出逋負依然吳後大饑民枕藉數日無復周公生我  
矣

年諡忱曰文襄

楊信民名遇以字行新昌人少游鄉泮見當爲事切  
切奮爲之人目信民矯激既皆知其忠實宣德中以  
鄉舉錄上舍選行在工科給事中丁內艱當塋倩夫  
昇塚石代夫昇數百步曰以自致於吾親服闕除刑  
科正統八年出爲廣東左叅議時承平日久禁網疎  
濶仕橫外者黠貨殃民信民至廉潔寬大暇步衢市

問民所苦有以公事至而無罪者輒言按察使縱遣之按察郭智不法信民劾去之代者黃翰所爲如智又復劾之詞連僉事章廣廣與互奏並逮下獄臨去民爭擲瓦石翰舟以金帛贖信民信民一無所受前後赴三司保留者詣陳闕下者萬計至京師翰鞫實除名而信民以已已虜變仍薦起守白羊口信民以一叅議彈劾兩按察使見若凌忤乎乃其見一善抱關擊柝必推舉之時時存恤廣人故按察使周新家也廣中有強盜黃蕭養者久繫獄卧床之竹竿餘葉生同繫者相詫爲祥教以不軌使人藏芥囊饘私艤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楊

船待海上與十九人破鉗鉢出揮斧而行追者莫近遂亡入海爲大盜設置僞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來攻廣城執都指揮王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清罵賊被殺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爲副帥師往征之廣人寓京者連章乞信民遂命信民與兵部侍郎孟鑑監督尋使巡撫廣東臨發白羊軍士莫不泣送信民至廣廣城閉門自困者數月矣信民給民木餼出入自如賊至乃收保招撫脅從歸附日千萬數復使人持檄諭蕭養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期來見信民單騎而往賊羅拜前泣信民開

誠爲盡莫不懽悅既獻巨魚受而齎之賊出相顧歎不祥叛黨稍散亡何聞興帥兵至蕭養中愛信民違中壽卒廣人編素具位哭奠相屬陷賊中者聞之曰楊公死吾屬無生矣其後興雖平賊凡賊所經處與兵盡屠之皆仰天號曰楊公在至此哉計闕賜祭塋錄一子太學生景泰二年廣東父老奏前巡撫都御史楊信民公平不威興利除害有甚饑渴効貪見噬被逮京師軍民徑僚詣留萬計朝命還鎮除捕逆賊脅從避庶昆蒙來歸烏董乍中人民禱並狂走沒而巷哭過則吊奠今已易期哀慕不已請立祠從之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楊

未有祭成化中邑民盧從願以爲請上曰可祭以其忌日并賜諡曰忠惠陳璉祠堂碑曰公存心以仁處事以義予人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而論者徒以公廉介一毫不取與布衣蔬食寒士爭淡泊而已此未知公之全者也

劉綱字文紀禹州人生而孝友敦確有幹局初爲縣得陝延安府之府谷政教兼舉頌聲大著遷陝寧州綱始爲府谷故尚威名及遷寧以久敝之地因俗爲治教民播種之方詩書之學均賦役置屯田簡兵練武不專地墨廢堅俱振以內艱去代者已至民詣闕

奏留成祖別用代者令綱起復乘傳復往綱益慎獄  
輕罰民不忍犯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怪遠近以爲妖  
綱伺其光動手射之應矢而滅洩其水巨竈也一日  
行野中值橫石爲缸馬驚不度諦視之則范仲淹所  
撰狄仁傑碑文卽起豎之立祠祀狄人稱異政後丁  
外艱考績者數皆以州人奏留仁宗朝特賜璽書褒  
異及四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親召問勞以酒饌時人  
榮之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綱  
三十一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爲縣三十六而爲州七  
十而致仕居寧三十四年去寧之日哭聲振野寧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有六君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爲刺史者至是生祀  
綱其中改曰七君子祠綱家居十餘年年人十四卒  
寧民遺問踵至其卒也多聚糧致弔者明興以來爲  
州之久得民之深無綱如也綱有子鼎舉懷才抱德  
不起孫宇弘治間爲大學士贈綱如字官

卽曰周忱爲國家生財節用之臣交際需接雖閣寺  
權勢亦得其心以故久安於位名稱至今在吳中楊  
信民以叅議劾按察雖非官體可謂獨行其志劉綱  
久於州治三十餘年異哉三君子並古之所謂遺愛  
者歟

卷終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譚

臣林記

欽奉天朝臣

劉

球 正統臣

劉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也嘗避難隱居姚江數年從學者甚衆舉進士仕禮部主事胡濙薦之英宗召入直秘閣日見親寵尋爲翰林侍讀正統八年夏雷震求直言球上封事曰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如響答聲如影隨形國家成敗興亡靡不繫之桑穀而太戊政雉雉而武丁德早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而周宣懼三君遇災脩行以動天地之遷比者雷震奉天殿鳴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已之詔出省躬之言甚盛甚盛臣惟今日之急乃有十先一動聖學自古哲后動與天合雨暘寒暑罔不時若惟能專志問學屏御無益心正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多御經筵少居禁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精一之功極脩齊治平之道二攬權綱權之下移宵人政也太祖太宗畏民勅天日三視朝順門便殿時召大臣裁決庶務疑則確之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臣願陛下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毋俾權移乃出宵人三親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內外之臣賢不肖殊器皆駢臂錯踵受事陛下惟陛下察已詢人親遠惟精以追興隆之治四選祀臣太常古秋宗也非其人不可以交神故堯命伯夷猶讓夔龍今太常卿貳久缺或不潔齋宜擇選儒臣使領其職寅清端重明習典故母後夷龍五嚴嚴吏近考察吏治責成布政按察二使及巡按御史徒具文爾更無善政民多失業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行天下無分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退姦墨旌表廉異六慎刑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書曰予辟勿辟予宥勿宥惟厥中近法司上獄有奉勅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法司畏卻不敢執奏慮囚之際多所觀望希合上旨枉實錄之竊謂一切刑獄宜從所上設有不當便命衆聽聽不如初罪初聽者又磚米納贖雖云古法然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令文武臣非犯公罪毋得入贖有辟惟中七罷管作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不訢京師與作五六年矣雖不煩民顧皆役軍軍非民乎須之禦暴用力役人勞不蘇是急宜罷八寬通賦比四方灾荒乞減租稅有司多行杆格或有聽准亦年實惠流徒失

業實可傷痛宜下戶部遇有報荒勘實量減安養流民毋俾失業九息兵威兵凶器也動必傷人如麓川連歲用兵死十七八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楚蜀貴陽兵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爲言果生得首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礫諸市梟諸衛而彼且挾爲功賞必求與地與則二夷角立其勢坐大是增一夷也不與則怨是生一夷也臣每見陛下憫錄死囚猶示曲原免爲適卒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而欲生得一失地之寇寇兵爭無已傷人必多臣謂宜名還蔣貴并止楚蜀貴陽兵勅靖遠伯王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恨矣有錦衣指揮彭德清者球之鄉人賴振寵甚張球獨易之至是譏於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詆公也會綽修董璘上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忤旨下詔獄錦衣使馬順亦阿振曰球爲璘地故疏重祀臣與璘通振悅之乃誣服璘矯旨從朝班中捫出球下之獄璘順夜殺之還明順小校持刀推獄門球璘方同卧小校扼之急球大呼曰太祖太宗明靈在天何得擅殺我小校刺球頸出血順前踢仆之相與支解掘而瘞之獄中璘從旁匿其血裙球子鈺鉞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臂裙以實櫬小校者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都御史耿九疇識之豐而誓比見九疇疽而瘡九疇驚曰何頃改也小校自恨曰小人迫不祥承牙狸往鏹鐵鸞皇今當不復能見公矣亡何死而馬順子從庭中發狂持刀逐順曰我劉侍讀行殺若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望空而祭爲文二千餘言哭之以其祭肉遍遺諸公且臺焉曰祭忠之臺其後贈球學士諡忠愍鉞鈺終振世不仕振死乃仕鉞廣東參政鈺雲南按察使郎曰李時勉柳也劉球死也而皆王振矯旨欺主上冲年甚矣予聞周新于謙死而見形精氣爲物游魂

爲變殆有之也。球死正統中至今久遠矣。其邑人王德新者以萬曆初言事捕繫錦承獄。夜作鄉語曰：君亦來此乎？知其精靈尚在也。

于謙 王 茲景泰臣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自爲諸生，英邁過人。每有難事，於人中巡繞數行，輒得奇計。讀書過目成誦。爲諸生時，習容止，儼然有聲。巡按御史目之入視學，召使講書。謙乃爲御史講高皇帝大誥，御史撤坐，避席跪而聽。講訖，及復推解甚悉。聞者悚服。宣德初，以御史從征漢庶人，既械上命數庶人罪辭，嚴上悅，師還與文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武大臣均賞手，其名久之。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兼巡撫山西河南時，年三十餘耳。王振用事，有御史與謙同姓名者，忤振，振疑爲謙，因事下謙獄，久得釋。左遷大理少卿。親王有司，群來乞謙命，謙復往。謙居山西河南凡十八年，其有遺愛，正統十二年以右侍郎還部。虜也先入寇，王振力主親征，謙與尚書鄒瑩諫不聽。瑩從謙居理，乘輿北狩。太后命郎王監國，王朝群臣彈振罪甚急。王命出侯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殿下不卽族之，臣等隕首於廷，不能俟也。因伏地大哭。錦衣衛指揮馬順叱衆，衆攀而登之。廷臣大譁，班列

不次。王環視憂起，欲入謙直上陞掖士之群臣，擁隨後，皆曰：毛蘭王闕王振黨，請并受而甘心焉。謙曰：王曰衆怒未殺，不如因而順之。王旋生謙曰：班班武士，缺者前武士執鉞前命，度二闕撲殺之，肆之華門之外。譁稍止。未班謙復曰：衆疑未弭，不如因而寬之。王乃命群臣曰：王振有罪，當族之。當白太后，順罪亦當死。死順者勿論。群臣乃班成禮而過是日也。日過中，謙袍袖皆裂。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百直不濟也。太后聞而嘉謙，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謙則與羣臣請，郎王卽與遙尊上爲太上皇。是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北征將士十七八，九器械略盡。京師人心洶洶，侍講徐珪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皆在京師。一動大勢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有俱死於此。敢言南者衆，共誅之。則上奏曰：虜賊不道，驕滿兇勢，且長驅不先謀，無以應卒。邇者三營精銳盡亡於從邊，留者皆罷駑，不能執戈戟，宜急募義勇，集民夫更河卒，實京師練而待工部局廠攻戰具，晝夜作郭外之民徙實內郭，使虜毋虜壘上之倉散之，以代官祿，使虜無饑乃謁內外繕濠塹，營士馬警樓櫓治嶮塞石亨楊洪

柳溥皆有名諸將召而使之共治軍也先送上皇駕至都城下曰見我謙亨與我金帛迎爾君下廷臣議謙曰君忘臣之不才使臣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壘七日數敗虜虜竟退蓋其始也先擁上皇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宜府宜府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及至都城下都城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謙曰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則上疏曰也先違天負義久留上皇深犯京畿其爲仇恨庸可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間虜勢方張我遣指揮李鐸岳謙齋金賂虜以迎車駕其賄賂方入於穹廡騎已迫於關口繼遣少卿趙榮通政王復往虜營不見乘輿返夫中國與虜不共戴天若必從和背君忘義莫此爲甚且虜貪以詐和成其欲無止長之則難厭違之則速變昔者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性跋斂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徵欽北轅奸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貶尊滅而後已前事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來則震武去不窮追虜若愁惡鬼啓其衷大舉入寇以我肄士加之奮帥臣等蒙死前行可以銜權而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虜知不利及面內貢酌賜津遣不絕而已若使臣通好漢禮必先示弱啓侮臣所謂萬不可者也謙之與羣臣請立景帝也鄭公孫申之謀也以爲帝於上皇義兄弟得絕虜乃景帝因之不渴上皇乃虜亦因帝不渴上皇以爲抱空臂而不義中國乃歸上皇上皇入塞景帝猶曰虜詐謙曰陛下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念之耳上皇還居南內六年景帝廢上皇子而立其子遂加謙太子太傅及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內甲士迎上皇復位因誣謙與王文太監王誠謀帝襄王子下獄都御史蕭維禎責簿對曰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內府安從得之爭之急謙曰無庸石亨有先意奏論死上猶豫曰謙功有貞從旁言謙不功陛下不奪門矣有貞即理也是日詔謙文誠並棄市籍其家戍謙子冕龍門都督同知陳逵獨收謙屍葬之達六台人正統初學上入時勉門所未聞藩官行事多有可觀其督撫遼東用刑雖多慘然強撫欲跡其民按諸王謙諫則時時出氣頗可畏獨達收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達大體毅然任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不容私謁政務旁午日上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

就當世數其才然於傲自用遇勳庸國戚若嬰稚視士類亡嘗也其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議論斷制宿將敘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固銜之及其迎上皇復位故因詠之以爲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盃甲袍帶而已京師人爲之語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得魚鰾於是王驥代謙矣驥去石亨薦陳汝言代驥亡何汝言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廩下與諸大臣觀而曰人之廉滂不亦越哉于謙無一日之積而汝言累累若是是時石亨待下首而慙選之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對上曰謙生不及此上默然他日奉天門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上見謙隱隱火光中憲宗立詔復官赦免還二年遣行人諭祭謙墓復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其文曰卿器偉僞傑才宏經濟富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公道自持權奸被害枉知先帝忠憐朕心茲復卿子遣人諭祭嗚呼哀死表生一順天道厄前伸後永惟人心冕仕終應天府尹脩而有文不予以其族人允忠之子爲後襲杭州衛副千戶弘治初贈謙太傅諡肅愍祠之旌功萬曆中吏諡曰忠肅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以軍功爲福州衛百戶生事戍河西遂爲河州人少豪雋自以生長西

陸志存立功正統中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慨然以汲黯朱雲自許車駕陷土木竑與同官灑泣首諫王振罪狀時卿王攝朝群臣讀彈文畢王但曰出待命則皆前跪不起大慟哭請速斷錦衣衛指揮同知馬順厲聲叱衆竑責起立蹕中走粹順髮嚙順面罵曰權奸誤國家若此若等其黨久當誅尚敢再耶遂與衆共擊死之王起入竑與群臣隨王以登更索毛王二關既出復捶死之肆三屍華門之外頃之群臣還舍內使喧傳有旨召首事者入則危語作恐曰王召首事者人將按擊殺順者捶死之矣竑亦驚談其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若子曰平生不能絲毫詭隨今日之事發我本心我死爾死乃爲王竑妻所遺幼穉寧患無人叔養耶遂與同官俱入既入王無他特爲中官寬之耳此時給事中王竑名震天下北虜聞之亦爲歎息邸王卽皇帝位虜擁英宗駕犯京師帝命都督孫鏗禦于高梁橋使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與領五軍命竑爲倉都御史偕太監興安等守九門提督之是時王敬軍出彰義門戰敗武興卒陣中太監有報効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京都大震竑督餘軍遇虜萊市口與戰虜火民盧竑帥軍士撲滅之擐甲入朝面陳其



狀虜亦尋遁帝命鏗與范廣統兵五萬追之茲與侍郎江淵督其軍連戰祔祁溝勝之衆議推茲守備居庸等關景泰元年以疾乞歸頃之用薦總督漕運兼理巡撫江北諸處茲酌民心法訖蒙右路紫墨吏威今競號徐淮連歲荒饑民死亡流離茲大發官倉欽富人粟舟過河岸下者今如意出米粥既河南山東流民聞風猝至時諸倉皆空獨廣運倉尚有滯積廣運倉者故以備用京師主以一中賁一戶部官茲欲發主者難之茲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旦夕爲盜且上憂朝廷何論備京師爾不吾從脫有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七

江夏子孫永不叙而丘濬寄聲公取張敞傳閱之居半歲上簡得前疏曰茲固爲朕且知其賑政下旨曰王茲故首犯闕法當死朕生之道爲民今知其漕功戶部可遣官送陝西安置該管官司禮待之五年虜卒來寇莊浪甚急命都督馮宗等往擊起茲爲左副都御史與兵部右侍郎白圭俱參贊軍務茲與宗擊敗虜紅崖子川班師入見英宗慰勞至再言者謂西陲既靖漕政久弛當命茲復往從之既至老弱丁壯連屬見茲三日不絕憲宗初科道官言副都御史王茲李秉國家勞臣可委重任而各處一方各理一事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七

變吾先殺爾治爾召盜罪然後自請死茲詞既懇主者素憚其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境流寓安輯者萬六百有餘家先時帝得荒奏驚問奈何無饑死我民及聞大喜曰好都御史茲賑饑民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之米流徙者給道食被鬻者贖之病者處之空庾爲之醫死者棺葬之早夜殫精有所寄任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有述茲行事作棟災錄以傳者既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治淮楊如故英宗復辟石亨張軌用事以汰冗員左遷浙江參政享軌復言上擊死馬順事上逮茲罷爲民編

朝廷有急或不得力下廷議吏部尚書翱大學士賢皆薦茲秉可屬遂以茲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時兩廣徭大肆劫掠北虜據河套時出盜邊四川賊趙鐸作亂茲居中調度預爲經畫諸將奉行以有成功一日上書言邊居兩日不報茲具疏乞歸既竟報或謂茲曰公自今事宜慎重中有大利害不計耶茲曰自今其再遇此等事亦是此等處利害即更大亦不暇計始科道薦起茲張寧爲之首會兵部清黃官缺茲亦薦寧次及岳正李賢不從並出爲知府居三月茲引疾乞休成化三年十三道御史交薦起之吏部

以聞內批王竑推病避難不體朝廷隆用意既去矣胡再用其就今致仕竑在官廬廬十餘年而功澤聲名在天下初號其庵爲翽既歸改休庵居之課僮僕耕種絕口時事者二十餘年正德中卒賜諡莊毅郎曰上皇車駕至城下于謙主論不納欲求無誅豈可得乎李夢陽曰于公當其急時輒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悲夫悲夫南宮之錮太子之易當時廷臣獨謙肺腑血胡不灑此耶至其力斷羣議與王竑之奮擊權豈真英偉丈夫矣

以下  
天順臣

哀彬

趙榮

李實

楊善

袁彬者江西人英宗在虜中彬以較尉見上察其能書留之上在虜中惟彬與哈銘沙孤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爲通事被留虜中脫衣易羊一牽以見上上以銘曉虜語亦留之而沙孤狸者不知其所始虜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返入虜營皆彬與銘從上下關坂晝夜度潤河涉險冒東周旋夾持上有宣旨通書則使彬上在虜帳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上足銘嘗睡然手壓上胸上俟其睡身除下之而沙

孤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召問其名姓彬爲人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哈銘沙孤狸亦能諧謔悅上以解上之岑寂內官喜寧者故夷種也先之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絕虜何速得入南天寒其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言虜欲殺彬及銘者屢矣虜抽革捆載彬之蘆中而將剝彬膚開彬膛上使銘往揀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塞上手治糜壓其背汗浹乃已熟半臂名而與共啖之上稱引嚴先事銘嘗睡熟手壓我胸也無似之耶銘叩頭萬死萬死也先聞過上皇帳間語曰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頃四十萬衆來邊外顧一人不得濟得濟獨哈銘哈銘皇帝身若口也無哈銘皇帝言也先不知也先言皇帝不知皇帝歸還爲皇帝宜善視哈銘上曰我亦不視哈銘誰當視哈銘上還景帝以彬爲試百戶既復位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孤狸爲百戶賜姓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使中官收面勢引太液池通穿中御溝役千人彬娶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五

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衆開名宴對略用家人禮彬累遷鄧指揮使而百戶門達校尉逮呆者積官與彬並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意彬跪謝不敢以屬呆呆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恐不免殺呆呆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始爲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稱之及其繼呆乃學呆所爲以自媚於上達在上前與李賢竝見信有官畏下之獨彬倚舊恩自如達念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妾父千戶欽精彬勢誣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職而尚未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五

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戍邊遇赦還改府軍前衛達因今安言其得還改府軍也實彬與請託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許彬受石亨曹欽及諸干謁者餽遺多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執奪人女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治之達退執彬下獄劉蕞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長安中有男子楊墳者善漆工其泥金畫漆得倭國法其精巧乃出後上巧工也墳素不識達奮然擊登門鼓上書言駕留虜廷是從臣庶奔走逃生保護聖躬唯彬一人今者無人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六

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惠答之百餘曰此必有人恣汝墳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墳斃耳達曰墳小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筭出湯沐沐墳醢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鞠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墳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也何從見李閣老死則死耳敢妄指門指揮醢肉小人令引閣老也肉今在且言卽有餽彬者恒倍餽達歷指數之法以畏而不敢盡聞論彬贖絞墳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俸閒住毀所賜第禁錮墳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卽位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名還如故而達論死繫獄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錢達郊贈之金良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爲錦衣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衛功成在英宗時旣得爲百戶冀轉官徑入求內府上怒下錦衣鞠之楊銘與達官也先帖木兒謀脫成罪會上幸曹吉祥第也先帖木兒爲成請上知出銘并下銘獄謫貴州衛副千戶

後遇赦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中猶爲大通事而成不知其所終

卷之  
臣林記  
主  
趙

重厚寡言保其疎位當成化時大保監華蘭憂好舌噴  
能以德量保其疎位當成化時大保監華蘭憂好舌噴  
出於同年當道于希願位推復以公諱得之  
楊善

卷之  
臣林記  
一八  
起

朝貢中朝三十餘年矣使臣進馬中朝好待減少馬價皆奸臣王振爲之乃致太師動兵聖駕被留今凡刺知院以可汗太師之命特遣叅政求和皇帝所以使我來也先曰減少馬價奸臣爲之與動軍馬事小成大我中心送皇帝還朝中朝不迎我便張關保岳謙入奏又復殺之則是何故實曰太師漫山而來不繇關道從人作寇復分寇諸關關保謙名爲使臣引虜張弓矢輒關殺中朝皇帝不能無疑於太師也曰此不過送駕爲詞耳也先曰我遣者盈不花二人又何故殺之我是以有寧夏之舉實曰沿邊關口多名山泰

卷之

臣林記 十九

李

者十餘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人太師向日南侵其父兄死焉今其報者皆子弟也此亦人情且太師所遣若無南使同行或爲兀良哈所害或爲守邊軍士所殺又烏得知之軍中割一首不有陞官卽得賞功卽中朝有割首賞亦何知是殺太師之所遣人也也先曰我遣李貴又不見還何也實曰無有李貴既曰我知之矣近者夜不叔言大同城東可八里許見有殺尸四五十餘一尸探其囊中文書云太師所遣人邊軍畏而不敢聞朝廷此必貴也太師遣貴齎文書而已朝廷又不知若叅政等來朝廷知之重賞厚待

特遣我報命官殺之耶也先曰我這喜寧何以殺之實曰喜寧中朝罪人也自幼及長層累蒙恩今齎金帛以迎上皇腹心託之乃引領太師入寇京師復寇寧夏朝廷殺之戒不忠也也先曰大明皇帝我仇人也以天氣候落我手中我衆再三教我殺害我國不肯使得知院朝夕恭敬若我落大明皇帝手中大明皇帝官留我否實曰此太師德然皇帝於太師亦有何仇也先曰侍郎來甚善不我又大舉矣因治酒餉實贈之馬與行三十里所引見上皇實對上皇罷請還京之日以當日任用匪人之故引咎自責謙退避名山歲

卷之

臣林記 二十

李

位懇切酬對既歸也先管也先殺馬爲酒今十餘人彈琵琶吹笳兒按拍勸歌也先曰侍郎來時心無恐與實曰何恐之有通使講和以禮焉上太師營中卽我一家也先曰侍郎見上皇心無念與實曰有不念邪我等之念上皇猶太師之念可汗也也先曰念則曷不迎實曰朝廷四遣金帛矣太師不發也卽與我迎歸相勞故不薄也先曰上皇留此我國不得皇帝之我欲留千載後名一好男子今送上皇還矣願侍郎所奉勅書初不及迎事皇帝歸故不可輕侍郎往可請今皇帝遣一太監或老臣三五人如禮而至上

皇歸也因遣其酋與羅綺往大同山西一帶調回授  
邊人馬以示信誥實迎駕期。臣子不敢自爲期  
需朝命因辭上皇退也先遣兵右丞把禿與俱來實  
還爲景皇帝追慶實誦和無他意上皇自此還往迎  
者楊善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成祖舉兵靖難善年十七以諸  
生與守城除典儀所引禮舍人及卽位擢鴻臚寺序  
班儀觀魁梧音吐洪亮不甚過經術而談諧不羈永  
樂初嚴治方孝孺黨家有其善輒論死善生事與庶  
吉士章朴同繫朴言其家有孝孺集善向朴借讀密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楊

以奏朴遂見戮而善得復官緊陞鴻臚寺卿既家都  
城以積著起貨治第都城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  
休沐時時致之宴賞又時時餽名果美饌不絕於是  
諸公謂善有鄭當時陳孟公之風而中貴人亦多好  
之者滿十二年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征至土木  
師潰閑行達京師年六十五矣虜奉太上皇犯京師  
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  
九門外虜退進右都御史善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  
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如故故事朝正出則諸臣  
相率謁賀於朝房而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楊

帝在虜中此何所而我曹賀耶土木之變虜所緣入  
寇者蓋以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名爲三千王振怒其  
詐減其馬價縲絀歸迷大入而太上陷虜太在上虜  
且一歲中朝所遣使迎若趙榮王復皆以庶僚假卿  
佐往虜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亦假  
卿佐名又講和而已而最後乃遣善與榮復往然景  
帝固無意迎上皇善往不予一錢也善悉出其家貲  
稱實中貴人益市綺繡師比阿錫文紅線卸之屬與  
其子宗等五人治裝從上皇所還還哈銘同往既至  
也先所館伴田甲來甲故中國人見善具叙平生飲  
帳中間向者土木之師中國胡怯也曰天下太平久  
矣將卒不習大駕北來羽林材官率扈從耳何知號  
令步伐雖然汝家勝我亦非福也田甲曰何者善曰  
今皇帝聰明英武思一大創汝家不吝官封爵賞天  
下謀畧武士則群來汝家得晏然如曩時哉一八言  
皇帝曰虜馳阪踰壚所恃馬若隱鐵櫜鑿置銳錐三  
尺可穿馬蹄勝疾黎渠答皇帝曰善使治鐵櫜銳錐  
一人言皇帝曰銅銃裝石砲傷人馬一而已毋裝如  
鷄子石約一斗火之可疾迸數丈許擊死多皇帝曰  
善使裝鷄子石砲一人言皇帝曰廣西四川窮山蠻

得多置機弓弩射虎豹能罷毒藥傳箭首人馬皮肉立潰爛可取之皇帝曰善使往求射虎豹熊羆傳弓弩之毒藥選能射者三萬人演習之出罪囚試箭藥囚立死一人言皇帝曰今火鎗門四層放已乃藥藥入有間馬突亡隙若爲兩頭銃裝鐵彈數枚毒藥附彈四層若一馬來齊發可如風雨皇帝曰善使造兩頭銃四門藥試之三百步外馬腹穿今中國之騎皆已精中國之士皆已銳情哉其已矣田甲曰何者善曰無所用之矣兩家已講和善既機警舌變又私解其裝用財帛唆虜衆虜衆既歡喜亦絲甲大賂也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四

明日田甲還報也先見善問曰南朝何官曰都御史也先曰兩家好有年胡拘留我使臣損我馬價縑緞與縑緞中斷之兩縑緞乃可一縑緞我使臣驚鐵觀不與閉之會同館中關防其出入則是何故善曰非夫天朝之過也昔者太師先君貢馬千我太宗宣宗使臣三十餘人而已所求物十不與一二也太師先君無所嫌疑今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人賞金縑衣一襲五尺稚子一體賞賜宴賜於殿上豈天朝不能節用更貶禮哉爲太師耳使臣歸皇帝宴賞有加使人送之拘留於何有太師所遣衆或有小人

入中國爲奸利恐使臣知還言太師或自亡去或入他部落中或中途豺虎食中國留太師之人可得一臂使耶也先曰者也先曰損我馬價縑緞何也善曰先是太師有文書使使臣喜送至中國某人喜不在吳良以其書進朝廷曰此非正酋長可損其賞賜某人送歸乃輒誣吳良以說計滅匿意欲太師殺之不料太師墜其計中也先曰者也先曰與我縑緞中斷之兩縑緞乃可一縑緞何也善曰此回夷送太師充課程者太師不信往往搜可知也先曰者也先曰何閉驚觀也善曰鐵觀出嶺外非京師有嶺外去京師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五

餘里一飯直二絹使臣與一飯賈關而閉不謂皇帝何得知譬中國人向使臣買馬馬價少使臣不與馬太師知耶也先笑曰者都御史言皆實事已過要出小人口第言和善曰太師爲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乃聽小人言忘大明皇帝厚恩來殺虜我人民我人民有思其父子兄弟亡而去者部曲得之剋其心猶其膽苦聲呼天上天豈不聞上天好生太師好殺何謂也也先曰非我殺之善曰兩家和好太師合早出今收各部路上天無怒無灾豈不快耶也先笑曰者凶問皇帝歸還作皇帝否善曰有皇帝矣也先曰當

先竟舜故是何如善曰堯禪舜兄禪弟一也知院伯顏帖木兒在傍曰且留都御史使還問皇帝歸還作皇帝否還作皇帝則送之否者不也也先曰吾故欲中朝大臣來今來不送徒使我食言平章昂克曰都御史迎皇帝將有財幣否善曰迎皇帝惡用財幣人言太師送皇帝以財幣矣若空手迎去乃見太師順天道有仁義自古好男子我歸朝監修史書當備載太師垂示萬代也先笑曰者都御史好爲之者蓋胡語華言然也明日與皆見上皇又明日也先餞上皇自彈琵琶使其妻妾行酒也先曰都御史坐善不敢

名曰義

卷之

臣林記

三

揚

上皇曰太師使生便坐善對曰雖草野敢失朝廷禮也先相顧歎羨又明日餞善遂迎上皇歸既歸景帝以非初旨薄其賞還善左都御史仍理寺事而于謙心許之多官其從行子弟景帝易儲善加太子太保時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脩謁復法然曰我曹無所賀太上又何賀也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太上謀遂與合太上復辟封善與濟伯兼掌左軍都督府事賜勲號散官進封三代掌鴻臚寺事如故禮部尚書胡濙等言陛下止狩之日虜氛甚惡羣

情震懼僉舉楊善供充北使善嘗理挺身營資治義感巨酋唐子儀之於回紇宋富弼之於契丹不過若是遂周旋奉引乘輿還歸雖皇上盛德格天化暴而善忠誠勇敢不可謂非社稷之佐大統復正改元論功擁立之賞既班迎鑾之褒未厚望再進封以爲臣勸上曰朕知頃之錄其子宗并養子凡十餘人更使從文臣之列以爲禮部尚書陳請聽允幾與石亨張軫持嘗陰薦李賢於上亨與吉祥忌之稍稍閒疎而明年亦卒善在鴻臚凡五十年國家典禮無習善者其卒也賜祭葬贈侯子諡

名山義

卷之

臣林記

三

揚

郎曰袁彬楊銘李實雖沛沛流離不失君臣禮中國藉以大城下之迎當事大臣如于謙之才王直之文胡濙之耆舊高穀之用意忠厚率縮首穴視趙榮獨與王復挺身而出豈不壯哉李實楊善郎非君子耶入不測虜廷枝梧護語有足術者善得封伯榮復亦至大官而實對上皇引咎自責數語業失上意及歸復作出使錄其詞浮誇又居鄉橫暴自媒求進以都御史坐斥爲民子孫禁不叙或以封或不免於汙緝沈蓋士君子所以用世在居謙矣况夫君臣之際耶



其虜中對語亦不可不存也

劉安 羅通 沈固 來鑑

劉安宿遷人父榮祖江洪武初江爲總旗以軍傷殘  
屢榮代父仍用其江名榮從靖難有功歷陞中軍府  
右都督永樂八年從征虜追過幹難河殺敗阿魯台  
軍爲軍殿上卽軍中陞左都督十二年從征瓦剌率  
所部與馬哈木戰下馬持短兵突入殺獲多師還賞  
獨厚十七年充總兵官鎮守遼東至則築城堡立烟  
墩於金線島之望海塢守備甚嚴瞭者言夜有火光  
出東南島上榮曰此倭賊至駐兵金州待之明日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三千餘人果乘三十餘艘直逼塢下魚貫登岸一人  
貌甚醜惡揮兵直上衆皆惶惑榮猶師秣馬略不經  
意使都指揮徐剛伏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其  
船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徇旣大集榮披  
髮作真武狀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賊大敗餘  
衆奔空堡內軍士請奮追入堡不許特開西壁縱之  
乃分兩翼夾擊自辰至酉擒斬無脫者凱旋將士請  
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閒惟飽士馬臨陣作真武狀追  
入堡又縱之何也榮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飽士  
馬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兵法也賊飽實來陣勢

蛇故作真武狀壓之難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作其氣

賊入堡必致死故縱生路滅之固師勿逼亦是兵法  
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入面勞之榮曰臣奉陛下成算  
若諸將士効力乃能有此上悅其讓論功封廣軍伯  
仍赴鎮先是倭出沒並海諸郡無寧歲至是北自遼  
東山東南抵閩浙饗宴清樂榮封伯一年卒于鎮計  
至上嗟悼輟朝道官諭祭追封侯諡忠武所營葬  
卹甚厚給舟車歸喪所過州郡致祭安襲父爵鎮守  
大同英宗陷虜虜奉車駕大同城下副安守大同者  
都督僉事郭登閉門不納安獨與侍郎沈固給事中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孫祥知府霍瑄從實出見伏慟哭進膳羞袍靴出藏  
金犒虜因具述於朝景帝怒按罪降職上復辟德之  
進封爲侯賜勅曰惟爾父江事我太宗皇帝克奮忠  
勇爲時虎臣實啓名封爾安事朕繼志崇勲天步艱  
難捐軀赴難人不測之虞効扶主之誠疾風草勁極  
蕩臣忠古有所云爾今其庶茲眷爾忠特封爲廣寧  
侯世祿千石賜諡券爾尚益勵前忠保爾祿位五年  
以定曹欽叛加太子少傅命掌右軍都督府事卒追  
贈峰國公諡忠僊瑄鳳翔人爲大同通判以薦擢知  
府加秩叅政仍知府事英宗復位擢工部侍郎而郭

登景泰中封爲伯坐奪爵謫戍安四世孫泰嘉靖中掌團營神機掌中府清慎好義死而貧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曾祖仲淵負才具淵略喜議論國初以富民徙實京師永樂中上書言便宜十事成祖嘉之仁宗監國江寧今王凱上元今魏鑑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倡兩縣父老白枉後父老悔懼各鳥鼠散仲淵獨詣東官陳二今賢御史折之曰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而兩縣父老皆不至公耶私耶仲淵曰公私不在人多少誠公一人可耳仁廟召詰仲淵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羅

人安能每事盡善仁廟曰長者之言卽釋兩縣官亡何應天府丞坐盜官錢使人諷仲淵言如言兩縣官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民故得公言之府丞被私罪敢面諍丞銜之因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責償通二十餘登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閩夷有才略北京新造發軍夫運磚通州潞河數百里相屬轉徙十餘年不辦通建言罪囚自徒流以下得運磚自贖不數月悉盡法司以爲例巡按四川蜀王出入用乘輿鹵簿一日過通通突叔之王氣沮藩臬謂鹵簿不當屬有司詰問通何所置之卽上聞王罪且

不測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既無所報通曰易耳移文與王云鹵簿故玄元皇帝廟中物復還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所建老子廟也通始至蜀士大夫稍易其年少至是皆驚通查用璽書以威嚴治而仲淵貽書戒之曰昔人治蜀文翁以寬武侯以嚴爾尚遠師相濟通受成竣報命永樂十九年詔求直言通應詔請罷巡邊與給事中柯遷御史白忠竝謫邊州通知交趾清化至南海有老人授之兵書曰已巳之年需公大用是時交趾新屬性俗不通通簡條教寬法令州故有妖社能殺人計除之黎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羅

叛宣宗元年陳智方政兵敗於茶籠諸郡震動成山侯王通奉命往討大敗喪師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守將下賊賊無少長皆殲之通說守將指揮力忠曰吾與若受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妾人遂委棄耶降者賊盡屠之與就死孰若死守清化人受吾拊摩六年矣皆信我萬一翼城全忠爲感動簡練千人晝夜防守七月黎明知城不下卒來攻城堅一夕曩土山於東南西門外高與城埒通謀曰賊衆我寡難以力勝今詒之約日出降必少息乘其怠襲攻之是夜率敢死士燃松火鼓譟突出城南門直搗土山斬其

梟勇數十百人盡焚其飛樓雲梯士民氣大振其冬  
王通復貽忠書令下賊通堅拒不納明年正月朔又  
安降將都督蔡福來說通曰吾以若來助我乃游說  
邪斬汝矣福惶恐退賊又遣人密說打忠通引張巡  
許遠事激厲之忠曰死生惟君自是賊不敢嚮清化  
然王通竟爲蔡利所敗宣宗棄交趾予之通乃與打  
忠懷印還是時中國士大夫盡沒交趾死事者惟昌  
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  
第進士爲縣令不爲聲色而風義聲震一時使周新  
知府惠愛在民黎利攻虔郡縣至昌江子輔與守將  
相與兵拒之相持數月寇攻城食且盡人心益堅再  
名口歲

卷之三 臣林記

諭月夜急急賊將子輔死賊無一降者子輔知事  
不支侯曰吾守郡亡與亡義不污賊手乃今  
一事一安先死而死已隨力戰全城惟遁及打忠二人  
既還權通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  
儲宣德九年秋上巡邊通督餉不絕正統初改兵部  
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征虜兀魯乃我  
師戰却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狗衆勢復振大敗虜  
人還見驥畫擢貴功驥惡之言通私中鹽索鹽商將  
領金帛裘馬誘姦妻逮下獄謫北流縣客山閘官  
九年調東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已巳通  
聞王振擅權玩兵虜數寇邊憶所受老人言以河泊

功次入京果有土木之難廷薦通可屬大事復兵部  
員外郎守居庸關尋進郎中通上言臣切見鄧艾取  
蜀蜀人却守成都備艾劉裕取秦秦人却守潼關備  
裕及艾從劒閣緣崖躋攀而入王鎮惡乘舟過渭至  
咸陽秦蜀已破而成都潼關守者猶未之知臣所障  
地京師後門一或失守虜人旦夕耳臣遍閱阨塞有  
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通人不通馬者百三十所須  
多方設備京師乃固又當使大臣一人總督軍務其  
權始重於是景帝卽命通爲之陞右副都御史虜擁  
上皇入塞至廣昌破紫荆關守關給事中孫祥走死

名山彙 卷之三 臣林記

虜奄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勅通  
與守居庸都指揮楊俊提兵入援方虜破紫荆時俊  
使旗牌官良密言欲以本軍六千遁通縛良斬以徇  
說俊曰紫荆既破京師孤懸旦莫至援軍遁居庸失  
京師殆矣此社稷安危之機也君毋動我領君兵爲  
君破賊至是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還通亦還守  
關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  
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遇吾歸路城外  
空無所掠我等名送駕敗則皇帝且爲取歸於我無  
功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荆關兵皆遁爾奉皇帝仍出

紫荊我以鐵騎攻居庸居庸不守我復爾合還嚮大城居庸不可勝且奉皇帝出塞然後議和皇帝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中國也也先去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也先領五萬餘人出居庸攻關通用水灌城水厚且堅虜不能近通與守將謀曰我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虜夜環鐵騎盡用衝敵計敗其鐵騎乃可破也皆曰善虜人即比兩馬橫置草臺馬上二人共宿鐵騎外繞之騎隨一大通藥羊肉熟之醃髮夜投之犬飽不噪尋用骨繩連鞍馬足開門鼓譟火砲四擊虜騎跳躍輟急不解砲擊之檜一首

名山藏

卷之一 正統

臣林記

聖

何況邊陲今宣府大同宜屯重兵操練選武將驍勇者充總兵官文臣剛毅者總督軍務時遣曉諭者爲胡人服出遠伺之白晝行營恐其望塵而遁抑埋伏待我當今深夜急擣巢穴使卒無所施又古名將如穰苴韓信皆起賤微今腰玉珥貂之輩皆全軀保位惜賢忌能無報國奉公之忠乞勒兵部五軍都督府詢察武衛中有信且其人與議行之臣入仕年久頗識邊情區區憂國敢用陳奏下兵部尚書于謙不悅覆奏近日諸邊守將累報聲息若謂通言一槩不實恐其果警且急不索之職當先者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者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其餘齊力之人給賞而已并無六萬之多通云殺賊幾何宜將臣謙同武清侯亨等已陞職爵革去官軍俱且不陞通請屯兵宣大臣已先奏遣武清侯亨昌平侯洪同往通請推選武職已奉詔書奉到者送亨試驗如道如信未見其人武清侯亨昌平侯洪若安遠侯溥則首珥貂都督廣都督鏜都督頤等則身腰玉出戰居守殊亦有功不見全軀保位之情久仕悉邊通所自爲必有所知乞就今舉保通又欲得剛毅文臣總督軍務念臣謙素劣乞罷臣官別選其代

名山藏

卷之一 正統

臣林記

聖

或就今通詔廷臣將謙通所言會議皆言石亨楊洪于謙三人戰守總督實堪任使羅通譏貶過當然其志實在禦敵惟陛下委任如初帝亦詔解之頃之宣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入犯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一旦擁衆以送駕爲名突至太原搖動山西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遣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檣管護山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遂請通往通謂謙惡而出之言謙洪共建此策當今與臣同行謙請行上仍以命通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安嶺外會虜亦退班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還協贊京營軍務三年轉左六年加太子少保兼石都御史進階資政大夫景帝不豫石亨張軌以迎復上皇密謀通通曰吾觀天象事必濟從之上皇復位賞不及通自言通子三人俱得叙亡何丁艱居家天順三年起右都御史既至請老進榮祿大夫致仕賜傳歸通弱冠登第開闢南北者五十年家居不治生產親友過從詩酒相娛年八十餘一日不懌沐浴更衣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遂卒成化六年道官致祭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已已之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勅祠居肅關水

早疾疫邊人至今禱焉通有曾孫大紘爲給事中建言削籍與子等

沈岡字仲威丹陽人太祖時固八歲以能誦大誥召赴闕賜寶楷還年十一補邑庠生弱冠領鄉薦入國子監選理刑內臺擢沂州同知人莫敢少年易之有嶧人言沂西賈山社產銀卅舊有課可開采固執奏故坑及泉通海不可鑿鑿新坑難爲力且卅有無不可知卽有費重利輕勿開便成祖從之徵入爲戶部員外郎以才勅理鹽筴廣右督運西茶於四川六番進郎中出爲山東右叅政督餉給軍進北還仁宗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位命以叅政同武安侯鄭亨鎮大同宣德中命與武安及叅軍都指揮張儉統兵行邊召赴闕議事稱旨英宗卽位以同勞邊賜璽書白金綵幣固上便宜曰比勅書戒諸將窮追虜者虜寇來如飛鷁去若絕絃勒戒窮追恐墮其計聖慮遠矣臣竊謂今虜勢尚微宜早制之不探虎穴不得虎子若虜知我戒輕慢漸生且使官軍勇者喪氣怯者得以飾詞請但令相機而行虜衆我寡則臨邊固守我強虜弱則出境窮追時令開諜密探賊踪乘彼不虞且構巢穴連出數合虜必瓦解縱未得利威亦遠振三年與征西前將軍

方政遊擊將軍楊洪統兵護送貢使出境因絕漠度赤山追勦叛虜還居二年連上疏言邊六年命兼總理兵食二事賜總督邊儲印記固復上言阿魯台比焉脫散所破餘衆實塞下不無小小盜邊脫散驕矜虎視中原又有覬覦之慮至軫聖懷添調軍馬運畜資糧邊固嚴於扞衛蒸庶煩於供億近以二虜一滅一死邊事稍寧將卒燕閒然以數萬之衆坐費民供國計非便兵之所屯芻糧爲急臣在邊年久頗知形利大同中路有青楊林馬頭山等處東路有爛柴溝陽和灘等處土沃多水草國初俱有居民屯種厥後

殷廷論益切既遭母喪奪情視事再乞終制不允赴鎮上邊情十策朝議從違不決而罷十四年夏虜果渝盟得諜先報以聞至秋大入朝命西寧侯宋瑛督戰不利諸將或死或遁固始守獨完車駕親征駐蹕大同三日固得見而不得言車駕北狩復至大同與廣寧伯安出城朝見上命括金帛犒虜或難之固曰府庫物皆上物也今有急不命猶出之矧復有命盡獻所有具聞於朝景帝下吏部較勘有無欺隱竟白其冬以城守勞進右都御史諭璽書賜金帛固言自虜變以來臣承命守城晝夜營營圖殺賊雪耻奈才識短淺無所建明今具拙策不敢望行乞採可否文多不載二年以却虜功轉左都御史尋赴闕議事乞致仕從之英宗復位石亨言固於上召見便殿褒諭再三即日陞戶部尚書賜白金綵段加岐南香帶金纁雲鶴襲衣贈誥命加贈其祖父宸遊嘉宴輒召以從賜珍果異物三年以老乞歸賜鈔若宴憲宗卽位進從一階年八十一卒固事五朝亦歷華要遂享臺省幾五十年在大同二十七年賜璽書前後三百餘函所上章奏不下數百居常興學育才不用武衛廢文教臨危處變採貨拯敗邊圉以壯爲人懸悟儻

多籌略善談論尚德義喜功名

同時輩中以此御史

岳州府人中朝建議總督官府總兵官車馬入衛京城或欲逐奪其城終然爭就守信使制當城門下令脫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虜從遠城山後無數城唯宣府乾熱編完自後抱雲中山前

先乞歸無人爲言守信功於制者

朱鑑字用明晉江人在唐居亳州有顯者其後自甫

徙晉江鑑父則文用孝著名鑑成童刲股愈父父竟不愈哀毀踰常力貧奉母永樂中以舉人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時副使僉事不行分巡屬吏殃民無憚鑑請如故事周巡所屬以安民察吏具得施行梅花峒賊蕭啓寧等久勦無功鑑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諭皆解散湖湘風俗務外貨殖男女過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洪武禮法旬月之間結親者動萬計考滿當代右都御史顧佐等奏留久之正統初復命巡按廣東多所建明欽州叛民黃金廣等嘯聚爲毒鑑指示諄切亦遂向化代還朝命成國公朱勇簡都指揮等官三百餘員習孫吳兵略歷代臣鑑等書擇御史有文武才者重其事右都御史陳智推鑑鑑乞開設武學以典武科奏可遂爲定制七年陞山西布政司左叅政請卹軍民凡數十疏多見嘉納土木之變景帝監國陞右布政使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鑑

言臣聞聖駕被留虜庭傾血刺心謝天天高叩地

厚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皇上生長深宮遠行不過天壽山近行不過海子裏何至舍唐虞三代之聖

謨蹈懷愍微欽之覆轍輕爲孤注親屈萬乘是何奸

邪竊弄生使蹈此危機夫既往難追方來當謹臣恐

虜寇奸說百端去而復來取而復索節據剽掠殺虜動數十萬却以請和結親爲名夫結親不已必索歲幣索幣不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充醜虜無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兵法有云千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軍半至今彼寇數千里趨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兵將不蹶我軍以佚待勞反蹶上將軍豈無故哉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弟相接所掠之物皆歸私室我以賞罰必聞朝廷號令皆制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有所得物必解公家今以結親爲繇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首一則通我達軍以圖內應既假送駕爲名姑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爲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宜急擇將練兵暫停中賁監軍假以生殺賞罰重整散漫之兵復募壯勇之士聲奸邪之積發太倉之陳重懸賞格厚酬爵祿惟圖功成勿惜國費給賞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軍勝饒外寇再徵勤王之兵名爲復仇之舉指日刻期夾攻竝進也先如果送駕結好實未可喜虛愈當防宜使叔歸胡黨招回遊騎今我軍民出作入息今我牛羊朝放暮還省去人馬斂止甲兵單入單騎以來送駕仍今驍將擁兵居庸以慎防守暫且苟安於今日再行整計于來年臣又切見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寇生發皆以誅振爲名自侍講劉球之死中外以殺諫官爲諱古云事歸朝廷則治宦官則亡史冊所載理必不誣爲厲之階莫甚於此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名曰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擊潰關多所殺傷虜爲震却福善困人憤同尋索期之後血汗沾背力竭太上皇還景帝勅邊將各出精兵左右掩擊鑑謂未可上疏曰臣聞帝王不計小忿以安民不尚輕敵以全軍漢高不報平城非力不能休息天下也李牧收保不敢戰者非兵不足欲養銳也也先慕義請和送還太上皇帝彼以誠來我以誠報且其大營近邊尚未遠去我師一動彼類當知不曰搜剔別胡必疑追逐他黨我既失信彼且無狀爲今之計莫若慰賑邊民委將守備犒兵招進勸農資稅募入粟廣屯田犂馬政休養軍民固安邦本虜果桀驁不悛我乃屯兵要地小入則一衛掩擊大入則諸衛夾攻蓋彼盟既叛我出有名今邊境稍靜還路初通芻餉初備未及旬月遽欲興師臣深謂未可詔亦嘉納焉因命兼往來巡撫山西地方景帝既立東官貽陳循書曰還奉明旨更封沂王僕竊遠聞心殊未安夫前者至尊蒙塵宗社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姬周輔成不得已也今鑾輿既歸屠數有在委裘而治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廷文武群臣共立不能夾輔焉可易置僕復有言陛下於太上皇翁骨肉則當避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



盡君臣奈何藉口防微反爲幽閉珍羞節其日膳雖  
燦增於宮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循省書怒甚鑑亡  
何乞致仕鑑按廣東激揚風裁平反冤獄粵人春秋  
祠之所爲出巡錄條教禁約排偶提切里師長老挈  
訓童蒙比法家言

郎曰劉安以出見上皇獲罪所辭得侯楊洪郭登彼  
何人也稱名將耶羅通沈固朱鑑時當倥偬皆有守  
邊功且其意皆在上皇而事不詳士大夫之口予讀  
其私傳家譜因爲載之若通固守清化可謂特勳晚  
與于諫不協遂爲國史所譏鑑上循書足振朝議之

名山藏

卷之八

皇林記

卷三

靡不見傳而疏名實金者獨著於世予得不爲之  
扼腕耶

名山藏卷之

臣林記

晉江何喬遠

廖莊 鍾同 章 倫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弱冠舉鄉試宣德中以進士選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楊士奇家人不律莊抗論之或曰楊公公卿先輩不為地耶曰正以此事楊公莊性剛氣激顧表裏易直喜賓客交遊既為給事或勸稍謝去莊曰門市心水又何避絕正統中擢大理寺左丞尋陞南大理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朝謁太上加恩沂王大意謂臣入仕十餘年開見陛下向在廊邸太上臨朝冊封今群臣歲時謁賀恩禮隆洽今深居南內陛下起居大見疎曠非所以慰天心教天下又太上子陛下猶子宜使親近儒臣輔成德器以端國本以繫人心景帝繇是惡之居一年以母喪赴京關給勅令既朝見帝大怒即陞前杖之八十謫定羌驛丞時章綸鍾同亦以請立沂王繫錦衣獄至是封六槌選六卒就獄并杖之同竟死英宗復辟召還為大理左少卿再陞南禮部右侍郎尋調刑部憲宗元年御史奏莊自處不嚴法律生疎上以莊

在景泰開大節可取特轉為北刑部右侍郎踰年卒贈尚書諡恭敏莊卒後鬻房償斂費時過不能售鄉舊仕朝者哀而佐之乃得歸喪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父復翰林修撰文學氣節推重時輩與劉球善球上疏時復居母喪恨不與名同雅聞庭訓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第死不入此祠丈夫乎哉既舉進士授御史景帝五年以災異求言上言比者定州新樂縣擒賊二人屬臣問訊皆云也先使來覘中原視形勢要害處也先帳下多有南人我之虛實彼備知之臣聞此言深為寒心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朝大臣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堂子母腹腹相得窺突矣上燕雀不知禍及而顏不變當是之時皆以子順為狂燕敗子順言中今在朝大臣有不變之顏矣臣茲言之不狂則謬臣草茅時間內豈構惡成殘劉球諫臣自是鉗口太上北征未見有人明目出諍臣見諸臣之為燕雀也皇上赫然中興誅強梁旌忠直親六師禦敵于郊達賊喪氣僥有北還蓋不戰而三軍之氣百倍臣謂皇上有堯舜之仁湯武之智周文之小心鞭撻四夷致太平無難者奈何達賊甫退瘡痍未復侈心遽生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願自今無徇貨色無甘遊戲親庶政以穩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賞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畜民擇賢將以養軍鑒前事愼後軌親率群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然後延攬英雄講明方略則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達賊可徐圖之矣昔者韓信起於饒夫樊噲出於屠犬張良著於亡命古今英雄何常有唯其上有漢高用之下有蕭何薦薦之是以能佐命與基昭休流景今皇上求才如渴大臣排抑尤甚雖選將之命屢下中朝所舉皆膏粱厚祿親戚朋舊屈抑在下者殊難自通即如曩命將帥人言方略經旬踰時殊不陳奏柳淳石亨有言又不過侈庸儒之談乏經久之慮平時如此有急胡濟臣誠念驅虜陸梁朝臣欺誑延攬講明具失其道涕泗嗟膺歎息撫膺臣父復昔任翰林臣今同職言路兩臣受恩寧忍緘默帝覽奏命禮部集議竟寢帝廢憲宗爲沂王自立其子爲太子而頃之所立太子薨同見章綸泣下曰上不復立沂王者吾死諍之禮部大臣若胡濙輩聞之咋舌相戒同疏列十餘條其一專論沂王事帝方求言未有以罪也會

名山藏

卷之四

臣林記

四

綸疏繼上帝大怒日限門陳出旨即時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辭連同卽逮同苛拷迫今服通南內同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是日大風雨黃沙日燭地皆黃齡年帝陞杖廖莊復卽獄中杖同逾六日死屍棄獄中英宗復位國子生葉華朱圭言同贈大理寺左丞錄于啓國子生詔書褒美大理丞高明爲啓索屍棺斂之得給驛歸尋授啓成寧今成化中復錄其仲子越給同妻月米賜諡恭敏祀忠節祠如始期矣方同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同輓轡曰吾不畏死爾則奚懼後三日馬死屍中旣歸葬烏鵲巢宰木產白雛者四章綸初名崙字大經樂清人也其先閩人吳姓其父金堅請於父母往文寶家一見與金無倫敘薄之綸自少嗜學截竹繼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方有室校南禮部主客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質直坦易以已任天下自號鰥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反覆萬言並切時政懷獻太子薨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禮部大臣莫敢言綸疏脩德再灾十四事其一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邦家終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誠以孝弟者有行

之本萬善之源天子所以德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  
大齊庶豫周文日三漢高五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  
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玄宗長枕大被兄弟共  
寢或五帳更處或花萼同樓是天子之友也臣惟太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子之父也與陛下合  
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陛下身受冊封是上皇臣子  
也上皇虜廷遠書傳位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遜  
尊爲太上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還宮是陛  
下與天下至願至望也汪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  
聞中外矣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爲皇后固謂母以子  
貴不意世子則薨逝矣臣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  
是復中宮之象天意欲陛下厚關雎之終正夫婦之  
倫也臣望陛下退朝之暇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兩  
宮脩問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群臣朝見  
以展天顯之愛以極恭厥之道而又念母儀不可久  
虛復正汪皇后之位推念上皇傳位之意仍立所王  
爲太子則親愛全備堯舜可師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出震繼體不期而毓帝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煨煉連  
五日迫引大臣及通南城狀竟不承以鍾同先上言  
并逮欲殺之會風霾大作得少閒居一年廖莊自南

來帝怒其先請陞杖之并封梃杖同綸如莊數同死  
給銅禁錮給上疏時意其妻金氏聞之曰吾平日  
是得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得內臣有能舉其  
辭者擊節歎賞曰奸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即日擢  
禮部右侍郎裏憲王來朝爲王稱之方有意用綸會  
與石亨楊善不合爲所短遂改南京面諭賜金幣尋  
改南吏部上大漸詔嗣君婚禮無過百日綸言山陵  
尚新元朔未改釋服公除雖有常制諒陰大婚禮禮  
則殊乞勅禮部舉行來春成化四年南京當考察綸  
與右僉都御史高明同事欲就年齒區別衰壯而明

仕廣東布政使有父風先是綸同下獄時兵部迎士楊集奏記于謙曰奸人黃玠進說易儲本爲脫死計公國家柱石倘鍾章二公死杖下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文曰書生昧朝體乃有膽氣當進以一級出之知安州集字浩然常熟人

郎曰明初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大小臣工莫不將順頌美憂治危明乃得李時勉劉球二人景泰之李廖莊三人開口奮臆不有其身其所持論皆宗社大體要矣

邢讓 劉鉉

名口裁

卷之

臣林記 七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以進士授翰林簡討李實使虜與虜使偕來言虜已和欲送車駕歸群臣請遣實復往景帝難之第令付虜勅言意而已文武大臣固請帝曰楊善已行待其歸讓上書曰陛下所遣使迎復者豈非以虜不足信歟審以虜不足信則前者不必講和矣我所以和爲迎上皇也不迎而和將安圖哉天下事成敗勢也常爲理也虜不足信勢不可知陛下迎復理則當爲陛下於上皇君也兄也陛下從群臣請仍遣李實往迎駕之歸否未可知而陛下愛君篤兄心已著於天下矣兵家之曲老直壯上皇不

名口裁

卷之

臣林記 八

迎彼藉爲辭假大義而入寇臣不敢謂我直也彼許我迎顧復無實曲乃在彼屬兵秣馬以興問罪我則壯矣陛下若以虜使既行事難再舉請急遣還實同之追而不及使實自行虜人聞之且曰中朝迎復信矣所重遣使或者遲迴觀我誠否則上皇迎歸固可期也疏入得旨上皇朕兄豈有不迎虜情臣則彼以急來我以遲去蓋欲延緩牽制而察其情文武群臣日言之矣朕所不報其意如此讓以天順八年居父喪因脩實錄奪情召起爲修撰成化二年起陞國子監祭酒五年陞禮部左侍郎國子監故有師生會饌錢輪者常後師生出監則皆委之去監中貯爲公用相治已久讓取以作新學舍創立勸諭學規學志碑刻之費不復文移有司又不籍記代議者陳鑑亦不綜察遂爲典簿王允所私戶科給事中丘弘等嘗言之會掌助教者簡討葉時以許奏允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不許讓鑑各上奏申辯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鑑及司業張業刑部坐讓監守自盜讓自獄中奏學士萬安李泰與已有隙故倡此言而立弘承風奏劾又日宣其事以危言恐動刑部使傳致臣上命會官雜治讓等不更命御史覆按有從中持者竟

免死贖爲民國子生盧楷奉曰邢公整厲學校不私一錢爲衆所誣吾當棟之或曰無益及罪何楷曰師生父子也父溺子可無號呼與生徒楊守陞率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竟寢讓外僕內明敏於撰著然不能容物意有軒輊輒見詞色爲祭酒銳意師道懲絕告謂人以是舉之而亦以是軋之歸數月卒楷東陽人擢浙江鄉試第一早卒文章色理滋茂論者譽之青黃應節農人操鎌疾割隨手委地彌望無際而守陞後至大官陳鑑字輝熙長洲人父以事發戍兼通儒書正統十三年舉進士及第爲人辦陳鑑有辭譽而好談論書陰并張家安蜀人質厚有識識

名口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彌月而孤未冠授徒里中割股養母永樂中以善書徵入翰林筆法溫端推重一時而博極群籍用心於內同官王汝玉輩詞翰若宿構鉉淹時始就然沉深切至其於經國匡導爲多久之中京閣鄉試授中書舍人正統中陞脩宣廟實錄進侍講再進學士開說簡質爲英廟所嘉景帝稱攝諸司勸進鉉獨不署名同郡人楊翥以故邸府長中人主鉉家帝數召見翥內殿者還薦及呂亦於帝授議札中某曰識之久不問也

書盛

大者

縣中有劉先生寧識之乎曰劉鉉學士耶樸人也中官曰上知之且用之矣叔大告鉉還邀與往見鉉曰上奚知我知我必自楊長史主我而離刻我哉楊長史人從軍武昌爲鄉整師楊士奇還寓武昌因甚諸謀士奇更數進鉉殺不及舊整之手士奇貴爲鄉整人謂鉉從可侯者爾未身還吳北房數鉉歸表賀因手疏乞時朝太上失旨僅進位尚書仍乞致仕年八十餘乃卒子汝清汝洪一朝舉皇帝引以爲退免追制吳人言者仁厚絕俗方爲尚書歸何害鉉父老生子者書一疏恐鴻鸞見逐當之從步終身于懷金入帝金爲景帝易儲有端禮部兩侍郎人獲歸以告帝問也

名口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缺中官出翁疏帝命傳示內閣江淵謂鉉才力不足辦此等事請用編修薩琦鉉聞曰此知我者既易儲鉉已爲國子祭酒此時諸司皆賀司業言鉉亦合上表鉉曰不能諫又賀耶英宗復辟開易儲時國子監無賀表問徐有貞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召見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擢少詹事一日忽不至曰死矣上歎惜久之成化二年贈禮部左侍郎賜諡文恭鉉不好名稱與人雖造次未嘗不厚若同官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邸所乏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人咸謂之長者至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慄子

舉進士奉使行時鉉閱其衣篋比還篋如故殊喜  
瀚官副便能仇鉉法於家鉉從孫有名鳳者仕御史  
以好學聞

郎曰邢讓鉉志官下弓滿而撥劉鉉惘然甘處亡能  
之地至夫必伸迎復之請不與居攝易儲之疏其趨  
同矣

周叙 劉儼

周叙字功叙古水人其先祖世父伯寬者仕宋直寶  
謨開疏斥賈似道曾祖以立元懿溪山長上書請脩  
宋遼金三史推宋爲正統父岐漢府紀善作寶賢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士

敘以諫漢王漢及召入爲職方員外叙永樂中進士  
入翰林爲庶吉士被命作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  
編修以母病乞歸省仁宗嘉其孝賜傳以行正統初  
爲侍讀上言時政言比者天旱皇上躬自引咎命群  
臣齋沐禱祠三日而雨然禾稼未大沾溉生民未盡  
滿望皇上倦倦是念臣下所當欽承德意思陳闕政  
以消謫助理乃其致憂勤効忠補過之疏未聞告老  
陳情自乞留用之章繼進掌銓選者訕詢不審資格  
徒拘司國計者農桑生殖不加勤而賦稅科征日見  
益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乏激揚之公

言官惟緘默之尚至若僧道之流無益政教多至數

萬額溢十倍徭役之人戶口滋耗蠹政傷和莫此爲

甚又近年畿甸山東諸府流民衆多推原其故皆繇

守令不加矜卹或窘衣食或迫征徭竊謂守令寄撫

宇風憲司耳目風憲得人守令自職尤宜精選方可

望治上示叙章諸大臣吏部尚書王直等引罪自訟

正統末爲南京侍講學士請刪脩宋史以畢先志許

之車駕陷虜叙發憤疏言八事請郕王臥薪嘗膽如

越報吳郡王卽位爲皇帝疏言安邦謹始八事復上

中興太平十四事景帝批荅褒美叙敦尚氣節剛介

自持與人爲善匡益規正王直故叙同郡失達叙寓  
直書曰伏惟太保冢宰大人先生閣下惟吾吉自宋  
及今人才輩出重于世道尤于鄉邦者九賢也繇茲  
以降非無其人俊偉光明卓無瑕類殆亦鮮焉永樂  
宣德間叙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以當之迹其舉  
措究其底衷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竊計堂堂名郡  
際今聖朝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  
文信公其人者出爲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乃今見  
大人先生伏惟先生處屯之際翼戴今皇輔大濟艱  
其時其任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士

當心天下之大憂以成天下之大計而其要無他在用君子遠小人而已用君子遠小人之道又當審幾而斷之思昔三楊輔政其時固一幾也惟是二三君子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乃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保身其實誤國以致閣宦弄權有今者主上蒙塵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又一幾也宜相與講內外防微之政遠鑒前車以建永謀毋徒曰有某在有其在不致自專者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失今不圖悔恐噬臍朝廷大事殊無所濟且使歐陽子周平圖得擅美於前即欲効張留侯之從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不足貴已叙一介書生蒙朝廷之恩先生之惠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法務簡無一毫求進之心惟恃昔遊門牆兼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前此固未嘗敢一奉聞也叙之直亮如此叙脩宋史與上元人陶元素聚首撰述未就而卒元素守道甘貧舉進士棄官不仕時論高之劉儼字宣化吉水人自幼端介不凡雖治舉業必探底裏年二十餘領永樂閒鄉薦下第歸家潛心又二十餘年乃慨然有志魁天下正統壬戌果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古文名景泰七年進太常少卿兼

侍讀尋與編脩黃諫主考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王文有子入試並私屬儼儼不爲地則大恨既放榜文上奏洪武閒殿試不公考試官悉下究問復有再考之例是以人知敬懼科目得人近歲考官至有受賄驚趨入院醃豬肉餞牲口酣飲高臥殊不閱卷至揭曉將及美惡不分去取任意今歲順天顛倒尤其臣有子倫入試誦文於臣臣擬爲前茅開榜落名驗場卷惟同考姚富有三篇批詞主考劉儼黃諫略無斷駁至所取文劣臣子者絕多乞依國初例命翰林院官同科道官將取中舉人及臣子試文從公校覆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子若勝請聽奏請定奪仍治儼等奸嬖之罪循亦奏科舉取士國家大典當太祖之世考官劉三吾等會試貢士試題有譏諷朝廷及克惡字并考試不公者御史劾奏治以重罪別命覆考當太宗之世考官鄒緝等會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書洪範九疇偏經論題御史劾奏亦罪緝等別命覆考今歲順天鄉試小錄累有克惡犯諱字易題故犯章皇帝御諱策論二題皆屬偏經士習他經者多不能理會今續脩通鑑綱目會脩寰宇通志皆未成書殊未頒降亦以此出策所答又多克惡犯諱字非所以刊示四方



臣兼閣儼兩目昏花臨文多舛先送者苟取足數後至者盡棄不省以致士子負屈甚多臣子瑛亦在其列乞勅多官公正有文學者取中式點落文字再加比較以定去取有旨並令禮部會翰林科道覆較大學士高穀歎曰大臣子與寒畯并進且不可又況不安於用欲殺考官乎時方病告強起朝參朝退請得門上奏事因面奏儼諫考試皆公循文不宜私子帝重違二人意穀乃與禮部較閱覆奏取中文字比之倫瑛差等互殊第驗中式舉人挺硃墨二卷批語筆跡兩有訾疵帝許倫瑛爲舉人下挺井本經考官獄

清華密勿之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上是科道官言第以大臣有置不問而高殺以面奏門上深爲循文所銜亦乞罷職上慰留焉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坐詭籍斥還本學時人爲之語曰解有名還學生榜無氏使貢士明年英宗復辟循文得罪倫瑛譴成命儼署翰林院事有寵用之漸竟卒贈禮部侍郎下儒臣定諡學士劉定之議曰士君子名者有日也若焉則勿怠而勤其業事任有時也任焉則勿循而執其正有若劉儼年踰弱冠名領鄉書晦迹林麓研究經籍逾壯越強徐起而魁天下入金門履王堂追躡古作參述國章惟日孜孜靡有怠體豈非著名而勤業者耶筆削前人之淑慝升黜時材之良窳明目張膽抗論正辭神明質而不回貴勢壓而不挫豈非任事而執正者耶業勤所以廣才正執可以立德謹按諡法勤學好問曰文執一不遷曰介請諡曰文介僉曰然遂以聞儼天性至孝居喪致毀族人數千指貧者爲喪葬婚娶寡弱扶持之傲宋范仲淹立義田先祠之左鄉有貧悉蠲其券立朝侃侃交必正人爲邪者面折不少借直聲大振士大夫間倫後改名宗尋仕至禮部尚書而爲人奢縱附王直以起

郎曰周叙劉儼居翰林無赫赫表著之績心行確然君子也

###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瑄以庶吉士授翰林編修爲人短小夔傑有志當世討究世務無不涉穿有貞入京師從都御史吳請源見其論說與人各趣奇之萬之祭酒胡儼以其短小易爲方謝病伏枕試有貞詩既成儼然驚起繞床行誦曰君真壯士也遂爲忘年交以進士授庶吉士宣宗試其文第一以爲翰林編修因大諫職翰苑惡用是爲有貞曰此何非吾用異日者國家使我我正統間再遷待講時天下久安有貞獨慮虜上備虜疏數千言英宗北征觀天象曰上行必敗名山藏

###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尋帝監國倡南遷有貞議訕然物論謂有貞才也是時出文臣十五人屯守中原要害有貞勸鎮河南彰德得便宜行事河南民聞虜驚竄山谷有貞馳招之從以才吏四人使相告報則皆出因下教集兵兵徒至者多太行群盜有貞什伍之不尺籍曰事寧聽若等之所之皆喜自效虜退召還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非其好也遺王帶陳循循喜薦之帝帝曰徐瑄耶謬計南遷也循曰君無仍舊名上幾不應君於是改曰有貞先是河決山東之沙灣遣使者築夾隄六年不治自請行以左僉都御史往至則散遣治河

卒自行河相度明於心乃上言禹之行水水道也宜首疏其勢勢平治決止滯淤爲法繼之因作朱牌隨行先後果則異流同歸師乃上下櫛剔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捷以水門捍以長堤架濬截流柵木絳竹實之石鍵以鐵合土木火金而平水性三年而報功成始有貞塞決決隙益深曰此其下當有龍穴有高僧焉叩問之曰惟聖人能無欲有貞悟曰神龍欲矣龍所欲珠大鎗金錢沸下之龍一夕徙穴塞有貞治河役五萬餘人用官糧五萬爲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遂陞副都御史還朝景帝彌留廷心乖異有

### 名山藏

###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貞與武清侯石亨雅相善也亨欲與都督張軹張輓大監曹吉祥等謀請太上復辟閣武不識經權未知所出夜謀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也相與歃血盟酒入訣其家曰事成耶人不成鬼矣陰使亨等內兵三千昇太上南宮太上暗中問爲誰其官對太上曰邇屬車既朝顧問卿爲之乎卽日命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于謙誅陞兵部尚書兼職視事如故當是時武清侯進封忠國公矣有貞謂曰願冠劍注以從兄後忠國公入言亡何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仍供職文淵賜勳號散官及章服王帶封三代

如爵有貞益自喜當給誥券而自爲之辭其辭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首典天下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爲難於斯乃兼咨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有貞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勸王展略治河東郡繼禹成功叙長憲臺總司風紀廼者奸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遂擁朕躬以復天位乃自中丞進兼司馬來展論思弘資謨猷夫既委膺屬心是宜酬勲胙士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祏特封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錦衣指揮使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仍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宣力朕用爾功左右納忠爾輔朕德居黃閣而兼典戎機禁中頗牧直紫宸而彌綸國體王室甫申匹休前人馳策來裔欽哉上時時念有貞日數召見往往及席佇俟或命不時自赴有貞益自喜盡言所欲言學士李賢亦從旁相資上施行若流上命御用監作條歷紗以賜它日行監中歷紗就上問且賜誰對曰

曹欽上曰徐有貞窮秀才先與之欽者曹吉祥嗣子歷紗者細窄玉帶也石亨與吉祥自謂迎立求請無虛日上心厭之有貞既從亨求得伯則數諫裁縮亨吉祥禁止其私謂始吉祥欲與國政自歎不通又墨心歸有貞時時力贊上聽任內閣外與亨不相下至是始怨有貞與亨比會亨吉祥侵奪民田御史楊瑄以奏上問賢有貞瑄疏是否皆贊瑄是上批旨亨吉祥饒罪御史瑄敢言吏部記之亨吉祥言記瑄何意上忘我曹邪瑄劾章固徐使旨徐筆因與諸閣哭訴皇太后曰奴奪門時出萬死一生有貞今殺奴矣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作訪上前或險詞觸上上所屏語輒令小監竊聽還曰上某日某事某語云寧有之乎上曰安得知左右對有貞告外上驚我語獨有貞聞當真是其發耶左右對何寧茲上前後語有貞無所不揚播上自是稍衰亨吉祥益令譏之而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復共謀劾亨爲亨所知先入譴上怒並下十三御史獄究主使錦衣承風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實諷之上又下九疇綺獄亨入見益言賢有貞乞解兵柄求上哀憐錦衣上徹復謂賢有貞至九疇綺上卽命六科十三道劾有貞賢專權威福排斥勲

舊遂並下獄是時雷電大作怪風拔木承天門東吻牌摧毀飛出郊外吉祥家大木折水電尤甚上感悟降有貞廣東右叅政燬其誥命鐵券停造而亨吉祥未已也吏科給事中李秉彝者久以憂去家矣亨吉祥僞爲秉彝章假貌似者入奏極言亨吉祥欺罔有訕上語接奏之暨怪其膽長詰之不答取視其牙牌識其官明日上省奏召秉彝已亡去校尉無所出安執一人以質接奏暨覽曰非是昨者肥而髯吳人張廷瑞客都下肥而髯執入拷掠亡狀有馬士權者泰州人故宦家子讓官與第教授京師學士先生多從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之游有貞尤與善亨吉祥言士權者有貞昆密布衣當是其主謀有貞有所親信其官某吏當是爲執筆書是時有貞既行上復使追捕之及德州并執士權等以入政入禁風還作捕者決什地上名指揮門達承口旨領趨出就門下痛杖之數十前引一門復痛杖之因與三法司雜治士權既受苛考仰問曰今欲因何承耶曰徐有貞與汝等謀誑朝廷欲作逆耳爾顯計某執筆某書士權大呼曰徐有貞以非常之功蒙皇帝非常之遇自謂魚水投契意欲獨任國家事立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如是者失太驟豈有它哉蓋

獄不成者半月亨吉祥等乃言有貞所封武功伯參詞出自手雜它制誥中進上不詳省得給授禹帝王也何得云纘自擇封邑曰武功武功曹操所始封上出示三法司會議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覆奏有貞陰邪曲士陋鄙庸夫叨蒙聖恩忠不報德詐爲制文竊弄國柄等功神禹擬跡仲尼武略無能猥誇顯牧謀猷不著謬任甫申自居謀謀敢擬定策天人今古妄以自尊弘毅忠純言而不作市朝可肆法紀斯存上曰有貞罪不容誅念在赦前其押發雲南爲民金齒有貞出獄拊士權背公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至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金齒居頃之有奏雲南守臣不法者迎合內權辭連有貞上不問它日間有貞於呂原原對曰有貞被讒遠謫不勝困頓惟陛下哀憐予民本州因爲上疏訟冤曰臣伏見徐有貞負經濟之才堪棟樑之重勞勩三朝終始一致已已之變車駕蒙塵固守彰德聲援京師河決張秋莫治有年承命儒臣奮然以往窮源通漕厥勤不細及郕王太漸廷議乖異不顧身家擁請陛下光復寶位功亦偉矣一旦陷誣含冤萬里沉淪草莽好爵無及所謂廊廟之寶棄于溝中年命有訖桑榆行盡臣誠傷心私用流涕疏入工爲喟然皇

太后亦言上上諭李賢曰徐有貞才學難得彼時爲亨輒所陷有何大罪其釋還田里天順四年也有貞賢雖短小目光爛爛聲若金石談辨無窮與客語常達旦自視儼然鄙夫麤人蔑棄弗少留驢故方顯遽斥其爲相封伯蓋三月耳而士流莫歸毀譽參半既歸金齒縱浪湖山鼓樂歌嘯孤步遐逝有冲昇之想焉上行名之亡何官車晏駕矣初有貞奉斗甚虔下獄時引鏡自鑑曰吾定不免囚默拱誦斗母呪數日曰免矣天順末一日語客近觀天文曹吉祥且敗其禍乃不但所中我者既從金齒歸而士權時往候之名曰藏

卷之

因林記

三

出物相贈而已絕不言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所以自有貞又上捕僞章時逮秉彝至問誰相惡秉彝言刑部主事傑等七人上並令拷掠不伏俱坐妄議朝政調之遠方而秉彝竟斃于刑下

郎曰有貞藉二豎立功既被知眷欲守正自異身爲伊周何其壯哉得意失意在反覆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爭能禹矣

李賢 岳正 楊瑄

李賢字原德鄆州人李於鄆爲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居者賢宣德中自河南解元舉進士奉命

察蝗河津得交薛瑄留心性學英宗正統元年疏言帝王赤子黎民禽獸夷狄未有奪赤子食秦養禽獸者切見黠虜降人朝廷授以官職足其祿俸處者不去來者不絕今其人不下萬餘較畿民三之一月支俸米亦較朝官三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且倍蓰以有限資無窮欲百姓富倉廩實不可得也近者荒旱連年五穀不登天下米粟歲入數百萬軍民涉寒暑冒風霜然後一夫得以數斛至京師中途衣食不贍至難救死有司曾莫省恤督責益嚴奪赤子秦禽獸又困餽運之卒而驅其力仁人君子寧不痛心夫夷狄人面獸心荒忽無常來降不絕非誠悅服慕中國利也彼其在胡未有不種而食自致而衣者今在中國則不勞而坐享之是故其來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而愈來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前代五胡之鑒殆有甚焉近者邊塵數驚臣私常恐懼不能安寢乞勅兵部漸次調除輕官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俸祿實所以分彼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已已之變黠官潛謀應虜賢言始驗頃之授吏部驗封主事有旨令文官誥勅九年乃給賢言誥勅之典人主所以厚厲臣下故事居官無過方許請給稍有私罪輒行

卷之

因林記

三

追奪是以其未得也兢兢畏慎其既得也斤斤保守九年之中人事不齊或有未滿遷去或有身故親老人見榮難必怠廉久惟仍舊三年便從之復言國家都北以來太學因習元陋教戒居養之道頽然正業雜於市廛講肄溺乎馬隊而佛寺僧門日創不休伏惟脩墜增新重選師儒作養秀才養賢及民必收其效居數歲竟如其言賢博厚有度誠心待物遇事諮詢不立城府更文選郎銓註公平退食手不釋卷尚書王直以公輔期之車駕征虜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往師演還景泰初上政本十策乞留中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言賢策謙宜鑒納詔取入寫置左右久之以是薦爲兵部右侍郎轉戶部吏部右侍郎英宗復位張軫言上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亡何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與徐有貞並見奏用有貞數於上前阻抑石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瑄張鵬糾劾亨罪遂爲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謫叅政瀕行左右言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嘗多口柄事實有貞吏部尚書王翱亦乘間言上顧之即留爲吏部左侍郎上既調許彬於南京出岳正仍爲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內閣者徐有貞薛瑄許彬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而奏對開誤正上前盡言無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上最禮信之始賢之得留也亨吉祥固大恨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親然終恐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憤自重二人以爲誠賢恥與辭受不爲廉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事歸主上吏部尚書王翱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不如也數於上前推舉名卿老臣有所薦文武臣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及入對上問文臣曰陛下問卿問武臣曰陛下問卿時自舉則曰臣所知如是陛下召翱昂覆問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郡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下要職吏部母輒除而百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陞除方面則吏部自舉奏而已主賢始議倍推取上裁而天下以爲不專上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立察見賢承諮斷一處以至公上益篤委焉石亨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上心厭之一日從容問賢迎復事賢從容對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故不與上問故賢曰今其時景泰不諱天位自屬陛下文武群臣雍容奉迎陛下晏然有之

何用如此勞擾且夫以天之靈陛下之祐卒以成事不者景泰左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享吉祥輩置陛下何地耶陛下曩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歸向今爲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社稷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亨侄處謀出鎮大同上遽處下獄命亨間住凡縣亨進者悉褫削復召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非所以示後世內府之門可言奪耶奪門者自大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陛下而誰陛下復正天下百辟奉迎者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七

復以群小爲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干天象者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上竦然大悟遂命凡有奉請去奪門二字蓋一時視職者四千人天順三年也五年曹欽火長安門發兵爲變擊傷賢首及耳少選欽敗賢上疏請急釋賜從以安反側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罷不急之務上知賢在甚喜明日召見褻傷入慰勞之賢念天順初自徐有貞耿九疇下獄後言路閉塞生今權奸相繼因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勸之設刑祛之夫臣下建言皆爲國家無益已也不但無益又恐得罪是以

明主拳拳唯慮不聞獨奸邪之臣則務塞之上曰此皆享吉祥輩所爲遂命於誅欽詔書內列款求言頃之加太子少保七年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密疏鼓妖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允行賢又請罷江南段疋織造之役清錦衣之獄止邊臣之貢停內外採買之費上不悉從引爭甚力賢恭莊端重言辭簡當登對之時將順匡扶爲多論者謂得君之專兼有相業楊士奇之後再見云掌都錦衣者指揮僉事門達上所任也與賢並寵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達恃才生事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八

求幽隱索賂貨賄不可勝計上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不安賢聞見言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獨一害未除因備道錦衣校尉之橫先是達嘗令校尉察鴻臚序班索朝覲官財物者二十餘人以聞上盡執下獄又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語達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爲詐不然何趨也達繇是銜賢次骨百計撓拾上心疑焉不召可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達故驕橫薰赫同列盡下之惟指揮使袁彬倚舊

恩自若達計得言已上前者惟賢與彬袁彬事言上窮治之且欲陷賢得燕中少年楊垺以免語在袁彬記憲宗卽位達坐太監王綸獄調貴州邊衛科道官重劾達繫獄論死其黨與揭陞名帖內府及都城內外以諂賢賢上疏請避位以臣以凡庸誤蒙先帝拔用幸恩首報而一害於石亨繼害於曹欽三害於門達賴先帝之明得以保全臣自思平生無恥惡直以職居輔導衆見忌疾皇上卽位以來賞罰明紀綱舉貪利之徒不得遂私又復歸怨於臣臣決宜退不許吳皇后廢又有爲飛語謗賢者上遣衛士宿賢

名曰歲

卷之

臣林記

五

家護持之有內直將軍被褫言天順初因入直迎駕陞非冒功者上憐而復之而黃錄者復懇賢入言白石亨輩後貪利者見富貴易得率幸朝廷有事宜早治之上是焉覆按太平侯與濟伯而下俱奪爵二年遭父喪詔奪情起復三辭不許遣太監與與偕抵家促上道還朝再辭又不許疏陳所遇民情利病悉允行亡何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諡文達先是吳皇后之廢也太監牛玉坐受吳皇后賄事覺南京給事中王徽等言冊立皇后大事也李賢大臣也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宜明正其罪徽等

坐謫遠方或謂賢曰公何不挾賢曰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而不知耶及奪情起復修撰羅倫疏論出爲福建市舶副提舉吏部尚書王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語賢賢曰潞公如此我則不能居官論楊士奇之爲相也魏宋公卿者二宋王文正以張師惠造門柳之終身而士奇不能文潞公以唐介攻已再三申挾而士奇不能及其爲相徐有貞岳正張寧葉盛並見阻厄所論文潞公又不能矣既卒倫召還適學士陳文亦卒時人爲詩弔文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

名山歲

卷之

臣林記

五

岳正字季方涪人也父軍府軍前衛都督同知正統十三年以進士第一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天順元年改修撰徐有貞李賢既得罪薛瑄致仕去學士許彬老上與吏部尚書王翱論相推舉正上召見遙望其長身美髯心奇之登殿益近連聲呼好好比拜起問年家安在何科選進士者既對皆大悅曰爾年正可吾北人而吾所取士也許彬老矣爲我入佐之正頻首辭謝趨出及左順門石亨張軌從外入愕然曰公何繇至此比入見上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爲臣也亨軌問誰曰岳正二人頻首陽賀上曰官小



耳當加秩以重之亨輒因奏陛下用正誠爲得人請  
始試之試稱加秩帝堯之道也上默然已正時時召  
見奏對稱上意亨輒本以正薦不辭已至是滋不悅  
亨吉祥既藉李秉彝投書吉祥謬請上出榜募捕上  
使正撰榜格正曰爲政自有體陛下卽逐捕盜賊責  
兵部卽驗治奸宄責三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人  
耶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下妖言之  
今治亂榮辱斐然可觀陛下新復寶位宜法堯舜暴  
秦之軌豈足術哉且事緩則人情怠忽不久覺露急  
則益生危懼愈趨開晦惟明主察之上曰學士言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亨從子彪鎮大同使人獻捷下內閣問狀其人盛陳  
戰功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首林木上正凡地  
圖指示之曰某所至其所四面沙漠何林可梟其人  
驚退上從容問正卿何以輔朕正意在貶損亨吉祥  
對上今內臣武臣其權太重上領之曰汝可告以朕  
意正出往語吉祥忠國公數遣人候公何爲者吉祥  
曰石公見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覘公言謝絕  
之更造亨所君家父子典兵易啓上疑辭解就第上  
必大喜因云上意如此使我告公亨吉祥大恨謂正  
許已上前反藉上見要劫吉祥詣上免冠泣請死上

曰無也召責正漏泄正曰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戚  
卽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今早爲  
計上不悅罷會承天門災正極言石亨將爲亂陳汝  
言不可爲兵部尚書宜出徐有貞獄中復用之時上  
方禱昊天后上下論文武群臣命正重告文諭勅正  
條摘極其罪已天下傳焉亨吉祥入言曰正爲陛下  
起草語外曰非上意正諷縣官改過偏正驟見寵用  
敢揚主奸不忠數日上出正一再日外調欽州同知  
大理少卿敬戶部主事璽皆坐正所親補外正居內  
閣一月而已過部以母老留家良久陳汝言本附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祥愾正上前詆之密令校尉言正嘗奪公主田命下  
遷延家住遂追繫錦衣獄獄上杖百謫充肅州衛鎮  
夷百戶所軍室廬家產盡以賜都督僉事李鐸正特  
手行夜宿涿掌墳氣奔涿入楊四義士也請寬於解  
卒不可醉卒酒鑿正特嚙酒特封上炙之紙戾脫剗  
之比曉卒怪異故封四厚予卒金卒亦已上雖戍正  
密令人勿死也而時時念曰岳正倒好抵是大膽其  
後亨吉祥誅上顧李賢曰岳正固言之賢因奏正有  
老母得放歸幸甚乃釋爲民憲宗卽位兩京御史請  
召還復官許之吏部擬調南京上命母南今充經筵

講官纂脩英廟實錄久之賢語正南京國子祭酒欲藉君今舉君矣正不應有僞爲正勅賢卓示賢者殊恨故事清理武選貼黃當會官保薦用兵部侍郎及都御史各一人兵部尚書王竑薦正可侍郎禮科都給事中張寧可都御史賢調旨罷之第以委當職者而外陞正寧爲知府於是正知興化寧知汀州時論爲之譁然正博學高才銳意天下事自許無一世既至郡鏗破條格以豪傑之意前百姓之用興車創制察民利而操之巨室不便有謗言正亦倦游三歲入覲乞致仕時李鐸已敗上使叔貳其故室廬家產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爲文簡俊亦善字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興化人至今呼爲岳仙始之熟也有士人造之曰孔門有言未信而諫以爲謗已公犯茲戒矣正曰正黥淺亡能受主上特達之知固見謂能砥礪上劇豈使猗違居曠貴耶且正備員禁近寧比諫官哉而希望顏色爲居戌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時時念正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矣正累拈上意罵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祗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婿嘉靖中贈太常

卿賜諡文肅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先祿大夫江西方言王楊同音連訛焉天順初爲監察御史印馬畿內道出河間民訴大監吉祥忠國公亨奪其田瑄還言上上召徐有貞李賢問瑄疏歎曰真御史也下旨吏部且大用之而使議之并下戶部卽遣御史覈田諸御史知上意遂合糾亨諸不法事張鵬爲疏首業且上兵科都給事中鉉密告亨亨先入訴曰御史鵬者已誅奸臣內官永侄且連結諸御史人誣臣上命叔鵬及瑄召諸御史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四

華嚴俾誦劾文歷詰之御史周彬誦且對對畢上曰亨諸罪實何不當時奏乃至今悉下錦承獄究主使錦衣逼瑄誣引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瑄並不他及錦衣衛奏連九疇綺并收下獄於是石亨奏乞解兵柄如宋太祖憫石守信故事不者疑似日生臣死無所上哀憐之頃之九疇綺獄上復謂主諸御史者實阿附有貞賢於是貞賢亦下獄降外十三道御史盛頤等皆調爲知縣而瑄與鵬充戍鐵嶺衛軍先是瑄鵬坐論死諸御史長皆坐戍會有大風雹之異得赦等而瑄鵬仍並謫戍南丹亨吉祥誅被

旨還里憲宗即位與岳正召還歲餘陞瑄浙江副使瑄居父憂起復仍舊治浙中沿海之塘海鹽爲大塘數決決則全吳瀾浸東南財賦無所出成化中風潮大作連四歲塘圯甚瑄篤意籌畫脩治定海縣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霽衛健跳海鹽凡五塘而海鹽縣塘工尤鉅禦患尤大陞浙江按察使復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湮過半請浚深之防於湧金門北關水門放湖人城河出清河開抵海寧黃澍溉諸邑田如故建三橋畏吾寺後爲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功未就卒瑄仇夷有志節喜功業才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勝之病亟同官省候尚與論築塘法及浚潮利無他及者有子源知天文以歲貢生被薦爲五官監候武宗朝數以天文諫劉瑾怒矯旨杖之居一年復諫瑾喚源面叱曰夫嘴蠻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旨痛杖謫戍肅州道卒孟縣之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瑄海鹽塘有縱橫樣嘉靖中副使黃光昇復有荆公陂塘樣今脩塘者丈八次第並用爲式萬曆初潮溢塘壞副使陳詒訪瑄故跡脩治瑄見形白晝投詔方略塘成詔上事於朝立祠曰報功而源亦以萬曆中賜祠孟縣曰顯忠張鵬來水人仕終兵部尚書

諡懿簡爲政簡易諸道奏歲饑多盜陝西河南甚鵬言民饑無復之請今治其一二首惡則已亡何果靖其居官處事如此

郎曰岳正楊瑄張鵬並以謫發石亨曹吉祥知名余合而傳之

王翺 軒輅 耿九疇 子裕聞

劉實 石璞 年富

王翺字九臯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會試第五人殿試二甲第二先是成祖定都北京固欲得北士爲重而北士每後於南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至是聞翺兩占高第大喜先以布衣召見賜之食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改元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英宗初命廷臣會舉文武大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鄒陞右僉都御史同都督僉事武興鎮守江西處州有賊入廣信爲盜翺盡捕獲之居一年召還巡鹽浙江征四川松潘番賊叅贊軍務復鎮守陝西所至威惠著聞七年虜寇遼東軍帥不力戰勅翺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捕虜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

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翱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其年夏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遂以太子太保加吏部尚書翱爲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寬論事質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時番酋有來降者翱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賁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翱跪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捨地自伏請今願效死於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牆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

名口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振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壺也以死抹生未不可也翱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充士盡飽煖樂戰遂出塞破虜屢有功虜嘗猝至下今堅壘伺急擊之皆遁去近邊建州毛憐若海西諸夷來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畏名還時建酋李滿住等上番書詣闕乞留及其總督兩廣威望已著蠻夷聞翱來皆恐翱曰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

順其多爲吏部尚書時王直方在位景帝以直老使副之及英宗復辟與直並致仕上許直歸罷翱太子太保使獨任尚書事翱嚴考察公銓註也且請託不得施行有一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翱妻愛女數使迎之傑固志不違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耶女言翱妻爲翱置酒長跪翱大怒叱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乎生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輊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昂崔恭列位六卿翱直名呼之翱所推轂北人爲多言北人文章藻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文

不及南士也質直雄偉緩急殊足倚有以賢良方正經明行脩應詔者輒痛抑之曰此皆處士盜虛聲者耳嘗言李賢於上得復官其後上信任賢賢亦左右翱於上前上有所進退時時召問翱翱有所薦用未嘗使其人知也其于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上便殿時呼老王戎召燕見同遊即當選使郎代兩雪中貴扶掖上下賞賜無虛月然翱侍上出雖日暮必簡閣選入惟恐不當也天順五年曹欽及執翱翱叱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敢殺長者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

八矣上老艱難其代也憲宗卽位命雨雪免朝叅  
年命朝叅以朔望加太子太保朝屢辭疾不允一  
廷推遼東巡撫上曰巡撫遼東何罪後罕其繼也  
三  
年疾甚允之賜白金織衣寶搭以行方與疾出關  
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賜祭葬給舟車  
送柩朝護重達大體一經涉歷終身記憶有所當行  
寢食不暇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喜見顏色不著攢眉  
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  
儲積民得無流離餓殍否第宅在京師三十餘年苟  
完而已上爲起第臨山有司奉詔書人過悉斥去之

三

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母妨寒士  
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直可千金既不得辭則振珠  
衣傾閒居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朔爲吏部繼  
者李秉皆好用北人而南人不喜之時內閣南人各  
欲用南人於吏部秉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試南黨內  
閣用崔恭而南人又不喜恭亦數月去繼者姚夔姚  
字大章初鄉人正統間舉鄉試會試官景泰初一擢吏科  
給事中多所論劾已罷之變亡憤激取言景泰致亡  
超拜南京刑部有侍郎俞年改南禮部奉命考察雲  
南官吏還報留任改禮部天順復拜湖南御史朱榮  
南建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再擢順化府南憲宗景泰  
大興禮部所掌行轉吏部尚書九年秋賜祭太子少  
保賜食甚至辛年六十計開上康時賜祭加太子少  
師兼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獻榮家僕童兒輩通而

文名與八言永翼嗣達契按俄達在國部知貢舉是  
知鼎士設卷必令主考官加意遴選即主司偶失之必  
極力搜求得而後已又掌銓衡滿部人才不遺耳目  
儀坐判勝離離之不為難去各官更無乘機挾嫌決  
一言則勝離離之口無類不拘小謹嚴防為決于愛  
眾通經學諳論者謂愛佐時諒弼親唐杜黃而木  
庸大臣平有真此

變五年為吏部北人為之語曰

新却姚夔頭去祭王朝墓

陳茂烈曰王忠肅公平遠  
為墓東公

廣星報辛三王有聲忠肅

軒輓字惟衡鹿邑人永樂中自行人左司副選監察御史正統中遷浙江按察使丁父喪奪情復任景泰四年遷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京都御史丁母喪英宗天順元年召爲刑部尚書居數月致仕復召爲

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左都御史成化元年轉南京左都御史以疾辭歸卒親不好文章無賢愚拒避不與處而才嚴苦約天下聞其名初以進士趙運淮上冬寒墜水有司製新衣易之不易也裹襪被而待炙其濡衣爲按察使受俸資而已妻執井爨所著青衫畫補綴食餅蔬三日一市肉肉母過斤以約同官有時殺鷄則人人駭異軒廉使今日殺鷄重客耶出不避御史道一日道遇御史肅揖告曰某以某事適某所公何之御史曰往訪一鄉達親曰公憲臣也當爲國除治奸貪不宜數從貴人游每行郡與其返也卷

會郡縣吏簡視其衣案所至郡邑吏有投牒去者其  
奔喪皆以隔宿行行李兩麓而已爲南都御史拜表  
禮部子夜至撤燭生禮成而出月屬於鼻諸公亦尊  
却不然與行商其以刑部尚書請老英宗召視疾真  
許之陛辭上曰卿平生何自爲官輒具對上憮然曰  
乃嘗廉使浙江昔聞浙江有廉使行李兩麓卿耶若  
有起色可重留輒伏謝賜文綺二雙白金二十兩久  
之李賢言上復召見起南左都御史也既乞致仕不  
待報行至家方食時趣具浴浴畢問早暮欠伸絕輒  
任職治官無大踰人而廉介聞天下同時惟耿九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與方然輒奪情後頗用自矜持倚酒嘗人嘗飲同官  
所歸捫腹曰今日此中盡臧物也其爲都御史廉益  
甚乃好人訐者其譽望不及按察時而李賢稱之曰  
軒公爲中孤鳳代輒按察浙江者陳璘清嚴亦相亞  
又輒按察浙江時左布政使則孫原貞杭州守則陳  
復仁和本則許環皆廉與輒並萬曆二十二年贈輒  
官予諡輒精法比詞義旁午片言而決輒軒輒後積  
議以意推輒吏不實同僚不便輒之御史  
洪英署下考輒被黜輒民進江蘇歸僧寺夜半輒  
進去詣輒輒復任從之已而輒復來浙江填守徽  
南考不行復誣奏輒六科爲輒交章臺柱陳後履  
處放縱史縣人未輒原進士知杭州府廉無不  
吏請讓法令輒職守而已未幾去民詣輒請復起

之已卒於官貧無以益按察使軒輒偶爲贈輒民多  
輒其子盡部之曰吾父清伯數沒而行之便矣歸  
以輒人  
耿九疇字禹範其先世從東鹿徙平定州歷金元有  
仕者明初父綱爲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末進  
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苟是  
非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者  
往理被推爲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  
數事其均搭派節鹽二事著爲令亡何丁內艱詣  
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鹽運使廉儉嚴正門絕私  
謁楊士奇過淮上饌之一鷄時軒輒爲浙江廉使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  
清不如使君十三年生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  
戶部給鈔姓名占二牘命法司逮治遣主事陳汝言  
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  
察証得釋時鹽運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  
心守法不畏強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  
亦力薦之遂留爲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  
饒而拊之曰無蹶而竊思銘竟爲良吏九疇在刑部  
屢出疑獄同官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  
獨領部事景泰卽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鳳陽巡視巡撫招以七萬戶婚姻樹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晏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應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錄大辟多所原有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戰可一當百不然徒充食耳復言今邊民皆春夏出田秋冬移入塞夫民春夏田而秋冬塞何以邊將爲請有民移者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惑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橫宜勅天下親民官申明大誥知丁本業之條使友助扶持力於田畝一言軍餉之運故甚苦民比投軍者萬計中多沿途餘丁及詭報名姓叨冒月糧計自贖家宜勅所部即抑勿收已收者審究籍貫無使逃脫一言臺憲之職所以肅僚貞度宜申明憲綱事例責之敢言內外諸司敢沮誣者重加以罪遇有缺員卽今吏部擇老成重厚廉明有爲者充之疏入上嘉納焉九疇方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爲其所知被請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爲江西右布政而陳汝言已爲兵部尚書言九疇既外其子不當復在翰林亦出祿爲泗州判然上終知九疇尋陞四川布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爲人召還之且以爲禮部尚書既至憐其哀使刑部南京初軒輓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輓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亦再召輓爲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嘆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遣諭祭賜葬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悼傷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爲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推奸以直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

還于都附

裕字好問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  
改工科既坐調泗州尋丁九疇憂起補定州成化初  
言者白其無罪復除簡討累陞吏部尚書與大學士  
萬安不諧安欲工部尚書李裕代其位會有進士戴  
者授鎮江府推官戴自謂其先世錄人與鎮江皆直  
隸府乞改任吏部不爲覆奏後戶部郎中洪自宣府  
督糧回未久陞爲參議爲東廠官所發獻洪誣下獄  
裕與侍郎黎淳並自劾淳生調南京而裕奪兩月俸  
既科道劾奏裕上復宥之裕一入謝上青裕一奪俸  
一有罪當兩謝何南一謝者遂改南京禮部弘治初

名山藏

卷之

四

四

四

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尋召裕入爲禮部尚書復改  
吏部進太子太保八年卒上輟朝一日贈榮祿大夫  
太保諡文恪裕美鬚髯善談論多識國家典故儉約  
率易不營產業人稱其有父風居官濶略事無大小  
視若無足爲者再入吏部薦引人材務協輿論愛憎  
毀譽莫能消奪有弟爲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裕故  
緩之曰我家當如是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  
廉介端貞莫如王翱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  
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

授金華府通判政教並行滿考上京乞爲教職不許  
既聞母喪越宿馳歸哀毀廬墓者三年起復陞順天  
府治中景泰中以薦入翰林修書爲人剛直峻峭意  
所不可達官貴人必面斥之至其脩書時見人作不  
佳當面絕倒嗤笑之聲徹於閣陛人亦以此忌焉天  
順初以最三考陞南雄知府未數月有中使入嶺外  
將至遣騎先覘供帳不辦入見實實復不需接騎怒  
還告明日從中使入驛與他騎爭錫左右立長吏謁  
畢留實詰辱之南雄民從驛門外望見趨入蔽翼出  
中使怪問實所以得南雄民狀請實人且爲謝實不

名山藏

卷之

四

四

四

往去至詔詔人言中貴南雄太守驛書訟公矣中使  
亦馳奏實然實實未嘗先言中使於上也既聞乃亦  
訟中使詔並逮繫京師親聽之實具言臣從官三十  
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誠爲國家愛養所部  
不忍勞費之觸忤天使亡所逃死上諭治中使罪方  
欲出實而實更死獄中實治官廉潔不取民一錢民  
有饋驚者實不受民委之去實縱鸞門外恣其所之  
將去金華時體無完衣寒劇溫足以醃熱蒿加手其  
上至不可忍則貸民龜帛以行歷數里而霽表而識  
之郵以界其民公暇讀書與閑馬上手稿不輟少受



書周叙之門晚節奸春秋其沒也母喪不敢寧文不能歸者三人南雄人哀祀之稱曰鐵板劉孫丙仕工部侍郎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爲監察御史宣德中遷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副使璞剛褊有治才所在著稱爲按察時民娶婦反馬塔先歸婦後失之婦翁訟塔殺女婿不勝榜自誣棄屍前塘中官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方昏燕爾何得深怨出問曰信乎曰信速死公賜也數問皆然璞齋沐焚香祝曰死獄重事也上下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神尚啓我夢夜夢神書麥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人也遲明械囚待刑有童子外闔捉而詰之道士之童子也璞曰師遣爾來偵囚邪童子大驚輸得實果二道士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江西人號璞曰斷鬼石陞山西右布政轉左其妻與諸伶妻譚歸溫曰諸夫子亦爲官爾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細金珠被綺未妾裙釵乃不稱使人慙於夫子璞曰請問夫人安生曰坐席端曰吾素用不溫飽妻子故故夫人得坐端彼以金珠綺未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夫人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尚書塞決河平處州盜皆

以命璞景泰初也先寇獨石命兼大理寺卿往總督宣大軍務忠勤善謀邊人信焉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鄉導奸民檻送京師前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英宗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頗甚貧爲我召之既至青袍素帶以人上曰賜爾緋玉而敝乎璞叩頭謝臣孤忠無援陛下無故召臣臣懼無狀故不敢服而見陛下上說是時璞微噴乃命以左都御史掌院於南京成化元年致仕歸歸無第宅假居官署其後卜築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卑閣殆不可處買田百畝而已安陽人有爲典史歸者璞過其家典史張具甚盛璞問典史宦幾年矣曰未一考胡歸乎曰惡民見訟璞曰今我聽爾訟爾得歸邪即拂衣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故姓嚴也訛而爲年十歲爲第子員未樂中以乙榜舉人授德平教諭時方弱冠學規整厲九載擢吏科給事中兼掌刑科爲宣宗所知英宗卽位言國家可憂成狄爲甚永樂以來招納醜類廉以言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在於此乞勅大臣考驗遣還故土繼後遠思釋我內憂府軍前衛幼軍不過選取民間子弟隨事青宮今死亡

殘疾仍於民間僉補富者受財脫免貧者臨時獲解  
深爲民患乞勅兵部遇有死亡就於二十五所內將  
一所調補又近年軍民之家連巡規免稅徭冒爲僧  
道累以爲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孥於僧  
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勅禮部令  
所在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連問還俗  
復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  
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處富  
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開  
有大戶贏餘多開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採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輸進亡後期者景泰元年用邊將論奏進右副都御  
史提督大同軍務前都御史沈固雖有長才綜覈陳  
寘富痛革裁罷冒功盜儲一無所容群小多怨代府  
諸王子亦銜之襄垣王誣奏富十餘事竟不得行富  
凌諸鎮守太監出其上州縣長吏貪賊者悉廷杖之  
叅將都督皆坐受其跪拜嘗奏劾石亨請收勒下獄  
天順初元亨諷言官劾富致仕亨子彪憾不已誣奏  
逮京師廢帝使文武臣二人往按既不實放歸亡何  
廷臣皆言富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山東饑旱連歲  
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其地旋改左副都御史理前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事當考滿富越故事試論一道叱其劣者曰爾進士  
爲此文耶時吏部尚書王翱老上屬意富憲宗初富  
以邊運得人爲意擬黜陝西左布政使毓而薦右布  
政楊雍左叅政朱汝良西安知府余子俊翱言富侵  
官當下獄上黜毓不問富富言延攬求賢吏部之職  
臣薦人爲國初非有私反觸翱怒望放臣歸上素重  
富因留之亡何疽發背卒上聞震悼賜諡恭定遣官  
論祭有司治葬事

卽曰英廟復辟以後用舍進退無不精詳王翱軒輊  
耿九疇石璞年富出自簡在皆悉其素而諸公清德

名山藏

卷之

巨林記

五

標今亦足副上之知劉實卽死獄中願上治閹罪知  
其枉矣其居職操履可與諸公並稱先進之民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成化里一

彭時 劉定之 劉珏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奮勵讀書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郎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入內閣雖屬晚進宿素推重以繼母喪乞守制不許尋陞翰林侍讀明年乞終制許之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彭

故英宗復辟名楊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召入內閣以前職兼翰林學士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人必如時者乃可也李賢論事上前出以所言上者言時時爲賢謀賢服時直諒焉上上皇太后尊號時謂賢宜及此推恩賢謂詔赦也上復辟方赦一年再赦不已濫乎時曰優老爲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卹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此明上老吾老以及人矣賢稱善聞上上悅門達陰軋賢於上上行罷貴出語時時愕然爲力辯上用賢如故上嘗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彭

太監牛玉視時病人言其居陋上欲爲新舍崩方上不豫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特兩泣也玉復命上亦爲隕淚憲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舊憲宗議上兩宮徽號憲宗生母周太后不欲錢太后金稱太后中官宣后旨辭色甚厲同議皆崇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皇后尊號別於太后居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本心請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誤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其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手勅促還明年至京上慰勞之以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李賢卒時獨任閣事錢太后崩議營陵旨言當合葬裕陵主祔廟上猶豫不從羣臣伏請時從中主之卒從時言其秋彗星見上言專寵者年既已邁宜子者恩或未逮當正官闈之分以衍麟螽之慶其言指切萬貴妃平涼土達滿四及叅將劉清禦之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合殺已聲勢益急復請調官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駭賊聞玉忠出退保石城山玉忠至下令圍石城毋戰副將毛忠建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兵部尚書程信奏再

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兵四萬往命已下時見本  
兵張皇難遽止第請令永整軍待其冬忠報至圍賊  
矣再乞勅永星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  
當如忠請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出劫如曩時兵宜  
往耳今入自保此擒道也信意不平尚書白圭侍郎  
李震相顧不言特力持之信張皇益甚衆疑羣和謂  
此安史復出也不者且失關中有私於時京軍不發  
公誠何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矣其急請援  
知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滿四果平改吏部尚書  
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不雪非惟宿麥難潤誠恐春

名曰藏

卷之一 成化臣林記

三

七

氣相乘變爲癘疫臣考傳記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  
怨咨感動上天今或有之臣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  
百萬初無恒產管牟小利但取度日比者官府買辦  
過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  
崇節儉之規嚴撙剋之禁上是之復景皇帝女年  
已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嫁七年冬彗再見言七事  
請減去內府修齋慎重傳旨毋令近習假借日御殿  
召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慎刑通納諫諍飭勵官守  
撫卹軍民而歸之上德上然之時彗久不退廷臣皆  
言君臣隔絕請而名內閣豫議機政時與商輅萬安

亦自請而諸中官恐時言其不便即往誑曰上見公  
矣顧初奉泰交猶未通淡宣聲厥蘊尚俟再見及朝  
見戒約如初時有御史承中官風旨建言裁減文武  
官皂俸者武官恟恟至欲刺殺御史時至上前首言  
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委心國政繼言臧皂俸  
事上曰傳旨與戶兵二部處之上一時聲音顏色不  
盡群下之情萬安遽呼萬歲輅時遂叩頭出初中官  
戒時至再及出中其所誑遂曰平生恨不見上得見  
上但呼萬歲外人稱萬歲聞老云時自是不復召見  
第以封事聞而已八年因方內有水旱之災條陳時

名山藏

卷之一 成化臣林記

四

彭

政言皇莊之名自古無之景泰存藩邸之舊皇上因  
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其號已非事有其繇實爲不爽  
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亦欲立爲皇莊居者懼於  
騷擾不已耕者懼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何獨以此莊名之爲皇乞令戶部  
籍與居民仍舊耕種又言畿內湖潞數多皆爲勢家  
所有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弛以  
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上悉施行第  
皇莊不動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  
乞歸不許時爲人端謹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欽

食不聞七箸聲終歲不二宴客即宴客未嘗具音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公公退不語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辯確然有執雖不立赫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于位贈太師諡文憲遣官祭葬給驛歸喪官一子尚寶司丞時有族弟華成化中亦入內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宋初有德言者仕至江西發運使南昌郡男子孫多顯者父髦博學篤行薦魁鄉闈多疾不仕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石潭先生定之自幼警敏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爲文一日見其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劉

爲視竈文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於是盡呈髦所爲文髦謂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京城大雨水詔求直言定之上言臣遭逢泰竊欲出意見勉助聖明疑懼旬日恐無可採臣惟雨水陰之盛也臣聞扶陽抑陰在進賢退不肖伏惟皇上日月之明臣下人品罔不周知然公卿侍從有政事言責之寄者尤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察其才能心術又陽爲中國陰爲外夷盛夏陽剛之月而陰雨不止猶中國文明之時而夷狄未服竊見去年西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劉

公論舉主賢者必爲善類遇有員缺選擇任用臣願聖明亦畧倣此制至於守令牧養爲先今有專尚酷毒而以辦集得名因饒迂濶仁恕肆爲貪婪而以交托得顯因此鄙賤廉特宜令風憲銓司詳加密考又古者人臣有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勵廉耻勸忠孝也後世或以金革大事或以輔弼大臣姑使起服蓋需求之亟今海內安瀾材能不乏文臣遭喪不使終制殊非教本臣又見近年以來民有出粟賑濟者表爲義官斯亦饑年荒政顧非明時常法行之不已若見朝廷吝惜官廩德不究於無告惠使出於有力

兼其間亦有誠非奸義意在希恩假上人之寵光增私家之聲勢宜准官員誥勅事例犯至某等者坐名追奪臣所陳淺見薄識不知避諱伏望寬斧鉞之誅使天下才智之士繼續而言臣之願也留中不下已已之變定之爲侍講上言臣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今日者古如晉懷愍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直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奉上皇漠外委以與虜者也至於晉宋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禦方張之敵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劉

使劉曜石勒斂虛談而不入梓宮韋后因講和而來歸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也先乘勝直抵京師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以爲宜講戰陣密守禦禦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將材明賞罰而厚脩主德焉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托爲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人

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救又虜騎奔竄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趙趙也臣觀紫荆居庸等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比來若風驅霧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疎漏非一日已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畫地守之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上兵以助官軍此今日事也亦古人之已事也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古可師也若夫奉使之臣往時充以譯人駟夫招攬起戎職此之故今後正使宜用文武賢臣介紹之選以令通敏之士昔漢文帝屈趙陀遣陸賈宋仁宗結契丹使富弼伸威脩德鮮有敗事此亦古人事也何以謂降胡宜散也志有之匪我族類其心必異往歲降胡盡留京師授官職給全俸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隙掠京畿今宜遷徙厥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自婚媾變其衣服從我襟裾爲兵則錯在我兵爲民則錯在我民被我政教從我風俗如

此則可以戒倖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轍蓋上皇之朝臣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宜練也天下之民農輪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練武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日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轉貨爲商執技爲工工商所得僅足補月錢之私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名曰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劉

者小則降級大則誅夷何所不可若夫守令削民猶將帥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覲之所彈糾者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職者宜連之罪夫然貪墨者寡薦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固雖有夷狄外侵不足爲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不專將門也販糴屠狗被褐捫虱可以王霸趙括奢子王離翦孫頑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將門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謙楊善是宜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

選將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浚此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街亭一敗亮降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取後効乃復前官此亦古人事也臣觀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爲勝負互相殺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自伯爵陞侯謙自二品陞一品摧陷腥膻迎回靈輅不見其功但見其賞忠臣義士豈不急哉今宜使但居舊職勿受新銜以作敵愾以勵廉耻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其君姑息也既進而肯退者其臣患失也君無姑息之政臣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一

劉

攬尊權親萬幾人主事也百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請退御便殿使近臣侍側大臣前奏言官察其邪正面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永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嚮咨互相可否此亦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政也益以熟而察臣也益以明若仍前以本章奏人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獨任成亂生奸故夫智仁勇人主之德也智察枉直仁覆群生勇收威柄宋司馬光以仁明武告君卽此義也若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尚書春秋史莫正通鑑綱目而當善惡兼觀焉今也儒



臣進講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擗鼻不嗅其不至誤食而嘔冥行而墮也者幾希矣夫唯善惡兼觀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趨避審矣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此在陛下設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見國勢可張譬耻可雪見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也書奏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不切中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改通政司右叅議兼侍講如故成化二年入內閣叅豫機務以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會久旱上言四事一言皇上天也中宮正后地也今久旱風霾二氣不和是天地之心未暢意者謂皇上遇中宮正后稍疏欲上自正后及妃嬪進見先後悉循其序故垂戒如此皇上宜體天地之心俾嗣續蕃昌宗社永固二言祖宗仁愛子孫至無窮也是以英宗皇帝出建庶人等配耦生聚蓋善繼善述之大者今邸王妃女已及笄矣宜命禮部爲之婚配此爲體祖宗之心亦和陰陽致雨澤之理

名口義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劉

三言傳告商嗣王必法成一旦與告馬嗣上必文武我太祖皇帝德業隆盛臣願皇上取其御製明書及史臣所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四言帝王制治保邦異端佛老不與焉今天下太平日久民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增月盛又復靡費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塔院卽未能盡闕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亦畱中居三年卒仕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安定之爲文伸繼運思揮毫對客正書勿窳畧不移日棄不易幅徐而求之皆淳時演進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窮嘗有質宋人名氏者援筆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其爲某人子某入孫人盡服其詳博爲人坦夷謙謹恭敬自下故事經筵日講畢上辭退口語曰先生輩吃酒飯閣老講官並承旨叩頭出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日是君臣之閒殊無一辭相接詞林之臣咎定之異抑之過幾於客悅定之諸弟實之安之宜之皆嚴事定之如父賓之湖廣叅議安之鄉貢士宜之泰州學正劉翔字叔溫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人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劉

相曰是兒面有文類丞字後必爲相初赴鄉試道經臨淄值河溢僕馬俱溺珣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人咸異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七年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宮憲宗登極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以修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明年陞兼侍讀學士八年丁內艱歸廬墓側鄉人號其里曰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日講謚言正論聞者悚敬大學士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兼

名山藏

卷之

戶林記

三

珣

職如故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珣丰姿秀偉望如神僊爲人剛直英邁秉心不疑其在吏部不徇私情亦不爲苛細矯激之行及爲內閣直前果斷無所顧忌林俊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得珣於上前林解李孜省左道亂政珣密疏言之額與萬安同事時時對客罵安負國爲所銜一日太監譚昌傳旨召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上手封啓視則人訐珣陰事者謂珣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縱之奸宿樂婦納王越金謀爲復爵等語并及其二

子罪狀安佯驚曰此匿名文書也上胡不火而以付臣珣與安等同出入朝扉事屬曖昧何從而明卽子或過失亦未之知也唯太監保持昌曰某保持劉公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上已訐無劉名今聖意已定二先生若不爲計明且無及安曰珣親已老俟其親終守制而歸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明儒臣遭際之榮君臣始終之義昌曰上意如此卽可語劉詰曰珣奏書求退顧不及養親上怒命昌再出問安安曰珣欲去久矣此疏蓋預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上意解特允之

名山藏

卷之

戶林記

四

珣又奏臣子銳爲中書舍人方十歲飭禮部司務故多疾乞并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銜珣而羣小亦見忌嫉或構爲飛語或假托還卒俳優中之上前而珣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諡文和嘉靖二年言官疏珣素行孝友化乎鄉閭有旨立昭賢祠祀焉  
郎曰彭時劉定之並以謙謹居相位定之有文而劉珣侃然不阿矣

李秉

余子俊

秦紘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

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克豪爲豪誣構下獄事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且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爲經歷以備賢首領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虜累寇邊耕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市牛山東河南給俵播種秋成大稔取償於民民以樂業邊餉亦足總兵楊能紀廣不任秉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別用科道官連章言秉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抵牾之口改罷彈糾之臣適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勘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李

詔書稱是下諸邊倣行之秉益招徠流移興起學舍清理屯田給醫藥施棺槨効責邊將選怯者上聽秉從便宜於是揀精銳黜老懦教以戰陣軍聲大振虜牧近邊下廷議勦殺之秉言邊牆外故虜牧放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倖功開釁不祥莫大焉虜質我男婦求我與米朝議行秉每大口予一石小口予五斗虜欲盡求一石秉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二事人謂得體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四人秉復得巡撫應天諸郡太平缺知府秉薦刑部員外郎歐陽熙瑞州府通判史宗

禮兩人可補御史李周六人分俸養親名列不謹秉疏六臣跡雖不謹心實爲養因大倫責小過傷聖明孝治乞復其職科道官糾秉方命名還初秉在宣府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秉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曰我豈屬吏耶執不與訊秉奏劾下鵬治鵬則治之曰非爲李公奉詔書也其後鵬與楊瑄譏戍南丹時錦衣門達封議梏瑄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謂鵬曰李公都御史於此也令兄當日爲李訊獄今來周旋矣言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爲之脫梏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戶封押甚嚴脫且罪秉曰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天

李

我解帶貽鵬瑄長跪爲千戶請自是兩人所通士大夫皆厚禮之人以此多秉秉既召還會李賢請設邊巡撫如故復改大同大同總兵自石彪誣奏都御史年富以來聲勢恣橫秉行事勁正諸將皆不便之會守備天城奉御例久病秉請代以長隨副上怒秉專擅下錦衣獄門達并言秉先巡撫南畿妄爲歐陽熙史宗禮爲御史李周等解罪而又有言秉不容山西都指揮僉事英治司事擅退指揮使旺領騎操收山西所解瘡病馬欲令守墩臺軍士六月一更上俱命達按下列部秉當徒贖特罷爲民是爲天順三年居

三年復以內閣薦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憲宗元年廷臣以邊關多事疏舉巡撫宣府兼理兵政達左副都御史居兩月都御史缺科道交薦復以命秉先是御史有彈擊必先告長院長院承望權貴意而後許彈擊秉一聽御史之所爲會計吏與吏部黜罷貪廢無所避撓黜人倍舊上下稱快其秋復勅整飭大同以東備邊鎮守太監李良請并勅秉總督遼東遂以命之建州虜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諸將居險要獨領指揮傅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鳳凰山皆失期秉孤軍過虜山西南虜據山阜我軍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李

勢指揮徐英敗奔秉殿後欲斬之英曰願死陣奔呼前衆軍一鼓而登遂破虜明年還京虜復至復命秉總督與武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鄧佐爲先鋒殺敗虜衆副將逗邁不前賊圍佐佐傾親兵五千辰至西皆戰死佐手馘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大牢祭佐墓奏陞佐子治副將罪邊人快焉遂體量建州地勢五路進犒七日燒其房屋發其積聚班師還賜麒麟服勞牛酒加太子少保而先是吏部尚書王翱卒下廷推推上上命待秉還京以聞至是轉吏部尚書是爲成化三年秉念受簡知急於進賢擢用奏擬如恐後時

顧其爲人寬裕有容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遇當侍讀彭華者大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事從彥寅秉立黜之有中貴人欲用其鄉人爲美官秉既不聽更便外補秉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爲監生時久次雜冗至於貧乏及仕而貪婪則償爲之階乃做古身言書判之科四無一有者給冠帶還家諒是爲內外構怨秉初爲尚書時左侍郎崔恭以次當得心頗不平而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皆屈意下之有所商論多所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兩侍郎矣秉自是不聽兩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秉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李

人有爲小吏者於考功數當適路主事道求陞而考功郎張宇中阻之道因言宇中於秉秉大詬堂上宇中持案籍而質殿言必是乃公不者私今郎所持公乎私乎乃公護枉我我不能官恭旻皆是宇中以刑秉失秉爲宇中謝乃罷而御史康永詔者往來秉所秉數言姚夔商輅程信馬昂不稱會星變永詔囚合衆請汰京官言夢等皆當罷秉覆奏京官請會都御史考覈大臣被劾者聽自陳自是夢等皆斲秉而京官被汰者快且詎曰退我便消天變耶御史戴用言方面補官宜如先朝故事許在廷三品以上各舉所

知有旨從用言若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擢焉御史劉璧合諸道御史吳遠馮徽等言陛下高慶九重焉能盡臣下旨云上擢適見內閣欲攬權耳請一歸於吏部未幾秉又值計吏所黜罷如其爲都御史時科目人怏怏不敢自辯卑官冗吏累奏群擯呼號道塗成羣數十旻爲上章請都察院覆考得留九十餘人旻又與恭時時外露秉短刑科給事中蕭彥莊險而附勢與大理寺卿王傑同郡有連繫亦幾秉去代其位謂彥莊李公有二子治郡縣無狀不自黜免乃糾他人彥莊遂私列其同官二人合疏劾秉職司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察若布政孫遇之老儒丘陵之晚食食事李齡之衰疾並以親暱不在黜列薦舉大臣獨張鵬一人鵬亦秉私至於監生入仕初無考退之例乃俾勤勞半生不沾寸祿保舉奏章原有辨印之比乃俾徑入選調冒濫實多任情去官以片言爲喜怒恣意選除未一考輒遷徙且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曰秉故出廷舉何至是下三法司會議崔恭尹旻輒封人語曰言官劾李公皆是吾二人者會言之奈公不聽何刑部尚書陸瑜等議秉任情銜直顛倒選法秉亦自伏歸肩之罪上以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致仕罷遇陵

齡等官復命彥莊指秉暗結御史故是何人以實對彥莊不輒具實上怒乃以劉璧吳遠馮徽對俱下錦衣獄贖杖還職調璧等知縣停彥莊俸一月而陵訴彥莊嘗奉使過其治所頃無禮際深用心仇章五上求與理遂同下獄廷鞠坐彥莊奏事不實降爲驛丞陵得復官致仕遇福山人自有記陵蘭陽人知真定淮安二府以治行旌爲人負氣豪邁長於治劇然願見剛復齡潮陽人嗜學好問在太學時爲祭酒李時勉所重兩提調北直江西學政待士明公皆君子也方秉被劾時人教秉辯秉曰辯汝固位但語諸公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傷國體令秉入獄而是時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投卷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奸邪誣之李公若罪我輩願不試以贖公及見上薄責秉乃罷秉行官屬餞送有垂泣者秉慷慨登車去時論高之秉去彭時內不自安稱病不出侍讀尹直請於商輅急以崔恭補秉缺以慰北人之心而恭遂爲尚書秉居鄉與河州王竑並人望所屬竑高自標峻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巷奕坐無忤竑聞之曰不恭哉李執中堂堂大臣與市井小人遊戲秉曰所謂大臣者豈長爲之立朝居鄉事固自異何至以官驕稱秉誠心直道險夷一節

屢遣請退角巾野服如長放然國家有事朝召夕至翰林侍講陳音等累章薦秉侃公忠忘身殉國竟留中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彥壯之諱丞也道遇盜與其眷屬皆見戮人謂天道之弗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爲戶部郎中歷官廉介篤于故舊嘗歸里過眉眉人飲之酒祥歷行篋傷者三主人訝問曰亡友之骨也客死而歸之子俊沉毅端重開敏有略以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有兩貴家訟田子俊往聽之其一乃以地名同其姓子俊曰審爾則張家灣盡張產邪張家灣者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鍾

京師之路河灣也天順初知西安府西安故劇府兼邊事旁午子俊酬酢治辦六年爲關中冠賜勅旌異成化三年命三品以上堂上官各薦所知子俊以薦擢右叅政督三邊軍餉遂遷右布政使轉浙江左布政使會西夏有警廷議子俊居陝久宜用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屯不出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軍馬子俊疏言陝有三邊延慶章夏甘肅也三邊唯延慶於內地爲近國初逐虜黃河之外正統初歲始渡河來犯邊境建議者請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創榆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余

一帶管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扼虜入冠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瞭望虜或內闢卽舉煙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據險難窺伺唯延慶一帶無險阻可馳突屢來犯邊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處自是虜顧居內我反屯外遂至遣將聚兵以爲虜備比時芻糧銀鈔費且萬萬計今屯宿重兵猶未寧息臣愚謂莫若於沿邊墩臺空缺處築爲邊牆高山陡崖準其形勢或剗或累或掘爲塹溝度如城高每二三里許連比爲敵臺崖砦不絕築短牆其中空橫一斜二若壘月狀以避射偵敵詔如其言於是自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餘里凡爲墩堡壕牆崖砦八百有奇其始築時怨謗紛如子俊執之不移竟以成功又移定邊安邊二營于近地以就險利新牧省轉輸榆林故無衛正統中列戍調軍至成化初未具子俊請取通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立武學開屯田教邊人樹藝種植法身時巡省軍中百器咸具自是歲熟入數萬石瓜果蔬菜等於內地沿邊數千戶屹成巨鎮保障陝西與寧夏甘肅並虜相顧嚮指去蓋是時馬文升以左副都御

更巡撫陝西而羅山徐廷璋以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文升有名於時廷璋亦浚濠築營繕治亭障邊人謂關中三都御史云子俊又請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灰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要令虜不得入河套其法至今行之以功轉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陝西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漑每治輒輟子俊鑿山開導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備餽餉秦免岷洮河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六千有奇以其所易置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虜鎮戍二千戶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余

首四百級捷聞賜勅獎勵召拜兵部尚書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注直意請征建州女直夷下兵部議子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脅伏當仰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節制相機戰守可爾而汪直已先言上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鉞而王越亦幾與其役至是疑子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軍職節制文職者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

薦而子俊惡越開邊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復極論欲啓蒙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詰問兵部臣子俊奏曰臣獨爲之與他臣無與上亦罷貴州守臣言播州苗作賊請調兵會勦子俊謂變在四川請出貴州死要功也因極論此時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狀乃已以母喪歸十九年服除召改戶部尚書明年虜寇大同宣府等處命兼副都御史總督軍務糧儲子俊參酌古制造車八百餘輛餼糧得自資器械得兼設有曰虎尾砲者置之車箱角柱之上隨向可移擊有曰將軍砲者置車箱中候虜衝突酌量擊之用鹿角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余

樁補塞車空處以逸待勞制度精巧因疏言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觀大同宣府山川平曠門庭之寇車戰爲宜大率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五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車止則橫以爲營虜賊對壘彼用弓矢百步技擊我用鎗砲且有威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掠我則出兵或遏其驕橫或尾其情歸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萬年守邊簡易之策也因上兵車營圖五說上可之虜引去上遣錦衣百戶以特羊上尊往勞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變上言請止土木祈禱



以節財用重鹽法毋以羨餘賜權貴禁貴倖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命兼總大同宣府軍總兵而下一聽節制子俊以修築邊牆爲急乞以所舉於延綏者推而行之詔可然以工力責邊臣閭閻實付科道子俊受成而已不能如曩時精辦矣遂有言子俊修邊糜費者上改子俊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科道官往勘而先是鎮守延綏太監韋敬者狠愎自用與總兵岳嵩都御史呂雯屢爭敬會客坐雯於西坐嵩於下而自據上坐敬下人有邊剛善讓者侵牟貪婪商賈不敢入境雯嘗令人市布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余

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因公下人敬忿然作色從此於雯積不相能子俊以聞上切責敬別調之寧夏而剛讓并謫成敬因奏子俊懷姦抵牾所調副總兵璽總兵王薦舉總兵嵩皆出私恩怨兵部言此子俊未任以前事非繇子俊上怒其遮飾命議等併勘議等還奏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官銀百五十萬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云公用糜財病民亦自難免下戶工二部會議覆上責子俊偏乖耗廢革太子太保令致仕未踰年仍召爲兵部尚書復太子太保憲宗崩力求去不許弘治初復三上疏上遣書賜羊酒復視

事上言馭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以公義不以私恩以杜近戚希恩濫爵之漸因乞骸骨不許歸盡猶手削奏稿陳湖廣四川弭災禦盜之術再遣醫視疾弗瘳上聞計輟朝賜銀命有司給棺斂具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諡肅敏子俊內重外斷勤於職事凡有文移皆手起稿或時對客猶沉吟不休與客證時務反復曲折必欲實見諸行一生外宦皆在西北邊而於關中歲久功多在延綏尤著雅以修邊牆備虜爲急忌者阻之竟不底績嘗語人曰人臣事君隨事盡力卽近小亦當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余

害宜身任慎勿養交市恩遠怨自全第子寰舉進士授官子俊教之曰惟誠動物積久自能消僞又曰立身貴剛然亦不可使人畏不敢近世以爲名言子寰以薦累錦衣衛同知忤劉瑾改南孫承勛承業皆舉進士承勛官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秦絃字世纓單人景泰中進士官雲南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其賢起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縣民數千擊登門鼓訟克釋之調知府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料虜巡撫都御史徐廷璋薦陞葭州知州調秦州以艱歸民庶哭留成化



初擢鞏昌知府紘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御史巡撫宣府成化十九年秋虜大入大同總兵許寬不能禦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勅紘與大監簡順共防守參將白全帥兵二千出駐柴溝堡紘乃亦出二千人躬擐甲胄與玉合擊虜盡奔遁復使都指揮成等按伏順聖川虜悉棄鞍仗走居數日虜復入與寧紘復使都指揮澄等分兵三部身與顯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追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却之虜駐山北紘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圍至暮悉奔去當是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說

主

奏

虜入大同長驅順聖川大掠而北許寧既不能禦復以捷聞紘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其捷真欣然歸功紘與玉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旗尉橫苦民捕論不貸秦王怒入奏紘逮下詔獄命內臣尚亨籍紘家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亨太息以聞上嗟嘆良久曰紘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欵萬貫命巡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紘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紘更密奏直多帶旗尉驛騷郡縣直還上問何者撫臣賢者直知紘有奏首稱紘上出疏示直直頓首伏地口口不置上遂遷紘戶部侍郎而直以此益見信於上

吏部尚書尹旻坐罪敗凡山東人仕于朝者無賢否皆爲警蹙側目紘亦以旻鄉人被劾降爲廣西參議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龍中後山賊爲患有年紘調漢達軍命按察使陶魯討平之復克田州海南黎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縱貪不法紘列奏其狀景逮獄視爵追賊巨萬景挾戚晚從內降旨冀威前賊因撫誣紘他事命錦衣逮訊旗尉至紘治事自若既處治兵食軍務從容就道戎容驕從略不貶損既出嶺囚首就繫謂旗尉曰紘非敢違朝旨自尊大也兩廣總制軍民童叟瞻承仰奉遽就拘繫恐損國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說

主

奏

或輕邊心今則出嶺眞因人矣旻既至臺諫交章論救吏部尚書王恕亦極言之改戶部尚書十一年致仕十四年以邊警起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固原等處軍務推演古法造兵車火器已修豫旺石硤口雙峰臺三城雙金佛硤海子口七堡以絕虜道其明年勅總制三邊修邊關腹裏城堡開隘萬四千一百九處所剋崖三千七百餘里拓固原外城奏移批驗所鹽物其處商賈雲集物貨流通荒稀邊城遂爲壯鎮乃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材彬彬焉正德初劉瑾革總制召還致仕家居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諡

裴絃歷官四十年位至孤卿居僅蔽風兩妻孥菜  
羹麥飯身後子孫貧不能存楊一清踵絃官後行履  
邊城嘆曰秦公文吏其所治邊雖古名將何以過之  
初絃致仕時妻弟楊瑾依絃居絃卒瑾遂綱紀其家  
家奴丁玉者怨瑾出絃總制時所遺鐵銃告瑾私用  
軍器并誣他不法事時劉瑾用事歸罪于絃復命籍  
絃家刑科給事中張九叙御史徐敬等望風劾絃瑾  
復詰責九叙敬言絃晚而前御史朱欽以嘗給絃官  
夫亦逮問之有司承行者人罰米百石

郎曰李余秦三公飭邊修備可謂國之能臣李執中

名山藏

卷之

七

五

三

七

直躬而行退處如長放君子也

名山藏卷之

臣林訥成化臣

晉江何喬遠

葉盛 朱英

進都給事中屢言事事不克自盡款獻羣屢磨若闕在  
故事則禮部侍郎官言諸大臣若科道官會諫東  
 宮長官其餽無所付即不盛開陳說雖有大臣廷臣之言曰  
 夫羣會議事給事中獨規規若近師保者我名之羣少  
 景帝初元十狴舊習言路弗塞盛與都給事中林  
 聰發憤感時無所諱忌一時士大夫奮發矯厲皆自  
 名曰疏

卷之

臣林記

一

業

卷十

臣  
林  
記

—

業

風聰倡之景帝頒賞廷臣盛以時艱辭數日中八  
疏疏皆雪耻復讐之策林聰字季總四年進士爲刑  
科給事中景泰元年轉翰林給事中與李盛鐸楊會  
多因論天下事其英陳劾督切近內侍及當朝大臣  
廢方獄極言當備虛而罷也先遣使入貢自編大  
汗朝廷欲賜勅書難於稱呼下廷議聰言自口爽狀  
歲待未有如也先者也然狼子野心單無紀極使  
可汗於其國中執得禁之然尚不敵於使于討其  
中國有人不至爾雖日者不治夷狄亦當可避詞厚  
禮典之通四君從所自稱則恐激大率之怒莫若待  
之常禮賜勅國使不歸諒可以示臣上下之分明廷  
臣之體雖動未爲元利可許謂爲百長之稱賸書以

[illegible]

卷之

臣林氏

1

反爲大朝弊之中有一身去就孫國安視天親若可人  
一衆爲制弊而貪德名辭廉臣不顧脫光觀若路人  
布異教如索事不爲伏鮮金革之不試樂光朝之舊  
罕事益世道不爲伏鮮金革之不試樂光朝之舊  
三事及師儒聖賢矣十餘中言今三尺兒童盡念太  
上皇臣獨知皇太子是陛下子幸何難臣傍時曰易  
雖出臣不知皇太子是陛下子幸何難臣傍時曰易  
爲東駕又言陛下宜虛己自躬處死好之湯心成縮  
御之燕婦又言唐虞之過有建業之志逐成簡歷之  
氣焉及又言唐虞三代無有釋道之教蓋簡歷之事  
然而宰相身兼佛或迎入禁信相非事不專至寺拜  
以後帝於其身兼佛或迎入禁信相非事不專至寺拜  
未見履歷二故亡益明甚近者在京寺觀既有禱雨  
以額州又有燈油行路誹供俸之費幾多禍之儀  
少雖王中府亦實出民災屢見使望惡行福而民艱  
可以爲國輕矣出民災屢見使望惡行福而民艱  
皇務爲急應平居拘囚不惟奇異遇事正色驚諭確  
司奪意聽平居拘囚不惟奇異遇事正色驚諭確  
可考官波汲爲悉失之臣惟希與遇事正色驚諭確



聞僉都御史吳禎在武宣縣殺降遂亦殺降附諸  
及民之供給者盛爲彪草奏報捷丘濬遂言盛於朝  
且語李賢葉公朝公所作詩文不佳賢心識之他日  
錦衣指揮呂貴湯胤績見賢稱盛學問文章之美曰  
儻置內閣必不忝公賢慨然曰與中嘲我詩文乃爲  
入閣地邪及朝命名還使韓雍代盛賢草雍勅曰母  
若葉盛之殺降也盛既還改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  
田之法墾土積糧歲有奇羨易戰馬千餘匹修築廢  
缺屯堡以七百餘邊鎮隱然殷阜成化初年也三年  
言臣竊見仁宗朝守宣府者永寧伯譚廣達事太宗

皇帝功在漠北所統部曲時號譚家馬廣居宣府二十餘歲兒童婦女皆知廣名臣誠盛歎以廣之功名爵位竟身而止誠宜加贈諡錄及後人以爲邊臣之勸

譚廣丹徒人父率因從太祖開國有功雷野明州山平廣十四補文裕總兵選入補衛鎮衛乃嗣府丞伍長帶刀密衛守授燕山中興衛鎮衛再調府人從歸附河塞衛松林奈顏山等處已從靖難有功武親師征大軍都指揮金龍口爲前鋒以神箭萬人射虎馳勝將軍又從征九龍口爲前鋒以大堰之阻中軍數萬躋於高金文勝標左右左二營大堰之阻中軍數萬督金勝賜白金文勝標左右左二營大堰之阻中軍數萬官佩鎮朔將軍印鎮守府正統六年以老病封永寧伯何年八月十二日薨年八十有餘子玉立膂力絕人恒恐不及士卒每勸戰者亦未嘗在射侯人愛人下士恒恐不百人望見曾曰此譚家義濟洪兵鮮明先起進止有節人望見曾曰此譚家

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曰歸家。王胡府相稱戎臣因  
曰。然無犯譴家爲諱。雖爲諱諱守得誹謗哉。  
而推舉耳目賂記如廣類者若鎮守廣西都督山雲  
浙江都督許亨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聲臣又因  
而推舉文職大臣如廣類者則純誠朴忠如王直胡  
漢高鼓清德正學如儀智薛瑄陳璉吳溥楊賓吳訥  
風節凝俊如錢習禮李時勉廉恭體國如師達古朴  
領佐王質魯穆李宗揚信民軒輊王宇公勤才望如  
金忠張本魏源張駿羅汝敬劉中敷鄭瑩王佐王喬  
侯瑾徐琦王士嘉李嘉段民焦宏金問薩琦王恂張  
鳳沈翼年富賈銓監學規模如胡儼陳敬宗他如魏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懷記

七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是

上

之報功也蕭何羊祜則及其妻唐太宗之報功也屈突通張源則及其子陛下誠採臣議將漢晉若宋不得專美而百官有位感動多已上善之於是譚廣得贈侯賜諡其他諸臣皆令其子孫叙官續行履以聞而顧佐軒輓馬謹王士嘉耿九疇沈翼之後皆得收錄項之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蓋是時李賢沒矣六年歲內大饑命巡視直保二定既還復命賑京師饑民虜寇延慶命往議戰守方略既歸轉左丞雅志勲業操履清儉慕鄉先哲范仲淹之爲人前堂內寢悉置范像朝退政暇拱手默對兩佐部事多所資贊政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紀

二

體大者卽非所部亦藉其商決久之卒官下賜諡曰文莊始盛爲賢所抑世人皆以譏賢而盛在兩廣時巡按御史吳禎小有才悅而薦之禎驟得爲僉都御史既以殺降謗而所錄名還實禎傾之盛錄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譏盛晚節乏進賢之舉  
朱英宇時傑郴陽人五歲而孤能自感奮通易書詩三經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兵部尚書鄭楚滌器之曰吾鄉老臣凋謝殆盡致遠任重吾望子矣十四年浙閩寇起處州賊葉宗劉反其黨周明松等四出標掠朝廷遣英與中官守要地

母令得合閩寇時勦寇大軍尚駐金華英至徑趨處榜諭脇從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謀者報賊首領衆三萬欲來劫取中官大懼英立誅明松等於市皆驚遁賊平還京與給事中林聰劾景帝外戚家都督全及中官增廣二入景帝易儲下廷議英獨與聰言其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母勦帝召江淵三赴便殿英前語淵曰上皇南宮賴有皇太子人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滋惑益甚公當國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酉事已定英聰相向泣退俄執政有私怨於御史噤人訐奏御史有詔風憲官被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紀

三

告訐者皆外補英極論其非執政不悅尋遷廣東布政叅議過家省母母閱英歸橐惟賜金十兩母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寇亂之後撫凋瘵招流亡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爲限一役九休民甚稱便峒蠻爲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英持不可罪首惡而已英宗復辟林聰已爲都御史英以事入京聰語之曰君沮易儲雖當時無疏盍亦言上吾能證君英耻於自陳旣歸巡撫兩廣都御史葉盛屬英督察勦賊參將范信會勦大藤峽至藤橫聞誣民爲賊黨欲殲之英馳



赴信墨凡所件獲審實縱去信念功不成月餘未退會處使至英亟請令信班師其他誣首脇從之人誣抹全活不下萬數還本司右叅政丁內艱居廬蔬食服闋改陝西叅政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居二年遷陝西左布政英在陝與閩悉用其均徭法兩省便之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尋命總督兩廣兩廣自韓雍大征之後民徭窮蹙英至以守易攻揭榜檄諭許爲編戶約飭將士無得恫張於是荔波馬平蒼梧陽朔諸縣采阻徭獫引類詣降事聞賜勅褒諭陞左都御史從一品俸初韓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朱

顧爲人恢濶贈遺賓客軍前取資無異其自尊嚴擬王公竟坐驕侈生謗代者吳琛欲然謙抑有所饋遺纔及金帛輒辭不受至英益爲清節妻子不從宦舍一老蒼頭隨侍而已有時置書旌幣英受藏置書貯幣於庫自言吾出蒞官苟得爲民省惜一錢還入吾室神爽頓清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也然其舉舉屣發使盜賊不敢跡跡輒至勦絕不能如雍強勁其持重而入於姑息將領敢殺降謾英矣英在甘肅積軍美三十萬在兩廣四十萬餘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英公先後督府積美撫民功

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英在兩廣與鎮守兩廣太監總兵官三人列坐故事太監居中總督居左總兵居右而總兵陳政自以爲伯爵當居左英曰我總督也與巡撫不同爭論不決鎮守太監恒以閹朝命削英總督第令以巡撫行事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兩廣夷民難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顏額不一以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英自兩廣兵革之後招撫徭獫徭通逃復業之人爲戶四萬三千六百丁口五萬科復田糧萬五千有奇建立永安州治邊徼靖安臣方欲以英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朱

及部下勤勞官屬請旨賞賚今與陳政爭坐忽令解去恐諸夷輕視反側復生兵備一腹難以再舉上乃命陞英爲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如故召入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奏罷一御史之不法者是御史萬安姻家也英子諫大人無太認真乎英曰昔伊尹畎畝自任天下況我在官今世不任又教人勿任吾政惡之六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星變求言首陳八事時曹分條集英所陳事或見沮削英聞身往詣公所力求必行亡何病疽侍郎何喬新賑饑晉陽適遣使奏事英寄喬新手書民饑盜起公當爲念時已清其筆半

不就君子謂英憂國之心斃而後已卒贈太子太保  
諡恭簡英端方儉約以事上清淨簡易以臨下不爲  
矯亢尤異之跡而忠功在士大夫開子守半官刑部  
郎中守順守諫守蒙皆鄉貢士英有弟海仕主僉事  
海子守恕監察御史獨立敢言並有清節  
郎曰華盛朱英並遵詩書之軌而善戡園之務純誠  
正直好賢而援古斐然有其文質矣郡歸有光曰  
廣東布政使王用兼參議感恩並葉公同縣人見  
嶺南人語葉公往往皆流涕

### 韓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氏

主

四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世農夫也父貴永樂初以富民  
徙京師占籍宛平雍年二十連登進士授御史果敢  
擊斷氣直陵諸御史上故事御史之六部點齋入揖  
部尚書具茶退雍點齋吏部唱名堂上曰史部尚書  
王直直趨前唯以此重之英宗正統中巡按江西擒  
治墨吏五十七人溺職者聞之多解綬去福建盜鄧  
茂七反福建御史以朝旨檄江浙兩省會征尋福建  
御史謂賊且撫可解退雍謂賊且撫先言耳非有所  
要賢安知不改背焉若提兵往撫乃退胡後也既至  
賊果變竟定之浙江御史初得福建御史牒止不來

及聞雍平賊反奏福建御史福建御史坐死人以是  
知雍略也尋慮陵諸縣盜起與巡撫侍郎楊寧討平  
之民吏素留一歲還廣東按察副使爲陳循所知薦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恩威大著景泰末論劾寧  
王爲寧王所反劾逮繫竟白雍巡撫江西年未三十  
也而請所更定施行後都御史皆按爲格居一年起  
大理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明年下母憂歸奪情  
居一年赴京還職尋使巡撫大同部署將較訓練士  
伍時時出已意防守經畫戎政大脩七年召還議事  
上壯其貌陞兵部侍郎憲宗卽位典璽局丞官王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氏 主 四

下獄雍坐與綸交通降浙江左叅致廣西蠻賊據大  
藤峽爲歲已久顧時時出劫諸縣而已天順末役人  
梧州城執副使璫殺訓練導導致仕布政欽史流劫廣  
東界越至江西亦復轉入湖廣廣東巡按御史王朝  
遠謂選擇謀勇將帥及威望大臣討之廷議以中軍  
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將  
軍總漢達軍以行而以雍總督兩廣軍務從之卽改  
雍左僉都御史使會輔勇於南京議出兵所向得便  
宜行事是爲成化元年雍至南京與輔勇會悉全軍  
趨廣西入全州五道發偏師平湖廣陽峒諸賊抵桂

林與輔勇計曰脩仁荔浦藤峽羽翼也當先剪之謂  
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  
力山生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乘勝入  
峽分十五萬二千人爲左右二軍以謀十三將軍分  
道擊之砍關奪壁空其石門道袍等十餘寨縱火烈  
山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獸挺擐險雍處死  
士斧山開徑大火其營獨生擒大狗等七百八十餘  
人斬首三千三百餘級斷其大藤改名斷藤峽是爲  
二年七月其冬僞降蠻人侯鄭昂王牛兒復叛夜攻  
潯江不利進入潯南劫北流春縣雍復使都指揮僉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七

臣

事經署都指揮僉事聰等分捕之件鄭昂牛兒斬之  
并斬其黨四千九百有奇復遣將四出廣以東雷廉  
高肇諸寇次第削平捷聞上大嘉賞奏有差雍因請  
改訓上隆州隸潯州復故土知州岑鐸官以長其官  
請移置勒馬獻俘碧灘三巡簡司遊微峽上下請置  
藤縣五屯千戶所使蠻人慶故僞力應軍者爲之假  
候請陞新會知縣陶魯爲憲職使專守梧潯并肇慶  
之新興陽江陽春龍水諸縣皆從之輔勇名運尋陞  
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初雍窮追時有賊數  
十人詐爲民逆雍車曰不幸區脫有年矣大軍壓境

吾父母也民喜得生輒迎車下雍曰賊也民哉慘之  
人藏短刀盡殺焉肆其途積他日與同僚論兵軍候  
提俘人雍手斬數人捕其肝膽立嘔其心腦軍中時  
時飲酒鑽骰子四面皆紅大呼滿米以鼓軍士之氣  
久之生言三廣地大山深一臣難控制請加設兩巡  
撫上命副都御史陳濂撫廣東命都御史張鵬撫廣  
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兩巡撫尋亦罷設獨起雍  
服中爲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如故雍洞達氣爽應  
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如飛提桴鼓立軍  
門士大夫莫不用命出入矢亦意氣自若武功伯有  
貞者雍同邑人其從金齒放歸夜觀乾象將星在輿  
意已當之時時運鐵轍自壯及聞雍功烈投轍太息  
曰孺子能將吾已矣既承制開府梧州副總兵而下  
悉聽鈴轄其繩柙無所貸假有裨將犯法路中人居  
所雍因午節射柳斬其頭竿之鎮守中官沁忌雍彈  
壓族人上書誣雍即訊無所坐遂自免歸亡何卒諡  
襄毅太師贈太子太師諡襄毅外其功因多然殺戮  
之赴鼎鑪八年言官追論雍功請錄其後許量授  
在京文職兵部言韓雍故與趙輔同功一體運謀設  
策實爲一之知

寶與先尚書王翺珩今輔子孫世承伯爵魯卿之後皆襲錦衣雍子孫會無延賞請比翺例不報

王越字世昌潯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大略文藻敏於景帝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攝其策莫知所之而墜於朝鮮之庭朝鮮國王方朝得以獻景帝識其名錄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見越進止奏對目屬之越精建臺事爲都御史冠深所愛留兼給諸道章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吏部有所薦上歎曰安得如韓雍其人者乃請召越越衣短袂衣見便殿上熟視良久曰是故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王

御史也可弁而將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復與都指揮陳鉞擊虜雙山堡進右都御史居頃之爲成化元年請告去家三年召協理院事六年虜入河套數擾廷綏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與遊擊將軍范瑾襲破虜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酋首加百二十進左副都御史越復令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堡自與太監恭太監恒統軍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別分東西二路夾之繼與西路左都督劉玉東路右都督劉聚擊敗虜於墩索失蓋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將而與虜戰探

虜所聚或具零騎伺急邀殺之用是數成功再設伏邀破虜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矣已進左都御史賜蟒衣一襲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虜掠河套數出爲寇越諜知滿都魯字羅吼加思蘭三會者渡河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出榆林晝夜馳三百餘里分兵千餘爲十伏相救身與寧等分薄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還道遇滿都魯等歸邀敗之斬首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于

王

萬甲仗千六百餘虜既敗歸見其廬帳妻子畜產爭盡皆慟哭遠徙成化九年也虜自據金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邊將擁兵莫誰何傲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上功朝廷三遣大將効故習而已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出師搜套頻歲而不敢行是舉也名越爲奇功捷聞再賜豐書褒諭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總督三邊復徙居固原自以紅鹽池功大賞輕不無快快尋移疾乞還京命與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同太監汪直選軍越請移所加官祿以賞所與紅鹽池共功將士詔進越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

人子太保當此之時越自納於直圖與誅建州夷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直重未及也直既與保定侯朱永徵功殺虜永得封保國公越心慚之矣居亡何虜酋西犯邊諸保國公爲平虜將軍往討乃以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誅建州時永與征行不先露使陳鉞擅功因爲直謀給永令將大兵繇他道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諜虜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四百三十

名山義

卷之

臣林記

五

王

七級國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旗羣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戰馬萬七千匹死者五千亡功自如而越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仍兼都御史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御史許進等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都察院事越亦不肯就西班牙居亡何復命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黑石崖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是役也首級少當下賞上用直故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

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而越就西班望侯矣汪直在事久爲其僭類所忌惡上亦新疎之大學士萬安劉吉等稍稍側目越遂復令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請班師不許遂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家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七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薄矣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請移越

名山義

卷之

臣林記

五

王

帥延綏以離之而今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令給事論亂直八罪因并糾越上使錦衣指揮齎勅往諭越驚欲死既僅削官爵追誥券徙安陸州奪其諸子之以功蔭報捷得官者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訟下延臣議議者不能定並錄其功過聞得從左都御史致仕越姿表奇邁議論英生久歷西北陞其於虜情邊形將品士勢歷歷在心遇敵意安開計定發其自奉若諸侯王而御軍卹下財往來如流水禮卑豪傑不知所從健將武較皆願爲死長於吏事

判案奏章口占授記了無遺恨至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貫通既自喜負破岸剗崖機變出沒以故不復循脩素範嘗車騎過秦王王宴之奏妓酒闌離席言曰下官不使久執干戈困於西鎮大王吠犬也府中之妓美寧有以酬臣否王許之盡乞以歸一日大雪方生地爐使四妓彈琵琶捧金屈厄侍門白詗虜千戶至越入之千戶前白虜狀殊奇越喜矮厄酒賜之又談則又哲命妓佐琵琶而酒千戶即歸千戶厄又談則又哲大喜指妓曰是有其殊者否君即取之越在安陸若赦還潯皆池田射獵帳飲聲樂如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居久之太監李廣貴用事越家近京因復得通廣九年屠滿從左都御史爲吏部尚書會推四大臣自代上不簡中旨召起越都給事中御史源等言越故檢邪小人也傳奉得官不足風示百僚上亦罷而是時虜數寇西北邊其明年寇肅州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珉不能軍兵部議置總制重臣控制之肅前後七擬上置不簡荒後擬越遂用之進太子太保總制甘涼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勅曰賀蘭山後虜巢也虜久居知形便每入從其處卿爲朕追勦之時越已十餘至則名諸將曰賀蘭山路險峻高如登天深如探

淵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參半進入至其曠遠分爲奇正得其有善水草可居止處疾驅長搗可得也於是使延綏副總兵朱瑾領二千出南路總兵官李俊領二千出中路副總兵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領二千出北路晝伏夜行穿山出野黎明越下令皆東北行虜陡見兵捉馬不得慌惚戰潰大燬其帳房車輶深入窮追虜悉衆來士齊下馬用鎗銃打拒煙塵漲天會大風復上馬乘其風順塵障持刀衝入追至白髮寺諸將皆大集益斬首虜號哭放火西去凡得虜首四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牛羊器仗千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捷聞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安善功爲多各陞官一級是役也部曲以夜風驟亂皆不欲行一卒曰天贊我也我去虜不覺也歸還還虜壓而衝之皆是風也越下拜卒旣成功奏授爲千戶李廣敗自殺諸言官劾廷臣僥倖者皆言越然上竟不問亡何卒甘州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始越威寧之役虜大忿恨得中國人輒殺之以相報爲邊害者數年諸答越開邊越死帥卒傭儒其目功費財滋甚天下乃以追才越郎曰予嘗至粵西粵西人至今不敢名韓公名乃亦

嘗坐通中官駁王越北於汪直奸邪矣弘治之朝其功乃見夫才略之士烏可繩邪

孔鏞 陶成 毛吉 葉禎

孔鏞字詒文孔子五十八代孫也高祖克信元季游學江南僑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雙流縣選秀儒親爲講授雙流人始有籍於朝鏞幼孤好學弱冠爲長洲諸生提學御史孫鼎立籍籍士行置鏞首登景泰五年進士選知都昌分名戶九等以均賦彭蠡江有巨木歲久絡待藻若鱗介每風雨波濤相擊木蛇槩若怪物舟觸輒壞行者祀酒肉乃敢過會歲大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鏞往視之木也火之尋以第尚寧府郡主改廣連山連山西連昭賀徭獠出沒縣廢俸給絕鏞至求民所在招之不來詰之皆驚走既狀飯民舍輒留償錢米乃皆大悅相率還鏞一一賑恤之踰年巡撫都御史葉盛大征廣西賊鏞隨征所至招來諸將有殺人取賊者力爭之時廣東州郡界廣者賊無所不殘破高州尤甚盛薦鏞可知高州遂以爲試知府高州城外四山皆蠻民外死賊而內死疫鏞至召父老問計皆曰城中多賊賊屬來攻城者心不可保切宜閉門鏞曰高州故無賊賊皆自廣西來民千百里攜家投城

求生也往時閉不納卒爲賊所迫臨在城中者又或疑之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陷在此耳乃開門納民城內染疫者曲加撫摩死塚瘞之流亡聞風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爲別城居之時賊屯高化境凡十餘處皆剽賊也而鄧公長馮曉者尤黠驚公長據茂名之茅洞晚久屯化州界鏞一日潛呼四卒黎明匹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鏞曰我新太守也至爾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箐間望見峒矣四卒者皆疲卒也亡去其二賊徒來控鏞焉鏞問裸縛樹閒者何人秀才也旣至公長不知所以倉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與其黨環甲出逐鏞下馬立公長盧曰我爾父母也耶坐來皆來謂坐定賊盡羅拜鏞曰知爾曹故良民迫來餒耳前官動欲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父母汝我子孫也汝信我可送我歸府殺汝汝不信殺我公長意猶豫其黨感悟皆泣下恨鏞來晚鏞曰餓矣食我公長跪上酒麥飯鏞醉飽之旣曰人暮矣寢我明日曰我尚能行更寢此處又明日曰我歸矣從耶穀帛乎賊復控鏞馬送出數十騎隨之鏞顧樹上裸秀才曰良士也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十賊隨太守驚曰太守畏而降賊導之來矣鏞至呼開門語

賊皆止我自入既入耶穀帛絕與之賊歸告公長皆自焚巢柵來詣得數千人而脫獨不服招鏞整兵夜進這豪浩率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軍應之曉通執其妻子歸鏞存撫之甚厚曉亦以其黨五百人降事聞賜寶鏞文綺陞按察司副使賜璽書旌異從此他劇賊皆受招撫鏞處之內地分田與耕賊更爲我備他賊有林雄者與蒙浩並以謀勇爲鏞部下而雄尤便捷雄死賊中鏞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感泣於是高州人立生祠祀鏞鏞奔喪軍民有泣送千里外者服除改廣西猺獞開鏞名相率遠遁陞

按察使賊起自荔浦朱冠總督朱益屬鏞勸之賊顧

愕曰此高州孔副使耶既至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

祿賜文綺寶鏞尋陞布政使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貴州時都勻清平黑苗跳梁先是當事者率兵數萬

無之奈何鏞至首詢亂因使僉事周孟中往來撫諭

苗納款刑牲誓不復擾而清平部苗有曰阿溪阿刺

者刺勇而溪善爲兵兩人橫行夷落中官司探捕苗

時訂官與苗鏞廉得狀而詢監軍總帥皆爲溪解知不可與共圖乃行視清平訪擇所部得指揮王通優假之叩以時事通歷歷舉對顧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阿溪爲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叩不應鏞曰吾所以假若爲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通曰小人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損威小人亦且赤族矣鏞笑曰何至是通始陳列棧枝鏞曰溪所使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先劫此兩人者可舉耳翌日將較廷參鏞曰吾欲若等微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曾指曰庶幾可將較

出鏞留曾曰汝何故通賊曾大驚辯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何導之不服斬矣曾叩頭謝鏞曰吾欲取溪計安出曾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願與同往鏞曰自舉之曾曰無如總旗陳瑞鏞曰與偕來少選入鏞訊亦若曾瑞屢顧曾曰明府已知矣第當相盡力苗俗喜鬪牛瑞竟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守之伏壯士叢薄間入寨見溪溪曰公何久不來瑞曰新都堂至鎮故久不見公耳溪曰都堂何似曰無能爲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遠費爲姑酌我因



續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穹然象也未審何如公家牛溪曰有是哉我買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人恐不人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牽我家牛往鬪佳惡可決也溪曰然難卜於坐上不吉復言嗜昔之夜夢網鳥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屬公矣遂牽牛聯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方鬪忽報微至瑞曰公知乎王指揮也溪笑曰何蘇得此俟其至我嘲之瑞曰王行微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與刺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微新恐怪公示不利溪刺去刀見旨曰而素謹事我今我微不身供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五

掃除敢易視者麾壯士出擒之溪刺以狎不虞會遂縛溪刺以獻然猶手格傷數人鏞得溪刺磔之境上諸寶皆震懾鏞重厚少文歷仕邊圉三十餘年功在南徽謙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事者具在其所報蹟弘治初乞致仕不允召爲工部右侍郎道卒計開遣官論祭有司治葬事當鏞守高州時有信宜知縣李時敏亦如鏞之所爲一撫賊首侯保定再襲破賊首廖公反鄧辛酉以功陞化州知州廣東人以時敏與鏞並稱時敏平樂人

陶成字孔思鬱林人陶魯字自強成子也成起家舉

人授文陞屬縣典史爲黃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九載考績民詣闕乞留陞本司副使爲人嚴恕明直遇難事輒先人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守邊三司皆懼罪自縊朝命推成整練邊務成量海寇來風時月預布丁令板海淖中賊艫舟躍岸盡被刺什伏兵四合殲而焚之事聞賞緡段寶鈔十三年處州賊葉宗劉陳鑑胡等爲變將逼金華之蘭谿蘭谿者浙門戶同官推成往成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渠魁戮黨數百人聲震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二千餘人宗劉等還遁入處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官都督徐泰尚書石璞久屯無功復共推成成抵諭之留臺中七日皆感悔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竄不受招成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來降者三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獗來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縋東新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眾外攻柵成與都指揮崔源驅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賊從中燒柵爲內應力戰不支遂遇害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遣官諭祭誥贈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官魯新會縣丞年二十一當門子而已而智計敏健行事精采可畏受新會

令王重見而奇之問曰學乎曰學矣不幸先子死魯當門又爲吏學殞落已因泣下重曰爲子師可乎曰幸甚遂拜重爲弟子重曰與君約每晨後堂授經出治丞於君何如重無煩乎魯大喜又下拜曰幸甚魯從重講習日進重喜曰僕始奇君貌已奇君才今敏學如是異日當爲國名臣僕雖叨甲科萬不及也丞捕賊爲職日受事立大府劓數瞞睡大府輒笞責之其後被笞曰敬白大府無事可做安得不睡大府曰今廣東苦廣右諸苗無寧歲丞能爲我治之乎曰須付丞五百人大府卽付丞五百人魯連三日不發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牌

者三數人立池頭渡一人與謀出之復渡一人凡渡三數人盡三數人謀用其所長亦或用已謀出三數人外敢勇軍既技擊習熟見賊若尋常又其謀計出賊所不料魯每出戰皆勦哭誓士士感激爭奮無有敗衄隣近縣益恃無恐初命陞廣州同知仍掌其縣事惠前後陞廣東按察僉事若副使若湖廣按察使若湖廣左右布政使然皆奉璽書兼廣東按察副使兼治廣西兵廣人稱魯爲三廣公魯自其爲丞至布政使平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又平潯梧荔浦府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牌

州諸賊凡斬首惡二萬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擄散向化十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弘治中猺賊韓魯掘掠粵墟墓殺其族黨詔徙廣州避之賜諸命旌勸魯爲人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執餽運器械皆先以數月調發多寡無常或張疑曰戍守賊不能測其東西向與其兵數魯機神將進兵置檄面曰某封某日某時發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當羽書押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饑懈之時或輕舟遊覽或公譚夜飲俄起如廁潛身出城兵士如旅賁分道赴期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人而

不見其出也。馭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厚之，卹而嚴其令。風聲所激，雖非素部亦樂爲死。至其擣巢，玉石必分，亦非徒求多功級而已。每平賊，置縣輒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爲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厓門。時時造陳獻章請益縣，其爲丞時，嘗學尊師，故其所見者大所務者先獻章論。魯治兵如文士，爲文奇，無所蹈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魯在粵久，粵人不覺魯功，魯沒賊復熾，有司議征議兵，啞然無可否。司府上撫按撫按議奏，奏得報其謀已久，洩兵出賊遁矣。則戮良民爲功，兵退未

石口彙

卷之

臣林記

三

毛

離賊巢，賊已虜民妻女，奪其居，魯功乃益見。成蘭及鬱林皆有祠祀，嘉靖初，新會舉人何相等頌魯于朝，亦賜祠祀魯於新會。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剛直嫉惡，以景泰中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而廣東司當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同寮百官陰事以聞或誣或實，無所得置辯，以是公卿大臣厚遇諸錦衣，有所請託不敢輒裁抑之。卒有犯者，無所敢問，而吉輒按法處治。錦衣卒目吉，俚語曰：毛葛刺時掌錦衣者，門達恣橫，長安中百官遇途避恐。

石口彙

卷之

臣林記

三

毛

後吉遇達於途，一手持糧，一手抗鞭而拱，達顧曰：此毛葛刺耶？其卒曰：是也。他日吉疾失朝，下錦衣鞠問，卒羣走報達曰：毛葛刺失朝矣。下錦衣達曰：選巨杖吉至達，揀卒之健而忍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而聲骨見。羣卒曰：快乎哉！葛刺自此畏已。吉亦私念：若曹不以事至吾司，則已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其持法繩錦衣卒更過於往時，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斷吞併如疇。臺程鄉縣民曾玉楊四謝堂楊輝羣行作賊，玉四據石坑，喇學據龍歸，喇輝據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杭江西安遠等處賊流劫江廣者累歲，率入縣治殺人民。吉調士若募募勇禦之，破石坑，斬玉擒四，破龍歸，斬堂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其千四百餘而七百餘人者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傾於民，成化初雷廉高三府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開烟火蕭條，吏民告守令賊守令若罔知更筆楚之，有自賊中還者輒誣之通賊。吉分巡海北，慨然以平削爲意，移文都指揮出擊賊，都指揮畏縮不敢出海，康知縣王麒者在官用忠義勵士遇賊輒奮擊，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吉卽與

領衆抵賊所戰敗之王魁大廣東總兵歐信疏吉使

狀以聞特旨陞吉副使賜勅獎諭并陞麒麟爲本府通

判歲乙酉春賊出惠之河源轉掠翁源吉率官軍二

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頃之新會縣告

急吉率指揮闔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官軍民壯至

大磴與賊遇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追至雲

岫山去賊營十餘里分諸將爲三道約蓐食進擊屬

夜晦失期賊覺奔伏營後山軍士突入望見營空皆

入取其輜重競擁出賊從後追之闔華馬蹶見殺陶

魯不敢前吉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吏廖振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曰軍勢不支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吉曰衆多破殺

我可獨存亟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趨吉鎗之吉

且罵且敵手斬一人斷其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

雨山谷震動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吉屍顏色不變

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道官論祭而

麒麟未被通判命已死于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

子初吉之出軍也其犒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已用

其三吉死文念吉貧密歸其十之三於吉僕吉附僕

歸請按察使至而語之曰吉死矣而尚有知吉使支

主稿吏舉餘金私諸吉僕請公勾查之無令吉有食

養之跡以爲地下善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

化末言父於朝爲之請諡賜諡曰忠襄

葉禎字夢吉高要人今爲高明人宣德乙卯鄉舉歷

潯州鳳陽慶遠同知以禦賊死贈廣西布政使司右

叅議禎生長高要接廣右地習見峒獠時時竊發爲

鄉人苦素扼腕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衝熱知其

地勢險易夷情向背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

掃平之氣及來慶遠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吏往

往怯懦不發而牧民文吏輒譏責軍將嘆曰慶遠之

民盡矣每與僚吏言激烈泣下既條郡中便宜事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白於督撫都御史葉盛與郡中三老有善謀者謀之

增括丁壯什伍其人立長目分領之民爭赴集無匿

以後禎躬執馬服弓矢日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

意莫不踴躍綽厲囑旨韋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

官軍時或跳梁城下莫誰何禎以計生禽之取還所

虜子女產吉自是賊稍戢其徒黨恒常勝益憤耻互

排結必甘心禎未幾來大園旗山民告曰守將若罔

聞視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見禎軍整不戰自潰奔還

子女十餘人既旋兵賊偵知無繼復潛躡其後禎泛

旆與戰殺傷相當于公榮死之禎曰必再來嚴爲備

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兵持土物牛酒來  
請師禱謝却之諭之曰若等能爲我出力勦寇卽以  
此犒若居二日賊合衆攻雞刺等寨報至禱請哨守  
都指揮黃越出擊之越方與知府黃振飲酒曰啊  
獨村寨常事耳君胡用操心激變之罪君獨當之某  
則不與知禱請論再四繼之以泣越振並不省顧怒  
拂衣上馬去號召民壯東蘭那地二州土兵會西府  
廟前出所作善書諭之大敵發以忠義這分兵東西  
行至中途柳青舖前賊遽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  
禱摩衆與戰連數合無救援賊益至賊物色禱所在  
名山藏 卷之 四 記 三

以捐軀馬暨牲海牙於靜江傾將士而絕命禱之節  
義矣讓古人可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議  
郎曰孔鏞陶成毛吉葉禎並有功嶺南毋論事濟不  
濟毛吉至死心事儼如禱一門子姪遇害制書比之  
蘇緘馬暨信夫

名山藏

卷之

四 記

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成化臣三

羅倫 章 懋

羅倫字彝正吉水豐人其先羅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爲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沽醖醖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下才未學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爲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顧策仕未久諳練未深又意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所深憂言臣所欲言行臣所欲行者臣恐以疎遠驟進之人蹈冒越職是以心雖懷憂口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羅

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常以植風化以竦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倫合苟容之徒固非陛下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真可爲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人非此禽獸矣中華非此夷狄矣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大爲人君者常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

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史筆書之士大夫誦之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名山藏

卷之三 處化 臣林記 三

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起復之歟則宋仁宗時契丹未嘗不驚驚也宋孝宗時金虜未嘗不盛強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實可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不言言不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不行行不力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惟孟所方圓君好諫則臣直君好諛則臣佞臣直則

忤旨多忤旨多則君惡君惡則祿絕而身危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君愛君愛則寵固而位安夫保祿而愛身固寵而安位者亦人情也陛下誠於退朝之眼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谷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群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

名山藏 卷之三 處化 臣林記 四

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然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爲某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苦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謂高諫遠慮足斷議耶何未見發也謂折衝禦侮足定難耶何未見能也謂直氣勁節足勵士耶何未見有也謂深仁厚澤足治民耶何未見行也謂忠言讜論足補政耶何未見敢也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則有曲爲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

可引一蒙命旨默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琪者也且婦於舅姑表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服甚奪情於夫初無與於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於其子今或合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望子之報章操至此哉爲人子者報親之心豈忍至此哉杆已未有能直人忘親未有能忠君者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讓且從而爲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已地澳不忌慙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匿服以受

朝廷舉動皆笑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陳之疏入讀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王翱編修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揀唐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禮禁僮僕被旨起復或至庶官天順間刑科都給事中喬穀等嘗言比來臣下奔競亡耻目奪情爲能官笑終制爲不職于道既虧臣節安保宜亮景泰時諸奪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厚者亦爲一變云居三年名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山中與樵牧往來授徒註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貧隣家乃可饗進賢呂令聞其困分賜以堂食錢友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倫欣然卻之居數年卒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默非禮無所視聽惡衣惡食無所耻醜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世宗



即位御史唐龍上言倫贖左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  
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景陸  
克深謝文祥鄭克脩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  
爲修撰仲昭爲編修景爲簡討其多命詞臣預撰明  
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景上疏曰切惟某月  
日內閣進郎中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  
林諸臣令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詵者  
臣等伏覩陛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救田租絕貢獻  
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勅諭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章

羣臣同加脩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此游  
心經術邁跡堯舜今諦觀煙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  
鄙褻之語安熱之辭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  
陛下聖明所不留情或者以歡宴兩宮助孝養萬一  
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若聞中外久矣今者  
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左雖云告捷虜情尚難測量  
北虜毛里孩蛇豕窺伺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灾傷  
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乏殊可寒心此陛  
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  
爲職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以燕鄒襲進之君上曲  
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爲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  
下也伏願採芻蕘之言端耳目之奸移此視聽爲文  
如傷爲舞若決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以賞勞役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復耳目百度惟貞惟陛  
下深思力行書奏上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  
事朕已戒舊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  
言譏議其杖而調之外職於是懋調臨武知縣仲昭  
湘漚知縣景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  
中毛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處世事乞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章

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  
景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  
耳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  
林四諫云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氣岸屹立面  
林四諫云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氣岸屹立面  
休居父母憂却去舉酒不離苦地者四年遂歸疾乞  
休居父母憂却去舉酒不離苦地者四年遂歸疾乞  
不與時朝廷以學政定深行法沙孤仲昭諫奉朝書  
無所寬假人不便之自以信古不諂再乞休去仲昭  
父嘉用孝行舉安福縣令知東莞縣正統己巳之  
變潛無功民戶生息滿九萬邑民保聚加得舊受  
舊生洪武末舉鄉薦以親老歸養士從學其來魏終  
入太學再試京闈第一永樂中成進士授學士兼  
翰林侍讀生之兄和申行在禮部郎中子深仕監  
御史次則仲昭源子乾亨仕行人乾亨子如金仕  
御史次則仲昭源子乾亨仕行人乾亨子如金仕  
州舉希復子懋官任南京戶部右侍郎黃氏自希

名族之冠官立身嚴約恭儉學問文章世濟其美爲詩  
人林散給諫軍官皆謙以及於難莊果字孔陽江浦人  
在進士名更姓遂爲莊氏自開越許淮泗至江浦家  
以謙論風節同年同選爲吉士授翰林學士江浦人  
京師與徐上祿同議改爲行肉善類遊說各  
自澤鄭與徐上祿同議改爲行肉善類遊說各  
聖風不出其縣之定山有亭望之其詩則出唐人而  
感嘆忘言焉如賦名山望之其詩則出唐人而  
化之不可其佳如入名山望之其詩則出唐人而  
宇而訪者道諸大幸如蘇海內名公奇士來通  
山引上自堅道諸大幸如蘇海內名公奇士來通  
便治七下大夫骨朝廷是至三十年而丘濬之  
都御史何鑑勸督所經廷者至三十年而丘濬之  
名山藏

卷之九

吏部尚書耿裕延生對若使屬官送出部門之外而  
藩終不悅之授南京舊官以還尋陞南吏部驗封郎  
中與方泰居二年吏部尚書倪岳以老疾退景又二  
年平南陳文祥未歸人以爲奇詩史載上封事  
左遷南陳文祥未歸人以爲奇詩史載上封事  
出都給事中懋爲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  
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托行部至縣使知縣  
王佐招諭降其脇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  
懋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  
乃悉戮招降要功懋耻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  
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口按君之年四十  
有一耳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

何爲居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  
不取懋可考食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  
鬚髮早班可考老疾旻撫然驚嘆爲奏得請懋平生  
學問尊稟未程無敢忤異於鄉鄰前儒何基王相金  
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  
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廢蹟無虛  
弘治十二年召謝鐸爲北祭酒居二年召懋於南京  
懋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  
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裡見  
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

卷之九

誦時有論難若廷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  
虧成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  
也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  
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  
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尋陞  
南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  
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偽險怪誹侮先儒罔惑人心  
廢制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  
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  
見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雖

二臣雅志不究於用亦足彰一時重道之意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爲貶臣獨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寬亦以爲言吏部議覆諒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卽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金華知府王九臯奏懋清脩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

名目藏

卷之

臣林記

工

章

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恪欲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姪拯仕工部尚書懋子孫皆天授孫諸不慧年八成化中又有諫架棚萬歲山者太學生虎臣當其上疏時祭酒鎖其項聽收上乃從其言召至左順門中官傳旨嘉勞命吏部聽選與七品正官尋除雲南知縣

項麒王琦合傳

陳選

楊繼宗

朱瑄 張昂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

務歷南京刑部郎中成化初應諒陳五事曰務正學日納諫諍曰崇節義曰遠近習曰弭天變其崇節義章大約謂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圖苟免其遠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爲戒宜收攬威福勿使任事復其掃除之役言甚切且以病乞致仕居家二十七年甘貧屢空閉戶長吟寄居於人巡按御史授室一椽始遂栖托有平湖令以賄敗都憲使誚責之曰汝何不學項正郎乎令不悟以爲都憲有意於麒麟百金爲壽麒麟厲聲叱之既卒巡按御史唐鳳儀以麒麟與王琦諸遂良同里表其里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上

項

忠清奉王項二主於禱廟學使孔天胤等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琦宇文璉錢塘人永樂舉人四川僉事終官歷宦三十年清苦潔白弁日而食緝紙爲衣有司歲時候饋堅臥不受郡太守胡濬列狀於朝山入正統乙丑進士天胤初知杭州府通議達林於聽斷慷慨任事奮然有爲屬邑舉吏拱手受成除民思慕之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中寒餓死其寒餓時妻出二金環請易米琦駭曰安得此妻曰若昔有德於人其人多物爲報妾獨取此耳琦伴喜攜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贖環也人爲我識別我投之滿矣琦有妹嫁爲傅潤妻潤永樂中舉人仕終

保安知州人王顯順者中貴人王振姪。怙勢奪民產，濫索賈置法及入計，復無所餽，振振銜之。以廉無可指摘，遂嗾總兵者委瀾備糧勞瘁，以卒貧不能歸。州人歛金爲助，妻駿却之。會麻垣雨圯，出銀器數十兩人，謂此天所以報廉吏矣。妻猶不取，入謂妹不媿兄，妹夫不媿其妻兄云。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韜以進士宰新城，爲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四

古君子也。及見親，頗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緹者，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申林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理爲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祖墳。總理柴炭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令所督柴夫上章保留鴻臚寺卿致當上召翰林官御屏後有所顧問，輒呼退班，俱宜究治。既改提學南京，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紳祝周旋，磬折絃管，且登洋洋翼翼，途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

「讀兩縣燈燭如書，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禮掃應對以逮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爲禮，卽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已不自信，奈何？信士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筭之筭，不加於輿皂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鼎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選徐人長揖，揖曰：君何官邪？選曰：提學副使。選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入師，不敢先自誚辱，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署外，直亦途好語曰：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爲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贓吏無所貸，寬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辭坐六七鏹而已。或問之曰：汚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賂以貨權人，卽法撓矣。問毋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與隸別之閒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啓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環僭驕然，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倍赴

供辦奏乞均徭餘戶添採方物選因諳書臧省貢獻  
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禹知縣高瑞發  
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  
選移文獎之番人馬力麻訛稱蘇門答刺國來販海  
眷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僑立逐去撤馬兒罕使臣  
伯六澤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  
云將從滿刺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眷非  
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選從  
便宜發倉賑民眷因累舉前事奏選比昵縣令非同  
貪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陳

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勸選同愛畏眷不敢反異選有  
所黜更張髮意其怨選逼令誣証髮堅不從同愛執  
髮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眷所奏坐罪當徒詔奪選  
官遣錦衣千戶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  
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李行阻其醫藥竟  
卒旅舍行復使其養子密走報眷曰陳選死矣時南  
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累之疏給曰陳公  
清儉絕衆殮以時服於是爲宜而張髮同逮至京從  
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曾參三  
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

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蘊孤  
枕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僧之表太監章春通番敗  
露知縣高瑞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  
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眷橫行胸  
臆機峻清高勘官李行願指鉞錄竟無左證臣本小  
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眷意臣  
憾選厚賂陷臣臣雖胥役寧敢欺喪眷知臣不可搖  
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乃  
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微舒詬  
伯夷爲莊蹻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要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六

陳

而斃李行幸死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  
佞毒一至於此安取爲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擯斥  
罪餘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慮聖明  
長奸冒命披陳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眷鎮守  
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潛脩默  
會不求人知身雖賁顯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  
孟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  
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  
自減其騶從云選置義田百餘畝既沒族人貧選欲  
歸田於子載載曰先人義舉也胡敢私之弘治初工

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選冤頌其平生詒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以進士授刑部主

事常有提半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樸沐善視之囚

悉生全不知鄉者困涸獄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翱

以名薦出爲嘉興知府至則興學勸士閭閻賑災民

有以事來前好問之郡中豪奸馴良與有所疾苦盡

得其實其於豪奸立見鋤治頗有悔改亦不深督其

所疾苦調劑與革不出旬時既才傑屢出又意氣豪

邁大吏要勢有所怙挾悉憚其威守有清軍孔御史

者凌抑有司提里胥數至死繼宗出教曰有被御史

酷撻死者來言於太守御史無如繼宗何酷如故繼

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

行突入繼宗府中繼宗引御史入臥室空空耳衣一

僕悉發篋示御史御史歎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

江南至郡要索賄賂第與菱藕曆日而已內臣好言

曰幸語太守無所用此太守有金錢好細絹幸及我

繼宗出庫金送予曰金錢在也卽市好紬絹道亦具

清世與游

志山林不希周世有識者力勸之應舉遂舉進士

南都卽有聲聞士大夫誦說愛慕文士皆爭先官浙

有第此庫中物幸太監付一印券令他日可磨勘者

內臣大驚遂出金錢還繼宗也入觀汪直欲一見之

殊不往見願直言於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

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士民感化奸暴革心訟平

賦均風清弊絕御史楊琅奏聞得旌異起遷浙江按

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

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異時藩臬費用取辦和買鎮守

太監日供常萬錢繼宗悉裁罷之市舶太監積不能

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

所畏者賊機最所不畏者內臣鎮守內臣有兄在司

禮時時言繼宗於司禮司禮於上前中傷之上曰得

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遺鎮守書曰善遇之上知

其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計至立解印雞斯跪哭

出止驛亭下蒼頭衣衣數襲挾律書數冊而已服除

以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血氣廉聲聞天下居常

以包拯自居乃其爲人辨別黑白言論亢激其節目

疏闊達於人情時時對人言罵賊官不絕口有事至

其境者輒使人沿途伺察之方其以按察使入覲見

藩司官臧遺禮物輒挾使列名俱有獄囚任意放遣

及巡撫順天悉奪威晚所占民田還民威晚皆

名曰義

卷之

臣林記

六

史 47-398

卷之

監刊 謝國興

九

楊

名曰歲

卷之六

臣林記

并

●

立廟願子輸首牛工費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  
 慈恩與來必抄波矣今保不得遂遂託以不法事汪  
 學按部試諸生唱名公曰願在學有文問焉提學曰  
 願為家所許耳請公視其狀果然遂得行鄉民有懷  
 至蘇公論之行公每保全之既滿去蛟子此多員沐  
 水富而可立公嘗見後果有以事誣者家竟落第  
 兩載年更立公嘗見後果有以事誣者家竟落第  
 若違法則莫知所為焉庶幾不獲今以違法告公曰  
 年吏胥亦有試除惟署周烏陳聚某公每事與實  
 以時雖然遇試始期雖錄鍾士大夫素伏公剛介不  
 問之自是舉凡煥爛期雖錄鍾士大夫素伏公剛介不  
 請君則教誨子弟者皆可與屬官班哉其有能殺制



司察萬運民又部如之置患多識其七自知名  
及使不循獻五生以聘故意更吏宜急繕文四公少人  
各至惟環於豐一嘉後民患于民收事凡為禱頃亦  
道新耳可秀秀得二名十以三公神言以快近于雲不  
書即陳人謂四秀得二名十以三公神言以快近于雲不  
手榜本益德五二名十以三公神言以快近于雲不  
某示即至政德德在年十橋之堅好野所夢郡充  
等訪可議歷三節嘉承後果公論者遠覽而日豫明  
舞得移德公節嘉承後果公論者遠覽而日豫明  
法鐵賑云謝聞公節嘉承後果公論者遠覽而日豫明  
守府以公都幾生一每風之易其以有兩雨極此果  
自三東三志緒一每風之易其以有兩雨極此果  
本察日四古二蔓後復今土星水火決不晴公得遠  
院院都載有本三秀難彌今土星水火決不晴公得遠  
到及守權是亦三根二地星水火決不晴公得遠  
任布權果瑞如穗二地星水火決不晴公得遠  
之按為數此之或節土在復濟邇即日霽能其重引  
二二城百數部四厥厥南見大公未至人案三四第

今即言按外度如皆出公案擢平上野謂官名  
本日天察官任必如皆出公案擢平上野謂官名  
就下司員之賢無天其人其歷貴公監等客東F  
按道事副疏下如建勳王育內臣貶化勢生問東  
察使衡此王恕必日內臣貶化勢生問東  
得雲得親斗實軒實理位文水已中問君近而  
軒南理首不觀者周倫如又福臣乞於衆官民恩  
獎三便公提任任李鎮守必查舊民恩恩如錄日  
示日敘勿假使公府下必族贊如任恩恩如錄日  
一按計者路號如府下必族贊如任恩恩如錄日  
事專生元然原報者如任恩恩如錄日  
司以死然原報者如任恩恩如錄日  
官按禍然原報者如任恩恩如錄日  
新察福日半公崔之思恩恩如錄日  
任奸可轉主上崔之思恩恩如錄日  
吹奸可轉主上崔之思恩恩如錄日  
行爲可轉主上崔之思恩恩如錄日  
職職有南內字忠之年萬



處境上上官軍職索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  
等出巡隨役索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  
進表考滿物處無虛日有司劍一衙門司官私役  
官切避通乘取勞民斷財罔有止極出數其  
往論之署其旗日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因結其生  
釋之國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其因結其生  
龍之族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其因結其生  
氣命乃升堂日福正則室濟有不明縣官相慶又日以  
萬餘兩而食心不足縱惡賊死入至十餘命臨至  
地而安置之一時官吏懷保等處在命都巡撫雲南  
三司皆舊傳太親家之日行公補舉出位降陪更拜  
者八人奏明日幸相謝衆不解其意次日職食臨不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重

朱瑄字廷璧鄆人成化己丑進士釋褐奔祖母喪極  
力營葬不足城府服闋赴除郡守贖之金謝却之已  
授工部主事官次食貧至鬻釀自供既監稅蕪湖盡  
輸所入課額倍常奉勅疏濬汴洛諸渠治黃河次  
口有功不受賞改兵部進員外郎郎中陝饑專勅往  
賑宥出輕盜給與穀種牛具勸課流民所活六十餘  
萬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與學造士備災恤荒

官治以抑豪強扶善弱為尚勞苦得疾醫請殺鹿取  
血調劑瑄謂吳中一鹿直數千文物亦生命破耳取  
血足已疾愈告歸老樵進泣繪像祠之瑄義利之介  
斷然有齒及賕賂者輒擊唾色變敬歷中外幾四十  
載節但陶匏家無餘羨守令諗其匱缺餉之薪米一  
無所受會歲饑都御史王璟奉命賑濟饋道米四十  
石瑄謝曰饑民有之寧有饑官市中兒有戲以紙錢  
為貨者人曰朱都堂不愛真錢而况假乎瑄卒至無  
以殮而子孫貧其田殺大不能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重

御史平郡茂七葉宗留賊樹功闕浙開曷以進士知  
鉛山縣縣有樵夫嗜鰾饑而飽鰾竟死於鰾隣保疑  
婦毒殺之送官久繫曷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  
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  
也寬矣哉吾鄉樵婦之夫之死於鰾而望公雪之凡  
鰾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公  
試之曷試果然而樵婦之冤雪某民甲嫁女于乙家  
揭與幕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決他日曷行邑  
有樹大蔽野命伐而畝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  
曷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三男子衣冠伏

左若祈覓叱之不見斧之樹血衆懼高手斧之遂盡斧之樹顛有一巢墜一婦人賸絕良久曷問婦狀婦言向被狂風吹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時俯瞰城市居塵歷歷無階得下耳日見少年飛騰空中也訪其家即空與嫁者曷剖樹修廨畝地爲田邑中淫祠毀之殆盡有羊角巫咒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殺之曷往捕巫曰死矣其徒曰盍避諸巫口張公正人也坐待縛耳既至杖之百不傷反傷杖者曷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杖者生生汝矣不驗收之夜半烈風飛石屋瓦震動曷曰此必巫術起衣冠旦召之曰汝邪我正邪勝正邪巫首觸地曷厲聲叱之忽墜珠一顆書一帙如掌大其珠光焰燭庭牖開曷焚書碎珠立杖殺之曷每釋奠頌酢及邑中之孝子節婦山中有一婦婦子持炸歸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求虎抵罪曷曰是嘗我耶而害我耶與婦期五日來遂齋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外曷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乎抑一也即一虎噬即一退其一虎起繞伏虎者垂尾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曷神人也曷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與守者具牒受判庭立二木一木書羞願嫁者跪之一木

書節願守者跪之民傳四死妻祝不願嫁舅姑奪之不從乃給授願嫁牒使往判判出曰張公判嫁矣更何待期有日祝束裝哭奠潛投其家汪舅怒填土實汪事久不泄自後不雨者朞月曷齋禱不應一日宿城隍廟夢婦抱牒訴冤覓覺悉記其都里姓名詣家鞠問縣主得婦厥貌如生曷嘆曰殺婦者我也爲文勸祭天忽大雨即殮葬婦表門旌祀而罪其舅姑以最擢南京監察御史劾威寧伯越保國公永太監直兵部尚書誼挑釁北邊詞連內閣司禮不報頃之與給事中周絃點軍教場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太監琮奏曷乃證時劉吉爲內閣擬旨下吏部調曷絃外任吏部尚書王恕執奏吉復擬如前恕奏天下之治賞罰二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爲治良法也點軍不到不罪失伍反罪點操之官罰不當矣吉竟調曷南京通政司知事絃南京光祿寺署丞尋以薦陞四川僉事轉本司副使執法如初自以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跡公門者十有九年爨粥飲水兒女恒饑其兒仲掌請曷曰請問大人清字作如何書曷書與之兒曰是可買肉否都御史王璟賑饑行部以百金爲壽堅却之因請乃受下戶餓例以答其意將死其表姪副

使余本入問疾猶張目謂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爲國家培元氣其死也郡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

卽曰王琦項麒清矣琦乃中寒餓死悲哉陳選潛會聖學古人自居在吏爲循而持身用節楊繼宗至於忤物張曷所至涉於怪乎有祿於朝饑寒終身焯然清德與數公並也

張寧 王徵 張珍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文以南人抑置第二甲尋授禮科給事中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張

都給事中素負經濟敢言敢爲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景帝每遇大議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宗召寧論奏稱旨時時稱爲真給事中方大用之而會要駕憲宗元年太皇后生日上爲皇太后設醴禮部尚書姚夔敕會大臣燒香行禮寧疏言釋道二教非能扶世永祚也歷代英君聊姑存之者以化導愚昧備治外一術耳皇上爲皇太后建醴以祈長生表孝承慈可謂至極諸大臣及百執事但能和衷助德則自可仰贊皇情上綏懿祉而禮部尚書夔等乃斂財辦香約期赴壇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爲知其非臣切

惟人臣於君願其福也常勸以脩德善願其壽也常勸以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常相以和保小民惠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命若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木偶之前相率拜謝通朝之人靡然從之其足扶世立教否耶先帝復位之初屬有脚氣一二大臣故嘗舉行此事然皆出一時迫切至情非祖宗舊典先帝本心夫臣於君猶子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令齊醵可以永祚卽殺身亦復何辭但以無益事情徒傷治體乞勅禮部從今禁止有如僧道自念坐食無所効勞願焚脩以盡私誠者聽上善之太監牛玉選吳后婚不中南京給事中徵等并劾李賢獲罪謫邊寧台六科申採賢不悅竟與岳正皆出爲知府寧知汀州與學崇賢庸裁頑梗治稱神明踰年乞歸父老選留有泣下者寧聽敏矜才坐家忌嫉居二年朝議起風望之臣巡按御史張敬特薦寧竟罷寧老無子取二妾可十七八疾革囑嗣子必嫁之二妾悲慟剪髮誓死同居一樓不下者三十九歲有司以聞詔旌曰雙節二妾一姓高一姓李

王徵字尚文南京人天順丁丑進士選庶吉士除南

京給事中憲宗元年與同官王淵上言皇上嗣大寶位屢詔求言忠諫日聞而言路不開者何也臣謂有二端焉庸劣之臣阻直言者也諸臣之言切陛下身者陛下固已行之矣其有發下所司者多因不便已私妄奏阻尼即有施行虛文而已如此則言官諱無益而不言而言路所以不開一奸佞之臣懼直言者也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曰爲狂妄或專其瑕釁或幸其差失言及更張則曰變亂成法言及薦舉則曰專擅選官言及彈劾則曰誹陷大臣刑罰明加怒恨暗懷如此則言官懼禍害而不言而名口藏

卷之三 或化臣林記 无

王

言路所以不開二臣又見比歲以來大臣犯公罪者繫累下獄裸衣受刑曾不數日尋復舊職臣謂如此非所以重大臣也夫大臣羣僚之表也陛下試重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臣又見今在京在外爲總兵官者非倚勲戚則憑賄賂士卒內怨夷狄外侵此皆本兵不得其人所致也兵部尚書馬昂矜傲嫉妬謬張威福此本兵之不得其人也臣謂國家安危未有不繫將帥將帥得人未有不繫木兵者也臣比見無耻大臣交結內官或名尊翁父或體行叩頭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此陵夷所致也夫自古宦官未有不

繇其委以國政授以大權卒致亂敗卒用刑戮者也陛下法高皇帝而已矣毋使管軍管匠置立田宅文武官員毋使交結凡有政事宸衷是斷館閣大臣是議毋使干涉推擇謹厚奉侍左右安其位厚其賞不失富人無復外望則已耳時內官用事張甚而徵公言之時論以爲譴頃之屬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草疏上言二事其一言太監牛玉選后不當以致廢立當明誅亟用快中外并論內閣李賢及禮官法司語在廢后記其二言臣近者請陛下保全內官欲陛下防患於未萌也處置未聞牛玉禍作往不可諫來

名山藏

卷之三 或化臣林記

三

王

尤當慎臣等不敢遠引請以目擊正統之末一見王振矣天順之間再見曹吉祥矣當振之後謂無振矣豈意有吉祥當吉祥之後謂無吉祥也豈意有玉臣今敢謂牛玉之後無玉耶自古良賢內官萬中無一平居似爲謹飭稍國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先賣以見已功將行某事也先泄以張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內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毋令內官得與政內官朝夕左右者也文武大臣有饋以金寶珠玉有悅以奴顏婢膝以爲賢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私謂不行以爲不賢朝夕譏謗之聖明難

名山藏

卷之

主

王

欺浸潤易惑稱美者顯貴譏謗者排屈寵路日彰威權日盛內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令外臣毋得與內臣交結內官第姪人等授職任事表裏穿通倚勢聚奸家人數百貨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有此家產所以豁堅無極姦實繁內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毋令內官第姪得在外管事置立家產陛下鑒彼三閣申此三毋自然禍亂不作災變不生不者肘腋蕭牆臣未敢料也奏上上以牛玉壞大婚禮無預賢等責徵等妄言要譽令吏部調遠方州判於是徵判普安州淵茂州賓州寧州鉤緝德州徵天資趙

名山藏

卷之

主

上

飭奔趨日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意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者以典雅爲膚淺怪刻爲古健儲懽林俊夏瑄皆服其言子章仕至太僕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範稜喪母毀瘠卒章有文學其論詩曰唐詩沿於國風而漢魏變於雅頌雅言多盡風辭則徵今日之詩病在近雅  
強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丙戌連士初知涇縣廉謹不受私謁有應變才屢決疑獄復屯軍備奏減凋耗之稅涇令以珍爲首稱爲御史負氣敢言嘗按甘肅及江北諸府人凜然畏之按遼東都御史陳鉞誣執遼東入貢夷人以爲犯邊諸夷忿將爲亂詔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往撫王直生事喜功請自往視鉞安爲直言虜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抵觸懷報捷直與永鉞皆得叙功珍發其事兵部題覆罰鉞俸而已是時王越掌院鉞恨越不窮治珍直還京鉞送直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未至京師三十里王越亦來迓直直辭不見還奏珍妄忝被虜人畜名數通多遂遣腹心千戶聚同都御史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指使珍不服下詔獄多官廷鞠

無敢與辯竟謫戍邊御史許進疏白珍枉留中不報  
居久之王直得罪復珍職予致仕弘治初起山東按  
察副使未幾爲大理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坐言官論列召還改南京右通政以母老乞歸卒珍  
性強梗政尚嚴刻所至風采爲時所重

孫遇 丁積 厲升

孫遇字際時福山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大學士  
楊溥薦知徽州府平易爲治休寧饑民聚黨劫糴御  
史以爲賊欲捕之遇爲力辯軍騎往諭相率來歸遇  
坐府中時時聞呻吟聲曰有冤邪廉得婺源有處女  
名山藏

卷之三 歲時

戶林記

五

張

被脅強民縊死之立爲申治其聲頓息兩以親喪去  
官徵人保留復任天順元年滿九載加賜三品俸遇  
居徵十有八年休寧大麥有一莖四穗者歛有一莖  
三穗者小麥有一莖兩穗者祠上之鵲方伏簪子取  
鵲卵鵲哀鳴於庭遇視曰有求乎令隸從所飛止鵲  
飛入簪子室至其鬢下簪子方烹卵隸取卵歸白遇  
曰吾聞禽鳥能媚熟還生將至巢中還之鵲抱得雛  
日一引雛翔舞庭中其後去官官舍所養犬搖起隨  
行遇曰吾居徵未嘗取人一物豈復以此相累耶命  
吏養之廝犬不食死徵人言太守之恩及草木禽獸

也遇一再遷河南左布政使爲給事中蕭彥莊所連  
劾致仕家居以壽終其爲人愷悌慈祥言出人信所  
至得聲而徵人世祠祀之代遇者嘉興知縣龍晉  
晉先爲御史以事補外亦有惠政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  
初至官有中貴第舉長責民償通過當復安訴民積  
繫長獄迫焚其貨奉年未及暮干謁杜絕權豪縮頸  
民大趨令新會俗溺淫靡積盡毀邑中淫祠若禮式  
示之擇立鄉老使董民俗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  
者鄉老馬廣爲倚輩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庭再拜  
名山藏

卷之三 歲時

戶林記

五

張

致謝民有賄盜大榜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誠改  
悔然後去榜如或賭博出良家子則召聚廬下訓以  
小學諸書邑中民戶出錢輸官故名平均錢吳時令  
長悉以錢貯官復令甲首出私錢供用日當月錢每  
單丁小戶歲費亦至五六千餘積爲派丁產定錢足  
用之外毫不妄科甲首納錢畢卽遣歸田當爲民辯  
冤忤富道繫獄民羣爲計賂積示之手書曰君子但  
求無愧於心而已慎毋妄動貽我羞辱積於春秋祭  
祀品物牢牲極其精潔俎豆行列巡視方整執役之  
人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嘗值歲早築壇禱雨晨夕

跪伏七日羸甚之右進曰明府縣命所關可以少止  
積呵曰民如得吾羸何害至八日暑氣愈熾積觸  
暑跪壇衣汗浹忽風大作卷燼中火着衣積累不  
爲動兩逆空而下翼日遽止復禱至十有一日迫于  
霑足如是凡三邑中忠臣義士以及節烈之女或廟  
或墓各置祭田令人守之積治新會六年始終在民  
竟以羸卒一縣之民弔哭相望有軀夜哭甚哀旦人  
問之曰開歲甲首且到我家丁大人死吾不能聊生  
已去之十有三年邑人共立廟祀積積以仕爲學耻  
俗吏自居其始至新會未及視篆先謁陳獻章於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注

沙獻章門徒有林光張誦積旦夕同聚聽其言談如  
消得飲素昧羅倫倫之卒也道邑諸生容貫吊聘之  
賁亦獻章弟子有日罰帖以記自過

厲昇字文振無錫人以太學生選知青田縣青田居  
萬山中爲浙東巖邑民貧以猾昇得昔人羣吏奴僕  
百姓妻子之意邑人安之有訟五年矣昇聽之數語  
遂服出哭曰厲公早至有是哉邑報銀鑲發監司往  
視議歲貢引衍者曰山水潤秀所產必多昇曰吾聞  
金龍魁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水何得潤秀監司未  
信昇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歲以饋事至者

昇不挾饋食而已他費率者民既安業勸學興賢旌  
舉節孝彬彬禮教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  
舉昇並論愛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遂乞致仕民  
爲立碑建祠及沒衆設案哭祠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名山藏卷之

臣林記

晉江何喬遠

徐渾 丘 渾

徐渾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太守有惠政  
部郎中與尚書夏原吉同領繁洪湖制復官宣德中  
出知瓊州多異產中使採買極限有司弗予及行所  
屬一錢以靜民漸染吏俗鑑渾化之皆感悅立生  
祠祀鑑渾卒巷裏家祭無忘鑑渾之德  
哀取經典法言藏夾袋中里師疑爲玩具遍觀之乃  
大驚辭琳曰吾不能爲令子師矣景泰甲戌中進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徐渾

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孝宗卽位以  
先朝舊學陞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同日  
入閣五年爲首相累陞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弘治十二年以目疾  
求去上眷留之久乃許踰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諡文靖祭葬恩禮有加渾德性凝重度量宏遠在內  
閣承劉吉恣肆之後處以安靜十餘年間以仁厚寬  
裕培養國體其所納約將順天下陰受賜有所謀議  
歸於慎守成法而已或勸其建白渾曰國家法度我  
祖宗所以加惠元元至矣盡矣爲人臣子患不能守

耳孝宗卽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儉邪用老成  
一時善政雖出上斷渾贊獨居多在經筵敷陳明達  
進止從容凡有規箴多見嘉納每退食私第推誠延  
訪如恐不及言不必出諸已惟其是用人不不知所  
惟其才且賢入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  
所至天下服其休休渾珍尚古董詭者周而投之以  
得薦拔時有金翰林書編修之稱渾居父母喪廬墓  
三年自奉甚非非賓祭未嘗殺牲周卹施予不少新  
惜初入官卽分俸贍族及在內閣置義莊千畝上爲  
蠲役人頌其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徐渾

丘渾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  
家焉祖嘗性有陰德爲良醫渾幼孤嗜書或從市肆  
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  
交有遠族數百里轉輓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  
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渾厲聲色相拒其顯篇如此  
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鑑深重之景  
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渾揭之果然廷  
試以貌寢寢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洗馬李紹  
指劉定之謂渾曰主靜生長名邦兼家庭閑固宜浩  
博子海外孤生安所師友乃亦如是渾以海外孤生



豫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日名四方既撤館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參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蠻賊自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日困而已逐在廣東困在廣西西言廣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賊皆來自廣西猶獲而居民從之使其盡反巢穴民無所從莫備以變所以必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

且招且勦此逐策也廣西稱寇所在有之惟潯州大藤峽前臨河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刀耕其田盡在山外若進兵屯守踞其青苗使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緝斃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發地大奪今欲遇兵宜以七月春夏退屯於潯州既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蓰於昔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寇旦夕來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虜姑且順從冀須臾無死賊因而劫持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燃燔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僥倖不死固心語曰我豈從賊不得已耳它日賊平故可趨賊供役如平居忽聞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既至眞賊遁入深山了不可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與言及此深可傷憫今之總帥宜戒前事自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疑顧出榜招徠許以自新或與殺賊贖罪然後良民可使不爲盜也而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弓報効等項名色以絕其驕驕加意撫綏廣州一府以固其根本獎諭服順之士官使聽調遣厚加犒賞

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私鹽之禁以爲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虜軍民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俾爲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讐者編爲義兵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濟策以轉聞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脩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濟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慎取與估仕進當於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於奏對勸諭之文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山

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爲有用之儒也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舊至脩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于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爲百六十卷凡列十二日詳列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天下之務易教先敘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之上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

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未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許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閱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惘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儒聖明採一二於千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言禮經有之事若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是以伊尹幡然於數語傳說嘉命夫三篇管仲問荅於齊桓樂毅被寫於燕昭韓信登壇而對諸葛亮草廬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山

策姚崇入相而要臣之愚忝上遠古人若大學衍義補一書臣所竭思盡忠搜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微爲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室礙姑留俟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上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即開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

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  
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  
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  
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天地間物雖珍奇異實失可  
復得獨經籍者宇宙精華生人元氣是以自古帝王  
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  
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  
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  
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  
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五

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  
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綴佛道用備藏經徧賜天  
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鬆紅而置載以金  
碧輪藏况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  
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墮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  
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所儲卽儲亦不能久遠所賴  
石渠遂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密烏論之問類聚者有  
鞏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  
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泥爛斷絕前代藏書  
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

十年來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失今不治後  
無及已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漢臺鴻都唐  
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  
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  
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  
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編書本而已夫國家經  
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重修撰陳循於南京  
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  
勅大學士等將內閣見存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  
典籍等官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五

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兩京  
國子監仍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  
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  
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  
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  
觀舖坊令送所在有司磨寫較對先後進呈其藏書  
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  
有三處復徵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  
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寮屬同赴晒  
曝畢事烏論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

旨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聖德神功超越萬世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輯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庸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間或成於衆作何不出于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五

裁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絲親記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者其後人尚傳寫琬琰布天下示將來宣大其名稱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即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開繁不易舉實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唐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倣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

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相承致治之跡惟賴實錄實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巨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絲憑藉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眞屬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輒石不用棟棟勅寫一部藏以銅匱度樓上層凡國家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五

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詔冊制誥勅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勅先後錄寫盛以鐵匱度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上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藉因言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百六次比年彗見天津地震無虛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震莫大震在京師邊防尤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書

李三地震五飛禽二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今歷  
元二十五年之內變不虛生甚可畏也陛下改元  
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  
基業脩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  
用禁私謁釐革度政盡復國初之舊庶可回天變消  
物異因緣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脩煉  
金丹可致長生日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像  
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呪可禳度  
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祀神可福祐曰宴享品物須  
豐侈曰匪頒賜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

名山藏

卷之

百林記

上

五

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開田爲已業曰差官於外  
織造指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  
曰折糧備類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  
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難流欲  
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  
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漸先發  
者疏幾萬餘言上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  
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  
亦衍義補所言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  
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特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

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恭許恕想  
意濬教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悼亡長  
思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上不問也濬自少苦  
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上令朔望朝  
參大風兩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最後悉免其朝參七  
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八年卒子位計聞上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  
太傅諡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當尚寶司丞濬仕  
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  
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

名山藏

卷之

百林記

上

五

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做魯論作朱子學的  
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泰隋之末有不可  
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兩與  
策士及爲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  
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  
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  
宋家求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夷狄之  
俗卽不仕可耳其說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  
于弱冠嶺南者宿皆服其言子敦沉默博記善文章  
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營

辛正德初復以曾孫伯繼其官賜濟景賢祠于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懷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王恕字宗貢三原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博學果練喜以經術用世出爲大理左評事景泰間遷左寺副權知揚州府夙夜在公請謁不行

臣林起龍

12

五

事無大小寬猛惟當歲再饑再不俟監司報下輒發賑民既安阜乃選士教耕講解課勞如張龜高銓馬岳丘俊俞俊張銳輩後皆顯達揚人比之文翁張龜高銓馬岳

人成化乙未進士爲御史抗疏劾李孜甫請罷州城官累仕南左都御史正德三年逮獄謝絕高陸江鄉人成化己丑進士爲河南按察使有奸民聚亂郡縣政治行異等以左副都憲兼保定府知府民困窮皇時得行修郵計達平小民冤狀聞於此日國爲民至忠不徒行違欲以令民免罪何謂窮黎實閭上譽衆民必惠焉其生奏上果然正德中爲南京右部尚書件例不理致仕建寧理獄獲名亡後復遣還館方金茂履水不或化壬辰選士仕至南工部尚書督學考覈體端臨終傳父母至孝治喪依文公家禮廬父墓三年有芝草天順中最遷江西提學副使尋轉江西右布

政使評平嶺寇之犯贛州者成化初轉河南爲左襄  
鄧流民劉通爲髮聚衆數十萬推石龍爲謀主劉長  
子苗龍苗虎爲羽翼勢甚猖獗擢恕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捕治之南陽襄荊諸郡以都御史聞府自恕始  
恕雖軍府草創經畫有條會以內艱當去詔奪喪復  
任乃與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督兵攻破之擒  
通并苗龍等下令毋得擅殺一人榜示流民各使復  
業遂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河南流民爲愾立祠  
家繪像祀之劉通西華人幼有膂力擊門爲不設祠  
家繪像祀之約重千斤能獨手舉之人因號爲劉千  
斤正統中熈化妖言漸往襄陽劉名龍糾合信允天峯  
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和尚者名龍糾合信允天峯

月 林 記

一

三

史境內霖旱不相當又苦蝗大風晝晦愆乞罷以謝  
諫人不聽下其所疏荒政爲蠲賦赦有罪入朝會議  
疏言六事皆切時政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晏歸服  
除改刑部左侍郎治漕請禁抑馬快船以便糧運因  
及弭災數事上爲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十二年置  
胥兄大學士商輅上言永樂開安南入我版圖矣以  
鎮守非人遂致失陷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邊地  
而雲南與安南尤爲切近蠻夷土官易生事變宜

選剛直有爲大臣巡撫其地遂改恕爲左副都御史  
巡撫之安南王黎灝素桀驁生事鎮守太監錢能使  
其部下指揮景等遺灝玉帶龍衣吳裝玩好灝報以  
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安南  
人互市相載而歸恕至這騎道執之景投井死因劾  
能私選外夷械致其部下數人沒入所得金寶已能  
復驛進黃鸞鶴恕言鸞鶴變黃鳥妖也明王不貴異  
物不宜萬里勞人進一微羽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  
狀上爲名能歸安置之南京三品滿九載過右都御  
史召掌南京都察院事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王

言言剗切直聲動天下自黔國大帥下及土官夷人  
皆奉恕法令恕之雲南軍車攜蒼頭往返衣書各一  
囊所饋送人不遇彝屬諸簿物而已尋參贊南京守  
備還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數出已意行便宜而  
同官不便之謀改恕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  
南京兼總督糧餉下車延耆碩問利病刺及屬城吏  
賢否墨者望風解綬黜者刮濯爭自効皆不勞理乃  
奏天下一切賦苦收取通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  
寺歲供白粳暨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  
造絲綉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請以常州府羨

米六萬石補民夏稅請以羨錢六萬貫補諸府戶口  
鹽鈔請爲民減耗米十萬餘以蠲重賦請奏免秋糧  
數十萬芻牛之以揀水灾周行賑貸至二百餘萬口  
以活貧民吳人謂自設巡撫以來獨有周忱與恕而  
已忱以十八年而恕爲之乃不二年太監杜福以中  
旨下常州取古書名載江網者及刻絲觀音羅漢古  
跡恕言典謨訓誥無逸旅獒皆帝王治平典要何取  
載江網外道妄誕何取觀音羅漢則勅福百戶汪清  
齋無印信駕帖至郎中鍾蕃所恕言若有賜死重事  
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則勅清太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王

王敬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幣金收市國  
籍藥物珍玩因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官府供億  
不貲則勅敬太監段英下蘇松等府造藥梅米梅酥  
合油牛黃沉香乳香花毯絲綉諸物所至誅求無藝  
恕並不應則勅英王敬來江南朝廷予鹽引七千爲  
物直敬動發寧國等府衛鹽至萬五千餘引所得至  
二萬二千餘金復括取蘇常等府金銀三千餘兩珍  
玩可數百事悉聽隨行千戶王臣指揮剗削軍民以  
觀寵幸則又勅敬既朝命名敬還敬復留滯徐州者  
久之恕言王敬已取還復滯徐州惟千戶王臣舍人



張麒是聽響賣寶鈔需索金銀寶石挾括玩器書畫  
組織絲緞五毒紅紗粉官損民難以數計夫所謂五  
毒者文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此五物繼而爲衣用  
之午節謂可辟邪八驛見之反謂不祥顧乃暴殄天  
物虐害蒸民王亞素爲奸詐以左道邪術得奉父子  
同爲美官夫金銀乃天地精氣非智術可爲昔文成  
五利以此欺漢主王臣復以此欺陛下所謂罪不容  
於死則又復勅敬上前後得恕疏雖有行有不行顧  
見恕勅敬獨多心知敬罪惡敬入京誣奏恕株及常  
州知府孫仁上達密遣人偵敬盡得狀乃收捕敬下

名山藏

卷之

五

三

獄訊讞具報坐臣斬首敬貸死謫孝陵衛麒等同惡  
十八人皆遠戍之遣人函臣首梟之江南而仁以恕  
論棟免於是江南人人誦恕曰王公不言有爾耶恕  
在江南崑山人有李元壽者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  
本楷法精善恕見而愛之呼爲李生召使侍舟中無  
事輒令生琅誦大禹謨各錄篇敘柱而聽之尋復爲  
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  
公天人也能有敬事而已亡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索晉饒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  
林俊疏論太監芳比妖僧繼腰蓋大鎮國永昌寺住

旨下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  
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佛至千餘寺外  
也一寺立移民居且百家費內帑以數十萬俊言當  
宜與黼皆復官亡何還俊黼南京止蓋寺役蓋當成  
化之時內官用事倚仗錦衣子百等戶齋駕帖爲名  
織造旁午貢獻絡繹株取不貲遂使民間徭役繁興  
財力日詘恕應詔言事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大  
率與中官爲難大率多報可天下益服恕忠勁朝事  
有不可恕雖身在外朝士輒望之曰王公胡不言則  
又曰且言矣則果言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廟堂之上

名山藏

卷之

五

內而宦戚外而閣部各引置私朋及汪貞李孜省內  
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多爲下惟恕著節無所撓  
與恕同名者彭韶時人爲之語曰兩京王恕天下彭  
韶然公卿大臣皆側目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  
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  
告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工部主事王  
純請闕恕比之汲黯上下純獄外調之而恕名益高  
王純他居人仕王湖廣按察使事歸屬任與有上朋  
不愾意無見詞邑則乘勢勒索爲士大夫側  
孝宗卽位薦恕者無虛日特召改吏部尚書入見卽  
加太子少保御史曹瑋等言通勅取王恕中外以爲



且大用之尋聞處以吏部殊失所冀乞傳與大臣參議政事南京御史吳泰亦言恕老且賢宜處之論思之地。上曰朕用恕循祖宗待寒義王。蓋王朝故事固咨謀之。其明年左庶子王臣請上御經筵無廢大寒暑。恕言臣聞之君子無終食遠仁。孟軻曰君子引君當道。臣又聞之賈誼傳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保者保其身。體臣官以保爲名。誠愛陛下陛下誠志道與仁矣。卽令講官時進講章玩經開燕亦足進學。非必陳儀衛設酒肴乃爲經筵也。祁寒盛暑慎起居保聖躬亦不可不急。臣謂卽暫止經筵如天順成。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五

王

化聞無所不可大理辦事進士董傑御史湯繼先後言經筵講學人主上務祖宗盛典也陛下舉行士民跋首譏歎王恕舊眷特知不聞將順乃慮傷聖體恐費酒肴所以待陛下甚卑失天下士大夫望恕惶恐辭印歸第待罪上勉出之恕疏臣蒙恩首擢日夜思報外人但見陛下待臣最重望臣太深欲臣如宋起司馬光故事盡更張一時庶政時非熙豐臣亦何人昨侍經筵臣等暑汗浹背抑搔恐扶尚自不堪仰觀聖體凝然不動竊念臣下猶難何況人主當此血氣未定之時萬一局頓是生疾病臣實不安諸臣論劾

臣罪臣不能辭臣願乞罷上復勉留之恕在吏部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人莫敢私子者所引置同列如耿裕張悅李敏彭韶周經何喬新倪岳皆一時之望忠諫久廢如強珍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瑛祁順并皆薦舉大學士劉吉時有軒輊每不爲屈恕遇事輒言有不合輒求退吉滋不悅目爲沽激居久之南京太監蔣琮奪民蘆洲湖地御史姜綰案劾之琮計綰辭連御史章等十餘人劉吉故惡科道官薦恕可內閣至是擬旨下章等十人獄請太監穆大理寺卿諡等往勸綰皆降級外調而太監郭鏞使至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五

南京遊船後湖御史孫紘劾鏞煥煥禁地鏞還自辯因言戶科給事中方向牧羊後湖灘上戶部主事盧錦鬻湖官廬收廩事發勘問者應天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壁南大理寺正釗止坐錦爲民向無所罪御史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上并使穆等勘奏古亦以中旨降向邊祿職守隨壁釗俱降級外調戶部尚書李敏及科道官皆言御史下獄琮治事如故綰等降職琮又與鏞皆蒙恩有官府異體政令不公不可示天下皆不聽恕言琮鏞之事人心不平近屢有言即以命下爲格夫事未得當十易何病若謂已行無及

豈古納諫如流者皆在命先君父臣子人之大倫也臣所學者忠孝之道臣親去世孰從爲孝幸有陛下可以効忠若陛下曰可臣亦曰可陛下曰否臣亦曰否則非陛下召臣之意亦非臣願也乞追還前旨用消物議上好答之然竟不行時上以寬仁待下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增服色莊田若文華殿中書舍人工匠醫士畫士等官多有傳陞得者恕輒爭雖不盡聽然皆得好答至薦起都御史秦紘論採知州劉樂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苛刻多杖死人坐斬臧等皆恕力也恕在吏部有少子承裕年二十餘

自吏部指實跡聞恕詳疏各官原考及本部所訪察者有旨復曰憑考語未實其如故所訪廣東叅政兩等事跡以奏恕疑濟當事故寔之益求去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考察失職奏恕矯詐強悍先帝洞察其奸放歸田里恕求人薦驟起吏部內貪權位外稱疾引年所陞官員多濫以擅卽如院御醫吏目陞用選補悉變亂祖宗舊制恕怨先帝通歸託人立傳鑄行題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歷數闕政自比伊周疏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沽直諍君不臣可見因并以前所鑄傳附進上付恕閱恕奏文恭怨臣沮其倖進誣奏陷臣臣起吏部不知求薦何人臣傳作成化二十年踰二年臣乃致仕先帝在也卽傳中所載多一時承弼之言適足彰納諫威美臣陞除皆是遵諸司職掌及見行事例不則賢者文泰無賴小人坐此機刻其奏詞非老文學內陰詭者不能爲乞勅法司執之午門會官追問上爲下錦衣鞠之恕言蓋陰指濟錦衣鎮撫奏上文泰初欲奏恕與後軍都督府都事昶計議屬草一通又示恕所鑄傳於故都御史顧禎見中所引五子之歌數語意近詆毀因言待我舉發爲先帝報不平遂亦草

名曰義

卷之

臣陳記

三

王

奏一留文泰家文泰再摘顧語增入已奏願復爲文泰潤色文泰往謁大學士濬語及恕傳濬言不當鐫行若有上聞罪不小文泰奏恕沽直諍若是濬所說上責文泰妄攀大臣降御醫責恕責直令毀傳木恕復奏辯不聽濬因奏臣與王恕素無閒隙朝班中惟臣二人最老官同極品班序每相推讓恕見臣自備員內閣以來少所交語疑臣內或不足不知密勿之地不當外通諸司臣迂僻不識忌諱每對人言好舉祖宗典故見今吏部行事有非立法初意言論之間不無波及皆是非清議意欲恕開改之蓋望以古道

名曰義

卷之

臣陳記

四

王

乞勒錦衣仍鞫明文泰果出濬使濬誠非人如文泰言虛則以一臣傾兩大臣姦邪譏謗宜加重罰以解天下疑濬之心皆不允恕去居二年濬卒文泰入吊濬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和公齟齬王公負朝論何吊爲恕在位志無日不在天下國家無日不與賢士大夫往來垂老更究心學問在留都時嘗出有狂夫向恕騎呼萬歲恕人部延諮僚屬駕部婁性曰昔張忠定行軍時有故事恕曰止勿言待我自思比聽得數策還語性皆不答因問當時忠定所以處者喟然歎息謂古人之不可及家居年八十八矣猶作石渠意見取先儒傳註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可否務刻俗學以求合不傳之旨正德改元年九十武宗遣行人存問加恩恕復疏數事又四年卒恕魁偉高岸居常啖食兼人至其日少減已入閉戶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矚之瞑矣計聞上報朝予祭葬起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賜諡端毅恕五子十三孫多賢顯承裕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

郎曰王公立朝身繫安危治亂者五十年退以耆宿高天下者又幾二十年王公沒名在士大夫間不衰以擬韓范兩司馬然在當時猶有漁色之譏用是知

士行之難也

馬文升 劉大夏 戴珊

馬文升字負圖鉤州人今爲禹州人初生時州來南隅有異氣童而多力日撲凡兒百十于地下以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先後都御史王文王翱皆謂文升國器一再按湖廣風裁稟然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虐肆文升制戢之閩人美焉形諸謠謠成化元年進大理卿丁父憂家居有平涼固原里士達滿俊者元故部落把母之孫也把母來歸高帝高帝授平涼衛千戶散處其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主

衆開城諸縣抽丁壯爲軍從其養生射獵無所徭役名曰土達成化初虜酋李來毛里孩入寇有李俊者奉李來羊酒李來悅賜俊馬俊有北從李來之意滿俊行四曰滿四土人故都督張泰養生鳴沙洲有牛馬千餘虜劫之泰意土達張把腰等盜已以告巡撫都御史陳介屬按察僉事變按治詞連俊而先是通渭縣人戶逃居滿俊堡縣道入追捕俊殺之縣亦上介連俊俊雅縱佚不知官府益危懼會參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俊馬匹鷹翎諸物奉清俊厭苦之以告李俊俊曰何不偕我北從者平涼衛指揮

食事滿瑋俊姪也有司檄瑋捕把腰俊等甚急瑋拉二十餘人往既至俊散食之各家盡殺之因劫瑋人石城石城者疑卽唐吐蕃石堡城也山上石砦四削無水泉鑿五石爲井貯之俊曰據此設不勝北從矣其徒相率僞尊俊爲招督王李俊爲順理王散遣行劫李俊先敗死俊糾土達三萬餘累敗官軍朝命陳介及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合討之軍復敗詔逮介壽等獄命右副都御史項忠爲總督鎮守太監劉祥爲監督涼州副總兵劉玉爲總兵都督僉事夏正都指揮劉清爲左右叅將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調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共五萬往討卽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之時成化四年也文升馳至與忠講求方略形勢分軍六屯期三日大舉比至延綏軍恃勇失利衆危懼居數日復往賊伴敗入城伏羌伯毛忠從之死馬劉玉破圍中流矢忠以爲憂文升言勝敗兵常况我戰賊死亦多此時黃河未凍賊亦安能遽北徙乃破空填列下令有亡者斬之請忠絕賊芻汲焚近地草令賊馬無所得食委死人馬水泉處候賊夜汲掩襲之文升語忠諸軍惟延綏軍與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馬

門相對日被攻圍彼處當發兵邀擊賊若上山攻我  
我以精兵衝賊驍乃遣五百人候賊賊果攻我山上  
兵依法擒之斬首十數縱賊懼請降忠玉單騎至城  
下招之賊數百人鮮明盔甲繞騎示狀更日必見巡  
撫大人文升從數十騎往大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  
官威在豈應精兵旋遠四外叱去之至城下俊壽出  
訴遂挾璫以歸而俊復入明日堅壁反覆文升語忠  
曰黃河且凍虜入套賊乘圍出合患大矣莫若急攻  
城寨不敢決石城外有濠深丈餘入馬不能至文升  
縛木爲橋車推至壕俯前爲敵負土填之須臾壕平  
有出降者縱之歸家賊懼莫禁回回楊虎力者俊謀  
主也則亦來降因爲文升言賊中事文升移兵東山  
口約諸軍悉力前戰遂大敗之生擒滿俊城中賊復  
立達官火收爲主居數日不能支一夜潰散擒斬數  
千級又移山得賊五百餘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分  
給官軍官軍以虎力之孥至虎力曰望公生之文升  
曰吾心也爾有親戚皆爲爾有死乃夷險要壑戰皆  
鑿石紀功遣軍固原斬其生擒者八百餘人留滿俊  
火敬等及其魁黨二百餘送赴京師坐伏誅凡一再  
平勦獎勵於是請添設一千戶所於石城北改固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天

馬

千戶所爲衛選指揮治之增兵備一員舉知州楊勉  
爲僉事班師事聞加太監劉祥歲俸二十石陞劉玉  
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文升與王銳皆左副都御史  
餘遷叙有差而任壽吳琮陳介論議成劉清馮傑坐  
誅成化五年二月也文升奉勅撫安餘達親詣固原  
召諭耆老釋其驚疑奏復三年以安其心選壯丁千  
兵隨軍再官滿璫西人樂從自効誓死不敢復爲變  
頃之漢中流民李鬍子倡妖言挾衆叛潼關軍餘火  
錫兒蒲城民王彪歸山行劫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園  
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文升築城堡  
募士授兵皆徙去臨洮羣昌饑延綏早前後設法轉  
給芻粟飭茶法易番馬給軍中騎條陳時事若禦戎  
策上嘉納之進提督甘涼寧夏二鎮軍務虜寇臨鞏  
文升逐之破擒其平章迭列孫於黑水口虜寇韋州  
深入至好水川文升破之湯羊嶺斬首二百餘大獲  
其馬牛羊名儲口得勝坡勒石書捷進平岷州俘其  
叛夷酋首然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  
滿九載僅予二品祿成化十二年虜犯宣府命文升  
出飭遼東邊防胡濙城練士教五花營八陣圖俊習  
爲精兵而陳銳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經易建治

將吏罰馬與芻馬價坐罰諸將吏抑且怨文升歸言邊事十餘有諸禁巡撫罰將吏馬者賊遂以爲隙先是海西兀者前衛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檄賊索驗銀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率所部欲歸順關進既而阻之散赤哈大怒折箭誓復歸海西道過建州而建州夷若朵顏三衛女直人故我屬夷也正統己巳之變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永樂中授官賜璽書皆失之其子孫無所證以請襲歲入貢第名曰舍人貢數被裁宴賞皆薄以是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忽先是成化初東建州都督董山等乘是以勦海西擁衆入寇朝命總兵官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擒繫山董山降逮赴京師予之歸復桀驁如故輔奏誅之黨與皆安置之閩廣建州三衛女直人念報董山之誅有日矣至是則留散赤哈聚兵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獨近塞也僧格等十八族皆上著虜方入貢走之撫順所白鉞鉞方欲自解與副總兵韓斌謀置也僧格獄中挫殺之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檄集請讓勦撫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名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與文升入內閣議皆

言虜有貢使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或言酬之用大官以消其怨文升曰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夷人野心大官未足消怨也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大臣皆曰善懷恩入白上上使文升及大通事昇往通事王英者言於太監汪直曰公往撫大功也直年少喜事自言上不得往則示意文升文升謝絕之遂疾馳及也僧格之貢使于途且至先縱一二人歸使諭以朝廷德意諸被屠家疊疊皆來文升慰之好語給以牛布而海西與三衛亦皆來文升察其意不盡實移文總兵劉信若副韓斌率所部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待之俄果入寇斬其二百餘人生擒數十人函駝馬稱是於是其都督產察等率衆歸命文升譯審其諸舍人失官者使襲如故諸夷皆感激王英謂汪直曰馬公言撫夷矣何又入寇也直復自言上往許之至開原文升所撫夷來見直不納則皆忿乃請文升還撫定之文升語直夷既撫矣皆公功公今與我同歸直欣然許焉領陳鉞見直卑諂感供帳而文升平仇無所讓直殊銜之即陳鉞亦以前隙思中文升也亡何兵部坐信斌失機信斌賂直求復官直許之兵部欲即訊信斌念直在未發會直有事河南遂求訊之

直還怒甚適有上疏抹拭者直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還信斌獄皆解有言文升禁不與建州夷農器故建州夷虜反覆直以密奏上下文升獄謫戍四川重慶衛天下聞而冤之汪直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然未久皆敗直敗詔文升復官致仕二十年起左副都御史撫遼東東人皆喜文升益禁戢中貴人總兵毋得爲股削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其地早預備之歲侵無流卒者召拜兵部尚書上幸方士李孜省而文升時時言孜省於朝孜省恨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咨名山藏

肅守臣乘閒立王母之甥罕慎而鎮壇阿力之子黑麻誘而殺之以自求王文升不許請切責阿黑麻阿黑麻懼以王印來歸時王母已死矣文升念哈密非得壯王莫填之訪得元人遺孽陝巴者請送居哈密爲王乃土魯番復劫陝巴及王印去大學士丘濬請文升策文升曰西域賈胡不善騎射牟利是急自古未有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因自請往朝議北虜匪茹非文升本兵莫仗乃使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緞謙往經畧海謙以朝廷所賜阿黑麻勅書使人往諭阿黑麻久不報文升請安置其貢使四十餘人於兩廣福建閉嘉峪關禁斷西域諸夷使諸夷歸怨阿黑麻以孤其勢而阿黑麻益橫曰且領夷兵萬人攻肅蹂甘報至朝中殊恐文升言此虛聲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又無水草者數程我整兵以俟比至肅縱奇兵擊之以逸待勞不迭矣亡何阿黑麻復據哈密文升請用漢陳湯故事使人至彼襲斬之肅州撫夷指揮楊者者熟知哈密道有計策文升召與計使副總兵彭清絲捷徑急襲之而巡撫都御史許進與清偕往爲所覺皆徙去然猶獲追勦之阿黑麻以是復遣使人貢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馬

以王印來歸且求其使人之安置兩廣福建閒者文升謂阿黑麻名畏威悔禍故多詐端請令齋王印俟命甘州然後取我所安置使人付之遂復義陝巴還入哈密自是黑樓國諸夷聞風來貢文升在兵部疏陳時事多侵貴幸嚴嚴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以是有怨家夜射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証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上令錦衣嚴訪給騎士十二衛之出入文升所策北虜南夷宜征宜撫遣將遣使悉中機會吏部缺尚書朝推文升給事中言兵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特加文升少傅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馬

劾臣預抵且其不謹實跡皆有案籍臣今黜之彼名報復不黜卽避嫌不公有負上委伏乞聖明裁示上命驗籍以聞既上上以舜惡尤甚命落職爲民蓋冠帶閒住滿九載考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文升立朝與王恕同時所論天下事知無不言非盡必其官下職掌者恕直而劉文升練而詳天下傳誦焉其他杜塞權倖補拯時弊無所避顧朝廷大議常待文升乃決文升在吏部都察院言吏部銓注百官故事先具闕本次具選本引奏明朝廷欽選也今闕本不具矣闕本不具何據銓其人爲某官也當依故事釐正以專朝廷之體又言高皇帝開科取士一本經術惟進士科最重又謂將來用人皆出京官尤所加意故初仕之時且令試職一年後考覈堪用者與實授不者量材調用蓋作養造就至意不知何年廢此舊章今南北二京惟諸道御史初除試職六部主事大理太常寺評事博士六科給事中行人中書舍人俱不經試就與實授所以在京進士諸邑得官之後莫肯究窮政務考閱古今涵養德性端正心術一遇用人之時輒有乏才之歎及陞擢外任多至不稱陞雖愈驟退亦愈速治道未隆職此之故請部署諸官一如舊制



漢御史事例舉行又言今之守令繇進士舉人出身往往得人從監生除授者鮮能稱職揆厥所自蓋監生坐監并在吏部聽選通前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除授之時已五十上下氣衰志餒所以惟務貪賦之計罔有治民之心吏部雖有黜退之例都察院巡按御史按察司雖有鞫問之嚴然今日黜退固爲老耄貪婪後來除授又是此輩且或闕茸甚於前入臣謂賢才之盛未有過進士者也進士除授外任今人皆不樂爲顧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初任守令使其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或補內任輔世養民有餘裕矣蓋其言之有關政體吏治者他日其本州缺守文升用例貢李邦彥爲之人皆駭異及治州嚴明廉幹其州同知某者以主事謫州判某者以御史謫皆唯聽從出其下州以大治人始服文升精於用人武宗卽位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文升鄉人也而覬之會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推繡兩廣繡快不欲行流言聞于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奏文升私其鄉人王鯨之爲同知者與其婿崔志學又多除部官失覺察文升力言臣於先朝累乞致仕先帝不許今歷官五十六年年八十有

一老矣乞賜臣歸報許賜勅給驛予月米歲夫而焦芳代文升歸三年焦芳構於劉瑾用小快削文升官秩子琇調守禦本州文升尋卒年八十五瑾誅贈太傅諡端肅予祭葬嘉靖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介特寡言笑舉止嚴重修舊偉貌望之知爲異人立朝五十餘年屢起屢廢不改平生平生善攝少疾卒前數日州西大劉山忽崩其日天鼓鳴異日里人自葉歸遇文升蟒衣玉帶驕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卽曰馬文升蓋有西征石城撫安東夷興復哈密三記云孔子作春秋書齊人歸田不自功也予攷國史石城之征以歸項忠無一語及文升何哉興復哈密許進撰平番始末自叙勞苦而文升乃言守臣貪功坐令其會長得遁去關內關外予不知孰是君子不自功君子亦自功乎其知無不言能無不爲至今稱名臣無間辭也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東平州人有寶者宋南渡爲都統制從岳飛岳鄂開飛死棄官居華容父仁宅起宋瑞昌知縣遷授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副使瑞昌山中有新附流民選人索賂不得誣民及上司治兵征之

使仁宅前行至谷口民喜出自辨仁宅身保之遂免於兵副使廣西時以卻土酋黃竑金擒治其二子後爲所陷坐失官大夏天順中舉鄉試第一連舉進士選庶吉士自負文武長材以張皇六師爲已任同時擒藻之士每竊笑之成化初當撤館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累轉職方司郎中凡武職諸弊端事涉欺罔者建白振刷亡遺力酬應旁午悉中窾會奏疏書牘口占授吏不須屬草邊警押至尚書必開剗郎作何處分也安南國王黎灝破侵占城地西喀諸土夷敗于老撾汪直生事開邊欲棄開取之以中旨

婦感泣還祀大夏其舍而中官阿九者其兄某爲京衛經歷生事被笞會旱憲宗方齋禱阿九從旁譖曰陛下慈悲奈羣臣不體聖意何即如兵部郎中齋而淫笞人經歷某亦誣上奏憲宗大怒捕繫詔獄使中貴尚明緝大夏私事明分遣較無所得笞之較泣曰小人緝外皆云劉郎中何所得瑕疵或甚其物色向勇士妻籍役之易有賄乎較往飭勇士妻妻曰不費一錢也因具言其事領人舍舍祀大夏主較驚歎走還白會太監懷恩亦力揀憲宗杖大夏二十還職如故而有一中官知大夏者欲薦爲兵部右侍郎大夏異謝中官即求補外轉福建叅政以母喪去孝宗初服闋還朝詔大臣各舉可都御史者戶部尚書敏薦大夏大夏時已見二毛不飾冠履往謁銓司銓司咸口笑老亦堪都御史耶良久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田州泗城官族弄兵大夏往譬之悉服從廣中山寇亂與按察使陶魯領兵平之下生擒令至者必集召其土人辨讞非親族陷賊者乃坐大夏時時從陳獻章游與泛舟崖門見陶魯作大忠祠祀宋文天祥以世餘陸秀大三臣者歎曰慈元楊太后同是死宋陵蘊蕭然弗協義起即因慈元殿爲廟以祀太后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浙江左布政使六年河決張秋治河侍郎陳政卒下詔求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可久任者廷推無過大夏進右副都御史與太監興平江伯觀塞决隙賜名安平鎮諭年論功加左副都御史視院事尋改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值虜寇雲中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兵餉往時納餉糧必千石則中貴子弟爭爲市轉賣邊人以牟大利且亦腐敗不可勾稽大夏至立收市法令米十石舅百束皆得告納於是窮極家無多寡盡得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從邊人以爲利已何移疾致仕屏居東山之麓築竹室出入乘驢騎牝馬作壽藏自銘焉大夏蒞官所至不自矜重事當行不先洩未可者下僚吏用尺書不以移文故其僚佐莫不盡心至接引士類片長寸善自謂不及雖強悍權貴夷然亦得其愛慕憫俗憂時形於詞色事關國家內斷不易外爲周旋故天下之望歸焉居三年卽家拜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攝二僉監之官廣入大獄喜一歲召爲兵部尚書兼攝提督軍務時上方注意太平裁抑奄寺搜剔冗蠹大夏承上指行之數與劉健謝遷李東陽都御史戴珊被召對而與珊尤頻上語久夾城日高猶未下殿天下忻忻望治焉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祿寺自成化以來內臣猥多湯飯煩費割殺生口莫可算數常供不足賒借之累下及閭閻大夏以上意請裁損之歲減費可八十萬上命脩清寧宮中官言上下兵部役卒萬餘大夏奏減十之五中官言上曰大夏不急官工上命內閣調旨切責內臣以告閣臣劉健曰劉大夏無事時猶求退也責之卽迫切去矣此時何人可代孝宗忻然納焉上欲宿兵京輔左右肘腋以重王畿大夏緣上意使保定兩班操軍皆回衛團操其處復清騰驤四衛勇士之濫籍歲貢官府費數百萬而內監無所得私役軍一日造飛語帖官門孝宗曰此地非外人可至必輩念大夏謗傷之也自是有名對上舉目四視內侍皆却立數丈許但注首竊竊聽一日旦語至午大夏跪不能興上曰劉尚書老矣而忘起之使太監李榮掖之出榮且掖且語曰吾儕無狀望老先生上前寬之也大夏曰上天性明悟政事外某未嘗敢輕毀譽人也抑上亦言老太監贊某上前自料踪跡疏遠何老太監念之之深也榮曰公當朝大臣第一榮雖小人敢蔽賢耶壽寧侯請以某人爲邊總兵上使李榮口語大夏榮對曰劉尚書有旨傳奉且執奏奴輩得口譟之耶他日朝

退授大夏劉子則朱書其人姓名大夏退語同列曰  
是人不能當別舉上竟內批用之既債事上召大夏  
曰前所用人非朕得已今悔矣大夏朝上望不見其  
班意欲各途已明日諭曰昨欲召卿卿不班吾恐御  
史糾抑同官之中有忌者矣蓋是時劉健爲內閣首  
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上獨類召大夏  
不無望偏聽云凡上所諮詢大夏與大夏所以稱上  
意者語具孝皇記孝皇方欲與二三大臣講求天下  
之故退想帝王之盛亡何實天矣大夏臨慟不能興  
武宗卽位大夏條陳十許事皆剴切有詔施行而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生

四

方少從左右狎游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  
乞骸詔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速續慶給  
扶藪行賜白金綵幣寶鑑李慶陽爲東山草堂歌送  
之跌宕悲壯天下傳焉初諸內監望大夏弘治時事  
也故勇士將軍久緣先帝意裁省一日人侍少內監  
故激上曰劉尚書斯朝廷承牙矣上怒太監寧瑾叩  
首曰此先萬歲意不關劉尚書上罷而先帝與大夏  
論諸臣才不惟劉宇焉宇憾大夏不爲地大夏去與  
焦芳請於劉瑾曰劉君家富搜其貲可當邊費十二  
劉瑾生大夏先妄薦雍泰罰贖米二百石未慊也會

廣西土帥岑猛先時據田州猛平設流官以岑湖爲  
知府湖畏猛尚在淹留不至及其至則猛復據田州  
叛瑾令逮湖至京考訊湖訟冤謂激猛者蘇鎮守太  
監韋經總兵官毛銳巡撫都御史潘蕃經復訟冤謂  
蘇大夏瑾矯旨俱逮捕之官較至華容大夏方鋤菜  
園中較曰孰爲劉尚書宅者大夏指其竹屋曰汝欲  
捕之耶卽偕入卽入就捕乃故鋤菜者也大夏以養  
菜食官較持數百錢騎小頭口與往較驚曰相公何  
簡易若是大夏曰此甚易事卽杖死十餘錢買席可  
暴矣至則下廷鞠欲生以死罪都御史屠瀟曰劉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劉

書不得死比瑾鸞罵亦不得戍耶瑾已誦知大夏誠  
貪李東陽又從中婉解乃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  
部軍人反叛律與蕃俱調戍銳革其太子太傅銜罰  
祿米五石太夏戍所得貴州之清平衛芳字復曰善  
適便其過家瑾改肅州焉命下覓載驢車都城觀者  
如堵所在焚香罷市父老泣涕攜筐餽餉之既至  
上伍如軍人軍帥驚問曰軍當逐操耳軍帥跪曰相  
公謂逐舍毋勞因復作齋藏爲終計初大夏就逮時  
四方知舊欲鳩賂以解大夏固辭卽死累一身耳賂  
以解累平生矣旣至肅乃有故所舉武師二人齎金

助皆力卻之曰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居二年宗室反者實鑄平得放歸又二年瑾誅以原官致仕初大夏故不爲孫子求恩他日有大臣乞蔭叙者言官言大夏官至一品猶耻而不求今當舉以魏之及之成人曰公不挈孫子從乎曰大夏仕而無以庇之好累之耶大夏有外孫孫繼芳仕提學副使一日詣東山草堂大夏與論平生繼芳曰公全節完名庶幾終始大夏曰古人蓋棺事定今一日在世尚憂未了因言晏子身沒家無餘財我死更何似繼芳曰公孫子皆力田謀食公必欲其餓死耶吳廷舉曰憂民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氏

三

劉

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劉公足當之陳獻章曰劉公守身如女愛民如子毋論當世古人不多也士大夫無知不知皆稱大夏東山先生天下以其存亡爲重輕雖外夷亦聞慕居數年卒壽八十一予祭葬特進太保諡忠宣

郎曰鬼神之事誠亦有之予見華客人言天順會場之火若有三神人推劉公出之棘牆之外公方裸跣牆出若有神人與之衣其後先報以吉凶事劉公卒用至大官抑大神之所助者德也三神人者華客東山之神劉公今子孫蕃衍庶於詩書家藏遺祀三華

容神云

戴珊宇廷珍浮梁人父昇舉鄉貢爲順德嘉興慈谿訓導擢嘉興教授昇在官以身爲教意誠所到輒往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趨戴乘馬觀海潮衛通妻從多不如制皆奏禁之有民生豪富籍鄉衛史谷時系獄者語及昇曰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昇有兄弟昇仕而政司多議珊舉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二年擢監察御史久之奉勅督南畿學政正身先教常占器識於文藝之中陞陝西按察副使仍專督學珊學政如南畿而居陝日久待士益親士亦愛慕之陞浙江按察使令尚清簡人稱足繼軒輶之後踰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氏

三

劉

二年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終任不待閏中一物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先是蜀賊野王剛嘯聚不逞劫掠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縣轉入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邑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賊聞風潰珊以湖兵深入其巢誅其首惡餘黨千人擒而縱之其事遂定四年召入刑部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部爲僚同德協心敬慎獄一時期人望焉久之轉左九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召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孝宗

親鞠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上知珊清慎廷宣  
面問恒移晷刻珊疾求退前後六上優詔勉留命醫  
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珊感泣上亦爲之動容  
旣不得命遣孥先歸私懇劉大夏力言上前而上固  
留之珊益感泣武宗卽位不敢輒言去疾再作竟不  
起贈太子太保諡恭簡珊和粹洞達意常近厚中實  
耿耿守法奉公有請謁者不色拒之顧無所撓入仕  
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其一意職  
守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削章治牘辰入酉出至老不  
衰敎歷中外所至有聲於督學尤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王

郎曰臣讀弘治間事令人恨不當其時君臣魚水可  
謂盛矣若是而不思佐明主則非人也伊尹曰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其謂是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議

臣林記

彭韶 何喬新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成化初爲員外疏論食都御史岐不稱風紀請召用王訖李秉葉威忤旨下錦衣獄給事中毛弘請寬之不予尋進郎中韶司郎中爲廣東廣東司隸錦衣有所冒犯前後人多輕貸之韶守法一無所撓京師姦民投獻真定武強等縣民田於慶雲是寧二伯曰畝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於額賦二伯者周太后弟有司唯唯爲籍額外之浮田田民不服上使韶往度韶環視周匝徑歸還奏曰真定古冀州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爲二等說者謂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其地間有歲一收有兩歲一收者坐是賦有不同明一畝必兼數畝高皇帝初平天下念山東河南繁供給詔有草田任墾不科宜英二廟軫念北京亦如高皇帝詔今長寧伯所求有司不能白奏籍泮額田應之臣履畝其處見地有高下歲有旱潦泮河者流徙不常墾薄者積歲無種率皆截補高下通融旱潦蓋祖宗變科之意卽幸

舜錯賦之心今征斂繁興丁徭游民尚賴顧戀地業

力耕粗給若計畝論畝餘奪爲美臣知非死則從耳真定近在畿內不國家根本耶威里功臣患不當貴哉矣必歷國之根不與成休爭民艱食利也臣前到彼民扶老攜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地環視周匝徑歸望陛下特治臣罪開生於百姓上怒下韶錦衣獄科道官交章抹得釋俄有請革田者憲宗曰不見太后弟請不得耶六年陞雲南按察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姓一家二十一人定達曾氏殺其兄一家十有二人皆以疑獄久淹韶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訊輒得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鎮守雲南太監錢能遣千戶昇等進象沿途索賄不應者鎖之象足非法拷刑鞭擊驛馬多死勒民出胖大猪羊祭河韶言錢能屢貢寶石象馬禽鳥之類近又進金燈號爲絕奇名曰敬奉朝廷以致萬里勞人承遣之徒狐假烏攫臣願陛下恭已勤儉緩遠賤用將前物罷去嚴勅內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使遠人歌舞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使時朝廷屢遣中官採辦土物蜜煎果品藤絲雕漆器血海味布疋藥材銀鑲酒器等物韶

有陳奏其後論太監梁芳事件旨調貴州梁芳者

故廣東人貴用事爲其弟鎮撫德請得自往來廣中  
備土貢所至給予船車人康韶言進貢土物祖宗時  
亦有之然皆鎮守內臣見珍奇之物服食四遠反於  
禁庭無絲嘗用以故依時採人若其弟姪家人等在  
臣庶自備進貢襲等莫甚昔唐時諸鎮進奉其後幕  
僚亦爾相踵史書識之邇廣東鎮守等官已各進貢  
今近時家屬又許自行臣恐法令日異利害別生上  
不悅芳從旁言韶事邀名方命徒以左班相左右  
得大官乃益無忌憚上體視之芳伏地叩首然竟坐  
調去廣父老泣送河下有追至數百里外者吏部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三

書尹旻屢薦韶可大用尋以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蘇松嘉湖等處二十一年以星變求言韶疏言更  
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事功勤成雖堯舜如  
此盛矣邇者歲莫正旦星變兩見歲莫功終正旦新  
始善始如終天心仁示陛下也昔魏徵陳十漸之疏  
唐宗開嘉納之門臣愚妄謂今日治無他求惟守成  
化之初足矣伏惟成化之初陛下廢立中宮家禮嚴  
矣年來聞鎮守內臣貢獻萬貴 妃位下或加中宮  
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埒陛下若俯念四  
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聚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

攸叙而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末之有也此陛下正家  
之禮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內侍稀簡防微深矣近  
大小名數漸增且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  
犯科少有加罪求得請從陛下久御明事何不及此  
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之務各還職守立制傳後無使  
異日偏重勢成更張不得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  
者也成化之初禁止天下貢獻儉德著矣數年鎮守  
公差爭求珍異充貢茲又令獻方物悉如天順三年  
以前例夫其名充貢奉實剝民財水陸勞擾人畜疲  
頓私室被恩公家歸怨誠無益也古人遇災皆欲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四

膳撤樂章宜轉令爲此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  
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慎矣近年公  
卿輔臣無故輒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反  
其致仕恩澤又予月米歲夫陛下爲此無非所以禮  
大臣也然施於忠賢勞烈則人感人奮若泛行之執  
不阿順從欲圖後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  
也臣聞固事爲功古人所貴鑒往慎來所謂謹始謹  
而勿失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  
日新萬邦惟懷此與陛下大聖人事也時已召爲大  
理卿及是疏上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



整飭北軍務詔復累有建白孝宗卽位臣僚交薦詔與王恕等人望所屬召爲刑部右侍郎元年嘉興百戶陳輔以私鹽坐罪因而作亂兵部議浙江有銀礦鹽場易以生盜宜勅京堂官一員至彼緝捕并巡視各府時以詔風力遂以命之詔追捕輔敗輔棄輔自刎死因劾罷守臣一人遂定既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詔兼都御史留治其年轉左詔奏鑄宿追鹽課減處州及泰順縣礦銀歲萬八百有奇裁革松陽宣平雲和三縣管場丞各一員還朝圖進宦戶窮苦狀凡八復條陳六事戶部覆議著爲令詔復言近

失政及至犯罪多從寬免有毆死人者竟不詰問或請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名失刑政刑既失又復妄費不惟不禁且助成焉死者或給葬資在者或許蓋祠廣地第宅服食百凡踰制聲勢之盛於茲爲極伏望陛下上法祖宗綱獨斷使事務歸於所司威福無繇旁出四年復言今百官日衆俸吏不給設法補缺猶恐無方而比多有無功之人貪緣請謁授以千百戶等官甚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陛下宜重名器惜糜祿勿輕小官雜流以爲無害上金嘉納之其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賊以萬計有旨逮問詔抵景于法景爲慶雲伯姻家欲挾援傾紘詔力掇之景追贖十之一其母奏乞上下法司有除詔奏昔唐宣宗元舅鄭元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謂法行貧戶政令不平徵足乃罷柳景無元舅之親賊賄非負租之比十未及一反見宥除臣守法魏澳恐無以革污懲貪然景竟以慶雲故免五年御史彭程坐諫皇壇事下錦衣獄久不釋詔言彭程監收光祿寺錢糧坐論修齋器州得罪夫程爲

御史諫乃其職但不能極言本寺錢糧消之所繇却遠引李孜省事致觸聖懷傷念先帝然其忠心可諒也臣聞光祿寺支費泛濫錢糧缺少牲物繁行賄賈舖行往往逃竄及今不節善後實難仰惟朝廷清明臣等於此時忝備卿佐每歎爲千載難逢但思四海之大日引月長民窮財盡又時懼惕乞令本寺籍記日用之數斷自聖裁何減何罷痛加節省更望聖慈特赦程罪上雖不允彭程之請亦令光祿寺籍數以聞頃之亢旱復詔問得失利病詔條陳本部職掌四事謂荆庠人會議之奏已踰半月未奉勅旨他所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彭

請聞有旬日乃得者今天下無事正一二萬幾之日若優游少斷不惟滯務亦恐情志此時政失一也內官王明苗通高永犯絞死罪俱得貸軍自古帝王貴近必刑其討曰天若殺人不死復何畏憚此時政失二也本部問得百戶原管領隊軍三等營造昌國公縉墳塋三逃不還直被原踢死臣聞之道路昌國公塋制比往時勦威縣甚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壘在地下亦豈能安役軍懼罪出錢僱役貧乏者隨上隨逃而領軍之官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休息此軍民利病一也本部問得神宮監官奏東安知

縣華等違例差役陵戶臣聞近畿州縣民常苦雜貨繁征丁多產實者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旗校等役以規避之致將見其重征疊任富者累窮貧者逃竄宜將前役定與優免下數餘者仍發州縣一比編戶此軍民利病二也伏望陛下如臣所言稍究心焉居頃之連疏乞休上勉留再三乃允命乘傳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輿夫八八年南京監察御史宗昇等言邇者南京再有地震之異急務莫先於辨賢否舉遺才切見致仕尚書彭韶之恬退剛方何喬新之勤能肅括右通政強珍之剛毅率直祭酒謝鐸之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彭

白嚴整養病閒討陳獻章之行高學博僉事章懋之廉介清貞前御史彭程之剛直敢言俱宜舉用吏部覆請竟罷居四年餘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遣官諭祭管葬始部爲郎論因常來生之至元奸宿怨雖權貴交囑不少貸及居外臺治大史貪縱甚嚴小官誤犯多所聞釋巡撫南畿論者比於周忱其律已之嚴出納之慎則請過之畿內中官典守皇莊聞韶爲巡撫皆自禁戢而督耕戰嚴守備虜不敢窺邊爲大司寇平反慎刑平生孝友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行旅走徒皆知韶名而趨步儀狀蕭然如寒士郎時與何喬

新已並爲人推侍郎吏部時王恕爲尚書皆以潔已奉公重後裔新恕相繼去位詔遂乞休喬新之沒也林俊爲江西都御史爲請諡因言詔喬新少隸刑曹並名時選積官俱至尚書詔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儉儒術吏事兩所精究共學古人之清同任天下之重詔沒贈諡備加仰見聖朝優寵至文正忠節詔皆足當不審何取惠安之義不類詔生平無以服世信後乞下議更諡以文與喬新并昇事雖不行士論當焉詔所著有國朝名臣贊及莆陽成都志政訓等書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爲吏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五

尚書初知溫州府有名後爲尚書乃不稱喬新剛介簡重自爲秀才時不妄交人蔬食布衣殘如也既舉進士銜命准西文淵門人爲巢縣尹者寓金帛壽文淵喬新力却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人可耳不宜附子使還授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歸景帝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自喜爲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政家居旦夕虞禍適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泰奉命來者文淵懼目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命之嫁不肯縣人揭書者文淵門人爲侍下諱官家居去死實其諸

子逼之以服禍又通嫁文淵所愛妾詔逮繫獄拷掠霸州妾刺十指爲喬新訟寃喬新亦奏籍巡撫廣東時嘗薦黃及代草易儲疏既以事往不克獄並釋歸霸州妾謂文淵諸子曰諸郎謂我不能節耶今日非我諸郎斃矣文淵諸子乃羅拜霸州妾階下等稱之曰霸州夫人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貸名亦繇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年尚書侍郎蓋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採壽寧等縣銀礦所過剽掠喬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何

募鄉兵擊斬之福寧有豪暴橫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二十年喬新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福清薛氏所居顏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聚衆欲爲亂喬新盡掩獲其渠黨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歲課多破產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間民恃險僻不共循賦喬新白都御史即里置縣行部所至問利害興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故事貸貧民至秋罷喬新謂有司曰故事謂有秋也今已無秋合貸至麥熟流民入境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都御史原傑招撫至南陽引以自助先是都御史項

忠驅逐流民過當民間饑至皆逃匿山谷喬新四人其處極所慰拊招還復業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戶兩親京師餽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檄喬新賑濟喬新慰卹如河南治民懷吏畏清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拯復如河南治虜至督將士伏兵灰溝營斬獲其衆轉爲左奉勅理獄未減爲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召爲刑部右侍郎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勅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上

何

羣吏所戴一旦囚繫之恐驟見其會長寤辱皆驚動爲變乞釋使聽理因還奏愛實不及友恃父宿嬰圖奪其官請遠處之他郡以離其怨播吏遂安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召入爲尚書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先是喬新在南都請給還中官所占據沿江蘆洲於軍民以省進奉至是復請除去錦衣逮捕齋駕帖件復先朝精微批之舊以遏矯誣其明年京城雨水爲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冠請無他及但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何

文深與官吏譖解未明往往害辭害意臣按大明律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親告乃坐又曰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若子孫婦者各勿論夫既云親告矣又復何得云誣告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信後妻憎前妻子者有愛少而憎長有欲肥兒而瘠孫有憎自子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有薛包王祥之行所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刑者遇有前事輒坐絞罪云是親告豈不漏哉臣按大明律官員夾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若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人

虛怯去處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以上並追埋葬銀十兩若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勿論又按近例有司問刑官有用腦掩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酷刑者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發爲民蓋懲殘戒忍之意近見因公考訊依法決打邂逅死者繫坐酷罷不無涉苛臣按大明律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十兩威逼之云有則橫取人田園有則強索人財貨有則見愚弱而恐之有則因卑賤而脅之有則其人懼怯至自

殺然愚夫愚婦卒然變色或緣口鼻或偶醉罵本無  
所用小民輕生輒便自盡官司往往問擬前律雖其  
罪止杖然貧窘之人監追葬銀至淹禁連月甚若鬻  
子女典房屋乃竟其事深可憫也臣按大明律編發  
邊遠充軍北人戍南南人戍北固以懲罪亦以遠奸  
而近者徒取實塞云可使屯田禦虜不問南北多發  
西北邊衛夫是皆奸人也皆先生斬絞罪饒死乃出  
往往至則逃竄爲惡如舊逃者雖仍論死犯者終莫  
有戒况其中又有戎虜族類曉邊情習英語者有如  
漢之衛律宋之張元亡人其中爲彼謀主此亦不可

不鑑臣按大明律計贓科罪必須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乃絞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十兩乃斬今坐五錢也漢書曰吏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凡臣所言請下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爲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曹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鈇御史鄒魯錕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名山藏

新愬喬新曰愬已則自文愬人則涉許吾有解印去耳頃之錦衣窮治亡驗予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并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爲仇家驩兩目犯罪論戍土論快焉神字廷佩浦阜人弘治初爲刑部郎中諫獄詳明先渡尚書彭器何喬新至

重之壁南大理寺丞洪金卿御史趙山西巡按至神提兵駐蹕下馬必載計於偏閣還而累有劾者築總帥四十餘里置城墮五十五座以捍大猷聖旨交納紳四十二里名募士二千餘人以資之陸顯卿嘗易十二里名募士二千餘人以資之陸顯卿御史嚴松門大猷多功謙謹倖止陸利朝布使郵月餘平紳長身美鬚建義侯張居官長庚妻弟家富強橫非處舉鄉田萬畝父患瘧居官所至有楚於邊務無治喬新博學嗜動恤不恤將相而惟固計民命之思

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較覽

註與丘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爲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  
喬新歿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  
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  
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諡爲文史部覆奏有旨令具喬  
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忽  
士類咨嗟林俊爲之請諡下吏部令上當日致仕之  
故不知陛下欲與洗雪誣枉耶將聖意別有所存臣  
攷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  
御史鄭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辯斂然退歸杜門  
名曰藏

卷之

臣林此

何

著書人事寡接聞四川土官楊愛鳳感公道不遠千  
里資以棺木藥食之費禮厚意勤一切辭推於此不  
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新平生之名充  
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損死入謂殃慶之公陸下盡添  
前樂重賜後榮海內人心也若必考退身之懸疑旌  
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脩矣胡竑輩嘗  
誣奏宋喜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  
是並贈太師並諡曰文大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勤懲  
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潔復以爲  
言乃贈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諡文肅喬

新有孫源萬曆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濤舉鄉  
試第一銓安慶府推官上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  
濤輒寢曰非吾所能卽棄官去

卽曰余讀弘治實錄何喬新與葉盛行事皆不載蓋  
焦芳之爲也

周洪謨

楊守陳子茂元附

謝鐸

吳寬

儲曜

黃孔昭

羅玘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曾祖世祥祖本源父永隆三  
世爲儒官洪謨揚州丁友鶴後身也

身清要公曰子何人謂公曰吾子之前身也前生萬里終  
身清要公曰子何人謂公曰吾子之前身也前生萬里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此

主

翰林以諫諍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迴事奇吳前  
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  
想得詩甚詳集郡耆老而訊之籍文第曰友鶴山人  
吾友丁宗師之父以請名宗師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  
於子成初以鶴仙重于諸王有德人也恕始生弱  
以此報洪謨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始生弱  
甚既長貌亦不揚而短小精悍正統九年年二十餘  
領四川解首明年廷試第二人初授編脩景泰中陞  
左春坊左贊善成化初以南京翰林院侍讀名修英  
廟實錄爲兩京國子祭酒累陞禮部尚書弘治元年  
以老乞休洪謨自幼卽有奇志蜀人攻舉業求仕進  
而洪謨獨注古學蜀進士及第自洪謨始一時居顯  
位有文名深經術者亦惟洪謨一人其始入翰林以

館閣閒暇留心世理入中秘書所未見書爲編修上疏條陳十二事歷官兩京以至學士凡有見聞卽具封奏四川蠻賊作寇洪謨上書言禦寇方畧尤詳賊至圍長寧城欲劫其家蓋宣德正統以來館閣諸公上章未有多洪謨者在禮部十有三年當承平之時國家典禮時舉四夷朝貢不絕皆洪謨掌治其儀節大者上在東宮行徵聘禮憲宗廟祔祖前此未有皆洪謨與內閣大臣參酌定議制行之奏加孔子樂舞爲八佾珠飾璣象以復璇璣玉衡之舊止月食不食爲不當賀給烏藏印信勘合爲入貢證據使不得

多人糜費冒賞圖利如前日減日本夷進奉刀劍道價多爲令洪謨方直眞率不設城府與人言竭衷底不復察觀辭色或有欺詒亦不之疑晚年建請意欲有所激發振拔遂爲人所指目賴上不問洪謨謂明用五經取士士遵濂洛成說應主司求其於精微寧有疑辨偶繕閱有得輒爲闡剖積得二百四事名辯疑錄以獻意欲撥於諸經本註之下恒自詡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等貴不與易也專門尚書學恒不滿於蔡傳屢舉以質丘濬濬勸洪謨筆之於書洪謨曰休官有日當便成

之瘡曰政恐無口蓋所不知者年矣歸即得疾辛力疾草安中國禦四夷凡十事使人齋進計圖遣官諭祭營葬賜諡曰文安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先世以賢聞而祖範爲儒者父  
自慙縣吏也有陰德自慙爲縣吏縣宰疑一因流血  
宰曰此人違法特理新自慙活不慈自慙頭面不錄人怒自慙頭面而  
爲倉云抑得其情放物治害且不可而况怒乎宰  
爲齊戚家宰食縣吏有常例飽遺一無所取遂四人  
之食多方賑救一日有新同數人待哺家又缺未與  
其餼謀之錫口四何末日自稅而來沿途飢五日  
不食乃因餓已未食粥以食稅翌日別爲義陳計  
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  
吉士時景皇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剪銀壺如花葉  
名山藏

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開笑守陳賦銀豆謠  
京師傳之侍臣奉詔出九重垂銀爲豆驛使手親騎  
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驛珠璣寒玉盤一親兩  
寬銀篋月信賜歸來坐清金如知昨日六宮中翠  
天顏一笑惟拜賜歸來坐清金如知昨日六宮中翠  
影紅袖承清涼黃金力勁騎拾得半車也不惹塵金  
碧滿地春原隴玉蝶亂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零拋  
豆食如八珍官舍有未無極探探盡作溝中三斛  
主錢來受一觀安邦以在極窮民願捐銀豆三千斛  
活萬人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遠讀三  
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  
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  
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



曰昔魯論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嚴中禁委政內侍者乃禍名望夷高居無爲肆情嬖寵者乃變啓祿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藹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陛下慎之聽者以爲懇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仕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矜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夤緣者守陳曰豈葵牛生老乃嫁夫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名山藏

卷之二 弘治 臣林記 七

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孝宗即位論進官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上手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劉紹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憲宗升祔禮部尚書周洪謀主祧懿祖守陳言宜祧德祖漸次可至懿熙仁乃奉高皇帝不遷者語在典禮記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咸整蚤朝侍衛森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

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偶或未明輒賜清問若後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代之覆解詳釋以待聖心洞悟陛下退朝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免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其有未當許諫官駁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內閣大臣面議批荅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於目前祖聽不偏於左右上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以充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請解部事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何卒爲弘治二年金星犯進賢守陳應之計聞上嗟



悼賜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  
天至處朋友篤於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  
持莫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官治大獄牴牾貴  
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後喬新劾侍從  
遇大事或縮瑟輒正色曰廷秀亦爾耶喬新愧謝之  
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  
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  
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朽舟見匹夫  
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於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  
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七

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  
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如此第守陞南京吏部尚書  
從弟守隨工部尚書守隅廣東布政使子茂元刑部  
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守陞爲文師韓愈學師程頤  
蒞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守陳之沒也哭奠于私室者二年其行事多孝友守  
隨別有記茂元附

茂元字志仁能視烈日書過日輒記授刑部主事抗  
法不阿汪直誣主事楊士偉受賄徵其贓部僚莫敢  
近者茂元獨助之輸且署名封識已出慮因江南每

夢血而婦人頻訴冤狀偵得其屍乃婦餉夫叔于田  
欲私之不可怒而斷其鼻死者一訊卽承陞湖廣按  
察副使以憂去服闋改山東孝宗八年河決張秋使  
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治之初至  
祭大河之神時天氣陰晦帛不能然久之欲焚不焚  
之處宛如人面具耳口鼻茂元言神明示此必有徵  
戒水陰象也應爲后官今后戚之家怙勢暴橫假名  
號擅道路者不可勝數乞稍爲裁抑以塞他變又李  
興陳銳參隨人衆日費不貲乞召還之以治河事專  
屬大夏更請罷取天下畫士以絕淫巧革山東鎮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七

內臣以蘇民困疏千餘言已與銳連疏論辯誣爲妖  
言而張皇后怒甚上使人徵以檻車沿途軍民遮要  
泣寃既陞見命執送錦衣獄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  
言茂元身居風憲過處地方偶萌一得遂獻三事乃  
著千里械繫而來大班反接而見廷陞之下不異繫  
囚報國以辱身納忠而速禍誠恐括囊相戒諛佞成  
風十三道御史并南京科道皆論獄具刑部擬贖  
杖還職上重違張皇后降爲長沙府同知既乞歸家  
居五年復用薦起稍遷廣西左叅政未幾吏部擬進  
江西右布政使劉瑾矯旨奪官瑾誅起江西叅政累

官刑部右侍郎辛茂仁亦剛介特立有所表樹

謝鐸字鳴治台州太平人謝靈運之後也高祖溫良

以孝稱鐸登朝穎悟少遊邑泮與同邑黃孔昭並服

膺儒素砥礪古賢天順三年舉鄉試第二八年登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

白總裁劉定之簡章給復儲疏之留中者以備一代

信史八年被旨較勘通鑑綱目疏言通鑑綱目二書

有宋神理二宗實嘗留意然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

之下有待今日今天下之事所令非所好天下之人

奉意不奉法此其蠹根弊源必有所在以陛下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謝

聖欲大有所爲正如天然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

而秋欲冬而冬誰爲牽掣誰爲阻撓陛下而誠留意

是書要必廣求天下之賢才與之講學圖治內察此

心之存否外驗政事之是非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將

積習宿弊掃除蕩盡以進唐虞三代之隆無難者而

區區漢唐之書且有不足述者矣鐸復上言邊事言

今月十四日關臣時等道中書舍人詢遞到論西北

備邊事宜狀令臣等撰列獻納臣實驚下不識世務

竊惟論天下之事有從其本有就其事言本若迂而

實切言事若急而實泛臣窮古今極理勢蓋有有其

本而不見其事者矣未有爲其事而無其本者也臣

惟先王馭戎之道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所以守

而禦之者惟在設險而險必因天地之自然臣謹按

夷狄之衰未有甚今日我險阻之得亦未有過今日

者也內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

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爲城幹外則東而女直毛憐

北則朵顏迤北西則哈密吐蕃莫不奉貢來朝願比

侯服獨河西一才近失聲援伏爲窟穴是四肢無恙

一指不信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攘悉克服

以底成功抑有說焉天生大河以限關輔而受降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謝

勝又大河藩籬也失此則河固不可守况又失河而

退守延綏榆林數千百里之內其烏能及蓋寧夏去

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援不通

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

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况自

延綏徑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

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而老羸半之

是以東則自孤山柘林諸堡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

堡入西則自靖遠清平諸堡入又西則西塞諸處直

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諸處直抵固原

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我險無可據而虜人無所不可入至於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又爲難矣朝廷爲擇李之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次至往者劫營之舉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虛張冒賞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徒激怒虜人以堅其復寇之心而已幸而宗社有靈虜近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政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爲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圖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內以河曲爲室家

蹟極品僣塞退托誅罰不聞可謂馭乎此弊不能用將也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糧有尅減之暴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胸腹而不可得使邊民不畏寇虜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情氣凝滿眉目而不可得用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士兵可用也始而調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無久戍之苦有安土之便輕險狎戰山西民壯可用也始許爲民終永爲軍失其信矣此弊不能養兵也備邊其要於屯田

而饒沃或兼弁於豪強荒瘠或因之於牛種耕歛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脇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動爲姑息如是而兵食困矣備邊其要於漕輓輦金駝帛日初月增上以輸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而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而兵食又困矣有權鹽之法養兵之永利也率賣窩以侵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鬻爵之令用兵之權也名爵虛受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脂膏以

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凡此皆非虜之能敵我而我自敵焉者也猶未也間有以文易茶馬賊殺其人者矣聞有因貢使入境掠換其馬者矣武夫俗流出疆撫諭頑軟白丁重譯接伴此皆易以開邊疆之費啓夷狄之侮臣以爲今日邊事壞極矣譬如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不受病雖有虛扁華佗卒難措手獨調攝元氣以壯腹心然後煎腸滌胃期於大收瞑眩之効此其轉移蓋在聖心陛下誠敬守此心無怠無荒慎用此心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涵養此心使宿德大人得以輔導啓沃奮如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附

聖明如日月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藝費出以經罷廟塔之奉絕恩倖之濫杜私門之蠹省生食之凡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以設施注厝於關徼戎狄之閒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堂皇之上夫如是則臣所謂本也臣雖至愚周思極慮禦戎之道實莫過此十一年陞侍講預經筵屢進規諷之論接丁內艱遂無出意孝宗卽位用薦起修憲宗實錄陞南國子祭酒上言六事其一言私廟從祀請進楊時而黜吳澄尋以師道難盡復請致仕不許適喪長子力求解任家居十年論薦益多給事中吳夢請訪求儒臣有

彷彿程願朱熹者以鐸名上吏部擬國子祭酒上特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卽家起之是爲弘治十一年鐸再疏辭疾使者復再至李東陽貽鐸書曰日者刻章一人迷契宸衷平居未嘗周旋旋旰動勤顧注而聖心明睿記應姓名特加優擢出于常格朝野竦然謂數十年僅見上方有廊廡英賢之意先生不憚然就道何忍負之鐸乃行既至謂求退得遷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十六年輯通鑑纂要命鐸潤色鐸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臆之是年請致仕疏上上特賜告六館諸生乞留以千數正德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吏部薦鐸當大用劉瑾勒令致仕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賜諡文肅鐸孝友忠誠廉直孤介色如寬茹雖庸人孺子得而親之其居朝汲汲爲忠而常恐媿乎其祿居家汲汲爲義而常恐媿乎其生作爲文章以綱維人倫爲宗訓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外聲利爲情嘗擬皇明鏡歌十二篇上於朝以鐸張太祖功烈之盛曰越天塹曰帝王都曰御之窮曰番水赤曰長淮清曰克平江曰復中原曰海沙平曰蕩八閩曰五嶺摧曰虜酋遁曰執蜀逋復擺明太祖聖德大訓作明明烈祖詩十二章上之以爲繼述守成

之助輯其郡先正言行曰尊鄉錄取其文之有關治  
道曰論諫傳於台鐸與李東陽劉大夏姜諒三人左  
善東陽劉大夏皆顯而諒獨不究於用諒嘉興人與  
鐸同舉進士為漳州知府化盜安民治行冠閩中以  
母老終養漳人詣闕請復不得其平生自守有耿平  
不可磨滅者而鐸深重之

吳寬字元博長洲人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寬  
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既累試不利而徐有貞識之  
有從有貞乞基誌者有貞曰子之求予誌而親也將  
祭之歟抑永之歟曰苟能永之祭也大矣曰子其問  
名曰藏

卷之

月林記

字

之吳秀才年四十餘以歲貢贊入太學張汝弼復見  
而異之時寬已絕意仕進陳選以提學御史識有貞  
敦遣入試遂得名成化壬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  
林院修撰寬即寓舍治園亭時花木朝退讀書其中  
晨辰佳節召客分題聯句條然榮利之外被選侍孝  
宗東宮人皆動色相賀寬處之泊然每進講閑雅詳  
明意存諫諷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也孝宗  
即位以舊學自諭德進春坊左庶子累遷吏部左侍  
郎久之命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掌制誥  
命侍武宗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既成進禮部尚書兼

學士仍典制誥及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寬  
掌制誥久中外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連徊不進頗寬  
意甚安之曰吾始念固不及此及吏部尚書缺衆復  
屬寬寬亦固辭年七十數引疾求通屢詔懇留竟卒  
於官訃聞孝宗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護喪以還贈  
太子大保諡文定寬為人端清澗穆不見同異立朝  
議論多依忠厚與人言未嘗不推教當世之賢士為  
文章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文師韓愈書法蘇軾世人  
重之稱範菴先生至其處鄉里尤以厚德聞數百  
人也遷東京師還至其鄉旦夕親之思與爲寶  
名曰藏

卷之

月林記

字

諸噉字靜夫泰州人曾祖仲文有陰德仲文行孝  
義著載布數車中遠近聞名廣城兩雪流旬餘  
求相屬仲文曰生逆族戶外探布散之不問仲文曰  
此何時尚問利耶中歲家豪落開孫于門拾遺金十  
數兩堅置厨舍然開及舖有一男子攜婦頻哭來  
上問之曰某夫婦解成某地費不給獨一子賣而得  
金今何語遜合出歸之其人感泣取塊金為謝識其  
笑曰吾不能取之而需謝且家其有銀色乎之  
人而己僕仲文以無終有子五人噉幼穎異善屬  
文年二十餘尚未有家母病刺股求活既卒父欲為

要囑頓足呼天足指似碎家貧無資極力營葬每旦伏哭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舉應天選首連舉首會試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選爲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弘治初疏言臣守陪京簡務竊祿無所仰贊聞陛下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寶欽等皆起改官資布列清要遠邇傳說莫不欣忭臣聞輿論尚有數人意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切見前中書舍人今普安州州判丁幾潛心理學刻意躬行効法古人耻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學博行端諳曉政務當李孜省州事之日吉亦鄉人獨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教誨元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純議論悍篤負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得上天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尤恐不足乃棄之嶺海蠻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爲隣臣竊痛之臣又見前進士今咸寧縣丞李文祥當陛下御極之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衆敢言補益新政而當時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盡知非陛下本意邇者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識

論臣謂五人者既直言殉國於前有變節辱身於後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伏乞取實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耿裕在南京時知囑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爲其考功屬一時士人諫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也權嚴一官下考得實裕欲改之權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非我莫客後爲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唯注貢曰嫌法堂卿鄉人亦遂不改久之權太僕少卿丁繼母艱起補舊職尋陞本寺卿孝宗末數召對諸大臣囑上疏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伏見陛下卽位以來屢垂清問宣召股肱今歲舉行尤數邇又親御午門諭審大獄盛德至治行將煥燿無極非臣之愚所能殫悉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之存不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古者左右立史言動有記職此錄也臣備員班行每親陛下宣召三三大臣多惟懼之言造膝之語近侍不得聽聞史館何從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網羅放失摭摭遺佚尚欲追往述昔以成不刊至如儒學里塾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錄年譜備厥遺忘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

謨神諱之所灼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陛下勵精圖治益大有爲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無所纂記以貽來茲將來歲月縣達者舊凋喪遺失莫存傳聞或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非闕典歟臣愚以古人有金匱石室之藏洪武初年亦有起居注之設乞勅在廷臣僚會蒙各問者具錄一時諡對之詞宣付史館有如事子機密不宜宣露進御既畢仍行封識委謹密之臣庀之深嚴之地此貽謀垂憲之基也正德二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驗年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叅議

以後事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嘉靖初賜諡文懿

黃孔昭故名曜以字行黃巖人今爲太平人父瑜兵部職方主事有才操死之日頽垣滿然而已孔昭少孤苦學與謝鐸爲好友讀書不事章句往往窮前人所未至鐸日見其進不可追也又善爲詩自孔昭詩出論者以爲台州一時詩道中興有可以懷才抱德辟不果乃有志用世自出取科第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員外改文選擢郎中同邑有李茂弘者正統中郎考功靜退有守孔昭慕而推之以追其

風在職據法守例人莫敢干尚書有不行者或借孔昭爲辭舊時官吏部者率避形迹絕省候孔昭獨開門延賓諮訪人物疏註儲備才具地望參伍薦進雖小官卑職亦未有滯而不用而未竟者郎文選凡十五年人謂開門文選謝鐸時過孔昭望之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也擢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弘治中卒嘉靖中謚文毅自孔昭郎文選之後而泉州人黃河清正德中能繼之時人爲之語曰典選何軒軒前有黃天台後有黃清源孔昭子備舉進士其孫癯嘉靖中以議太

遷仕至禮部尚書別見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文尚奇竭力追古作年四十餘  
尚困諸生成化乙巳應入粟陝西詔例升國子監時  
丘濬爲祭酒議南士不聽北留玘因以請至三受朴  
濬教之曰若能識箇字嘔僵乃爾玘曰惟中秘書未  
讀耳濬留之識名堂柱他日試之文大驚歎更命作  
長安賦濬曰可步兩都丙午試京薦第一明年成進  
士改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編修益肆力古文辭  
每有所造必棲蹻喬樹之巖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  
室瞑目隱步至以四五度客有從隙窺者見其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羅

色灰稿有死人氣皆緩步出其文辭沉健瑰偉或入  
官溼然亦有北山障海打風擒龍之奇觀自爲諸生  
快懷豪家白眼軒貴立朝當中官用事之日直奴視  
之人或以此危玘而亦以此爲一時砥柱武崗知州  
劉遜生性岷嶓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掾之孝宗怒并  
下泮詔獄玘言遜至付所司鞠辦公法具在豈遽按  
而誅之卽有不白抹之未晚泮等疎狂誠有可坐然  
在陛下宜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記具  
載文臣大臣之以斯文者言者欲按籍斥逐玘言大  
臣具瞻攸繫宜准令自陳或斥以他事庶兼爲國體

中事李夢陽論劾張鶴齡件旨收抄玘言鶴齡托  
在肺腑陛下因將五成之夢陽萬一死乃遂爲鶴齡  
累蓋見嘉納正德中累陞太常寺卿南京吏部右侍  
郎嘗一署國子監及通政司事所至必究弊壞而飭  
新之武宗未有太子羣監縱橫中外人人憂懼玘連  
疏請定大計以繫屬人心其言迫切且優及常國諸  
老壬中秋滿三載入京至良鄉以老請得歸山中貽  
書知舊猶以時事爲慮寧庶人素忌玘然心重之金  
幣及門玘預覺逃之旁邑及庶人叛玘已臥病猶馳  
書約有司起兵討賊未就卒嘉靖改元追諡文肅賜  
祭葬玘自負才氣力持風節志不苟徇行與文類  
郎曰謝鐸吳寬儲嶧黃孔昭羅玘皆敦行之儒文章  
亦著而玘最苦矣鐸不就國子之命孝宗促起之可  
解一時明主知遇之隆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羅

鄒智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也薦四川第一舉甲科選翰林  
庶吉士少貧燃萁讀書成化末與計偕徑三原時王  
恕以兵部尚書落職居里而萬安劉吉尹直貴用事  
智詣詞恕歎曰方今名德如公屏棄居里而彼人彼  
人貴用事智書生切憤之今之京非望中策而已將



扣關以明君子小人進退之道既授官上疏曰臣聞  
體元君職也調元相功也切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  
必備有事必咨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  
往往降自內批若示小人陰執其柄者是既任之又  
疑之也是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  
厭薄矣及居位任職唯唯客容見若不能若不敢陛  
下既仕復疑意其在是然臣未聞一任一疑可成天  
下事者也宋之英主無過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  
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  
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器有重望則不次擢  
用之以故慶曆嘉祐號為太平臣願陛下熟察忠邪  
辨明枉直凡茲輔臣孰就孰夷簡就衍就琦就仲淹  
就弼就擢優容無使淆亂則天工亮矣臣聞天下之  
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輔臣等也今  
也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喋給為賢以簿書刑獄  
為本事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恤羣聚迹若譽  
斯言則匪忠咎以歸主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  
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  
對或非時召對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否則優容亦勿  
加罪則天聽開矣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四

朝淮南發謀以陛下聰明豈不知治天下者必得正  
人君子乃可任哉特其所言所行利公病私小人懷  
私巧護中之陛下亦用內尼如兵部尚書王恕之碩  
德監察御史強珍之精直章懋之鯁亮林俊之剛方  
張吉之馴雅或削爵褫柄或置散授荒上天生賢本  
心必不其然臣願飭王恕之蕭輪厲強珍之驄馬抽  
揚俊等以充其名則天心協矣臣聞自古國家之敗  
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高皇帝監古跡謹亂源  
凡茲內閣惟供厥篚頻年以來邪徑日開主上大權  
旁落其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  
撫俗人賤工倚以雜作奇淫法玉佛子倚以出入宮  
禁鎮國永昌寺倚以結怨軍民其他耳目所不及加  
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  
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股肱宰相耳目諫官腹  
心正入君子則天綱正矣而陛下又據難窮之義理  
惜易邁之春秋考之經史會之心身一歲之間無日  
不然則天下之事盡舉矣智懷慨負奇一時御史湯  
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皆與智善並以進賢  
退不肯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叱罵之其秋敬帝登  
極舊政一新安懷舊等彈劾不得久佐於登極詔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六

稱入一條令給事中御史毋風聞挾私言事違者加罪一時物論翕然安尋亦悔之其冬上兩宮尊號頒詔天下乃復插入曰凡天下大小衙門政務有利富與有弊當革許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其時則有流星之異智復上疏曰伏觀今月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切惟陛下卽位以來斥宦官黜左道究游費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赦珍禽怪獸興利革弊幾無遺矣變異若此其故何哉以臣聖聖之思毋乃陰未消陽未長陛下事天猶未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至歟臣復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大小衙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夫內閣天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長臣見少師安估

無厭少保吉罔無擇少保進奸無耻小入也此而不退上弊社稷下弊蒼生卽欲它弊之革不可得也臣願諷之放之臣見致仕尚書王恕忠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可廢大奸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疑君子也此而不進上無以利社稷下無以利蒼生卽欲它利之興不可得也臣願召之崇之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益長臣謂宦官之權重也臣又聞漢元帝任蕭望之同堪而制於恭顯宋孝宗任陳俊卿劉珙而間於源昇林甫仙客與高力士犄角而唐不綱似道大全與董宋臣表裏而宋不競古今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惟陛下鑒既往謹未來張英斷總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爲法凡所以任大臣一以太宗爲法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矣疏入不報居有閒安見魏輒語之曰近兩宮等號詔書語及開言路者非裏面意我輩羽翼諸公增之耳罷卽以其語反劾安等訕君且稱朝廷曰裏面亡人臣禮疏入亦不報俟命數日忽有旨召入諸中官皆在令跪罷曰令跪跪者旨耶抑太監曰旨乃跪曰疏留中還舍矣魏亢聲曰臣所口皆國家大事焉留中是皆若等障壅若等盡在盡何姓名吾欲卒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御

諸閣稍稍引匿，輒搖然出亡，何安與直免矣。露文  
祥等相與諂謂：「君子已進，小人已退，日夜縱飲，醉  
快，自居大將，而以文祥爲先鋒，其餘皆有名號，個  
然無人乎天下？」而大學士劉吉使客詣御史魏璋曰：「  
君能去，可得美官。」左庶子張昇劾吉「十罪」，璋遂與  
給事中韓重交劾之，昇坐左遷。更日夜伺鼎，雖本州  
知州劉榮抵牾書賄，以金言夢云：「公遇一老人騎牛  
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捉牛角引之。  
太道老人謝而出，占之曰：『人騎手象形采國姓也。』石  
子一文五色，彈也。公彈章具文，采稱第一也。」引大道  
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御

擬旨連捕下錦衣獄，逮考智自供曰：「智與今湯鼎等  
相遇，契密或論經筵不宜輒講，大寒暑或論午朝不  
宜塞責，一二事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  
生民憔悴，賑濟無策，或論邊儲空虛，儲蓄無預，不知  
其它。」送刑部坐繫，妖言斬罪，犯賊充軍人欺罔，削籍  
智與文祥浮躁凌露，諂官王恕訟繫曰：「竊見鼎等不  
及死，臣不敢過責天聽切，惟律重妖言，謂如亡秦者  
胡之讖，若諸諱書之類是也。」劉榮書詞雖妄，意在成  
人美昔秦之時，忠諫以爲誹謗，深計以爲妖言，天下  
至今非之。臣恐陛下以一劉榮上累平明之治，令天  
下後世不獨過秦，於是上令姑繫獄，頃之當熱審刑  
部尚書何喬新復爲繫，訟得減死戍海州，而謫智廣  
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文祥貴州衛經歷，先是文祥上  
新政疏曰：「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  
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  
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繇，頃者位多匪人，權移內  
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公行賄  
賂，阿順者則交引驟遷，違忤者則巧譏遠貶，朝野寒  
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症如腹之癰疽，釋此不  
醫，終難言治，伏願陛下密訪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

謙畏者隨侍左右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臣竊聞致仕尚書王荅王恕孤侃自將神明未隔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通判王純忠貞並抱才識兼優伏願陛下起竑等參之公輔列諸諫垣親其議論庶有規裨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豈無思奮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菑乃爲下品願陛下昭庶務察羣僚其間罔上營私遠天靈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餘可自新者策之明詔感其良心需以俊効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况古昔聖王

名山藏

卷之

高林記

聖

都

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遠欲罪之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毒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溫旨少霽嚴威詞慙而理愜者引導以盡其情議寡而謀拙者含容以嘉其意惟中斷以一心不外搖於合衆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倘一問及必有背傷如或嫌疑許從而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讐豈不自謀率爾狂譁但思臣之於君若子之於父吉凶休戚義實相關隱默諛欺情所不忍文祥疏中尚有中興再造語疏入名詣左順門傳旨詰問中興再造得無不

祥文祥具正對安等以文祥浮薄新進當補官授成寧丞曰使練事一時諸臣多言文祥者居一年召還爲兵部主事到官十餘日而吉人言事下獄故復見諫又其明年進士夏鍤上疏曰臣伏見鄒習李文祥等皆以言獲罪竊謂非人主之福也夫言官無流蜜之禍則無以彰譽有諫徒之苦則足以見難罪益苦舉益彰言者有苦譽則人主無隆名不如轉而容之臣下無禍無名人主有福有譽願陛下熟察鍤并論劾諸大臣詔逮錦衣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送銓曹竟謝病歸智之石城衣結屨穿親識饋送一無所

名山藏

卷之

高林記

聖

都

受既兩月廢政其舉居四年暴卒年二十六文祥以入賀還道徑商河行水上冰陷殞焉先數日者商河居人聞鼓吹自天若有所迎候者乃屬文祥矣文祥卒年三十銀病歸久之補南京評事竟棄去則年八十三兼久錮河西無援之者及謝遷相乃與之歸而璋當時既爲大理丞矣竟坐罪下獄王恕出之爲同知惛惛死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夙有德德仕學才藻秀發年二十中鄉試及第進士以風義自持既滿成寧丞上言有欲門見之者文祥卻立不進曰庭參有禮此非其所及名還關中父老號號泣監司有所饋遺悉謝不受人以孟子宋薛公金爲文祥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寧避中爲與窮經歷教化大典鄭御史鄧廷珩奉命征苗咨訪兵器大

其才欲薦以憲職文祥曰昔以言出今以事功進不  
 可固辭不得乃請齋表京師因圖告歸疏兩上願  
 文祥為少變而持之益堅殆將做晚一世及還回願  
 父名為右副諫書工詩鐵忠信樂易文而寡慾見  
 惟翰事消好讀書工詩鐵忠信樂易文而寡慾見  
 大言既自河西歸疎若自如不改其素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正德四一

劉健 謝遷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其先太康人曾祖紹祖爲元順德路總管父亮三原教諭娶姜白有身方就館妻張夢一偉人致帝命紫衣玉帶其家第猶見也而白報生男矣亮平生寄語與人泰延介而寡合不爲私憾實學其教以明理爲少聰慧嗜學與閻昂錫白良甫輩游皆洛中老生名士登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劉

尋授翰林編修累官少詹事三任皆輔太子孝宗卽位錄東官臣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開戶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旣入閣練習國體名經齊才萬安劉吉相繼去位與徐溥丘濬同相正色簡語無所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薦李東陽謝遷入輔政十一年以大明會典成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上勵精求治健亦身任天下之重凡大臣進退政事臧否及覆密閣上未嘗不嘉納也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緩閣而

名健東陽遷議政東陽才敏遷方質而健確直見事稍遲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年一品滿九載上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上憂勞思治益明習國家事欲盡革諸煩苛弊竇以蘇民隱每召對屏左右離立數丈許左右竊竊目屏隙中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上仁慈敬慎望治雖切而謹守舊章不輕變易尤惡慘覈之政健念上體清癯太子未壯恐一旦有意外慮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庇至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劉

語及官中之政毅然剴抑欲盡洗刷近侍權復太祖舊章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健與東陽遷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在兵部韓文在戶部戴珊在都察院同心戮力天下仰風未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爲主正色率下處同鄉無所黨比僚家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人朝論事關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動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間有之衆皆慕悅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與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

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年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歔歔今皇太子侍具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泣受命莫能仰視武宗卽位不親萬幾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推讓東陽使之屬草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覆諍八人良寤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閣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案慟

名山藏

卷之一

臣林記

三

則

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譬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地下邪健以岳亨可與謀因密語明日諸公伏闕固爭公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比已欲圖健位泄謀於瑾瑾等泣懇上前上震怒收岳亨而瑾遂爲司禮監健三人知事不可爲卽疏辭官上亦立聽之惟東陽被留瑾當事盡捕治言官之論採健遷者視韓文官面焦芳爲大學士居一年矯旨列健遷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榜示天下又二年坐推舉懷才抱德士草詔出健黜爲民頃之追奪其誅命謫罰米瑾誅復原官所罰贖還之健

每聞上待邊巡江南輒長嘆輒曰筋曰陛下暴衣蓋臣安生家食死無以見先帝矣輒舉弘治時事淚潛潛下也世宗嗣位健年九十不可起賜勅存問曰朕惟人臣事君行道樹功豈不難哉而名遂身退壽老康寧身繫天下之望尤不易得卿自早年究心理學蜚聲藝苑勞勩著茂聞聖彌隆遂受知孝宗皇帝弘治十八年之治卿與二三大臣佐理爲多願命之日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竭瘁勞武宗政元隨事納忠曲爲匡抹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見於詞色群小難容告老而歸中閒復遭讒抑而昭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則

雪隨之高風大節播仰天下有日矣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盛福完名求之於古則有宋名賢卿卿先哲若司馬光文彥博輩不多讓焉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特遣行人至家存問仍賜羊酒今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式表異數卿尚願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抑朕聞老臣體國義不忘君方茲初政嘉謨至計尚無秘隱輔我不逮欽哉明年遣撫臣就第致東帛儼羊上尊年九十三卒贈太師諡文靖

海島遺集

卷之三

臣林記

則

謝還字于喬餘姚人其父思以禮經名場屋久弗售  
因遷居而生還遂以命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考試官趙瑄閱其文欲置選首而瑄爲兵部  
主事名位輕實第三顧瑄已批選卷曰狀元拜相必  
此子也趙瑄晉江人善以文章鑒別人成親嘉廟東  
前所誦主文則明矣觀其成就不及瑄等者廷試擢  
及應試諸生波海多有沈溺人服其精堅  
第一授翰林修撰入館進學專勤謙抑諸先輩皆重  
之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選侍東宮孝宗登極陞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加俸一級初開經筵  
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宗實錄上方嚮意學問遷積  
名目藏

學士加俸如前丁父母憂服未闋詔以本官入閣辦  
事是爲弘治八年遷辭不許陞詹事兼佚如故詹事  
乘馬百條避路時人禁之十年勅修大明會典爲總  
裁官其明年武宗爲皇太子出閣講學陞太子少保  
兼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武吳殿大學士遷長身玉立儀觀都偉爲人慎  
默簡重其與劉健李東陽同相健敢于任事而資選  
之制斷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選之典則孝宗臨御十  
有八年繼體守文號稱至治三人稱賢相焉時承平  
既久政漸寬弛近習怙侈尤甚內府各庫及諸倉場  
馬坊斃事內臣多作奸索賂而御馬監軍士月以禁  
放不隸本兵虛名充食選知上圖治甚切乘閒言之  
上今撰旨禁約選曰設禁虛言也須令督司搜剔弊  
端明白開奏然後嚴立禁條庶幾民困少甦上悅如  
其言竊是軍伍之曠缺戶口之衰耗屯田鹽法馬政  
之弊壞方與健東陽爲上漸次修舉以復舊章而宮  
車晏駕矣上大漸與健東陽並受顧命武宗登極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纂修孝宗實錄充總裁官遷疏乞  
致仕薦吳寬工纂自代言甚懇至恬讓之風聞於中  
外竟不許頃之以劉瑾故與健同乞致仕焦芳入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謝

澈遷薦寬鑒不見及而瑾以遷與徒連章請誅尤所切齒二人遣人四偵竟無所得久之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人者選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劉徒遂矯旨與徒並黜爲民謫戍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爲京朝官文彪字望之正德初舉賢良以母老辭有司故從乃行至京其吏部用瑾傳添錄海理器墓下之數榜掠焚死姚文彪處之怡然時適瑾嗣而文彪所送項之矯旨今選第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綸修丕除名欲追奪諸勅會瑾敗初遷去位時臺諫交章奏留皆見逮繫榜掠既歸瑾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謝

匡別人皆危之遷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佑皇明我當無他日與各國棋賦詩晏如也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登極遣行人齋勅存問起迪參議丕復任翰林詹一子中書舍人居一年今有司時加存問大學士費宏疏遷自代去楊一清復薦遷六年上遣行人勅起于家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既至進少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始一清薦遷若虛元僚侍遷者及遷至一清無讓意力乞還上以天寒見遷朝參除夕示御製諸詩疾醫來賜酒米少閒遣鴻臚卿趣出視事遷竟辭歸三年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丕

舉鄉貢第一進士及第

韓文

張敦華

楊守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韓琦之後也父祖世隸醫學生時父夢紫衣抱送文彥博其家故名之文以成化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持節韓藩盡卻饋送已率同官論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薦李東王竑合起用疏中語涉宮禁純帝震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陝西三邊紀功郎中謹奏總兵都御史聚等殺降報功上命文往勘還奏報可陞右給事中滿考出爲湖廣右叅議提督太和山兼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淨樂宮開勅南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太監貴聲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左分守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警殺隣近侵地奪印文身往撫諭皆聽服既以父喪歸時文爲叅議八年矣孝宗初王恕爲吏部尚書知其久滯陞山東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曰打魔文下令嚴禁居二年以薦起陞雲南左布政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河南轉戶部右侍郎以母喪歸終喪改吏部陞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兵部尚書先是外守備與內守備會議事仰鼻息於內守備而

已外守備殊不出一語文復誠心處之卽出語內守  
備皆聽服尋陞戶部尚書就道之日軍民沿岸攀留  
號泣孝宗末年慨然興治召文稱前今考祖宗鹽法  
之舊以通商實邊文上言國家之務其重邊餉飛輓  
之利莫良鹽法太祖高皇帝立法至嚴且備是以凡  
遇邊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  
之勞塞下得濟急之用効速而大莫有過此法久弊  
生員濫阻壞開中雖多實用全無皇上重慮邊陲弗  
靖蓄積少充特召臣文恭承聖諭朝野聞之莫不懼  
喜臣等敢不悉心以對因條七事以聞奏上孝宗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九

崩矣武宗卽位許行其六事而其一事下文再議其  
下一事再議者蓋文陳買補殘鹽之弊謂祖宗舊制  
谷處鹽運便等衙門歲辦鹽課如額類徵梁積以待  
商人開支商人稱便近者慶雲侯壽家人洪泰買兩  
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鶴齡家人成達等奏買長  
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傷  
奪正課一兩八十萬九十六萬萬餘多矣乞今所  
領引目赴官銷繳價銀如數給還其未完者停止勿  
上旨下文持舊議如初上命已納價者如弘治舊旨  
未納者停止如文議文曰陛下卽位有詔書內外勢

要奏討奏買存積常股鹽糧越支賣夾帶私販詔到  
各該巡鹽巡按御史從實驗理除未支掣並行住支  
此詔書也請如詔上曰如詔書是也壽寧侯家人成  
等并商人譚景清業有旨卿運行之頃壽寧侯奏辭  
引目而慶雲侯尚請如舊文復請如詔書上復曰如  
前旨文曰臣已累請如詔書上曰有屢旨如前旨亡  
何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爲開中請賑須金十萬  
請開中淮浙四川鹽百萬引復下文議文復言法有  
成規事不可緩祖宗設立鹽法專爲備邊賑飢之用  
官豪勢要不可許占中此法之有成規者也山陝饑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十

人民隨處流移虜賊入寇軍民多被搶掠此事之不  
可緩者也法有成規守者變之必至壞事不可緩任  
者忽之靡能濟諸處變賣鹽銀存積數多戶部催取  
運司半年鉅錄無有皆歸商人譚景清等以隨場買  
補爲名霸占市利官課不充實歸于此臣等屢經執  
奏未蒙俞允若以成命已下勢難中止則何如祖宗  
成規之難以變更若以商人資本艱難恐致失所則  
何如百萬饑民轉之溝壑之難緩引手况今邊方報  
警虜賊在套又將簡練兵馬措辦糧草用預調發若  
買補之害不除將鹽法之壞如故一有倥急曷以支

持臣等及復思圖惟有如詔書第今譚景清銀已納部情難盡法沒入惟有給還原數追收所領引目方可全國法之至公示天下之大信杜奸究之實門通飛軌之實利外此如欲別議是陛下所以待臣等股肱耳目之臣不若譚景清等一商人陛下所以計宗社生民不若爲商人譚景清計一家疏上仍命再議大學士健言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詔還官又不傾回原價阻陛下新詔累母后盛德此臣等失職罪請解臣任上復下議文言臣等前議給還納價收取引目已是屈法伸情今難復再上方許

名山叢

卷之一

正德

臣林記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之文在戶部一年如請追沒效道番僧賞賜請裁充濫內官請收復景州民崇奏長寧伯或占田明旨翻將崇逮繫請止太監綬買辦寶石珍珠請酌太監果賣鹽以備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鹽法尤爲堅挺亡何則劉瑾董事起而文去位矣蓋文約諸九卿合詞上言人主辯姦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群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備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日仰察天象俯揆物議瞻前思後憂心如割至於長泣涕下不能自己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觀近歲朝政日非號今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

覽聖容漸日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置造僞巧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錯陳優劇或導萬乘之尊交易於外狎昵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兆此等數人蠱惑君上圖便已私寧復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攸萃聖躬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損身失常即將此輩薨粉菹醢何補于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陛下

名山叢

卷之一

正德

臣林記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下所宜顧諟也關臣誤國前古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效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忌爲患不細伏望奮乾剛剖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上方欲治八人罪八人者繞泣上前得留如故始文未上疏時朝退入部即對部屬官言上居起泣數行下郎中李夢陽勸文爲疏與諸公伏圖上之文遂屬草如此謂夢陽曰即事不濟吾年足死矣八人既留於是日夜求文過不得會有解戶以廢金輸庫事覺罪文降一級致

仕戶科給事中徐昂言文歷官歲久端謹素著銀課失數責在屬官乞聽以舊官致仕內批昂褒美大臣顯有囑託文遂落職并除昂名文子高唐州知州聽刑部主事士奇並除名爲民文出都門乘筍輿行李一車而已瑾偵伺無以加之又會戶部有故冊遠代文者顧佐瑾職佐上其事佐持不可瑾奪佐俸逐之去復以中旨逮文鞫錦衣獄有投匿名文書丹墀下者言瑾欲陷文至死人皆譁怒瑾乃已禁文數月取中旨勿擬文罪第與故戶部侍郎張經並罰米千石而更羅織文他事罰二千緡之瑾誅復職文廓大遷

名口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三

葬

永莊簡凝重歷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諮遠猷根本彝憲天下陰受其福家居行義多可稱述鄉里化之年五十喪妻不娶冬寒命小孫溫足婢媵不得至前老而形神堅壯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不廢文每臨池以水爲度與劉大夏張敷華並稱弘治中大君子交善林俊數千里外書問往來如東西家肅帝登極文已老加太子太保今有司存問賜璽書曰比權奸之竊柄痛朝政之紛更卿守正不阿抱忠自誓倡言扣關山岳難搖甘禍忘家冰霜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九表之餘人心攸屬

繼韓魏公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宣讀畢文感泣不已年八十餘卒吏部爲請諡曰愚同齊子竟保其身老似武公不弛于學命贈特進光祿大夫入傳諡忠定文身後子孫多有顯者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正統中與土木之難敷華自爲兒時社樹爲祟率群兒斬伐之祟已里人異焉景泰中錄死事後廢入太學天順七年應會試舉場火士子奔亂敷華與戴珊倪岳獨見一朱衣人啓門出之明年試舉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當敝館與劉大夏獨願就部曹以周當世之務授兵部車駕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四

事陞員外郎郎中嘗奉使道遇盜劫其囊得七金而已使隸市肉屠告隸易金坐客詰屠曰何知非相公金屠曰相公雅用俸金無惡金也陞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州銀課時景寧礦盜起鎮巡議勦敷華榜示招撫從數十人曉諭之皆聽命因斬其魁首十餘人陞叅政遷右布政使皆在浙中凡居浙十餘年不求赫赫聲而境內大治弘治元年擢湖廣布政使歲饑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僉來商卑詞告糴出官錢備學宮編役軍民籍爲甲伍使資備直以業饑者任滿籍羨金二萬餘悉貯官庫四年南京給事中邵誠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張

言數華與市政劉大夏秦民悅妻謙徐恪按察使魏  
富恭政李意副使羅璟林俊等皆存心清謹制行公  
勤乞加擢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浙人攀留遮  
道尋以母喪還服闋起巡撫山西如故時山西連歲  
凶旱數華上疏曰今山西水旱爲灾倉糧匱乏臣履  
任以來日夜憂畏千度萬思莫得其術竊見解州鹽  
池生生不窮惟資人力不假煎熬此天產也若通以  
舟楫可濟天下今河東運司歲課四十二萬引其餘  
官既不取又不濟民天生大利以與三晉之人委之  
無用良爲可惜莫如於四十二萬引之外歲委勤能  
官員別撈三十萬引出場依時變價爲預備之用蓄  
積無過此者復言天下之物徵所有則易供斂所無  
則難辦山西險阻一隅舟楫不通銀物少聚地利所  
出粟麥豆而已大同邊餉故取給太原平陽每米一  
石折銀一兩草一束折銀五分運解至彼召商上納  
米可四之草可二之徵民甚苛利商不貲非所以爲  
便也請州縣道路平衍在腹裡者從其輓運本色其  
餘崎嶇艱於轉徙別與斟酌價直皆從之八年改巡  
撫陝西時邊民愁困逃亡田荒不治居民代賦甚苦  
數華請酌五年爲期有人佃種則輕其賦無者量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六

張

見在人戶暫爲代納又請開鹽引茶斤并納草納米  
之途以廣儲積邊人稱焉終南山有妖僧張金峯者  
聚徒立號裂布爲旗祭以孩嬰刻言某日諸天大會  
誘男婦燒香嘆以狂藥今自起拜舞欲歸則咒虎當  
路山中負薪炭者多被追脅不從卽支解懸樹數華  
密令父老宗等以拜佛爲名直入生縛之既平賜勅  
獎諭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再陞右都御史總督漕  
運兼巡撫江北地方請設儀真欄潮關築高郵湖堤  
凡便益漕綱者疏三四上權貴親昵干請拒絕頃之  
督運入京諸大璫雅聞數華名因諸公送名香爲壽  
數華各報之幣既追及之曰幾誤平生吾素無內庭  
之交可自敗十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八  
年陞刑部尚書數華剛介峻潔不輕言笑秉法奉公  
物望甚著與南中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  
一時稱四君子其冬召入爲左都御史既至禁貪酷  
戒奔競縉紳凜然畏之數華雖剛峻自處而愛惜人  
才持大體無絲刻氣正德改元上狎劉瑾者八人政  
出關寺科道官艾洪等以爲言上下詔切責數華上  
疏請貸之頃之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滉御  
史宋廷聲徐鉉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上曰朕

自處之數華上疏曰臣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誠以君天下者當嚴恭寅  
畏不可怠也致治之盛莫過虞周虞氏兢業萬幾周  
家天保以上治內采教以下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  
豫是以神化宜民馨香昭受天啓皇明聖神相繼太  
祖高皇帝有言喪亂之源繇於驕逸太宗文皇帝有  
言天下雖安不可忘危膺春廷休有繇然矣我孝宗  
皇帝至德深仁上畏下憫方大有爲而龍馭上升繼  
序不忘實在陛下夫何夏秋以來宴樂逸游日狎愴  
壬政今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干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變下淘人心臣等所職職而負慙言官所切忠而愴  
疏者也今給事中范御史廷聲等連章論列陛下但  
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下曰朕自處  
置臣竊歎之臣請言時政之弊四十萬庫藏已竭而  
取必足數五七歲童子何能而招之勇士織造停矣  
又織造傳奉單矣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太  
監果復奏帶引鹽地土方違科道清數而太監永仍  
兼計田地管操太監何以數更鎮守內臣何爲屢換  
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與甘寧監鎔則政令紛拏韋  
經索取官庫而准顧資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

百臣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  
置安則安置危則危臣願陛下審所置焉宋綬有言  
自古帝王未嘗不學臣願陛下學真德秀有言無逸  
則壽臣願陛下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  
以興隆臣願陛下究興隆之術陳子昂曰人不可使  
窮窮則奸宄生臣願陛下毋使民窮疏上不報其冬  
十二月晦日瑄傳奉今與楊守隨同罷數華即日買  
車就道至徐州洪艇小觸石幾溺死亡何瑾入司禮  
監其明年矯旨列數華奸黨榜示天下尚欲借撫湖  
廣時糧餉浥爛爲罪修撰康海過瑾曰張公撫陝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父母之不可贖乎乃止又其明年卒瑾誅又二年贈  
太子少保諡簡肅數華明辨義利介若黑白有所不  
可不以貴勢大禍爲遷就威儀動止一循禮經天下  
以爲名臣子鰲山爲御史亦鯁直著聲

楊守隨字維貞守陳從弟也第成化二年進士授監  
察御史不應權貴人招權貴人犯法獨按問之數言  
事時有欲捷吏部權者爲例曰方面官銓選俱今京  
堂推舉京堂缺必縣內降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俸三  
月已劾奏倡繼曉直聞中外出巡按江西季夜省姦  
暴鄉里守隨舉按其罪當謫戍而夜省走京師結納

申貴以左道得倖守隨自江西憂歸服闋赴京致省  
已爲太常寺丞守隨卽劾奏致省贓罪不宜典郊廟  
百神之祀因改爲上林苑監已而吏部擬上南京大  
理少卿再擬大理丞皆爲致省阻格不用久之陞應  
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守備太監蔣琮陳  
祖生侵後湖墾地爲田又漁于湖爲御史孫紘所論  
下守隨勘悉繩以法時致省益貴用事嘗微密旨得  
舉察百官守隨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後任  
何官者吏部對守隨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計起復  
無缺添註管事上曰旣添註可調除之別任於是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爲南寧知府而守隨從弟守趾爲翰林編修并陞爲  
南京翰林侍讀故事編修秩滿無復陞南京者竝以  
致省構故致省誅陞應天府尹是爲弘治初元復爲  
蔣琮輩所構謫廣西參政五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  
使尋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大理寺卿復改北正德  
初九年考績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掌寺事太監李  
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囑與  
事守隨峻却之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十  
萬養親以三十萬脫我死何不可爲者守隨持與益  
急興卒以內降免亡何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充

內廷別用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中旨詰責是  
何大事遽爾昌言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太此  
者今閣宦擅權八虎相煽吾輩何舍此耶文以是率  
衆伏闕頃之理等不去劉健謝遷相繼致仕武宗命  
瑾掌司禮而八虎中若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  
聚羅祥魏彬俱各出僦樞要守隨復獨具一疏反覆  
論諸豎姦狀而斥瑾尤甚疏曰臣聞之孟軻一正君  
而國定矣周穆王言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逮夫姦邪之進實累君德日滋月潤至於廢政梗化  
禍且有不可勝言者况其機已著其勢已盛者乎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誓死爲陛下極言之也臣伏  
觀陛下春宮之時英明煥發有過人之稟早夜嗜學  
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  
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剛正之操天下臣民  
仰之以爲今日太平之望而先皇龍馭宣三三大臣  
至于寢闈顧命諄諄言猶在耳陛下嗣位之初率錄  
舊典開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夫何數月  
以後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  
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頌輔而剽汰之天下嗷嗷  
摸摸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於上地動於下



五星凌犯於霄中辰宿顯現於旁午彗星直穿於北斗太陽蝕來歲之首桃李華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鳴吻雨壤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羅祥魏彬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意導諛誣上罔下始焉循棄間伺隙終也至恣意肆情外人目爲八虎而瑾尤甚陛下獨與聚處馳逐又親信而愛護之今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陛下明日以諂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于西海擎鷹搏兔或於南城躡峻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龜蚨禁內鑼鼓音聞遠邇宮中火砲聲徹晝夜極演雜劇假降師巫消雜尊卑陵夷與貴引車騎而供執轡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巧飾百技視中上心蘭室鮑肆齊街楚語近者日高未朝漏盡未寢豈其萬幾誠無刻暇此數人者方且叨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太臣刑誅臺諫遂阻實封晉戚聖聽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典傳奉官員舉至千百募招武勇歲及重嬰紫綬金貂盡與爪牙之士玉帶蟒衣濫授心腹之人或奏帶鹽引私爲興販或奏討地場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卑或

冒派織造義男贅壻愛卒幸童充羽禁庭明冒璫貂附已者增祿進官忤意者貶爵褫秩罪重厚賂反得陞遷功多無庸立見削奪內外臣僚惟趨瑾勢天下臣民惟畏瑾威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交熟附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群僚失心痛恨今且有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略之臣大吏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爲事最易見臣於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中官傳旨慰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及日旰方荷處分臣等歡呼而退以爲必正典刑殊不數日乃蒙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委使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綜理御用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倒持太阿受之以柄陽遠陰近名疏實親政柄一入其手姦邪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啓征科庫藏竭于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而瑾心方恣瑾惡方稔以前擬今可今度後伏望陛下獨斷乾剛明正與刑遠鑒延嘉旣往之愆毋使臣陷蕃武已覆之轍凡內官有在八虎名下及典相厚善者悉行放出別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便



今之役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疏人不報而瑾銜之刺骨忽歲除傳旨與張敷華同致仕凡大臣休致必面覲辭謝賜宴返家給祿米人夫一切不與守隨退朝隸從入朝者皆亡去守隨徒步長安道中僅有吏胥數人肩輿擁歸明日出張家灣就車行瑾遺債之無所得其明年復與張敷華同列奸黨又明年追論出河南民斌獄罰贖米千石上納宣府子茂顯往輸途憐辛禍延群從無脫者躬守陞姪茂元皆坐罷官又二年矯詔削秩追繳出身以來誥勅再罰米二百石又一年以浙江審錄郎中恬僉事覲有所奏釋死

名曰義

卷之一 五德 臣林記 三

獄不當獄囚者鄧人瑾復追論守隨故掌大理時私庇其鄉人與覆奏罰米二百石勒爲民恬覲及大理少卿亨評事富亦各罰百石守隨鬻寶假貸方得完輪瑾誅科道交章論薦而瑾餘黨尚在復寢之已復原職致仕還所奪誥勅年八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康簡守隨爲人誠懇精綜數學其以御史驗賦大同推算盡毫髮官吏有過賦者或望風解去或繫頸就獄見天下諸司文卷不明請以三歲遣官照刷著爲例云

李東陽

梁 儲

李東陽字賓之其先茶陵州人以戎籍隸京師四歲能作大字景帝召書書奏帝抱置膝前賜珍果實饌六歲八歲兩召讀尚書稱善命肄業京庠天順中十六自鄉試連舉進士高第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東陽詩詞清麗字畫適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以貌寢好詆諆不爲時宰所器爲侍講學士者久之孝宗五年無雪至于明年不雨其五月下詔求言東陽上疏曰伏見去冬少雪今春缺雨自都邑畿甸東接齊魯南抵淮濟西連襄隴赤日圻地黃塵蔽空冬麥不收秋穀未種或饑死道途或典賣兒女或流徙

名山義

卷之一 五德 臣林記 三

他鄉蘇松嘉湖諸府霖雨經年大水橫溢瘟疫流行盜賊交作河南寧及遼東等處地震有聲半年之間奏牘累聞陛下遇災而懼下詔求言此古帝王盛心也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三十年來略無寸補而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源經傳乃致治之法似緩實急似淺實深願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綱奧義未易悉陳嘗舉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慚飽食臣之曠瘼實又過之臣於經筵輪講

孟子不放遠引謹就孟子以對孟子曰至誠不動者未有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謂此言天人之際也陛下卽位之初雨暘休若不祈自至近年旱虐經時累禱不答若齋醮一事偶獲者有賞不効者無刑徒費資財復傷治道請斷今日凡事關祈禱上涉于天以經呪子賞資者並加斥絕陛下齋明勵精用對天人之際凜日鑒於屋漏目民瘼於深宮天意不回未有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仁義行政用人之者也經筵講學仁義之所繇生也今盛暑亢旱經筵暫輟臣願陛下取累年講官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字

盡繼以人肉荆河諸湖魚產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歲課多用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他諸賦稅大抵皆然若據圖按籍計口數物都邑之內臺省之閭閻無以知之而况九重之上哉至如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使亟於催徵官價不充支給踰時裹因戶部委官侵剝招怨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貨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倒太重難頓輕減物價踊貴皆繇於茲今卽不能蠲租罷稅請雜泛差役額外科派痛令所司裁省尤望陛下守訓行儉爲天下先孟子曰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廷臣屢請量賑漕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虛何新百萬之數不假饒濟小民以一二歲之期哉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者所以格兼并禁侵奪也今畿甸奸民競揭空閒田地籍名投獻藩王世家輒行請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村羅落發塚夷墓訟牒纏綿冤號震動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生齒既衆地寧有遺凡以空閒諸者皆爲欺也禁令雖下愈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陳請者竟終得地歲復一歲當何時已孟子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字

君行仁政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近者廣西蠻賊攻門州縣占據村落彼地官軍因乏糧芻關隘成大變及出軍之際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截害有司畏罪不敢悉聞夫仁政之大不過教養攻守之議莫先兵食宜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孟子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二者法堯舜而已又曰責難謂恭陳善閉邪謂敬近者群臣交章請赦彭程蒙旨看詳聖心當必有處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爲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測雪仰惟陛下初元若汪奎蕭顯徐鑄等多以先朝貶謫言事之臣次第叙遷至如林俊特加超擢今當求言之日而不宥罪言之臣欲效敬恭執知所嚮夫陛下已復數人於前矣責難陳開本自逆事以爲敬恭夫惟堯舜能容之也書奏下所司議處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太學士入閣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十七年重寔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朝上言臣奉使遠涉川陸見聞不敢緘秘臣自閏四月以來經過裏河天津一帶遇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

極目四望可爲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往往而是傳聞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民心惶惶莫知所指江南浙東荒歉之處方數千里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遺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此地皆緣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臣自非經歷此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允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百凡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用靡所紀極京城脩造前後相仍工役軍士累力倍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徼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脩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害有益者閒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害爲奸民力困窮怨咨交作他如游手之徒托名皇親附搭鹽船聲言造店關津羅網商稅織造內官縱使群小撻擊閭閻官吏逐捉需賂居民騷擾動地又臣目覩在途如此在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於容

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請以  
所見喻之節用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  
廣儲如畜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今日生民  
已甚疲弊國用已甚匱乏若事事蠲之則不可盡蠲  
時時給之則不可勝給在聖心轉移間而已臣在山  
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群臣條論弊政然詔  
書頒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動爲掣肘累歲  
經時俱見退罷誠恐今者所言又成故紙伏望採擇  
斷在必行書奏納之因自効求退不計其明年孝宗  
不豫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卽位加太子太保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九

李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元年上不親政與劉健謝  
遷自劾乞罷言臣等以愚庸遭遇先帝臨終顧命倦  
倦陛下臣等痛心刻骨誓用死報陛下初政臣竭力  
匡持未敢輕易求退今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  
書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  
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  
傾頽紀綱廢弛賞罰不當名器充濫當此之時內外  
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  
譏謗公行奸邪疊動歷考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  
也恭惟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今夕改訖無寧日

百官庶府做効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換殆盡  
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爲  
實擾釐革忒靈則謂紛更要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  
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臣等  
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累有  
論列多不見允比以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  
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臣等叨居重地進退  
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勢窮理極以至于于此儻談  
顧命之名曠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賜矜  
察特允退休不許復列上政今十失以請言商人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李

景清等附托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領  
回原價上挾朝廷下撼官司此一失也大同隨征所  
上衝鋒破敵當先名字多寡殊不相應人非對陣功  
不中率而乃欲陞數百冗員糞土爵祿私情公法此  
二失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食書守門分守守備等  
官減革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選入千餘蟒龍  
玉帶澄膏無算此三失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其所革退皆銜緣傳奉奉詔裁革之人亡幾  
何時復今邇迭考較此四失也皇莊田土已今巡撫

官按籍使者履度復爾承遺相望此五失也皇親家人  
恩民侵田輒令拘繫來京鎮撫司質問情異初奏  
未免仍下本貫問理株連破產此六失也革興齊玄  
盤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貨緣分守累劾不追一則  
奏請追究但今取回此七失也執事官軍內府官匠  
倉教軍斗歸伍團營已得奏請及各衙門乞留仍供  
役私門如故此八失也內外運庫內府支用累數百  
萬並不給一紙印章司鑰庫錢所部奏合關領累時  
不發此九失也饒磁蠲免詔下二年又令起運此十  
失也凡十失者有則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有則封還  
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牛

所周旋採解而達尚心銜出所脩通鑑纂要及會  
典摘其疵謬及書畫不精者諷科道官勅東陽不敬  
奪禮部侍郎劉機等俸使改書書成進焦芳王鏊少  
傅東陽加俸而已而焦勞張綵乃稍稍為解釋東陽  
每調旨先探理意即理有奏輒擬優答最後云且有  
殊等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理建玄明官東陽撰  
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士株連民庶他人  
唯唯而已東陽既結托契固緩頰寬譬難以諧調其  
隨事應變潛消默奪天下亦陰受其福蓋自土甸軍  
生及於親屬都高主有山東人自陳省撫蓋七十  
人乞陞土官巡撫都察院覆奏七十先後錄家  
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李

黃臣之亡理曰國初功臣如李善長徐達等皆功臣也天下  
其子孫俱已革職陳道佐太宗皇帝非有功臣則天下  
之功不足深分善長曰太宗皇帝非有功臣則天下  
一野鳥物何能食哉野鳥何能食哉但云餓餓餓餓不  
而己當漢之時無何餓餓餓餓十張良百韓信不能  
能來許項然何之餓餓餓餓一時爭戰陳陳陳陳  
河漢流波四百萬石京師此國家萬世出也陳陳陳  
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天下讀書有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朝舊例如何可革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外邊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矣因以天順元年舊例示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陳  
降東陽俸旬日間以脩孝宗實錄復之午降午復東  
陽不能去也瑾敗東陽言臣備員禁近於劉瑾事體  
相關先後調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李

同私家假手他人或遽出騰黃逼令落底臣雖委曲  
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自知不職甘  
從褫奪且請磨玄明宮碑文上慰止之頃之以實鑑  
誅特進左柱國陸一子尚寶司丞疏言今天意昭回  
聖心洞悟奸閹屏除罪藩斯得明詔再頒弊端盡洗  
奉身乞退實維臣時不許南京御史張井劾東陽當  
逆瑾專恣之日禮卑貌詘無所不至今其事成傳位  
之詔當出袖中南京吏部侍郎羅玘者東陽門人亦  
寄書曰公竭忠盡赤天下皆知大事無所措手矣易  
曰不侯終日此言非歟謂公當依依者皆自爲謀者

也百歲後公身集詬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  
當此不言誰復言者請先削死門生之籍然後公言  
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自致仕去而是時  
中外有流賊之變中書舍人何景明則上記東陽曰  
近者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暴露國有  
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謬  
市今不行勢急燔溺特明公拯救爾昔者召公告老  
公旦挽留今明公責深望重宜悅時悲人略疑忌之  
嫌捐顧愛之意勉強就列若引而棄去非所以後身  
而急國家然東陽累疏辭讓是時提督馬中錫督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李

平賊倡招撫之說東陽獨力持之巨寇劉六劉七等  
王師屯德州忠安伯張偉不敢出戰提督馬中錫以  
與劉六張偉所部在德州迎身陷為俘撫之說司禮張永  
以問東陽東陽曰此賊不敵官軍官軍不敵賊賊不敵  
與劉六張偉所部在德州迎身陷為俘撫之說司禮張永  
奉命朝廷兵部兵部兵部兵部兵部兵部兵部兵部  
出師而以招撫為名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食不下  
咽也永等皆數曰李先居二年賊平論功賜養廢子  
姪一人錦衣千戶固辭改文職又命兼支尚書俸有  
近習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  
以京軍如數戍邊春秋分番上甚喜遣司禮監與谷  
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辨不可大用言上意定矣姑試  
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如其不可勉強曲從必有

急異時獻計者不知何在執筆者固自永存國事  
一債雖死何贖往還再四乃具揭帖明陳其故下兵  
部議時廷奏皆謂不便兵部亦執奏至再而內意已  
定司禮監文書官歷進擬票云上坐乾清宮門必欲  
今夜批出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事且言今五府六部  
六科十三道皆稱不便臣等股肱之臣居輔導之地  
若阿順曲從是滿朝皆有忠心臣等獨當謬固實不  
敢別議翼日乃內降遂乞休許之賜勅褒諭今有司  
時加存問給月米歲夫東陽子兆先有文材天絕廢  
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居四年卒賜寶鑑賻米布甚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字

諭祭九壇贈太師諡文正東陽夙負文章之望朝廷  
稽古代言盡出其手平生善獎才雋朝罷海內名流  
畢集其家東陽開懷茹納崔銑爲翰林時冬夜與客  
劇飲長安市東陽前呵入朝銑持杯詣前請下東陽  
下車大醵數升去旦悔與客詣謝東陽曰尚能飲否  
復與大醉罷東陽所著懷麓堂集天下翕然宗之又  
以漢魏閒樂府歌詞皆有爲之作文人代興重藝故  
常無復歸趣李白才調雖高亦仍舊而已張籍王建  
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不卹  
聲調因取古今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蹟異事命題

立義擬古樂府時人誦之東陽典楊一清相善也病  
漬一清脩同列省視曰無可爲公身後者國朝百五  
十年人臣未有諡文正請用以尊公

卽說教陳龍奎  
澤曰盛德易讓

厚微海內如大將襲衣不則  
號令一節一處無不加意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宋梁克家後成化十四年會試  
第一廷試首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吏部侍郎  
侍孝武二宗東宮正德改元以副總裁纂脩孝廟實  
錄及大明會典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劉  
瑾駁其纂修會典紀謬貶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  
職如故瑾竟傳旨出爲南京吏部尚書瑾敗復官兼  
文淵閣學士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兼華蓋殿大學  
士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時爲相儲故長廷和七歲  
與同舉進士而又先貴及其爲相反議而居下其爲  
人忍辱慈巽一時群邪用事朝政二三廷和冕紀有  
所不遂輒稱疾乞退儲常就中和調武宗將幸宣大  
廷和冕諍不得皆稱疾儲典紀泣諍左順門既紀亦  
稱疾儲獨諍累日秦王惟焯請產關以西鳳翔以東  
河壩牧馬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棧也江彬朱寧張  
銳皆受王賂爲求上上意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  
震怒促草制廷和冕稱疾儲曰孰在公卽起草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字

晉太祖高皇帝者今無得益藩王地藩王地廣則士馬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於宗社以王請之勅朕念親親不忍王拒王得地後宜無多養士馬叔聚奸人聽其蠱誘是將不利於宗社不有高皇帝訓當此之時朕全親親不能已王慎圖之上覽默然曰勿予也慮乃大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內閣草制甚盛延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順門而待之儲固不草名詰之對曰勅者君所以賜臣陛下儕臣臣草勅乃名君臣是以不敢上怒手劍立曰不草齒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卽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覺而怒曰臣儲無禮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劒起足日也儲卽家名客出歸對客殊不言齒劒事上出禮臣議召外藩世子爲居守錢寧江彬皆陰有屬儲厲聲曰奸人之謀足聽耶上春秋鼎盛何患無子召外藩子萬一有他吾輩斧鑕矣既與蔣冕扈從南京將行請天子行璽隨備不測楊廷和曰恐爲奸佞所奪亦足名變執不與南京七請迴鑾上且卽郊於南京儲曰上卽郊迴鑾無日矣與冕疏言兩都郊壇祖宗配位不同禮南京郊壇首德祖次太祖北京郊壇首太祖次

太宗德祖配位太祖躬奉安太祖配位太宗躬奉安孰敢擅遷之而擅增減之抑二祖一宗奉配之初考聖經詳集廷議詔論宗藩以及方內卽擅遷而擅增減之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論之廣且詳乎上乃不果郊議北還願還無期儲與冕跽行宮西階下自卯至酉傳諭再四曰臣未得命不敢起上乃傳命曰不南儲冕乃起駕還開河卒導水以浮御舟者人數十萬久俟河決饑疫藉仍儲散遣之兩自劾請罷不允以妻喪未葬先隴未修爲辭武宗使治其妻喪修先人隴賜祭焉世宗卽位奉迎勸進事定爲言官所劾歸賜勅傳遣行人伴送有司月給廩致輿夫官一子中書舍人既錄定策扈迎功廕子世錦衣指揮固辭儲立朝四十餘年官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卒贈太師諡文康與祭葬爲人沈厚輒晦不言人過亦不自明功誣而追論之殊不自白及薦揚之或以至大官門生故舊詆儲者皆得直聲而儲默然安訴謗儲去太臣被劾者自辯解劾者坐得罪儲在位有富名及儲沒子孫不免憂天下思儲而稱之孫夜禮部主事能詩善書畫

卽曰東陽當閣十有八年請退屢矣不可不止世以



爲大識君臣之際固未易割也智深而不伐旁行而不失其守古之人有行之者狄梁公歟儲之立朝亦做此意

### 王 鑒 劉 忠

王鑒字濟之吳人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鑒父疏舉  
化縣先化自劉不之亂漢民散處山澤開在所而是  
上官應漢生變一切舉送死不忍開梓安之民機機  
增善爲制舉之文太學諸生爭相傳誦先達名輩屈  
與爲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  
之成化十年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  
之流也明年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時望方屬執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忌之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開門力學遠權勢  
九載陞侍講弘治初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尋晉侍  
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  
人之用舍反覆規諭上未嘗不動容也方春上游後  
苑鑒講文王不盤游田上爲罷上每聽講畢召中官  
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指若輩矣張壽寧侯於鑒有  
連鑒絕不與通東官將出閣大臣首薦鑒可備輔導  
命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以爲吏部侍  
郎北虜入寇上露邊八事率多施行鑒學問雖博文  
章爾雅春容試士南宮專尚經術弘治間文體爲之

一變至是請科舉之外略做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  
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毋過十餘人其翹然出  
類者除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  
加秩數年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正德元年  
災異見謝遷引咎求退舉鑒自代是時上狎劉瑾八  
人者韓文率諸大臣伏闕爭上大怒有旨召鑒等左  
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莫敢發鑒曰八人不去亂本  
不除天下何繇而治文危言繼之謝遷既去瑾意欲  
引焦芳芳應物望不協以鑒士論所歸遂言於瑾與  
之同陟瑾威鈴士類按索微瑕殺死者累累鑒言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且殺之吾尚何顏居  
此瑾亦繇是稍寬瑾銜文不已必欲置之死地又欲  
以他事中健遷傷害劉大夏楊一清皆鑒前後保持  
此時瑾雖意不在鑒見鑒開誠與語亦見聽信久之  
焦芳專事奸阿講彌不協瑾驕倖日甚鑒阻遏不得  
居常戚然因求去瑾曰王先生位高矣何自苦乃爾  
鑒求益力瑾使覘之書文皆絕得賜璽書乘傳歲夫  
月米以行健遷歸政之後以爲異數既歸脩然自達  
於山水之間吳中士大夫好尚一無所入與人清不  
絕俗和不清時文行德業隨見師仰莫瑕疵者居閒

十餘年海內士大夫交章論薦世宗卽位遣官優禮  
存問奏跪謝因請上講學親政經筵之外復仁宗弘  
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學行之士更番入閣使大臣一  
人領之萬幾之暇時從容造訪以究經史之道古今  
成敗之端民間疾苦之詳又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  
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  
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曰君視朝退適  
路養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天下之分聽政  
而適路養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復  
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  
名山藏

卷之二

四庫全書

史

王

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  
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馬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  
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  
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  
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  
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  
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  
之輪對內對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意  
今其若復古內朝之法以通上下之交成天下之務  
蓋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正朝

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外朝也唯於內朝皆然  
者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卽其遺制洪武中如朱象  
劉基永樂中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寒暑夏原  
古時常奏對今內朝罕御常朝之時上下之間批荅  
章奏數刻而已而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御史糾儀鴻  
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端慄而退至於  
三殿高閣又復鮮窺孝宗晚年深慨於此屢召大臣  
議政便殿將大有爲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盛唯  
陛下遠法聖祖近師孝宗追希周漢唐宋之盛天下  
幸甚上嘉納之方欲用鑒鑒遽卒巡撫都御史吳廷  
名山藏

卷之三

四庫全書

史

王

舉上言鑒高文清節守道見幾乞與褒恤贈太傅諡  
文恪鑒爲人心平氣和言論簡易而誠信藹然表裏  
洞達自其少年長制舉之文中歲作明理克己二箴  
以自進晚作性善論其文曰欲知性善幸反內觀寂  
然不動之中至虛至靈存焉湛乎非有官乎非無不  
墜中邊不雜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惡復有惡至  
於善惡惡復有混復惡三品性猶鑑乎物來則應物  
去則空惡之生也生於蔽乎氣質既異性亦隨之譬  
之珠然墜澄淵則明墜濁水則昏墜污穢則垢上智  
澄淵也凡庶濁水也下愚污穢也天地閭隔塞充滿



閣學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忠在事以守成法遏貪緣爲先獨持正論亡所忌憚  
饋遺請托力拒絕之繼理者張永使其黨廖鵬忠所  
忠遇以僕禮而已在位不滿三月歎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吾難強負初心乞致仕累疏不許以省基請  
假許之是爲正德六年而是年忠主會試事張永指  
摘錄文告上上以示李東陽東陽力爲解忠即日陞  
辭抵家上疏乞休作野亭一區鑿池種樹徜徉其中  
所獲賜餘歲分十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曰吾雖  
杜門謝客猶有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主 劉

善或退於野而天下日趨太平矣得小人而用之必  
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  
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整其術中  
矣仍望上臨御文華黜名輔臣授筆札令疏錄兩京  
九列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九卿長  
貳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  
民利害會萃群言繕寫三帙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  
吏部以比古聖王清問下民近世書臣名屏風而古  
大臣夾袋記才之意上覽疏嘉荅亡何卒贈少保諡  
文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六

劉

郎曰王鏊劉忠皆賢相也鏊通雅不失其正忠稷稷  
岳岳有不可搖撼之象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乎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臣等得之且乞職加號銀二外禮部所屬多通  
比因久旱食民御選難地耕之遇旱即欲加稅  
將縣縣衙審且王所屬田例祇收二錢而此獨加稅  
人特請縣延待外職與宗親區矣又聞遠京如家亦  
謂朝廷待民如此一切奉之收稅無以爲衆人之難  
縣地處爲東宮外其罪矣疏三四上後育以難  
者上因縱容姑從之罪太監李廣以左道得幸既死  
上得廣舍中籍皆記中外饋送而不得其主名上怒  
科道官通劾在任諸臣尋置不問皆廷謝經獨上疏  
曰昨者科道官劾奏故太監李廣并奔競李廣之人  
臣名亦與雖蒙恩不問實合傷忍痛無以自明臣累  
承列聖超擢今秩受恩如天惟有淬礪無負終始果  
若科道所言是夷狄也是禽獸也當自死滅矣待詔  
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諫命下廷臣吏士相顧失色下至民商廝役駭傳怪  
問自公卿以至郎署乞留者若干人數年之閒中外  
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武宗嗣  
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不赴頃之丁繼母憂正德三  
年服闋改禮部復辭不赴頃之丁繼母憂正德三  
都城外上遣人慰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比蒞事數  
月疾復作累疏乞休乃許之復賜勅褒諭推封三代  
月廩廩諫視昔有加經塔曹元時爲兵部尚書留經  
暨駐京邸以便醫藥明年乃行或譏其濡滯又明年  
卒贈太保賜諡文端命所部治葬諭祭經妻韓慧而  
知學子習舉進士官尚寶少卿李東陽銘經之碑曰  
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  
維白及倪周氏其一他莫與齊趙禮純何文淵翁新  
白主誠開議岳楊一清曰爲法書而刻則傷人身爲  
戶曹刻則傷人家故頭會異故之法捨于赤板桑羊  
孔道之禍烈于周米趙張殆有見而言也周公當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幼苦學中鄉舉五上不第同學  
李錦勸之仕泰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  
錦博學敏道名通天下選泰而友他日遭家變向泰  
質疑泰曰凱風至善堯典烝烝獨不可耶錦未心允  
泰策驢去曰非吾友也錦行隨五里泰坐自若錦雖

挽曰命之矣始下與別成化五年成進士歸省鄉人遺以束薪便道還之有友詰泰泰曰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如何初仕而貪也陝西巡撫譚泰前者辟人不勝職今後不敢復辟人矣泰曰豈可因此息進賢耶寧人負公莫公負國巡撫深服其言謁選吳縣知縣吳中田傍湖湖傍田悉淪於湖漲前尹欲堤之厄富室不就泰舉前事富室復譏太守泰答富室百竟成之吳人號雍公堤吳人有其妾死妾父訟夫密殺之匿尸湖石下今知死處已兩月矣泰按視尸死當近日召父訊之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湖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下且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假他女脅財耳一拷輒信同年進士過吳說求衣稠泰不荅其僚勸泰應之泰曰吾吳人父母吳人吾子也剝子路友於友何厚於子何薄權入爲御史初巡南城豪右斂跡聲震京師已巡居庸紫荆二關及巡鹽兩淮且滿歲巡撫都御史以泰力遏權要商民感悅奏留一年初泰至淮竄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已陞鳳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改南陽居一年兵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舉泰爲山西兵備副使千戶韋瑛者誣收謀逆百人子俊會鎮守巡撫將坐

實上奏泰曰人命至重其可輕邪若山誣收得無實一奸殺百良疑獄可于俊悟從之至京果誣百人俱免居一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吏部尚書李裕曰公待雍何驟耶裕曰雍廉使風力無雙豈云驟耶泰剛直有時名然其行事時涉干厲民有罪或杖至死泰出太原知府珍遇諸塗辟稍緩泰召珍塗踣數之珍起抖擻其衣曰豈失朝耶而至此泰曰汝壞朝廷體統非罪也耶猶敢出詩言笞之珍懇于朝告泰杖入至死狀收下錦衣獄刑部議當酷刑罷官刑部郎韓紹宗走見王恕曰雍泰朝之直臣公有進退人材之責可避鄉曲嫌坐視之耶恕奏泰所坐非例得降湖廣參政至官有被誣爲盜者數人累歲不解泰白釋之武昌知府達貪詔媚常得上考泰注下考黜焉弘治初陞浙江右布政使吏部尚書屠滂家衆叛私鹽鄉人做效盜竊橫行泰先收屠家衆抵罪同官咸諍泰曰如此爲屠公福耶爲屠公禍耶且屠公寧知之屠公不知我爲禁治非其助耶其知也治不甚爾存朝廷法亦存屠公情既丁母憂未釋服徙爲山東左布政固辭不起十二年詔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無室家者援兩淮故

來議泰與完聚復至千人參將李稽者李東陽姪也  
為部下所告泰召斥將奏治之稽陽跪階下請受責  
度泰必見寬泰曰此亦軍法今縛下擊以大杖科道  
官承望東陽意劾泰擅杖將官坐免既歸日居章曲  
別業不涉城市陝守今非性所合縉紳失守者難造  
門不與見從遊鄉士或有過失名而命之族黨犯罪  
告有司勿庇吏部尚書許進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  
二高為其一華山一世隆也武宗卽位給事中趙士  
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交薦泰有敢死之節撥亂  
之才時劉大夏為兵部尚書覆奏起用馬文升為吏

部尚書推泰南京右副都御史固辭不起居二年許  
進為吏部尚書又以操江右副都御史起泰其秋陞  
南京戶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有勸泰行金道謝者  
泰曰吾進退在天居兩月御史東山參宣府都御史  
泥爛邊糧語及泰瑾矯旨令泰致仕故事吏部奏選  
官具履歷行事上請許進遷泰時去其失官狀不具  
有言瑾者曰許尚書外示仇直公前伴恭敬如雍泰  
平生剛暴為按察使責辱知府為都御史責辱參將  
屢被貶黜進故隱其履歷欺公用之外言非本意用  
者為劉公之鄉人瑾怒遂矯旨令與文升大夏進士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賢津俱為民良弼順等五十六人竝輸米邊鎮人三  
百石先罷者三之一戍謫及死者免輸進子諱諸俱  
輸贖調外任泰自是長居章曲旦夕焚香危坐或搜  
杖扶童休櫪濯泉撫景自詠與田父利流談稼穡講  
鬼神時自謂與鬼神通而後進皆言雍公喉居頃之  
有司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司遣卒緝捕  
卒因是取人財汚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泰捕卒數  
十笞殺其巨魁二人餘送治于有司其居鄉岐厲如  
此年八十卒泰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為尚書  
未製緋及卒家人製以斂為請葬祭於朝禮部覆奏  
故尚書雍泰才明斷剛既廢役起操行清介終老不  
渝雖當被劾不累其生平奏上予之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許進字季升其先長安人後居靈寶進之先隋有楚  
梁國公銘左相國御史中丞長史力士海東使使補  
士大用進士主都官外郎進士才略明敏學士  
簡便東遷長安又四遷為金兵馬都元帥咸西征過  
上始居焉 父聚安定教諭進登成化二年進士以  
御史巡按甘肅靖邊鄙黠貪暴并按山東憲事益舉  
故事巡按有所問治丁三司上報而已進於官吏蒙  
右事悉自理之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以亡害既還  
京率諸御史劾奏都御史鉞疏掾御史強珍坐奪俸



中官汪直怒進無以中之有道士以黃白術干鎮守  
湖廣總兵李震不遂遂誣震掠夷軍爲不軌汪直逮  
震家百口誣錦衣鍛鍊成獄憲宗疑有冤命都察院  
勘問不敢二詞進爲其冤狀上命卽誅道士直怒求  
進亡所得一日上章章詭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  
出爲山東副使時值鄉試有欲私貴家子者進厲聲  
曰今天下事廢且盡稍存公道僅取士一途審爾何  
所不廢也東昌有一武人子道遇故人拉飲酒肆中  
故人者諸生年甚少而武人子身懷四金暮歸武人  
子被殺不見其首武人訴諸生生不勝榜自誣服進  
察生有冤駭拘縣中賈客取驗其私曆則見酒家易  
數布是去武人子見殺之日三矣召鞠之卽自服獲  
武人子首空案中泰安一富豪撻人折股死舉屍棄  
壑囑鄉鄰無所敢言死者兄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  
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  
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  
事卽吐實富豪驚愕稽首服罪其察如此進嘗行圃  
畦蔬曰爲政如理此蔬矣須備知某可灌某可藝  
質質爲之得無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事與巡按俱  
逮至京下錦衣獄孝宗卽位赦出之旣改元命爲廣

名曰藏

卷之

元

元

元

西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大舉犯邊  
進砲石烽火不絕相應係帝馬尾飛塵漲天虜驚爲  
兵衆議款如舊款貢人歲率三千少亦不下二千皆  
戢戢下馬關門外脫弓矢入館代府諸郡王與巡撫  
通酒食乾沒芻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聽沐不律  
發其罪廢爲庶人太監嚴侵餉撓軍按劾之嚴撫拾  
中傷驗問亡實竟坐擅用藍絹旗謫兗州知府至用  
寬平治衍聖公私泰問曰公此來政體何異昔年進  
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震卽見忿  
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錦衣百戶全鸞應詔  
言進端謹剛方聞望才識足以伏奸當鉅故巡撫大  
同倉庫充盈軍民閒宴獄訟持平豪傑遠戢抵緣精  
察太過遂坐排斥左遷請不次擢用南京後府經歷  
周廣榮亦以爲言居克四年遷陝西按察使先是北  
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續罷爲民廷議復振進左僉  
都御史往巡撫土魯番牙蘭據哈密虜其王陝巴進  
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率兵冒雪食乾糲飲水  
蒙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密王故城九年論  
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巡撫陝西廉察守令臧否  
軍民利病上下肅然今藩臬巡所部府十州縣三

名山藏

卷之

元

元

元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許

日籍記行事憑而稽之先是張敷華撫陝有名至是關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召爲戶部侍郎與尚書周經並留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大臣有不協者進揭之衆中人謂侵官進曰古者大臣知無不言况會議乎北虜大歸寇宜大命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軍出居庸關下今日總兵官所領參隨諸人故貴介子弟類言自備鞍馬報效立功今並不傳授者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不數月有言進畏怯無功者坐參劾將官不與兵督同議罷職致仕御史曹玉等下至吏胥陳景賢抗疏乞留不報進家居對客談哈密事矍然曰喜顧客曰進老矣懸直多忤無益於時幸際太平安度餘生即不虞有疆場變尚思報國恩荷戈先士卒死焉能訣兒女子牖下耶鄉之耆艾問曰公昔爲士村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亦以朴真仕居久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陝西總制而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等及先後薦進者四十餘人孝宗方欲召用不久晏駕武宗嗣位北虜寇大同戕三遊擊將軍科道官復交薦進召爲兵部左侍郎命兼理部事明年代劉大夏爲兵部尚書仍督團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許

營進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論駁執陞賞請求一切杜絕軍士冒濫占役並清革之南北邊文書狎至改閱如流蒐輯累朝事例奏爲纂今以權吏奸尋改吏部既受命切切以薦賢爲意先行誼後才藝奔競請托尤所抑罷行取推官羅鳳文謁文選不踞文選郎短其驕傲進曰爲推官不屈文選今爲御史畏強禦耶遂用之孫燮爲郎中時與郎劉某皆進素識劉頻候問而燮疎邈進即推燮大理寺丞至其平生嚴毅自持乃後進入謁必留語良久以試其才用其可用者不啻已出初總督團營時與劉瑾同事一日閱操畢呼三將官大杖之瑾問故進出權貴干薦書示瑾及爲吏部瑾有親托皆拒不納瑾時假借詔旨戕害縉紳進輒委曲調護遷謫者處之善地或卽復之有荊州知府貪暴亡比監司不敢署考進特奏爲民知府賄瑾中批留用且命列考語上覽進既列考復自署後卒不得留瑾爲人求吏部侍郎不得進有所推六上不下或勸進通瑾一言進曰扶同奏啓國有明憲雖百推改擬耶論者謂吏部選法之公自王恕而後獨進一人進每論前輩長者則曰周伯常雍正隆不用吾卽死不暇矣累加推薦上皆

從之而大學士焦芳者因請托不遂謀起張綵爲文選郎中共圖擠進綵時潛進於瑾故事主事得署員外郎郎中事進有所推瑾曰安得一主事署員外郎耳署郎中耶坐越制除官勒致仕頃之御史言溫燭邊糧語及雍泰瑾以進與馬文升劉大夏俱官薦泰者竝削爲民時進子誥爲翰林簡討讀爲翰林編修皆調之外任而意尚未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僱役錢曰尖丁御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勘劾而密致汝言書給事中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殺吾二人吾自經也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許

白其事瑾大怒今改劾給事中曰吾死矣汝言仍前以上瑾曰二人不思還京耶時中旨逼切內外竄匿進曰吾自死耳遂仰藥死而瑾已伏誅矣進子孫諱言之第以爲進卒復官致仕如故贈八子太保進立朝無朋拔擢皆出公論去世二十年諡典見格嘉靖初乃得諡爲襄毅進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論議洵出若無不可爲者法尚嚴峻請托拒絕少時被父撻指出血後舉指示人感泣不已其爲吏部尚書有貢士就銓輒急銓之曰先祖嘗爲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有官爵者七人詔鄉貢士諸南京戶部尚書讚吏部

尚書入內閣詩工部主事詞鹽運使誌青城尹論兵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焉諸博學能文讀小心守法不敢任進退世宗稱其端慎值夏言嚴嵩當事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略好談兵

林瀚字亨夫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與弼稱其節操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慎許可對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楊震故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爲名言瀚成化初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孝宗三年爲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學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廢歷雖勢要子弟不得越次請托歲合得繕金悉爲諸僚屬次第置公署省其儼貧瀚居官潔脩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夫有問終日酬應無矜怠之氣久之爲南京吏部尚書言事忤旨乞致仕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武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內臣不協劉瑾用事南都諸臺諫以建言被逮者瀚往贖送盡禮瑾以是銜瀚甚先是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高鳳併鳳姪錦衣指揮得林納賄謀陞有旨鳳致仕得林管事如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及劉健謝遷去位給事中李紳劉忠疏留之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辦事官填註錄郎報往應天府尹陸珩所珩以傳示諸司瀚聞而歎息而南京給事中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徐還亦劾鳳得林又與南京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臣李熙任諾姚學禮姚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十餘人各具疏留健遷兼言上晏朝廢事與六七內臣勦進佞幸遊飲射獵上大怒械繫銑彥徽等下鎮撫司鞠之詞連瀚及承慶珩洪紳蔭圭詔承慶停半祿間住瀚珩各降三級於外任致仕洪及銑等皆杖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林

下爲民惟諾蕃詭奏不與知得免於是降瀚浙江右參政珩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同知無何瑾復矯旨列瀚與健遷等爲奸黨瑾誅御史凌相等言瀚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御史汪正又奏瀚居家淪落如環堵之儒詔賜入夫月廩瀚年八十子廷柳爲雲南參政請於朝去官侍養上仍令有司時加存問時瀚年雖高應泛周旋禮意勤懇簡答題封皆手自治瀚至方若員至勇若怯內累外溫天下稱厚德介守必歸焉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瀚子庭桂庭枝皆鄉貢進士庭柳世宗朝爲工部尚書

嘉靖初大工頻仍費出不貲庭柳議借內帑及他部之防羨委曲調處不損公私世宗謂天壽山駕出倉卒庭柳運機善任道途供帳悉見辦治上悅賜麒麟通神紗羅衣橫刀銀瓢鸞帶諸物廟工竣事加太子太保其卒也賜諡康懿庭機嘉靖中禮部尚書餘子五人庭叙者三人庭柳子炫恬敏曠達刻意爲文官通政司參議不究於年庭機子璵禮部尚書烺亦至大官皆以清謹著其世始瀚八十餘夢日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召御之遂生庭機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林

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正德初累陞左諭德兼侍講劉瑾摘翰林所修會典記謬有旨降珪修撰俄陞中允累陞吏部左侍郎其時長尚書者楊一清爲人博高尚通而珪朴直端毅耻浮薄寡嗜好數爭尚書之不公尚書遷珪禮部尚書見爲越次實中遠之也時朝政當劉瑾濁亂之後諸司弛玩珪振舉飭治一尊成憲部事往時簡於他部自珪爲之數有執爭乃特繁大珪初在翰林貌若樸木及爲禮部氣節才具卓立併見士大夫皆稱服之臧賢用事教坊特賢龍小其印欲大之詭言篆文暗患又請易所繫圖牌爲方

擬諸縉紳珪曰景文暗愚吾能明之輟牌故吾能易之新欲大欲方不可得也寵可恃耶禍至無日求小求圓其將能哉番僧奏求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時上宮中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顧無徵以諫珪卽劾奏僧與至尊稱號竝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番僧之求亦止吏部侍郎陸完征劉六盜久無成功太監閻乃先行左右賞閻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下廷議珪衆中作色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失將士心茲復爾爾賊在肺腑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卽死不償諸公唯唯尚何待乎明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監鎗竟遣傳旨今珪致仕珪爲禮部一年耳其去也與孫交同時南京御史徐盈疏至請並留交珪有旨責盈妄言珪範律甚嚴對人侃侃無所回互居間若不別識遇事則精核明審人莫敢干崔銑嘗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割頸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殆邦瑞乎珪嘗言政事文章出于一篇文章可行卽謂政事政事有條卽爲文章其爲文溫雅典則完質獨存家居闢圃遊山不及朝政臨卒棺槨衣斂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既卒撫按官以聞賜祭葬諡文毅

牟斌字益之弘治初爲錦衣千戶十三年虜大入寇守臣邊帥聲息不相應匿不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策邊事急請遣使往視使斌往斌直劾諸臣懦弱掩敗狀皆被旨切責久之以指揮領鎮撫治詔獄戶部郎李夢陽言壽寧侯下獄屬斌治斌謂夢陽曰卽封事大善卽言壽寧胡不指實及其羽翼耶夢陽曰慮對耳斌曰對則斌能剪之矣因傳輕贖具上夢陽得解正德初劉瑾用事逐大學士健遷則尚書文籍南京給事中御史劉蔭戴銑等數十人合奏瑾罪奏以權閹爲首語皆逮下詔獄御史任諸王蕃之詭不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奏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者公胡悔忠耶因爲蔭銑等輕刑冀居及且上奏劉瑾要斌削去權閹二字斌不可退語同列曰留之則諸公之章有名矣昔宋鄒道原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必阨賢士大夫用自計爲瑾大怒矯詔廷杖斌謫戍之瑾誅召還領鎮撫如故其時與斌同事者韋壘璽爲人亦如斌南京給事中劉紘者以公事過淮上其族姪祥爲淮安守發巡卒護紘舟舟與織造太監喬忠遇忠怒紘舟阻塞掠其二卒榜笞之羣卒大聲忠舟紘不能禁忠走什傷額至京累創訴上上命執祥紘考訊之大閱張祥

納忠賄授指於斌斌竟與重輕擬忤旨皆降汚陽衛  
百戶相繼卒世宗卽位副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追理  
二人詔復其官賜一祭斌武人也而博學儒衣冠重  
節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羨如也故有三子費其長  
者有司賻之金三百斌卻不受而指其存者曰職刑  
不衷累及大兒不懲而貪行及此矣翰林崔銑曰正  
德前後弄權者三大閣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  
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等以愚暴肆  
其罔士靡靡矣獨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三人  
侃侃全大節祥爲淮安守亦有聲

名曰藏

卷之二 正德

臣林記

一

郎曰周經執經雍泰任直許進焯平賢公卿也林瀚  
中爲介傳珪周刻之僞乎年斌武人與二公並稱安  
可使沒沒也雍傳二公皆無子乃若家門簪紱之盛  
正嘉之際靈寶閣縣以爲望推

范略

孫燧

許達

萬木鄭山題

撫寧縣葉景允附

范略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  
史首言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宮瑾亂法陰逐去京今  
震儲未兆當妙選宗室以備君貳俟青宮定位然後  
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復言上馳騁

騎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爲謹是  
時軍官簡文佑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  
監安構隙寧淮捷死淮長史與南京守備太監琅貪  
婪暴虐輒歷指劾南都稱快其言武宗納馬姬事比  
擬過直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清軍江西宸濠方熾  
有勸引避者輒曰張公理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  
濠優恭僭侈居擬皇宮繼論濠今三司朝服慶賀幾  
棄典禮太監真附醜醜正貢貨無厭指揮王傳世諸  
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上出郊原嚴警蹕盛危  
從以防不虞疏上濠真遮格之先誣奏輒離間骨肉

名山藏

卷之二 正德

臣林記

毀謗宗藩羣姦假旨逮繫拷掠尋武宗北狩縲絏七  
月方送法司議罪駕復南巡淹繫經年爰書始報請  
龍州宣撫司經歷既至修學宮葬枯骨殺生徒教誥  
誦夷人化之世宗卽位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  
宸濠擒戮黨與誅夷而御史范略周廣給事中陳鼎  
實首折奸萌今或謫下位或齒編民非所以彰曲突  
徙薪之賞御史亦以爲言下吏部復原職送者填道  
泣別名其厓曰滴淚閱數月一再遷江西副使備兵  
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郡守率禮因略面詰遂  
生荆棘且見忌鄉官構興讒謗言官論列漫及於略

輟懷疏卽歸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尋以胡世寧薦起累遷福建布政使卒于官妾張氏自經而從之子永宸永宇永官皆薦鄉舉

孫燦字德成餘姚人其先富春人文章節義代有聞人燦弘治六年進士爲人沉毅有大略初授刑曹歷郎中法司陞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就獄吏部尚書楊一清當朝審閱獄辭多不直計原問官莫能對燦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有聲一清爲相薦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蓋其時寧庶人反形已露一清知燦必能逆折之也始燦見庶人時名曰裁

卷之

臣林記

主

時感動以大義庶人久飭許名殊加敬禮既而惡黨日興不可掩翳燦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置之法庶人始內街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陸完急去燦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寧言庶人於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燦奏上委曲明世寧無罪錢寧矯旨下內閣切責燦械繫之一清持燦奏不下燦度庶人終富不靖檄郡邑繕城濠蓄糧餉練丁壯請於朝重備兵使者權布置諸道山邑民有獵得易婦者奏置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於外而陰具疏言寧王宸濠列藩王親宗室富貴矣臣

惑乃不知其所爲齊重寶入京師者踵屬路都陽史名捕之急輒徵正西山墳廠中不能得太監畢真徙鎮守浙江王厚爲臚別時辟珥語眞首肯良久去他顯著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時武宗北狩車日遠疏七上爲庶人所遮諸權倖又持燦奏示庶人以索庶人金寶燦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達議先捕羣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燦醮之不得及生日爲公燕候其旦人謝執燦與達俱殺之語在寧記時盛暑晴明天日忽翳庶人驚異江西人爲燦造具棺素服哭奠於棺次已庶人旣爲王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仁所擒燦子堪從跳起難啓燦棺更殮治燦顏色如生異香蒸蒸自棺起世宗卽位贈燦禮部尚書賜祭葬立祠曰精忠庵子錦衣千戶燦子三人堪武舉第一講兵略習弩事爲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虜其死也以毀母歷官都督捍尚寶卿陞禮部尚書陞子鑑銓鑄鑄皆仕至大官鑑子如法言事生諱籍始燦至江西治官舍掘溝得古鏡背刻字二十餘其文曰先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眼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期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不識燦死文始著燦與胡世寧王守仁並浙人並舉弘治五年鄉試夜半文場

中見二道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之燧折之守仁平之許達字汝登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頤年二十餘以正德三年進士授樂陵知縣今行其境中先是山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大起州縣吏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遁遠爲樂陵樂陵無城即城城沒陞部隊鄉兵今人緝故鞬底爲甲冑腰繫牛耳刀抹鐵聯環雙頭棍令民築牆屋外牆高其簷開竇如圭家今一壯丁執刃伺竇內餘皆入隊伍今日守吾令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違者有軍法因設伏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中洞開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刃棍交發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超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而武定城犯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奔去達力定之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正德七年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追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達追戰於楊二莊剿平之陞江西副使寧庶人將謀變達言於諸公曰寧府果暴恃權寵也權寵曲右寧嗜重賄也重賄靡不至藉盜藪

權寵難去寧府難制策有藉盜藪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果暴孤矣宸濠反有日外人皆知孫燧未即發也達甲而夜擊都御史門鼓入則燧方與客飯達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時耶明旦入寧府挾四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達從下大罵連聲呼賊出匕首遙擲之連擲皆不中宸濠怒使執達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達曰汝能殺我天子殺汝先後聞耳友顧孫燧曰噲昔之夜言爲今日遂並遇害天方暑屍不臭腐蠅蚋不近數日世宗即位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遣官諭祭安葬命有司建祠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鄉隱子瑒錦衣千戶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鄭芸言瑒所得錄以遠死難功達保障山東設策巷戰尚未叙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人傳言寧友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達父曰嗟乎吾兒也爲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寧邸必反汝登其爲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臨難倉卒委之無可奈何者

萬木鄉山俱新建人宸濠遣奄較四出籍民田產奴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會鄉衆舉義立管部署已定會濠黨謝重一驍騎暴村落間擒而



致之約人舉東草置于張睢陽遺廟壇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上遇宸濠腹心盜凌十一等遂逼令人舟趣見宸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

趙楠南昌人縣諸生兄模嘗捐穀佐賑宸濠夜捕模使助餉楠代模往宸濠威脅之詞氣不屈被掠死

辜增南昌人被宸濠追扼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於難時同縣有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源廣亦被掠不屈並死之護衛較尉楊宜渡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濠謀於京師宸濠使人往捕托投江免

葉景允新建人族居吳城鎮兄景愚以俠聞宸濠將作難遣較尉擒脅之景愚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允倡義衆三百餘邀擊之寇分兵景允家焚殺甚慘同族葉詩景修景集等四十九人死焉

郎曰范輅與胡世寧首折宸濠之奸而孫許橫批之星斗有政天夜亦明江西人言孫公就縛時年頗高蓬者折其臂腫脹耳許方三十有六罵不絕口挺而正刃所不動也朝命建祠孫公尚左乃始則尚許夫

孫公措注峻密無須史忘防豈大聲色哉王允寧傳孫爲其語甚壯也太過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貶舉王新建乖賊時語疑其觀望蓋小人奸議論不樂成人之美韓退之固云

羅僑

張欽

黃革

羅僑者字維升吉水人也以進士錄知縣陞大理評事正德五年春京師亢旱黃霧四塞風霾蔽空天雨土晦冥數日勅三法司減罪雪獄大學士李東陽請大需寬恤廣德意而是時劉瑾用事法司畏望出減死二人而已僑上疏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陛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特降綸音蠲連坐貫適卒大學士李東陽條疏數事荷蒙嘉納咸以天意回在旦夕而齋戒戒旬雨澤尚滯臣愚謂天心仁愛未已欲陛下每事懲創擴充善端也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鷄鳴之告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朝或至日晏官掖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愛群臣大基業也臣願陛下宵旰圖治無遊于觀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經史古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貴之內閣言責付之科道邇者百姓流移積衣載道民窮財盡元氣索然羣臣不敢言以有科道也科道不敢言以有

宰相也宰相言之不盡復謗誰哉臣職政事得失生民利病陛下與宰相商榷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古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黜劾之罪不及大夫通者公卿方進隨罷先朝忠蓋著德如劉大夏者猶不免寬宥况其他哉臣願賜放免以示生還古者律以繩民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及見行條例最為精密近日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願勅今後問刑止依正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必奏請裁決毋令權璫得持其閒詩曰追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綱繆牖戶夫天下人主之巢也徹土繆戶乃不如鳥臣實傷之敢昧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言時瑾肆害立威朝士絀口時政久矣及是僑輿觀侯命朋友同官莫敢相過既入瑾欲實僑死李東陽抹解乃矯詔詰責僑回護大夏凡數百語下廷臣會議廷臣依違而已得旨姑改教職使歸化本土姦頑若能盡移風俗方許奏聞起用其秋瑾敗御史凌相薦僑燭事幾於未露過氣焰於方張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官乞病還寧王宸濠及僑與家居右副都御史王恕中首與王守仁定謀設策竟擒復之世宗卽位起知台州府治行爲天下最賜襲衣牢醴與學士禮部宜民諒者至與欲諒者多解去處

劉瑾之上生訪民間疾苦人具以聞劉瑾二年都御史姚鏌奏曰在昔武皇臨御八黨擅權迎閣劉瑾首竊魁柄在廷之臣拱手杜口莫敢先援給事中劉陞許事羅僑獨處雷霆之下首搏豺虎之橫謂遇聖明宜先焚權而盡竟知長沙僑竟知台州懷忠盡節之士待以常調人靡所勸臣伏悲之於是權廣東參政臨去台人呼號攀留既至固引年請老僑好學者書重毫一致嘗謂入道當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賓客至具常食而已吉水民朴而士矜名與僑同時者有張獻以諫留林俊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今上邑家無帛錢皆爲時所稱莖涪州人嘉靖初徵爲江西副使張欽者通州人正德中爲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上爲宣府之行十年秋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止居數日上復徹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關甚亟欽今分守官指揮暨開關門納鎖鑰分守太監嵩欲往昌平調駕欲攔轉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君今日砍頭事不放過違上命頭當砍放過者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英廟土木開我與君頭亦砍寧坐不放駕者頭砍香頃之上使召暨對御史在某不敢

擅離轉召嵩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去欽亦止嵩勿行因負御史勒印持刀坐關門下曰孰開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廷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不聞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虜欲壞國家事者陛下宜將其人明正刑典若實是大駕卽當有兩宮用寶敕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者復來欽謬叱曰此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關御史欲殺臣上大怒曰我自來尚爾顧朱寧捉御史卽殺之其明日梁儲將冕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與陸震同時爲車駕員外郎皇太后劾武宗至自宣府旣發喪復欲巡狩震抗言不可上怒其明年復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言者鞏震約人具一疏以上鞏疏先成震讀嘉歎因與同署鞏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與民無所措手足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陛下始時游戲

卷之

臣林記 五

不出大庭馳逐止南內而已亡何幸宣府矣幸大同  
矣幸太原矣幸陝西榆林諸處矣所至費時動衆州  
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  
忍至此極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  
蹄爭先挈妻子避去即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  
時人事如此重以厭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  
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  
外則望抹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  
中官親暱群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  
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  
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  
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  
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  
權貪圖富貴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紛紛未  
已者則江彬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但見可誅之  
罪不聞可賞之功乃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  
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  
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

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  
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  
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  
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是時吏部員外郎  
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與醫士王  
鑒皆有疏諫嗣後羣臣伏闕者二百餘人上怒甚皆  
杖之江彬從中激怒則痛杖以鞫震等六人倡首下  
鎮撫司嚴治已鎖項械手足廷跽之五日正踞時衆  
曰天子且出鞫曰天子出吾牽裾死之既與震等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彬使人途刺鞫有管洪  
主事匿而諂之微行乃免始鞫以職方郎中內艱家  
居其弟謂鞫此時縣官北狩人心危疑兄且無仕鞫  
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鳴夷馬革自許何  
愚至是遺弟詩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  
然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異晏如也嘉靖改  
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震蘭谿人從章懋講學先爲  
泰和今有聲泰和人生祠之方下獄同獄人率處分  
後事震獨無一言既出卒嘉靖改元贈太常寺少卿  
鞫之卒也行人張岳上疏曰正德末年逆彬弄柄導

引巡幸氣焰薰天犯者糜碎陸震黃鞏慨然首疏其奸震死杖筆鞏得免命聖明御極震蒙贈官祭廕鞏亦亟起班行不意數奇身亡中外相吊臣知鞏品深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國家贈諡祭葬之典皆視臣子品秩高下至德學氣節爲衆所推者官資未及褒卹不廢伏望博采公論量贈一官或祭一壇今有司造墳安葬士氣風俗必有所補上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童

熊繡

陳茂烈

方良永

熊繡字汝明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士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遺除監察御史持大禮不苛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瑯賊跡顯著葉官夜遁繡追瑯急瑯誣奏繡他事逮京亡驗瑯生落職瑯所親當路力主諫知清豐陝民

謂闕訪寃者數百人繡爲治豐盡心民瘼時畢巡行鄉社均徭平賦吊死存貧縣人皆肖形家祀居數年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繡爲之清豐民遯惡痛哭如失父母繡抵鳳翔會天旱行禱岐山之下應期雨至先時巡陝辦一疑獄其人一聞繡至持祀像入謁弘治初轉山東左參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已轉左繡剛方清介與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孝宗勵精圖治繡與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繡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數萬人權貴皆銜之未幾孝宗上賓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童

書馬文升舉繡爲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快俠有後言然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廩給數升而已他諸供應一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回瑾曰熊兩廣廉給外毫無可指公其奈之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尋令致仕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綏布豆濕爛生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其親輸自是家居杜門不涉世故繡平生簡直清白恭謹謙退歷官四十三年始終一節既卒贈南京刑部尚書賜祭葬逾年太僕少卿何孟春疏言繡平生生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數歷中外守法奉公不要時譽言無爽於

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其在公也蔬食自勵雖屢未有  
羨亦斥還官其處家也山居自遠雖親戚餽遺不容  
淹已鄉人評繡之清實清而過索繡之過乃過於清  
悠悠蒼天竟之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天死遺孤藐然  
未底成立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  
採輿論爲之奏求葬祭兼請贈除所部覆奏已荷恩  
允臣生與繡鄰州舊嘗爲繡屬吏知繡尤詳臣往年  
見都御史戴珊張數華之卒其門人屬史俱爲請諡  
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卹其家俱蒙詔  
許繡賢無愧張戴鳳翔與琦又非比擬用是冒昧重

名曰歲

卷之

臣米記

宣

爲乞請伏望詢諸在廷斷自宸衷嘉賜諡號仍勅所  
部依琦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使天下之  
人知皇上仁德足補天道之所未及下戶部奏與其  
過繼孫瑞月米一石賜諡曰莊簡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先世故浙人爲興化衛總旗  
早喪父晝從總旗之役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  
之乃韜燈默誦潛心學問上希曾顏祖母沒賣屋以  
葬并葬其父負土成墳間日行視哭盡哀乃返爲人  
介稱自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  
獻章之門與李承箕張詡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

保惠教化皆朴都絕擢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  
端不宜爲尚書戶部尚書佻鍾諛伎取寵宜罷尋以  
母老乞養茂烈爲推官時考績京師歸至淮上冬月  
僦凍爲御史衣布乘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  
旨晝夜不能具蚊帳惟日究極經書欣然而自足前  
人稱之曰孝廉先生甫舉者舊首推茂烈而彭韶林  
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  
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  
之虞粟事聞特詔月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  
有母今年八十六歲家世貧陋衣食靡給積有餘米

名山歲

卷之

臣林記

宣

臣家寒儉臣母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遺其貧  
非臣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陛下隆自親之風長  
不貪之化下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爲慶幸密臣一家  
獨念臣母鞠臣艱苦萬狀未日無多雖勉盡心力尚  
難爲報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幸臣貧勞尚未至  
是願自致反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  
母沒茂烈枕苫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  
黯黑道路流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  
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申而所處  
尤困身死無後乞卹典用勸士風詔蓋坊里門祀

之鄉賢月再給米其家陳獻章曰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濡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有之矣林俊曰陳公領悟既深語養尤粹每一語言躁慮消息宿疾頓瘳其物品當是黃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焉損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璫賊符南蛇作亂衆至四萬守吏多棄城走良永慨然請行時劉大夏總督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良永統所部兵紀律嚴明他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百有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爲真丁父憂服除赴補時武廟不朝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候謁其私第至卽伏拜跪良永入朝鴻臚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卽令東向揖瑾良永徑趨出瑾固銜之至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良永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者良永敢管求謀補著令致仕去良永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想人命事欲用此中良永遂奏道錦衣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之郎中周敏力明良永無罪乃免瑾誅

爲湖廣按察副使藍鄆諸賊寇蜀兩省動兵時洪鍾爲總制林俊爲巡撫促赴軍門詳議藍鄆平良永贊畫爲多河南劇賊趙璉走湖湘聞削髮自匿良永計擒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某挾勢多爲不法良永率三司暴其奸御史遜去進山東右布政轉浙江左布政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兩同官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良永諍不得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趣價益急良永疏言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于強賄一身患害輕于萬姓荼毒敢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死言臣惟民邦本也財民心也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愛財國永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其民其財尤當愛惜今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待哺之民嗷嗷千里何等時也謹按錢寧本一廝養賤役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尊之也至矣既曰義子必爲親臣計寧粉身碎骨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敢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有司迫價急於星火貪緣爲奸倍而又倍推庸剝髓大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監司監司欲言心未果決臣此時更隱忍不聞則已斂之財必

入寧手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瘵根  
抵飄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亦  
思報荅陛下待寧災翹一飯不能圖報則亦已矣反  
取邦本而動搖之跡其所爲不孝不忠必誅無赦臣  
望陛下下之詔獄明示典刑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  
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之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  
卽行停止并按核奸吏影射多科侵剋之弊悉實諸  
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如以  
臣言不然置之不問必將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出於  
尋常所不料測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良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疏不下謀道較尉三人來浙緝捕假勢鬻鈔者而自  
飾上前乞下今散還前價良永知寧怨怏必中以禍  
又念母老遂決意求去連上二疏寧從中徑批不允  
仍私授意以示無憾良永曰此牢籠我耳復乞致仕  
吏部覆允始良永草疏妻子無知者既行旬日乃露  
意於鎮守輩咸失色驚愕既及愧謝因緩徵價僚友  
及浙中士大夫走賀曰五六十年来無此章奏也世  
廟登極用薦擢都御史撫治郎陽等處尋廷推提督  
操江又推兵部侍郎而良永復以母老乞終養疏請  
者再上重違其意乃許侍養家居言官部使者奏薦

無虛歲最後都御史姚鏌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  
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家  
無贏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  
賜食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  
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按恩又以廉孝  
賜月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  
天等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勉留再推兩  
刑部尚書而良永卒矣計聞賜祭葬謚簡肅弟良節  
與良永同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  
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卿曰熊陳方清節君子也熊陳無後獨方子孫貴





臣林記

楊廷和 貴宏 楊一清

楊廷和字介天新都人父春仕提學副使廷和年十三舉鄉貢成化中先春成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方歸娶已授簡討弘治初皇太子出閣以待讀遷左中允久之以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爲孝宗所知太子卽位爲武宗陞少詹事二年陞詹事與學士劉忠同列講筵終講進規上退問劉瑾曰講書耳何意盡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諱不了瑾對二人不堪當改南廷和遂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尋遷兩戶部尚書而上忘之一日朝退問何久不見楊學士卽驛取如故改兼文淵閣大學士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廷和美風姿沉靜詳審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雖時露偏迫而強敏可屬大事李東陽知而重之時時語人曰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大才必須介夫雲南貴州家化土知府不法劉瑾鮮也廷和從傍應曰雲南監獄之外故與中州殊治上官見其應是矣急之恐變東陽譁然之安化王滇楊廷和曰寧夏人苦爲真偽所賣不與者十九不得一言論其心將謂謝廷和盡販之毋爲安化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璚曰侯者劉馬侯廷和曰劉永成耶永成歷事累朝出入勞勩且非其身侯也侯者姒子聚有戰功璚曰古亦有耳下議吏兵二部則何如廷和曰下廷議誰敢順上意變成法者張公靖安化王亂奏誅逆瑾天下莫不聞政不必假此爲功夫漢世一日五侯宋童貫至封王爵今何如也擬旨量與永襄勅加祿而已虜寇宣大命都督白玉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又命永同王總制軍務太監張忠監督都督溫恭充副總兵俱聽永玉節制忠不喜屬永請異軍上許之下擬旨廷和謂散本官口兵權貴專九節度之敗可

鑒也且今諸將中有可與李光弼郭子儀比者乎  
本官復傳上意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廷欲忠愛  
節制即受不受即不受耳廷和曰命將討虜此征伐  
出天子矣軍受節制故自紀律違者必敗旨不可妄  
擬也頃之溫恭又請佩副將軍印廷和不可散本官  
曰內府故貯有副總兵印若不可奚貯耶廷和曰我  
朝命將多佩副將軍印佩大將軍者絕少近日撫寧  
侯佩征威寧海保國公佩征延綏皆當事者失詳如  
唐時李郭統兵權非不重第稱兵馬副元帥而已至  
佩大將軍印已非故事恭又可佩副將軍耶竟不與  
名曰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臣賜銘國家則有旂常里俗施禮親舊則有旗幟君  
尊如天孰敢賣之上復使來曰朝廷道楊閣下而忘  
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守促之乎親在存問死即厚恤  
今乃執劄問他懼否廷和曰臣懼臣懼以非禮事君  
獨率翰林官不悞不賀上亦不忤也退謝病乞休不  
許是歲上復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使居守其明年上  
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中使持奏下內閣擬旨獎勵  
威武大將軍曰上立待於教場廷和曰皇上凱還而  
賀將士從征而賞亦無不宜云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總兵官朱是以臣率君也便納還之大關張銳馳  
名曰藏 卷之四 臣林記 四

上復授前奏於廷和廷和曰威武大將軍故是何人  
宜兵部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耶手還銳奏銳轉  
夜梁儲曰上待此而復入廷和復自儲手取還銳銳  
忿然去已復來廷和曰必擬旨須兵部具別奏去大  
將軍號但獎勵該鎮守臣乃可銳去復與錢寧來皆  
泣曰上疑銳言公不悉今令寧來公萬勿讓廷和曰  
事至大今不言何時耶二公第還奏曰楊廷和不可  
既還奏上今回閣擬旨廷和與蔣冕執奏如初已獎  
勵馮清及鎮守官而已復臥病乞休再疏不允上欲  
南巡中外籍籍震濠且為變皆不欲駕出諫者皆被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五

楊

杖廷和亟謂司禮近侍曰上所繫重矣國本未建人心危疑海內盜起而民困大江以南其人輕心且面目未服大抵相類非若腹裏人民易別識萬一奸宄雜匿其間或涸淵鑿舟或遇風揚火或有藩王窺伺僞爲迎奉誘至深宮日陳子女玩好於前用其私人隨侍禁格我扈從一切不得近當此之時何勝可噬諸臣懷此寸心有杖死者何爲宗社計疎幸爲廷和轉言上也明日與梁儲將冕跪闕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求轉奏銳曰此無與銳事公往豹房自奏之廷和曰我輩知上在乾清官而已不知豹房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六

征漢則有鄭襄二王大駕遠出將什何人因向諸司禮口公等敢任之乎又向許恭江彬神周輩公等能任之乎明日旨從中下又明日命書差遠威武大將軍勅廷和曰車駕親征誰敢云遠逆濠僞檄正以朝廷失政爲名稱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也假謂車駕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者爲誰誰貶朝廷爲此名號誰書此勅與兵問罪先斬其人以獎王家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在此勅矣廷和有二頭耶司禮覆奏上命蕭敬等十餘人及張銳錢寧連促之曰卿何沮撓軍機爲廷和曰朝廷下令行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勅誰乎敬曰言之將一月矣如何尚理前說上曰今日無勅汝可投死金水河無來見我廷和曰公不必死死廷和一人耳公可入奏毋論一月仍待來年敬曰公書公書我待公左順門廷和曰斷毋相待張銳錢寧怒上決意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亦決意欲如此敬等皆去至午復來相率拜庭下連呼相公相公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何至爾廷和所知祖宗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廷和有死而已則又去至暮復來時暑甚敬等坐左順門竟日使人送瓜廷和曰若勅不書無心可渴會上欲

使知行制誥者廷和薦尚書劉春廷和鄉人上責廷和私庇今回話廷和出閣有書勅進者而乘輿差行上行而宸濠已就擒矣上居南都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上廻鑒者數十疏皆不復省明年冬上歸而駐蹕通州名擬旨誅宸濠乃入廷和言祖宗來議大罪必內關處重囚必市曹古人受命於祖與衆棄之之意也皇上向者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下詔天下諭書親王然後南征罪人既得未先祭告以復天地宗社之命未諭親王詔天下以慰方內之心車駕在通遼行議罪非臣敢聞上曰

名山藏

卷之

百廿記

七

楊

中朝大臣往往受宸濠賄有籍名朕簡無先生故相委若入京後我亦不得主張矣廷和乃擬進上劄諸司禮授遺閣中廷和開閣誦罷舉哀畢取皇明祖訓示之曰當遵兄終弟及之文急啓皇太后降懿旨以大行皇帝遺勅遺司禮監文臣大臣各一人奉迎興世子卽皇帝位遂擬懿旨遺勅入啓皇太后出宣諭時九卿莫預聞也廷和復撫一時所急及中外素不便者請太后以大行末命行之豹房官軍悉解散使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恭兵部尚書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及京城

九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營諸邊及保定官軍罷還鎮在所皇店管店官較諸邊衛軍門辦事官旗較尉諸邊鎮守太監爾京者悉革進哈密上魯番佛郎機諸貢夷給賞使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諸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之是時平虜將軍江彬最橫豹房官軍故彬所掌既解散提督團營彬故與孫太監俱又皆不得與京師海江彬反矣安遠伯恭因邀王憲見廷和憲告廷和曰許安遠故與江平虜共事平虜又與張孫二公同提督團營今提督官軍獨用張許江孫必恨張

名山藏

卷之

百廿記

八

楊

公殊不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也防守調發責當有專諸公主防守爾孫與平虜主調發耳豈有他哉都督張洪爲彬遊說以探廷和曰外人之言江可防也廷和曰君疑江反耶先帝喜江驍勇置左右若色從巡狩內外文武一時不獨江江何懼欲反耶近年反者內有竄鑄宸濠外有劉七監鄆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聚會不比數假前非望顧盼蓋紛矣若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閤門辭爵當不失富貴何必自疑入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學兵策有出我書生握寸管無爲也是時彬已自疑稍分布腹心於東西

北安三門東山裏糧備動息聞廷和言稍安然尚不出成服齊宿廷和殺彬刺曰甚謝江公大事多賴彬喜乃出及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司禮監魏彬張銳與大閹陳巖皆在魏彬者與江有連廷和知其稍文弱可動也屏語彬曰今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彬問故廷和因曰外議紛紛慮江爲亂若不早請太后除之貽憂嗣君亦公等累也公雖與江有連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古人大義滅親亦何不可銳從旁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彬擅引邊軍人禁擅立威武園管教場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卽一二足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楊

死矣彬曰實然而銳救彬殊力廷和曰公母護之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不念祖宗墳墓兄弟耶萬一嗣君中途聞變而驚公請保住廷和辭色俱厲陳巖贊之曰且叔得在廷和曰是也叔在嗣君來或見寬將晃曰了此然後哭臨廷和又曰與江同惡惟李琮神周兩人他無與也皆曰然卽擬旨奏太后會其日坤寧宮安春吻江彬被旨行祭俄旨出彬與李琮神周皆叔而京師晏然其時世宗將發安陸心亦介彬聞彬擒無疑就道既至卽皇帝位方世宗之未至也廷和日夜計度正德中奸人弊政皆

擬於登極詔書除之密書絨函及至廷和侍行殿令將晃至其家取去函中絨家人不知何文書也黎明進稿請批紅方鳴鼓日向辰文書房官來見欲去闕切中人者數條廷和曰數年來事有不行輒歸朝廷今嗣君至便有此方知曩負大行多矣廷和令拜賀新天子明卽疏闕乞休且問皇上初至是何左右欲更詔書也將晃毛紀皆力言文書房官持回久之鼓鳴批紅猶未下廷和與晃紀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除間寂不見人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官亟語之曰去去毋誤不者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十

入奏批紅下詔出宿弊盡除中外歡慶上召見文華殿與晃紀等並賜酒饌蓋自成化以來傳陞乞陞在木軍旗較勇士軍匠人等久病猥冗正德中至三十萬二千七百餘人歲糜太倉尤甚廷和於登極詔書裁革十四萬八千七百有奇省太倉歲百五十五萬二千四百餘石被裁革者衆口騰沸曰終日想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或相與咀咒卜其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復矣廷和朝有刃而前者上聞護以百衛士名隨朝軍頃之論定策迎立功與晃紀並封伯爵躋上若曰卿躬戴朕躬擒逆消變贊新聲舊

儲端忠誠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命延和辭至四五上批答數百言益切最後命寫勅褒諭賜宴禮部蔭一子錦衣指揮世襲猶不拜受上曰延和聽辭伯爵朕心缺然其再陞一子四品文職蔣冕毛紀五品各一人世世承襲延和進二階冕紀進一階延和復並疏辭上曰朕念國統危疑之際卿等協謀決策同安宗社乘時擒逆不動聲色使朕雍容入朝中外晏然弘濟艱難功勞茂著考之史漢文宣繼統皆加封丞相陳平周勃楊敞蔡義等邑戶我太宗文皇以尚書茹瑺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誠伯况大明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律人臣出將入相能除難盡忠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前封義不爲過重達雅志已允所辭朕心缺然賜宴進階錄廕文武稍示酬報宜勉承之毋過高潔以傷朕懷延和不得辭引疾乞休溫旨固留仍諭勿再大禮議起延和執宋濂議以證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司禮太監奉命講論三十餘反皆力持之而於上心稍不合矣兵科給事中史道者外補僉事不自得知上移意延和因言臣頃在諫垣嘗指目楊廷和滿綱元惡早劾欲上爲其所覺亟爾出臣臣誠無狀恐一旦得禍以憂臣母臣

今封上原奏惟陛下賜臣致仕全臣母子微生因其數廷和納賄專權且云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延和阻諫不力與獻帝一皇字考字輒欲去就爭之延和疏辯上曰卿正學直道輔佐皇兄力阻護衛諫止巡庭不附權倖不作威武大將軍勅書綠帳聞父計音連章乞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計擒逆彬功在社稷更化以來知無不爲朕心簡在豈可偶因讒陷之言輒求退休史道所奏吏部亟參看聞吏部尚書喬宇乞正道罪上下道詔獄訊治兵部尚書彭澤奏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爲國乃爲史道所撓因數道奸邪上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下旨褒澤今自今選補科道必諮訪老成議治體者大臣須奸貪負國有顯著罪科道官方得獨奏他皆會章違者許僚長若堂上官參奏科道官謂澤因奏道致上下旨沮塞言路連章劾澤李學曾汪珊尤極論之上許科道官秉公言事知故御史曹嘉因言史道劾奏即得嚴命延和奏辯彭澤附勢具蒙慰褒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臣觀今日在廷伊霍贊卑離間交望伏惟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示保全薄戒史道少舒懷懃庶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韓文馬文升劉

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之誼廷和求去益力將冕毛紀亦求退數日輔臣無至閣者然上數遣內臣促廷和出而廷和益乞休上曰卿赤心爲國洞見朕志朕手足視卿卿何不腹心待朕廷和疏謝固辭稱疾上曰朕知卿忠非人能閒再四宣諭猶爾稱疾偃蹇高臥朕甚疑焉陳乞無再廷和乃出頃之曹嘉復極論喬宇奸邪以廷臣五十人列爲四等生連敗茂州判官而道亦敗金縣丞矣上漸脩齋宮中今內臣習經典科儀廷和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前後左右宜用正人陛下未卽位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臣嘗具啓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衣尚冠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茶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揀選若隨侍先朝曾經壞事者卽退罷之業蒙懿旨施行陛下卽位臣又極言異端邪說費經亂倫亟宜痛絕條上慎始脩德十二事請懸殿壁齋懸豫絕實其一端不意近者不時脩設恩養倍常推求厥端皆因太監崔文引正德間罪人張銳名下掌家管家及番漢僧道巧言惑誑夫此輩先朝壞事非一不意猶敢試探上心且夫梁武末徵還未具論卽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

寺張銳建壽昌寺千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寺所費不貲然皆身死家亡夫使福田可種利益可求比年遠近亢旱風霾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消弭之流輿騷動中原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掃平之陛下曷不移行香拜籙之勞以蒞經筵節脩齋設醮之費以周窮區正道異端心無兩繫陛下警心此端臣恐疎於聖經賢訓入告出順臣分宜然第微誠未至諄諄之意未蒙嘉納是以敢昌言露章聳動天聽伏惟陛下垂察上報旨嘉其忠愛然自此益疎居頃之內織染局太監永乞如成化弘治開例差本局官付勅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往蘇杭五府提督織造下工部覆奏不可科道官皆以爲言廷和言今年直隸浙江等府水災異常額賦尚冀蠲免更遣織造非惟逼勒逃亡亦恐激成他變况所過淮楊邳徐諸州府水潦一望百里之內寂無爨煙死徙流亡以數萬計幼男稚女秤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可得錢數十母子相視痛哭投淵官賑已窮今抵麥熟尚須數月饑民勢必作賊何能坐而待斃近傳鳳陽泗州洪澤饑民不下三千餘人劫掠嘯聚將來事勢尚有不可知者臣叨輔導實切驚憂不敢撰勅如果缺乏止令鎮巡三司計處造進上曰累朝

事例也母貴擾執勘時九卿科道官皆諫廷和復疏  
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臣等  
當引身求退以明不可則止之義展轉思維庶幾改  
之臣非敢資擾誠恐陛下擾天下也亦非敢執勘所  
執祖宗法耳臣等因考洪武以來並無織造之例例  
自成弘始憲孝二廟恤民節財美政殊多奈何他不  
之法獨取此端爲例我祖宗朝諸所批荅盡從內閣  
擬進正德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管束御批以  
濟私慾者陛下登極之初罷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  
等官不意今者復降前旨且出御批不知出何左右  
名曰藏

卷之五 臣林記 三

撰呈陛下何忍墮其奸欺祖宗天下正德幾危賴陛  
下旋定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弘百未及一豈堪更自  
敗壞與言及此可爲流涕上曰卿言朕知業道行冊  
擾可矣廷和竟稱病不草以命蔣冕而冕亦遲之上  
切責焉其明年再疏致仕許之賜馳驛命有司給月  
米歲天下吏兵二部論功世廕以聞言官交章請留  
不報始廷和以登極詔書裁革正德中俾陞乞陞諸  
武職錦衣百戶王邦奇者故傳陞千戶在削級中後  
奏復舊又爲兵部尚書彭澤所裁怨而未發也上既  
考獻皇母章聖太后邦奇因上書言西邊事謂哈密

失國番夷內侵繇澤總督甘肅時賂番求和及廷和  
草詔論殺寫亦虎僊所致宜誅此兩人更選大臣與  
復哈密語在哈密記上、兵部勘狀未上邦奇復言  
大學士費宏石琚俱廷和奸黨嘗夜過楊一清所欲  
爲彌逢廷和子兵部主事倬載階前後奏詞今不得  
驗其婿修撰余承勛彭澤弟冲等交通請批上下倬  
等獄命鎮遠侯顧士隆會鞠之給事中楊言跪救上  
怒升逮言士隆言邦奇誣上切責之禮倬職爲民承  
勛開住調言外任費宏石琚皆爲致仕其明年明倫  
大典書成以廷和定策自居門生天子謬主議特

名曰藏 卷之五 臣林記 六

革職爲民其明年卒以庶人禮葬縣之城西居十餘  
年上問大學士李時太倉之積幾何時以足對曰皆  
繇陛下初年詔書多革冗員所致上曰此楊廷和功  
故不可沒廷和殊才非相器耳穆宗即位言官交請  
卹典下禮部議禮部言廷和性抱忠貞才優經濟相  
武廟於危疑許謨默定朔先皇於初統朝政一新正  
始厚終庸勲卓著高風直節學望尚流上贈廷和太  
保謚文忠命中書舍人往改葬賜祭九壇廷儀官兵  
部左侍郎子慎自有傳

郎曰大禮議起楊公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



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有去而  
已及被廢家居言及受遺之際淚未嘗不歎歎下也  
彼亦有以自喜跡其時虛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  
里吳猿在側摩牙蝨舌楊公處之周勃韓琦未足專  
也吳中徐學謨曰史道下獄廷和乞罷累旨慰諭可  
謂優渥乃請辭五六而不休至毛紀將薨林俊孫交  
彭澤喬宇相繼求去一時大臣未免高激成風失事  
幼君之體自後邪人伺隙離間新進用而老成則踴  
矣

費宏字子充廣信鉛山人少溫茂有文章如倒囊出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物而風水相遭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時方二  
十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垂成矣以疾告其  
長總裁楊守陳謂宏書成當有恩叙不少待耶宏謝  
曰疾安能待也蓋修書故事不論前勞論最後錄名  
進御者故翰林中語曰經筵頭修書尾是舉也人稱  
宏恬讓正德六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  
李東陽楊廷和等儲同相年四十矣久之加太子太  
保武英殿大學士亡何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錢寧  
幸於武宗最用事宏不與通涉時時拒寧關請宸濠  
有異志求復設衛宏從中力阻之宏從弟編修家之

妻與宸濠之妃皆婁姓宸濠復求交宋家亦不為近  
用此錢寧宸濠誼恨宏兄弟有詔錢寧御史余珊宥  
劾宋與宏兄弟也宏當國宋殊不引避者密以此譖  
宋於上上詰宏一門兄弟胡為並處清華使陳狀宏  
自伏求去立許之宋亦附批致仕閣臣一辭許去前  
未有也宏去錢寧使人道尾宏兄弟宏大臣也水陸  
舟車有蹤跡不能自隱匿而宋微服乘舁一夜數易  
泊以免寧難至臨清州宸濠黨縱火宏舟衣裝燬盡  
歸家謝客宸濠欲與通謝絕之宸濠益憾會宏群從  
有訟人會城者宸濠偵知招引其仇家助之資斧令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据撫宏事人長為都察院所駁罷宸濠復陰使兇群  
奸細入宏村舍焚掠宏室廬積聚發宏先募壯雜摧  
燒之宏走避之廣信宸濠復陰嗾兇群攻廣信城掠  
宏從兄弟各一入去宸濠及宏與宋謀起勦王兵會  
王守仁徵兵諸郡宏為廣信守今畫策而宋為廣信  
所千戶秦遜卿作僑牙文其詞甚壯復從開道見守  
仁言計此時宏合家惴惴謂必闔門被禍幸宸濠引  
兵東下未及也宸濠平御史奏宏兄弟功科道官連  
章上薦世宗即位旬日降勅起宏并召家既至加宏  
少保明年修靖戴功予一子錦衣指揮僉事世襲宏

辭改脩正千戶及七品文職復辭大禮議起相廷和  
與晃紀持之甚力公疏之外復有特疏宏知上心懸  
切附名公疏而已上心喜宏而張璪桂萼輩亦樂宏  
含容爲忠厚相紀去上命宏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孝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  
少師時故輔臣楊一清自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爲少  
傅宏超二等爲少師送居一清上又以獻皇帝實錄  
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支正一品俸當此之時張璪桂  
萼雖以片言選主而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宏亦不能  
異也總專以詹事兼大學士貴顯矣而翰林諸役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考教習庶吉士皆抑弗  
得與於是璪萼復恨宏甚於恨廷和憑藉上眷並手  
而攻之矣初天方因使臣入貢上供玉石禮部主客  
司郎中陳九川揀退過當使者奏乞蟒衣金帶不與  
覆請怒罵通事士紳等而提督會同館主事陳邦偶  
亦嚴束夷人禁其關市士紳等因詐爲使者怨詞譁  
書以奏上怒下九川邦偶錦衣逮訊禮部尚書席書  
稍爲九川邦偶解上責書無大臣敬君意士紳又奏  
九川浼兵部郎中魏轉鸞鎮撫司僉事潮及本奏郎  
中字樣通事良臣聽大學士宏譯作蘭州九川因以

貢玉僧宏製帶上怒屢詰責錦衣雜問官展轉規避  
者竟坐九川侵盜貢玉及番貨皮刀謫戍邊黜邦偶  
爲民降璪遠方雜職潮良臣罰俸有差璪遂以受  
九川盜玉事劾宏宏言臣戀恩闕廷留滯旦夕璪  
罪臣臣誠無辭誣受盜玉不恭甚耶臣先墓被發群  
從見掠實繇逆濠恨臣汨其護衛而璪謂臣居鄉  
不飭所致臣不能與新進爭勝惟有去而已上慰留  
宏是時上方留心詞賦時時召宏與楊一清石琚賈  
詠於平臺賜詩命和閒獨召宏討論桂萼復言詩詞  
小技聖人不爲徒今宏窺伺意指竊以厭服朝紳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宏招權納賄畏陛下察見假是結納自謀耳上曰詩  
不妨政宏職論思朕合訪之璪萼從此攻宏日甚宏  
乞休而已上一再留宏璪恐上未省其前後復四疏再  
錄以上因極言宏子懋良罪惡一時惡陵排擊幾無  
朝綱上雖寵璪顧亦不聽也其明年錦衣百戶王邦  
奇誣奏楊廷和彭澤語連宏與石琚璪宏並求去許  
之賜傳以行而大臣致仕恩澤皆弗予宏故以疎錄  
寧禦宸忠節者聞於先朝又寬和無競善引後進  
諸後進皆悅之家居八年而張璪已更名乎敬列上  
相矣久之移病去上念無與宏爲難五賜手諭敦促

憲相卽諸後進亦喜宏來也既至未朝遣使勞以上  
尊御僕卽問曰卿家居久政教民物當必悉知卽以  
陳奏宏請上謹進退重守今上曰善召見文華殿右  
室賜銀圖書一文并賜白金紗衣諭以盡心供職有  
聞入告他日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宏與大學士時曰  
今日閒暇庶幾君臣同遊之雅命出觀殿宇殿東壁  
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轉  
觀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題幽風圖長  
句東西小亭二壁上製文自儆兼述創造之故宏頓  
首稱頌上因與宏論邊事宏對故事吏部推內地巡  
撫會戶部推邊方巡撫會兵部請自今九卿會推如  
京堂例以盡群臣下知人之鑒上曰善宏遂薦姚鏌  
可總制上曰語吏部推之尋曰勿庸推卽傳諭行上  
令宏相地建西海水神祠宏贊上靡事不敬上曰敬  
者聖學始終之要朕敢不勉因再三諭宏時盡心匡  
輔宏勸上凝神聚氣保養聖躬上又諭恤民在用賢  
朕簡用或未得人卿須執奏時曰頃臣宏至京舉朝  
欣仰謂上委任舊碩至治可幾上曰舊臣卿若宏在  
耳因賜酒飯出上立陞鎮定令推巡撫會九卿如宏  
言是爲嘉靖十四年庚之卒年七十上震悼輟朝賜

諡文憲卹典加厚宏恭順謚抑明習故事持重有體  
最愛李東陽之言曰內閣機務重地四面俱要照管  
不可任意圖目前故三入政府以功名終宏亦爲禮  
部尚書有文詞善將順上聽信之宏子懋賢宋子懋  
中皆舉進士

卽曰張永嘉橫身而批群臣之議氣蓋舉朝何有一  
相而實公抑之奚怪遭其毒手嗣後永嘉爲相盡出  
翰林諸公別選六曹卽以入事固不可激也  
楊一清安寧石淙人也字應寧其父景化州同知生

一清於州舍從家子已陵正統中以奇童薦入翰林  
名曰藏

卷之

三

院爲秀才道黃河河適一綫清景遂以命之年十四  
中順天鄉試成化八年年十八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一清生而隱官貌類寺人顧其文譽籍甚海內名士  
皆來從遊以父喪歸葬於京口卽家於丹徒歷山西  
提學副使凡提陝學八年道德文藝隨能諉教口授  
經傳轉相傳說其持法掣蒙不少貸借既去陝人推  
其精鑒審別爲國朝提學最累陞南太常寺卿弘治  
中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條上所宜及  
易置馬吏輒得施行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  
渰涼固間馬大孽牧十七年北虜潛伏河套間擁衆

入寇寧夏守臣失利送入犯環慶固原寧夏陝西門鎮守臣交章告急兵部尚書劉大夏薦一清兼巡撫陝西經略防禦一清創平虜紅古二城垣湖河一帶以捍虜其明年虜數萬入寧夏直抵固原時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從帳下輕騎五十餘自平涼赴雄論計軍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虜虜移犯隆德一清馳伏瓦亭使士乘城果連發火炮響如萬數虜人以爲大軍至擊聚北走已延綏寧夏諸將數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撫無專制不相爲援以至於敗復請設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甘肅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夏軍務開府固原命一清爲之尋進右都御史是爲正德元年一清至詢訪當事與家居士大夫皆云戎備廢弛行伍消耗倉廩空虛軍食不繼因以便宜納易糧邊務漸充其冬虜復擁衆入套烽火絡繹一清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春渡河北遁一清因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絕寇警今宜因險而牆之上疏曰臣切見陝西諸道延綏堡據險寧夏甘肅阻於河山虜或內犯受敵止其境無腹裏之驚惟花馬池迤邐至靈州一路地勢寬漫城堡稀疏疎虜或壞牆入環慶固原平涼鳳翔臨洮

鞏昌諸州郡必皆受寇是其中具漢土民根本易搖蕭牆或變膏肓腹心實在於此伏見成化之初邊牆未設虜馳突河套亡忌其後寧夏都御史于俊先後修虜河套無虜垂二十年世平人玩牆口薄以卑溝日淺以夷弘治中虜壞牆入花馬魚肉內郡有輕邊之心我軍連歲失利至其末年復自前道入寇連及二冬上厯先帝使臣經略臣雖開劣官陝有年頗究邊陲之故當今中原有空虛之憂北虜無出發之常未虜而徵士則先費旣虜而調兵則後虞兵集而責事速則虜或止不來虜不來而稽時俟之則我以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老是我終歲以虜自難而不得前計臣開防邊之策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擇害莫如輕較費莫如大土木之害輕於殺掠勞費之役大於軍興河套蓋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燧百餘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其地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明初棄以資虜衛於東勝失一面矣其後復撤東勝就保延綏則復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廢巢廣積深山勢顧在彼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西人所以苦虜相尋莫之能解者也夫守於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連寧夏使方千里之套得以耕牧也

田其中策之上者也力卽不能莫若於延綏寧夏一路邊防多方除繕虜至有以禦之數十年之後饋餉可省兵革不試東勝之議或者可復臣近行慶陽環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抵靈州已與所司目閑口議似得便宜幸今河套無虜腹裏豐成民稍可用臣不敢偷一時安遺虜他人因條其延綏安邊營石滂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可設礮臺九百座賊譙九百間開守五軍用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滂池至寧塞營西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八步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險崖峻嶮可割削者三十二里三百五十六步可就爲礮臺較聯寧夏東路花馬池有守禦千戶所無險可恃虜至仰客兵可置衛興武營有守禦千戶所兵不足額可募充材官自環慶以西至寧州要害也而無備兵副使可增設韋州螺山有慶王家圍虜至撥糧奈何可抽簡慶護衛守之橫城以北黃河東南岸有墩三十六墩守石嘴腹泉可脩築如故母移入河西河西黑山營可按伏重兵如故母移入平虜城上可其奏一清興業尅期而自巡功自紅山橫城未竟五十里邊匠苦寒怨且潰又劉建憾一清不先白已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五

尼之其年告休家居會朝廷分遣部使者覈邊儲使著奉命過當惟恐不甚於是自委吏以上至於巡撫無不得罪者而一清所貯芻粟充溢因陳浥腐尤甚亦生是詔逮繫賴王蓋李東陽力抹免一清多才好問有謀善斷邊事旁午羽檄一夕十許疏占指授恣中機宜所居止時演習營陣曰武侯公未嘗廢也時告諭諸將無事時常如有事隄防有事時常如無事鎮靜故其總邊無所廢失虜人皆聞一清名一清貌類奇人乃其眉間隱隱有蟲痕如豎目虜人相戒母犯三目楊公也有御史劾奏一清徒取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五

邊牆嘆前志未遂感而賦詩訪求督衛部領賢否

更置之罷邊軍繁重科差濟華鎮守太監若總兵而下所私役軍人軍將所據草灘湖地悉令還官均其屯田之賦凡有征調軍士全隊而出無占隱者又請調延綏寧夏陝西三鎮兵馬分道而進驅逐河西達賊出境然後修治邊舊守墩臺城堡以圖久自劉瑾用邊糧池爛罪先後守臣守臣以故不復積貯軍儲坐空一清多方召繹公私稍備尋召爲戶部尚書改吏部尚書起廢拔幽引用劉瑾所構陷者而給事中王昂劾奏一清結奸中官敗壞選法一清上疏自劾更爲昂申抹十年命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以言不聽用因災異自劾曰近日紀綱縱弛刑賞僥濫官府異體用舍違宜謔言或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冒之流京師無藩籬之托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日謫告既以昭彰政事未聞省改臣調護莫施扞格難免視顏在列將安用之有告錢寧匹夫謔言楊公謂公也一清乞骸骨予致仕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而圖之詩奕奕酒其間王貞詩永嘉鮑生美者師十七八開當明手丁卯橋頭遇相藉甚文章呼小友久之武宗南征幸一清第樂飲兩書夜一清作關門之歌有導

江者婉諫止焉世宗嗣位群臣爭言一清可大用至有比之姚崇者詔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四年虜大入關隴卽家拜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溫詔褒美比之趙充國馬援郭子儀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也大禮議起張璁桂萼疏論考所生一清貽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易矣時在朝群執人後之說璁萼勢方孤附以一清語聞上上心知一清也相廷和冕紀以爭禮去位上召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子太傅入閣上方勵精圖治中外事一咨委焉大學士費宏去位一清薦起故相謝遷從之六年套虜大入提督尚書王憲大敗虜上歸一清督邊先功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兼支二俸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疏辭今兼二俸居頃之言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陝西最久竊凡甘肅一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虜夾南北一綫之路通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羌雜處寇盜無時自昔難守今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刺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書聯合窺我莊涼犯我洮

河境矣西域土魯番縱惡數世先獨殘破哈新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躪遂敢稱兵扣關犯我肅州困我甘鎮矣今行伍空虛士卒疲憊戰守之具徒支目前先事預防胡可後者臣惟河西糧儲匱乏士馬不振內地所派不足外供閒仰朝廷給發內帑其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輩致不過糴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而已所司往往散直衛所軍餘令其市買責限併督穀價騰踊日異刀殊裂口噉噉怨聲載道矣夫積處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糴買既難則召商最爲便法宜自今關中鹽引請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豐歲折放亦常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聚至欲以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非廣興屯種不可而廣興屯種又宜先補屯丁夫先朝屯政修舉之時正軍充伍餘丁種屯牛具種子都爲官物屯軍老憊退還者隨以田入官法至嚴也今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無力種者屯地多侵沒將領豪右之家其貧丁以田假人田隔遠磽瘠無人假者出身傭僱終歲賠糧而不足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充報屯丁參兩湖合謂之糧糧屯事至此邊困尚忍言哉宜令清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无

官核實軍選健丁戶加軍餘一人戶大族聚者二人與俱詣邊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生理相依逃亡自少不則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關隴民開墾三稔以後乃徵其賦凡有徭役一切復之則利可資身人爭向募矣至於春種秋穫今其約日竝作大發士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火保追夫隴畝連雲禾稼蔽野則虜馬亦不能盡踐虜退吾倉廩也上善之下其議西邊居久之給事中陸粲復請脩築三鎮邊牆如一清指上命文武大臣各一人相度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一清復上疏言臣先朝備員陝西跋涉崎嶇身經塞下目見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西至黃河邊橫城堡一帶四百餘里黃沙亘天野草彌望雖舊有邊牆削伏不足障虜虜衆入數十處長驅二日可至固原而人耕作之外畜牧爲業固平秦鞏西州鳳隴間每一虜至田不得耕畜不得牧臣伏思制虜之道來當有以限之去當有以守之因請高厚邊牆深濶濠塹方會史與築約起橫城四十餘里爲劉瑾所沮其事竟罷夫凡民難與慮始人臣艱於任事今修築邊牆臣竊聞戶部言臣與同朝士大夫皆議措費然計欲築邊牆當得費太倉儲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四十萬今向者臣志得遂其時所費亡過二三十萬而已而人民習耕牧之安官軍省征戍之苦朝廷減給發之今屯田之叔數萬鹽池之課倍增今試論正德以來二十年閒則發太倉儲幾何矣領太僕馬價幾何矣若及今不爲將來有變其費行倍近歲議臣屢圖脩復一謂套中有虜版築難興一謂腹裏無叔丁夫難役卒以不果大要在外巡撫之臣計日而望內遷在內卿佐之臣習安而憚外勞任事之人誠難其任臣以爲必得視國如家者乃可當幹濟年力精強者乃可勝跋涉器度紆宏者乃可計悠遠資淺則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不得其要領故敢爲陛下陳之書奏上深納其言使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往董然久亦竟上先是張璁桂夢以議大禮進爲廷臣所切齒既附一清語聞上璁夢遂得驟躡華要一清爲相蓋璁夢推挽之力璁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而一清乃請起謝遷心固銜之久一上亦命璁爲相上以一清老臣優禮殊在璁上小人復從間構一清將謀去璁璁內不能下會錦衣衛指揮食事璁能遷者故附璁議禮禮成不調因怨璁論其私庇故人指揮浩浩失職不問事下內閣璁欲置能遷死地一清擬旨謫戍而已因構陷一清別訴上詔毀之一清謝病求去上言所以上優詔留焉八年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元旦大風晝晦上以災異數見問一清條畫消弭急務一清具對伏見皇上嗣位以來四方上災異警厲引咎一念誠敬宜可上格而尚爾迭見漢臣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臣竊謂此皆陰盛陽衰民窮盜起夷狄猾夏之兆又伏而思之無如戒飭百官和衷共濟毋持異說以揚已勿務苛切以病人而皇上尤宜嚴忠良邪正之辨操威福予奪之柄臣主同心專一愛養民力護持元氣因條奏四事上嘉納焉璁與一清同相意在振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而一清意在安靜論事固時相左卽一清災異之對若烏璉發者璉稱病求退上固諫之而其時桂萼亦爲相給事中孫應奎因條論一清璉等人品請上爲去璉之斷上令璉協恭萼洗飭舊賢惟以一清高年博學練達政體遣鴻臚寺諭苗今其展誠巨輔以副委任之重一清復請老求去言臣歷事三朝今年七十六歲拜官五十八年致仕之期過古大夫同時縉紳多淪家土門生舊戚劾臣殆盡臣尚儼然班行多露之譏誠所不免臣素性疎直難諸俗奸今持論者尚紛更臣勸以安靜行法者尚刻削臣矯以寬平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對曰陛下誠念璉待其返舍更行召起之今諭示方新唐事霍韜攘臂曰始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因亦列上二清賄狀上心動立召璉萼相如故一清求去不許而上所命治璉萼私人法司尚逮繫霍韜曰萼今還相矣再上疏劾一清益急上怒使一清自劾一清上疏曰臣猥以衰鈍之資仰承天眷解職邊陲徵叨密勿委任優崇前世無比老詩負恩不自矜持交際之間稍存形跡人言有狀國憲何辭聖明不卽顯戮恕臣自劾仁同天地慈擬父母伏惟寬斧鎖誅賜臣未死年許之賜金幣予傳歸上以優禮大臣古人君道大臣蒙優則不宜輕自黜故其進退璉一清倏忽如此其明年生受故安定伯張容金錢爲其兄太監永募誌削籍家居久之疽發背卒先是永用一清計去劉瑾一清數言永才而永亦才一清於武宗得入內閣以故一清爲永志墓永有家一清繼宗容責治之繼宗告容辭及一清因坐獲罪而一清怏怏死一清濶達通敏所募畫朝事與其自計險度無幾時人目爲智囊愛樂士大夫與其功名朝聞夕薦故吏門生滿天下一再帥旛麾下自偏裨起爲大將列侯者累累亦不絕其饋謝然有所入卽

通貴勢周遺交故立散之雖坐交際廢士知一清非  
貪也卒前數日爲疏自白身被污穢死不瞑目上聞  
而憐之十二年以恩詔復官二十七年賜諡文襄贈  
太保

郎曰世言楊公以故相再行邊道洛陽謁故少師劉  
健健出揖曰君不能甘澹泊爲時所餌今異日王上  
輕吾輩自君始咄咄入第使其子弟延款之此自劉  
洛陽前輩風第出將入相裴晉公有之矣宋家宰臣  
恒出爲使相願國家亟才士大夫能應國家之亟否  
耳若夫內閣傾軋之地不早引退至以賄蒙其身恐  
名山藏  
卷之  
四  
三  
外智囊未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張孚敬

附以大禮貢者七人

黃宗明

林

書

夏言

力獻大

張孚敬永嘉人也故名璵字秉用及其為相避世宗諱請改世宗賜之名字茂恭張璵秀偉美鬚髯產不能中人快廊從性動止若大豪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為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得孚敬干支而異之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張

成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而又有一王御史善相人奇孚敬相助之資斧使南還孚敬乃強歸及成進士年四十七矣其為進士值世宗以與世子入嗣位相楊廷和等與禮官皆謂迎世宗本以繼孝宗當稱獻皇帝為皇叔與獻大王議上再三不下璵私嘆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因疏言皇上繼統非繼嗣以承武宗則兄弟之倫也以承孝宗則不及孝宗孝宗無養育之恩未嘗委命焉繼孝宗者自有武宗皇帝皇上不得為孝宗後宜為興獻王廟京師不絕父母也世宗覽而悅之第其言位卑家且逼

群臣議未有所發及將太后止通旬日帝涕泣欲辭

皇帝璵則再進大禮或問一篇帝乃加稱獻皇帝為

興獻帝將太后為興國太后而迎太后入既入太后

問帝誰起此議者世宗曰張璵太后大悅諸大臣皆

惡璵起此言也會當選官吏部授之南京刑部主事

以遠之與璵同指者知縣桂萼當選亦同授南京當

是時帝復下詔加本生二字而稱獻皇帝本生父與

獻帝太后本生母與國太后矣璵僭曰非禮也不宜

後孝宗萼乃本璵意上疏請為獻皇帝廟大內帝喜

下禮官議群臣諱不從復加皇一字稱獻皇帝為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張

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而璵僭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萼上疏時帝不勝群臣沸騰之口趣召璵萼京師群臣劾璵口積數奏璵且行且上疏曰是禮也在考不考不在皇不皇不亟去本生二字雖稱獻皇帝皇考不殊叔矣璵至益辨翔高論請上親御便殿集內閣禮官臣得而折之帝遂前趨授璵萼翰林學士凡諫阻者皆被切責竟考獻皇帝冊太后而皇伯考孝宗也當是時舉朝諸臣伏闕爭者有杖有戍有貶語具獻皇記蓋聚訟四年詔令三更而後乃定是為嘉靖三年始璵初獻議大禮

時獨身見之耳其後朝士盡以璉爲迎合小人離間  
官聞唾憤排擊有如讐敵卽有稍是璉說者亦嫌干  
進逢君不決依和其繼璉進說者則有都御史席書  
兵部主事霍韜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南京都察院經  
歷黃綰主事黃宗明諸人而璉與桂萼爲之首然書  
獻夫之論皆私屬草而已萼之上疏也輒引爲助韜  
不勝朝論請病歸綰宗明皆微見上意附同璉指未  
有如璉先見獨言者卽桂萼與璉發端亦未有能璉  
之意氣適遇言議空涌者也明年進詹事府詹事兼  
學士璉爲人倜儻明過其氣魄聲力足以副之懷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列璉復上疏乞休上又慰留之科道官言璉新進邪  
險恃寵無忌凌轡朝紳中傷善類者數矣璉自以不  
得於衆多之口益思摧抑朝士破散之以立威顧十  
有路也武定侯郭勛者貪縱不學亦以依附大禮恣  
睢公卿間有山西人張寅卽妖人李福達也以方往  
來勛家其仇薛良首告之巡按御史馬錄錢捕寅急  
寅求勛書爲解錄錢奏其書科道官交劾勛懼賂  
左右爲飛語上命移訊之午門凡一再訊獄語改上  
怒切責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命械繫錄錢獄掠治願  
壽等更議出寅不及錄罪上益怒并逮願壽等時桂  
萼爲禮部左侍郎方獻夫爲少詹事上使璉署都察  
院萼署刑部獻夫署大理寺雜治之萼搜錄篋得大  
學士賈詠及都御史張仲賢等他私書以奏上責詠  
致仕逮鞠仲賢而置勛不問璉萼切齒廷臣異已凡  
與寅獄有干涉者皆請繫治之上悉從其奏璉萼上  
言臣等奉詔鞠獄張寅故工部匠也僑居徐溝嘗出  
息於薛良良負欲殺之因妄以福達指寅前後情詞  
驗問乖離良計窮密囑寅怨家儀等爲證儀懼罪吐  
實良坐發爲民口外已獄成矣會貢千大仁客京師  
不聞家事挾侯勛求抹御史錄錄故怨勛欲乘助通

書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使實怨家韓良相誣成之故爲設辭惑亂朝聽而一時奸黨如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仁輩搖筆鼓吻甘心勦實者籍籍起以天之道陛下之仁明臣敢不悉心究之於是誣奏坐薛良絞罪錄戍極邊中外聽獄官自願壽等以下論戍爲民罷職凡四十餘人上悅召璉等獻夫勞論文華殿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命吏部給三代誥命璉一議大禮再議大獄於是群臣乃不敢復言璉也亡何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又念諸御史縱非璉莫能制復命不妨內閣纂脩兼掌院如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策

璉自成進士至入內閣七年耳京師爲之語曰張相君人擲榆七年進士遂乘車是時與璉同相者楊一清帝優禮一清在璉上而心內親璉諭璉朕與卿弗恐洩雖不甚惜正皆手書恐封識莫左驗賜卿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璉一再上疏大意欲革貪風以隆治道上手詔褒荅璉請上諸司事務臣當與聞者止議公朝不得至厠令臣得捕候門投謁者家中子弟不遵訓教今有司重繩之上復褒荅焉後一日召諭文華殿曰卿率家用嚴持身用正朕特賜勅獎感化百僚以成嘉靖之治卿其懋之璉頓首

謝上所密問璉月十數時時稱其別號若字璉亦金以書生片言當主數年取相思大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奉公法報上也世宗皇帝之革鎮守內官裁皇親官爵莊田其說皆自璉發之璉言臣一歲有餘所奉御書札諭已二百餘道從古人君總覽萬幾無盛今日宜命官纂次并後來者名曰嘉靖政要從之七年降手勅加少保上登太廟目數屬璉稱璉貌奇才傑賜御詩詩曰予喜荷天再賜玉帶蟒衣璉所纂集議禮書成名曰明倫大典進太子少保兼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章聖太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賜金綰當此之時拊經之士擯斥已空議禮諸人自謂我輩火發風生推波助瀾無所不至璉雖得相其意望居首一清承天子所以寵遇璉意不安其上常厚納之顧不能得璉驩朝士附璉者新信一清而從之者亦衆不能無分黨與璉乃以其故所攻費宏者復攻一清錦衣衛指揮僉事最能遷者險滑亡賴多計數武宗末冒功錦衣千戶世宗卽位名在汰中璉議禮時能遷故善太監崔文窺見上指疏稱璉等議是上擢能遷指揮鎮撫事及議禮書成欲盡列其疏不得又不得遷官怨璉與席書既得志不相念誣

奏書受王守仁賄詞連詹事黃綰及璉且言璉引浙江都指揮張浩是其私人璉意一清便能遷爲是上章自明薦浩者一清也上怒罷浩杖能遷百成之璉南能遷尋戾死璉因言人主先論相治亂關委任我國家自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至于宣宗專用楊榮楊溥楊士奇後不復變亦惟三臣自來有聲爾後奸人鄙夫竊據貪冒多有閑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不創前非來而復去陰爲後地及其當事不急公家虛心博議首者一主餘盡唯諾旁一有言陰擠斥之臣簡命以來請嚴私門杜請託凡臣所爲皆人不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張

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事理固然乃璉憾臣票擬太寬夫小臣詆毀大臣同列卽納之死是蔽主上聰明奎天下耳目也臣豈敢哉張浩璉弟也璉欲用爲浙江都司難於自言向臣才浩臣隨言之兵部而推之今乃謂臣所薦浩先被委寧波坐事勘治去秋璉署都察院參守巡官并朝陽降級獨不及浩此情甚著臣見璉今春以來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抗臣勸以恭遜璉口善之而已臣老病之軀處嫌忌之地惟皇上憐免俾遠怨憎以保餘年上報曰卿所陳白朕知久矣人君必資老成碩輔朕所倚卿實爲天下何慮國不如慮身一清惶懼疏謝上固留焉八年御史趙鏜劾奏武定侯勛姦賊不法有狀上怒使一清擬旨治一清言閣臣有善勛者惟上裁上報曰卿爲張璉耳始助以議禮合璉遂不察其平生深所銜顧可慨璉能遷不得其死矣固不可姑息因罷助典兵及保傅官開住兵科給事中徐應奎言輔臣何毗天子參贊政務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乃勝其選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故舊可與咨謀難獨任也張璉學博性偏傷于自公猶飭勵功名當抑而用之至于桂萼擅作威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張

大私親故沮抑氣節政以賄成上負委任下貽隱憂陛下未察耳幸鑒別三臣之實定去留焉上竝令視事如故已三臣者皆陳謝上復褒留一清諭璉卿性資剛速宜思濟以協恭論璉質任寬迂可自飭也頃之禮科給事中王準行人司副岳倫皆疏劾璉引用私人璉再疏乞休上慰留之工科給事中陸粲言大學士張璉桂萼免險之資華僻之學陛下驟拔小臣馴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乃不思圖報敢罔上行私專權納賄張璉復懷執拗猶疎且淺桂萼外寬中深忤忌特甚因歷指萼納王璉賄薦起之并及

其所引私人職事上曰朕昔以大禮未明父母改稱張璉首倡正議忘身捐命不下鋒鏑閒致人淪潰而復叙父子散而再完念彼忠功躡擢輔導今頓失前途專恣負國象見昭然桂萼猶之言官屢劾朕不敢私璉今回家改省夢奪散官并學士職銜回籍致仕黨類有贓罪者請司分別區處恩中議公庶兩盡也孫應奎王準陸粲耳目言官坐視大臣至此方行舉劾應奎盲言姑恕其罪準粲竝法司逮問之然璉功過原不相掩布示中外臣民亦毋輒乘此挾奏璉也詹事霍輅上言臣伏見陛下腹心璉萼璉萼自取黜

斤夫復何辭顧今日之事臣不敢不別白言者庶任閣臣萼任吏部事多專主臣嘗戒之雖念知無不為然權在衆族威福臣下所忌也璉萼對臣惟知朝廷不顧身家矣臣近聞三臣互隙登門和解勸之以書冀其同心贊聖不意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是致一清鼓譟言官攻擊璉萼濫及善類臣今略述璉萼之過幸陛下察焉璉萼初議大禮時天下人無不欲殺之者大臣宿望惟一清若故大學士王鏊與同耳臣嘗語璉萼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再位足以分怨王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風示天下璉萼皆不能用反力攻詰其過一也一清素有時名足籠海內又善結內臣內臣安則外臣亦安官府之閒不生疑變亦其力也若璉萼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且其遇人素無款曲按內臣尤甚一清腹心人輒恐之曰張桂且依國初名額定內臣數額外者盡裁革之矣是致人人自危皆曰我輩求安必得楊師傳在位其過二也臣嘗語璉人材可惜先所廢黜今未復者皆宜為朝廷收拔璉萼不從致其流落掩棄盡被一清劫誘變易白黑動搖圖是其過三也因指論一清奸贓罪狀乞勅吏部法司兩核之一清言霍輅以璉萼之去咎訐臣罪

至不容口果如韜言安所逃生顧臣與二臣初甚相驩同事既久難開異同旋卽如故韜謂二臣攻臣臣度無之謂臣聞二臣則有皇上在初璉命下臣與臣變相顧錯愕因私語等過或有可指璉忠豈宜遽棄其時手勅宣示聖意方嚴臣等未敢遽請且今還家改省固知後用有日比璉別臣鳴咽無任益終始未嘗失歡韜何所見謾云爾也臣見韜高文直氣素加推用但以言多過激時或議之蓋欲引謂和平期其遠大豈意懷忿遂至此極所指奸賊倘有指實甘伏兩觀臣耄且病就本有日願賜骸骨不許居數日上

幹旋者或心稍慎伎因是不足副陛下求賢圖治之望今楊一清人也臣所謂才足通萬變者張璉人也臣所謂力足擔天下者二臣並被眷留伏願天諒丁寧繼今忘私奉公母拘避嫌跡以仰承千載非常之遇上覽而善之以示一清璉使加思勉皆疏謝於是岳倫王準陸粲譔矣霍韜以璉既復位所下桂萼私人贓罪法司尚行究問又言陸粲劾萼首論其薦起王瓊一事如是則臣亦力薦瓊者言官何獨論萼導能任怨臣不能也張璉召還明知陸粲誣善矣刑官猶逼構不已則必逮繫瓊萼面與粲質然後贓罪有無可定也則亦必逮繫臣與一清臣面與一清質其贓罪也刑官不問一清獨以構萼惟聖明垂察上恐改刑部尚書周倫南京別今三法司歸衣衛鎮撫詳獄因并下韜所劾一清者於法司使九卿會議罪而復桂萼職銜致仕如故上諭璉朕惟一清累朝耆舊亦嘗維持大體與卿璉同心輔政待之不群晚節若是朕今下九卿議罪卿必嫌擬旨其今卿變聰言皇上至保全臣臣生死念之念一清向在家居見臣大禮或問極所獎許臣同席書被召勸亟應詔當群議喧騰之日侍老成大臣贊與一言所助不少臣與佳



粵荷恩不卽誅一清功過亦宜相準況奏出霍韜臣始復任形跡之閒不無嫌謗惟皇上寬處之乃許一清自陳致仕曰以璫故屈法矣而亦名桂粵還九年上有意分祀四郊其言未發都給事中夏言引周禮以請適與上意會其言稱上旨霍韜則又與爭奏詆周禮莽賊害也變亂成法者宜據律定罪貽書諫言大所聞詬上詰責韜夏言雖奏朕意動矣是本出朕變亂成法當生誰莽賊又指誰者云始議之人則實朕也於是加言服俸下韜獄韜從獄中哀祈璫再疏救良久乃出之始上欲分郊時下論璫數十友璫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定

張

爲是已上欲以太祖並配南北郊以太宗配上帝大祀殿璫又與上異指上諭璫曰朕聞大臣事君有調理之宜卿百沮議配惑危言同邪論前後變志恐非素忠君今臣行夫豈聖教璫謝言縣是大忤璫屢爭論上前十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其年請易名避御諱上賜名乎敬字茂恭云乎敬以賜金作第京師上出獻皇帝手書恩榮堂裝軸爲泥金御書皇考手澤扁之更賜橫置大書名者字各二并銀幣銀篆永嘉張茂恭印曰爲吾君臣相慶之意它日名見仁壽宮和御製賦賜名咏和錄上

諭昨見卿忝謙輔臣親愛不若是茲後有入奏可無時來面相計處以交修朕是時上悅夏言才言忤乎敬者數會監生榮有所恨於吏部侍郎徐縉縉奏籍他事下都察院當坐榮誣而太常寺卿彭澤故以議禮結驩乎敬者欲去縉躡其位僞爲縉手書遺黃白二金於乎敬以求解外識曰黃精白鍊刺人而捕之則亡逃矣乎敬以聞上怒爲罷縉而伸榮而吏部果請以澤代縉上矣時上心屬夏言不允而澤又思所以陷言也會行人司正薛侃者與澤同鄉於言爲同年進士侃嘗具一疏言祖宗時留親王一人京師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齒

張

香或攝禮儀大駕出則居守俗呼守城王其爲國家慮至遠正德中逆瑾廢故事盡出封今陛下未有太子可選親藩中名賢者一人如祖宗舊願以臣言下廷議侃疏懷的一年未上一日出示澤澤持過乎敬示之諺曰此夏言代草者今儲貳上所諫言言於上無解矣尋語侃張少傅甚善君疏君宜亟奏少傅且從中贊之與之期乎敬先錄侃草爲密疏奏謂出言手詞連編修歐陽德即言交結王府有狀中允廖道南亦云請上且勿下待疏至疏凡二已侃猶豫澤數過趣之疏上大怒命法司會文武大臣科道官逮

侃追究午門當見祖訓何載所云親王何交通主使者具實聞侃拷掠累日無所承澤微詞挑侃頗指言都御史汪鏞即起獲臂加言言拍案大罵幾於殿之侃曰仁卿賣我矣何與公謹疏侃曰具仁卿以張少傅趣侃雖然侃死即愚鬼耳仁卿假我害公謹即死不奸鬼耶於是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捐手敬退避以狀聞上并下言應奎汴獄仁卿蓋澤字公謹言字也時武定侯勛已再錄用帝使勛與大學士翟鑾同司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廷鞠侃疏實非言手帝不直乎敬出言獄中示密疏於群臣勅諭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張

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謀慮似忠但朕非宋仁宗暮年比忍言君嗣無期彭澤謫譏構圖致侃詞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輔臣急於攻擊害朕君臣之義其竝發邊遠充軍輔臣乎敬初建大禮朕不次進之被劾今改不慎不悛朕托乎敬心腹豈止股肱望之伊傅徒直恩遇乎敬媚嫉犯科辜朕賴倚其致仕去夏言拍案喧罵有失朝儀念激近災特赦不治孫應奎曹汴職係言官亦放免之從今大小臣工宜去私盡忠劾惕恭之心守不二之訓匡朕不逮庶不負君忝親永有譽焉

薛侃王守仁見儒林  
請書其美罵行信於諍事

數月上又使行人周文燭勅召已劾促曰朕聞君臣相與自昔爲難卿赤誠輔朕朕腹心是托不意偶感自陷過舉朕退卿避言卿去切軫朕思聖母嗟問亦數夫人誰無過矧君父臣子義法具在朕之弗類必得卿始終之行人文燭至即兼程星過庶慰聖母至懷朕許俟焉其明年春乎敬至進兼太干太師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其秋彗星三見乎敬上疏自陳上慰留之已吏科給事中魏良弼言占書有言彗出東方君臣爭明彗字出并奸臣在側乎敬竊弄威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張

驕恣專橫實名星異宜勅罷免乎敬奏頃者良弼點閣京營薦舉襄城伯全禮等發閣擬票臣見其庸流居多保語過情請下兵部覆奏實欲黜陟之權上出天子母下移臺諫也既兵部會奏臣請奪良弼兩月俸實欲黜陟之權上出天子母下移部司也人主行法於天下臣子守之然後主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不受私臣壞之然後主法信此臣報主本心皇上歸臣而逐之自非草木敢不思報臣得賜歸而復來自非草木敢不思改古之王者奉三無私君道也古之仕者三仕三黜臣道也上懲天戒下察人言今日策

兇合自臣始兵科給事中秦釐劾李敬強辯飾奸媚  
嫉愈甚言官論列卽文致之失皇上所以宣諭協恭  
容賢意抑乎敬票擬聖旨豈容不密引以自歸明示  
中外握權矣有臣如此所以干天拂人臣謂不去乎  
敬天意尤未回也上覽疏曰驚言至忠乎敬屢疏伺  
意朕豈不識所謂直國家待輔臣禮當如此耳其今  
自陳狀遂復許致仕大學士李時爲請夫役月餼勸  
書皆不與與之驛是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以彗星勸  
乎敬也十二月上復遣鴻臚寺左少卿陳璋召起勸  
曰卿自中甲第奮志於中摩身爲顧歷居數任持一  
名山藏

卷之

正統紀

七

張

乎敬先者甲申歲五堡逆卒殺都御史文錦朝廷處  
太寬今乃無忌當征討之於是乎敬亦主剿宣大總  
制都御史劉源清宣府總兵郤永承上及乎敬意出  
榜頗及五堡事五堡遺孽謂且追理悉及側不安源  
清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鄉士大夫耆老來見皆請  
解甲駐兵單騎撫之趙撫都御史潘傲亦謂兵變已  
定不可復激亂與食事孫允中等捕治叛卒七十餘  
致之源清以請旋師源清悉不許屬卒御史蘇祐拷  
訊卒妄引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及謀又多株  
連無辜者源清使甲士三百大索城中城中驚亂言  
名山藏

卷之

正統紀

十八

張

且屠城逆黨夜呼殺千戶欽振詣源清自明又不許  
亦發憤自殺源清進兵城下大肆殺戮五堡遺孽開  
門逆永兵殺遊擊安等數十人出繫獄故將黃鎮等  
奉之宗室校體與允中絕城出見力沮用兵源清永  
揚言撼朝廷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南集金陵者責  
允中爲賊游說言城中衣冠悉已從亂因設遊兵逼  
王府有司軍民章疏而請益師已兵部檄下招安叛  
卒稍稍自首者永復執之叛卒裂招降之旗截其竿  
時時開門突戰復勾虜爲助指代府語虜曰以此爲  
那顏居而許之金帛虜大敗我兵已我兵殊死戰虜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驅卒爲先鋒多死者所許金帛亦不售虜乃反刀擊  
殺卒去源清益今穴地灌水百道攻城而上往來念  
大同甚始悟征討非計諭乎微宣大京師北門也罪  
宜止首惡源清必欲城破人誅不忠矣卿不可不慮  
將來母輕聽其說乃奪源清職代以侍郎張瓚於是  
大同管糧郎中營榮主事楚書副總兵梁振持上旨  
入城示諸軍擒黃鎮等九人斬之亂悉定上乃遣使  
者齎詔書往彼募軍給糧守之而是時夏言已爲禮  
部尚書言大同之變軍士戕殺主帥而已一獄吏治  
之足矣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師致其鼓衆憑城族  
拒朝命要結醜虜侵敗王略任事諸臣又不能定謀  
審勢宜暢皇靈攻圍四月耗金百餘萬選鋒士馬物  
故太多不有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兇渠受育生  
靈寧免塗炭也大同久被嚴圍播遷凋喪餘民無幾  
生理窮蹙兼以功罪未究國法未伸竊恐積疑生變  
更釀大憂宜特簡忠亮大臣一員今會總制撫按官  
宣布德威慰安宗室撫定軍民賑調困窮綜核功罪  
若有倖功僨事之姦責其紆實以肅國紀臣又惟近  
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然各鎮募  
軍數必不下萬計資裝月糧耗費不貲勅使既歸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辛

且盡伍隨散名係虛籍糧出冒支此所謂無事生擾  
重胎厲階也今大亂已平請罷召募之令追回詔使  
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特增兵士氣百倍疏  
入上心嘉之乎敬持不欲行先是者潘倣主撫源清  
承乎敬意主勦兩人上疏相詆朝議皆助源清獨禮  
部左侍郎黃綰以爲不可吏部尚書汪鋐因劾綰向  
爲南京右侍郎時攝部篆許主事鄒守益引疾歸不  
俟朝命縱庇屬官敢爲欺蔽乎敬擬旨調綰外任帝  
念綰嘗與議禮者寢鋐奏不行鋐意不慍再疏攻綰  
帝乃外調綰如乎微擬綰上章言臣雅與乎敬交厚  
近在政府臣屢有規政見謂譏切乎敬夏言兩不相  
能臣爲同僚每欲調和其閒近者大同之變臣議又  
異是以乎敬疑惡於臣臣嘗語乎敬聖明在上宵旰  
求理第使二三大臣一德心平好惡弗事檢欺則宿  
習可回至治可望鋐疑臣指已甘爲乎敬鷹犬攻擊  
臣身乞亟罷臣以避鋐禍疏入上復留綰如故至是  
上諭乎敬人皆云卿忌言茲果然也朕惟言之力辦  
君事固不多得聞卿與黃綰比舊如善今再善言則  
朕不勞政務卿德量益著矣大臣當同心謀國互詆  
私嫌君何賴邪卿平而熟思之遂降旨嘉言忠謀罷

募軍還詔使持遣館往大同如言請乎敬坐是再三引疾乞休帝尋諭之曰想卿無疾或疑朕耳去來進退四三作矣必不終禮待此一疑方獻夫年尚後我今已去必不用我輩別信一人此二疑或以大同事及不虞延齡者以爲不得行其志此三疑大臣輔君安民卿必求去明言何以乎敬奏皇上任臣無管心督所數進者以禮臣數獲罪退亦以義豈敢自嫌自疑第臣責任愈久罪過愈大所以求去實自揣無益若上耳夫皇上中天地而立爲綱常之主大禮親自釐正原非臣功恨三五臣者託爲我輩蓋叨殊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及至當事不能同誠如桂萼者皇上所知不待臣言方獻夫當時且疏不上其志可見今懦弱無立緩急不足倚霍輅昔變詞避去今異論擾事非政體所宜黃綽竊議禮緒餘驟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以其一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覆詭隨夫爲皇上親信而臣等稱爲我輩猶如此它可知已昔者潞城之變皇上以國體爲念祖宗紀綱法度爲重計賊不疑卒用桂萼之說使夏言勘視不誅作亂之賊反罪討亂之臣是以強梁肆志將士解體茲大同之變皇上亦以國體爲念祖宗紀綱法度爲重計賊不疑卒用

人言復行勘視致御札密語傳布邊荒內帑軍儲使叛亂將士殺叛軍者有罪而叛軍屠戮平民全家者俱置勿論法典蕩然矣張延齡有罪臣敢不承聖意以正國法不得其情則未免傷昭聖太后之心齡損皇上親親之意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自知甚明寧復有益君上乎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知人安民之本也正人邪邪邪人亦邪正黨邪成風忠正淆亂近日二三臣所稱上意者立心操行夫人知之願皇上早辯之而已上復諭乎敬卿直以大同事忌言耳何執已哉夫討賊無赦法也劉源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卻永固當誅戕主將者正以祖宗法豈知漏網渠魁恣殺無罪卿尚爲之稱屈曰必破城爲正夫城破人誅其又何難無罪何辜又何時完實是鎮以壯京邑意雖出言先定朕志不論是非必求自遂是臣謀乎乎敬仍視事是爲嘉靖十三年其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其明年六月秋滿帝加乎敬忠勤廉一子中書舍人今兼支大學士俸給諫命頃之以疾請假賜羊鑄等物召李時面問疾狀因言乎敬專決卿何不爭時對乎敬性剛臣徐委曲亦時入之上曰昔楊一清亦言彼不惜材坐招衆怨頃之手調藥餌齋賜曰

有夢覺豫臣者服後告朕何如乎敬感泣而病益甚乃許之歸賜勅諭遣行人御醫伴送今有司給歲八騶月八石俸時存問示優眷焉十五年平敬表啓問安優詔答之還歸衣副千戶昂視于家賜之勅復平勅付昂曰卿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聖母康泰淑女曹王二氏朕御之而各有喜已先冊封爲端昭二嬪又補李氏王氏爲敬靖二嬪朕以春三月奉聖母率后妃恭謁七陵拜皇高祖妣章皇后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於金山侍聖母御舟還四月飭新七陵自作幽宮長陵左改小山曰平臺以尊皇祖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三

官勢大細士大夫信志叩首無所忌礙風紀肅清而苞苴路絕其初縉紳之士嫉視如讐迫於議禮而非之者十九忌其貴刺之者十九久而是非者半乎敬沒人見夫繼乎敬相者而思乎敬又十九矣  
郎曰傳說以版築之人形諸夢寐有商諸臣僂然而從之者何邪張孚敬以一言遇主至貴幸矣自非奮其褊心借其怒勢尚不能得乎天千而爲相臣也雖然其辯給以肆其才果以厲其守潔以作知臣莫若君使其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豈不赫然名臣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三

外以大禮貴者七人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仕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襄萼自進士起家三調邑令頗廉潔恤民而好剛使氣多忤上官被都御史知府咎責汚白簡者再三其於張孚敬非素交旣言禮合同貴幸乃相昵爲人險狡行恩怨其尚書吏部遂都御史之見咎者孽而成知府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校爲萼草奏往往精深當上意孚敬聞者覺弗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構守仁奪世

封當乎敬之入內閣上外禮楊一清而內親乎敬及夢爲同官乎敬與夢同攻一清直欲出其上然夢有建白乎敬又多細之夢又內憾乎敬三人者鼎而相詆譏雖上亦厭之乎敬還相夢亦被召還然氣黯然不復振復請告歸病廢卒夢精悍猾隘少事吳與弼之門人張方布未時卽以學術經濟自許既受上知直躬無顧忌乃志遠才疏所規畫多迂滯不適用然身沒之後其家瀟然士大夫亦多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少孤力學登弘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畢姻南歸養病賜告隱居西樵山正德間赴部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與同官獻夫乃受業爲弟子桂夢爲相嚴講學之禁獻夫獨與諸公會講不輟其仕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諡文襄獻夫在諸公中稍和平然亦難進易退無所訕訾而居家數與郡國競不能爲持謹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生窮村爲貧兒年十九始就小學不一二歲通諸經二十七領鄉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二猶未娶也歸娶後讀

書西樵山中尋亦丁父憂嘉靖初元起爲職方主事進三劄大禮議起韜所見與張桂合著私論奏記禮卿而已不上疏也嗣後張桂持益堅上心漸動乃從張桂復上疏極試禮官失上覽韜疏至泣下廷臣執禮益堅韜復歸山中矣張桂既嚮用上召起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屢辭不出曰不敢以議禮得官上命有司守促之韜念生長海瀕遭時遇主慨然有用也志每有大政輒論疏數千百言多見採納願以而奏則操南音不善也兩郊議與韜遵高皇帝祖訓力主合祭世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曰議禮自我韜執益堅生下獄章聖皇太后爲內解韜亦自伏得釋丁母憂服闋起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適尚書缺韜視事六月吏治清明積蠹大洗及汪鉉來爲尚書韜勸鉉公忠治官無如往時尚書獨斷也夏言爲禮部尚書素與韜相惡未有以發也嘉靖十五年南禮部尚書缺方廷推韜言禮官風教所繫當擇有品望者往言曰無諒公矣遂請韜爲之韜在南都隨事釐正折服科道官科道官不得揚揚矜詡如曩時侍郎崔銑曰霍公真禮部尚書也頃之與鄒守益同進聖功圖上怒謂

韜回隱諷訕久之不罪也加太子太保掌詹事府疏辭有民生不享祿有司貪濫有司貪濫縣大臣受祿不議晉秩不辭薄渠其身殉職其行者上疑韜有指下吏部參看吏部言韜無指第上恩也不宜辭久之皇太子立簡宮僚入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卒於官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諡文敏韜感知遇知無不言而率直初於論建雖多時宜殊昧且動則件物上久未有太子冊立九嬪張孚敬見上多後宮請輒早朝愼居起謂韜親已私語之韜卽以孚敬語抗疏言上而與孚敬忤又數與夏言

卷之

臣外記

215-71

爭事及訖如仇順天府尹劉淑相者與韜善上書  
發夏言私罪而鞫默主之夏言推轂爲南禮部  
張璁游銀山馮居二月月相以御史以平職天南屏  
不得下今罷庶長金基力取相有所觀視爲閣議  
成言勢治淑相甚廉言有親手贊出典敘相有跡歸  
速起銀山淑相故典輯無言又擬給主逐和言詔  
免輒放言謂臣大不敬此言益惡王禕之然銀山請  
言在言爲先內閣黃宏清謚隆鑑論不叙及李有  
增城緊要結新衆聽諸施行者與臣李象齊謂其害生  
以此律言帖先衆聽諸施行者與臣李象齊謂其害生  
四州譏爲人頗少正郭深切始末意初尚悅後  
爲書非和所冀繫於累迂迥平日忠憤所積不復

夏言推轂爲南禮部韜

張桂或稱宣慰正統年間失職或稱楊榮揚士司  
規制是乃以諫事一節按臣何懷安也凡大臣諫  
禮部行吏部勘奏待旨則否宏之得諡是止特首  
宋濂彭時並茹文憲不避寵辱也上

自慮黨孤力詆楊一清有如巷婦大臣之體失矣

韜家居不與有司稱治生曰人生而君治之不科

門生於其座主亦不受座主於其門生既舉進士

衣繡而觀政於吏部曰有品有服朝章也貴倖矣

今其僮僕家人毋得尊稱為官人嘗請職官犯賊

滿貫應死罪者為真擬以嚴墨吏之誅以復高皇

帝之舊論者謂其酷且迂韜子與順天鄉試不得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吳

卷之

臣等

夫

雋摘試錄及舉子卷訛謬者并勅考官納賄將上之爲其所善李開先力止不然將爲王文陳簡之續也韜若常謂其門人何世守曰夏閭老嚴尚書俱不得其死然湛若水逾耆考滿韜舉其鄉先輩丘濬之言以諷之曰吾廣縉紳勿使臥過嶺臥過嶺言死歸也比喪歸若水舉韜言爲文祭之黃綰黃孔昭之孫也以孔昭磨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以議人禮與張桂合遷南工部員外郎謝病歸未幾起爲光祿寺少卿與修明倫大典尋陞大理卿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大



典成進詹事久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大同軍亂及側子樓臂鼓牖代王請道大臣安集之上命綰住綰撫輯流亡分別善惡悉獲其唱亂黨與誅之還奏稱旨母憂服闋卽家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撫諭安南未行落職閑住綰讀書紫霄山中歷十寒暑不倦旣出授官復謝病歸里從王守仁湛若水講性命之學一時諸公以台先輩許之其於國家典故明習還練吏治幹局亦自磨敏第傾狡避就不專一節其初與張桂同疏已見舉朝不悅自引去事定乃出力附張桂鋤所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毛

而非張乎敬也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宸濠反宗明爲南武選員外郎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巡上疏諫武宗幸南都命百官戎服朝宗明約言官面奏旣兵部尚書喬宇亦不奉詔時論稱之告病歸已陞工部員外不起已補南刑部郎中出爲江西知府用計擒宸濠遺孽以稱張孚敬大禮之說見橫銓曹轉福建鹽運使大禮說行陞光祿卿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事忤旨宗明疏抹譴福建參政俄

召還爲禮部右侍郎莊肅皇后晏駕廷議殺禮宗明力爭之轉左侍郎卒于位宗明大禮之議以朝廷比於武職謂太祖定公侯伯承襲之制或弟繼兄或叔繼姪皆名弟名姪不名爲于大禮議定諸臣多被罪遂宗明應詔陳事復言太祖高皇帝有言英雄作事焉有深仇當時屈用群策奮死効力者皆舊日對挺角逐之徒太祖惟不仇對挺角逐之徒是以坐享成功以有天下陛下臨馭臣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今日誅斥明日擢用雨露風雲孰非上恩誰敢懷怨匿忠不自盡者是以宗明雖與張桂以議禮起人稱其無比同之跡一時同事驅駕氣勢更相牽率之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辛

席書熊決別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舉進士知臨清州言警敏能屬文尤長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雋聲舉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諤諤數言事人傳誦之亦數稱上旨最後以請勘潞州賊上益以爲才又復言事又復稱旨上使言勘皇親莊田言請罷還官爲公桑地皇后行親蠶禮焉上方復古禮文更定舊典顧未及親蠶事言復綱上意已請分四

郊益與上意會張孚敬阻於上前不得也上曰吾意先如是而霍韜銳身出爭上至下韜欲言恃有天子在與張霍爲難矣上勅言曰爾居官以來多所建白爲國爲民甚有規裨耕蠶二事朕已具告祖考夫成王有周賢君周公猶奉拳進無逸朕何人斯斯實爾忠賜爾四品服色爾其益勵乃心思盡乃職政事可否天下治忽有一見聞卽直陳之長益前功以無朕負繇是郊工興造上一委言言亦精心任事凡欄楯碑石之用堅厚高廣之製尺寸具有條理天子益謂言能已爲吏科都給事中廷臣舉言可食都御史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子曰言才不止是居頃之以爲翰林院侍讀學士兼都給事中如故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言省日疎朗美鬚髯大聲音不操楚語每進講上愈目屬之不二年擢禮部尚書言獨倚上不與孚敬方獻夫汪鋐郭勛霍韜等爲比尤抵牾孚敬喧囂相爭其於助韜水火矣上殊爲不黨心嚮之而縉紳大夫謂言能抗孚敬而持之亦心嚮言也言爲尚書戒其曹屬毋樹交結援它奔走貴人門吏部郎王慎中坐事外謫儀制郎張元孝祠祭郎李遂出餞言劾奏元孝等舍其職事往奉吏部上捕下詔獄外謫之順天

府尹淑相者雅善韜通判完言姻也與淑相惡淑相有親禎者受人金爲人說事爲東廠所覺捕并捕及淑相家僅淑相疑完受言指上書訟完并訐言私事言曰是必出霍韜與韜大詬驗問果然上黜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慰言治事如故言爲尚書爲上立九廟定大禘禮所脩具當上意上欲驟貴之賜之銀印記一使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先後累兼太子太師錫賚御書繡蟒飛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饈時鮮之類無虛月嘉靖十五年皇子生言入對上取花手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言帽有白金文綺之侑賜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言辭上曰遲矣卿久宜此此時李時爲首輔年已老朴誠自將而已一切禮文事上屬言賞亦稱是又三年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上柱國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言憑寵傲張應接高峻客公謁者留道傍立俟毋敢進門問數日乃得同門內一揖退客卑視不堪官吏隸胥揚揚如也時人爲之語曰不見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唯上亦察得之言從上陵行帳失火延燒大學士時武定侯劾帳上所面授言封事亦皆燬言與三臣同謝上責言

自罪胡不專謝上幸視大峪使言草勅居守言遲之  
上責言建贊郊體不次進官宜益勵公勤答恩眷乃  
往往慢不恭今繳進先所賜銀印記及累年諭帖言  
上疏伏罪因言印記之文出上特獎聖諭諸帖皆宸  
翰親灑謨詰比垂自當傳萬方惟是臣一時遭際實  
私家子孫百世實願終賜臣死且不朽上意言有漫  
滅更責言言惶懼繳進居數日上怒解先是革其勲  
階少師以少保兼尚書致仕至是復少傅兼太子少  
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如故言疏謝上悅  
今盡心輔贊凡事秉公持正亦消衆忿不直副朕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夏

文詞沛如也卽亦不敢如乎敬強直上事上玄西苑  
以香葉束髮巾皮帛鞋賜言言曰人方瞪目視可更  
資其吻上聞怒命言出言曰須上旨上賜言馬行苑  
中言腰輿入慈慶慈寧二宮昭聖章聖二太后故所  
居宮也上欲爲皇太子立一宮郭勛請改其一爲之  
上心不許言與上意合一日上卒問太子宮當何建  
言忘前語念工役煩重卽復如勛前請上益怒上作  
大享殿使內監忠監視當有勅言不進勅草上復怒  
責言面諛背誹革職開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覺  
雕題廣園曲池之勝勝侍便辟及聲音人部皆選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夏

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  
接而最後漸不召則亦漸稀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  
盡酬答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正聖壽上表賀猶草  
土臣上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  
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璧以老病或罷或  
徙嵩獨相上微聞其專特再召起言是爲嘉靖二十  
四年既陞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嵩已爲少傅兼太  
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始言與嵩同鄉稱  
門友既言驥貴嵩乃反自下事言惟恐不當也言則

直門客畜嵩而已而嵩已陰謀倚言奪其位矣言罷相時嵩盡斥言朝中親黨至是言亦盡斥嵩之人嵩墨墨心恨甚故事關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自攜庖甚豐不食所日給與嵩對案又不以食嵩始海內恨嵩信其子世蕃爲橫恣快言能奪嵩而制之乃言未久修恩怨行意益甚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元都督同知炳言擬旨令陳伏皆造言請死有所進豪炳至長跽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謀構言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言奴視之小璫詣嵩嵩執手款款延生持黃金密置其袖中小璫以是爭好嵩上時使小璫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五

揣知上意卽公言其不可且言臣備員輔職如此大事關安危不能先匡正同官臣言他政效勞多猶可臣獨無分毫補宜顯斥臣上於是大疑言言懼不免上疏曰臣愚竊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而已況國家全盛之時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逐之出套庶可久靖邊陲故不揆固陋妄擬銳奏陛下好生大德馭遠弘謀非臣愚淺萬一窺見但臣與嵩數議此事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者若自劾意專諉臣所幸軍旅未興聖諭先布不者臣不知死所矣上責言強君脅衆詐稱上意必行嵩復疏臣雖與言同典機務具員而已無論此大事卽尋常政務亦素不與知言欲顯上指於外而不親厚于銳擬旨許銳出言心手臣署名而已廷臣皆謂上意必行無不恐懼臣又謬意上列有諭言耳昨蒙降兵部會疏言獨留三日後出密奏袖中令臣一閱隨即寫進並不片言商推言每票擬忌臣干預常在直所夜分了之臣愚鄙不敢廁言班列乞賜罷黜言大懼上言臣位謬前嵩自謂並受眷知普同報効不識彼心異臣臣每入直邀嵩再三多不肖至卽至亦漫無可否乃謂臣不使知臣所示嵩中也奏未寫就明欲與嵩商權既無可否反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十六

諍臣中臣危禍臣不足惜如國體何上怒削奪言官  
以尚書致仕然固無意殺之言去而有蜚語流禁中  
謂言怨望云何不奉戴香葉巾是爲朝廷計非是身  
家上益怒會先是咸寧侯璽以總兵官鎮守甘肅食  
糴久甚銳向覺取兵馬防秋不應銳參奏璽歷數其  
不法狀有旨逮下詔獄至是上書自理嵩因授璽意  
代黨草謂銳賄言表裏作奸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  
萬托言婦翁蘇綱致言所妄議開邊前後掩敗冒功  
謬覲大福下錦衣鎮撫法司莫敢爲解者上竟論死  
銳追逮言途次言於車中聞銳所坐轎壓車曰死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更上書自明謂璽草出嵩上怒不省也其冬斬言於  
市流其妻子二千里禁中蜚語或曰嵩所播或曰嵩  
密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而上意遂決璽從此厚賂  
嵩兩人深相結也穆宗初復言官贈文慰予祭葬言  
妻蘇夫人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以故其父綱  
交通關節爲姦利言有妾孕七月蘇妬之嫁民間生  
一子言死蘇氏召置其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卒病  
死

郎曰嘉靖中年以後相者夏貴溪嚴分宜兩人貴溪  
始爲給事赫然見才誓不奔走權貴間至分宜亦挹

挹有文豈不皆君子哉不保其身同及於禍患生以  
主寵爲己私物也貴溪峻而漸於不遜分宜卑而淪  
於不忠上怒下憤所繇來矣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林俊 孫交 彭澤 喬宇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唐林蘊之後岳正爲太守俊成童見知成化十四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僧繼曉以秘術幸上發內帑數十萬爲建永昌寺西華門而太監梁芳主之時言路久塞臺諫莫敢言俊上疏曰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載唐宋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林

儒先之論謹按僧繼曉本一乞食宵人多方實緣誤蒙異眷五尺兒童亦切齒罵唾敢肆無忌惑亂聖聰大發內庫蓋造佛寺填財無益之地使陛下蹈唐憲梁武之轍居者遷毀勞者不休於聖壽未必能益國祚未必能綿坐令民生不安邊境不寧太監梁芳傾覆陰狼排忠進佞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以進貢買辦爲名益祖宗百餘年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啻所在風擾過昔汪直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外謂陛下欲之夫天下猶身賢才元氣財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引以疾病重爲身危臣

謂不斬繼曉天下之禍未可言也卽粉芳身不足償罪萬一今自大臣以及百官莫不欲食三奸之肉卒不敢言者惜官畏死耳臣非異人竊念牛耕犬守走獸之微且以勞食臣食陛下七年矣臣說一行可以渡天地神人之憤快祖宗之心彰陛下爲仁聖主是卽臣勞無素君食疏入下錦衣衛獄杖三十謫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張蔽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萬民愁苦有祿之臣唯恐殿陛不盡聞時事不盡言耳言而獲罪臣諱言矣乞恕俊愚直以旌忠諫亦下獄譴爲師宗州知州初俊鎖史郎舍書疏吏大駭扣頭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曰疏入彼此均死公義激或所甘心何吏累也俊曰死吾自承不爾相及俊妻覺之不敢以諫侍講吳希賢與俊厚令僕告希賢未止之俊曰吾志已決死後煩君一傳耳投赴通政司通政使張某屏讀歎曰君言甚正雷霆之下尚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至是人直聲大震都下傳草有繪圖而鬻者人爲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成化二十年也其明年元日星變上感悟叙復南部孝宗卽位廷臣交薦擢雲南按察副使南京御史姜鑑等爲守備太監蔣琮劾奏多左遷者俊上章論秣明年用薦擢本司按察使又

明年彌湖廣爲繁內臣以事至境例有餽送俊獨不與繇是吏部屢擬還不報會境內雨雪災異後疏曰竊見湖廣一省自弘治六年十一月日以來連大雨雪二十九日夜至十二月初四日夜連大雷電風雨卒暴電震交作陰霧書晦雨水成冰膠結纏綴折裂震野鷹餒附人虎窮入市其他禽獸手可攫取頭畜凍死殆盡薪米涌貴軍民偶絕地方之變誠爲非常刑之爲道召災尤易臣提刑無狀死不足贖然以臣私心尚疑他端貴州借調官軍借運糧餉軍苦戰關民疲輓輸都勻之征勢或不得已者斯臣心之所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林

陰陽則冰是皆陰盛之象恒寒之罰陛下宜默思博考深究災原夫陽爲君爲德爲內爲君子爲中華陰爲臣爲刑爲外爲小人爲夷狄古之論也奏上尋引疾乞休得旨暫許歸養已言官交章論薦最後堯蘭以星變薦俊與劉大夏皆一時人望不宜久廢十二年起廣東右布政使辭又二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總督巡江兼管操江既至再疏歸養不許頃之復疏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朔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搖倒官民房屋五十餘間壓死人民頭畜甚衆地裂水涌災變尤異方今北虜陸梁久聚河套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小又荆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臣觀近時科差日重人民日貧誠恐草澤間有相煽起者臣又聞漢宣帝本始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所以儒臣胡氏謂地妻道也臣道也若見若此如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思所善處則霍家之禍無繇而成夫宣帝賢君也霍光賢臣也謂帝不念光家謂光家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然臣望陛下於宮闈外戚內侍柄臣靜思而善處之他如災醜之設褒天黜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附

樣太巧丈尺大長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  
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亦繇此至於占役當清冗  
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述  
欲當戒侈幸當遠賂人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念者  
臣又聞華封祝聖人曰多男子詩歌后妃曰百斯男  
今中外人心日願陛下支庶振說而難於言臣不忍  
終負敢併昧死時上獨篤張皇后不選置後官廣儲  
武外戚寵盛閣宦寬縱其他齋醮織造冗食蠹用俊  
言皆海內所望朝紳所諱頃之疏薦禮部侍郎謝鐸  
太僕少卿儲璫光祿少卿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附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附

都御史韓邦問捕擊無功爲給事中世忠論劾上命  
俊往視并訪奏邦問事蹟俊身人武舉武驚出迎俊  
擒四十餘賊自劾其他有名賊首賊出片紙指示豆  
姓悉擒之撫散其餘黨因訪奏邦問才宜調簡有旨  
即以俊代俊奏昔朱熹劾提刑唐仲友奪命授熹  
辭不拜包拯劾三司使宋祁解職與拯拯拜不辭二  
人美刺具見今日臣蹟類然不敢竊位不許於是均  
稅糧平徭役教民自爲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  
發賑賤糴慎獄申禁西政大舉居頃以母喪歸爲寧  
庶人所奏責對狀乃罷故事凡外官朝廷有大慶賀  
禮惟三司掌印官合行會城其他若鎮巡守巡有使  
委者則隨所在展敬時寧庶人逆節有漸俊數裁之  
庶人嘗乞換琉璃瓦殿有旨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  
換俊言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頌  
禹儒服河開樂善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皆  
帝王藩服美德也寧府移封之初序則至親再遣之  
會國值至富然皆不用琉璃瓦者寧之先王豈非有  
遐慕焉今遽改之數世之後非孝子順孫所以示前  
美賢王讀書識事言多師古臣數侍教被禮獨優亦  
宜私有以報王但小人先忤君子不同孟軻曰齊人



敵莫若我也伏望聖明駕懿親斷大義毋涉叔段京  
鄒之求吳王凡杖之賜庶人是以銜俊甚至奏俊  
每於萬壽節近日不行慶賀便巡所屬有旨令對狀  
云武宗卽位兩京言官交薦得旨起及奏俊竟不行  
江西士夫羣詣吏部必再得之乃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其地俊力疏辭寧庶人密賂劉瑾特許焉尋丁父  
憂正德四年忽中批以補馬取用俄改巡撫湖廣四  
川賊酋廷瑞鄒本恕廖恩等倡亂兩川僻稱順天刮  
地三大王總制尚書洪鍾等連年討之無功復改俊  
四川剿平之後素輕官爵屢起屢辭至是欲殺賊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林

國乃倍道去至通江先後斬獲賊首廖麻千麻六兒  
饒老人生擒廖惠王仲甫凡得首級三千三百五十  
餘因追過大小巴山分兵蹙之于星子于仕河于麻  
柳于齊眉于高冠山于神廟岡于三十六盤每戰皆  
捷至繡雞嶺兵奮勇過河衝陣追北二十餘里至脩  
溪復前後擒斬千三百餘人而頃之瀘州故賊曹甫  
謀據江津俊馳赴之卽以其年元旦乘賊醉夜半圍  
燒之遂斬曹游曹洵曹玉等前後斬獲千三百二十  
餘人燒死九百餘人而監鄒與其黨復熾復使永順  
汪舍彭世麟擒之以伏兵凡得廷瑞本恕及王金珠

等二十八人餘賊奔潰過河官兵追圍擒斬及溺死  
者七百餘人捷聞降勅獎勵進右都御史賜銀幣是  
爲正德五年也俊以殺賊非本心不能撫徒勸之悉  
疏辭其冬曹甫餘黨方四等復收合數萬人來攻江  
津總兵追擊大敗之復有銀幣賜俊復力辭歸功將  
吏焉先是劉瑾竊政俊正家居嘗具草劾瑾且上之  
後以在軍無暇至是瑾誅疏賀并錄前奏聞且曰非  
欲銜事後之贊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難老  
病退達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  
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疏末更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林

先朝王振之後保無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  
吉祥也而有劉瑾得寵望蜀竊富貴其人何限意  
蓋指切後來當事者有旨責俊劉瑾已正典刑俊草  
久成當日不奏明懷奸畏罪令對狀俊自服妄言乃  
已又軍中奏功故多爲權要所冒俊一切拒之至是  
益見嫉忽中旨母辭賞聽辭右都御史致仕俊當官  
精勤切實所至爲民求隱雪冤嚴官吏而黜陟之其  
在雲南深險瘴毒莫不涉履巡撫江西入山穿谷草  
宿片飯詣視賊也或人其穴壘單車撫諭或住坐旬  
日或再三至凡八月巡八郡三十七縣其勤如此故

言永昌寺也。又好斤毀淫祠。雲南鶴慶寺有活佛。歲時士女萬人爭泥金其面。後命焚之。父老言犯者能致電損稼。後不聽。得金千餘入官。嗣是連歲登稔。民乃不惑。及他先後所至。斤毀以萬計。吏部尚書楊一清連薦爲南北掌院。及本兵皆不果。寧庶人反。後科道官薦俊當庶人竊名賈譽之日。獨發京鄙几杖之譬。先見足錄。亦不用。世宗卽位。勅起工部尚書凡三辭。上曰。新政之初。羣賢滿朝。朕佇俟焉。尋改刑部尚書。上欲推尊獻皇帝。舉朝諛詞。俊途次考輯歷代成禮論以進。又疏請親君子遠小人。及陛見。上注視久。

名山藏

卷之

三

九

林

之朝士皆竦觀曰。林先生來矣。俊權寓朝房。並不儼室。遇事屢有論奏。居歲餘。五乞致仕。頃之管工太監崔文名下李陽鳳等時向作頭宋鉦科斂不遂。因譖鉦於文。捉杖幾死。巡城御史亦同參奏。下刑部文責緣內降。取付鎮撫。俊留人不遣。疏言。祖宗朝以刑獄歸法司。罪無大小。皆取平決。自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雖元惡大憝。意中所愛。輒奪付鎮撫。文致爲奸。坐使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今先朝牢奸錮弊。悉已剪蕩。天下方仰頌中興。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乞仍付臣或都察院問治。上不納明。

日。後復執奏。上怒。再責俊。回奏。俊奏。陛下責臣。遠臣臣錯愕。無地。竊惟我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姦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聽之囚。反付推問者。崔文以脫罪之私。敢干內降。臣伏思人臣奉公守法爲職。犯顏敢諫。爲忠。陽城裂麻以拒延齡之相。狄兼謩封勅以阻藏吏之赦。忠臣愛君。往往如是。臣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漏奸之崔文。蠱惑希寵。嫁左道以興齋醮。蕩上心。亂我嘉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既視若無領。敢沮滅成憲。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深爲此懼。申論祖宗大法之不可廢。而人愚言突力。欲回天跡。若違旨罪當萬譴。上曰。且饒這遭矣。是時廷臣交章論諫者八十八。俊已五乞歸。最後八上。因爲上述孝宗皇帝時。劉健謝遷等故事。言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將歸之言。惟聖明納焉。遂許之。歸特加太子太保。與驛還鄉。令有司給米輿。夫歲時存問。復辭免不許。嘉靖二年也。俊去一年。諸臣以爭大禮。廷杖至有死者。俊卽家上疏。人君以寬仁爲德。剛正爲威。方推隆本生廣弘孝理。而威懾羣議。恐人命輕脆。包荒之下。爲容納一欠臣奄奄待死。敢倣古人遺表遺直之義。僭有獻言。臣

名山藏

卷之

三

九

林

惟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壞爛其體膚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臣及見成化時廷捷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然猶臥疾數月正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捷死之慘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議禮異同偶干宸怒輒復有此臣又聞成化弘治間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方有奸生打着問之旨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推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方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方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非祖宗仁厚之意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工

林

遣殆盡朝若爲空近聞石珪欲乞休致惟聖明畱念老成時加延接他若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望所屬亦宜引置左右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不勝愛願懇結不報嘉靖六年七十有六得疾復草遺奏勸上勤學政親賢才保聖躬以衍儲貳及預辭郵典漬甚呼聖躬皇儲者再俊好讀書慎交遊接引後進惟恐不及爲南僉都御史時李承勛爲郎過之語承勛曰昔王三原公在南都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賢士大夫往來無虛日今吾門何寥寥也豈俊不能屈已哉胡賢者之不至也承勛曰今士大夫所與公

交厚者何人曰司寇張公賁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三人者俊最厚承勛曰請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問所短曰某短於某承勛曰請問公所長俊遜謝請所短俊曰殊不知願子之教之也曰承勛每待教左右所聞惟節義文章未嘗及學問公長在是短亦在是歟俊大歎服當時士大夫論當世人物惟俊韓范富歐開七年明倫大典書成上追罪俊進歷代成禮論章其生前官職子達以士禮葬之穆宗改元追恤復舊加贈少保賜葬祭諡貞肅俊有弟侃傳皆知名達歷官南吏部郎中工篆隸能古文揚廉於俊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林

生平生不憂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視死無憾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周兵以殺降爲大戒撫綏爲上策在閩人畏之如神明比之宋之張詠孫文安陸州人今爲鍾祥縣人初名蛟舉鄉試入太學爲祭酒丘濬所器與更交字之曰志同其先本合肥人五世祖銘兄弟六人從高帝起兵以功授銘安陸衛千戶弟二人皆百戶天下既定銘率子虎及炳入見高帝撫之曰吾部曲兒也虎讓炳官調炳西安右護衛從秦王王泰虎遂居安陸交舉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諸僚散衛歸舍或出謂謝或相拉賦奕飲酒交獨讀書署中及暮乃還爲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孫

部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長吏部調交自輔薦陞選郎交溫粹和厚外不甚許可而中自期榮居吏部前後十餘年所推引多正人賢士值遷除與尚書計酌悉當才地京師爲之語曰要選通孫志同弘治中遷太常少卿道經略黃花鎮諸邊隘增牆塹廣樹藝以遇虜騎言邊事數條並見嘉納正德初擢光祿寺卿居二年進戶部右侍郎時權倖橫濫光祿多作無益費民竊財而戶部內外倉宦監紛置漕卒困誅求交裁省節縮不激不隨事以亡害既改吏部右侍郎張綏長尚書更張跡妄交累引王恕故事諷之綏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古

孫

亦以爲言竝不見納其縣有雞籠山九峯並峙去交舍百里交歸請書其中而唐宗在興時最愛重之交所居隣興睿宗爲割陽春臺東偏地以益宅宰堦垣遠其後世宗入繼大統中官言孫尚書宅侵陽春臺地當取之世宗曰先皇與孫尚書吾敢奪耶入卽位召爲戶部尚書交以人臣爲國必杜利孔清利源乃可返殷還早國計民命身任不疑則論通倉增置內臣大冗蠹剋漕卒且以闕暨預邦計非祖宗舊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覈蕃牧不宜臨覈輪納芻豆所僥馬宜令戶部通知其數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今內臣奪其地役其人乞革罷皆從之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論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不報是時上起用二三舊臣天下欣欣有太平之望既而中貴近倖尚沿正德之習二三舊臣亦念上冲年未知他日意所嚮守法太固而執之太堅天子英少見謂二三舊臣立意朋橫上於是及一載先後求退而上皆許之交與林俊去位同時所予恩數亦如俊大禮成上念交無所議阻進光祿大夫柱國居五年卒年八十計開輟朝賜祭葬諡恭僖交恂愨無大臣氣岸而清慎脩雅始終一致絕口人過厚於故舊室無聲婢

僮僕不奴斥之有司爲治坊表輒謝止都御史潘旦  
移檄曰公學師聖賢行約道義清介絕俗明哲保身  
宜爲公表里公既辭謝敬致贖銀若干文俟旦轉秩  
送金還丁元仕四川按察副使以交老乞侍養元舊  
監司浙東金匱俗不舉女元重爲禁於是浙東人生  
女者皆呼爲孫女而府宗重交欲納其女爲世宗妃  
交辭讓交女終身不敢適人

彭澤字濟物故長沙人繫籍蘭州衛少慷慨有志節  
弘治三年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  
中以執死獄名聞綰紳開達虜犯邊澤上攻援策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五

當時知澤才矣已出爲徽州知府徽名能府者則有  
前太守孫遇澤初至政化平平耳徽治具漆器澤家  
欲嫁女囂數十器遣吏護還澤父見吏曰吾以吾兒  
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既數月矣未有惠政聞吾耳  
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即貧稚髻布身可使女出嫁奈  
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即持一蓋髮一袂從關  
中徒步至徽府門告守門曰吾欲見太守門者曰攝  
乙曰吾太守父也若即告太守有彭某甲在門太守  
備自知之門有私入白澤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操  
血狀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操此數千里不

苦府門去堂幾何爾獨不能頃刻跬步舉乎澤跪  
入父登堂跪澤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  
氏窮苦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遣吏護漆器歸  
徽何仰太守也諸公爲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  
自取杖杖澤遂復徒步去澤涕泣蕩濯振政速惠去  
民所不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徽早鄉民入府迎澤  
澤所至卿輒兩澤出入兒童跪迎道傍有竹馬意徽  
人語曰守徽孰賢彭後孫前孫居十八彭公二年既  
以父喪去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治如徽州時府有  
奄宦方得時或請附之澤具棺府堂後曰吾身立附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六

五

人者哉准擬附棺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  
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召邊將分剿之澤言  
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分調諸將獲斬其賊遂  
平賊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  
起命澤同總兵時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居一歲  
復剿平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還京土魯番據哈  
密取其金印欲入寇甘肅大學士楊廷和推澤總督  
川陝經略澤以外夷好利其天性遣人齎金幣與土  
魯番和解之而所遣使者私許土魯番增幣澤不知  
也亦尋乞致仕既土魯番以不得增幣復據哈密寇

甘肅而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執熟夷失拜芥烟之欲爲內應者挫死之士魯番乃引去失拜芥烟子入貢京師呼寃長安門下錦衣衛令兵部與三法司會議兵部尚書王瓊故與澤不協且受夷人玉則請給事中臣御史春往勘故欲中澤以危法既勘歸無所及澤瓊又遣其屬儲璋路直廢會同館主事張濬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澤不可瓊乃自上言澤擅遣使妄增金幣謬言欽賞自遺書來和失信起釁厚國喪師并昆九疇俱宜逮治下廷臣集議之衆爲澤不平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毛澄稍折之戶部尚書石玠曰彭澤奸人都給事中王璘石天柱皆爲澤稱枉瓊迫衆論曰我豈害彭某者乃易奏稿數字以進得旨澤奪職爲民昆九疇皆逮問居數日瓊假內批謫天柱璘于外任而朝論太不直瓊世宗卽位從言官言戊瓊恤林特起澤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兵科給事中史道外補端楊廷和不合上心極論廷和過惡上下道奏吏部參看下道獄訊治澤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爲國乃爲小臣所構正德間道爲諫官嘗力掄奸黨許泰張洪王瓊陸完等自知素行不齒猥以搏擊當路爲名道

奸人之雄不可不治請自今科道官不揆大體不徇公論聽舉劾黜陟以示戒懲上曰楊廷和輔佐忠誠剪除奸逆定策翼戴有功不居朕方切倚毗史道提拾浮言橫肆誹謗大傷國體已有旨逮治今災異頻仍正上下交警之時若譏佞得志公議不明正人相率嫌避夫豈國福卿奏激忠憤遠慮世道今後吏部選補言官務求學行老成識達治體之人除大奸大惡機密重情許其獨本參奏餘皆從公會本有挾私報怨中傷善類者本衙門掌印官并各衙門堂上官具奏吏部稽察當否量爲黜陟以昭平明之治科道官以詔旨阻塞言路自澤倡之交章論澤澤上疏乞休因言給事中章僑前劾工部尚書趙璜欲伸徐景嵩私怨璜實無罪僑亦自劾乞休且曰公論之在天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記

下揚不能高抑不能下非臣與澤得私也澤所誣不足辨願倡說禁言生禍不淺上令僑供職如故亦言澤非阻塞言路者澤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極論澤及喬宇奸邪諸大臣並時乞歸上使人宣諭乃出有頃乞致仕恩數如二臣其後王瓊復召總制陝西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訟澤處置哈密事并及楊廷和而澤先坐爲民上不復罪也澤爲人長大腰

帶十二圍偉顧盼平居鮮笑客剛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救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則輒大呼志忿左右皆廢嘗武宗南巡每常朝則率其司屬詣闕叩頭其忠敬如此隆慶初贈少保謚襄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尤

影

奇穎善誦藻思沛然從父宦京師時楊一清爲中書舍人談經之學盛天下宇受業爲高第成化中年十七中順天鄉試二十年第進士復從李東陽遊肆力古文詞又復交遊海寧諸璫晉江蔡清昆陵邵寶和順王雲鳳臺城石琚究於問學初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尋丁母憂服闋吏部尚書王恕特除文選主事爲其屬累調郎中拔賢才憲僥競三與考察輿論稱允遷太常少卿宇博學工文精篆籀寫好山水雖甚奕之戲亦冠一時生而長身偉貌舉止凝重導駕齊壇孝宗奇之歷陞戶部左侍郎正德初劉瑾用事宇恬

守無聞其末年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寧宸濠謀反旦夕東下從容籌畫草創戰守具且誓諸卿臺諫同謀協力而外與客談笑奕飲自如則即城中作二軍鑿空出飛報火牌以誤之曰某月某日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出某路某月某日朝廷命某總兵統土漢兵若干萬出某路攻宸濠刻日矣宸濠暗遣死士可三百分伏城中約爲內應宇度守備太監劉瑯與宸濠善必知謀召瑯所用事人語之曰外間藉籍言乃公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乃聞科道官且上聞可語乃公審擇利害科道一聞乃公禍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宇

奇

我非愛公不出此言瑯急走見宇自白且哭且謝曰微公瑯蓋粉已自此不敢與宸濠通宸濠所約內應人與其間謀往來宇悉次第偵截之執而梟之江岸知指揮楊銳有勇畧使守安慶而誡之曰此南京上游也去江西爲近賊有計當先知則速告若攻城死守之宸濠至銳拒守十八晝夜宸濠驚恐曰安慶猶爾况南京邪又聞宇南京有備殺方士數人謀退兵其夜西北風惡舟纜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正守仁所乘其冬武宗親征至則賊已平朝正行在有旨令百官著戎服宇率先以朝服入江彬怒駕出入挾邊

軍魁然大也字先選健兒翻平爲與卒皆渺小耳一日集演武場彬問字此中有健鬪者否字可與我軍一角字曰未及求也卽以敵與之昇卒稍試之邊軍一再鬪皆僵彬大驚謂江南人人如此也彬射生甚近呼聚寶門欲入字使門者語之曰喬尚書手鎖鑰孰敢私啓且是門也偏近行宮除道不馳使馬不呼彬竟止報恩寺不得人明字出省候夜來草次公勞苦矣彬有所假冒字事事而奏必得旨乃行也世宗卽位錄保安南京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卽召拜吏部尚書上新政銳治字與林俊孫交彭澤並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喬

藉重中外仰慕焉居頃之吏道誣劾楊廷和下吏部參奏道挾私妄言爲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不允又頃之錦衣百戶張瑾率較尉受等支俸通倉橫取狼藉管糧主事羅洪載捕受等按罪語連瑾瑾惕懼求杖以免洪載還杖之瑾奏洪載擅笞禁衛官較廬月縛掠人上下洪載鎮撫司獄拷訊林俊孫交若科道官戶部郎中辦事進士劉濟等十餘人各上疏論棟請改付法司上付鎮撫如故調洪載外任字執奏不允而林俊亦復以崔文李陽鳳獄改付鎮撫累辭求退御史秦武言陛下召喬宇於南起林俊於野中

外鼓舞同時讚頌張瑾一衛士耳李陽鳳一役夫耳侵害部屬牽制法吏二臣力言並不見聽事關國體不可不慎上下所司而已既內織染局太監永乞付勅與本局官織造蘇杭上命內閣予勅楊廷和不可宇復與科道官極論上稍不悅字矣桂萼張璁席書方獻夫霍韜以議大禮得上意宇疏禮官之議隆正統也萼璁之議厚私親也隆正統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厚私親者適中皇上易從之意我太祖祖訓有兄終弟及之言所定大明律則稱所後者名父母本生亦名父母陛下稱興獻帝爲本生所以尊祖訓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喬

文之義正統之傳一本之恩兼全無失上曰姑且不治何言朕心適中易從也禮部尚書汪俊去上召席書代取萼璁韜于南京言官馬明衡李本陳屋等並被黜謫宇言陛下以一二人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口効忠實聖德書代汪俊特出內旨不與廷推國家百餘年來未有此事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有明衡等止召萼璁疏入報聞上既授萼璁獻夫爲學士宇言聖朝養士名節爲先席書不出廷推臣已力言不可今復有璁萼獻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之佞倖小人皇上



御極凡先朝傳旨陞官雖匠役官較亦盡黜革况學士之選甚榮而士大夫之進可干上切責宇曰任才用賢古帝王治夢等執經論禮登悅朕心干進者已科道相繼言上詰使對狀下御史段續陳相鎮撫司切責之宇引疾乞休許焉御史許中劉隅各疏言吏部尚書喬宇忠清冠絕保障多功銓衡秉物倚毗宜切上曰朕豈舍宇宇去朕耳大禮既定得命冠帶閒住宇素風澹泊所居器用陶甕衣服若寒士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負一藝者悉被款獎平生未嘗有惰慢之容毀譽之口端嚴惇博如海涵而嶽重其爲山水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前

好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游海岱及江南諸名勝掘隱接奇具諸紀載北方人士嘉言文苑則首字宇沒有二妾殉之其一宛平之劉其一儀真之許

郎曰世宗卽位林俊孫交彭澤喬宇並以耆德宿才列長六卿未幾皆去海內共惋惜之四君子者或鳳野鸞翥羽儀朝宇或周鼎商彝序列堂廟則天下之人所用跂跡而追風者歟

席書

胡世寧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其先祖友軫受學吳澄之門弘治初書以進士知鄆城興水利墾荒田賑饑興學益

賊莫敢入境歷戶工二部主事時雲南晝晦者五日南京刑部左侍郎樊瑩巡視雲貴奏黜貴州一省官自參政而下三百餘員以應災變書上言自古弭災之道人君則脩行側身大臣則引咎去位然後察百僚舉庶政未聞災出一方塵罪本方之吏近歲雲南景東衛雲迷霧慘害五日陶孟等處各有地震雷火等災皇天后土昭示非常愛陛下至矣樊瑩奏黜貴州省官三百餘員意謂不職所召臣竊謂此等災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不在遠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按春秋梁山崩不書晉者爲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下記異也宋真宗時雪出應在齊魯帝曰朕以天下爲憂直一方耶詔求直言臧膳避位而雪遂臧推古證今殆可知已天地之氣譬人一身平時調攝有道元氣無虧然後肢骸無滯癰毒不作若居常寒暑失和飲食失度情欲失節則元氣內損血脉不周癰疽瘰癧或發胸背或發手足今天下京師人首也充豫荆徐胸腹也青齊浙陝手也川廣雲貴足也手足疾作補其氣血理其榮衛則內氣壯而餘毒消荷藥石鍼砭專攻毒所竊恐病根未除將入腹心雲貴災異正如手足毒疾今議弭災脩政專治災作處所豈非

舍血氣之本源攻手足之末流天子四海爲家中國爲身雲貴雖遠疾病癢未有不切陛下氣脉者夫天下以軍民爲根本軍民以財力爲氣脉財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人心和而天變不見於四方近年諸邊重鎮寇患不止腹裏地方水旱相仍縣官廢征斂小民困徵求有鬻子輸官者有出產無資者民窮財盡莫甚此時而光祿寺諸監局供應道用數倍先年冗食官員積至累千投充匠校積至累萬脩齊設醺歲靡虛月僧道坐食無紀寺觀營築無停餘浙織造無已近臣賞賜無度皇親之家侵奪軍民網羅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庸

利大小內官凡繫軍馬錢穀衙門日漸加添幾倍祖宗時大獄據格詞而不敢辯刑官知冤抑而不能更大臣直言在閒未起用小臣言事被謫未原復文官傳奉有之武官不繇兵部有之雜流外品僭濫名器乖政傷和致災之繇孰過於此近中外報災陛下累下寬恤尚書馬文升等請減派恤民卽日施行陛下好生之心可謂至矣然使陛下徒有其心而民財民力日益耗瘁者法不振故也夫法者祖宗之法天子與臣下百世守者也設有諸事如臣所言爲大臣者不惜爵寵不避權勢確執成憲一不允至再再不允

至三三不允懇乞去位陛下將曰此大臣何爲去也必感悟矣居言路者不懼乖忤不避極言一不聽至再再不聽至三三不聽懇乞補陛下將曰此言官何爲去也必容納矣今爲大臣者遇壞法事未嘗不執一不允則曰職盡矣無如不允也况有漫不執者爲科道者見壞法事未嘗不陳一不聽則曰已言矣無如不聽也况有漫不言者故使陛下仁恩不敷者左右壅蔽也使陛下不知左右壅蔽者大臣言官也如近日延壽塔之作諸大臣力正科道交言陛下俯納停止中外臣民焚香作慶蓋繇言之也詳故陛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庸

知甚明正之也力故陛下斷甚決也使陛下舉一事興一役率匡救如此豈有言不聽諫不行哉又如近日商人達等投認皇親家人奏准准蓋鹽引戶部難經執奏科道亦嘗進言未蒙采納者蓋繇任法者不能三四執奏司言路者不能三四力言也使陛下真知商人名雖買補其實虧損百萬邊儲豈有徇貴戚之私壞祖宗大法哉中外皆曰方今上有堯舜之君陛下無皋夔之臣故使斯民不被陛下堯舜之澤者諸大臣過也使陛下不能率繇舊章者諸大臣過也使陛下不能燭左右奸欺知閭閻疾苦者諸大臣過

也者古大臣有以霖雨恒陰謝罪求去者有以地震  
先者有以無雲而震免者今大臣引罪不聞一人貴  
州偏藩考退乃至三百餘衆而雲南一省不知所退  
又幾百人矣雲貴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關殺相尋仕  
其地者妻孥不給窮乏難歸且所退黜類多小吏夫  
其虐暴則不能淫刑貪饕則不能賣惠用區區微臣  
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若云災傷地方則貴  
州原無災異若以罪錄米魯則雲南故非所部若曰  
二處相隣則四川亦在接壤因此加被治西遺東臣  
愚不知所以也去歲湖湘江浙諸處或地震軍民房  
屋或水沒人畜生命或雷電殊常或雷火迭見或猛  
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揚應天等處流移  
載道餓殍填途議者獨察雲貴不及他方豈雲貴多  
貪他方盡廉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  
隕于禹城近年有物如黑黍徧雨忠州而議者以事  
關國家非緣州縣未聞罪禹城忠州官者在此則原  
其無辜在彼則謂其有罪臣愚不知所以也唐陸贄  
曰凡今在位任大者其責重位近者其罪深邇年大  
臣據高簡而不圖委任妨賢路而不引正人迷祿戀  
寵一息尚存一念不止幸藉聖天子太平之福祖宗

無疆之休竊祿偷安一旦有事誰寄安危誰恤忠孝  
誠恐人議未一人心未愜天道有知災異殆甚臣聞  
聖奏不覺心思失平望勅吏部議處或欲綜核名實  
感格天意則先自兩京文武大臣下至科道部屬等  
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退者考退然後分遣中外黜  
貪酷之尤者與雲貴同例或以朝覲在邇京師考察  
亦近乞詔百官改圖既往思報將來令雲貴被考有  
名官員待會朝之時與各省官員一體從公再察此  
帝王蕩蕩平平奉三無私之心也書入孝宗欣覽帖  
置座右頃之擢河南僉事回賊流劫汝鄧開書剿平  
之正德初陞貴州提學副使王守仁謫龍場驛書率  
諸生延爲師還雲南右布政使平霑益州夷人之亂  
累轉福建左布政使宸濠反王守仁傳檄諸省募兵  
獨書與按察使周期雍即日赴援聞賊平道歸嘉靖  
改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南兵部侍郎時京  
軍以乏糧與怨書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之江南北  
大饑方議賑貸書言饑狀且上賑粥要議戶部臣喜  
曰此事便可屬席既被命令州縣十里爲局市米作  
粥待饑人稍蘇開給銀米大禮之議人持異見書私  
擬疏與張璁指合而不敢土間桂萼助璁倡言時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席

寡助錄上書草楊廷和汪俊等去位上召書爲禮部尚書言官論劾者八十餘人上益遣使者督促至而大禮遂定禮成之後條新政十二事倣姚崇要說之意請上決行之御史藍田劾書自居姚崇比上玄宗大不道書乞罷不許削田籍大禮集議成加太子太保獻帝實錄成進少保世廟告成書謂宜倣宋郊祀覃恩之典寬釋議禮獲罪諸臣具疏薦羅欽順自代重修大禮全書以書爲總裁書入朝二歲賜資頗仍而病目至瞽屢疏乞罷上曰卿出朕簡方資輔弼厥疾彌留勉從卿請加武英殿大學士用示優異然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席

運欲反臣初奏而鑑得免死適邊其弟春以簡討出爲僉事書乞恩留之爲言官所劾然春在翰林爲日講時講習恭慎後爲吏部侍郎又有弟象正德中任給事中以諫止北巡乞留老成遠近傳誦夷陵象居夷陵有惠政世宗登極復官尋卒萬曆改元贈光祿寺少卿書學尊櫛王守仁所著有鳴冤錄爲陸九淵鳴冤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家人家貧勤約事父母無乏子役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中卿貢士時則辭計偕路資之半既登第除德安推官岐王近倖欲困知府需索旁出世寧爲幹辦迄不病擊治其府中豪強巡按御史知世寧將疏薦之世寧言及輒更端世寧親王府中人有言世寧對曰此朝廷法即屬下治岐王不守此朝廷法即屬下立國根本千百年之民故不受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爲人強果元厲多詆世慨俗弘治正德中數言事言今俗靡士情以因循爲慎重緘默爲老成民力日匱而在位倡奢宜汰冗費重守令經武備南都多威與富世寧治獄無所撓機戶侵官讎累萬世寧擬盡本法有御史希劉瑾意反劾世寧失入人罪廷議皆直世寧御史以黨奸誅太監劉瑾守備南都獨世寧與張道余祐查約魏

1

100

有薪乎曰苦乏耳世寧曰比屋皆薪也卽見州守琦勸其修城守浙江有部軍器者至世寧謂守琦曰納之天幸也詰旦賊攻州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授兵登陣軍容甚盛適壁處指揮聶職寓城中率其徒持弓弩從睥睨射賊多死者賊以退除補實慶寶慶岷王府在焉約府毋受訟請王禁太監橫斂王及諸宗裔若太監反賢世寧皆從之踰年陞江西按察副使時江西盜起寧庶人宸濠威勢日盛侵漁逋責殃及閭閻而庶人方外爲博學多才延譽縉紳間莫敢言其過失世寧所駐劄東鄉叛賊王浩八等流劫廣信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明

世寧追勦之擒獲首惡撫順者爲奏原遷縣浚城經武療饑民用妥帖東鄉賊平姚源賊復起都御史俞諫調世寧崎嶇角之世寧意在招撫與諫不合疏論平賊三策末言宸濠府中所爲最激盜端竊恐禮樂政令漸不出朝廷而江西益可慮庶人志甚諫亦忌世寧庶人奏世寧妖言離間行金中朝必殺之有旨下巡按御史逮是時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歸家待命庶人挾朝旨徧遣兇徒襲求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宸濠黨也盡囚世寧家奴索其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世寧官舍中世寧遂變姓名開道投詣詔獄

而宸濠必欲致之江西獄以困之錢寧持旨下內閣楊一清持不下他日一清謂錢寧曰公何爲寧報復耶寧驚曰事何與寧且豈寧得爲也一清曰欲公全胡耳世寧得不移獄江西居一年言官交章訟寬久之減死戍藩陽又四年庶人反赦歸薦除湖廣按察使擢僉都御史撫四川世宗卽位求言世寧言自古帝王其盛於堯享國之永亦莫過之史言唐侯特起爲帝時年十六其後享國百有一年皇上起自興藩入繼大統卽位之蹟春秋之富皆與堯同聰明仁孝天性之美亦復類之臣願陛下脩堯之德致堯之治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明

臣聞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昔宋臣司馬光以是告君而孔子對魯君亦曰智仁勇史稱堯仁如天是其仁也其知如神是其明也帝德廣運而曰乃武是其武也臣願陛下舉斯三者存養省察用人行政無不求合更取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命儒臣摘要以次進讀而又講學充之臣竊見先任郎中新任副使魏技先任修撰後改同知何塘氣溫學正先任編修今陞金事邵瑞性醇行方此三臣者可爲講學輔導之資臣愚欲乞量依原級改置經筵必能開導聰明輔養聖德臣竊惟賞罰人主大柄陛下卽位之

初舉措固已快人尤願內外遠近視爲一體賞則幽  
隱不遺罰者脇從罔治如內擒江彬肘腋之患此外  
擒宸濠背叛之功事亦不易也均當論叙昔附宸濠  
以啓亂今附江彬以取勢罪尤深也均當追究文  
臣忠正者既褒錄矣武臣有指揮半斌者累執法以  
受罪內臣有承奉周儀有不從逆而被殺矣意此類  
皆宜一體收錄以示平公至於誅戮權奸亦宜論平  
日稍分差等使得勢擅權者將來不敢大肆臣竊惟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得皋夔稷契之賢而用之不可  
必得得如姚崇宋璟斯亦可矣近日言官奏起舊臣  
如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者皆其人也俊雖執古  
時俗或不之喜守正則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之  
歸濟變則崇臣願陛下早用四臣置之輔弼或部臺  
要地設施臣弼必大有補林廷玉字粹夫候官人剛  
威進士選吏科給事中弘治初轉右給事中上條  
治政疏論諸事力監諸臣妖黨嚴禁上納其言轉工  
部給事中以論程學士敏政會試問對不稱旨下  
獄論解意之所到必誠長歌志身在滿院廣東金事達  
定驗大儀寺丞鑑貪婪武廟下獄保而調延至學南  
京御史院事永鑑論諸事理言其誠約述乞歸社門  
二十餘年引和名士世寧又言逆瑾竊權之日死  
生呼吸一時廷臣莫敢正言故給事劉世監察御史

徐鉉二人獨爲剗切並奏傳聞天下稱頌鉉奏隱淪  
人或未知既而二臣皆以黨籍去位逮誅復用又僅  
遷知府並陞金華值地方晏寧惟以勸民善俗爲政  
鉉任廬州大盜充斥保障功多然而忠賢作郡公正  
自待撫字惟勤送迎或簡以致上司不悅所志難行  
鉉則屢奏乞休得請致仕鉉又不幸遇逆臣潘驤誣  
貪劾罷臣平生與鉉相知其人和內剛不異流俗  
至於推賢樂善物我無間忠國愛民生死不二眞若  
子也並雖昧平生然金華士民稱其愛百姓如妻子  
處同僚如弟兄待羣吏如奴僕臣愚妄謂如並鉉二  
臣卽不堪作郡猶當改他職而况仕則利民去而歸  
上不遺在野誠望聖朝未幾名爲吏部左侍郎聞父  
喪還世宗三年詔議廢宗皇帝尊號廷臣爭論多被  
朴除名世寧既免喪家居具疏乞休因言臣久病痼  
自分無生每念古人有以屍諫况臣未死敢瀝餘忠  
昔陛下踐祚之初臣嘗引宋臣司馬光仁明武三言  
以獻其時竊見陛下子惠元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  
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羣臣執議  
天禮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斯怒薄示  
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竊憂之譬諸天地仁則雨露明則日月武則雷霆雷震之威時一震耳震數而過則天棄而人踣故仁或可過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武夫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司寇問狀輕重誅黜皆依律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筆捷則恐或有雷變偶斃日月遂傷斃則墮仁傷則闕忠夫新進英特今雖一言有合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臣今雖一事太過後難逆其事之皆非臣願自今謹之陛下親定大禮追崇皇考上尊聖母其在陛下已無子臣父之失其在皇考聖母亦無卑臨尊之嫌矣正兩考改皇伯中外紛爭絮絮不已臣非敢謂其不然也竊見陛下入繼大統雖云皇考遺體倫序當立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擁翼之後實昭聖太后功居多既而卽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皇帝聖治之貽臣知聖心純孝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但願明以此意止在廷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有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親舊羣臣咸頌陛下之德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其父未嘗不尊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天子也雖尊其父爲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非徒爲繼統之大義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也孝宗之崩也天下臣民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權奸竊政正德十有六年之閒天下凜凜惟恐孝宗之業墜也一旦得陛下入繼大統親則猶子德則同符翕然歸戴若見孝宗今若如議者之言遽改初稱愚民不知又將翕然懷悲遂謂孝宗無後竊聞禮時爲大順次之聖王制禮必因時宜事之興革常順人心羣臣所執固欲爲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孚陛下至於激烈聚哭已則非禮矣昔盤庚遷殷浮言胥動再三語諭商道復興今聞陛下宣諭羣臣不盡加罪誠古聖王用心若更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一體信任共圖民社則萬世之孝也世宗先復有疏言大禮事慮爲迎合欲上不果會有罷廢小臣請遷廢宗陵寢合葬京師者世宗上疏陳駁又慮下誠未孚乃并上前疏欲世宗知其將順之意上悅命病可趨朝世寧辭不許召起兵部左侍郎會上體違和上疏問安并言却病之方曰人臣愛君如父不能自己如蒙俯鑒乞將臣奏面中居頃之復上講義三



章其一大學泰誓若有一个臣章其一書維辟作福章其一易不出戶庭章其有規指更乞留中省覽不必批出給事中余經管律勅世寧若告密者世宗以先有大體疏心喜之經律言不行世寧黑面嚙顏電胖獅鼻顧身不踰中人口則期期而才長敷奏疊疊論天下事累帙連章多先爲將順親愛之言自結於上後始引之正上以是親之論事雖多輒報溫旨實言將順與逢迎不同君行非而臣迎合逢迎也君行是而臣成就將順也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說

元

平日愛惜人才訪求推薦不遺餘力若侍郎何孟春霍韜副都御史李承勛都御馬吳陳九疇唐龍汪鏞給事中孫懋徐文溥御史徐文華程啓允李潤范梈郎中姜潤主事余鏊副使施儒楊必進知州樂護開或家居屏廢或還論不叙皆類言於上其言馬吳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尤切言吳先任四川殺賊有功歷練權奸建京開創九疇先任兵部督餉討逆人盡誅及東外還強擄爲番使寬亦虎虎等及開講罪復巨延無大西甫成楊必進告先任御史及陞兵部殺謫廷臣充有幼孫則因崇民怪僧之請心進則生彈劾一人之說致考察則因崇民怪僧之請心進則生之中九疇爲族今又武職陳未見如此人者類遺界雖人多疑之或謂臣僞薦九疇不慮違衆耶臣謂今

吏部將帥中既未有如九疇之人若竟不洗白則雖有如此之人亦待德微期思遂至莫測如命所以不俾再三於陛下也今天主有十億一僕不倫衆皆忌之麟蓋誇之關于左右而四信之左右信之言于主枉陷不足深惜顧今主家皆以爲成莫肯用力依惟聖明察上用吳儒必進九疇竟罷世寧自巡撫四川名爲兵部左侍郎繼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工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刑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在官首尾二年耳素多痼疾至兵部疾益甚求致仕復上言臣屢進替言無益於用蒙恩弗罪累當知止今病困之極恐一朝亟死終負聖慈切惟天生才德異常之君必使之遇天下難處異常之事夫惟用人行政必如祖宗創業所爲而後可保祖宗之天下若僅如守成之君惟用守常之人則持祿固寵天下殆矣陛下才德超邁古今然實遇天下難處異常之時也初繼大統欲尊所親本爲正理可一言定乃以事稍異常羣議橫阻因心術慮數歲始成所以竟尊大倫成此大孝者陛下天性發于至誠也今天下民窮天變禍基所伏其事之難處百倍尊親陛下必深念之矣夫親親仁民道本無二陛下推昔日尊親成此大孝而爲今日必欲救民保此大業則靡言不聽靡才不用靡善政不行矣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往惟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說

明

參荒歉今歲歲皆歉此多少雪誠恐來歲又旱陛下  
至仁惻惻發帑出賑貸民輪租不知有司曾否奉行  
也抑何日間饑莩之多又先不體上心爲之豫言豫  
處也臣知陛下體天愛民無不如古帝王無不如我  
祖宗所以致此實錄臣等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不迨  
也天下之事盡在六部六部之中吏戶尤重日見廷  
推所及皆衰憊愼然徒保名位有一輪忠爲國任事  
之人衆且謗議大則罪小則斥矣今天變民窮如此  
一朝有事有誰敢當一有敢當必推之於外阻之於  
內使其掣肘難行半塗而廢志不能遂窮促死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明

是衆欺陛下曰如此之人不可用也今天下事有可  
一人一日了者必使衆人牽滯令其終年累月而不  
能了有可一言一日決者必使衆論牽纏令其連篇  
累牘而不能決此所以事日廢民日窮也天下者祖  
宗天下陛下天下天下之民陛下赤子也猶昔追崇  
皇考聖母者陛下父母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臣  
又願諸爲大臣者皆以古語存心日見有禮於君者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絲是任賢去邪而天下大治矣陛下試即臣世  
寔之任名問當道曰此人居兵部稱否天下有事可

託之否彼如曰可則應曰如此衰病如何可使一朝  
身死誰可代之令其急求二三人以代不可臨時倉  
卒又用如臣者塞官也祖宗開創以來百五十餘年  
於此天下疆土田賦無加也而內外用度比舊數十  
倍歲豐猶且不足歉歲又何能贍必有通變才能之  
人理國如家然後可濟今得戶部善理財吏部善用  
人則生民自安邊境自定盜賊不憂起夷狄不患侵  
矣不幸盜賊起夷狄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  
戶部所蓄之財以贍軍故吏戶二部重也臣兵部仰  
二部者也選將備武兵部平時守邊責耳若遇中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明

盜起專命將帥武人貪功嗜殺必難猝定而民命已  
殘惟得文臣有方略者監統之則相機度勢撫捕兼  
施然後脇從可散首惡可擒也陛下試問當道今得  
如是幾人儲養在京緩急可用否再以臣世寧昔所  
論建而試問之此人言事果可行否所薦之人果可  
用否彼如曰不可則曰言事不可用是不知事也薦  
人不可用是不知人也正當急求人易之耳是不惟  
係全臣亦保全天下事也夫賢者天下利器也早得  
而用之一日即能早一日治天下事陛下試一留神  
必無不當用人當而後善政可行民生可救

大業可保也如臣衰憊之極病弱膽小恐誤天下事  
謀陛下事伏惟特賜昭斷臣力病昧死上言再三  
之竟許謝病歸墳之起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不赴卒  
上聞計輟朝贈少保諡端敏賜祭葬卹實謂世寧疾  
惡如讐好善猶已而席書稱之曰胡公立談似結舌  
論事若懸河子純聲震知府有才行繼知兵早天世  
寧調兵江西方他出兵官領兵入見繼繼曰是兵素  
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繼指示進退離合之  
勢甚詳既三日世寧歸閱兵官所領兵大異之詰曰  
公等何以如此曉兵其實對世寧嘆曰有子乃自失  
之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  
失一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李

郎曰世寧自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  
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  
人奸也過有甚此者蠢踈輕淺也然則無可取歟曰  
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有有利國家雖死弗避  
持是終身焉而氣質之偏庶乎有改也或謂世寧任  
數少容夫濟變安能含智哉

李承勛

吳廷舉

何孟春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唐鬱林王恪之裔父田成化

中爲戶部郎中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舉田督餉出  
計黔瀘慶慶等郡所合徵調勸輸以省遠輓轡平擢  
廣東左參議海南夷會那喃叛田渡海抵巢穴諭服  
之仕至右副都御史以不調汪直重籍紳開承勛年  
二十舉弘治六年進士授太湖令剔蠹除彊力行古  
政歷南京刑部郎中與胡世寧魏校余祐相善時稱  
四君子正德三年自工部郎中出知南昌府是時江  
西盜起瑞饒撫諸郡皆被賊承勛至贛賊方犯新  
淦參政趙士賢被執都御史陳金檄承勛守豐城承  
勛多方防禦寇退六年靖安寇胡雪二與其黨羅光  
權等攻掠州縣殺人萬計參政吳廷舉入寇壘爲所  
留代者副使吳一貫亦沒子軍承勛與賊兩戰斬首  
五百有奇七年華林寇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被  
害承勛單騎入憲軍召賊黨王奇說降之奇來見慘  
得其衷刃縱使還奇復與其黨來則謀舉火爲應承  
勛乘之寇以大潰擒斬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萬  
餘二縣悉平八年姚源寇王浩八聽撫復叛都御史  
俞諫調大同兵征之邊兵貪暴甚賊承勛勸約束一  
軍設伏裴源復斬首百有奇論功第一鎮守太監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李

安欲奪之誣承勛竄賊坐繫江西獄吏部言承勛治

續顯若得出超遷浙江按察使累陞都御史巡撫遼東初開原與虜市虜時時殺掠市人巡按御史葛翰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略戰守兵部以承勛言上遂使往承勛以開原一鎮孤懸賊境密邇奴兒干諸夷邊城頻壞賊往來莫禁民困不支奏請修築城堡起定遠慶雲次古城鎮夷以及松山柴河諸要衝爲垣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壕塹如之墩臺百八十有一招來逋逃三千三百有奇墾田四千五百餘頃又城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要害垣塹臺視開原三之一兩月報竣陞俸一級是爲世宗初年亡何告歸起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十五

李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刑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嘉靖六年左都御史缺吏部以承勛及工部尚書胡世寧上上用承勛遞傳赴職是時天子勵精圖治收召材賢士大夫以節與名表若于時者莫不在位尋陞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顏頤壽罷上加承勛太子太保使爲之刑部班秩亞吏部復使爲慎選也承勛自南京至條足食足兵八事上嘉納焉頃之上欲作新戎政復園營舊大學士楊一清言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宜專設都御史一人提督令才望大臣充之上又特命承勛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提督團營軍務賜璽書及御製詩一章凡國有大議承勛與胡世寧等頗見諮訪承勛亦孜孜爲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七年以疾乞休因疏時事所急者上下議所司慰留不允八年胡世寧以兵部尚書卒特命承勛專領尚書事兼團營如故時岑猛弄兵于田州沙保拒命于芒部番賊深入于洮岷甘肅土魯番嫁禍于哈密小王子入寇于陽和警報日至承勛繼世寧任經理安戢先後同心九年一品考滿上親製手勅褒嘉賜羊酒寶鏤十年春以風霾示異奉詔陳備邊策因言今天下夷虜之患凡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十六

李

所以備之不過豐財用材兩途而已豐財之道在備豫用材之道在器使疏入卽下諸司條議舉行亡何暴卒於官舍上曰吾方欲用承勛吏部今已矣自爲文遣祭恤典有加賜贈少保諡康惠承勛學有淵源濟以廉果言議風采闡切通明樞兵南北深諫夷虜情形而通達國體練習庶務每集議朝堂感慨辯論所奏前後數十皆切於當世從兄承恩郎中承芳大理寺副承著承顏貢士承芳不樂仕進隱黃公山下以講學賦詩爲樂承著善居喪從陳獻章游亦隱黃公山

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成化中年十九舉于鄉二十  
三以進士知順德縣盡罷縣請淨費壞斥淫祠觀寺  
二百餘所以其材修學宮闢書院作土堤有鄉大夫  
二子犯盜並論死之而生其少子存其後標其門曰  
盜後少子改行並遷廷舉廷舉乃撤之廷舉倡置好  
氣節上官莫敢干劉大夏爲廣東左布政使每延館  
廷舉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頓首其見重如此順德  
有權璫者家廟在縣以屬都御史屠淵滿徵召廷舉  
廷舉入見瀟曰中貴人某者而邑子屬院修其家廟  
院難爲撤故面語公公爾意廷舉曰下官越境奔命

名山藏

卷之四

國朝記

四

吳

謂大人有重委所見命乃然下官守土吏非奉朝恩  
若例不敢私役一人輕費一金也大人自爲之趨出  
巡按御史汪者曰吳令顧拒上市能所壞淫祠斥寺  
觀以其材作土堤闢書院修學宮亡僂乎盜盜門竟  
撤之殆盜賂耳即捕盜令自首賂令乃撤門標不  
即理前事廷舉因服枯手分折費直竹木碎屑具列  
斤兩盜亦前曰盜小人死分也敢誣廉令汪大慚止  
廷舉以剛伉不得超遷滯郡縣者二十餘年正德初  
廣東盜起用劉大夏薦自松江同知陞兵備僉事至  
則平十三村池水諸洞賊劉瑾索持省帑令解京師

衆謂當譽鹽人之廷舉奏言有旨括省帑解京皆非  
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也請留之備軍瑾  
大怒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鶴入廣買辦不法太監  
忠鎮守橫恣者二十事忠亦許奏廷舉逮繫詔獄無  
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謫戍邊會風霾  
示變放爲民其年瑾誅遷雲南副使江西盜起總制  
討之數年無功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廷舉才略隨遷  
江西參政至則督兵攻靖安寇胡雪二者無功既單  
騎入姚源賊王浩八壘論之降爲浩八所羈廷舉居  
數日不見恐行坐吟詩陰伺得賊要領因用其巨力

名山藏

卷之五

國朝記

吳

而謹微輕者咱以利令僕妻其女時胡世寧方以按  
察使討賊騰檄開諭賊奉廷舉歸廷舉因與椽澄執  
管率三人平之因上椽功而自劾輕身被羈狀又二  
年追姚源賊於弋陽又一年與胡世寧等擊浩八於  
裴源皆有功廷舉故喜吟詩等副使李夢陽面請之  
顧其音誓不諧大爲夢陽嘲哂遂忌而相排擊廷舉  
日乞休不俟命解去既去陞廣東右布政兼經略廣  
西轉左布政湖南饑陞副都御史出賑還京復出湖  
南定地諸夷界寧庶人且反陰屬吏部尚書陸完曰  
都御史孫燧不利我急去之切勿吳代也世宗卽位

名爲兵部右侍郎上書自劾曰竊見古之人臣盡言以匡君竭忠而補友用能殫心報國協力揀時都御史之職當辯理冤濫糾劾百官而臣向者當多事之秋負不職之咎正德末年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權納賄誤國開邊臣於此會無一言排擊吏部尚書陸完傾心張銳兵部尚書王瓊諂事錢寧臣於此時不以風聞糾過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舊交也先帝南狩有請寶之從無迴鑾之諍今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先帝南事日非既不能引裾而陳又不能納綬而去而臣於二臣袖手括囊曾無忠言善說輸替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盟元

五

歲昔者張綱理輪於梁冀王尊上奏於匡衡唐介面陳於彥博韓愈者論於陽城歐陽移青於仲淹陳瓘致規於曾布朱嘉訓簡於史浩臣處君臣朋友之間有媿七賢不敢就職謹乞骸骨歸廬入改南京工部又轉南戶部還南巡撫右都御史蓋立朝五日而已大禮議起廷舉請延問海內有德有學之臣如楊一清胡世寧王守仁汪偉李承勛李夢陽諸人定其是非不報廷舉雖與夢陽相忌至是顧亦薦之於朝而廷舉先爲江西時德興縣有致仕布政使舒清者嘗治禹州掘地得錢十八萬緡盡發屬公後在廣西却

土官餽歸之府庫居鄉不跡城府賊入境相戒勿擾清家廷舉上言薦清請量授京職或賜養贍米廩下吏部竊不行至爲南都御史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何波出擁徒百十人執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騰者方操兵教場聞波事各兵前衝圍太監道撲臂大呼扼太監頰落其帽諸兵皆助圍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爲辱入奏之世宗命械繫波景騰且重治之廷舉入奏志聰貪黷所以魚肉吳人狀上降波五級調景騰遠方黜志聰罷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吳

廷舉還引見景騰壯焉爲立仗義英風碑碑於長洲之縣門或謂縣人景其嗜善如此亡何遷工部尚書具疏乞休上慰留之廷舉且留戶部主事陳琛以詩規廷舉廷舉手牘請琛曰公謂可歸卽歸史遂再疏請疏引白居易張詠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閑人天下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之語疏中有嗚呼二字上怒廷舉悔慢無人臣體令致仕亡何卒廷舉身長而瘠面如削瓜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於天下其少遊太學時與羅玘爲同舍生玘以貲貢年四十餘無知者廷舉獨奇而兄事之玘主

僕皆病痢僕死廷舉身爲煮粥負之解後晝夜十數  
反其在順德郭智調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  
當迎廷舉獨經紀智喪越日乃人謂人皆服其誼有  
弟廷弼亦爲舉人廷舉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  
廷弼曰君子仕則爲君兄疆直守職誠向君也烏用  
規哉廷舉被逮時廷弼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  
通飲食者廷弼若舉人巾服操食食兄卧其械下刑  
部主事宿進見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爲奏記東  
部尚書張綏綏掠之於瑾故得全世皆贊其孝友隆  
慶初贈廷舉太子少保諡清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人本廬陵人元時有爲郴桂都統  
者遂家焉祖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說刑部郎皆知名  
說字南臣有勲藏以抵怒誣指某職人東職銀行  
下諸理商臣察其情請尚書反之尚書從商臣言爲  
及矣士如向者諱指某職脫客賈商臣言爲  
不自法官主持而藉諸賈近是爲失職與有焉又  
何孟春幼穎異爲黎淳所賞長從李東陽游東陽  
讀其文曰表吾楚者此子也年二十登弘治八年進  
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弘治十一年閏  
十一月日食下詔求言孟春應詔上萬言書極言時  
事而先之以果聽斷公委任以箴上德時論避之孟  
春貌癯神暢雖在年少淹貫通練每談疆場慨然有

擊弓之志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皆器重之一日京師  
熊入市傷人文升以守衛官不戒請加罪并陳當飭  
戎備盜孟春言熊之爲兆雖當防盜亦慮火災火何  
禮部燬或問孟春驗何占書孟春言初無占書記宋  
紹興已酉永嘉縣有熊入市太守高世則謂其倖曰  
熊於字上能下火郡宜慎火已永嘉縣災某談所記  
不意驗也出爲河南參政分守三道治稱仁明居三  
年擢太僕少卿老幼傾城擁車亮酒道傍以謝馬足  
既至上言馬政利病兵部以爲條式寺儲馬價縣官  
欲取他用孟春奏寢之錄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何

撫雲南蠻夷盜賊充斥孟春處置撫諭多所解散獨  
十八寨黑羅久作不靖出沒流劫嘯聚至千百餘孟  
春與巡按御史陳察議征朝命許之解散羅雄越州  
邑市諸縣蠻之爲羽翼者先是滇石能言更有妖蟒  
助賊作霧孟春爲文祭蟒蟒飛石裂遂剋之磨崖而  
碑之曰石有聲賊則滅白蟒去黑羅礫撫巡御史親  
持節旣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山嶼孟春性尚  
剛褊常書衛玠之言以自戒居常好讀書兼喜飲酒  
其所讀書參互考訂博而能精曆數兵法奇遁醫藥  
皆臻其妙丘游嘗輯醫鈔孟春益抄廣之至是發在

官藏錢買藥給方下牒州縣曰雲南夷獺之地饒毒  
瘴尚鬼蓄蠱疾不服藥當職異時聞故閣老丘公感  
避難止小兒哭法因而廣抄方書遂憶諸書中如宋  
陶學士大道方可療阻饑蘇學上聖散方可消瘴癘  
丘抄皆未之及因續而廣之夫二公目覩藥効手書  
示世政貴養民何小可忽冥應靈契諒非濶迂越瘠  
秦肥當無阻格世宗元年陞南京兵部侍郎論平十  
八寨功改立十八寨爲永昌府增長官司五守禦千  
戶所五明年改吏部與喬宇林俊彭澤汪俊輩皆以  
拔擢入才爲已任大禮議起孟春前後三疏張璁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大禮或問十三條孟春通夕作十三難破之遂與百  
官伏闕請上怒孟春首倡以大臣僅奪其俸尋調南  
京工部居二年引疾退許之明倫大典書成削職爲  
民孟春勇於敢爲歷仕三朝屢陳讜論當伏闕時有  
老中貴識之曰此公先朝言事多已今尚爾邪所著  
書始名案垢既家居累平生撰述得六十餘卷名餘  
冬序錄其曰案垢者謂夫物不日新必垢案用書室  
垢惟筆墨然亦須滌今者筆垢乎棲意在求新而餘  
本自序之文則言魏董遇好讀書謂學當以二餘冬  
者歲餘夜者日餘陰雨者時餘霽越受業十五歲爲

周公師其言人休不休人卧不卧者此以口時之餘  
而東方朔自謂三冬足用蓋歲餘邪晉皇甫謐自言  
晝慙作勞夜甘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惟季冬之  
未纔得一句學亦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  
鉉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枕假寐而已士安寶  
鼎蓋於日時之餘亦不暇學矣予少而仕官俸足自  
資執掌政務領三餘時有南部幹局稍閒理釋舊稿  
乙酉冬閏稔有成帙養病歸山益多長晷命兒子編  
輯亦適戊子冬閏編帙序目起畢辜盡極陽錄名曰  
餘冬夫子之爲學猶是閏耳且不足比昔賢之歲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平時日孟春他所考訂註釋尚多學者稱爲燕泉先  
生隆慶改元贈禮部尚書諡文簡遣官造墳諭祭子  
仲芳舉人竟天絕郡城西有泉春滿教平楚人謂燕泉水盈燕夫水平名泉曰燕  
郎曰吳廷舉何孟春皆據經守道之臣而淹貫學問  
廷舉從李獻吉學詩不諧遂生睚眦之釁此與提胸  
嘔血何異崔子鍾曰鈍頗識當世士大夫如吳公鮮  
儷也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能否召此外優爲之



名山藏卷之八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陸深 張邦奇 朱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作新廟學正預考試祠封見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鄆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扶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極行社倉民用充足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臣林記

文風蔚然然其於廟在受禪堂之中每夜輒開金戈成乃祀漢獻帝于上列孔融廟而楊修陳琳等立焉不請之謂其後之書無而無李先主之實祠廟亦遂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除多鬼采諸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之李東陽力排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致

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

叢委條貫整飭爲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

如川赴海嘗謂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當世以

爲名語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羣書極所欲言而無

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爲文章好

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進

於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寶同邑舉人

浦瑾亦篤學問寶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而樂

心則錄似瑾瑾曰可則再誦曰不可不誦也有誦而

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爲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宋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臣林記

雄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

得諸先泰寶視學江西山興水舫紉繹經史欣然有

會日記月載復名曰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

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

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

爲吳興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舉鄉

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

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

與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



鄉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爲剖判同異開引指歸禮尚  
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通政  
七年陞順天府尹手書公移簿曰爾不居常病州縣  
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羨周恂如韓永熙立法之善  
今日當局試看如何任事弊罷行俸私屏息皆前  
尹所未爲者十年陞南禮部侍郎上書言太祖太宗  
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太廟之祭宜行古春壇之禮語  
在典禮記聞車駕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唯唐虞可  
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  
皇召博浪之擊隋煬起突厥之謀皇明祖訓謂帝王

名山藏

卷之

五

五

五

居處當常懷警備內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元  
英宗遇夜被害爲左右太遠聖祖防患周密一至於  
此何況耀三軍列七萃馳驅於千萬里之途者哉及  
駕幸邸有旨令百官戎服以朝廉奏請如常朝儀更  
請謁太廟嘉靖初元陞南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據  
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  
驛廩與夫歸且賜勅諭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委  
任方殷乞休甚力其歸順神葆和茂躋壽考著書樂  
道潤色太平廉感激泣下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  
諡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解才智

辭居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  
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奸士出於  
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  
錄尤行于世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  
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  
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  
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若入索帕亡有躊躇  
已久曰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  
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

名山藏

卷之

六

六

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大而角衆共贊鐸鐸  
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頗相戒無犯魯  
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  
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溢官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清  
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慘切又復  
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  
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貞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  
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卽家敦促一時撫  
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  
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憤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  
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  
鐸辭華航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  
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欲仰物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  
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繼進古文詩賦雅暢弘治  
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大復崔統  
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  
疏歸既卒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政暇誨  
生徒得薛蕙爲名士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

名山藏

卷之七

四林記

七

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  
鑾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舊恨提學京畿中  
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奏廷相王劉  
合力構之下詔獄謫額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  
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奏習  
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  
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丁內艱服  
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廷相  
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  
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兵部尚書改左都御

名山藏

卷之八

四林記

八

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  
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會吏部五察内外官簡  
覈當去雷冕蹕幸承天時承召問以直對沿途裁省  
甚多滿三考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二十年郭勛  
坐罪下獄上詰其領營勅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  
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抹不允廷相歷事三朝  
以忠誠不欺爲先御下則剛直不虐遇事之當爲弊  
之當祛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難鳴而起周公坐以待  
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歷象緯醫  
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  
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自言知道以來  
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  
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其下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翰林編修  
年丁母憂劉瑾以擴充政事爲名改南京主事瑾誅  
復職久之陞國子司業丁父憂哀制准禮服闋請告  
嘉靖七年起爲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直  
講先送講章內閣詳定乃以講讀深直講其章爲內  
閣桂萼所改講罷面奏講義不治非臣舊撰請後母

遂內閣改定常深奏恩鴻臚官方贊禮上不悉聞  
命深退深退上欲請罪上始知之曰此故事也汝有  
所見則別奏聞等因奏上深所撰講章曰章進  
自內閣方得片暢不然保無不雅馴自後如深上  
言臣遭聖明備員講讀昨因講議未洽經筵而奏臣  
敢爲此上特堯舜彼時威嚴之下未盡愚衷先行犯  
禮退疏待罪方將具論所以不意溫旨再蒙是陛下  
不責臣罪誘臣復言也臣謹按經筵一事輔養君德  
乃其首務臣等摩勵亦復不少夫天威咫尺臣子儼  
然拜起布義陳詞若自反身心一無所有豈不汗愧

進脩而內閣又因以考臣等之造詣臣誠  
事納忠以佐維新之治儻蒙聖明垂察臣之報効方  
自今日上曰陸深諍詐敢欺卽其疏首獻諫夫豈臣  
謹且覽其初進講章數語亦謬吏部參究以聞吏部  
參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謫延平府同知居  
三月陞山而提學副使深集先儒要語爲典常論述  
二編名同異錄進之復上表曰臣深才拙器疎力小  
圖大狹陋漢唐之治思致身唐虞恭遇聖明益思自  
奮第愧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陛下曲  
賜保全尚與衣冠昨自講筵出佐延郡楊羅李朱遺  
風猶嗟臣在郡中水土相宜職務易稱頗得讀書每  
見先儒議論有功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錄未及  
三月蒙恩超資付臣學政非臣捐糜所能報荅臣比  
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爲上下繕寫上陳伏惟聖人學  
貴得要帝王務在知先儻博覽泛觀殆非神明化育  
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然  
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復自  
念臣僻居海上家有藏書可資參考衣食所餘足備  
筆札儻蒙賜骸骨少假歲時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  
動成一家之言庸爲萬幾之助也矣上納之陽面生

員某父爲縣令嘗死御史鏜不爲申理反坐咎責深  
曰父死非辜不共戴天奈何罪之與鏜力辯不合卽  
上疏劾鏜鏜亦劾深遣給事中勘問鏜坐誦外深更  
調浙江提學副使十五年繇四川布政使陞光祿卿  
內閣疏深學行累陞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深長身玉  
立神采朗豁上不喜其顙顙美其舉止駕幸承天改  
翰林學士兼掌行在印信駕還陞詹事三十年九廟  
災目効致仕居四年卒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諡文  
裕深磊落瑰奇嬉笑成文品騰古今商確事義辯識  
書畫古器談鋒傾一座書法學趙吳興光彩煥然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張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疇苦學耽經籍年十七  
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  
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  
君子也武宗朝著張憲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驗劉  
璉以鸞喻一時附理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  
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覲視客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  
時從田畯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

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會  
文如雄雉無益也與諸生誦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  
暢乃罷邦奇奉親游宦旣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  
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  
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  
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  
累疏終養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  
職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  
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  
上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二

張

儉莊肅拜奇兼而有焉坐目無流視耳無傾聽晨起  
史官嘗傳天臺有所爲夕除畢繼先退謀交於慎獨至  
之推較善頗座有故事然終不泄露其以吏部侍郎  
兼官者九載諸所銓注往往位上  
日古稱良玉溫潤而罕然張公非耶  
鄉人稱說尤正贊行推和濟第一  
 存後至百歲邦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  
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請按山東時御史  
王相被閹鑑攜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  
民養備捕鼠貓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

卷之

臣林詒

三

朱

御史得從輕刑還朝諫止南巡出知登昌嘉靖初綜  
覈吏治天下吏卑異者五人蒙居第一遷浙江按察  
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  
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蒙作無魏亭  
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於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  
后梓宮南祔並治水道業瘁有所過內使望蒙殿其  
胸快快暴卒七級聞蒙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  
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  
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廡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  
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謾傳以爲長齋布

政浙江史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清饑殺僞案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嫗至以爲傭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於其父鳳鳳怒詎曰胡用此膏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志裳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諡恭簡賜祭葬案郎曰邵寶楊廉魯鐸王廷相陸深張邦奇朱裳七君子者皆讀書續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梁材

唐 胃

熊浹

張治

名山藏

卷之八

— 一

— 未 —

梁材字大用大城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德清縣  
吳山  
德清自有令以來民繁思者獨材一人去之二十年  
後繼之者曲靖人陶廉此兩人而已正德初陞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中稱名法家出爲嘉興知府精悍廉  
介論者以繼楊繼宗調杭州府累遷浙江按察布政  
二使事無繁劇一來便決初至積牘盈篋材頃刻批  
笺都盡又咸允常巡按御史者材里人材自居前輩  
無所過禮御史不能平材艱歸御史誣奏之嘉靖初  
移雲南按察使雲南土官相警殺六年不寧御史

委材勘材名兩土官至罰其牛羊贖罪復職如故御史輕之材曰以夷治夷所謂因之也御史不聽繫治兩土官材曰恐變御史聽材言因遣人護之歸護人歸言夷聞繫治集兵相調矣見寬乃已陞貴州左布政尋調廣東材居官都衣蠶食而已都司中僚佐人置圖牌書其僕令候吏日市物書數牌上會而後入召市人面給之一時海內布政惟姚鏌與材等稱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累進戶部尚書每戒諭屬官面目嚴冷一觀政選士劉錦以兩不到部材召而詰然足見尋以憂去十三年再起掌部事以剛執不能自媚獨上對諸大臣言亦稱其正十五年疏乞改南戶科給事中周琬言今大丁方集邊儲告匱材職司邦計去繁就簡欲便身圖非大臣事君之誼下吏部覆勉留之上責材自疑求遠吏部不行參奏並對狀吏部上章引罪材亦自劾上以材語實宥之令悉心供職而奪吏部官俸然終不爲上所喜十七年以六歲考滿詔致仕去初徽王之國憲宗賜之鹿邑莊田其後管莊人與佃戶相構材請革去莊人徵租有司王言其不便上從之是年王請給勅鑄碑永垂久久下戶部時材已致仕視部事者左侍郎唐鼎執奏

如前上怒追罪材令以右侍郎閒住奪青俸郎中王宗濬等下鎮撫司鞠治十八年戶部尚書李廷相致仕上追念材名復官既至當考察京官上手勅赴吏部與其事刑部有重獄不決者西上命兼決數日畢奏上喜曰安得十二尚書人皆如材六年考滿上以材清操著聞特加太子少保頃會上欲取龍涎香供醮材謂會典不載不索上供上已銜之而是時諸宮殿工作頻興董功者武定侯勛恃寵專濫役外班軍四萬餘人猶謂不足更籍其不至者令輸金僱役各三月所人予糧四斗復九千人材堅執不與勛劾材上命兵部會勛議兵部言材守職不得不慎上亦命已之而先是勛別籍兵部逃亡旗軍布花折糧等銀募工上作至是支給愈費材謂向所差役已可五萬人奈何濫費別募詔從材議兵部尚書張瓚即按籍散給所募工人助奏材瓚比周侵職上姑貸瓚罪責材沽名詐忠令冠帶閒住隆慶中諡清惠材莊重寡言笑堅正方嚴人莫敢干以私公退焚香讀書常以四書及律例自隨前後司國計十年謹守堯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力主方持天下不加賦而足當嘉靖中葉士大夫頗尚員通大臣或阿上取寵材屹



然自立無魏古人焉嘗謂書生業爲儒人官兼自吾分不可言人況持以矯吾所不爲于孫計者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爲人平易正直誠人不求人知於人無所報復日犯而不較吾敢謂能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六法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入象爲朱死節臣趙與珞等請諡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諸儒皆令其進于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蠻土官莽信保山令趙九皇之橫虐者論解木邦孟養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亂政聲大著歷廣西左布政使靖江宗室貧困請封請祿受封輒請補祿自玉牒日始胄曰祿常從爵未爵何祿疏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爲令古田鳳凰寨韋賊爲亂兵征無功冒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孺子入學讀書者耶即從朝輔來見解甲受贖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汪漳陞戶部左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胄陳不可者八大要言華夷者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來立陳氏後已無所得置爲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至于宣宗克承厥志棄不之間二不可也安南前代當其盛時屢爲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季陳八姓迭主而嶺南邊郡外警遂稀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若謂中國舊地宜乘亂取之臣故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者幾半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平交簡定繼亂所不嚮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始克就擒亡幾何時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復起中朝武臣陷死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國十餘年之力得數郡縣空名而止比况前代又有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四不可也夷狄人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歷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華亂具表齎方物款關不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初封卻而拒之名爲負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山海餽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釳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于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作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

皆迹有可求耳以臣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倉積餘僅四百萬也田壤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虜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進錦衣問狀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關于大體萬一徇枉衆或隨之卽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出憂不在四夷而先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奏稱胄忠謀上亦曰胥後議武定侯勛恃寵請配享其祖英於太廟胄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英從祀居頃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十五

唐

之以爭明堂大禮下錦衣考試職爲編民其兩疏詞並他兄胄耿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疏詳核今古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北向力稱首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胄與林俊吳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諸贈右都御史賜葬祭于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銅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質決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卽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

殘壘所垂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夷上功舉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浹疏傑生職職邊人快之大禮議起浹持論與張璁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東殿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殿執奏上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福柱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上意浹徇庇視浹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明

職下應召等考試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陸榮劉希簡以爲言上復怒榮等不待問報先事妄質俱下錦衣考試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及隣證俱發邊充軍杖福姊百以浹實贊議大禮姑更革職間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上與近直追論舊臣論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掌院事諭年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上固留之賜粟帛存問上營其僊臺焉浹極言僊妄先是楊爵周怡坐諫僊祥禱祠繫獄者久之其言爵怡於上

上釋之至是見決言大怒立逐爵伯繫獄如故批決疏示大學士崙嵩爲婉解乃罷蓋爵伯出獄方三日耳然上尚念決加決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一再奪決俸決內不自安會加陶文仲伯爵予恩蔭復疏爭留中遂稱病求退上怒曰厥決初就爭敬之議藉取爲違非本心既附用當感報乃輒誅主專橫茲測度探問假以休請宜重治姑奪職爲民衣官較其押回原籍當差決篤好程朱脈術數之學居官恒以不保晚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祭名山葬

卷之

臣林記

主

修墓 諡曰恭肅

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宋張履翁之後也州有龍化湖故有議龍湖坊榜元出正德己卯湖忽驟洞龜裂明年治遂舉進士第一又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治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爲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夷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奪亡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遂南吏

部右侍郎名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時廷推六人上持之十日密跡之至其明日乃以治與呂本同下蓋特簡也治雖與諸輔臣同供文撰顧墨墨不自得不敢顯諍居二年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諡因諡文隱隆慶改元更諡曰文毅諡曰惟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隆恩厚卹君臣之義有終始矣聞於姻戚之臣易名宋

卷之

臣林記

主

當頃有言者朕下禮官攻諡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諡爾文毅爾其不昧尚克享此治性下急而志意廓落明習典章究極時務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剝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

肺臍諸公不歷筭周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  
久乎及見士風凋決國用乾耗慨然嘆曰士習靡則  
元氣清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  
嘗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  
使城社狐鼠不得府奸事格而止二十六年丁未二  
十九年庚戌兩奉命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  
弊蓋納牘無錄而致微庶位獨至其年虜犯京師一  
族莫施始知治之非過慮也方虜急時治伏枕惋泣  
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涉騎會愆不支而遂卒  
吳山高安人嘉靖十四年及第三十人末年爲禮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吳

尚書嚴嵩用事山屬同鄉不附和之山嘗產女嵩于  
世蕃欲與求婚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酒未行方奕本  
以手掩局語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爲山曰不知也  
本以情告山曰某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聞之蹙  
然不悅有間罷上意欲用山內閣下諭嵩山子請曰  
上意如此大人亦須赴嚴一揖明我家知恩山叱之  
曰豈有閣老可揖求耶嵩竟密阻山於上三十九年  
上下禮部出封景王之國趣具儀嵩知上故未有意  
出景王特激於郭希顏之疏以規嘗人心使人風山  
甯行以悅上山曰二王居邸形跡相埒人心危疑望

此久矣上不諭部山不敢請也幸有旨復當留耶甯  
而遂已將來國本未定孰任其咎即具上之國儀注  
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掩映條隱條見欽  
天監奏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上悅歸脫天眷嵩自  
西直使人急謂部上賀侍郎袁燁亦以請山指日語  
曰日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欺天平行救護如常  
既畢以報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須  
引罪願當科官如何不參以其狀對禮科都給事中  
東華等惶恐言聖德當陽格于上天日常食不食祥  
雲護之禮當謝玄山等不請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吳

上寬赦上曰日有微陰觀候無食天意甚著聖人事  
天如臣事君君恩不感國典不容也山前執白鹿殊  
祥上原父天眷賜玄嗣強告殿廟今天意之著非測  
言比乃如常救護曰寧盡已誠不可失正甚寶直要  
名東華不言山不舉賀者乃曰不謝玄不敬天就甚  
焉其住爲首者俸罰其餘各半歲已嵩言日同不食  
人所共知行禮如故部臣罪也請宥言官上是之改  
罰東華俸兩月餘悉有免上既不悅山乃示風旨於  
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欲共劾山詘於  
公議特吏部尚書吳鵬賄聲狼藉百官進退唯唯嚴

氏中外人心無不鄙憤遂以山與鵬並劾鵬方睦嚴  
上本無意罪鵬疏入並罷山崔亮方嚴臨事持論動  
必以正嘉靖中會試舉人自二十九年以後多以懷  
挾取高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摻簡如鄉場  
之體儀制耶欲覆請山曰鄉會二試體自不同會試  
之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今  
奈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蕭望之尚不願見吏露索  
匆匆吾寧士負朝廷毋朝廷負士也巡撫淮揚都御  
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冀得卹  
典嵩與世蕃中主之山曰卹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吳

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晚節不終  
全歸官下曷云死事亦與祠祭郎李績持之嵩怨山  
無所出出郎爲景王相亡何山亦去位順之乃得之  
始司禮太監黃錦嘗私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爲編  
民幸矣山愕然因爲道令景王之國非上本意繼山  
爲尚書者逢諛矣又嘉靖中有兩吳山其一爲州部  
尚書

郎曰自大禮大獄之後諸臣多以罪去繼受事者戰  
戰矣夏言誅死益用相戒嚴主在上難乎爲臣梁唐  
熊吳屹然不失其正君子乎君子乎張治居常墨墨

渡得中諡可以觀主臣間矣

何璫 寇天叙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馮理 王道

何璫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齒櫛既爲  
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  
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  
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  
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當劉瑾  
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旣入前有跽者璫在  
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璫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何吳

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  
榻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  
常宣讀蹇澧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  
之得楊廷和曲揀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  
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旣丁父喪僱武宗  
崩撤輟講授哀毀骨立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  
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  
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璫大驚異  
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轉  
正卿南京工部右侍郎隨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

仕上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瑋敦樸正大允宜邦  
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上所喜謂其介而不通  
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  
居與關中呂柟靈寶許謙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  
來究辯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  
比之聖門而賜爲文浩瀚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  
素有足疾既遭母喪袒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  
隆慶初給事中張鹵言請贈官賜諡贈禮部尚書  
諡文定

鞋傳傳曰何公守身之潔一介不取  
脂道之堅百折不同聖門所爲履者也

寇天叙字子倬榆次人自其受學篤信踐履勇於聞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

過舉正德三年進士仕大理寺評事寺副布袍蔬食  
誦律讀書決獄明允考選等夷陞寧波知府政事之  
外脩明理學士皆興起治行爲天下第一超遷應天  
應天府丞武宗駕幸南京尹病獨天叙供億處置有  
方妄求冗費多所停裁初車駕未至時諸權倖預選  
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數十餘  
多菜色憔悴天叙言權倖名籍之或名其親戚或領  
養之食店酒肆便上欲幸按籍可得也權倖然之江  
彬生農諸公拜賀天叙長揖而已彬甚銜之後察其  
爲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嘉靖三年陞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尋改郎陽又改甘肅擒解回賊之人寇山丹  
者興復屯政除額外之科居二年邊人感悅進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歲大饑悉心賑濟虜寇固原調度  
斬首百有九類蓋前此所無九年陞刑部侍郎丁外  
艱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卒于位天叙巡撫陝西時會  
織造太監至御史謂關中疲敝請天叙會疏停止天  
叙曰遽言上未必聽遲至秋冬極言此中早災請賑  
濟上必惻然則太監可召回也至秋冬以陝饑上聞  
請停止織造上果召回太監及在部時御史馮恩方  
論死旦夕行刑有一大臣欲具疏救恩以謀天叙天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八

寇

叙曰無益也祗君自取成名耳其人問故曰盍問法  
司諸公請于要路使恩出自上從之恩果緩誅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晃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  
廉慎爲郎時衣青袍乘瘦馬僅拾馬通其妻羅新爲  
妻參政四川與食事曲銳齊名四川人爲之語崔參  
曲僉屹如雪山銑弘治中舉于鄉再試不利就業太  
學與三原秦偉世觀馬理伯循高陵呂柟仲木榆次  
寇天叙子惇林應馬卿翁臣同邑張士隆仲修同志  
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  
遇劉瑾史館門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放見銑與何

唐長揖如前瑾謂張綏曰翰林輕薄崔鉞尤甚會修  
孝宗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鉞改南京吏部驗  
封司主事部有積儲糧長恣易惡米官久不問鉞治  
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語鉞曰公謫僊也  
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瑾誅召還史館  
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母  
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曰翰林先生謝病還  
郡篤志六經屏事絕交著述爲業客有問先生者爲  
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  
勸先生法言喻之爲上下二篇客問先生曰士胡仕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五

崔

也豈非名利乎哉朱雲請劍於萬乘申秋負石於一  
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曄一見而侯利者都  
馬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入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  
不過爲郎未嘗出譴言上劇次取重當世今乃藝粟  
干棘祇淮蔬于斗園入甘藜菜出之輿從省侯不或  
廡法史不走牘或者先生有遺行與何進退之谷也  
先生笑曰君子不干名之昌而虛幾之難不慕人之  
爵而憂心之枉大瓠之穿萌於線隙膏木之成芽於  
直莖故已遂之欲刃蹈之而非回可貳之心廡譚之  
而忘悟昔張良借重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鄒陽

發悟於長君李泌全嗣於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  
言不得其父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括飭厄詞  
而浮于所患倚腋謙而救其已成立已之名揚主之  
過假信之文希主之寵非忠臣用心也且夫耽風簪  
者痺其肢嗜甘醴者毒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  
而易終身之安罔爲口體之細而遺道義之重衣統  
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園者備利其直且以於陵灌園  
而辟相郛丹免秩而養志其於取世也廉其於責已  
也厚其身可抑志不可奪其生可收道不可折子不  
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無勢逮其受戮妻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五

崔

子冒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飭僞要譽人皆趨之  
僞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於民也惟嚙其微及  
陷於刑也惟憎其巨曷若守清靖之節甘退讓之分  
乎蛟龍之潛魚盤涸之升霄蹕吳霑濡下土夫大者  
小之惑也客問先生曰嘗聞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  
因川澤盡言亡因者必毀也往者未世尚言諸子以  
興談理者嘖探於幽眇摘文者藻行於麗豐學士到  
今宗之剽其緒言加之筆削颺颺乎不可尚已先生  
遙取古人之文施之今日勞而少績久而無稱恐取  
於君子也先生曰俞夫聖賢之作也非狗彘而爲

同非說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紀綱之正循經而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幽而非具發政而專當責存濟實煩辭支本夫何取焉上古太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有章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霸有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繼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道諸天故析以性命五霸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排陳行而伐私情也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故夏蟲疑水君子不貲辭焉周衰而人聘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駭

疏言近者主事張璠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馮明衡等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以下獄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拜別涕下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日道有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立太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計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銳善飲酒日恨不當劉伶之世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苦學元時被薦不起潭生怒剖股療母按爲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子鄉弘治十八年連後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



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想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  
直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爲劑調暑月薰滌臭  
穢至會審監刑衆皆感服事畢宴飲交獨澹服素食  
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已行志亡如也九年召  
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  
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  
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  
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  
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  
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至

三

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  
見爲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  
世宗卽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與小學  
以教士聘翟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  
故傳衣鉢毀而焚之聖賢居處必微行必古禮來學  
之朝日敝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  
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增能改後升堂學者對日聞  
談交聘宗魯居之省心亭一日問省心之義對日聞  
省身矣不聞省心心一電省之無題居一年丁外艱  
歸以簡袖科嚴請調道絕勇人不無歎望歸而粵人  
有爲言官者劾交媒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交德

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方  
辭旣言官劾交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義干  
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夷鳩之美而以世  
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邴漆  
雕開秦再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博士守微  
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夢薦轉六  
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爲相卿佐入  
謁多踧踖隅坐特交爲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夢仍  
薦交爲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  
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夷館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至

三

明年致仕歸交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  
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  
賢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交論學交勸以  
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  
虛志與惰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  
十年有此哉交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  
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  
諡曰恭簡

呂辨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  
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

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柩獨大哭出第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柩峻却之任修撰翰林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遺餽西夏構亂柩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迨柩在翰林與何瑋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柩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卽位起入史館纂修武宗實錄上御經筵柩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殯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疑之復疏請尋溫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已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詔脩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上曰此大臣宰相職柩忤慢乃引爲已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既渡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尚書故與夏言相惡  
嘗榜言過於衛桺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  
人可乎言談韜短桺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  
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桺稍解然夏疑桺黨霍霍亦  
疑桺黨夏桺終不白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  
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  
扶掖之上下桺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  
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饒席近養濟院桺送  
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桺凝厚方面潤輔微  
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十年者未嘗見其儉語情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  
 稱教之以誠寧近母違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  
 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為宗  
 御史有劾湛若水偽學者梈曰聖皇在上賢宰相在  
 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學徒問王守仁之學  
 梈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  
 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  
 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蓋若水字元明祖徽德父  
 養部拔不試就獻章受學獻章以江門致學居之焚  
 藁莫侵若水出處履同志之人托居廬於不窮者  
 獻章曰此參前倚簡之學著此一觀何患不到古人

名山藏  
 百在貨內舟諸幸天聖通天取以日學學  
 花陀在臣之主以理學講下身天聖進士十  
 陀陀藏外長一海變書四莫大後之地李士張有  
 虎之皇歲年心喻類查字大學世義寓之選元三  
 則施附贈三舟仍是在知先領立物大翰輟年辛  
 凡張角舟老之陀若是要爲萬大爲莫林得矣若  
 在在之人百也共疏水時易所簡仁以體來其母服  
 舟長年與也僚公昇朝易講章仁士穆令文  
 無三寶天宣政隆行章退士也易擢中折  
 不老貨下力賢下方體其茂臣下歲日編編出  
 危之民當十龍詔認詞申疾推君修孝惠弘  
 舟擢利臣師補飛罪天華明難病聖子嘉長試治  
 綱索實憐導水言理要聖病明體清歡或乙  
 與在爲人臣下風日郎不望里瘵全仁初以祿五  
 凡當舟那爲之運一知進遇所通亡無體上經海其  
 在師舟之若左驚大舟近視在聖相之八筵慈憐  
 者方安之右指舟事臣德經學經關仁仁憐愛所  
 無與危實也方者大皇兩讀使玩本疏出如

位	格	軒	闕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若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水	格	軒	闕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飲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聖	格	軒	闕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主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射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農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桑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頌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西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賦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進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德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王	物	格	軒	中	事	者	懷	差	漸	聞	之	不

謝君臣同游雅詩精誠懇惻必欲齊沃上心難行  
天勸民之實與通政治以回三代隆平之風上覽  
歲多溫旨嘉納歷南京禮部尚書力辭不許改南兵  
尚書居一年許致仕年九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太  
保諡文簡從游者三千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  
餘人皆摘諸信其最著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  
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  
必爲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爲之罷  
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  
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  
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  
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即欲往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竟

臣

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  
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筑政如成王克  
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  
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天子等威莫大車服  
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  
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作  
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  
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幸  
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  
書地之法求之即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

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  
欲南巡諸大臣莫言者芬與同年考功郎夏良勝儀  
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遂與  
同館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  
曹嘉七人者懷疏入方集閣下吏部尚書完輒迎阻  
日上急輒欲自引決諸君且休矣無歸過君上芬與  
良勝尋歸時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  
陳九川皆至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  
人遂以其夕寓芬所明達疏入諸曹繼之罰跪午門  
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畢

景

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  
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屨  
以陛下爲要基以革除年間爲故事也復刺閣臣謂  
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挾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  
激烈杖復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標出之芬曰吾官此  
卽死此既謫累瘡就道或勤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  
留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  
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  
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  
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

而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  
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國屬書貫六經語  
孟而一之閻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  
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伯淳  
仲聯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  
芬曰必窮天地之深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  
之中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  
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偽爲者矣  
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  
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  
名山藏 卷之 聖 臣林記 聖 制

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  
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鵠火通考象緯不載因推步  
之歲自鳥帑旅于龍首我聖祖殄平僞漢丁未改元  
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  
如響百一歎曰向見舒國棠亦論及此其後佐入史  
館見芬握手曰識公於梅百一久矣自是遇性甚驩  
芬語佐曰心術學術相符者也慎居懷利相困者也  
急勝敬歛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  
是佐恒衣其德言每與佐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  
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凡盈虛朧朧伏逆運爾如

指諸掌觀星望氣占則必應復言鍾律度量所以治  
曆明時邵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  
樂必也周官手觀大司樂則曆律備矣佐深趨焉辛  
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  
禮爲恨世名芬忠孝狀元黃佐香山弱冠舉鄉試  
出爲江西按察僉事上疏乞養觀改補廣西按察使  
督學政聞報疾即日棄官歸世宗嘉靖初年有缺於  
提學職守坐免歸世宗嘉靖初年有缺於提學職守  
名士十人佐與焉起除中允充講官累官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吏部左侍郎缺以佐及王用賓補先是  
崔桐與許成名爭補是職言官劾之遂並論佐觀  
勸致仕歸佐問學該博所著有禮樂典學士張治見  
其所作樂典歎曰禮爲宗一時士大夫主儒儒而斤  
名山藏 卷之 聖 臣林記 聖 制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其鄉試  
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  
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  
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  
年復任與黃輦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按徒講業  
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  
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  
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  
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通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光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常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几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致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徒轉相授管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焉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聖

王

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乃理居鄉久其縣令顧忽之王維禎與理書三原連雨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官聖伐木信有之大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窟中先是嘗謂薛應旂值明夷之象爲天地之否吾其不免理善學易兼知數云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時山有寇亂道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乞補學職得應

南儀制主事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郎

中在部十年雅操端潔方獻夫薦其可待宮僚權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疾引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三十四年起爲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閱月卒道貌厚氣溫行篤志達研精理學而耻立門戶居常反覆潛玩論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又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著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億諸史及大學衍義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聖

王

論斷隆慶中論文定

郎曰懷慶安陽崑山高陵進賢三原武城嘉靖間稱篤行君子而高陵粹然矣溪田馬理曰呂先生之學醇如許文正而著述惟盛貞如薛文清而知新則多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羅洪先 唐順之 趙時春

羅洪先字述夫吉水人父循自工部主事歷武選郎中累山東副使棄官歸循之爲武選郎中也劉瑾政用事會考選武衛罷金吾在衛指揮某等二十餘人是二十餘人者皆瑾爪牙也尚書王敞白瑾副瑾大罵老諍獨不知某等可用耶敞前跪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不知也安用尚書敞謝曰公無怒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更奏敞歸名循斥曰後生生事乃令我輩辱卽濡筆巖奏循走持之曰勿毀成牘記姓名別楮可免循退遲之數日且欲別上奏會瑾欺敞黎明入部索初奏謝循曰得爾早見不毀牘也瑾誅敞亦罷去始循以工部主事視呂梁洪而洪先生故以名慕羅倫之爲人與王守仁之爲學既舉于鄉屬循疾輟會試受學其鄉先輩李中嘉靖八年舉進士廷試及弟第一授翰林修撰踰年請告侍親客至循命洪先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執弟子禮甚恭居二年詔嚴告踰年者起補原職洪先居京師與歐陽德徐階同師守仁學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父母憂歸三年不入內舍盡讓家產與弟服闋會世宗立太子生所選官僚不當盡罷之博求海內有名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及徐階黃佐鄒守益皆預而洪先則與順之時春同上疏請以明年元日見皇太子於臣民成朝正禮是時上方病則大怒遂皆黜爲民嘉靖十九年也語在莊敬太子記洪先罷歸角巾布袍關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弟子從者四至世宗於建言諸臣皆久廢不復嘉靖季倭虜作難嚴嵩欲借邊才爲名援出之順之與時春皆用談兵起家官至都御史洪先獨堅辭遣友人聶豹書曰聞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弟應德與生者自顧往歲銳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被其澤卽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從之故嘗高魯連蹈海之節壯少遊裴革之言歸田以來攻苦茹淡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倘任其職燕有其具兩年以來齒落二鬚髮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寢則飲食不甘乃自悲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窮於我將加回顧嚮慕如嚼蠟振稿妻孥相對如處深山翠繞敬聽坐以待盡執事知我

豈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然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而已犬馬齒已向衰矣從年少諸公使首筆硯竭思微寵殊非其時至於假途臘茶累資待次尤不願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貴在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僕不得已爲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于多疾福星輕淺政不欲累以厚藏仕非爲貧且吾之官亦非爲貧者宜居也耻之於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每旦候鍾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轡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對食慨歎不能甘飽及被罪廢職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責使當時低回俛仰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不能自解者豈不知長往爲苦節爲我爲末志與時消息爲中行自度學問空疎不能善世性氣倖直不能諱入譬之飲酒有醉數斗有醉一石及其既醉

不可復強去年別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蓋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無謂爲名生年五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聞道與否不在進退已矣已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以洪先名上竟報罷御史凌儒薦洪先上怒黜爲民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開關習學求端性命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自守仁倡良知之學學者始知外舍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無舉不待學習者爲良至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謹恐懼爲戾於自然洪先語人曰若語知而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必良語良而不能致弊將多於脫略支離之失又曰王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證以怵惕平旦愛敬三事然孟子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平旦也繼以長養言愛敬孩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今也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爲理倒置物我故常率已以逐物去王公意遠矣洪先教人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



告之曰能靜寂然後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必以無慾爲本用之經世乃知精而力鉅洪光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便者已有均賦之役爲終始任之蓋曰是亦爲政年六十四卒穆宗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先臨淮人有復者守東平有宦蹟祖貴給事中有謹重名父珪永州知府順之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及廷試世宗閱其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並得改既有言庶吉士彼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學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說

五

張璉以順之卷有御批獨見璉順之辭隨衆改兵部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亦丁母憂順之聽明年少則卓然爲癭異矯絕之行聘贈一無所受節口裁身積財治葬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勲主事調考功會改部屬爲翰林順之薦改編修復病告相璉爲雷其疏不下而順之不肯供職有旨令致仕自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官僚起廢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其明年與洪光時春同上疏請見皇太子於外廷復忤旨罷爲民順之兩削籍歸益爲矯異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荆溪山下自

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尤長曆數之學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己之刪潤其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燦然而可觀其精思苦意至鹽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爛爲床褥褥不具作小舟自泛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自謂事事空濶獨未能薄滋味學素食者終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高順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趼盈屨求一接見卒不可得其涼踴觸牙幾成怪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絕矣富順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難容詩賦奕飲之樂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說

六

順之獨喜受武略兵書會遊技擊嘉靖季江南苦倭順之自詔所受可用也上所使視師江南者趙文華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薦順之有武而嚴嵩中挈之奉旨起爲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中於是順之勃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闋至京師授協司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已復使視師浙直時年五十餘矣去其削籍之歲十有八年已病勝突面腫輒扶病行因雷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居一年陞太僕少卿亡何宗憲奏陞爲通政司右通政然皆居浙江視師自如順之身自行海得其道驚風巨浪

中意氣開暇時時習泗淵或噉信少許慨然有吞倭之想倭縱橫海中其登岸結果則崇明之三沙淮揚之廟灣順之身自擐甲躍馬往來南北開督諸將盧鐘劉顯郭成等共擊之而方紛拏倡獮不可料理鐘顯輩皆宿將知倭未可旦夕滅且進且退斷送之出海則已順之憂然必剿絕之最後三沙之戰以中暑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自行營促牛飽食求與倭戰倭登巖望見順之軍整不出鐘顯皆請退師順之曰合兵甚難忍少刻賊出矣鐘顯知賊無出意告順之軍饑順之前視誘兵兵亦怯自

名山藏

卷之五 嘉靖 臣林記

七

趙

前下馬拔刀步過躋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鐘顯抱持之順之曰我自往死爾耳鐘顯曰公且歸鐘等誓爲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於是順之知天下之事未易爲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譚何容易不如往者山中遠志矣亡何陞淮揚巡撫都御史順之在浙直時勞於軍事已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懈方大饑捐家財出賑身行通泰沿海間遂卒于舟次胡宗憲欲以死事聞爲請卹典而嵩與蕃中主之禮部尚書吳山持不覆奏山去位乃得卹典于所司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

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舉進士第一爲嘉靖五年時春年方少名方盛海內方伺其有所製作取而誦傳之時春則日習騎射談甲兵憂邊事既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嘉靖九年言選者災警頻仍聖心隱惻下詔求言已浹旬餘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諛訪問之語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鉉進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譚訓導仲斌進瑞麥矣指揮楊進嘉禾矣鉉及東進鹽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賀矣鉉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任尚

名山藏

卷之三 嘉靖 臣林記

八

趙

書時職典三禮罔上嬰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膺流涕不能已言伏乞申今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端設諛榮感聖聰者即加誅譴庶可化佞爲忠上曰大臣科道既無陳說時春必有諤諤之論其以聞時春惶恐未對上怒趣之乃對上上責其撻拾賣道下錦衣考訊黜爲民居十年以薦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局較書與羅洪先唐順之同上疏復罷爲民時春讀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筭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成誦既罷爲民邊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數與邊人譚干戈事而已

作禦戎論三篇其一篇曰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於襲吾長而毀吾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賄貨足以利用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撓事施利收弊故吾之用一兼其倍矣况實用百百以敵一何患自守哉古善用長其在于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於輕浮而賄貨置於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彼以其瘠取吾之豐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亡而兵家忌之曰致於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忽實效者莫深於宋宋之亡也咎不在師旅之武而在士大夫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施

武而不講不在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爲守之術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汨沒於浮靡之深也國家驅全勝之孽胡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還紫宮于夷庚神武旣布然後聖文聿修時則有覆車折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嘗皇興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禮信臣精卒盡疆固守虺虎之旅震發而馳揚於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效禦戎上略斷可識矣今使士大夫忽當務之實用蹈前車之覆轍基

文德之虛名忘經武之夫計此猶畫餅糜餽以當陽消癰疽也其二篇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疑志不足應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畫封疆申約束利兵健卒星羅雲布勢不爲不強威不爲不張猝有狂夫奮挺之難惘惘相伏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閒投機有閒則借鑄資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歸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爲也戎狄之衆曾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施

百一於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倖而能爲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殺其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而况勇怯之間哉使戎狄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最旗相當而莫敢先發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五也使吾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

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烏集之敵也彼見吾有衰攻之勢無寨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乎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種裘之衆利其草莽之具也使彼知種裘之衆不可冀保而况吾衣冠之民草莽之具不可冀養而况吾賄貨之富則飲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其三篇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既衰之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內萌于至近發于至遠浸淫毒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夷交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羣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纖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備不索於內內取不求諸外卒有大寇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倂壁以入堡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偽彼雖未敗固已無所利矣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

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閒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固斤圍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併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匪形而不擊玩士而不圖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况乘勝遠鈔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退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二十九虜犯京師以徐階薦薦與故刑部主事申燧同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爲鸞所構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從鸞軍時衆方傾心聽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許市衆問時春時春發憤曰此亡宋秦檜策耳身爲平虜大將軍效牙儉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較款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關穴中將勇者勝耳虜恃弓矢時春操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閒以長鎗大斧拒馬

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生無憂所憂者將  
儒不足任貪侈流行誤國耳時春見警驢縱玩兵老  
師實財因作責言三篇論志願之命爲山東按察僉  
事統民兵禦虜時春領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山命  
屯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場驚惡其兵整毀諸上上  
不行命移駐密雲時春介韃率甲兵鼓行不見虜還  
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時春領兵至通密諷通民毋  
舍民兵時春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其部將夜火之  
時春除廬結陣整兵北成旣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  
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宗藩貴戚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  
震動天下時春日此皆儒者末節其志專在攘夷秋  
復祖宗疆宇世世治安時春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  
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引繩按矩詰責  
不少貸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  
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較領精兵五  
十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俺答立福不足平  
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太輕憂其太銳時春在  
山西虜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  
將皆會忽謀報曰有虜騎二千餘去此兩舍許疾掩

可盡得時春環甲欲馳總兵李冰等固止曰虜悍未  
易攻公第駐此凍督諸將力禦之當不貽公憂時春  
據臂前及虜于天泉嶺伏四起鼓譟來壓冰太息曰  
公速去吾死此矣時春乘衆而奔虜欲取時春冰等  
殊死遮圍與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  
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  
把總俞輝皆戰死全軍皆沒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  
以卒繩引之乃免虜尋引去言官言時春平時意氣  
餘有當事沉幾不足詔解官聽調隆慶元年復薦起  
及未用卒于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前

郎曰羅達夫守道獨善以完其名唐趙二子銳然欲  
見功反爲世所指孔子與懼事成謀之士信然夫信  
然夫

馮恩 楊名 周怡

馮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中進士爲南京御史疏論  
都御史汪鉉懷險狀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  
羣臣多言張辛敬者肅帝令辛敬歸恩從南上疏曰  
頃者彗星再見東井陛下令羣臣勉脩德業條列時  
政臣惟彗之爲象所以除舊布新也天遠人邇災不  
虛生召之在人陛下左右大臣足召之矣條時政之

得失不若辨左右臣工之邪正邪正既辨進退盡得政務自舉陰沴自消除舊布新莫要於此惟陛下寬臣之誅容臣悉數於前臣惟輔臣張學敬者剛惡兇極媚嫉反側陛下已知其平生近使去位天下歡欣鼓舞不敢復贅矣竊見大學士李時謙抑良厚有台輔之器此輔臣中巨擘然濟時撥亂非其所長可太平宰相耳大學士翟鑾依權保位筮仕有京油之號入閣致磨後之譏雖不能薦賢爲國亦未見陷害忠善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大學士方獻夫外飭謹厚內實兇回向在吏部報怨酬恩無所不至昨者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病還家特蒙召命方倨傲僇寒不即奉詔陛下驛騎督促且許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及至潞河又請調理旬日願望徘徊希圖入閣如執券索負雖曰不要臣不信也無才無德不數年而致高位得寵望蜀冀斷丈夫耳今以輔臣之尊兼冢宰之任呼引朋類播弄威福將不可言其在今日當亟黜也戶部尚書許謙謹密樂易調度或畧經費殊詳禮部尚書夏言多富之學不羈之才鉅按機邁會驟遷大任然亦隨事効忠尤可喜者不立黨與獨持正論陛下駕馭任之將來緩急得力救時宰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

通達有爲邊情習熟典刑耆舊用掌邦政優爲之矣刑部尚書王時中疎凡庸靡具臣而已工部尚書趙漢強禦無畏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陛下復起用之人惟求舊也吏部左侍郎周用通敏老成直亮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衆實理邦治殆庶幾焉右侍郎許誥便捷迂邪廉隅不飭使其當路偏執紛更亦所不免陛下愛惜其學酌處別用斯無悔也禮部左侍郎湛若水強致生徒跋成道學任以禮卿亦可龜勉右侍郎顧鼎臣通警和平儒臣有此任重器也兵部左侍郎錢如京自居安靜操守無玷右侍郎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六

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閻淵正大精詳公明質直寄以股肱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式滑稽淺近才亦有爲右侍郎林廷樞材器可取過達不執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鄙夫壬人敢爲不善巧排正士明報私仇方今第一惡毒小人也臣待罪留都每讀其辯計章疏聞其行事如怪如鬼每欲求面陛下下一擗其奸但以小人不可嫉之已甚今鋐奸愈肆天下公議決不可掩若父決不可欺邪正決不可並立於時陛下不以忠厚正直臣居紀綱首諸御史且將

求合稱職刻薄効尤其爲敗亂可勝道哉左右大臣忠邪具是非臣私見實出共聞乎敬根本等也鉞腹心等也獻夫門庭等也三等不去百官不和但乎敬之奸人露鉞獻夫之奸不測奸不可測奸之深者實行論心當在誅詆乞斬三奸然後斬臣謝之臣不自量欲一卑賤博去三奸以清仕路以登政理疏入帝怒命逮至京師繫問之汪鉞見帝收恩遂疏誣恩罪復言律陳言大臣德政者誅恩贊李時夏言宜從上律得旨并下刑部恩亦中道疏辯不服既至帝命錦衣訊所傳寄主使者恩自伏在妄論列原無主使傳寄之人帝曰論列大臣固也上言德政律有明條其益嚴考之恩撈掠楚毒終無它言惟河東巡鹽御史宋邦輔過江南會語語次及京師時政并諸大臣得失遂以建言錦衣以聞并命逮邦輔訊之邦輔至對如恩狀帝又切責錦衣令加刑訊卒無所指乃詔法司擬罪刑部尚書王時中言叢生員紳坐言大臣德政者律斬恩宜附此例第其言毀譽相參似非專頌大臣者請減死充戍帝責時中等徇私回護令對狀皆惶恐引罪因手其牘曰恩所言雖毀譽牽連頌其專指半敬三臣直爲大禮仇君無上死有餘辜時中

等不顧法守轉相報護其革時中職閒住侍郎聞淵奪俸一年郎中張闕維員外郎孫雲各降邊方雜職恩如律論死獄中邦輔贖還職其明年袁冲大子生當大赦故事當赦法司各具款目上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書大理卿周于岐議赦草有爲恩地者乎敬鉞怒于岐于岐遂去官於是恩獨不及赦會冬月羣臣聚闕廷論因時汪鉞已爲吏部尚書當秉筆恩至向闕跪鉞瞪視故令卒轉恩膝面之恩則起立鉞怒罵曰若欲死我死乃在我恩叱曰卽斃裂死者至尊在上豈爾得耶鉞益怒因敢叱大臣恩曰臣而好者後但叱爲鉞曰若在獄中受人餉遺卽士固爾恩曰人患難相恤耳若爾繫官贖貨大毀廉隅亂國典者耶鉞攘臂推案欲下拳恩應聲亦厲左都御史王廷相固好謂爲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轉謂鉞以法論御史則不可以怒夏言亦曰此非幸公私家鉞竟署真牘後觀者噴噴稱恩四鐵御史謂其膝與口膽與骨時帝方使覘鉞恩得其狀會欲行誅張廷齡其時張半敬復相爲延齡請遂皆見之初洵洵時有遺恩藥者恩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不當固當伏歐刀都市寧仰藥自殺居亡何恩母吳擊登門政訟究子行可年十三上書請代皆不報十三年冬月行可又刺臂血書奏長安市自縛守闕下刑部覆審尚書嚴賢與王廷相請赦恩復其官不許編成之雷州始恩爲御史時行部過寧國作御史署發奸亭記曰嘉靖壬辰夏四月七日予行部寧國過署東亭照壁有畫麟焉其身多傷問之曰射亭也故說弓矢公餘射中之以舒素牘之勞予乃不忍命畫奸臣秦檜代之置形弓二鏃矢百凡我同官暇則援弓發奸中其黑心爲上勝中其首次之中其腹及四肢又次之不中者爲負鳴呼麟王瑞也孰俾之歷足於西山檜奸臣也孰俾之保傾於燭下麟逝矣檜死矣逝而形存吾愛焉耳死而臭遺吾惡焉耳逝吾愛之安得存乎死吾惡之况其生乎存者吾愛有中傷之生者吾惡肯附和之吾以是舍麟而矢檜也士辰嘉靖十一年也恩成雷州六載會赦歸雷人祀恩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恩歸養母孝而治生急人始疑之既乃以大郵贈人昭帝即位恩已老卽家進爲大理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表行可之廬曰孝子行可後以舉人爲應天府通判恩次子時可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提學副使行可之子曰大受亦舉人皆知名揚名字實鄉迷寧人以及第爲翰林繼修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上喜怒失中黜陟不當宜奮力自省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懼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脩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簡拔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上慰睿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狂妄之說但臣涵養未至氣乏和平問學未明言多疎謬重煩明旨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伏思省所以有言實出犬馬一念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非臣本心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公論者爲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鉉者小人之尤者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慎重其人不以輕畀乃反屬鉉豈謂鉉賢諸臣命下之日大小臣工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久用舍日謬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觀氣象亦知其爲險人也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祀與議



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禮儀所以敬  
事神祇宗廟導迎和氣光永國祚者近乃使陳道瀛  
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居飲酒食肉貪財  
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禮臣愚妄以爲是  
數臣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  
之偏於喜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  
建議論議見偏執言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  
固非一人一事但迹雖難恕心若可原薄罰之後懲  
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  
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  
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制甚盛舉也但未免工  
作屢興財力并詘採運木石燒造甃瓦裝載灰料所  
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及太和  
者當亦不少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  
聽於內府修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  
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頗舉率徒倡侶  
播鼓衆禱演法大內且命左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  
不肖之臣妄爲依託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

能必其無市恩假威貪緣債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  
一之專臣民祝願之誠感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  
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爲功書之史冊後世謂何凡  
此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內照自省及戒謹  
恐懼之說進誠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  
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疎遠賤士矇瞽狂  
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人  
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屬制朝廷泛引旁牽亂法怨  
君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刑訊汪鉉疏名四川人楊  
廷和同里後輩廷和與乎敬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爲報復故攻及臣臣之授官特出上簡誠欲爲陛下  
一振朝綱而議者輒病臣操切好名諛內閣諸大臣  
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欺肆至此上益怒命所司  
究治主使之人名顏死者數竟無所私第曾以疏草  
送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遂并逮文德下獄兵部右  
侍郎黃宗明上疏抹名謂連坐固非美政今以名安  
言必究主使廷臣自疑者多矣名榜掠已極死而復  
蘇當此嚴冬萬一困斃益累仁明上謂名罪死有餘  
卽圖圖斃之未傷仁明之治方究主使堅執不服宗  
明始是令執送鎮撫并鞠以聞竟不易詞上并下名

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譴戍文德  
降邊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文德永康人薦學脩行  
爲儒者累官吏部侍郎與玄撰件旨調工部左侍郎

尋黜爲民隆慶中贈禮部尚書萬曆初諡文恭

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  
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巡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

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

至其間刑一意勿喜以嚴敏爲深戒召選吏科給事  
中基歲間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紐

摘瑕無所避畏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

名山藏

卷之

四

重

四

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翟鑾嚴嵩同爲太學士  
嵩竊弄威柄苞苴盛行鑾位望先嵩而輒無羽翼二  
人不相能也鑾嵩二人恒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  
讚者故嘗爲吏部尚書以寬容不能幹局致文選郎  
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爲尚書鑾嵩復  
多所請託郎王與齡積不能平因以鑾嵩所貽私書  
呈讚請許奏於上曰此其一爾它請託尚多誠恐權  
奸主內羣鷹犬附外臣將爲昔日王嘉賓之連黜也  
鑾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有請究請託者抑讚奈良  
不爲此此受制於王與齡不自繇耳上手讚疏曰讚

欲禁競絕尤甚善顧平日不承一人不通一調者耶  
卽鑾嵩賄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曰權奸鷹犬且引

嘉賓爲名與齡強豪持讚其黜爲民因勅解三臣者

而先是虜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大將防禦之

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榮不相能亦復與

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翟鵬與督餉侍郎趙

廷瑞也怡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崇卑內外皆以

盡心體國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已從人爲虛忘讎

序賢爲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繇此治者也近見大學

士翟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讚詆訐總

名山藏

卷之

四

重

四

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  
瑞陝西巡撫賈榮並不和調此大不祥事也陛下臨  
御二十三年于茲矣繇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  
民之切宜乎天地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  
也今日事禱祀四方災早未消也開例鬻納府庫未  
充也蠲租歲下百姓未蘇也選將練士邊境未寧也  
其故安在良繇陛下焦勞於上而下未有用命之臣  
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威  
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蠱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闢之禍流於下當今之時內則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騎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大學士鑾嵩藉寵徇私作威脩怨聞在內閣屢有違言動色入見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同寅協恭以事上風下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輔臣至九卿百執事如耳目手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輔臣真如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扶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一啓順端後不可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三

也嚴嵩威靈氣凌逼百司招權攬威凡有請乞必先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鑾依阿委靡氣勢雖弱懼位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預消二臣要求之望至陰擠陽排互脩私怨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制三軍之命願指氣使無不如意也今既入秋虜有聲息而翟鵬趙廷瑞賈榮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爲尊耻于相下各自爲是耻于相用平時藩籬扞格則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不上孤朝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綏之志臣不信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抑臣之所言

不特如此而已臣謂直言敢諫之臣雖不利於權貴固有力於朝廷近如御史謝瑜童漢臣輩皆以論劾輔臣相繼假公事罪謫若伊敏生倫特等亦已露於聲色之間恐自是陛下之臣雖有矯枉矜詭復言之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如有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以激其烈志有異同明白曉諭人有賢否詳審鑒別近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蔡經劾去官員獨以都指揮僉事一人當之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綏遠之心失大臣鼓舞經畧之術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凡此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內外臣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申戒更望優容言路博采羣策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肅雍於下而羣庶從之百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和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臣微小闇昧觸事愼衷誠願天聽見之施行疏入上曰所怡言羣臣負君良是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事禱祀不知和德於上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洪范多荷四方之廣得盡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咎朕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上曰所怡所言嵩鑾本惡內直諸臣以爲贊事大道好悖肆也詔杖之闕下與楊

爵劉魁一體銅繫怡在繫與爵魁二人授書究易忘厥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畫字香煙密通飯底互相印證居三年上采箕偃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逮逮者至怡方抵家語逮卒日請得侍老母一宿許之明日同行繫詔獄如故又二年與爵魁同釋怡究心學問師鄒守益王畿而與羅洪先唐順之錢德洪爲友家居則與鄉紳貢師秦梅守德沈寵講學涇水之上以精一爲本存誠無欲爲功體之真誠而求之切至穆宗改元徵給事如故遷太常少卿立朝四十六日復疏陳定君志畏天命敬大臣勤朝政慎近習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周

有節夫是謂之安客曰不然也子所云禮樂也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謬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諂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錄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其碑記曰獄有巨碑二累其類之細者於下以二巨者錄於上爲臺焉朝夕必對起居於斯讀書於斯飲食於斯予之資碑也多矣久而有感曰碑其君子已乎其爲物也博大而厚重爲制也平直而方正爲質也若樸而靜定爲德也順而爲度也虛其始不知其自來也其壽不知其世也前夫吾也或抗之或坐之或棋局之或踐履之其污穢而小用之者不可以殫記碑之用其不器也夫貴之不榮也賤之不辱也親之不喜也穢之不怒也臨難不辟也見可欲不匿也受澗不溢也多能不伐也碑之德其難名也夫遂其德不易乎世藏其用不成乎名碑其君子已乎予學之而其能及也又有教子書云爲人當爲大人立決烈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言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大人之事也王與齡者鄉宰人受學於崔統其爲文選郎上恬絀倖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周

介必遂當爲民時辭朝還寓惟有瓶罍數事分還鄰  
人徑上馬去京師人皆指歎爲奇男子與人交有合  
已者千里必通苟非其人對面若山河關中馬理作  
平陽四賢塋以列於陶恭介韓忠定及張西磬之間

名山藏

卷之

四

四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譌

臣林記 嘉靖臣

楊最 楊爵 楊繼盛 海瑞

楊最字殷之射洪人正德中進士歷工部郎中嘗劾命督通山西歸無所賂尚書尚書李延銜之言最不耐奏報還當使復往嘉靖初爲寧波知府攜一蒼頭一敗篋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褐服布衣浣濯屢矣寧波人美之謂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不足多也最樸實淳厚而方果不能媚人當道深嫉之其爲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楊

仰豪右憫憐差聽斷訊決獄臈無滯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調黃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慟已留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授而已累官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日能化物爲金銀世宗信之時世宗方病悅朝用欲權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疏曰伏讀聖諭權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同聞共駭揆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脩養也夫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天子監國自託脩養者也堯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

非不知脩養鍊道可以成僊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

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輕學

夫豈謂堯舜之世無僊人堯舜之智不能僊哉有學

僊之術有成僊之人大要所居不同所事自異皇官

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

龍即僊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僊不可學也不可

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

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

端拱穆清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

聲色無邇雖勞萬幾不費一念將不求僊而僊不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楊

壽而萬有千歲矣世宗得疏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母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半最死錦衣杖畢數百官跪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史諡曰忠節最死之明年楊爵復上書

楊爵字伯脩富平人兵部尚書韓邦奇者關西名士也爵年十七欲從邦奇學輒米二石以其一石遺邦奇爲束脩而一石自養邦奇時有所餽爵高度之至薨而別自炊同輩問之曰韓公有以食君何不可飽乃勞自炊爲爵曰蔡薨之口而飽貴人食非分也居數月邦奇以老無子故謀長重行婦意習乳易爲息

爵聞入謁曰生始以先生守禮如垣嚴義如城乃媒  
重行婦即先生念自絕嗣幾有血胤若是固不如無  
因辭去去二里餘復反求見曰先生勉矣細行不矜  
大德終累爵舉進士仕御史兄亡母無侍養養母母  
喪廬墓三年自耕而食手推糞車妻隨之清節聞天  
下嘉靖十九年召起舊官是時楊最以諫死中外結  
舌其明年正月戊子徵雪羣臣頌瑞爵上疏曰臣惟  
人主一身萬化本原是非得失在幾微閒而關人心  
向背天命去留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制未亂保  
未危謹微戒暫然後天人交與國祚延長今天下大  
勢如人極衰腹心百骸莫不受病大抵兵戎廢弛公  
私困竭奢競成俗賄賂通行譏諂面諛公肆欺罔士  
風民俗於此大壞極重則難反幾失則難濟臣早夜  
耿耿疾首痛心請略舉所見大要屏失人心致危亂  
者爲陛下言之臣竊惟天下之亂莫大以危爲安以  
富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  
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其間積弊至蠱不可救矣往  
夏及秋恒陽不雨畿輔千里無禾冬既無雪暖氣如  
春元旦微雪即止民心洶洶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所惠寧時也而在廷之臣如

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  
罔人不亦甚乎大臣者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憂者  
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極位所謂小人乘君子之  
器也又如翎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大惡大靈  
也還靈於漸止惡於微勳孽威尙尚得善終乃使潛  
預政柄益肆以檢則羣俊趨赴善類退處天下國家  
之錮日深矣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  
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使得所也不得所則怨  
民怨天意可知已今民勸食不得至於離散離散無  
歸至於死亡臣近視南城兩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人  
南城一郭耳城凡五未知有幾天下郡縣如五城者  
千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  
清室蓋望一豆羹蔬食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時也而土木之工十年  
於此矣工部司傷添設至數十員以一方士之故至  
迫遠修雷壇勞民靡費自屢本根此足失人心致危  
亂者一也唐虞三代君臣相儆如堯兢舜堯禹惜陰  
吝味爽文王不遑食武王敬勝急數聖人所以壽諸  
期治隆泰熙者無過敬與勤而已陛下即位之初  
一頒歲勵精圖治今朝儀停廢經筵疎缺大小臣

工朝參辭謝敷奏復逆不得一覩聖容聆天語若是  
已久矣天位者非自佚之器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  
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所必誅也保傳之職坐而論  
道非極選天下不足任之苟非其人猶謂官不必備  
今也金紫赤紱實及方外少保少傅以芥界迂怪之  
徒流品之濫極矣陛下天縱聖資帝之元子若違師  
三五近法祖宗與公卿賢士講治論道則心正身脩  
和氣致祥罔有災沴山川鬼神莫不攸寧安用充列  
妖誕詭妄之術於法禁之地藉爲聖躬之福耶甚非  
崇正違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者也此足  
名曰義

卷之

臣林記

三

臣

失人心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臣直陛下卽  
位之初延訪忠謀矜宥狂果一時臣工侍在優容敢  
干天聽其後言過激切獲罪亦多自以來懷危慮  
禍未聞有犯顏直諫爲匡救逆心之論者往年太僕  
寺卿楊景言出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言開身  
斥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也仲虺稱其不吝  
不拂高宗令主也傳說告以從繩從諫歷觀古今未  
有不任諫與拒諫亡者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五  
也伏惟皇上念雨雪不可爲祥權奸不可爲忠朝諱  
不可以不脩土木不可以不止異端邪說妨政害民

不可以不罷斥則莊敬日強靈虛遠照宗廟社稷無  
疆維福亦惟聖子神孫無疆維規疏人上怒甚命械  
繫下錦衣衛獄杖之罰其疏居數日一再讀擲之地  
使視無恙復使杖之罰備極拷掠桎梏鎖鑰晝夜困  
苦莫敢疎寬坐臥處而可抔也然其體貌膚偉竟以  
亡害京師暴風揚塵四塞者二日人呼楊爵風云天  
子旣怒爵無敢言者其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實論  
將政戶部主事周天佐上疏曰切見邇者廟災陛下  
痛自脩省使諸臣實論時政此治道更新之會轉災  
爲祥之機也乃今闕政尚在忠言未聞則是何故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楊

愚謂示人言無如示人政陛下今示人言耳楊爵在  
獄未見政也古者君立誹謗之不以求臣臣進太息  
之言以匡君承平之久天子之尊威福之重不少唯  
諾之滿庭惟多憂危之一士在朝之臣不負此義獨  
一楊爵而聖怒之下不名小人則目囚犯夫納忠而  
名小人奉職而目囚犯欲爲君子端士易所處矣言  
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主一喜一怒上帝臨之楊  
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雷霆則旣摧折矣萬鈞則旣  
覆壓矣惟陛下思焉上怒亦留其疏命錦衣衛切實  
杖六十杖有半呼曰皇天祖宗天佐何罪旁觀皆泣



下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桎微寬可自脫守者以鐵鍊貫桎目絕其飲食既下獄三日死屍出雷震民張弼者設祭哭之人曰子於問公故手曰否吾傷其直也居久之給事中高時勅郭勛不法上逮問有狀加時俸一級巡按陝西御史浦鑑上疏曰伏見給事中時言翊國公勛奸狀陛下逮勛而獎時仰見明威日月雷霆不庇愛臣以屈令憲人心悚動奸惡震臣近過耀州入富平察爵雅行忠直儉素棄官養母廬墓終喪不入城市懇誠信於鄉至孝友式其風俗高時所言楊爵先之矣時之進俸非臣爲爵所敢希親亦

不見困居頃之天子扶箕宮中箕言爵忠臣天子方志神僊之事出爵等三人不數日以吏部尚書熊汝諫營其僊臺復密諭東廠逮如故廠中貴人徐府謂再逮出密詔不宜宣讀露聞天子復怒府嚴治之於是人莫敢爲爵周旋至絕食奪糧入章勺以他事繫時從爵授易爲爵私具飲食曰以此得罪死不恨爵亦稍稍食勺食獄卒至食爵囚食爵與周怡輒不食曰嗟我劉魁食曰君不死臣臣胡死餓會冬早上祈雪未應獄吏恐天子急移怒并絕勺所私饋食東廠更迭覘動靜如故覘者楊棟割股愈母孝子也歎曰豈可使懷忠之臣困迫若此白吏曰王上仁聖無死三臣心卽死三臣固宜肆之市朝豈餒陪暗室中幽公等手乎吏悅稍弛禁復得食居二年三殿災天子復有所見傳詔急赦三臣者爵得歸爵前後繫獄七年矣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乃自爲墓誌未幾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萬曆中以禮部郎中子孔兼言賜諡忠介天佐晉江人少讀書貧苦其父熏煙導氣以辟饑寒既仕不改守平居溫恂無戟級所口講神注皆當世志士賢人疏之上也衆盡危之天佐對客食笑如常鉉文登人磊落光明爲政豁濶

不苛細所至民懷初知洪洞縣有聲爲御史亦養母  
家居以薦起其下獄也守獄之卒無禮者爵不能堪  
銘曰吾儕遭此大難文明柔順當學占人爵心服之  
二子之卒也爵爲天佐作傳銘作基誌楊魁泰和人  
其生繫也以諫止徙雷壇太液池西魁舉人也仕州  
郡二十年許所至植風節斥邪異上疏時年五十餘

矣怡別有傳去許十餘年又有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國初徙小興州民避  
虜乃爲容城人繼盛七歲母死其庶母與其同產兄  
庚之於牧豎繼盛從牧所授書學且牧久之補邑諸  
名山藏

卷二

九

生讀書僧舍借月爲光寒冬行汲手凍屬綆下無襦  
進屋行自溫居亡何寺僧大病疫同舍生皆亡去繼  
盛獨爲養食醫藥僧以愈久之舉進士授南京吏部  
王事兵部尚書韓邦奇者善樂律皇極河洛天文地  
理兵陣之學繼盛從邦奇授樂三月自製樂器琴瑟  
蕭管埙篪合奏之諸若一邦奇驚曰予學樂五十年  
得其數耳子乃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其在子矣  
入謂曰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備五音七聲而成一  
調何如繼盛退凝思廢食寢三日夢大舜投以金鑑

已青鑑也

繼而悟

起製管明日書皆

邦奇大

廟更盡授以學皆偏習焉嘉靖十九年虜俺

答大舉躡京師南中議發兵入援無敢行者繼盛詣

前會虜亦退其明年改兵部員外郎時威寧侯仇鸞

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信使之愛驕而內實

怯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議遣繼盛繼盛

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其辭曰竊惟胡虜悖逆天道

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子女焚我廬舍

驚我陵寢辱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冠髮上指恨不能

翹舉刺賊用報國警陛下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

與師列祖在天之靈亦用相慶臣至都下見俺答求

開馬市書嫂亡狀竊意上觸聖怒師以益急會議廷

臣乃竟許之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竊謂互市

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素實服尚不可言況今虐殺

漢和乃先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矣信者人君大

寶匹夫匹婦尚猶重之往歲北伐詔下天下內禋聖

意日夜征繕以助發憤忽更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

不可二矣天朝堂堂下與大羊互市不念寇屢平損

國家威重其不可三矣四方豪傑日夜磨礪長技待

試而甘心於虜今聞開市謂國家忘之異時有急欲

復號召誰肯與起舉衆効用之思其不可四矣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年之變以武久弛今雖豎儒童子亦講練兵事此機既動兵將日強若又弛之人知無益而還自惰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宣大人民攜貳已久往私通虜邊吏猶得法裁之今則不禁是導之也開邊方勾結之門其不可六矣數年以來水旱征役人人思亂厭於國威尚不敢肆若謂縣官惜而奉虜肢體之不能治何掉腹心開百姓睥睨之端其不可七矣虜深入我不敢逆一矢猶謂幸無備備矣互市終之尚謂我有人乎長大羊弱華之心其不可八矣虜毒沒不常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負約不至至矣因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掠爲多馬也藉吾市以損虜馬多馬在我夫市馬非用之耕稼用征虜也虜和不戰將焉用馬若求壯馬寄牧之費不益滋乎如其損弱不日斃耳此二謬也曰初市許馬漸而馴之可以許貢夫今日之貢與古所謂威賓來王異賄耳市則借馬而稱償貢則徒手而望賜是市馬小獲而無名開貢有名而大損市且不可況其貢哉此三謬也曰虜雖犬羊亦知有信既許其貢必不侵邊又非也虜種日繁開口仰中國爲衣食利市馬之利足飽虜乎彼非義士孰肯甘守小信沒齒餒死卽有羈縻保一二年耳三年之後何以處之此四謬也曰佳兵不祥與其動衆不若休賂夫敵加於已出而應之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伐葛伯高征鬼方若謂佳則皆佳也然而甚祥譬之人身四肢癱疽毒日內攻憚用藥石侵尋以斃乃不祥也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者舉朝臣工皆知之然而莫敢致非者何也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我安以見效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欲以求寬公卿大臣止之則身任其責而身危聽之則人任其責而身安陛下試振獨斷發明旨悉按言開市

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巖竿旄答之首示功威天下萬世疏奏上初覽而壯之侯鸞聞人恨密疏自解上下八大臣議八大臣唯唯上意乃中變下總盛錦衣獄置訊至折指出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者臨洮山中縣也其民雜夷多習番經不通儒學總盛簡茂異子弟百餘人聘教授教之齋所乘馬及室中婦服裝市民間重賦地二千畝做古井田割授其父兄使畝入粟給筆札婚喪之費居二年吏人愛之呼爲楊父而虜數敗約入寇鸞奸露罪至族天子恩總盛言一歲四遷官爲兵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員外郎總盛中夜起歎曰上知我矣易用報是時天子居西宮相嚴嵩竊外柄中外慚莫敢言總盛齋三日具疏極論大意謂臣先因諫阻馬市不死蒙恩居兵曹曹以討賊爲職賊不專胡虜凡心離君行害社稷者皆名賊方今外賊無過虜內賊無過嵩嵩賊清虜賊遁矣去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兼諸道地震日月交食之變應皆在滿因力陳其十大罪五姦謂陛下待嵩出於至誠嵩事陛下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欺至誠之心無怪直其術中不覺也破嵩五姦十罪立見陛下忍

割一賊壞害宗社臣前謫邊方道路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幸今復職一月非不知與世浮沉可俟他報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顧狂直之性生天忠義之心瘞內每恨壞國家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舍此不言更無可報陛下不信則請召裕景二王面問之實之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胡虜前聞鸞殛繼聽高誅且畏陛下聖斷知中國有人豪傑必出功賞必明三軍之威不戰自奮是時上春秋高惡厭言儲貳裕景二王久不相見而總盛疏引之則大怒下錦衣獄置訊獄使榜治甚急探折木問誰使者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盛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當此之時嵩黨彌朝盡忠在己豈待人耶若能使人將自爲也獄使復夾總盛出脛問所以引用二王故總盛曰奸臣誤國能欺主上必不能欺二王二王年幼嵩雖神奸必不隄防譬如家養蒙蔽主人未必盡不知其主人子二王不時親主上耳若主上親之時時召問二王言矣獄使曰此可聞上耶具獄上詔杖總盛百送刑部擬罪郎中史朝賓比奏事不實者律尚書何鰲謂朝賓更有一比查思之朝賓曰則有減於此者鰲自比詐傳親王今旨律示朝賓朝賓不可持之數日鰲曰事急矣電

寔不測如君所執固當立俱靡耳蓋以待後解侍郎王學益曰子徇名子老矣廼比詐傳親王旨絞以草按朝賓而實於草末稍稍論抹上猶責驚黨護降其俸一級而朝賓坐誨官降三級也熬者嵩門生學益嵩親也朝賓晉江人以孝友繼盛居獄三年冬月晦當行刑妻張氏上書曰臣妾夫繼盛先以諫阻馬市預折仇鸞奸逆聖恩薄譴旋因鸞敗一歲四遷臣夫洧洗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不意誤聞道路殊發狂言陛下不即加誅曲從吏議杖後入獄筋肉斷腐膿血腥騰死而復甦者數

酒刮骨尚使人公乃自爲之繼盛瘡愈其左足短三寸所止舍卑濕視獄者應生改燥焉而王學益志應生之人也晉元宰若晉敵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乃應生旦夕候繼盛自如冬月糞三木朝審長安市上觀者數千人爭一識其面中貧人餽勞不絕歎楊公天下義士競罵相嵩也將刑刑部郎王世貞求掠嵩門生司業王材材見嵩請嵩曰吾行當掠且卜之材曰公卜之鬼乎抑人也人則奚卜卿胡施鄙惡卿嵩子世蕃曰不可養虎自遺患繼盛死人其敢視其喪世貞與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朱天球經紀其後事而世貞尤慷慨繼盛死地震累年其後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相繼論劾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肅帝悟而止又七年肅帝用御史鄒應龍言逐嵩成世蕃嶺南又二年御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嵩出食於人以死莊帝登極追贈繼盛太常少卿賜諡忠愍與祠精忠夫嵩之不獲沒也非養虎之患而自有患也去繼盛十餘年諫者有海瑞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爲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顧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

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臂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  
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  
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  
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  
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  
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  
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  
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  
不能使黎寇誓服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  
瓊飲聞黎患痛瓊民歲月惟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

名山藏

卷之

至林記

七

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  
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  
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  
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  
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圖三徑一計之大約七  
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  
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甚  
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爲  
瓊遠計爲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  
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

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時其中間則犄角形立  
營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  
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  
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  
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  
立縣可無歲歲鵬勦年年守戍設之曰地險土惡勞  
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  
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  
道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  
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一再落第便就按

名山藏

卷之

至林記

八

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既至御史行縣  
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  
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兩訓導  
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致諸生以  
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卻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  
加禮諭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爲縣革去常例之無名  
者俸薪外不取絲毫僮僕出縣舍文楚中林吏胥公  
事畢各還家爲農心從其本業其治縣精詳凌雜  
煩屑無不明清至以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餼之物  
草木之實悉出示以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子還自父

任索驛夫不給倒懸驛吏傳亭下瑞曰胡大人清廉無二出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修帳具續食今其榮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鹽法行部攜妾自隨妾裝五綵與十二女昇令長跪上食廁飾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去瑞之言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理皆知縣責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名山藏

卷之六 嘉靖 臣林記 三

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若謂不可認真認真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自待以鄉原待人棄吾子姓欺吾昆弟莫甚焉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鄉士大夫與士子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發也夫緡出於桑糴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爲厲也加派增賦動以朝廷爲口實爲欺與謗抑何甚哉竊見今天下人才嘉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

弘治又不如成化矣先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勢利之心輕待士以厚非厚士也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生及得一官何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待士之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殷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所得千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憊士大夫多富足致之也士生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愧於士名山藏

卷之六 嘉靖 臣林記 三

民生今日何不幸遇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憊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通判矣與同特爲慈谿知縣者霍與瑕亦粵人其清鯁不屈類瑞鄢懋卿嗾巡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瑞以故秩調興國治如淳多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既至上疏曰臣請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不明危之將無使人眩瞽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犯無

隱之義美曰美過曰過披肝瀝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卽位初年徵二箴心寇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其仁性卽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累陳賈朽三代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海

而後稱爲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施雷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臻禍并出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頗增萬方則効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應之曰嘉靖者言家室皆淨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著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世論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陛下過舉羣臣諂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餘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欺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已私或不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之不當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海

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脩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脩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億桃藥九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九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鳩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蹊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脩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鵬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海

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阜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蘇敵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廩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厨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閒爾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閒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于其閒陛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

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浹萬爲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疎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若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智留神省察帝故自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甞中者數月始帝怒時相凡叱咤一日捷諸宮婢官婢嘆曰皇帝受言海瑞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海

而洩忿我輩帝密訪外誰與瑞同商者同官見瑞皆避去官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謗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鸞輅一具俟入水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于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諫朕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視朝如暮時階力諫止亡何手筆瑞奏晉主毀君送錦衣長繫之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切直無窮治意錦衣獻上刑部比子罵父律當死竟爾

中郎中何以尚者上疏訟瑞帝怒杖之百下獄綱  
亡何上崩莊帝卽位以遺詔出瑞復故官累遷至金  
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賕吏盟風解印蘇故有監織  
太監出昇八人聞瑞至去其四吳中有顯者籍第居  
一夜黜之瑞爲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爲主訪知民  
閒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刀民訐告紛  
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家絕不便瑞給事  
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  
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不爲少小民怨詈非一  
日矣臣巡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今而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  
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獎牽制動自諉曰時  
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臣兩經論劾  
衆口啾啾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總督巡撫大小不同施之有政則一臣尚  
欲以身爲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復古之門  
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  
爲臣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手契尤在年力精強  
而臣則衰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  
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求成法民利與與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  
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誘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  
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  
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日待遷  
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  
合俗事必認真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  
公閣部臣右以徇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  
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  
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  
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

何解任瑞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飢蔬冬不具裘輅穿至一再葺家居累被薦萬曆中大學十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東御史撫督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歎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副都御史未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郎時七十二歲矣卽日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耳老臣耄矣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大馬餘齡避帷蓋恩哉既至官歲餘治如其平生居頃之疏治安之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

都御史吳時來卒而得諡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早以論劾嚴嵩杖戍顧其晚節不終不宜予諡諡宜瑞遂賜諡忠介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味真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衆者乃鄉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完而心母疚中餒氣母矜能謹鍼母外爲彊舌而內嫺影余母洵洵易操而未流靡淫母質冤參裳媚耻于中襟母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葉春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書平居爲瑞主祀之凡事禱而後行

郎曰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爲盛其季則海瑞瑞上疏時予方爲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其平生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已哉瑞巡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爲作直中丞詩而于孔兼爲瑞請諡固吳人也蓋瑞意則善而江南刁狡要未易與爲直爾

南刁狡要未易與爲直爾

詩而死事見直中丞

詩而死事見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直中丞

本說按部安得中丞與白口俱向中丞至寧州素不  
能作實但助民拒敵小宗崇義一府論詞大  
家不得錢賄從此轉無涯一府論詞大  
民一分充錢賄從此轉無涯一府論詞大  
院兩院指節痛吏皆人富但恨無小  
院小家人富作富不得均富江南自  
戶戶戶戶戶戶戶戶戶戶戶戶戶戶  
齊亦自風百忽能達比干非後物

會銑 楊允繩 沈鍊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召  
爲御史按山東遼陽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縱人  
散囚閉城拒命世宗聞變震驚下廷臣議謂曩歲大  
同殺撫鎮官茲又效尤不伐罪討叛無以懲惡銑疏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乞原有以安邊鎮上得奏喜曰眞御史也一任處分  
朕不專制銑單騎往諭朝廷恩威三軍歡聲動地曰  
御史生我矣反側漸寧銑簡任韓永慶等指授方略  
不閱月三城倡禍者率就縛餘安堵如故具上其事  
廟堂上銑功陞大理寺丞稍進左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二十一年秋虜吉囊突入十八營欲襲臨清  
遣奸細小哈兒窺覷道路銑奏築新城以阻之二十  
四年山西巡撫缺廷議上銑名上曰朕知其人是嘗  
平遼亂者詔報可銑至大修邊牆添製火器虜攻浮  
圖略率兵平刑以堵西突虜入鵝鵲峪直趨廣靈以

防北衝虜不敢近邊者二年明年秋虜寇陝西三邊  
督撫諸臣一時被逮總督難其入上以屬銑遂兼程  
往時賊十萬騎蹂躪寧塞突入銑曰虜糾衆來當攻其  
所必救遂命甲軍參將李珍率勁卒搗其巢穴斬獲  
首虜百一十有奇竿以示虜虜大懼遁去銑復計曰  
醜虜頻年內侮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巢穴有急倉  
皇遁去不料我師邀其前也親督將士晝夜繇新安  
邊外直趨定邊營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相顧錯愕  
遂大潰斬賊級百八十生擒一人奪獲達馬夷器無  
算邊人謂近年未有功而銑不以捷聞御史勸功始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奏曰曾銑志吞月蟾威震天驕博帶臨戎潰把都河  
數十萬之虜單騎出塞搗跨馬梁數百里之巢克壯  
厥猷懋昭偉績且有功不伐尤邊臣所難詔以銀幣  
重賞之明年復以出塞斬虜陞俸一級賞銀幣有加  
銑感知遇益思圖報念套虜爲中國患苦乃上疏曰  
臣聞夷狄叛服無常中國制馭有道要在國難於易  
庶幾杜漸防微皇上法古憲天文事武備曠世莫及  
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大寇  
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  
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

名山藏

卷之

四

三

未得要領與臣竊計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艱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足之圖而徒周章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不知抽薪外患未已也謹按河套古朔方地是南仲所襄擒狁衛青所取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之界也高皇帝驅逐胡元遠遯漠北文皇帝六龍三駕悉犁虜庭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但界限河套已哉後以東勝孤懸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榆林之策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後渡河剽掠士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住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志欲復之而未逮武廟方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京甸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毒生民一統故疆三邊沃壤頃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浸淫虛耗日爲中國之害天心撥亂將待陛下陛下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保安兆民者至矣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重務也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志在滅胡常懷憤激今親履其地目觀此虜跳梁三邊危殆切齒痛心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不與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壯猷何復讓度可使裔夷猖獗蒼生陷危一至此哉伏乞勅下廷臣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詳議可否然築邊之議數十年之謀耳若復套之舉則振武揚威盡殲醜虜驅其餘黨直諸漠中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可保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是猶大禹治水以海爲壑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至計聖子神孫之末圖也因條爲八事上曰虜據河套久爲內患連歲深入全陝荼毒深軫朕懷逐虜復套前此邊臣無有念此銳奏具見壯猷兵部許久題覆迄無定見其令銳督同各邊撫鎮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銳復條上十八事兵部覆題上曰朕軫懷套虜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耳曾銳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銳知上倚注方深晝夜講求滅虜策漸成行師機宜列爲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傳

入套攻搗虜近寨駐牧往來侵掠居民不能樵採銃  
出擊之斬首二十七級生擒脫脫虎一人餘斃矢石  
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以千計虜十萬騎自寧塞  
入犯延安慶陽保安諸處掠男婦八千餘人銃追參  
將珍夜出塞劫其營帳斬虜首百餘級自是虜聞銃  
來皆囁指多移營渡河矣此時仇鸞爲總兵驍恣恃  
逾陰謀事機銃劾其違法撫按亦上章交糾詔械繫  
鸞會嚴嵩父子方謀傾夏言鸞因重賂世蕃并捏危  
言構銃并下理官羅織成獄臨刑西市天下冤之隆  
慶初給事中辛自脩御史王好問疏列銃志在立功  
身遭重辟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銃兵  
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諡襄愍賜祭葬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  
改兵科給事中屢言事庚戌秋虜犯京師朝命招募  
民兵允繩往河南上四疏皆切時政嘉靖李倭薄松  
江城鄉民投入城者萬計官弗與入允繩方在告詣  
府推官吳時來責之時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  
於遠入鄉民三日夜乃盡允繩因促駕上京師疏論  
事曰切見海寇爲患皇上遠將出師三載矣督撫將  
臣數數易置茲復侵犯南都直隸城下臣觀事勢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傳

有底定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闕陡遇  
賊險自相蹂踐全軍覆沒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  
增餉臣聞爲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  
制謀三者不備三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  
根極本源弊有不專在外者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  
能行有司夫督撫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  
在外其於京師要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挾帶饋  
送禮名曰謝有所題請白送副封將以儀物禮名曰  
候歷任頗深營圖更推或地方有事別希脫任或有  
罪求彌縫或失事求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貲皆於  
有司乎取之既取有司入其牢籠則何以責行命也  
臣痛心疾首不能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  
伏乞勅下閣部當事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剖絕朋昵  
之私汎掃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紓民難肅皇帝  
體之允繩疏蓋指相嵩光祿寺有丞胡音者於大學  
士呂本爲親家貪汚不飭允繩嫉之允繩與御史張  
異言巡視光祿言音收鵝混同子老僞增物價至數  
百金劾音過當請從嘉靖初年馬謙盜內府贖物例  
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音言玄與隆重臣不敢不敬  
備物子鵝嫩小故全收老鵝其他諸物允繩憎臣棟

取太精斤言齊筵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爾爾九繩自欺謗玄脩誣臣增價上大怒詔錦衣並逮膏九繩等途鎖撫掠治獄上上調異言膏外任特詔論九繩死繫獄居五年星隕如雨占者言咎在臣下不忠遂出被刑是爲嘉靖三十九年九繩死而天下冤之穆宗元年追贈光祿少卿予祭蔭膏外調食益甚居鄉復暴橫用他事發治有司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膏抵命九繩有子應祈因父繫獄誓不應試亦以憂死

沈鍊字純父湖人以進士爲溧陽令伉御史調往平以發歸起復爲清豐其治專搏擊豪貴衛護羣弱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楊

錦衣帥陸炳聞其賢求得爲其衛經歷甚重之鍊嘗從客至嚴嵩子世蕃所世蕃方與其客給事中貴人猥飲虐客備至世蕃每飲客強不勝者飲不飲者汎酒大濡之或取其頭上冠爲鴟夷諸給事貴人不敢拒每集宴或膺絮袖灰而備濡也是夕也鍊無所見忿反取世蕃所手酒灌入世蕃口陽爲好戲嘉靖廿九年虜闖入塞都門燹火明大內天子坐西宮甚憂虜獲我中貴人不殺獻書請歲以三千人貢甚嫚天子御使殿出虜書示相嵩本命禮部尚書階會羣臣予筆劄所見孰計貢不貢孰便羣臣相視莫敢先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楊

子司業趙貞吉前曰是不可筆恐其中多腐儒選生多筆貢公等視鞮譯之館戕何處得充三千人耶虜爲亡道震驚宮闕不弁作追逐而畏其虛聲何異城下盟若吾君按劒而怒出內藏草士驛言臣旌功將虜且如鳥徒簡討毛起曰不然事急矣姑假寬寬之後徐備戰一以爲守不亦可乎貞吉前對起爭論鍊從人後出贊貞吉辯爲侵語吏部尚書夏邦諤旁目之曰是何小吏刺促不休鍊前曰錦衣衛經歷鍊也即小吏顧大吏不言小吏言耳議罷羣臣皆予不貢者而會天子怒本兵不戰收尙書丁汝璉侍郎楊守謙論死西曹虜亦旋東去鍊復上疏請得當一面以萬騎護陸昌平萬騎防餉通州號召勤王之師十萬鼓而擊其情歸必大捷疏入不報先是虜至丁汝璉蓋請戰於嚴嵩嵩曰是在輦轂下戰之不捷不可掩也以故汝璉閉城守及天子召誅汝璉急嵩曰無辯當乘間爲上請汝璉守謙信之行金於嵩嵩雖無所得爲電而邊塞大帥尙慮有不測無所冀解多行金犒嵩鍊以道傍目扼腕之矣一日過張丞相所酒半及嵩慷慨泣數行下乃具嵩食狀十端入奏請以爲戮併劾邦諤通賄嵩已異同皆當斬詔鍊昔廷議謹

詳無禮又誣指大臣爲名廷杖數十謫田塞外常宣府之保安保安父老俱來爲鍊假助薪米遣其子弟受學歲餘餓鍊爲糜食餓募人收百里內殍瘞之保安人益服鍊數數從鍊罵詈相蒿鍊亦追憤隨聲以爲常鍊束芻爲偶人三象蒿與唐相林甫宋相檜射之或時馳馬居庸關下南望戟呼罵繼以慟哭人皆目鍊狂巡撫宣府大同都御史素恆怯虜來不敢戰俟其去縱吏士夜取死人首或徵死被虜人上功掩敗鍊憤數露書責謂都御史後來者都御史楊順御史路楷蒿客也楷至投蒿爲乾子是時趙文華方得罪蒿父子慮上疑彌縫萬方人從保安來言鍊者曰新順使其指揮鎬齋金爲嚴世蕃壽世蕃私鎬曰沈鍊狂子無忌欲以吾父爲戮若藉手楊公有所得志以報吾父楊公之位吾不知其尊矣會虜人大同左右衛攻破破胡等殺張遊擊將軍順見爲失事當坐縱吏士掩殺視前都御史有加鍊復爲書讓順視前書有加且賦詩及樂府二譏順而爲文祭張將軍曰嗚呼哀哉維天有柱維地有維柱天維地忠義其誰奸臣執柄紀綱大虧虜寇陵負若欺小兒三軍望風不戰自疲外逼賊賂內結權私社稷之計蕩於霜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沈

割人爲虜奪虜自資報功欺主曾無愧辭將軍初來意氣恢恢言念國恩流涕滿腮口諭三軍執梃持旌此行竭力有去無回攘臂渡河奮呼登岸手刃良多殺傷過半力窮勢屈精靈不散天發雷震來斥虜處亦有官軍也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爲救焚我亦有生汝亦有死何其忍心睨而無此張公雖死神氣長生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攘貴行誅汝骨亦碎先死爲榮後死爲辱死辱生榮其辯如蠅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爲鬼爲蜮不輯其從不恭其職所過騷然大爲淫惠張公有靈誅此逆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八

沈



浩僧妖書皆自鍊房內搗得出鍊教鍊興浩僧胤嬰  
論死無異而移微監司妖書者不宜存恐他姦究得  
復習宜以畀丙丁監司官取其妖書及鍊所爲詩樂  
府先後貽都御史書雜燒之以絕其曲殺狀書既奏  
兵部尚書許論諫嵩取中旨竟殺鍊籍其家而任順  
一千國子生楷候遷五品卿寺順快快曰相君薄我  
賞猶不足乎從測中逮奏摺折襄指與襄長繫獄中  
順楷則時時問獄卒二子眠食狀獄卒知其意痛苦  
之一日刻期夜分上病狀會虜大入應州順復不戰  
掩死如前日給事吳時來劾奏順楷欺罔壞邊上怒  
名山藏 卷之 四 附錄記 五

捕逮之日稍暮兩道官下視獄呼襄奏語卒曰寬之  
卒告襄襄害公父者銀鑰檻車矣遂得脫順楷之逮  
也法司當順楷不設備爲賊所陷論斬順楷奏事不  
實輸作徒而嵩父子解之順免謫戍楷降雜職邊方  
其後世蕃論死西市有塞下人爲國子生者鍊門生  
也標長旆曰明忠臣沈公鍊之靈持入市以觀世蕃  
刑世蕃死國子生慟哭曰吾師慰地下矣一市皆泣  
莊皇帝卽位贈鍊光祿寺少卿尋用給事中魏時亮  
陳瓚言論楊順路楷兇前都御史者許論也襄美而  
有文以貢資官知府

郎曰嘉靖之世北虜南倭並爲國患曾銳楊允繩沈  
鍊三公或當任或在旁觀其心膽並壯忠憤並切而  
皆不得全其軀患在嫉惡過當而幾事之不密也大  
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夫柔剛微彰以望萬夫  
蓋君子哉

名山藏

卷之

四 附錄記

四

楊

名山藏卷之

臣林記

晉江何喬遠

張岳 翁萬達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祖給知萍鄉縣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闕第一當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倪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任生也岳沉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

用事功顯終岳仕相者張璵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頭顱不爲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爲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入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內閣庶閣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鍰廷杖時杖死者七人上命不死者與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肅帝登極盡還武廟諱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爲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

及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此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未說渡江與辯居三日不合守仁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無奈墨守耳岳歸舍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吾自爲學始微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夫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爲透心氣質爲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律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議張相璵相璵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是也強從其奏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曰則何以復上岳曰請題主曰皇初祖堂堂王祭天子穆穆而蒞之誠其祖也千百世而上可假而至也非其祖也實之大謬時躍然喜明日會相璵頗微詞以觀其俯仰璵曰何變前說也時曰曹有郎云云偉辯可聽也璵竟以初議上上內批皇初祖位如岳之所言相璵大駭問昨曹中論禘祭者誰也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相璵

主其議選無論歲次輒取年少有文者亦亡論其不  
陳卽無少有文可任選寧缺貢岳謂國家羅士科目  
矣貢士所以爲均於陋州僻縣令其觀光上國第簡  
哀謬甚者便足稱明詔遠遶山谷士祿夷風縣久不  
科目歲予貢使其以衣冠人物別於夷風所以漸變  
之也絀不如惡指視學柳州柳州軍五百餘號跳城  
外者五日岳謂太守曰軍號跳太守不見告無謂無  
關學使者乎備員憲司亦安得委之召五百人入曰  
何稱亂也曰太守不予糧且一歲矣岳曰吾與爾糧  
送爾軍門聽調何如坐枵腹哉皆叩首幸甚因遣散

名山藏

卷之七

嘉靖

三

歸營居一日召與期悉送之軍門五百人者旣幸得  
糧皆不願往岳廉其中有十八人驚而首亂詭曰送  
軍門非健卒不可吾人聞之因按籍漸摘去而獨留  
十八人寘之法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  
謁聰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  
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落職廣東鹽課  
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  
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笑曰是嘗兩  
爲提學願庭參哉御史還省岳上謁執扇吏禮而御  
史當朝揖怒一典史良久若將鞭者郡太守爲跽解

諸屬以太守故爲典史跪岳獨傍立御史顧曰提舉  
謂典史無罪吾鞭非耶何得無一言岳曰典史短長  
太守知之提舉不與民事敢以所不知嘗試大人前  
哉御史不憚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  
史遣防夫持牌往曰亟呼張提舉署南海遲一刻死  
矣防夫急而見岳不遜岳取牌讀之提還防夫防夫  
突起上堂詬岳岳杖防夫防夫破御史牌以復御史  
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  
御史何謝也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也耶岳曰提舉  
杖一防夫使稱罪御史重矣天子提舉防夫得侵之

名山藏

卷之二

嘉靖

四

謂天子輕耶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  
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相惡意岳不附聰非獨任  
官理而已雖衣冠亦示意上今聰爲士大夫恭冠惡  
倣古緇布爲之上名曰忠靜岳以制出聰不冠也獨  
遮陽帽曳撒帶如國初制廉邊交南史往時紫羅  
荷歲而已岳省禁令減餘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  
今闢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耳民盜珠者難治岳居  
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中人將歸言從乃公宦廉乃  
不識珠池珠何狀岳曰珠易識耳命吏持庫珠八顆  
視內立還之太守不取珠民乃不敢犯盜珠堂上無

事生讀書與諸生劄等爲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上審問安南久不貢知其國中有篡臣莫登庸者遣使勸狀岳言於撫按諸公安南有黎氏窮民不能君微矣莫登庸弑之自立其名曰賊今將以賊爲辭加登庸兵乎萬里興師爲夷發憤非急也若但以不入貢而已登庸言邊吏求貢請封矣黎未即亡接納其賊又非義得爲遐方絕域亡益中國請今自爲聲教棄之撫按莫敢聞朝廷遣使至梧州議入矣岳謂上初使勸未曉其國中事也莫氏篡黎今國無勦而可知使往苟受護詞歸其辱在我我不受將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究黎氏存亡登庸且懼爲亂得毋欲弭兵反開之乎岳愚請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以言事自大理丞謫爲欽州守請自効行開岳書爭之曰欽州非用武地尊相又無封侯之骨何不三思也條六狀疏于朝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母用兵降登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必今納地貶號旬伏詣闕獻其國中國籍勾上處分乃不棄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乎岳曰岳能檢之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岳言經曰大將至矣前議未可用也公當治兵積穀待之經一以調度屬岳伯溫至

岳告伯溫前語繼進賊情地勢曰愚言足聽也不然進取方略具此連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子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待母位來輸情於岳岳頗用前言於督府者要之皆惟命其諸首顧恐見欺登庸曰有張太守在何恐使入言伯溫要我必以廉州張知府會岳遷爲浙江提學副使尋轉參政伯溫奏乞還岳廣東專守欽廉登庸來覲向廉州太守在也乃使其孫福海叩關望關稽首而獻地奏上罷安南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岳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功顯矣是爲嘉靖二十年北虜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伯溫言於朝曰吾新得二督撫於粵右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它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爲柳耶縣百金足矣上賜相嵩第名其閣曰延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修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

與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咎也乃  
反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猶大其腹孔岳答曰  
寒骨我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母  
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  
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  
權貴檄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  
門內諸土官有功當官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  
毋得如往往時自乞冒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  
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食都御史賜銀  
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徼進攻馬鞍魚窩等寨  
平之又加脩銀幣之賜召爲刑部右侍郎巡按廣  
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  
大臣風賀連及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  
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  
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有山曰蜡爾諸苗  
居之其東麻陽鎮草爲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爲貴苗  
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入保蜡  
爾山兩省守臣經略不時定最後設總督以才望大  
臣當苗事其時起萬鏜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  
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鏜急成事奏苗平請班

師尋入爲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此時嵩  
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  
督湖廣川貴軍務或謂張公勞兵間久矣方入朝且  
休之世蕃固外才岳而相階遣岳書曰士君子爲國  
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在前冥不知避亦豈智也岳  
言備員大臣義當效死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  
鏜先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  
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  
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即欲戍戍兵少即疏  
勦之因勅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益前爲總督  
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今不  
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冠石阡貴  
中大震動上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  
事名勵諸將謂故指揮石邦憲者使酒人也而急公  
輕財奏爲鎮守叅將銅仁事悉屬之謂總兵沈希儀  
老將也使爲提督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  
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酋五十三人巢穴皆發  
毀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  
慰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嗾許保黑  
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

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冉玄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僚去石邦憲發兵邀之前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逮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趙錦張經歐陽必進侍郎張時徹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贊矣五人相視氣阻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言謂何經起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顧用思州遂死無所恨以論城陷則於法不同嵩曰何者經曰陷與搶

名山藏

卷之九

臣州記

九

異思州名爲郡不若內地一巡司苗入卽去此搶城也搶城兩廣時有之兩廣督府故不聞坐搶城逮也嵩曰太守何死經曰賊倉皇入太守不及詰賊不辨執之而隨縱之矣病死倖死不可知非死賊中明也且府印在某故謂異陷城相公第問賊今暴與賊否耳遂言曰相公熟計卽張總督一去孰代者嵩曰公言婉而辭徐階復言嵩總督用兵兵敗則其責若以守城池孰與其撫鎮近且切哉此時嵩言外傳張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語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亦至

岳曰死卽死耳自古刀鋸鼎鑊皆子致命遂志之地豈開廷徑求免者既上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那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相嵩謂岳使曰張公擒龍許保甚善黑苗尚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使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嚴奏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玄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計其事請下錦衣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庶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先是李默

名山藏

卷之十

臣林記

十

以吏部侍郎掌部事及繼爲尚書先後推岳爲尚書者冉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後而亡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咄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徒明也何不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是時黑苗數許保之捕匿宸益深徒伏無定而萬鍾爲吏部尚書雅欲就其先撫功貽岳書黑苗可毋捕而罷也麻陽鍾井州公念鍾昔日勞則徧告三省守臣與巡按當其地者善爲奏旣又因徐

階以請而岳但遵上旨擒黑苗而已責石邦憲使自爲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勘報今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稿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嵩歛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斂它母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聶豹爲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名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捃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卽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內徒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二

策

其冬卒于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巷頭第取科樓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險退閱其衣床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其初開府沅州沅人大慮恒憂及後不取沅人一物喪出沅人迎哭不絕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而并叙燧先撫之勞嵩擬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予諡而鐸得陰子焉蓋常嘉靖之朝上雖英明獨斷而相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臣爲白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上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曩氏擅政二十年

邊督臣不人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定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辯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翁萬達字仁夫其先甫人徙揭陽父曰長公有俠氣信義著于鄉萬達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畿輔饑出賑有法畿輔民頌之尚書薦萬達才調劇司出爲揭州知府咸寧侯仇鸞帥梧卒恣睢苦市人萬達執而鞭之世宗欲征安南募臣莫登庸使咸寧侯整軍擢萬達廣西按察添註征南副使莫登庸既聞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三

策

罪之師大言夷中曰中國土官弒逆數十年無能正法獨問我哉萬達見都御史蔡經而說之曰明詔討莫登庸孤軍深入此難得志聞莫登庸又大言彼中我不能正土官之弒逆又安問彼今憑祥州土舍李寰思恩府土目盧回龍州土舍趙楷及大藤峽諸徭皆失後負固爲不利有懼罪之心而登庸又爲如此大言若相約爲內應則我且不保安能討賊夫惟先次第擒定之一以折其心一以孤其助則安南易下耳蔡經曰惟公之所爲憑祥州土舍李寰殺其土官珍萬達出語以激土舍泰泰不任受誣則殺寰思

思府久設流官土目回以復土爲名鼓煽九司夷亂萬達則許擒回招還九司龍州土舍楷殺其當立子寶萬達則誘楷杖殺之約立其子楷便死自甘大藤峽徭公丁及萬達則伴擒繫其訟公丁者公丁喜入見萬達萬達坐而擒之凡萬達所以計定諸夷或緩之示不疑或急之使自盡或激而怒之或獎而誘之諸夷皆以平於是征南命下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贊威寧侯軍時萬達已與廉州知府岳並陞爲浙江右參政伯溫並奏留之萬達下今能入安南擒登庸者予百金募士察登庸之所爲關吏有與安南人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翁

來交通者磔身籍其家萬達復得安南人南傑厚遇之盡知其國中事傑因歸說登庸納款能兵而安南卒服是爲嘉靖二十年明年陞四川按察使又明年陞陝西左右布政又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總督尚書翟鵬巡撫都御史朱方皆逮繫毛伯溫以兵部尚書削籍遂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爲總督萬達下今邊將卒殺降所繇來自今毋得殺殺者抵死論告殺降石實得一降胡受之如其愛子於是降者皆來告虜以而萬達盡知之萬達平時分邊關爲內外二險當

秋防併內外關爲一關毋使備分而小全關游微平給以硃油筒離次者傾硃油其處此其爲謀猝難濶割皆盡面縛請決治而卒無敢離次者矣萬達脩邊牆千餘里烽候三百餘所做古火器造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鎮林雷飛毋子火獸布地雷等炮備之於牆內使虜不得風雨至若其山凌川擁來必塞塞填壘然後乃能及牆而仰攻而固不能飛渡而我可於牆內成且偵田以居上嘉其功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秋虜擁衆大入鐵裏門萬達督兵鏖戰虜多被射死客王邦直與參將張鳳先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翁

力戰亡虜道萬達哭而祭邦直文贈歸其喪奏官邦直子祠祀之邊卒無不感激盡命捷聞上大嘉悅賜勅褒獎先是大同宗室充灼等謀引虜陰遣人焚積舞二日五六發萬達疑之行總兵周尚文密捕得其出邊勾虜者冬上誅充灼等陞萬達左都御史兼官如舊復陞一千二十七上以夏言復套事下諸臣舍議萬達上議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天限也置朔方城受降漢唐尚已太祖神武定天下成祖身在行間三犁虜庭虜旣殘破其時我未暇舍黃河衛東勝則我一時之計有所失也其後撤東勝就延綏套



遂淪虜。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虜，亦未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險，失沃野利則我，一時之計又有所失也。先巡撫余公子俊置鎮榆林，想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豈豪賢略于遠謀，將時或掣肘未易終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今且盤據其中，長子青孫孳畜蕃遂，譬之人家成業久矣。小王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孰與昔時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閒諜罕，至虜居套內山川之險易，途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會

舍我所便，敵虜所長，孰得孰失，塞下之兵固卽塞下之人也。墳墓廬舍，父祖所營，妻孥眷屬骨肉所居，黍稷麻業產所具，牛馬牲畜身養所供，迫于刀刀休于死生，尚每每怯退，令驅之無人跡之地，限以可立盡之食，要以難必成之功，苦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無時徙之禍，而欲得其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師，三歲爲期，春夏馬瘦，此虜弱時，我利征秋冬馬肥，此虜強時，我利守春蒐秋守，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夫天時物性無甚懸也，馬有肥瘦，我之與虜當亦不異，馬瘦誠虜弱，然坐以待我，馬肥誠虜強，則虜能寇矣。兵家勝負轉盼難期，六萬之衆千里之途，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年盡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版築之興復以何日議者但見近時搗巢有功，昔城大同五堡邊虜亦不來侵，競不知事勢實有不同，搗巢者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入境，勝固開關敗虜陷沒，又往滅諸邊我之近土虜人原不爲利，故雖有侵取亦未暇恤。今據套爲家，四時住牧，一旦有之，肯晏然已乎？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居難。誠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會

●

—

中 47-626

罵而已諸屑瑟頤碎旁午煎迫萬達皆精神及之嘗欲舉知名士二人爲贊畫度上意又不敢二人者其一爲程其唐順之順之夫人皆知之萬達言談說時事如倒囊出物心靈敏健遇事一思便徹終始家居束脩無少瑕玷論者以方郭泰徐穉云

劉天和 李遂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曰夢從高帝起兵官同知賜田麻城遂徙焉曾祖訓仕叅政祖仲軻今崇德父璣今豐城訓年少時有偷兒夜入其家既得之矣火而視之而知其人與之金誠之治生終身不言其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劉

人姓名天和自少從父豐城以是得師事楊廉聞其學父死坐累訟繫得理一出以白衣領鄉書有邑令於天和有世好天和與通今強求之天和自山中讀書還方圖見令今先之殺鵝沽酒以延令令具詰治縣狀天和爲判斷其可否令大服饋之金不受令曰劉君以我世好故少之乎倍贈之其不受如初正德三年舉進士夫人舉進士則皆喜而天和蹙蹙若不能豎立思之終夜不能寐夫人舉進士洋洋飾僕馬衣服天和墨如也而獨擇交於賢人君子劉瑾奇天和貌持刺格致之其刺曰宗生天和不住投南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劉

部主事理誅故御史命巡按陝西鎮守陝西者中官廖堂其煽虐陝人陝不堪命天和將行語其弟曰朝命使我陝中蓋爲堂也我往必治之我必得罪則製囚衣以行既至坐堂上焦然若有思也并將周尚文執事御史臺長跪請曰公爲御史貴倨矣御史出持斧得意矣尚文竊竊見公色焦然若有思者何也天和曰并也而何知也尚文叩首曰小人知之公生秦民乎而爲廖鎮守乎天和曰皆是矣下堂與尚文語尚文曰廖鎮守舍人多姦狀尚文能得之天和悉縛堂舍人寘之法堂伴謝堂舍人爲姦公誅堂舍人嘗會堂奉旨造進貢燒餅於蘭州等處堂請天和同往天和曰蘭故別轄於他御史辭不行堂遂撫奏天和違詔旨天和坐逮捕長安吏民慟哭天和車前後枳不得發壯者至抬挺行求堂欲捶煞之堂斂避良久益匿求刺客圖天和長安吏民豪者張傑王倫數十人嚙臂盟途護之天和所過舍爲周諱其舍有無姦匿所止同臥起食爲先嘗之至下錦衣良久吏部尚書楊一清等爲請乃付法司擬違制不應罪贖杖還職內批特降金壇丞時同逮繫者巡按御史雲南張璞巡按陝西御史王廷相璞已死獄中刑部主事孫

繼芳奏言刑罰不中災沴所繇聞者御史璞御史天和御史廷相皆以觸忤權右爲坐構陛下赫斯并下詔獄璞沒獄中不可作已天和等法司擬罪已過陛下猶有餘怒焉調之外任臣恐繼今巡按務爲軟媚民之罹害靡所控訴不報天和爲丞治丞官甚謹亡何轉爲知縣縣頌天和治一口稍遷蘇州同知孝豐賊作亂累歲不能平都御史張津承命往討津舉天和贊其軍賊聞風降陞湖州知府縣有高士天和下車禮之問所以治湖桂萼爲其屬今素迂戇天和禮萼視他令有加曰公輔器也當朝觀治行最嘉靖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劉

合得唐官數千級先是天和謀知虜將大入集諸以所賜金爲牛酒饗士出二劍陳堂皇指左劍曰將不用命者徇此右劍曰卒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虜果入邊帥醉不備虜登陴天和聞之夜馳八十里至花馬池乃引而西天和召醉帥立斬之與延綏將周尙文寧夏將任傑固靖將魏時追擊虜大破之是爲黑水口之捷天子卽軍中加天和太子太保尋以南京戶部尚書召入爲兵部尚書時虜報迫都下上固使天和治兵無所中制而中貴人大將軍等輩內畏天和恐督過所股削上所幸方士陶文仲楚人也聞天和至使使持謁出都三舍迎謁綏威天和展謁曰吾與而主不戚而主誤返謁不荅文仲慚於是時間天和於上竟乞歸卒贈少保諡莊襄天和才而廉所居官必有獨創自製治河道有手製乘沙量水等器治邊則造獨輪車及諸火器三眼鎗後來多遵用之每當出兵不先士卒食有賜金頒吏士之勞者母死不得親含殮其老婢周旋母奔喪歸出老婢抱前號泣拜之丞金壇時幕佐才甚重之幕遷江西時王守仁在江西天和寓書薦幕守仁竟得幕佐力以平宸濠亂又嘗才一小吏小吏饒人也不敢貽天和金帛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劉

饒之陶選驚曰此尚方物耶麾之又召迓而碎之蓋恐其轉以餽諸子時人謂天和凝眸轉瞬含氣風雲乾咽唯諾騰精涇渭乃其砥節勵行又不履塵事功聞矣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唐中山王後大順光化間有隴西公崇者父千登進士相繼爲豫州刺史因家焉曾祖繼仕兵備副使歟爲御史時斥發巨鑛喜寧兵備松潘制董十韓胡夷不敢爲變有聲英憲間遂自爲弟子員從歐陽德開學嘉靖五年第進士授行人朝參之外閉戶讀書究心當世凡所與游盡一時賢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室

蘇司副司正轉刑部郎中適錦衣衛補送強盜十三人遂疑焉鞠直盜一人而已請部尚書駁勘十二人者得解釋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生大禮大獄譴戍甚衆皆莫敢謂遂曰赦孰急此以告尚書聶賢賢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患無事會耳有會矣可揣迎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拉僚友盧憲曰總憲王公可激此義也王公者都御史廷相卽與憲夜扣門以請廷相矍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改祠祭郎中屬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官昏旦至時尚書禮部者夏言言以屬遂遂酌損古

今無弗稱上旨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孚敬促禮官立奏覆遂適在朝處朝階屬草進孚敬歎服率用所議南京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愍修省諸儀言曰太廟在南京虛位爾祭告足矣遂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始遵祭告欲以慰解上心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覆議議上下詔今四品以上自陳科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輿論快之始言善遂既數見遂據經執諍固銜之給事中曾杵者適有以駁論忤言言謂遂與杵善意遂主之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謫遂與諸僚餞之郊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室

劾遂無故不參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鞠謫湖州府同知稍遷南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衢州知府遂在衢一用風化爲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爲郎時處州饑流民以採礦爲名糾集入境大肆掠劫遂取保甲中驍健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方略擒斬賊徒自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逼礦山駐宿賊聞中夜焚寨去時遂隨從不滿百人而已火起其下皆促遂出遂堅臥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已果然文進曰盍追之遂曰此皆饑民不爲患苦足矣追

兵躍送出境開礦而還無何章聖皇后梓宮南狩風傳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檄衛具舟輿道枯財備上供遂承檄晏然具書上官策梓宮必不繇浙者三諸司抵遂書於地督促如星火遂確守前議不變已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郡驟然惟衛按堵乃大服遂郡廳有罷塚相傳爲郭璞墓發之不利於守遂曰郡廳也而丘壠在其下耶且景純不殁於此發之得石笋二乃唐刺史李師所樹者又周王廟多靈應郡民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爲孝子也易廟額曰周孝子祠而表祀宋趙鼎范冲魏征翁蒙島四賢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至

李

以屬民望一日衛山谷民聞造廷者數輩泣且歎曰謂使君年長矣而尚未也遂問父老何訴皆曰自使君下車里閭無擾豪橫改行民輩已老見守衛未有如使君民輩特來望顏色是時王慎中稍遷至河南參政矣過遂治遂迎謂曰子雖貴也不如我折腰顧循吏傳無子矣銓曹考遂治行第一陸蘇松兵備副使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政使適江洋盜充斥朝論以遂風力素著請不次擢用陞右食都御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講陣法創烏銃連弩各數百具軍政井然華召赴闕爲食都御史專督

蘇州主客兵餉坐未至京謝恩輒用新術詣符驗關防且聞旨久而後至黜爲民家居與鄉守益諷豹魏良弼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講學而縉紳中言濟世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臣數易嘉靖三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博選安懷才略合詞薦遂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梗朝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遂不可遂起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聞三創倭矣復值水災而大工採辦牽輓協濟意外重科率爲民困遂至革軍餉大戶幾千家減排門鄉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至

李

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兵水兵賊再至不敢犯居一年謀報有賊三艘登劫遂方開武狼山卽麾兵將力戰摧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門直趨如阜至鎮地卽主客倒置根本搖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而賊衆踵至悉焚舟登陸遂下諸將我兵雖驍健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復謂諸將曰賊越如阜則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此要懸黃橋逼瓜儀以棉南都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

而東計至廟灣則賊絕地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游擊丘陞守黃僞諸路身當泰州衝劉景韶等入海州陽平堡貴州按察使事劉景韶等入海州陽平堡貴州按察使事劉景韶等入海州陽平堡貴州按察使事

名山勝

卷之二

臣林記

壬子

從富安沿海堤東掠遂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今景節陞尾其後晝逼之今益前夜則稍進之期致賊廟灣而其時他賊復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牽我兵遂分遣偏裨以策畫悉殲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時賊討遂方西禦謂淮無備奄至淮安之馬邏日遂已陣於姚家湯城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遂潰賊陣今諸營壘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果奔廟灣為巢殊堅遂按行指示其餘師積土平之方休士計功罷遣所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

揚州之七星港一時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場戰地飭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繼奔鍋園劉家莊白家駒追及連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漂遂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無暇者時又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濱遂計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謾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非為寇者置之亦無害將士動於利不告潛往獲其島主孟得山者以歸蓋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四千七百有奇諸燭溺無算遷南京兵部侍郎是為嘉靖三十九年初南京兵部尚書張鑑以倭警故

名山勝

卷之二

臣林記

壬子

議選練營軍益以四方趨健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南京軍月糧有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秋二仲月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為四錢諸軍始怨而督儲侍郎黃懋官者綜覈過當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召入為戶部代者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踊貴諸軍求復五錢舊額懋官曰事當請不輒許會給軍復後期諸軍鼓譟懋官第懋官駁垣避之什不能與諸軍就撲殺之懸屍于市痛加殘辱大呼骨蒸釜斲張蘇請遂聞變急奪馬而行騎呵如平日軍中指目此



平倭李公競前紛訴送曰諸軍誠怨怒黃侍郎不有  
朝廷耶可奈何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  
曰馬首是從乃請鑒大會南京官僚一處揚言曰今  
日之事遂所目見督儲公瑜垣斃不關諸軍諸軍第  
不當殘辱之耳卽奏聞不得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  
皆稍退還之醢醢復入挺刃而謀遂復直前叱之曰  
我萬方爲爾等謀生路尚自絕更殺我耶江北數千  
倭吾一人者滅之堂堂天朝豈無人處若輩皆曰非  
敢犯公也求賞而已遂曰若輩行何等事欲希賞耶  
復妻糧月糧故卽可耳必索賞卽殺我因處置散遣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九

封

之事聞上疑部臣不能安弭諸軍悉行譴逐下輕旨  
捕首惡而已然奏報尚未至南中諸軍人人自疑詭  
言洗營陰相約亡命入海遂與參謀曰昔元魏時禁  
軍攻統軍張彝之宅朝廷置不問高歡遂散家財結  
客因以啓飛揚跋扈之心今雖從宜撫處首惡未誅  
衆情恟恟如必俟奏報處分明旨朝隔兵情夕變矣  
因稱疾杜門密召軍候入寢密諭之且諭且叩首皆  
感激願効於是參伍訪報得首惡山等二十六人遂  
自馳書內閣本兵請座以聞既發書乃告參鑒亦與  
遂協謀先期給寧家小帖以款散軍心而預爲榜文

捕魁則已景丑而捕景寅而叔尋張榜怒諭諸軍帳  
然已兵部以遂所言聞上上復用輕比坐首惡三人  
而已而今鑿致仕鑿去南都人謂營兵宜罷代鑿非  
遂莫可套虜入犯御札問遂名尋召入爲兵部右侍  
郎協理京營戎政改戶部尚書江東以往諸軍見稱  
亂之日當事之人被上譴責已輩獨輕比益驕恣往  
往射矢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爲怪刑科  
左給事中魏元吉論東在事以來威今不振官軍相  
訟官率見誅下場操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  
寇少息請散隸諸軍各衛解散其兇黨又必得彈壓  
之人則更張雖驟可保無虞因薦蘇松副總兵劉顯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李

足任上切責東姑息墮顯爲署都督僉事節制諸軍  
而未幾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管者設在江北管三千  
人皆南京衛軍餘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  
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人給紬丁一名助銀  
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欽謂紬丁非  
制請于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怒懸欲旗竿東聞遣人  
撫諭許紬丁如故乃得釋南京科道官上其事因劾  
東宜罷且請擇素有威略者星馳代任意蓋指遂上  
既治諸首事軍人遂別調東陞遂南京兵部尚書是



爲嘉靖四十二年兵科議留營再變非重遂事權不可奉旨候勅如議而嚴世蕃剛愎之遂無權矣乃發勅秘之不復開讀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誓誡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寬仁不卽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是汝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顧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誅斬遂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欽氣則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爲標兵狙詐悍悍悉在肘腋而一二兇渠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繡頭妄說妖法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三

管兵王漢馬元等因而率衆禮拜復倡洗營說言相誘遂密獲繡頭分捕兇黨仍語諸軍繡頭不能近知已身存亡妖妄可知衆心因向遂更斟酌管規申嚴什伍互書其名籍年貌削方懸腰其法一如在淮揚時而特重曉散夜聚噪呼投匿之禁令其自相鈐束覺舉時謂振武營軍士不靖數倡亂當除罷遂奏護陵軍士皆以振武營軍士充之營軍有死亡者勿復補莫以漸次消除之亡何乞休家居卒計聞賜祭葬贈太千少保諡襄敏遂爲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嗜學篤至善於屬文尤長奏章唐順之稱其能發難顯之

情爲一時獨步兵部侍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子枋材皆舉進士枋仕至參政材仕至食都御史以講學名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嘉靖己未

周尚文

馬永

梁震

祝雄

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築凍牆百里距河套虜數游渡河尚文命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候其至鈎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在延綏與巡撫都御史賈啓不協方坐議奪職會虜吉囊入寇鋒甚銳總督尚書劉天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自巳至申凡三合軍氣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尚文都督同知嘉靖十九年也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山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二十三年與虜戰黑山追至京城斬首五十餘級二十七年虜寇鎮邊堡尚文與戰解虜圍轉戰逐北賊伏蘆草溝突出尚文殊死戰斬虜一大酋虜大挫引去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賜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寧隔南大震尚文精騎萬餘遇虜曹家莊大敗之皆東走尚文追及於永寧斬其

後殿脩補牆堡七百壘田五萬畝鍾之事以身先士卒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進左都督加太子大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俄病卒年五十五禮科給事中沈東疏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時奇功也雖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又董賜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亦社稷之衛雖已廟祀蔭贈仍宜特賜諡祭以彰死事之功夫九重深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已意爲予奪其間冒濫或至倖蒙忠勤反遭橫棄今邊方未靖每歷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旌一以勸百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繇東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即死求言官也不行重劾反肆欺誣毀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僞言束心無他第征迂當治上曰入臣之罪黨欺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三月錦衣衛其執束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東奏事許不以實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于

鎮撫司獄尚文多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委曲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諡武襄賜祭葬如例而東鎮撫獄十九年乃得出

馬永宇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父榮成化初從征黑石崖歷鎮番參將威名大著永魁魂沉殺而見人頰盲下視言笑靜寡正德初隸陸完麾下從擊流賊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永以千總隸彬稱病不起強之稱病篤十年守備遷化明年虜犯塞入馬蘭峪殺參將陳乾以永代又明年虜犯塞戰相崖再戰白羊峪俱捷中首虜以百計論功陞署都督僉事總守薊鎮駐三屯營尋陞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備倍給諸健武者衣餉當是時瀛陽一軍稱雄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上注視久之馬永耶永守擦崖口當虜衝其地絕無城塞壞堡率軍士持一月糧城之廨舍立與軍士釜甕場圃無不畢有乃遷軍守之一擊虜洪山口督兵伺伏斷虜爲二大敗虜人論功

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塞永斬其驍會遁去把兒孫自是効順保塞大同奴卒殺都御史張文錦是時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他日九邊効尤且有唐室河北藩鎮之禍廷臣言永居隣境觀變甚明宜悉如永議因言永有威望可屬大事即令與侍郎胡瓚提兵暫駐近境以待頃之大同卒竟平五年上疏乞有議大禮獲罪諸臣又言陸完有平賊功宜贖罪錄其子上怒奪總兵寄祿南京都督府軍民千餘人赴巡撫都御史丘養浩保留養浩上言臣巡歷所至軍民遮留馬永動以千百稱爲北門鎖鑰東面

名山藏

卷之四

臣林記

四

長城臣切見永仁以恤軍廉以律已絕科索以裕其財東占役以寬其力指賞以賞有功管棺以葬陣亡一聞警報身先士卒訓練精銳屢獲訊醜北虜畏服時有鼠竊傳箭莫不如期縛賊稽首謝罪永當軍民耕穫之時身策遊兵按伏防護牛馬禾黍披放山谷無抄掠之患今聞永去攜奴挈子欲遂逃移永爲陸完代祈興典坐罪固當但完獲罪戍遠方氣勢已無可托永念蒙國士之知欲効區區之報不負知己敢負國恩伏惟陛下思邊防之重順軍民之心特賜優容不報永既去官薊鎮被虜無虛日廷臣多薦之

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名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復召永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十八年遼東廣寧達軍儀伏等四十人作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者上深嘉悅陞永右都督先是遼東變定上卜將于李時時謂永有家丁百餘咸驍銳善騎射至是竟得其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卽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恤夜不収是以哨探遠烽火明但遇虜人竊入先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預待擒獲小竊之賊不加殺害獲之使去或求鹽米而來卽親出關外分給虜民永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邊以爲蠻荆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紇羅拜以于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州則都城北顧諸鎮無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遼人爲之罷市輓歸漁陽漁陽人皆洒泣兩鎮金祠祀之永善調虜情能名知人獎拔蕭陞劉淵祝雄皆起列較爲方鎮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能挽強弓發百矢以

把總累遷遊擊將軍嘗先登陷陣虜人畏之謂之梁王嘉靖初陞陞右都督以總兵鎮守延綏陝西大同初大同總兵李瑾廉勇敢戰然用法過峻士懷忿貳一日長哨軍醉偵聚百人攻瑾門瑾聞變踰牆走尋悔之還率家僮出禦瑾素立信砲官舍中寇則舉爲號則城中諸帥率所部聽調發至是信砲舉諸帥率兵至衆素怨瑾及與叛者合攻比曉瑾矢盡衆擁入執瑾殺之都御史潘倣走免召總兵朱振與謀振者嘗有平亂功既調食南京中府事罷歸因爲倣擒首惡七十餘人皆折其肱繫死獄中獨存王弓兒等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人解赴總制侍郎劉源清弓兒怨振擒已誣其主謀源清召振至使百人環守之振懼仰藥死其後總兵卻永率衆赴南關居民見兵勢惡閉關門永斬關入殺掠幾盡叛軍益煽惑城中民閉大同城門愚之劫出繫獄指揮馬昇楊林以爲主帥廷議用兵攻之源清未調集諸路圍城不克會兵部主事楚書以事至請入城撫諭書昇而偉叛者畏焉於是密與潘倣及郎中詹榮謀使間其黨而出是爲嘉靖十二年明年春書與倣給叛者符約賞格其黨果懸首惡七人首於城外時林昇爲應分捕黨與繼則禮部侍郎黃綰

以怒問代王勤核功罪至復捕百餘人誅之而大同  
始平源清水坐貪功妄殺逮赴京調諺有差大同至  
是再變矣鎮兵益驕不可馴繼瑾者魯綱軍士賤鄙  
之矣震繼爲總兵名諸鎮兵語曰我無爾爾母我  
級王法軍令我不敢破震麾下有家丁千餘皆善騎  
射向鎮兵時時語曰爾所敢驕恃衆耳兒郎輩無不  
一當百衆以故稍稍斂縮震在官廉甚又時激諸軍  
以義氣於是威靈指揮十六年春出兵玉林川斬首  
百四十級又出黑山民門猶兒莊各斬首八十級嘗  
出塞擊虜戰于紅崖兒敗之陞左都督蔭一千百戶

名山藏

卷之

臣外記 七

十八年鳩工繕堡甘苦與同五堡竟復虜亦不敗近  
塞虜近塞者家丁輒出劫之劫得虜馬震輒與劫者  
或謂震開隙曰凡開釁者謂虜不輒獲遂我撲殺之  
今虜數深入不苦之彼官長耶震用兵先算後戰不  
專恃勇前後與虜百十遇未嘗少挫無年卒贈太子  
太保卒後虜益入世宗思震功再贈太保諡武壯  
祝雄遼東前屯衛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守山西十  
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劄善養士  
卒人樂爲用虜入塞親率子弟爲士卒倡子弟却立  
斬以殉虜每望旌旗輒即遁去在鎮三年虜馬不

南牧世廟嘗書其名于御屏確性廉靜自奉泊如奉  
客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藍帽不異行伍卒于官  
私囊僅足充教範人立祠祀之

俞大猷 戚繼光

俞大猷其先霍丘人始祖敏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  
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寒滯而忠誠自許動擬古人  
爲秀才時從泉中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  
卽易衍兵既襲官從李良欽擊荆楚長劔本學衆人  
以天下承平日久人不加兵籍雖開列不未開遠嘉  
靖十四年登會武舉時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

名山藏

卷之

臣外記 八

大猷上伯溫書陳禦象猴傳捷地之法不則使人持  
尺書諭降之夷俗無禮好殺辱諭使破竹而束其膚  
必得才學節識之士輕死生重國體者乃可任往大  
猷自許不敢後古奇士則請行大猷言友人周象以  
車裝之具令作長牙凡給軍米以手五升一苞十  
日一給於時嶺峽險阻之地列軍備後如獲所爲名曰  
戰傳其所進兵賊必聞其聲而退之草長不其平既  
得掌子戶印於金門所上禦賊書於僉事而究於所  
以教之僉事呵杖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  
此非吾自見之地二十一年虜大入山西詔天下大  
選材官大猷曰可矣走謁御史自言學古兵法通曉

塞詩書爲基忠孝爲樞選材官應詔無如大猷御  
史上名兵部大猷嘗資走京師復上伯溫書曰大猷  
如小謀大危也位卑言高罪也未信自銜妄也三者  
皆鑒不避而陷者愚效其區區也方今賢公卿主議  
百執事承式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翼於  
外豈少大猷若人大猷卒伍凡流抗身孤獨之表奮  
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裡之士談戰陣  
之勇怯則耻介冑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干廟廊之  
謨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弊究害循  
事求情言愈激利過愈彰罪愈滋圖生無狀投死無

小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所豈計所不及事所難料哉故素之所蓄積肝腦之  
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貨結客仗劍  
要交殘軀報知披肝售志探絲職此也大猷生論三  
十家無十全雖養食慈羹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圖  
中點夷爲患踣吳越上下出沒連歲承檄以往率數  
十死士身先舟師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繫而致  
之當道以爲奇功連歲御史以大猷名應檄赴大司  
馬幕下雖然足効大猷萬一哉御史亦豈知大猷者  
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  
處身私覲雖有深沈謀略而不能爲縱橫詞特

在外軍數見克捷遂叨薦舉御史既具數陳應司馬  
必彌文廢格計有投書於澤沉劍於淵仇顧  
腐草萊而已負志如此不已悲夫昔大司馬親兵征  
角不自揆量官條事狀大司馬竟如大猷計以是察  
見大司馬有獨任國家之忠有兼聽芻蕘之美是以  
需資累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入都以來知醜虜善  
害僅未舉動大司馬集思廣論夜以繼日然所伏旋  
而見其言其人未有如大猷者豈大司馬忠國但憂  
而用人之格猶拘常調是以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  
軀保妻子戀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効用也方今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兵者各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爲賞太  
盛令太嚴兵太多糧太備大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  
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衆共之示不得私  
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  
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矣齊  
之技擊得一首而賜金是也大猷所謂賞太濫者此  
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使制閫外不獨示有專也且  
使展布四體無所繫也今也奏牘紛駁命令渙號雖  
有神速亦復淺知一有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  
論待其後大猷所謂令太嚴者此也昔李靖以三千

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頡利陰山不過萬人二虜亦當時達賊也今我軍不下數十萬勢乃無異驅群羊當猛虎所以不敢肆羊無當虎之志也且主客之勢亦甚可感凡主寡可以應敵之衆者戰守在我不在敵也今也視聚兵爲路傍之室無有固志聞風而潰欲戰欲罷皆在於虜大猷所謂兵太多者此也大猷聞近者輸粟邊塞將帥不以給士卒不以給食惟願計粟受金大猷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廼積廼倉廼聚餼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饑今此取彼豈非國家儲賄充羨使之萌生貪汚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士

計取貨賕兩購其罪帥長尤大大猷所謂糧太備者此也大猷欲言蓋不止此固當迎機而設亦待大司馬隨問而對書上伯溫大奇之遂贊畫宣大軍門爲軍門者侍郎翟鑾大猷上變書曰大猷南方邊戍之士論風氣不叙其地鑒形貌已占其愚此一來也盡需資用以充行囊爲生死辭以別親故走萬里不知其遠聞驚風而不悽被寒霜而不餒期以輸宿能行幼學立毛髮之功佐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酬相公一日之遇也大猷之始至也與此方將士譚戰陣矣皆不過曰操刀挾矢得一首級爲功而已以大猷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狂竊謂虜今日敢爲猖獗者蓋自太宗北伐而後未開用大陣勝之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天命人心於此必有發洩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奮誠當用節制之師勝以大陣然後邊圉無虞中外寧謐夫用兵之道古人譬譬今復舉說見謂已陳請譬爲文儒生爲文當先諱字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然後下筆爲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門下衛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士卒皆當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於騎孰長於步然後以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奇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今相公幕下數十百員之將數十萬之兵皆能知否大猷以爲圖戰之具未脩爭角之技未習行陣之方未講也大猷所謂未脩之具者欲以強弩勝其弓矢銃砲權其堅銳虎又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軍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銃制斬馬刀制虎又鈎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斥候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

勢之奇願得一指數相公之前而相公試垂聽焉  
夫志可以矢公忠而才責集事氣可以運宇宙而謀  
要有成古之英雄豈樂驚世駭俗哉窮則變變則通  
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則非常之功不可得而建也  
相公用大猷言使閱此方之兵敵此方之賊大猷當  
鞠躬屈旋殄瘁至死雖肉食野島骨暴砂礫猶生之  
年也大猷言不得盡志不得行徒糜厚祿以虛歲月  
雖關門生入微職再增上無報乎國家下無補於生  
民將有先朝露填溝壑而已因爲切近三事以獻一  
曰別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技藝以倡勇敢三曰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正兵以禦衝突鑾名入口對大猷召其素號知兵者  
折其爲弱指其素恃堅營者辦其爲虛鑾曰吾不當  
以武弁待子下堂禮之大驚一軍而是時虜遁大猷  
知鑾無意歎曰忠心滅虜奇功報主爲宗社長久之  
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人賊東征歌歸矣中國外  
夷勝負盛衰天實主之倡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  
止齋節制於混亂之區宜世迂我也伯溫因爲大猷  
請命擇守備汀漳既至上言巡撫都御史今守令巡  
海之官視地方安攘如傳舍渡舟然因日教技擊暇  
與其秀士讀易論文林菁適結次第平定亡何海寇

作發海舟大破之當道交薦陞廣東都司僉事時新  
與恩平二縣賊屢招屢殺有司不能制巡撫兩廣都  
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大猷到界中還報新興  
一縣浪賊引猖賊成亂猖賊化外之民也治宜緩浪  
賊治地之民也治宜急因由榜招諭極其切至浪賊  
化爲新民而良民輒因匪賊數罵前惡大猷復曉譬  
良民語之以理時時攜糗糧單騎入村教以忠信仁  
義戰守自強之法復從數人入諸猖峒諭教之峒人  
驚服有蘇青蛇者久橫界中與其黨梁伯清俱來大  
猷察伯清可用裨伯清牒令與諸酋之他所發視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四

青蛇前行殺之大猷諭賊曰有人謂我勿勦汝我則  
不從凡我良民謂我勦汝我亦不從有人告汝謂我  
無勦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勦汝心汝亦  
勿信我之勦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惟信已汝守  
汝已我知我心矣我心父母我入忠信汝無怙終汝  
而怙終我心抹民我身未死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  
盡言辭懇切以不兵爲兵新舊之民回心獻款保全  
無數會福建海寇張甚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奏遷  
福建都司時安南遭臣范子儀欲募其幼主莫宏翼  
之位扶莫登庸別子正中保萬寧州以匡復爲名擁



衆三萬時時入寇欽廉界必進奏爾大猷廣東臨行  
新興人扯衣遮擁奪肩輿不得發者數日乃單騎夜  
半從間道去是爲嘉靖二十八年既至馳入子儀諭  
降其黨解散者一萬安南人乘子儀勢孤破逐之子  
儀還走入欽界大猷用海舟遮擊前後兩戰俘斬千  
餘子儀復去入安南追至海東雲屯檄宏漢捕之由  
首以獻交州大定亡何瓊黎叛乘勝勒平之單車入  
山與黎約黎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稱爲食佛  
而禱焉則上交黎善後二策於必進其平交策請度  
華夷界地置重兵委大將永鎮之交南永安新安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不逆若各州縣上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  
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心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  
相統故天下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  
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群  
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  
方操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子精銳之兵外村聯千  
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不敢怒寧就  
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  
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請  
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官室之廣財利  
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萬一有生  
異心據城以叛雖強如岑猛窘迫之日亦必背棄誅  
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用因請於  
朝以爲海南右參將三十一年倭寇浙直勢甚猖獗  
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人猷爲浙江左參  
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忬  
議招而撫之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  
支輸款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從而哀憫許  
以自新若有不悛生死之權要皆在我徒曰招之而

已權乃在賊明公督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爲天下先  
大猷請用福建樓船爲明公破之遂與參將湯克寬  
入海擊直敗之會颶風迎發我賊二船皆顛危至甚  
乃復叔港賊尋亦遁凡大猷所以議逐倭者謂當用  
樓船入海與戰若徒備之岸陸我何所可守彼何所  
不可登繇陸備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共風  
濤之險又倭劫海岸其患尚小倭入河港其患乃大  
倭登岸行劫有所掠貨必載歸之舟中彼舟有數而  
我海上舟亦有數耳一入河港我孰非舟因我之舟  
不勝其載登陸劫奪我兵從之彼入內地必致死矣

名山藏

卷之

四

三

者不用八十萬人乎其爲軍興費不用八十萬人費  
乎早用顯言寧復至此夫若此者不持重之鑒也行  
用大猷計數以樓船破倭東西相安而整朔河船之  
議竟不施行三十四年陞南直隸副總兵時松江拓  
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經爲總督尚書  
經始至亦欲大猷急戰大猷曰某可殺寧可使擊不  
勝哉與經謀急調楚粵兵爲先鋒兵未至會朝命遣  
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與大猷爲持  
重文華怒論劾經頃之楚粵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  
王江涇而經亦用大猷河船計多所得賊擊賊六金

名山藏

卷之

四

六

燭斬首三百餘級大猷嘆曰此吾獨創內防之策惜  
向者王公不用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世宗大  
怒論經死大猷奪祖職已倭至日新公卿臺諫皆言  
大猷可任其明年使充爲事官鎮守浙直總兵連破  
賊吳淞江口管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  
乘雨雪焚舟山寇進署都督僉事明年進署都督同  
知海上無警者二年世宗必欲得王直殺之總督胡  
宗憲使蔣洲陳可願入海說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  
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而大猷欲  
用太祖太宗禦倭法勦絕毋留以正中夏外夷之體

與僉事王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敢擊論死  
使鏗迎直海上大猷陳兵誇示之直至則世宗必殺  
直後從直來者盡殲之乃已宗憲下直獄俟命倭怒  
宗憲給之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夜乘舳入閩閩中  
巡按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委罪曰是背笑  
我不戰者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數曰某許國以來平  
交征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其餘移文  
調度不在陣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  
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用帕繫首以帶結腰從一村  
官後循牆走入見御史於寧政士民軍較喧問容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九

曰俞公奇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大猷聞而笑曰尚  
有奇者且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夫生世要有此遭吾  
所自處在中庸之十四章矣即寄其孥寧波託所善  
友人李杜守之杜泉州人東齊雅遇善出新意發經  
傳所未發大猷當事有疑質問一言  
大時譚綸以副使鎮台州數給大猷孥而深陽史際  
遺五百金於道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育隸母  
索餉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語公之功高明主所知行  
出公矣設不測我輩當不避誅譴爲上言之錦衣帥  
陸炳爲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大學士階亦爲保釋  
得登大同立功大猷念倭騷動東南不遺費財糜卒

耳虜於中國乃爲不決之隱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  
可乃爲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輪兵車可推輓上  
下強弩神銳擊堅及遠算弗龍盾而虜弓矢弗能及  
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輻步騎數百人挫虜數萬於安  
銀堡文進以其制聞於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湖廣  
鎮草苗起巡撫都御史黃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  
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等無遺策始發之日廉  
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於此已而  
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  
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今其當事必有以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十

撫之詔以爲鎮草參將四十年廣饒平賊張璉聚寇  
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師二  
十萬人復以爲南贛參將督江兵進勦時三省尚屬  
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劾大猷矣至此又欲使急擊  
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劫使急擊毋反巢上  
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會征必有所在豈其使二十  
萬衆一夫浪走若其舟車流殺爲禍滋大璉雖離巢  
財寶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執與走逐之宗憲一聽大  
猷之所爲諸將謂璉巢萬山下山徑千絕孰敢先登  
大猷曰屬我疾引萬人據其高巔相逼璉果奔歸

數戰盡捷而廣兵觀望久不至大猷察賊密計離其黨執達自贖達執有日廣兵聞疾至奪之江兵不平欲與圍大猷撫几大罵敢圖者死夫吾惡賊不靖耳何必在我江兵執達廣兵執達又何擇焉馳散其黨二萬不戮一人以示恩信乘勝誅林朝義賊殺二千而迄論功賜金陞副總兵鎮守南潯汀漳惠潮尋遣總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橫間善後朝議爲置平遠一縣以屬潮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賴興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之俘斬萬餘而廣西古田縣者苗賊據之七十年所矣其酋韋銀豹黃朝猛入會滅初布政司庫手刃參政民衷桂芳復請用大猷鎮守議征詔復都督同知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爲隆慶二年此時總督兩廣譚綸移鎮前遼上書乞大猷與同練本破虜繼綸者張瀚以海賊吳平雖死其黨曾一本復熾復疏留略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忌聞船聞兵當造舟募兵於閩瀚與諸司嫌其遲久大猷爲瀚作拙速解曰孫子有言吾聞兵以拙速未聞巧久夫此春秋戰國紛爭互併之術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子弄兵命將征討堂堂正正十圖五攻剪株拔根絕然後已苟圖欲速不顧大計是倖功也夫速而徒拙何瓦於速久而能巧何嫌於久愚謂今日截殺鵬勳戰國用兵師也速不嫌拙大舉征勳古帝王奪罪之師也巧不嫌遲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大猷言廣省城外卽海不似閩港紆深賊來欲忽耳俟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火所沿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復問計大猷曰計在始議諸公曰閩舟成賊遁奈何大猷曰其勢擁腫將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兩省

功皆盲大猷於是始往廣西議征古田諸公謂用兵七八萬可矣大猷曰必十五萬竟以十萬分七哨入居三月計誅朝猛生擒銀豹破堅巢百餘擒斬賊級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賊屬千餘大猷曰必再聚兵招撫之須五月乃可出諸公不能俟以三月出大猷嘆曰徐之二月待吾經略此方之民才安矣於是總督侍郎殷正茂上功於朝改縣爲州州曰永寧而巡按御史誣劾大猷所擒銀豹非真兵部覆奏大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謬爲奏移鎮福建時方議攻賊彭湖忽有新倭自章泉趨福寧大猷遣兵追之將及副

壘堵海壘以待戚繼光至然後與劉顯一鼓平之興化所繇陷坐劉顯玩戰與人怨顯次骨而亦大誅大猷顧大猷謂吾不先鑿溝塹堵海壘者戚公驟至能無一倭逸漏耶此時譚綸方爲福建巡撫上功於朝繼光顯皆得陞陝大猷賞金而已綸貽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幸自愛綸入爲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曰某平生志在征虜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妾媵尚有胎產臂力可敵精卒三十許人公許我大受今其時也綸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大猷友人李杜諷大猷老也蓋退休大猷曰吾祖父世官享國家俸祿未有以報主上冲歲夷虜時肆憑陵平生志在西北邊老當益壯艱而後已矧譚公在位又知我心虜自成祖北伐而後未有用人陣勝之者世宗庚戌之變將士懷懦未能列一陣見敵此國耻也穆宗皇帝奮武大閱而陣法久廢諸將幾不能軍何以示國威衛天子於是以其故大同制車法上之於朝曰禦

庸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陣曰轉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廂也詩曰小戎伐叔卽車之扁小者淺而叔之也蓋古人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會綸卒歎曰無同吾志者矣乞歸休亦尋卒賜祭葬贈左都督大猷歸京師練車罷大猷存軍風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學問起基卑邇以爲實修當世士大夫深於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鎮俗東晉風流亦或讓焉輕財好施同郡待以舉火者十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餘家大猷與湯克寬擊賊海中風滿立起天色點晦日此望缺時大猷曰某平生無所憂對今與公同時海軍幸餘既盡亦是快事克寬大服風從與公同時子當元正見偏裨堂上離生各持符符推生向後城更近坐持符者不勝前壓遂跌於地冠簪俱脫大猷待起望冠於衣中無異色退歸人曰平生推獎月華盡拜哭死矣其年平泰亦集衆災日平生推獎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挽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而歐陽深以秀才納級爲指揮結客募士死興化之難第先爲秀才大猷一見事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棄官歸家年七十餘歷遊海內訪交論學辨博而卓於見深城猷同郡人克寬邳州人

第連江人第與予善

戚繼光字元敬其先定遠人高帝初百戶祥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僉事數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爲後武宗中郅戌卒踐更京師劉瑾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遣之蕭帽與約作難景通伴應之旦日爲黃冠遁去武宗所召見方士鍾生者百歲人也善景通授以六壬遊都之術屢擊殺山東賊陞大寧都司掌印入坐神機營歸養母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孝廉將軍未子魯橋故有異入衣褐衣據橋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下帷通賓客不見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身意其狀精也至孝廉將軍見塞帷輿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言無恙也問之幾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山爲公察蚤晚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爲弟子名之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變躍相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幼而好弄押關多權奇孝廉將軍從方士受大還鋼鼎烹禾偶退火出丹室命繼光主爲繼光進武

火大烹扇戶自若既排戶人大驚備千冒不測而獲九龍敗矣覆鼎出承皆成金覆試之百端不死卒廉將軍貯硝樓中戒母上也繼光私舉火為戲餘薰天孝廉將軍厲詰之弗應跡之則既然且燼而燬入版者三十孝廉將軍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修矣年十餘隆準方頤英氣勃勃稍長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既冠襲世官亡何孝廉將軍死不能家嘉靖庚戌待試武闈會虜犯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歲遭治兵使者部兵入戍繼光任中軍以從輯和衆心一軍皆服陞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浙中倭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午至台兵行七十里未食守吏謂賊近戒門嚴毋得入兵爭門而驚繼光後至呵怒之曰此汝等爭門時耶賊薄城下滅之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扶右挾刃壯士朱珏持短兵擊折其矛再折其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逐之殺數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自沉死繼光復領舟師邀擊倭賊亡脫而折頭賊復焚舟起趨台繼光簡精銳千五百人往堯臣曰千五百人寡夫將軍與約毋掠輜重毋尚功毋輕殺脅從前驅者擊賊餘留行繼光曰諾五月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兩甚間道遁仙居繼光縣大道光之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提豪贖命我兵不省盡焚之蓋二旬有九日九接戰斬首七百酋獲器械三千七百四十有奇是為敗家新兵所至破竹矣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露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春倭賊蘇福建長樂連江福清南下聚黨焚劫新賊繼至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毒聞且十歲劫衆聚後且十萬財力竭矣閩中故屬胡宗憲督撫請亟發督府兵八千出浙帑萬金予之使副使王春澤監其軍繼光引兵從閩道人福建破橫嶼絕島中再旬入福清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破之中田賊殊死走與化銜枚趨之夜四鼓抵賊營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千餘級餘多溺死者平明領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其郡中士民具旗幟行酒郊勞振旅還浙中行亡何閩中新倭繼至圍興化陷之矣時興化衣冠巨族繁修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錢十帛在在城中民無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聚郭望救兵兵備副使翁時器居城中異懦寡謀震得遣總兵劉顯赴援顯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百往賊盡扼之居數日顯又遣長下兵八人齎文于時器賊殺之衣其衣詐爲顯約書絕城而上約今夕且息鈴柝將有所謀或疑其詐請鏑之時器怒不聽罷鈴柝如約夜未半八人者新關延賊城中大亂賊殺人狼藉士大夫立斃鋒刃者數人攝守者通判吳世亮亦爲亂兵所殺時器與參將畢高逃去賊焚公署火民居旬餘于女玉帛搜掠一空親兵嚮導與之泅連飲飲駐城中者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繫人索贖凡船亡得脫者事聞上震怒罷震得逮時器高及邦光俱謫戍乃用譚綸爲巡撫都御史而以邦光爲總兵鎮守福建繼光攜萬兵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部勒士卒鷄鳴蓐食晨壓賊營之倉卒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大亂刺真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鍾洗無還嘉靖四十二年也先是莆人夢月墜地中一老人言曰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上威歷午未至酉申牛女界號令明重熙歲見大平至是人測之上成城也重繼也熙光也歲帥也繼光又字重熙自是用兵連破閩中賊聞賊兵來無不膝受刃繼光與俞大猷同爲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之犬猷或不能旦夕拯水火爲持重而繼光如奔電迅雷立見除掃矣嘗以春月至崇武所城民方下田倭驟登岸繼光出兵逆之裨將請待兵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繼光曰春月農郊婦子在田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卽盡數斬之何足贖失必立往竟勝之此猶其趨台州時滅賊乃食也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衣裝並如其自身出入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同官密令其卒亂入繼光卒中意欲盜其首級而繼光故令士卒囊五色煙囊中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無有也遂不得首級繼光以總兵鎮閩但其來時方爲參將閩人見繼光驟立功威但稱曰戚參將云穆宗卽位虜陷石州東薄昌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譚綸繼光入策關中父老詣撫臺攀留不得也繼光人上書言西北



兵十倍東南而遽人見虜望風靡者餘不議戰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嘗試之東南而驗請簡部將募士三輔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立一裨將爲之連衝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虜逐北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綸出就督撫命繼光總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英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可易爲總理耳于時諸主將視總理猶寓公然綸言其不便則又以繼光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乃請召向所練南兵脩薊鎮邊牆樓櫓敵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帑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至

漢遷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數十百戰所殺虜萬計人言其善用算已又曰善用衆已又曰善用敗已則曰善用勝人之言曰縣官自急海軍以來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提千餘烏合躡穴夷之卽無論戚將軍用算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獨戚將軍能將數萬人若一人而肝膽之卽亡論戚將軍用衆已戚將軍所遺卒或不幸以敗告戚將軍治兵益自如自利瑕蒙誤敵使懈卽陰鼓我氣驟圍之故戚將軍敗往往爲勝端卽亡論戚將軍用敗已他將見小勝則小溢大勝則大溢此自爲懈其勝也往往爲敗端乃戚將軍治兵益自如故其勝也久爲常勝端卽亡論戚將軍用勝已戚將軍在浙有紀効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有弟繼美以都督僉事爲總兵鎮守貴州薊鎮邊牆之役繼美爲御先諸材官蓋魯橋異人所謂功名差亞者繼光妻曰王夫人無子悍妬繼光陰納諸姬得子泰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姬多子狀妻曰操白刀以從繼光褒甲入寢號跳想祖彌大慟乃棄刀抱頭痛哭繼光他姬子子之而繼美之妻悍妬如其嫂夫人然繼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至

貧時妻市魚三斬之朝進首午進尾間有餘則曰亡繼光意騰在腹其陰自奉心曠之暮乃以魚腹進曰妾伏君勞君良妾苦禮也繼光沮且謝繼光官提兵出鎮殺賊賊輒至國城繼光妻部勒登陣竟以完賊郎曰世稱俞大猷爲龍號戚繼光爲虎一時東南名將也譚綸相知兩人間尤深大猷其薦疏有曰伏見臣猷秉義懷仁篤信好學老成持重正而不諂口不譚功心惟在國謗言朋起願受不辭事勢難爲慷慨獨任吉南方叔趙充國郭子儀之流也其推重如此

沈希儀

何卿

劉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圭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襲父官爲指揮使年十八宿衛印令尉以其將家子易之顧雖年少具勇略撫士得其心廣人尚弩而希儀精弓矢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蠻希儀搗陳村寨賊山上牆立希儀獨拍馬登山賊却下誘希儀入淖前起劫之一會鏢而左一會刀而右夾馬一會殺弩十步外希儀挾頸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許過刀著於鏢鏢然斷鐵希儀射鏢者中缺項殪斫刀會於鏢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臂既連斃三酋追入善與其餘賊戰斬首若干級毒弩中牌整軍

還還而中危疾錢殆所部士刀穿手矛刺股脊繫拽鐵銀鎗痛毒自戕爲希儀禱神請命最後一人持箭貫喉其得士心知此而自是希儀知名矣尋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既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丁嶺隘以伺使熟搖導之入以某隘閉告希儀策之斬所閉隘入趨巢大破之賊酋奔逐之酋騎而走崖窮釋騎跳下澗希儀騎而跳下澗從之澗深沒馬希儀束濕馬於樹沿澗求酋會泗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人水斬之出乘濕馬與其後騎更追賊斬賊數十級譖者告希儀務浦賊八千渡江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音

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江岸謀者又告賊飽歸將及江是時希儀所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難各數里滑石灘狹而蛟龍灘澗希儀謂滑石牽線而濟衆可薄也蛟龍而成列濟難圖矣令軍中伐岸竹起竿爲百旗插蛟龍灘上守以贏卒燃柴烟疑之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茂葦中賊營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希儀以艦乘龍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希儀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驟皆踣洲上賊辟易其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艦軍與兩岸軍夾攻洲

賊洲賊後行者擠墮淵溺死其前行盡俘之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田州岑猛叛督府姚鏐奏誅之鏐令分兵五哨入而猛勁兵盡在工堯希儀自請當工堯竟以計殺猛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語在方輿記同領事者姚希儀功而鏐所以善後亦不聽希儀之所爲生不叙繼鏐者爲王守仁則信希儀用其言薦爲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賊巢比比前後兩知府被賊殪且弩城兵疲不任戰官出城必甲巢近城者曰五都最險賊最獗所虜獲人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年矣希儀乃即用柳兵千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與百戶紹宗分擊之賊懼因熱惱爲解乃以其所虜生口牛馬爲獻賊素怯柳兵至是與柳人始知柳兵勁也大凡巢賊所以縱橫皆緣熟惱及城中黠吏民爲耳目官府動色情性賊雖谿谿千百里外輒知一議征勦口語香香手足已露以是得爲備甚者我所任爲嚮導往往誤人入死地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人掠至活脫不可踪跡希儀以爲圖勝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莫如謀謀而使官軍人則賊疑察知諸惱中不能絕我商賈人陰求販者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曰吾素知若輩通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吾不罪更與若輩試爲我調皆喜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絕棧深菁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輒奔走報希儀厚賞而秘之希儀欲出走則使心腹人爲旗頭引之至期鳴銃三兵皆聚命曰出某門盡買貨第從旗頭而已頃之剽營設伏賊果至奔追殪之已賊寇他所希儀軍已先在賊或潛寇絕遠村聚度官軍所必不至則希儀軍又先在賊始驚以爲神希儀始至柳令諸惱出入買賣遊戲城中無禁時入府見希儀希儀兒女之久之擇其便巧者厚賞之使誦賊賊發輒報又輒厚賞令諸惱妻入見其妻其妻好怒勞賞之針線包帕銀簪諸物又命諸妾婢灌之酒察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加勞苦之私賞益倍更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勿令人知也諸惱婦歡喜皆來希儀妻領篋給之盡而其戒勿令人知者惱婦又洩而誇之以爲夫人愛已諸惱婦皆嗾其夫報賊冀已得入府受沈夫人物而希儀聞又使人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惱婦自是益知賊中消息或諸惱不言者諸惱婦因其使人附耳報希儀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家兵至繞繩記之諸軍第捕繩以內家出數里停軍審究諸惱

中老弱婦女牛畜被獲者悉還之諸猛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我乃不敢冒賊賊時嘗我輩無益也如今我乃敢置賊矣希儀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猛檢之曰若奈何助賊戰項之擣而盡殲之自是所購勦無敢助賊戰者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牖既還軍則檢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牖出五牛我罰不且勦自是所購勦無敢刀弩而門牖者希儀獲劍賊不殺劍兩目賞之金逐之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第用劍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微之以給被虜家賊不敢隱盡

名山藏

卷之

四

三

還所虜掠而劍目者輒求多賊至出自所有益與劍目人以是不爲賊矣希儀歎曰當世固多良將也患在牽制縱橫不能展耳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險易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何可縷數也刻畫進退操已然待之不亦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筭者也昧筭故不得不受計於上貪暴故亦不得不爲上制吾治兵必請督府乃發吾治文書而吾掾史知之督府檄下而督府掾史知之夫事機不敗於札牘之煩而緩急不

至於期會之豫哉希儀每治兵不請督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逕追賊爲詞希儀嘗欲出勦乃伴病所部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食鳥獸肉公等能與我獵乎因出城二里而止軍所部始知其非獵也希儀既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又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踣血瘡以死或餒嶺崖谷中希儀又每以甚雨淒涼風冥之夜察賊所止無論東西巢悉使人服衣帽與草同色潛持銃往發之東西巢盡驚沈公來矣裸挈妻子蒲伏上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死

名山藏

卷之

五

三

或鰲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一至於此黎明下山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訓之城中希儀坐城中不出也東西巢益相顧怪駭益落膽易面爲好猛獍矣希儀在柳先後十餘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猛賊弩中知府聘者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希儀盡俘三層巢子歸異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至是獨閉之空舍飲食之陰使狼兵數百人時時怒而挺刀猙猙恐之希儀伴執鞭痛鞭使退又使熟猛謂諸猛之

亡妻子者曰得韋扶諫還矣諸猶亡妻子者悉來投  
希儀令入空舍視之其妻室童弱相率持哭曰非沈  
公吾爲狼兵殺久矣已怨且冒扶諫豈汝爺豈汝娘  
不縛以贖我諸猶心割復見希儀希儀曰無它欲得  
扶諫耳諸猶曰爲公圖之公切勿以我妻子與狼兵  
也希儀曰諸猶而去之諸猶跡扶諫所在往見之謬  
言我輩失妻子計窮矣惟有更相隨作賊耳扶諫喜  
乃詭相與計復與扶諫出巢因醉而縛之置巖峒中  
而使熟猶誘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希儀令人鎖妻  
子刃挾之至三十里令曰諸猶劫妻子者殺妻子然  
名山藏

卷之八 嘉靖臣林記

三

齊世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又就總巢穴非能變者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猶種如此  
則猶種皆爲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法也而時不  
能用嘉靖十六年則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  
官岑濬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首二人徐五章貴爲  
土巡簡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  
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時被掠瘡子  
也夷民聞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召其酋長出金  
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鎮安因要  
之曰金得立與我其地幾百里遂盟而遣之諸酋聚  
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欲爲響應  
者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其黨千餘  
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時希儀與兵備使者有賓留  
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希儀聞言言心駭念金去賓州  
數百里留應之表裏相煽賓危矣馳且及廣右何有  
於思恩因好謂留曰汝往也我襲征田州調鎮安  
時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留曰聞鎮安繫  
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希儀故作微  
語曰岑其復乎因呼留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官  
千母鐵人於城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與留

名山藏

卷之八 嘉靖臣林記

四

十金花紵方摺之納其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後衣之念我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顧今安辦此希儀笑曰豈遽責耶且得一帖爲信耳留出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希儀無他可託也詣金如希儀言金大喜直謂可倚希儀官因率五千人詣見至賓城門門者懼曰希儀欲無內希儀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覘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表甲見潛以萬金帊子奉希儀希儀好遇之出見其姪與爲弟兄復謬

名山藏

卷之

四

早

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兵備使者凡希儀所爲要使金謂官府潔瀆可親邇明日詣金營竊之五牛酒五十尊召留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恨之愼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憚其衆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希儀爲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反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易汝上官衣

蔡紳梓史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希儀言希儀語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奈何自今塗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希儀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惡以五千人往是真叛挾矣不若散遣三子人選心腹健卒二千往夫亦足自衛也金如希儀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此千人從金如希儀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好怒之曰吾爲汝奏聞留待此是五六日希儀度金衆衣糧且

名山藏

卷之

四

早

盡復謂曰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衆散矣何不遣半往取衣糧金如希儀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希儀念縛金五百人者追死而狼鬪則奈何因間請巡按御史公且去南寧以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御史而陰集金金驚而跳希儀與兵備御史驚希儀謂御史公賜不知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既行聞希儀所以語貴五還道候希儀曰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金馳

爲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希儀口請甘心於金希儀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請於御史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金衆取衣糧還者又千餘人矣而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與兵備計遣留殺手護御史往柳州而聞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盍護送以自結於巡公第可至五十里從者可百人希儀遂與之偕至五十里金欲還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又欲還希儀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汝今且去柳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會送中金躍馬墜希儀因責其酋五六人痛拊之曰何不護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希儀愛金故不敢志金至柳入參將府希儀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創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希儀乃召狼兵三百入府待事復以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使者酒中希儀謂金曰癡兒子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今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爲金與酋皆盡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

召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夾彈立希儀大言曰岑金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予留金披之以紅紵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爲我誘金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希儀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希儀曰吾奏留功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巡按兵備悉賞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奔歸病悍死思恩復安蓋希儀以羣緩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持其爲一夫而後縛之若

制笋然人以是益多希儀筭而貴五與土酋益謂希儀不可測也希儀既爲參將久廣西人刻木主配於山雲之祠而生祀之居三年謝病家居安南議起用事者數強希儀出希儀不應而韋貴徐五復與思恩土酋劉現盧回爭峒地貴五不勝思嫁禍於我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經經從衆議兵剿之現與回連敗貴五乘勝攻圍武緣經使參議陳茂義都指揮白法就希儀問計希儀大言曰二公不以死事濟矣誠盡遣諸軍從老弱卒徒手入其榮而之曰若爭峒地何攻武緣也爾仇家欲甘心久矣奈何使之



爲口實若不自愛乎彼若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感悔更兵峒中束身立功仇家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一矢二人如希儀言武線遂解兵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進都督同知總兵貴州居二年又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希儀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與蜀中何卿同總兵江淮佐滅倭然不能有成功二十五年還召總兵廣西希儀在貴廣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仁之役賀崖諸猛據上下礮石諸峒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聖

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岳謀諸軍咸曰須沈公來是時希儀初去江淮留道中諸將日上計岳皆不納希儀至見岳曰兵難適度請悉付希儀軍入巢覘之希儀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復深入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崖所居黎蠻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顯惡可計始市猾輒導官奴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要索其飲食餽送然後聽算更錢錢直十數倍知州潘在官贖貨其所遣官奴尤甚黎首那燕出二牛與官奴官奴不嫌縛之諸女婦更

出叩頭求服不許那燕子強起解縛追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及狀給濟遽上變那燕懼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爲亂都御史歐陽必進上疏議勦已出兵五道以入崖感萬州古鎮陵水而希儀病愈最後至謂必進曰邊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殺人者誰耶崖感古鎮相煽從逆不可釋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莫若出三道必進從其計希儀直入五指山下得那燕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以有貴州之命至貴再佐總督兵部侍郎張岳征銅仁叛苗龍許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仁策甚奇秘人莫知也希儀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聖

身不滿六尺膽勇機警臨敵目尤逆射兩額赤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每宴客酒闌累几衣重鎧躍越之客見無不驚服其每戰未嘗少挫乃在執兵前部卒部卒無不感發爭奮平居嬉怡謔笑腸胃一直如繩至其臨敵豁谷網絡鬼神莫測也私財俸賜多給諸耳目人軍中有先登與斬首者賞不失頃刻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資財積首級得之豈非計哉

郎曰沈希儀治案阻之蠻夷則工禦江南平地之倭則拙豈才各有所宜耶抑所謂將不樂牽制也廉頗



曰我思用趙人信夫

何卿正德中守備筠連後陞總兵征白水三江蠻平之嘉靖十八年以克靖諸番保障有功陞署都督同知分守如故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總兵李爵舉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賂養浩二千金陷爵爲已地上怒革卿任巡按御史冉崇禮言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三軍至今思之官久家故貧安所得二千行賄上乃解王廷相言往往在蜀中見何卿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要以承平亂者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苟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之不暇何公蓋達此意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欲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中爲土人教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爲之盤時刻知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異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爲將領顯爲人調疎無脂韋在蜀中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嘗一矟嘉靖之季顯已歷官爲都督矣其時倭犯江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南兵部尚書張時徹檄顯于浦口顯白時徹曰賊性貪婪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掠既聚其欲已盈今去者已半其在泗州者需之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効也會巡按御史移書辟顯顯乘傳往見御史喜爲顯具饗會顯曰賊在顯不能咽食請爲公滅賊還餐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至東安謀之賊遣顯設書顯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情可斃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率人人倭顯伏甲岡下簡四人率之薄賊艘詭之賊出顯叱三騎使以身殿且戰且却賊射中顯馬馬駭顯下馬扶鏃賊卒馳顯前顯躍馬斬賊者賊至岡下伏弩發多中弩然且扶傷圍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之顯止勿逐曰日旰矣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顯赤幟號于軍今能殺賊者立幟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賊出汝踏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虛營右之疑兵左之復令數人升砦而謀曰復賊矢復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復出退謂其魁魁怒摘冠揮在左持刀右執扇登岸而

麾賊衆蟻轉矢集如雨顯單騎過之格者半掇者半  
天盡又張其銳圍顯數重弗克射之輒殲賊氣稍奪  
顯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礮其魁衆不攜也一呼突  
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丁斫指麾者自頂至踵裂  
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  
賊大潰還奔舟舟焚顯追至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  
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顯身  
不滿七尺不胄不介著一白布單衣中裨如之簡易  
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趨踊刃起見刃不見  
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云神人云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徐階 高拱 趙貞吉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幼隨習井從其父繭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深壑中永絀於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去孔子王號階疏其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引高皇帝詔書盡革嶽瀆號獨存孔子者手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階曰高皇帝定天下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乎敬即曰即君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像誠非古禮業省而師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親階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而毀之乎且明公能必尊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揖出上謫階推官延平府鏤而識之曰階小人也永不叙其後上忘之矣累遷至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上見其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虜薄都城下階傳言守城策於上上然階言虜附書求貢上名問階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外之心上首肯上既殺兵部尚書丁汝夔等階薦爲民前副使聶豹前都御史何棟上納之始上悅相嵩至是敬密詣階邊事階對屢稱肯漸爲上所信憐仇鸞得幸上密言相嵩父子不法狀上內疑嵩鸞通虜誤國而嵩莫之敢言階獨密奏繼與錦衣師陸炳實其跡上大驚鸞死剗棺殺之益謂階親已亡何倭起江南上以階江南人數問階階言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能使民者守今今將校一不利輒坐死守今自或左降何勸懲也守今勤則餉必足守今果則謀信守今警則閒必嚴守今仁則兵必力上是之監

微見自得上益謹事嵩先是者楊繼盛疏劾嵩引言  
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鞫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  
究階屬陸炳曰君慎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  
容謂嵩曰上僅二王事實必不以兩子謝公即有所  
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則奈何顯結官即怨也嵩懷然  
乃寢然以先後御史王宗茂趙錦論劾嵩者階擬旨  
皆坐薄罰心疑階爲繼盛游說久之給事中吳時來  
刑部王事張紳董傳策交章劾嵩時來紳階門生也  
而傳策階同府人以此大疑階密奏辯若指階王使  
者上下獄考掠遠戍之嵩曰人事宜必錄彼顧彼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爲憂時憤俗語語盡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日叢之  
矣此意使也階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於撰  
玄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密問皆舍嵩而之階  
嵩出直故多不滿假入會妻死假久上諭階曰卿亦  
歸第階對曰臣婦不如在直上悅頃之上所居永壽  
宮災欲治之嵩言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調未可治也  
諷上還乾清上大不懌嵩階乃密言之工部尚書雷  
禮上疏取辦自請以于尚寶丞璫監工上悅嵩請世  
蕃同之不許嵩恐而階日與禮及兵部尚書楊博不  
離工作次其與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掄三殿之餘

而急構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階自光祿大  
夫柱國太子太傅至是累進少師兼支吏部尚書俸  
凡三賜勅褒錄一子中書舍人超拜璫太常少卿會  
滿十二年考資金綺羅緝階爲人陰重有權略其始  
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分宜曰謝政後且居分  
宜就公今璫往來嵩家有見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  
夫夫見遺者世蕃爲酒致階階至爲恐嘔受賜及後  
稍知上聞嵩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受御史鄒應龍  
使劾嵩而嵩敗上怒世蕃不賜階直廬曰母久直久  
直家兒外作奸階言當問何好也陸博走馬使酒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邪爲奸長安市中也謂之外奸久直奸也甘言比周  
爲奸朝堂以調王上謂之內奸不久直益奸也上悅  
以直廬賜階階懸三語曰威福歸王上政務歸諸司  
用舍刑賞歸公論次輔袁煒數出直請召之不許階  
言凡事同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衆弊生上  
曰善階第陟官九列久次當遷階不令內從又緩其  
遷期以自遠陟內不自得上疏借指階內行上不行  
上欲增閣臣一人問誰可階對知臣莫若君在陛下  
上曰知臣之君有堯舜太祖而已嵩我簡任乃至此  
階對陛下用嵩非不當才末路驕忌過聽于負上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耳昔堯於四凶太祖於善長惟庸皆始用終誅陛下無損於明上曰堯聖人首太祖艱難興天下猶然遭此後世之君宵生內長又烏能知之階對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故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惟在廣聽納廣聽納惟在有言必察有言必察則深情隱惡無所逃奸階累進兼建極殿大學士四十二年當考十五年滿遂巡未敢請上知之賜金幣羊鈔珍饌法酒特進上柱國錄一千尚寶司丞賜勅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力辭上柱國及部宴再予金幣前是階以例乞骸上謂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卿自擬留官不可何不令燁代我言階言燁擬留臣知之即臣擬也上手答卿念在邦民誠圖寧固輔首居正宜贊不逮罔棄是恩上賜階玉帶以白金一錠爲製資擇賜麟衣所謂教子升天者令衣以入階病瘵嗽遣御醫視中涓賜猪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出尚方珍劑二詔命司禮貴臣齋手札喻以調攝藥方益嘉靖初上調藥賜張孚敬至是始再云袁燁卒階數請增置輔臣上數難之因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率不時請骸骨上欲留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久據此位而恩威常上出紀綱法度毋敢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顧也上曰而亦徇曩時耶久之用嚴訥李春芳副四十四年也是時上春秋高忌諱甚吏部左侍郎高拱至貢舉考試上問階拱論語試目曰緩之斯來勅之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試曰云民之秉夷夷不同夷虜哉拱大驚階爲拱剖解上乃罷上諭階曰郊廟弗躬早朝久廢要我爲不能矣今病多體弱日下便卦盡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或密問在直諸臣計此安美易爲不恐後艱醜耳階皇恐對大畧謂傳繼臣不敢聞命計諸直臣語亦漏泄自古艱醜事必有強等克惡之人及有大奸逆在其左右今皆無之聖明亡疑上曰汝對何云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階對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昔人則今賢孝非昔此謂昔年則恐是離間之託聖明勿聽也上曰汝對不知指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必蚤思賢孝難必吾所言或不甚妄階復對成祖在位久仁宗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間史冊自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今之賢孝中

共聞萬萬無可疑慮是時上久懋哀事莊敬兩太

子不利故穆宗皇帝僅用裕王居邸而奸人陰竄遂意上躊躇裕景間者上所諭階艱醜之事意恐已久於位裕王年長後爲天子不得久歲等者待也昔成祖久於位致仁宗久待卒短於祚上意既難言詞復奇與階不知指若謂上有疑於裕景二王間欲以塞離間奸逆之釁然所對裕王賢孝可以安上心於晚節矣而亡何景王亦覺階既以恭謹得上意卽貴重甚幸矣而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杳至促應未嘗踰刻上益愛階階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旱厲沴乘之赤白之警無虛月分闕以

度精力孰與其時計毋論比二十七年者卽今聖體違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輩不安官途不適殿且已亥歲虜小警耳其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外三鎮而內九門悉填重兵大臣巡視今邊振時警軍實不充倘都輦空虛狡逆之徒乘而竊發聖駕在外能不驚疑若夫乘輿遠行有司歛民供億全楚兵荒頻仍有如此日撫按所奏臣尚未之及也上讀奏至狡逆之徒乙之報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遂罷上病益甚階問安報曰病狀甚苦卿可先慮輔理非輕上崩階草遺詔諸奏裕卽報可施行傳詔之日父老涕泣號慟比於輪臺之悔益階念上英斷類高皇帝獨晚節齋醮纖作不已先後言事諸臣久得罪欲自登極詔書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上克終之德未光飲泣具草以奏人逼舉故相楊廷和所草嘉靖登極詔爲世宗正始正終之美云穆宗卽位乞休不許初大學士高拱皆侍穆宗裕卽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者階同鄉傾危士也階相世宗獨親階拱與大學士郭朴嚴謁具位而已拱以是與階頗相左世宗久不豫應嘉畏拱以官僚柄用乘上疾言拱不夙夜在公隘上賜直之廬移家屬西安門外潛夜

歸上近稍違和辭臣額天祈祐拱移書籍器用出有  
必君父心拱跪辯會上病漬不問拱以是疑應嘉承  
至階意恨之刺骨及是時吏部考察庶僚應嘉與給  
事中欽御史維新並坐謫應嘉上言吏部尚書傅山  
西人也山西仕於朝者殊無一人降黜而考察半科  
道其謫欽與維新皆私忿故事庶官被考察者不得  
論球階與朴拱用故事擬旨黜應嘉編氓臺諫諸人  
疑拱脩故怨脇階以黜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教  
因論揀應嘉語侵拱他科道官亦交章上階奪衆論  
請改應嘉外謫許之拱益疑階王一教而一教復與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給事中李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史齊康者拱門生  
也亦論劾階有旨切責康妄言階疏辯乞休不許科  
道官交章劾康聽拱指授宜置法大理寺寺丞海瑞  
言階事先帝無能改於神僊土木之誤誠亦有之執  
以以來受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耳心鷹犬  
得噬害類罪又浮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被劾宜引  
足康挾私懷奸宜重治其日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  
樊澤等各奏康妄言上降康二級外調之始康疏上  
時科道臣集閣下唾罵康一敬尤不勝憤與康交劾  
互下爲和黨而拱前後疏辯詞音頗激言者益衆極

詆詆運章特疏不下數十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  
之劍以去大慙御史巡按在外者轉相倣倣即不言  
衆共趣之大抵隨聲附和而拱竟去階求去不允乃  
出視事是時先朝得罪諸臣階既以遺詔次第登用  
之沒者厚其卹典天下士大夫皆悅階上疏論事者  
日益衆上時不堪目謂爲欺上下諭命階詳處階請  
錄聖諭下示改省而已上亦竟弗罪士大夫亦益悅  
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殺戶部侍郎以憂擢  
世宗置不問軍坐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  
京者曾得陞名榜有所脇求辭甚忤厲階曰往已失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十

加再邀得實亡所用國法矣會南標江都御史唐繼  
祿當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卽有變有都督外兵足制  
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公往  
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令都督疾擊  
殺之階度兵已嚴乃因兵部疏擬旨保舊軍者各令  
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而振武營  
新軍散除穆宗元年也其秋上欲詣陵其明年上欲  
使太監用等分監團營兵又欲修內教場勅中貴人  
會騎射階皆諫止又明年以九年再滿支伯爵俸一  
錦衣衛千戶賜勅褒諭宴禮部趙璠爲太常寺卿

階一求退不許許辭伯傳及部宴戶科左給事中張者嘗奉命宣軍宣大歸而人言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人虜曰板升者階而斥之則又上他疏亦爲階所格因上言階事先帝十八年贊成神僊土木之誤及大行草遺詔及歷數先帝過失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姻一言不忤嵩敗背而攻之階爲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各邊告急皇上屢勅宣諭階畧不省求惟務養交固寵擅威福而已上以齊抵誣調之外任階言臣孤負天恩慚悚無地修撰玄文前後同事不止一人永壽官燬臣見先帝宸居無所聖衷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焦勞又以成祖舊官孝子慈孫似宜修復臣誠相度經營顧不辭不諫何繇追罪若夫輔臣草詔是日代言禹湯罪已興也勃焉輪臺之悔奉天之勅至今誦之先帝臨崩臣不量淺薄欲於草詔之間成大行之盛德贊嗣服之新政開讀之時百姓萬民感動號哭莫不誦彌留之聖增遺弓之慟臣於先帝毀與忠與臣與嚴嵩同官序先商長安得盡抗調停勸諭外未知耳及其事敗諸臣持公論公法奏議于下先帝獨秉公道王張于上嵩父子處日月雷霆之際何待臣攻古者大義滅親重國家也必泥臣信交則循黨不

顧君父乃君子長者矣國朝分設六卿邊徼事一歸兵部閣臣調擬進止而已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綜庶務又非能如今督撫官身捍邊圉而目視戰也若臣不肖則宜奪臣職以謝言官不許再請許之宴勞錫與一從優備大學士李春芳等及六卿科道官皆疏留上業已許階左都御史王廷因發張齊奉命宣軍宣大時有奸利恐事露得罪故論階自邀上命逮齊下獄譴戍之久之高拱復用齊與齊康皆復官于是夙昔附階者盡反面傾階焉階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賢瞻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松人遂訟階於瑞日以千百輩影闕者且數萬排門逆楊捶擊唾罵有司媚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生戍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爲我解試目於先帝因調旨駁其獄萬曆初階年八十大學士張居正言階輔相世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爲清一時朝政脩明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優與上遣使存問賜白金鑄幣勅諭階奏謝官其二孫中書舍人其明年卒追贈太師諡文貞孫元春登進士官光祿少卿



高拱者新鄉人字肅卿徐階去拱諸門生爲行金中貴人盛舉於上而拱得復相降慶四年也既拜命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使兼掌吏部事免奏對承旨拱才辯朗博治經論政皆有理會難複驚不能容物而當官敏達果任其奏疏多有可採者拱上疏曰國家苦邊二十餘年矣兵者專門之學宜豫養待之請求智謀才力之士使專官兵部以爲司屬不復他遷他日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之邊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之邊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之又兵部左右侍郎外更可添設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三

高

侍郎二員使其練習兵政若乏人巡邊及缺總督卽可推往閱歷既深尚書有缺便可用之至於治邊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禍福榮辱近在斯須有功則宜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宜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如久在邊陲有成績者又爲通融休暇之法特取回部回部休暇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養之有素用之不匱將人人無不盡其才而邊事舉矣上善之拱上疏曰勦遼宜大延緩寧夏甘肅此北邊也閩廣粵以西若雲貴此南邊也二邊之人宜擇有才力知兵事者使爲

水兵司屬或二人或一人彼生其土既有身家之慮且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僞皆可熟知本兵有所處分便可一問而得其他員尚多乃以處才智有力之士固未嘗偏用邊人又可裨益邊務上善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當爲地擇官不當爲官擇地臣惟勦遼山陝邊有司也禦虜牧民實有兼責今官其處者非選謫則雜流而已處之以劣而欲其自厚謂其不堪內地而望其堪於邊方吏治何以不偷民生何以不蹙也請自今除補沿邊有司必擇而用之有治見成績兼通武事者得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四

高

繫有保惠困窮俾民樂業者得比內地三年後陞遷加等有捍患禦敵特著奇績卽以軍功論有才畧恢弘智謀特達之士雖緣此爲兵備巡撫以及總督無所不可不能者降級別用觀望推委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以軍法治罪開功名以歆之前則其官不盡心嚴謫罰以繩之後則莫敢不盡力夫如是庶乎修職者多邊方有賴也然而等名沿邊人或見其如此將有借以倖進者臣唯勦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乃名邊山西則河曲臨

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崞縣  
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  
邑計州廣靈廣昌靈丘等用縣乃名邊陲西則固原  
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  
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乃名邊其他  
無得漫名邊又可杜倖進責吏治焉從之拱上疏曰  
廣東故富饒地近民窮盜熾皆坐無良有司夫有司  
何盡不良於廣也用者謂廣瘴癘鄉耳有司甲科  
十之一二而離行者十之八九縣銓除十之四五而  
蘇選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前路之  
名山藏 卷之 四 吏部記 主 高

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請亦準此蓋天  
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血脉流通頂踵貫至然後  
可以却病而延年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上所明照  
而君上綜覈之意爲遠所周知則誰不畏罪修職萬  
里之外哉從之拱上疏曰吏部論人爲職考察最重  
而數十年懲汰之數大較不相懸絕大抵但取足數  
襲爲故事數之不足卽無其人強索以充數既足矣  
雖有不肖姑置勿論且其所稱不肖者又多苛求於  
隱細而縱捨於奸邪或有所不能識或有所不敢問  
以此行法局令人心服也又考察半歲前撫按論劾  
名山藏 卷之 四 吏部記 主 高

可以理繁而治劇其他選有司者授官之後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吏部一體陞取撫按官一體保薦若果才德出衆京堂部卿不次擢之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天下或可冀治也從之拱上疏曰行太僕苑馬鹽運治鹽皆關國要比來類名開局卿若使以考不稱職及有物議之人安置其中夫既不稱職矣有物議矣斥可也退可也奈何安置卿若使乎宜擇廉謹有才望者政成之後得與參政副使一體陞擢若有卓異卽如先朝故事不次超遷從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不得官本省者以其民社之責親族所居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昏庸特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謹罷輒則安得但改教而已乎爲是者有二或欲左遷其人以爲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爲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以依違本部益無所據宜令撫按有所糾劾直列其狀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從之上登極徐階草世宗遺詔錄先朝建言寬抑之臣浙江人故刑部主事唐樞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故以大禮大獄得罪者樞得復職聽用而老不可起俊民既沒得贍子贈官撫臣以聞拱故與階相左因疏曰我朝規模宏遠君臣義嚴父子恩篤以此疏令天下邁隆古而陋近代先帝神聖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皇上嗣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宜本心也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托詔旨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諸臣悉從起用不次超擢立致公卿死者皆有贈廕夫大禮先帝親定以立萬世父子君臣之極也獻皇尊號已正明倫大典久頒天下矣今得罪者悉從褒顯則獻皇在廟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何以爲心皇上歲時祭獻二聖之前何以對越豈非欺誤之甚者乎至若大獄及建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諸臣豈無一人當罪乃亦不論辜功賢愚聚從衆議  
無乃仇視先帝與武工反商亦不通權實子之四封  
比干之墓而已未聞盡用商家人也臣伏觀弘治間  
御史彭程稱言先朝妄費孝皇欲怒譴暴揚先帝之  
失論程大不敬後得免死充軍夫程當日所坐特一  
語耳上親先帝子議事者先帝遣臣明於上前所爲  
如此自恃君臣之義傷主上父子恩甚非所以訓天  
下臣每私心痛恨至于流涕以爲人臣歸過先帝反  
所爲行私臆既多時矣宜有明者當事者尚公然爲  
之不覺其悖傍觀者亦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耳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九

久塗人心果死歟若始終無一人破其說此無父無  
君之教也上是其言盡罷諸陳乞者方士王金陶世  
恩一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故用金石藥致世宗  
疾一起坐論死拱與錄獄復言臣奉命錄獄聞方士  
金一獄詞不覺慟慟流涕曰先帝受誣至此耶古之  
人十有殞非命不得正終者名至不美蓋實有其事  
不能揜諱故以流傳當時取譏後世也我先帝果不  
得正終實有其事者歟先帝聰明睿智大小洞燭保  
愛聖體尤極詳慎卽用太醫院一劑亦有御札商榷  
輔臣安肯輕服方士藥不問可否又安有服傷不言

又復服之此陛下所明知也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  
年六十壽考令終本朝希有末年抱疾經歲從容上  
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妄進  
藥物致損聖體從子殺父律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皇  
天后土然耶否耶臣不知議者意誣先帝爲不得正  
終謂先帝何且以陛下父子間明于陛下前誣先帝  
以不得正終謂陛下何明生先帝爲人所害以爲獄  
詞則何政體太廷之上每歲審錄明道先帝爲人所  
害以爲口實則何語言金等罪惡當誅自有本律卽  
生萬死寧復足惜乃令天下後世信以爲眞則是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十

帝抱不白之冤於上天留不美之名於人世宗廟神  
靈與陛下孝思憂無大此者七下法司會訊承天門  
盡反金等獄詞更坐他罪編發口外拱所言雖故反  
階然人以爲有理拱在事敏達果敢至其掌吏部多  
快恩譬私親舊門生與趙貞吉奉旨考察科道官所  
貶斥皆平日攻已者貞吉爲之去位拱每選授科道  
官卽戒毋擅言大臣過失一時如給事中韓楫程文  
皆拱腹心有所論奏盡拱意所欲爲頒拱上前比於  
伊周會尚寶司卿劉奮庸建言五事頗有指摘阿拱  
意者遂謂奮庸犯望不遷尋端排擠戶科給事中曹

大桄亦拱門生論拱不忠十事言其比嚴嵩尤甚諱以先帝處嵩者斥之上爲拱調大桄外任阿拱拱意者不止更日大桄爲奮庸邪黨極力詆譏吏科給事中涂夢桂劾奏奮庸動搖國是宜亟罷斥而程文言輔臣竭忠報國萬世永賴不可一日無者奮庸大桄構奸傾陷罪不容誅宜示遠竄因摘大桄疏一一爲拱解辯雖拱自辯不過爲拱上疏抹解奮庸大桄上更降奮庸一級亦調之外任於是大桄得潮州判官奮庸得與國州知州士論以夢桂文爲耻而大桄者亦往來張居正所授居正而爲之者也穆宗崩拱與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帝主督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開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附阿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卽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跟蹤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病悸嘔血三日死其明年有浙東人王太臣者故投充總兵戚繼光三屯營爲南兵不遂流落都下大臣巧捷便佞無髮髻得入一中貴家中貴昵之正月庚子竊中貴巾服闖掖廷直抵乾清宮門外上方出朝大臣色勃股戰以犯蹕執搥驗之男子也袖有佩刀焉保立鞠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戚總兵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據危疑地且禁毋妄指此中自有作用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太監洪先逮洪銅禁獄令大臣供之矣自是令稱高使改籍曰武進縣令家奴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猶精異寶遂繫殿中人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卽付保鞠保令辛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閣老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卽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拷掠死矣因使儒昇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款卽令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拱家奴爲同謀獄具保飛發五較械拱奴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外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事大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待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萬無此事居正面赤不憚會大理少卿李幼滋者居正卿人亦與疾苦居正曰公奈何爲此萬代惡名歸公矣居正強應曰吾爲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目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婦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爲解即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即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寧有有良心僅連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爲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

以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極力謝曰苟可効敢不任第後局何以結博曰相公忠不任耳任何難結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按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瓜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家宰大中丞希孝泣謂博曰欲借公全朝廷宰相禮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願亦何難公第使善詞較尉入獄詢刀劒口語所從來雜高石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高

四字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遂閣改乎頃之天  
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咤曰故許我富  
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  
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閣老何也  
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閣老希孝復詰其蝶袴刀劍  
曰馮家奴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  
遂罷保外飲大臣生漆酒瘡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  
聞有殷太監者年七十餘老矣在上前跪奏曰高閣  
老故忠臣而何爲此隨顧保曰高翀子是正直忠臣  
張蠻子奪他首相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高

沮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于是上下刑部擬罪  
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齟齬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  
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久之卒當拱爲相時其妻  
姪張孟男爲尚寶丞往來甚踈歲時起居拱拱與其  
妻置酒便坐爲曲宴孟男終日無他語拱語孟男於  
其妻而姪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於公孟男以  
拱故四歲不遷官及拱踉蹌去國拱向所私門生親  
舊率匿景畧足孟男執鞚四脰脯追而途之郊拱下  
韋藩木健執手帟以爲席鞍以爲几對酌而別臨別  
拱握孟男手流涕曰吾向以爲子少我也我亦少子

不吾忝子也孟男曰公何言也夫能不盡于公也春  
乃能盡于公者也孟男後仕至南戶部尚書拱無子  
賜諡曰文襄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以庶吉士積資至國子司業  
嘉靖中虜薄都城下嫚書求貢詔廷議貞吉厲聲阻  
和者語在世宗及沈鍊記世宗壯之召入左順門使  
疏便計貞吉請急遣才猷辯博之士詣諸將營賞軍  
以厲其氣仍許開損軍令令壯士人自爲戰懸重賞  
招之逗遛觀望者誅無赦上即授貞吉左春坊左諭  
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伍萬令詣諸將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趙

貞吉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論以忠義獨宜府營未往  
還報命曰營違臣未辭朝未敢遠去上怒曰貞吉宜  
論犒賞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爲  
解下錦衣鞠問廷杖之謫蒞波典史初貞吉廷議罷  
威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  
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大何知天下事嵩人恨  
乃伴薦貞吉以行時諸軍與虜雜屯城外相去各數  
百里貞吉餓民車致金仇營所營不受虜且漸引去  
貞吉計恐後時又恐仇營怒而誘虜殺之故不敢遠

去宜府軍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事易無當然一時忠憤激烈人皆壯焉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罷穆宗即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上悅之尋召入爲禮部尚書頃之令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視事隆慶三年也面恩之日上令盡心輔佐贊理國事貞吉言近來朝廷政事紀綱邊防廢弛實多臣不敢負委誓捨身爲陛下任事退語高拱曰數十年人臣當比成風共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弊陋已甚公振而新之在此時矣居頃之虜數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十一  
趙

萬騎大入大同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宣府總兵趙尙棄鎮遠屯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閉門鎖堡旬日虜去其學秋輒爲苛等上捷大同巡按御史燕儒宦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等皆駁劾請治罪兵部覆奏降職奪俸而已貞吉言國家最重邊防欲加整頓在朝廷紀綱賞罰乃紀綱之大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當持祖法國是公論清議以斷之夫主將不固守自有正律祖法也皇上初年處治薊州山西失事律一時邊臣疎然振厲國是也儒臣鹵等所劾奏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大同失事耳目

耶然當事者不誦人以伸法乃誦法以伸人臣老矣與參謀斷欲爭不能効忠無術乞解輔職不許頃之復上疏論兵營制以飭戎務其疏曰高帝定萬世之計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所以杜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據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聚爲營既歸即當散歸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據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代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治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虞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夫于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千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時無骨鯁伐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十一  
趙



好之臣故鸞得肆覲觀之計使當日遲十伏誅時事未可測也代鸞者鎮遠侯家寶知退讓自守保勳名而已當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可知蓋皆絲輕變祖宗之法是以將強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如家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虜爲隣兵將若此臣晝夜慮之竊爲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數人稱職易耳請將見諸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管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趙

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收戎政印於內府有事則領勒掛印命將于闕外事畢則繳勒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轡之兵常健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嘉納下兵部集議明年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擇將分統遣文臣巡覆較閱收戎政印則如貞吉言是時上特以貞吉故重其事改協理京營曰閱視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貞吉所論卒不能行也頃之都察院之人命貞吉兼攝免奏事承旨貞吉既以議大同功罪與霍冀

不協冀論貞吉營制亦不盡行會給事中楊鏐劾冀鎔者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嫉之因上言貞吉專權亂政謝恩數語非所宜言貞吉言向臣所論大同事實發冀短臣知公家之務而已不意冀用私情憾臣夫兵權貴分練兵亦貴分古法也分府設將分營練兵祖制也人情畏難衆口多猜言不盡行臣亦何憾臣入閣之日經筵而思禮也皇上諭臣數語臣稽首仰答大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發玉音羣品生色臣雖恨部可無一言仰酬明聖向畏避忌默默而退有君無臣不辱清朝羞汗簡乎豈不聞高宗相傳說命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趙

鹽梅命曰舟楫又不聞唐姚崇拜相之日要說十事臣雖才謝元之官非宰相獻納數語即爲冀所持則伊傳周召房杜韓范憂危甚多非謬則給也臣名在五輔之後身居獨立之邊入朝唯影隨形居家無賓人幕豈有如此孤子寡助之夫而能專權亂政哉乞容臣致仕歸守丘墓上罷冀留貞吉如故陝西盜汪二等逃入四川境劫掠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奏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殃民當罷貞吉言賊故起鄖陝貽害川微雖有虜劫未甚控劾遽爾更置巡撫餉失事大此曷以加之清約已愛民省事任怨蜀中早

荒流困正賴其勤廉安輯招徠使欲去之是奪蜀民父母也臣竊見任事甚難論事甚易任事之臣異同難一致譽之口難調則常憂譏畏譏而論事之臣不設身以處地不原情以待成則恒深文而求備頃者都御史海瑞被論去位嚴清若復繼之臣恐建功立業之士從此解矣臣蜀人也頗悉蜀事乞無罷清乃許調用是年虜犯漢那吉來降朝廷受之御史葉夢熊論其不可上怒夢熊妄言降二級外調之次日下諭吏部科道官奸邪欺亂朕即位以來者盡行考察貞吉上言近因御史葉夢熊論邊上千聖怒薄示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四

罰足戒百矣皇上即位以來科道官在事人近二百豈無赤心報國敢諫直言之士一槩波及盡行考察誠恐所司奉行太過未免玉石俱焚仰惟聖德如天如地偶有所激降此嚴旨臣考漢唐來事皆因鉤致黨人之罪遂致才俊銷磨國社空虛祖宗設立科道官許之風聞尚付執事諸臣酌其可否取自上裁縱或不當受罰而已未聞考察至二百餘人踵漢唐宋鉤黨之弊者也臣待罪內閣屢被譏彈今乃爲此堂抹豈有要市實欲爲國家養護元氣愛惜人才等語皇上之神聖上報有論是時掌吏部者大學士高拱

貞吉亦以掌都察院同受事考察既考所罷黜皆前後得罪拱者貞吉抹解不得至于日中輒語拱曰大有之世匪彭無咎孔子曰明辯哲也夫哲人知幾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可保又何必極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吏科都給事韓輯者拱門生論貞吉指斥朝政暗邀人心貞吉疏韓乞歸疏末言當令拱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樹私擅權上手詔許致仕萬曆中卒贈少保賜諡文肅貞吉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當道汙游嵩高抱犢伏牛諸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通

巡撫蔡汝楠逆而問學貞吉爲列圖明三教所緣起曰儒者見之謂之儒佛者見之謂之僊佛者免之謂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碍出世之體未就而卒文章高朗雄健其爲人英偉慷慨至老不衰第曰蒙古舉鄉試不仕數與貞吉講中陰事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薦授國子監學正  
即曰徐階承嚴嵩之後曲以成君猶不免容悅之請高拱勇於敢爲雖不稽衆觀理顧其心在國家幾陷大機驚懷之過歟貞吉意氣自好躁亦不免其言論

風采可想見矣

臨江府志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楊博

譚綸

龐尚鵬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爲四川僉事博年十七舉鄉試旁通諸經二十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蓋屋知縣調長安爲政精嚴殊絕蓋屋有創盜博督土兵掣其穴在長安留心賑饑存活甚衆時瞻亦爲扶風知縣父子並有惠政而博且寇陝被薦行取以年不及格授兵部武庫主司至爲郎世宗辛承天起故學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翟鑾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爲行邊使視師九邊鑾爲博贊畫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徵賞鑾綜所賞朝賞有數番來恐滋多欲拒不見番競譴博曰夷性卞憤不予必變莫若集而面詰其緩近狀曰天子念若等僻苦煩相公親勞問若等當傾巢遠迎敢遲誤乃爾應納屬吏諸番當氣惛如此則賞不待益鑾從其計擁衛嚴跪諸番轅門之外譯而數之諸番果羅拜請罪因徵資其先至者餘部落懼以後至讓無敢來東至遼東登撫順城覩建州海西二夷屋居火食樹官建衛大類中國而貢使久不至察其故爲

西夷兀允住所開邊而兀允住不靖繇劉東部傳多乾沒苦之乃告鑾是夷勢雖羈縻功成藩屏奈何惜小費自撤厚防請以柔遠深意嚴諭諸驛并原諸夷後期罪特許補貢若兀允住有罪不可赦則嚴敕遼東撫鎮多方擒斬以絕禍源鑾從其計以上聞博是行東抵懷陽西訖張掖輒馳察其形勢險易亭障堅瑕問土俗好惡土馬登耗夷帳遠邇部落強弱一籍記圖繪具得其有禁所請築濬濠堡增設守備鑾以博計上聞輒施行鑾入首薦博可屬大事上嘉賜金幣調掌職方司時嘉靖中年北虜俺荅阿不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累勦我叛人侵邊世宗日念邊所以督邊臣甚至虜始從大同左衛入犯朔州博白兵部尚書張瓚當備京師瓚以聞上喜其後繇朔州至馬邑白草溝而南自太原南下聲犯平陽澤潞延綏巡撫萬朝請備京師而瓚疏已行虜營汾及平遙介休東西散掠諸縣山西左參將張世忠與戰死虜益分掠定襄五臺等州縣八日始出陽和塞山西撫按以虜退聞博草前後十事請瓚上之瓚曰虜退矣寧庸是其夕上下內閣令戶兵二部條後計瓚取博草立上之上大喜有表贊憂邊思職之褒而戶部後二日始上尚書李

如圭竟失主意以免是時世宗以鷹營責本兵營倚  
博如左右手凡羽書中旨朝奏夕聞夕下朝覆上亦  
知博所爲一夕羽書至上特遣中使扣楊郎中舍馳  
召之時璫墨好貨而博布袍蔬食門絕私謁時有王  
文選鎖門不鎖心楊郎中鎖心不鎖門之諺博居曹  
十二年例當擢京堂官而鄭曉爲文選郎中擬遷山  
東提學副使吏部尚書許璫爲博薄之曉曰以楊謀  
斷奚莫不遠夜過博以告博謝曉爲知已居一年擢  
左參政又一年擢都御史巡撫甘肅上謂動輔大臣  
日前職方郎也而是時仇鸞爲甘肅總兵貪狡淫暴

名山藏

卷之

四

三

楊

博時時規正之鸞爲會銑所奏逮繫獄中而銑亦坐  
議復套事逮詔獄鸞卽上書許銑并及博上不問及  
鸞得出獄尚許博不已上語左右曰楊博好官鸞何  
誣之再者必治居二年與總兵王繼祖督參將蔡勳  
擊虜八里河難斬首四十二獲馬駝牛羊千有奇夷  
器八百九十餘已與諸將再擊虜鎮永昌山丹鎮  
番等處斬首九十餘獲馬駝牛羊四百有奇夷器二  
千五十有奇而哈密夷人牙木蘭自嘉靖初得罪於  
上魯番酋擁衆五千餘人內附總督王瓊遷牙木蘭  
於湖廣安插其衆于白城山命哈密衛都督白羔刺

約束之顧白城城堡未建聽其覓附郊關以居者二  
十年所矣是五千人者皆哈密赤斤罕東諸夷長子  
孫日盛強勁與軍民相搏博機副使王儀參將劉勳  
韋治白城山城堡墩戍給以耕耨之具具羊酒名諭  
白羔刺諸番徙之皆歡呼樂從計移帳七百有六男  
婦三千四百餘人離塞近者二百里遠者至五百里  
約以朔望之日入城番漢毋非特通既奏聞帝嘉之  
以斬虜徙戎二功進右副都御史予獎勅賜白金給  
絲明年丁母憂服闋卽家召起兵部右侍郎明年兼  
右倉都御史巡邊尋轉左其冬復命兼倉都御史總  
督劉遠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博謂劉遠切近京師惟  
擁護畿甸防衛諸陵爲大義禦虜之機敢戰不如慎  
守要以匹馬不入爲功三十三年八月甲子西虜把  
都兒東虜打來孫糾其諸部七大酋十餘萬騎會于  
小興州白廟兒自三岔口古城川并虎頭山連營百  
餘里謀犯古北虜尋繇黑霧山而南戍刻抵李河車  
者二百餘騎距塞不十舍博飛發矢夜二人出哨  
參將唐桂守密雲自帥中副總兵劉通副使秦甲而  
馳與巡撫都御史吳嘉會總兵周益昌大會于古北  
召諸將畫地守連營持待戰火器者夾岸軍益昌帥

名山藏

卷之

四

楊

諸將往來馳援軍皆附牆立乙丑寅刻虜自虎頭山大舉薄潮河川閣下突攻龍王谷參將楊照遊擊官疾擊之卯訖午百十戰殺過當我軍傷者九博立出金錢布粟分勞軍促故遊擊棠帥師五百人前勦則稍退尋攻觀礮子副總兵龔業疾擊之又過當則稍退尋攻沙嶺兒益昌帥其所帥將殊死戰虜大挫轉攻丫吉山廟兒嶺副總兵葉展轉迎擊之遂退博更檄益昌發家丁千人援虜所不攻地選尖夜攜地砲潛出按伏夜分齊發虜自相蹂躪刺砍達旦時虜營火光燭天烽火達京師上震恐問虜報於相嵩日數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五

傳

下會博奏至上喜趣逐虜丙寅虜分爲三道攻龍王谷沙嶺兒磚礮子諸處各萬餘騎參將照副總兵葉遊擊官力禦之斬首二打來孫簡驍騎四千令部會塞逼攻松嶺兒甚力千總承爵故遊擊言參將淵各帥所部至虜盡銳蟻附而緣牆一虜已及雉言部張馬馬斯其腕則皆墜虜射馬馬貫顙我軍被殺傷者六十餘人廷綏遊擊璘帥所部馳至擊殺虜數百打來孫遣部會把戶塞擁五千騎濟師相持朝至莫矢增集礮若言手刃督衆殊死戰磴把戶塞若里孤二會虜號哭鉤屍馱去戊刻突百騎攻漢兒嶺紅山兒

遊擊守督中軍時中等堵擊遊擊碧參將府以陝遠遊兵應之遂退虜相與語向庚戌秋如進巨室寶貨人畜各飽望外今者牆高臺密人狼弓強大非昔比也丁卯辰刻虜復以三百騎攻孤山兒守若碧若府揮刀親搏衆殊死戰擊殺虜五六十餘乃奔古城以去仍返虎頭山將向白馬關大水谷博探虜動靜檄寧夏遊擊經固原遊擊堂提督卿備而待仍選尖夜持火砲潛入各營竟夕四散五六發虜人楊馬疲皆狼狽哭歸是役也博禦虜五晝夜其始聞警即止宿古北垣上每跨鞍環甲胄手弓矢往來諸隘口睥睨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六

傳

問憑牆血戰虜百道攻不克是特都城謂虜旦夕如庚戌警報日數十至上時發廠衛選較及親信中使分詣緣塞詞諸軍趾相踵及歸備述博隨虜轉戰狀會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奏亦至上大喜諭高曰得如是者數人無廢兵政矣己巳即軍中宣諭賜博益昌嘉會榮照璘人紅紵絲服各一襲發萬金勞軍是役也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博上疏歸上功稱五略以贊上是時俺荅亦屬六萬餘騎寇山西三關亦爲總督侍郎許論所擊走上大喜陞博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論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各廕一子錦衣

衛千戶益昌嘉會等皆陞賞有差尋兼總督顧達保定軍務三十四年打來孫偵昨秋失利來襲馬蘭谷駐鮎魚石關下博與嘉會益昌益督諸將奮擊勦拒殘獲打來孫斬首二十餘殪其首一藹郊關也每虜至京師輒戒嚴博禦無失利博在藹賈勇教戰自四方至者稍有寸長輒置幕下擇氣志可使者激之曰虜亦人耳奈何見而走安知天不欲而富貴令奮跡行間耶久之士知戰故輒以無事亡何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杜絕相嵩子世蕃不得撓兵政嵩父子不悅居一年丁父憂又二年土虜寇大同圍右衛城連月不解徵總督楊順下獄罷兵部尚書許論廷議置代未決上復召博爲兵部尚書以往博不能辭墨綬而往疏慰曰皇上幸寬西顧憂臣誓滅此賊用摠國憤上嘉答之因賜白金文綺虜謀博出關卽夕悉衆出塞去博以右衛久在圍城中樵採路絕士煮草而食忍死固守無二志乃優加卹獎疏褒其守帥尚表金陳善後十事遂經畧大同修守要害測虜情預戰守凡疏一二十上上悉親爲裁定不下部議虜去遠博以大同川原平衍虜騎飄忽艱于防禦乃聚糧具械分布修築躬自勞來獎勸于是案牛

心等營寨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濟大壕二各長三十里欄馬壕六十四道凡五十日工報竣嘉博功大完速降勅獎勵賜白金文綺隨諭輔臣曰宣大博理已平一歲可見凡事無人之效又曰博盡心邊務方在理中以來冬回部爲宜朕意須加以一秩乃加太子太保兼右副都御史虜酋有呼素者故稱魁桀時以輕騎抄我邊博計擒之并斬其黨十五人因分銳兵襲擊金塞虜營多所斬獲虜徙帳遠去邊警益稀乃議築翁萬達所創大同長城列上修邊四事大約計費二十萬金請內帑者十一上覽疏謂輔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比他動以四十萬用大不同各鎮妄費誰肯一言及者博聞感泣會虜入藹鎮督臣被收廷議移博鎮藹上然之時當防秋卽日趨居庸道上經畧宣大及時總理十事旣入關調度諸將魯聰等畫區分守而以副使等官李尚智等監之下令曰某月日時各營據牆舉火爲號某日某時如之凡擺邊耀武者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徑千餘里不絕炮火之聲遠邇響應近塞夷衆走報諸會時刻不爽諸酋皆驚終歲不敢近塞上召博還部加少保當是時嵩父子不俾博入屢沮之上特旨召博復特

旨加貳孤當。惲浙江總督胡宗憲者父事諸。南海賊爲亂宗憲計擒其酋王直嵩欲因事侯之博執不可請下廷議禮部尚書吳山與博持之宗憲重不侯嵩與其子世蕃憾博甚是時上久不接羣臣操下益急博屢犯嵩慮爲所陷夜宿外舍以待不測然上殊知公一日諭吏部曰朕聞自博入胡虜日伺邊外求幾戎政缺人又諭兵部曰戎贊之用須如博者會各邊屢有奇捷法當叙本兵功博不自言上皆錫銀幣繇是嵩乃不敢復構博博一品考績賜羊酒鈔銳校柱國勳并以勳贈其三代上異數也尋詔支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揚

一品俸四十一年虜將大舉寇薊謀報甚亟上曰自博入我恒慮邊今秋必擾早策遏之博申飭邊塞使命終釋而薊總督某者殊易虜乃東巡遼陽博拊几曰虜氛甚惡亟徵各路兵協禦猶懼不濟顧引重兵去遠徵是假之便道也今茲敗矣日夜十餘檄趣之旋虜已潰牆子嶺入矣虜薄近圻火光燭大內博夜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尋引去是時嵩先已得罪去博再入本兵且八年籌虜等倭心力焦勞南北報功捷無慮數十次皆推功文武大臣不自爲伐四十二年兩考再歷一子入監疏辭上不許曰茲用酬功

且以曠世明年吏部尚書缺特簡博未幾上崩穆宗卽位博首請錄忠諫舉遺佚奏脩平宸濠功令新建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又以中外遷陝太驩政多苟且請漸爲久任法並得施行明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歷一子入監讀書博在位久左右倖臣皆不便之時時謫博於上博歷辭歷許之又明年以覆留都御史龐尚鵬有旨詰責博請謝去大學士李春芳尚書劉體乾等及兩京科道交章奏留不報已而左右譖博者皆得罪上知博無他又明年再召爲吏部尚書治兵部事力辭不許是時西虜已納款九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揚

防禦剿還爲急博奏徵浙兵九千人復奏遣清軍御史徵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脫伍軍悉詣薊鎮以實畿左尋解歸神宗卽位召還吏部時一品滿四考賜寶鈔五子貢肥孥三上尊三十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歷一子尋覃恩贈三代如其官蓋以兵部臣一品四考惟博一人尋以疾乞歸再疏許之時博子俊民爲太僕寺少卿俊卿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詔皆許扶侍歸葢殊典云歸之明年卒年六十有六計聞輟朝一日諭祭賜葬贈太傅諡襄毅歷一子中書舍人博豐鬚偉貌音吐洪暢每談及生平履歷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士

譚

運事與夫九邊阨塞險要兵馬錢穀盈縮堅瑕今昔登降之故慶慶如指掌遇下有恩所至多見思每朝四鼓興危坐待漏祁寒暑無二雖位益尊益恪慎俊民仕戶部尚書俊卿武舉第一人又俊士亦舉進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父鎬以貢爲王府教授綸爲人恬澹好黃老言嘉靖中以儒士中鄉試連登進士授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居久之倭寇苦東南諸郡轉薄南京城門閉者三日綸一再募壯士五百人逐之雖未能撓寇然當事者指目綸爲知兵是時台之僂居黃巖新中寇郡兵幾萬人皆懼懦

譚

綸

爲

台

知

府

至

則

簡

習

精

卒

千

人

一

捷

于

柵

浦

一

捷

于

北

嶺

一

捷

于

楊

沙

溪

皆

在

旬

日

間

以

此

益

知

名

就

選

浙

江

副

使

爲

巡

海

使

者

綸

悉

散

諸

徵

調

一

意

練

士

著

倍

餉

備

器

械

厲

威

信

必

誅

賞

教

之

三

月

部

士

皆

爭

命

死

敵

而

會

督

府

剿

王

直

黨

於

舟

山

兵

相

距

十

月

莫

敢

動

綸

伺

賊

登

馬

岡

急

擊

潰

之

明

日

攻

何

家

覆

又

大

潰

之

黨

無

留

未

幾

犯

桃

渚

綸

急

无

桃

渚

已

又

殺

海

門

陣

者

登

城

矣

綸

急

率

衛

卒

搏

賊

又

扼

賊

海

門

之

南

北

路

遇

之

於

新

河

追

戰

之

南

灣

浙

中

寇

盡

平

陸

參

政

轄

海

事

如

故

當

此

之

時

江

南

平

賊

功

惟

綸

與

陸

參

政

轄

海

事

如

故

當

此

之

時

江

南

平

賊

功

惟

綸

與

陸

參

政

轄

海

事

如

故

當

此

之

時

江

南

平

賊

功

惟

綸

與

陸

參

政

轄

海

事

如

故

當

此

之

時

江

南

平

賊

功

惟

綸

與

陸

參

政

轄

海

事

如

故

當

此

之

時

江

南

平

賊

功

惟

綸

與

陸

參

政

轄

海

事

如

故

當

此

之

時

江

南

平

賊

功

惟

綸

與

陸

參

政

轄

海

事

如

故

當

此

之

時

江

南

平

賊

功

惟

綸

與

陸

參

政

轄

海

事

如

故

當

此

之

時

江

南

平

賊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理戎政明年以尚書理戎政是冬予告又明年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時三鎮賈市峻北虜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平遼左征逆酋王杲及平虜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廢子二益俸一加太子少保錫麒麟蟒衣各一襲亡何卒綸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綸兵間綸亦始終以兵事自表雖無所授輒鈴勞勳運量若玩弄夷虜掌股上其志慮忠勁即圍傲靖謐常若大敵肘足發極計慎畫猝有警輒欲奮蹕爲士伍先不敢晏處嘗言國家欲破虜者必得人爲總鎮將兵十萬東西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碑

來擊無畫地自學或時出塞搗虛庶得志又欲圖復大寧安勦遼西稍移鎮偏關犄角宣大庶幾銷虜無大舉綸少時好黃老其後入官家居聲伎自奉增損海內曲調儷之和平號四卒腔至今優人皆用之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諡襄敏追叙羅旁功世一子錦衣百戶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樂平知縣表樹風聲政教大行召入爲御史命覈新直軍餉發總制胡宗憲監軍鄧懋卿冒破之奸語侵相高茂中奇禍事竣復命稽執奏如前出拔河南強宗縮

解食邑三千戶印綬丁艱服闋入掌河南道理考察事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尚鵬疏救甚力且劾及輔臣郭朴尋按浙江浙江賦民大抵皆本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延審諸役日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襲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即富者按田按田而率有加畝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四

題

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或逃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額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擢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一一二則身家亦破碎生平構聚五百千朝居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寵雜稠豚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哭於是每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諛者相唇齒而民病極矣尚鵬知此已久既至乃破除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額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千率出若干錢與秋

租歲金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以顧人給銀帖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輸二十分眇細易辨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播弄用詔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促巡撫勒平紀驗其功次釋出幼少者千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取利占據相格開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浙中排門香燈淚泣攀挽尚鵬車中亦淚下也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

名山藏

卷之

臣集記

十五

聖

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恩驄驛殺人御史以仁賊私狼藉并劾給事中齊陰瓌邊餉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遠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虜巢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叙又上會計錄言從古征斂煩多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親視邊方生靈愁苦幾欲繪鄭俠之圖讀者咸壯其志次甘州爲御史都永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龐君能臣特疏保畱少輔高拱不悅傳旨切責劾博

致仕尚鵬落職九卿科道疏畱不報萬曆初博召用尚鵬亦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復相論者俱得罪尚鵬移居正書中救居正不憚亡何坐報最以簿書年月少誤被給事中陳三謨參奏回籍居四年卒三謨居正黨也尚鵬忠介慷慨有才有膽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譏疑海內縉紳倚重焉天啓初諡

名山藏

卷之

臣集記

十六

聖

臣即曰楊博譚綸尚鵬皆一時能臣博給善治兵尚鵬善治賦而楊博在嘉靖朝尤爲主上所倚毗可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鞠躬盡瘁君子矣

葛守禮

陸樹聲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山東鄉試第一遂爲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郡守訟鞫無驗悉論出之大吏易守禮儒生耳何知史已吏以他疑獄試守禮守禮平亭盡允大驚服擢兵部主事郎儀制寧府既除弋陽王攝寧事請得置旗尉如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繼寧耶出爲河南提學副以論士兼德藝遷山西參政冀南兩郡藩宗基橫至

匪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徙署於他治者守禮至仍故部署彈壓兩郡悍宗皆斂跡陞山西按察使馬代寧府間居民多自墾田或告晉王曰府中牧地也王奪之居民譁謀備兵守禮法其首難者仍歸田於民令有司歲收其田租抵宗祿陞陝西右布政轉左秦王亦以牧地故利民田立石其壘上民爭訟不决守禮什墾石告王以晉事田亦復歸民入觀佐計所署卑冗吏老疾失真者輒與門吏部尚書曰若是則計簿外耶守禮曰此皆去省會遠第取具文書實未嘗見其人今乃見之外在某也陞副都御史巡撫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南尋陞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改吏部右侍郎三攝部事大抵綜名實振淹滯抑僥倖銓法多所更定而貴勢皆不便之陞南禮部尚書相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以地震請考察廷臣分三等爲去爾守禮以袁庸罷留一等則吳鵬趙文華嚴世蕃諸人時論譁然隆慶改元起戶部尚書時國計拙甚守禮請益鑄錢以便民平估以便商尋徙南工部尚書以母老終養母沒服闋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爲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察務絕朋比黜儉壬一歸於平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生受財及酷烈者劾

繫詔獄窮治吏爭自祿濯矣久之以老力求去守禮立朝四十餘年侃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絕不伺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爲隱情在隆慶初相高拱以藩邸舊臣當事快恣相徐階積不能平百計逐拱白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及六官之長各率屬疏劾至臺省庶官交章論奏穆宗故眷拱兄拱彈章滿公車不得已策罷拱守禮時爲戶部尚書獨不論拱戶部左右侍郎徐桂老拱同館也劉自強拱里人也詣守禮請守禮不應曰人各有見某自見不論高公耳何必同兩侍郎不得守禮疏乃自作白頭疏上之守禮自求罷居二年拱再相德守禮召用之時自強方尚書刑部拱從容語曰向者公疏可無白耶自強曰疏之不自白今日安得尚待公拱曰昔公棄不佞耶守禮卽以見德於拱得復用顧見拱快恣如故終不附麗之拱亦少疎矣其後拱坐王大臣事守禮又與楊博力周旋於張居正所人以此稱葛公長者守禮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人世雕靡畢年五十時其妻爲之求侍姬而強之守禮召姬侍姬直當前守禮卽拂衣出旣數年妻召其姬家逐之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劇東省譏新進士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吏用故事召戲不收曰守禮以告相殷士儋士儋  
人也守禮面斥御史士儋曰某實命御史守禮曰其  
疏禁安所得旨旨實擬內閣公自矛盾耶揮出之左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孫曠亦萬曆中舉山東  
第一成進士

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陸宣公之後也其父始孩而  
孤鞠於外家從母姓曰林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爲  
林姓至隆慶初始改云樹聲少貧與其弟德同出爲  
贅婿登第六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  
罷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樹聲爲第一自其爲吉

名山藏

卷之

四林記

十九

四

士移疾歸里其後告滿詣闕相蒿柄國官無大小皆  
有定價而館職尤重蒿子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  
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曰當以翰林子陸君樹聲謝  
曰翰苑本不敢希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  
謁次相張治樹聲座主也爲解於蒿蒿曰彼陸生者  
何其徑庭治曰蠢人也不足與較蒿乃令出試以南  
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治乃爲樹聲  
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一翰林介之謂蒿樹聲往  
至門則治所遣持金幣者已在蒿門下出刺授樹聲  
使自爲獻樹聲大愕怡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入一

揖卽出終不出刺蒿送二人出見持金幣者立門左  
問爲誰樹聲曰不知竟出蒿大恨樹聲授職未幾又  
以告去矣數告數起歷南雍南部時徐階當國樹聲  
同里人也落落穆穆萬曆改元以禮部尚書召驗年  
與內閣居正持前輩禮甚抗又以論事不合復稱疾  
求去二十六年樹聲年九十守臣以聞天子遣官存  
問加秩一品爲太子太保久之卒諡文定樹聲居嘗  
閉門宴坐焚香嚬茗啓處服御笑飲在所休休然其  
和光綴接里之執經問道與士大夫東西行禮於其  
廬者不擇賢愚少長皆意滿去王錫爵稱其道不若  
空而禪不標幟而儒不垢俗而隱弟樹德都御史以  
方嚴稱

名山藏

卷之

四林記

二十

陸

鄭世威

吳 嶽

譚大初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方總帥  
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子鄉既成進  
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  
脫章句禮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  
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相  
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  
者曰相國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

耳門者開中門乃入相言未子也汪巡撫玄錫偕相  
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視詞乃  
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  
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  
時分宜黨代言族黨譏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  
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傳將改論世威持之  
不能奪也能懲副者嚴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  
世威驚以賑饑能持相手書求諫不得遷四川參政  
念分宜終讐已投劾歸歸而薪粲不贍耕鋤自力且  
十年分宜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清贖錢備度賑且謂升石而  
徵之筐篚而磨之是奸國法也取盈于公庖而尾閥  
于權門是奪民命也纒纒千言讀之惻切至有欽以  
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  
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  
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于心曰心嚴師爲師  
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  
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媚寵是耻辭榮寂寞之野杜門  
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戶部主事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階  
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  
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  
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  
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  
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掌其謬  
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  
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  
改刑部侍郎會有詔誅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  
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

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爲郡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  
之道望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母有不孝弟毋怙修毋  
鬪狠毋惡聲聞里中毋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毋途  
行別民善惡於庭善申明二亭置社倉設社學藥局  
鄉約朝聖視學講經義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民化之  
守保定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胥吏隸卒以  
至市猾田疇無敢越軼皆若通貫爲一心保定繼來  
爲守者唯有嚴清與嶽並名而嶽德及民尤深且厚  
累官左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嘉靖末年見相嵩虐焰  
移疾自免屏居南莊湖上茅屋薄田粗終居食日惟

披閱禪經默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留設食不過數器脯某居太半殊不出謂謝時遊行跨蹇聽而已或諷其矯獄曰某罷吏居家未嘗一用邑中夫役自覓輿夫力又不能老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適非收矯也既數年相嵩罷徐階當國起獄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郵遽持檄喧開獄宅僕入言狀獄方跌坐行氣搖首且止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索檄觀之擲不更視親友從吏乃出就微一時士論翕然得人隆慶初大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獄詣政府抗辭曰請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敢留之否公母傷國體也閣臣悚然疏尋下既還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獄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務節儉以變風俗爲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守廬時以艱歸途次陰雨持廬蓋以行至家泛之歸自南都廳事不備假僧寮而見客卒賜祭葬諡介肅

譚大初字宗元始興人嘉靖十六年應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帑連登進士出跨蹇驢而已以憂歸赴選授工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起補戶部選爲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冊封饒遺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

民枉抑視權勢貌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類爲疑大初曰失類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革冒濫撫院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嵩親黨屢奪八產大初廉得實悉罷法秩滿年僅五十具疏乞休不許擢廣西參政桂林勞米價湧請督府開倉發糴便宜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值妻子連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年召起河南右參政連擢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奉詔書不敢復辭穆宗卽位疏乞以參政致仕不許晉工部侍郎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貴戚權璫侵民田土必躬覈復悉歸侵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四

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休不許轉南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仕家居田不滿百畝讀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賜祭葬閩人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入粵中譚大初及汶上吳獄也子音以貢歷上石西州知州有廉直聲

名山藏卷之

臣林外記

晉江何喬遠

志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君即神聖無過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基陶安諸長者高皇帝立法賄諂重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凡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鑒之前古爲子孫者遵行其所立維持其所廢雖有辟王可賴前皆建文君憫然皇祖之典刑騷騷三代周官之治固已遠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徒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一

區區名號位分之閒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所存君子之道施歸親始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姓建文君隆恩廣大寬通之理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而卽位半歲周齊湘代岷死徙四迫豈不曰晉王廢周王遷潭王殺高帝爲之矣父可得諸其子者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父乎主人之居室也無以取侮市道之人突然闖其家可閉門而鞭撻之童子持杯羹自喜惻然恐其傍人有欲之之色不奪之亦戲之矣天下之事大之足以制勝畏之益以名敵以暴與人使得爲詞者乃有國之深弊惜乎齊黃諸臣

過謀之君過聽之也今天能以祭器祀其先人者一有子孫不享其胙飲其福酒主人必以爲耻曰未廣其先人况夫富四海有天下者哉鄙人何知天佑命者爲有德其閭宮自焚子弟不得終先人血食新焉非不幸矣然而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輟不操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村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直可以效攻殘今不徇溝瀆之諫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戮既醢後烈方遘且欲以其九牛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二

之報矣人有兩妻人誅其長者長者嘗之誅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人則取其長者故夫陳植以遇害得葬李貴以不諫受誅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夫諸君子者亦文皇帝所欲得以爲臣者也兵部尚書齊恭者初名德深水人太常卿黃子澄者名提以字行分宜人也洪武末年雷震謹身殿上禱於郊擇九年亡過者從恭以禮部主事與而子澄以進士及第選東宮伴讀上址重此兩人久之恭疎兵部郎中進爲侍郎而子澄爲太常寺少卿上聞



邊將齊泰盡能舉其名邊方要害處所甲兵幾何泰出簡袖中甚悉上奇之以爲兵部尚書及大漸受顧命輔太孫太孫卽位爲建文君以泰顧命子澄舊學信之使參機務凡止諸王母會葬高帝王屬三護衛不得節制他文武吏有罪國輒除其說皆自泰子澄發之周齊相代岷相繼煽動泰與子澄請從周代二王於邊降齊岷爲庶人責討湘王王懼焚死成祖時在燕邸威形出五王上齊湘之辭連燕燕王亦削讓泰與子澄日夜謀翦燕矣燕王見五王者不得自全又聞密詔且見叔乃以高皇帝訓起兵檄天下索誅

名山藏

卷之二十一

臣傳列五

三

齊書

奸臣於朝坐泰子澄爲首建文君使耿炳文李景隆等先後南出皆泰子澄居中調度景隆數敗燕兵日振建文君則陽逐泰子澄謝燕陰使居中如故燕固疑之不罷兵已而盛庸捷東昌建文君喜召還之已燕兵急則又竄逐籍其家謝燕燕謂帝終不明誅泰子澄益治兵如故居亡何燕渡淮泰子澄捧詔四出募兵而王已卽位皇帝下今有擒奸臣者爵三級烏從者二級首擒叛逆者二級烏從者一級所懸捕凡二十九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

名山藏

卷之二十一

臣傳列五

四

齊書

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純侍郎郭往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鄒陽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茅大芳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子澄至蘇約其知府姚善勸王聞都城破乃謀入番求兵道見獲而齊泰募兵廣德辱其白馬欲更出他郡馬勞辱汗亦爲人所得上皆族誅之籍其妻女姊媳教坊群亂以教坊子弟僅泰一子六歲得給配子澄一子變姓名爲田經以免其後二十九人者王純鄒陽黃福尹昌隆張統服罪見有餘皆誅又其後增奸臣名合前五十人而徐輝祖葛誠周是脩姚善鈺鉉等烏之首仁宗卽位曰方孝孺諸臣忠臣也其姪屬發教坊工匠軍伍爲奴功臣家今有存者悉赦歸給還其田土泰子歸其一女在教坊時詔舞陳儀陰畜以姝子至是嫁良家而田經亦復其故姓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有賢以功爲撫州守禦百戶迪幼個儻有志操洪武間辟郡學訓導爲郡大守草表賀萬壽太祖覽而異之久之薦通經除翰林院編脩累遷侍講出參議山東摘煌弭盜東人德焉久之

丁內艱奪情爲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蠻亂廵用土兵擊破之建文君卽位徵入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會永旱廵請命法司擇廉厚吏分詣郡國審覈獄囚所在招撫逃亡免其賦皆見施行加太子太保予兼休辭靖難師起受詔督軍儲過其家門不入及聞變赴京成祖責問之嫂罵不屈遂收其子鳳山等六人同日棄市鳳山隔刑而泣廵怒叱之罵成祖成祖使脇六人者鼻古嘗廵曰悅口否廵曰是忠臣孝子之肉云胡不悅喪人口者其有在矣遂俱死死姻戚連坐亡算廵死人從衣帶中得其詩及五噫之詞蒼頭來保拾廵骨歸葬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投諸湍成化開寧國通判陳紀具衣冠重葬之碧泉山郡人私謚曰靖獻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師事宋濂尊上其學兩薦入官太祖讀其文奇之與之宴使覘之岸然自異太祖曰老其才可以遣嗣君以爲對獻王教授獻王恭儉好儒尊重孝孺甚表之曰正學建文君改官制翰林增文學博士一人以通經博古者充之孝孺自侍講學士任其官爲特選一時詔命猷議無不倚孝孺孝孺之平生傑然必爲君子也賤文章而

貴道德耻刑法而尊教化虛無不覺明聖學教陳王道當是時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孝孺亦自以遭遇時君當世無二魯然謂三代仁義禮樂爲必可師田必可井閭必可比刑必可措何其勇也哉嗚呼天生用世之才亦艱矣通今之士多循好古之士多迂故夫時平可以興治世急可以撥亂求之不窮者命世之豪傑也以孝孺之自持如彼其高過主如彼其信今遼高皇帝之遺脩明其政教醇厚其德澤其君虛已而聽之悉以高皇帝餘烈可以成化惜乎好古太堅求治太銳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數千年之世道而皆必自己出余讀其所著深慮治要官政民政諸篇大要謂善治民者以仁義禮樂爲敷臬慶賞刑誅爲鹽醢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見吾法之可畏則已爾信斯言也誠揀時之良藥矣易名號改官秩其事不足以興政教願亦秩小前人而紛更高皇帝之制先王之道仁義禮樂莫大乎親親在廷諸臣可以得建文君者莫孝孺若也而刻削太驟至於骨肉嫌猜生生蕭牆之禍尚晏然講周官之法謀及行閒割地而始窮又何踈耶抑天之所廢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哉建文君既亡孝孺斬髮夜哭成祖待以

不死不屈擊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

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詔使出之孝孺持服入見拊膺辯足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母自昔予初心欲輔成王如周公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孝孺曰獨無其遺孤成祖曰國有長君社稷福也孝孺曰獨無其介弟戚祖曰先生休矣吾家事耳趣爲我草詔孝孺大書云云擲其筆口死卽死耳成祖曰卽死甚善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遂命裂其口至兩耳復錮之獄大以其朋友門生每叔一人輒示孝孺孝孺益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二

方

顧乃盡殺之然後出磔之市臨刑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餘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今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凡刑七日乃亡宗族親戚朋友爲孝孺誅者千有餘人古今成仁之禍烈未加此也嗚呼成祖威武宏達求士如饑渴今孝孺與三楊蹇夏諸人樹勳當時固將列羣鼎勒景鍾又今稍掩剛愎以存堂陛之詞亦可及身而止死者埒於市矣猶然轟雷霆起水火如枕席其心有所必然也孝孺死浙東之仕於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獨多於天下故夫行有勸而德有風孔子曰志士仁人

其斯人歟其斯人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新淦人其先居淦東東山父信徙三洲上善爲詩洪武間以起居注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寧遊淦庠與金勿孜相善相謂曰千異日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洪武十八年以進士入對上發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錄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朕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徵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心腹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人

續

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才下士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永不克已彰君之惡若非眞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既承朕命委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始舉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之難詞草茅之陋謀之可謂廣求之可謂功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

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五

以區區小故而卽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之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興天下之學較育天下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立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略于終能勞于先則可逸于後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于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帝覽而善之擢第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

後翰林院脩撰子寧性資英邁至是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其居母喪力行古禮服闋除翰林院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陞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尋遷左副都御史會御史府成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李景隆出師亡功召還子寧從朝班中執景隆數其觀望請誅之不聽于寧憤激叩首臣備員執法不能爲陛下除賣國奸臣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母赦臣因大哭請死建文君爲罷朝燕王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衛府紀善周是脩上書指斥當事誤國下群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十

臣議當事者盛氣詬兩人于寧曰國事至此尚禁人言乎諸公第勉之而已成祖卽位縛人見語僞彊不止使斷其舌于寧探舌益大書殿輒不遜益入於輒有隱隱色遂命族其家姻黨被誅者百五十一人戍塞者三百七十一人女瓊瓊入浣衣局宣德中赦出子寧死百餘年胡濙割淦三州爲峽江縣峽淦人爭祀于寧至貽書相詢臨江太守乃使二縣並置子寧祠子寧有後在長樂天啓中叙忠臣之裔官其孫孫夢子寧來語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學於元黃昇洪武二

十四年以會試第一對策大廷太祖覽而嘉之復擢  
第一繇翰林歷尚寶司卿禮部侍郎革除開增侍中  
員次尚書以親爲之仍掌尚書事觀與方孝孺並爲  
建文君所親靖難兵起獨觀草詔告天丁及渡淮銜  
命徵兵上游諸郡舟抵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  
妻素貞其死矣夫招魂而祭之至建德聞曰宮已焚  
失帝新皇帝帝三日矣親謂舟人曰羅刹之磯湍棹  
可鼓也至磯服朝水東向再拜投湍死舟人撈之得  
其目棕珠系成祖捕觀急人以其帽系獻成祖疑觀  
或尚在族其家逮其姻黨百餘人而觀妻翁氏城破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二

時果死翁氏者池口人成祖登極而問重曰尚重者  
誰也已知爲觀命執其妻子得翁使象人妻之象人  
將翁至家出市酒脯欲與成婚翁攜其二女及家屬  
十許人自湛通濟門河

胡閻字松友鄱陽人嘗題詩鄰君廟太祖征漢時見  
而奇之問知爲閻名立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建  
文中以直諫著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數與齊  
泰等圖困燕王七月不屈誅一子論死二子成邊  
妻配象人女郡奴錄教妨煎墨汚面誓不辱後遇赦  
歸食無依止閻里姚資遺焉曰其父忠年五十六終

尚處子鄉人私謚曰貞姑萬曆十二年恩詔至鳳自  
縣庭捲入雲中久之仍歷故處人謂閻英爽尚存  
鄒瑾吉永豐人爲大理寺丞監察御史魏冕瑾甥也  
瑾議論磊落而冕勁直有聲靖難兵至城下都督徐  
增壽私謀開門應熱瑾冕與同官十八人者梓增壽  
於朝大呼請戮聲聞禁中宮之焚也或謂冕迎附冕  
厲聲曰使吾二人改其臣操以事明君必所不庸不  
如死也乃皆自殺

郭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仕戶部侍郎  
治粟足軍興不屈誅子二一坐死一成廣西三女給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三

配於象人

盧迥或曰珙僊居人喜飲酒歌詩不屑曲謹以戶部  
侍郎不屈長誣而就刑

侯泰南和人以刑部尚書轉餉淮濟諸郡至高郵被  
執不屈文皇卽位誅弟敬祖子玘皆坐死妻配象奴  
子京兒繫獄不知其所終

暴昭潞州人洪武初縣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耿介  
有峻節歷官清儉布衣麻履而已建文初以北平參  
政防燕又以刑部侍郎充採訪使於北平又以刑部  
尚書領平燕布政司於真定成祖卽位昭出亡被執

及見則大罵命誅之按齒截肢不已也斷首乃絕

茅大方名諱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爲人敦大和雅不諂不亢僻典教本邑以考績入對高第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之董仲舒曰亦王相累官副都御史寓詩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八月與其子順章道壽同日棄市久之幼男文生亦論死有孫二人俱死獄中

陳繼之昔川人爲戶科給事中多所建白內難平不服誅父母發充軍道死妻十配象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十三

所不與燕力戰者露勃之靖難後坐逆黨死家徙邊曾鳳韶廬陵人爲監察御史燕王入覲蘇肇道不拜鳳韶廷言殿上宜展君臣禮宮中乃叙親親朝班肅然建文君欲使燕亡往者鳳韶請行至燕燕軍不納用鳳韶致詔靖難後鳳韶方在家召復爲御史不起尋加侍郎又不赴爲憤詞刺血書襟曰死或有知可以不媿吾鄉文天祥矣因屬其妻李氏子公望斂我必以襟母易也遂自刎年二十九李氏亦遂死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以明經薦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齊泰黃子澄等調度兵食東昌小河之捷拉

用度策壬午成賀縣坐出不遜語夷族

高翔朝邑人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監察御史多所論奏成祖名翔翔喪服入見大哭遂族之沒其產發其先墓雜燒以大馬骨揚其灰加賦給產家曰今世世怒翔也

宋徵不知何許人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有罪藩王籍諸王皆怒耿炳文李景隆戰數敗徵謂其有貳心屢與盧振謝昇牛景先請誅之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孥而振昇景先亦皆死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少讀書山中嘗夜歸驟風雨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四

道趙虎謂咒牛馮之比至門虎也洪武中以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好直誅官乘間爲太祖言諸王服乘踰制宜裁損太祖笑內之歷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請徙之南昌建文君大驚寔其奏袖中曰燕骨肉王室何得爲此言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敬半安英偉談論峭拔讀書上行俱下過目不忘傳通天文地理律歷兵刑諸家成祖亦知其名旣入使召之曰前日謀徙燕者非爾也乎敬曰然故帝誠以臣謀徙王王故王爾帝終憐其才繫之獄使諷之終不聽姚廣孝曰昔者夫差不殺范蠡蘇秦滅吳王衍不

殺石勒勒終死衍敬誠見用上。有今日邪乃斬之。其  
其三族臨刑從容歎曰：敬備員大臣，變起宗親，無片  
等半畫負故主。地下敬罪浮於死，既死屍經日如生。  
成祖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誰得一卓敬厥後，綸脩  
劉球私諡之曰忠貞。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初與楊太中  
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辭還久之。薦遷居訓導，陞  
漢陽知縣。建文初召為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又言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若醫去疾，若農去草，  
急於去疾，或傷體膚，嚴於去草，或損禾稼，體膚疾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五

宜燮其血氣，永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以  
數千百言靖難。師渡江，叔英募兵，廣德、開都、城、破、仰  
天慟哭，夜留題儿上沐浴，具服書絕命詞，衣裾開口。  
經玄妙觀之，銀杏樹下妻金死，獄二女死，井中弟元  
默變姓名匿市，賣為鄉人，企寬所議告成。祖補斬之，  
劉其屍。然世不誦於後世，絕冷詞曰：人生寄世，如  
夢如電，見無日，即空在。多遇難，有志未及，竟奇  
命歸九泉。當聞與齊，鍊死百。易論兩果，豈不且所  
連極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翰林院左春坊太  
子贊善，居沃甚多。高帝美其剛正，改爲御史久任之。

十餘年靖難兵起，與御史姚鏞相誓死。廷臣有二者，  
輒露章彈奏，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成。祖詞色不屈，  
命收之，引頸受刃，有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譚翼字南宿，大庾人，身長七尺五寸，慷慨剛毅。洪武  
十八年進士，授龍溪丞，未之官，彗星再見，求直言，翼  
疏論時政，語涉諸王，上怒，謫戍南寧。久之，稍內徙，隸  
奉議。建文二年，薦復原官，道陞龍溪知縣，尋擢兵部  
郎中，與黃子澄、練子寧相籌議金川之難，同諸郎署  
赴火死。妻鄒子仕謹，俱自縊。

巨敬平京人，初爲監察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  
部主事，清慎有聲，見成祖不屬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六

石齊黃陳方，練黃胡鄒魏郭盧侯，暴芽陳董曾王。  
高宋卓王，建譚巨二十五人。

張昂澤人，洪武中以人才舉建文，間諸藩不靖，齊泰  
請選朝臣有物望者，出守藩。昂以禮部侍郎掌北平  
布政司，左布政與都督謝貴同監燕，其時都督宋忠  
屯開平，耿璘屯遼東，左僉都御史景清嘗參議與昂  
貴皆智將望臣，一時所特簡。昂至燕，王召與忠等宴  
之，而使相工袁忠徹執壺私視五人，相宴罷還，報曰  
臣視五人者，皆不長。張昂五小蛇步謝貴，氣促宋忠。

五大短而昏耿獻顛插髮色類飛火景清身矮聲雄  
是皆當刑曷居北平以訓燕爲事燕王稱病三月曷

欲言恐泄乃托行旁縣密屬奏成絮其草袖中

久如廁以絮室壁鑄小吏李友直奈亨竊窺之

壁鑄絮居無何詔與謝貴逮縛燕校尉密旨且如

及直懷其草絮密旨與奈亨亡入燕府中見燕王

殿下尚坐此耶王曰何者友直曰當順天應人矣王

叱曰狂夫何妄言二人具道姓名出草絮密旨獻曰

朝使至矣燕王怒逐出之則皆叩頭臣等非異間謀

而誠歸殿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朱能曰信夫

名曰燕 卷之七 原林外記 七

擒曷貴餘無能爲也王乃伏士端禮門召曷貴官校

縛矣則取去曷貴信之皆入至門門者止其從內曷

貴伏出擒焉都指揮彭二馳市而呼兵亦爲燕將所

格殺曷貴竟死既靖難族曷家林連其親戚法司以

程亨者五人見成祖曰張曷之親與鐵同頑直須殛

治耳命引出生燒之其後上數夢曷爲厲搖曷屍燬

焉

馬宣北平都指揮張曷謝貴既見殺宣巷職不勝走

薊州逆戰不利還與鎮撫會藩守薊朱能張玉諭之

不下擁衆攻之宣潘敗皆不服死宣尤屢罵無虛口

事聞建文帝棄郵焉而又有都督彭聚孫太者皆以  
力戰敗死於懷來

朱鑑以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師至諸將悉屬獨鑑結

國見執燕王使磔之至死無異辭建文帝聞而厚其

卹章

右張馬朱三人

景清本狀姓真寧入側儻有大節讀書不再目清

時則全生有書其妙重困求之同舍生許以一夕

白祭酒祭酒其能舞謂二生集其辭者爲其書清

謂如流而面同舍生皆慶祭酒曰固是清書携出乃還

之口見若太洪武二十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

名曰燕 卷之六 原林外記 六

院改監察御史久之署左僉都御史訛其奏對而更

之朝生下獄旋赦建文初署北平叅議燕王與語悅

之及卽位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常

坦伏銘刀以朝先一夕者太史奏文曲星犯帝座甚

急旦清衣緋衣入上固疑之有頃默然而前左右

之得其銘刀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帝

卽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扶其齒

且詢則含血前忿御衣上益怒剝其膚刺之以錢帛

以錐置膚械繫長安門上寢夢清環殿迫劫之旦日

羣過長安門清肩前者三上曰尚欲劫我耶赤其族



相夷其先墓籍其里轉相板築至數百千家命之曰蔓刑

鐵鉉鄒州人或曰色目人以國子生擢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高帝愛之字之曰鼎石亡何有言燕府人者法司不能判使鉉立判之高帝喜凡疑獄具屬鉉後出山東參政建文二年給儲劄輔佐李景隆軍德州景隆敗鉉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待哭與徐凱盛庸定計迎景隆濟南城景隆復與燕戰敗城下還奔入城燕王圍焉射書招之生員高賢寧者射荅王以論論曰周公輔成王燕固圍城不止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上

水灌之濟南困鉉乃詐為降而約其壯士伏闕壓燕王以鉉捷幾得燕王語在革除紀燕攻城壞數版鉉則夜募監帛裏以韋席書白如縫若城成而潛版築於幕內又急則奉高皇帝像於樓櫓之間燕矢石皆不敢逼竟捨去是時鉉蓋拒圍三月客說鉉曰北兵且南燕所守北平者皆老弱守將郭資書生耳永平保定名雖降燕其旁郡縣旋破旋堅守無歸心者燕趙恍惚多豪傑公引奇兵徑趨真定叔合資將直隸北平燕王必且還顧公傳檄徐沛間而自館穀北平休士待其歸與境戰常山勢也鉉以士卒久圍已

困南將多驚怯無足與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北兵不能越淮必還道濟而吾邀擊之耳乃大會其賓客募僚屬勞疾苦賦詩慷慨賓僚聞歌亡不作氣者亡何與盛庸出師東昌戰大捷建文君懷子金幣封其三世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軍壬午與丘福大敗燕宿小河南燕師震動燕王入帝鉉尚擁其殘兵人擒之反接以見挺然偕丘使挽顧馬賊且剿終不得其願乃裂而鬻之諄詎至死弗變父仲名母薛皆八十餘安置海南幼子福安戍河池康康工匠轆轤局女四歲與其妻同送教坊或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鉉女二同入教坊皆不辱也既長能為詩獻詩鉉同官同官以聞成祖釋之得歸於郎士高賢寧者亦被執入見成祖曰此射論秀才耶授之官固辭其所善指揮紀綱勸之賢寧曰君武人也我則不可上亦不之強放還年九十餘卒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洪武中以舉人領祁門丞兩轉廬州重慶同知皆以循吏聞久之遷蘇州知府蘇俗奢靡高帝嚴以刑其謫民乃乘而持怨家短長詬詆屢與善既至數數造請郡中賢士求問所以為治而自以寬仁惠和開導之蘇乃大化郡有處士

死無所歸其生見其應器不齊理無專之者平生不  
 親身奉母年七十餘先喪其妻妾母死費更不貲  
 此後述其孝行狀曰韓公諱亮字子亮其先世有  
 心學尤精於醫治世初深為之詞韓公字公望  
 世居少壯有少負氣節論天下事未與守臣  
 智相府上茂氣節論天下事未與守臣  
 知督府使使國公北征還隱居南園授使自給  
 十餘年洪武末詔求遺逸韓公起應召授中書  
 司務卿入奏道遇累年不能趨朝幸以從征將軍  
 客謙賜入奏道遇累年不能趨朝幸以從征將軍  
 上執政大臣初薦亮舉昌令歸而隱居以文才為  
 字有立法初薦亮舉昌令歸而隱居以文才為  
 善皆卑禮謝躬求之賓居委巷善自行叩門賓曰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也謹對曰知府姚善賓開門延語移時頃報謂府門外善聞還自邀請之賓頓首曰小人幸聞澹臺之教無公事不敢入也賓退善目送焉它日候奕奕避入山中善從之山中奕蕩舟而避之震澤之上善求不得歎息曰韓先生可謂名得聞身不得見也錢片俞貞木者址居南園善使吏饋貞木蔬吏致之片覺其誤也詣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乎今受府公賜不辭必有意矣吏還言自責善更遣往片所道意片對吏曰府公弘下士之風片卽枯槁岑寂誠所願見顧片州民也不可肅守帥月旦幸得迂府公學官

至期往善迎入肅爲上賓執經問曰先生幸教善芹  
曰明公以二千石之尊下布衣之士式閭維駒於今  
再見顧質經問疑直墨守耳方今之事有大此者而  
亦有急此者獨無意乎善聞言益喜舉身出席曰謹  
受教芹出一簡投善曰唯明府切磋商究之還視所言  
皆籌兵心異之居亡何靖難師起薦芹爲行軍斷事  
從征虜將軍真定而善亦日夜約常州鎮江嘉興松  
江四郡練兵爲預應給事中常熟入黃鉞者黃鉞字  
生員薦陞後宜興典史建文二年丁父憂歸居廬上  
入城邑除役助興以書招鉞鉞赴日奔父欲赴之不  
無及與方孝孺善孝孺嘗私造鉞語蘇常鎮江此三  
名山藏

郡者京師左輔而應燕之右臂也今北方有急公又彼中人三郡守將公寧習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鉞曰三郡皆要害鎮江爲最守者不可不擇鎮江將薨俊者鉞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不可倚蘇州守姚善仁心爲質雖慈惠有餘顧平居激烈有國士風緩急可當一面唯公留意孝儒喜因鉞爲書通善善得書慟哭自誓既而俊以鎮江降靖難師日迫善受詔約鉞出勦王既至成祖已卽位善麾下斌擒之入見成祖曰一郡守亦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各爲其主耳命磔之給其妻爲指揮紀綱家婢子繼隨母

節充軍保發匠項下獄死初善之擒也餓慟哭不食者累日既有言善入見款服已得宥者餓曰此非姚公所爲吾姑待之待之而姚公果爲此吾獨死報布直地下矣乃復食而待之已聞善死登翠川橋西鄉再拜哭祠之曰公與方希直爲忠臣吾敢後投橋下死餓死家人皆驚散不敢求其屍友人楊福具斂於溪循河而號數日屍出水中立福痛哭抱持斂而葬之於屏上

陳彥回字士淵莆人父立誠丞歸安留彥回於家侍養其祖父母已何立誠坐罪誅家孱無大小並隨坐名山藏

卷之三 目錄外記 三

遣戍彥回與祖父母從家中戍滇其弟妹則皆坐先達於歸安莫知所在行至荆夔間遇赦祖父死遂戍者哀其窮縱之無所寄食聞其鄉人黃積良官蜀乃與祖母往依焉蒙其姓更名禮久之以明經薦爲寧訓導累遷徽州太守治徽儒雅重篤徽人愛之至郡一年祖母死父老上章保留不得承重建文帝嘉焉奪情使莅事乃葬其祖母徽北山下詣闕自首出身所以并求弟妹存亡詔復其故姓名釋前罪不問令有司閱弟妹所戍籍名赦之禮還謂徽人曰吾故莆田前罪人陳彥回也因具道平生日向所亡命冒姓

紫耻而受祿者以吾祖母耳祖母沒固宜自請死上矜宥之恩大已何以報靖難師渡江彥回募兵赴援而事已定新安武卒興縛致彥回於成祖謬謬不服成祖誅焉取其妻浣衣局彥回在徽時望北山旦泣徽人哀之及死名其山太守山也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方勤王詔下出教募士極言大義識詭靖難兵成祖卽位磔于市

右景鐵姚陳松江同知五人

余逢辰字士章宜城人或曰鎮平人爲燕教授初聞靖難謀作書誡子示以必死兵起泣諫燕王誅之

名山藏 卷之三 目錄外記 三

黃魁閩人禮部侍郎古雅有文與尚書陳迪待中黃觀同事迪觀皆器重之靖難後不屈死

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或曰子昭字伯尚方介富經術學於方孝孺蜀獻王重之薦爲訓導累官刑部侍郎壬午被誅妻孥發配爲奴父母八十餘充軍男繼

紹續皆論死子昭有弟子義亦以薦辟起家歷山東僉事聞見死棄官避居丹稜民家蜀獻王知而憐之

命剪髮隱于僧子義曰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生二千各年數歲曰嗟乎吾兄無後天不絕胡氏二千當免

於難遂棄去不知所終

劉璟字仲璟誠意伯世子也偉貌豐髯博極經傳諳略之旨臨賊集丁香畝太祖使延安侯唐勝宗討之勝宗用璟策破賊還言璟於上上喜曰真伯溫兒矣拜開門使使立駕前賜之鐵簡以糾官儀都御史袁恭奏事支吾璟下殿以簡擊都御史項諸大臣皆畏璟欲出之會谷王之國幼上欲爲谷王置強相大臣曰亡驗璟者乃出璟谷長史今兼行視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璟至燕與燕王奕不遜于曰不遜我耶璟對曰臣可遜則遜靖難兵起從谷王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景隆亦不用其謀景隆敗還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五

家建文二年詣闕上言又不聽遂歸杜門稱疾成祖使召之臨行所親置酒祖道相戒曰聖上神武何止唐太宗公此行可不負所學也璟睜目曰諸君魏徵我耶吾志決矣及至授之官不從對上語猶稱殺下忤旨下獄一夕辯髮自殺死法官請緣坐其家成祖曰其先人有功予之歸葬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第三人爲翰林編脩陞侍講以直諫改監察御史革除閒改左拾遺與齊泰黃子澄等畫策防燕內難不被誅及家族德彝有姦匿其遺孤法吏追索之數兩孔見五臟終無

所承德彝因有後

韓永西安人或曰江山人爲兵科給事中豐驅美髯音吐宏朗論事慷慨靖難後杜門不出召之仕不應曰吾王蠲也遂生死

甘霖懷定人以舉人爲監察御史剛介敢言靖難後從容就戮子孫相戒毋仕也

葉希賢監察御史也或曰浙東人素侃直建文中屢言兵事靖難後坐逆黨死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父以誠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族死者平遣以誠負遺骨其家其家懼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五

不納以誠買地葬之通以貢入大學年二十三以誠死通聞喪徒步歸葬廬墓下毀瘠三年乃歸妻子至不相識通乃上書乞還祖戍詞奏愴切書奏天子憐之命兵部驛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相同上顧通曰識此人否通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異良久下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平死通復廬墓三年以舉人爲遼府長史靖難師起通從王來朝歸國草上封事防禦北軍凡數千言初衛士紀綱者倖於遼王通輒窘辱之成祖卽位綱人賀留爲錦衣衛後倖用事衆聞言通曩有封事詔械詣京師論死家人戍

邊錄其家得田數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而已  
時通府太守黃希范與通善詔書至時希范自輟郡  
素服不事事衛卒并捕至論死籍其家

蔡運南京人蘇貢士歷官四川參政以直諫罷歸起  
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思之

黃彥清或曰姓王不知何許人以國子監博士從梅  
賾軍坐私諡建文君死或曰列卿也衛命於行省聞  
登極詔至拒不納圖與復無兵乃死

右余黃胡劉戴韓甘葉程蔡黃十一人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中以文學徵乞便養得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梁教諭服除改濟陽爲靖難兵所執引臂從容詞義  
慷慨衆皆舍之歸則鳴鼓明倫堂曰諸生皆來堂曷  
名明倫仰吭而哭觸柱而亡省有子貞夔州通判亦  
抗節死寇難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  
行人司副改翰林院簡討善楷書召書御前他中書  
見上威嚴頗不能筆獨性善動止端詳稱上意賜酒  
雷禁中竟日累遷禮部侍郎建文君即位召問爲治  
之要性善手書條上具見施行靖難兵起以副都御  
史監軍靈璧與彭與明劉伯完王伯資等皆見執燕

玉遣之歸曰辱命罪也不可還見君朝衣而湛河

王良字欽止吉水人舉建文鄉薦第一進士及第第

二人官翰林脩撰爲人正身飭色不可玩狎其所不

可不能詭隨聽其言侃侃如也詩詞警永字書精妙

爲文雄偉光彩間燕兵起憂懣不食日就殫闕燕兵

渡淮閉門泣曰吾君亡矣不如我先遂服腦子卒

廖昇襄陽人爲太常寺少卿朗達負氣與方孝孺王

紳相善也燕師次龍潭建文君割地之計不行昇曰

吾君亡矣歸於何黨矣談其家人而自盡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泰和人也少孤力學以霍丘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天

導見高帝帝聞其年而曰何以教霍丘對曰臣年四

十矣臣教霍丘令其子弟孝弟力田遵陛下之化高

帝悅久之周王請以爲其府祠正許之王嘗夢異人

遺之藥其味苦以清卜之曰當得脩士越日紀善曾

子顧薦是脩於王王喜曰叶予夢故請以爲祠正是

脩爲祠正常切諫王建文元年人告王反王官屬皆

下吏是脩以嘗切諫免改衡王府紀善好薦達知名

士數陳論國家大計靖難兵既渡淮與靖江府直史

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誤國者壬午六月與胡廣解

縉楊士奇等相約死及期誦廣廣方問其家人數恨

乃自銘其衣帶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常閒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不隱也蓋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志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門庶無罪悔遂詣學宮自經文廟之廡下嗚呼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食焉而不避其難聖門之所不非也文帝卽位遂捕建文臣最嚴所不附已者合族誅夷士皆恐懼不敢避匿楊士奇輩親爲革除帝辟擢皆自翦祿以至高位雖輔四君功業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元

所發明君子不以比管仲而方孝孺之禍至波及同黨朋友數百命以獨成其一忠跡亦未合於聖人是脩先身而死擇所而縊節不毀而完其家族其爲明哲不遜大雅可謂善死君矣是脩旣死副都御史陳瑛謂其不順天命請與廖昇黃觀王叔英王良顏伯璋等並加追戮文帝悉不問曰食祿盡心臣之制也是脩孝友忠信內貞外和自經史百氏至于醫卜陰陽莫不闢究者書甚多世皆重之

林英字章叔古田人洪武二十九年蘇貢士選監察御史有言英書生卒難重任者太祖以狀授英諭使

供職英竭心奉詔屢建議言大都以重郡縣順民心爲本太祖深嘉納之賜殿馬楮幣革除初請裁抑宗藩大略在行主父偃之策疏入不報復劾奏曹國公李景隆誤國下都察院拷訊請知瑞安時民多逃亡在者苦稅差英立法丈量所餘虛糧令墾荒補之立鄉約行文公家禮建立齋舍與諸生講學靖難師起廷議用左都御史耿清言還英舊職命與翰林脩撰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勢不可爲歎曰臣生無補於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三十有四成祖卽位取練安等罪人家屬英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辛

葉福字叔嘯候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靖難兵起福守金門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危自期必死乃遣家人歸報其母曰不得爲孝子矣又嘗語客孟氏所欲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當爾耶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幼孤其母使就傅日記數千言長刻厲深造歷官兵科都給事中成祖至城下訣別其家人入宮救火兵較執以見成祖曰非奸臣也釋之泰自投城下死泰疏通特達遇事剛果而追阨之地乃保夷粹人皆服其量

泰嘗行道遇人憐而溺之河幾死既出亦不與較

子永吉兵部右侍郎

高巍或曰字不危遼州人倜儻尚志節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蔬食者三年洪武中貢太學試前軍督府左斷事數陳論得失高帝嘉納之後坐事不稱旨當誅成高帝特許其弟宣代曰以旌孝子建文初應辟疏論時政請師賈誼衆建王父偃推恩之法而後晁錯削奪之議建文君奇之燕王起兵上書請按軍無伐自奉詔說燕建文君使參贊李景隆軍巍曰是可說而罷也則自治裝馳詣之北軍兩上書曰國朝布衣臣巍志慕魯國仲連排患釋難而多倣儻之畫策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敬上燕大王書凡數千言不見報乃歸景隆兵敗與鉄鉉南行道臨邑慟哭相誓遂趨濟南叔募亡兵而與鉄鉉共守之王午雉經於驛舍

王良字天性一字文信開封人歷官刑部侍郎建文三年坐末減燕府人罪左遷浙江按察使聞建文君遜位慟哭自誓成祖使召之良戮使者下之獄爲衆纂取去乃盡収諸司印章入廨置几上踞者久之其妻問故良曰我分當死顧謀所以處夫人耳妻曰君爲男子謀婦人耶是不難入治食良抱幼子之後園寘池岸側自投於池良乃托其幼子同官積薪自

焚上曰死良分耳乃燬縣官之章徙其族塞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宋儒顧之後也少讀書不務章句善同時沈壽康朱克脩與之齊名壽康海鹽人程宗隱先生克脩金洪武中以明經除周府禮官禮累謫吏日雲南雲南百夷叛本立持檄破從一蒼頭入夷壘感諭諸酋皆解散頃之復相聚爲亂沐英張統屬本立治兵本立往來暴露綏輯軍民建文三年爲食都御史坐失祠右遷江西副使既就道聞難自縊途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陳思賢茂名入教授漳州學每行部使者至參謁畢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成祖卽位詔書至有司皆郊迎思賢獨不往泣於學堂曰明倫之義在今日矣有六生者相與卽堂臨舊君遂見執而六生皆自縊六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魯廷瑞呂賢皆漳人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從學宋濂歷官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中薦翰林累遷侍讀方孝孺之不爲成祖草詔也成祖大怒以命璉璉皇遽不敢辭歸則憤懣自恨而投縊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學識淹洽洪武初薦授

沛教諭政從父之官肆力學問建文元年方孝孺都試得其文歎曰鳥中孤鳳也按置第一孝孺既就刑政慟哭不食而斃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燕山衛戍卒也母韓妻范燕王之妃也福以戍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燕王怒及帝購得之戍之極邊既行仰天號曰福雖賤義不為畔國卒遂餓死舟中范氏者貧不能養姑屋傍之澗忽水生芋焉因織芋為養姑亡廬墓傍終身年八十餘卒卒而其澗不芋也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外記 三  
樵夫不知其姓名樵臨海湖上鬻薪自給口不二

價壬午詔書至臨海湖上人聽詔縣庭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皇帝安在何乃新也曰北軍入都皇帝燒宮逝矣樵夫慟哭而投於湖

宋味古會稽宋家店氓也能詩建文君亡味古夜深從星月下疊床北向拜祭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烏鵲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右王陳王廖周林葉龔高王程陳樓劉儲樵夫宋民十七人

楊本中平人或曰處人精通法建文初以太學生應募授錦木衛鎮撫建文君使弟吳王為撫軍本試其

水遁以觀吳王既列軍堦下請吳王登臺觀之忽本至平堦堦下之軍皆失所在王奇之還白建文使從軍常自操鐵棒鉞之陣中所向披靡李景隆妒其功不與上白溝之戰請為陣首景隆陽許之而陰尼諸將不繼竟無功本乃疏劾耿炳文李景隆不足將請自將以行卒不用赴燕軍死之燕人擒焉王使繫北平趙王高燧恐為內應則殺本燕王歸北平太息曰吾直困之耳奈何不為我儲良將而大怒趙王

鄭華字孝思臨海人洪武中進士以行人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東平州長貳皆棄城潰散華謂其妻

蕭曰吾義必死奈父母老若年少何蕭氏泣曰卿不負國妾敢負卿華曰足矣率吏兵憑城堅守力不能支不食五日而亡

顏瓌字伯璋廬陵人唐貞卿後也以孝友睦鄰稱鄉里徵賢良為沛知縣燕遊兵過沛沛人皆竄匿瓌招集民壯五千築堡備禦益募士三千人北出山東助戰及燕軍至使其丞先告急徐州無援者乃令弟珏及子有為還告其父曰當死國敬白大人弗能子矣沛降瓌南向拜哭自經有為既辭不忍去還自刎瓌旁而沛主簿陳子清典史黃謙亦皆不屈死



王彬字文質，東人以御史按揚州，靖難師至，彬拈檣樓櫓，器械銳意守，禦鎮撫都從剛者沈鴛善謀，彬使贊其軍，從剛因勸彬躬履艱危，激示忠憤，彬內其言，日夜巡城，率勵將士，靖難師畏之，購得彬者，爵三品，彬指揮王禮欲內叛，以應購從剛知之，白彬下之獄，而彬出入常以一力士自護，禮弟宗乃與其黨賂力士，母召出，休假宗等突入，解會彬浴從盤中縛去，投城下，昇北軍從剛亦見擒，二人皆不屈死。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督將謀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於成祖，成祖乃立誅督將使人斂葬之，植家不知上意，逃匿無敢會葬者。

右楊鄭顏王陳五人

徐輝祖，中山王達子，而仁孝皇后同產兄也，初名允恭，高帝賜之名襲封魏國公。中山王四子長輝祖，次添福，增壽，膺緒，增壽常私款燕而輝祖獨數泄其謀於建文帝。高帝崩，燕王使世子及高陽王高煦三子高燧臨京師，輝祖密奏請竟留世子等勿遣，因言臣

觀三甥中高煦尤勇悍，無賴，自倚驍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而增壽力為庇護，得遣歸高煦，歸則竊釋祖善馬去。四年與燕大戰，齊眉山下有功，召還治兵。京師已與開國公禦戰江上，以將士不用命，還燕王入京師，輝祖獨不迎，召問之不對，下之獄，使具辭。亡所白書，中山王功得免死，而已上大怒，徘徊久之，竟不誅，革其爵，勒歸私第，尋下錦衣獄。五年卒，上曰：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虛振張曷，曷誠等通謀危社稷，當誅。獨念中山王曲赦之，今已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乃召其長子釋迦保賜名，敘使嗣魏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葉

公敘見乞守其父墓上，復怒謫居之中都，輝祖長八尺餘，嘗侍謄文，太子讀書，過了經傳學大書於膺希原，得其筆意，或曰其死也，蓋自裁，其世別見於侯籍。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太祖寧國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吳人名水卒為梢，鄱陽之戰，矢幾及太祖，梅梢偃太祖坐得避之，矢從太祖過，比即位不及賞，老失明，無為上言者。他日候太祖郊使殷掖之路，偶呼屬車下，曰：皇帝忘梅梢耶？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賜之，使殷尚公主，太祖公主十六人，臨安公主

下嫁太師李善長子祺寧國公主下嫁殷安慶公主  
下嫁歐陽倫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亨子賢懷  
慶公主下嫁永春侯王寧大名公主下嫁濠城侯李  
堅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龍子麟壽春公主下嫁  
穎國公傅友德子忠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  
觀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鎮汝陽公主下嫁  
都督僉事謝彥子達寶慶公主下嫁趙輝太祖待諸  
駙馬都尉無所假借李祺以善長誅歐陽倫坐使家  
奴出巴茶西番極蘭巡簡吏至賜死其行法如此而  
殷獨以恭謹善騎射精通經史見信愛洪武十九年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李

使督山東寧政臨崩召受遺詔顧太孫善視之太孫  
卽位殷常侍左右靖難兵日進今殷統軍淮上燕王  
必欲道淮使致殷書殷不從燕王怒使責之殷割使  
者鼻耳曰留爾舌可還報燕王竟自泗破盱眙出六  
合至京師既卽位殷尚軍於淮公主嚙指血爲書招  
殷還殷聞建文君尚在乃罷兵入見成祖曰都尉勞  
矣對曰勞而無功徒自忍耳左都御史陳瑛劾奏殷  
畜養亡命私匿驍悍人凡刺輝與女秀才劉氏造邪  
謀都督譚深指揮趙勝雅與殷不善也一日蚤朝曠  
陰令人擠殷於橋下死焉公主牽帝衣而泣帝曰當

論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李

右徐梅耿三人

彭與明萬安人以太學生歷官大理寺丞剛廉敏達  
稱其職與副都御史陳性善等監軍淮西爲燕所擒  
燕王歸之與明裂衣冠變姓名亡去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在四川朝邑

在陝西相去數千里濟夜歸朝邑朝教岳池人咸異  
之建文初焚惑守心濟上言明年某月某日兵當從  
西北方起帝曰安得此不祥語將誅之濟呼曰臣言  
祥也陛下祥臣祥矣不祥臣不祥矣夫明昨易坎耳

不信請囚臣而觀之許之明年燕果起兵帝出濟祿中以爲翰林院編脩使充軍師護軍小河之戰南軍大捷諸將樹碑露功誇列姓名濟固辭不得則從自祿碑下鐫之及靈璧之戰南軍大敗都督陳輝等被執者百八十七人成祖過軍碑下大怒命鐫祿之還使止曰錄其姓名來乃如碑按治輝等諸將濟名獨以先鐫脫初御史高翔者與濟同邑相善也濟好術數而翔矜厲名節數勸止濟曰小道耳願公無爲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疵瑕其大可以古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盡孝臣盡忠莅官盡廉戰陳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自有翔知乃金川門破拉濟同死濟曰濟固有濟知矣翔竟死濟自髡從建文君亡屢免之於阬其後建文君出眞濟嘗從行已莫知其所終

暨上人不知何許人也入蜀爲僧往來重慶白龍山松柏灘諸處富人杜景賢心知其爲建文亡臣厚遇之爲寺白龍山居焉暨居寺常讀易設人爲佛經景賢恐其有踪跡不忍顯止之第曰和尚誦佛非教也請誦佛經暨從焉顧時時挾離騷鼓枻灘上下當其

急流朗讀之竟一篇輒裂以投灘已而哭人莫測也日注壺酒待客或不至則要諸兒醉歌以爲常暨頗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意氣能感人臨死其徒問曰師滅度後宜名何許人聃目曰松陽間姓名不答

魯家傭不知何許人衣葛衣出亡乞食於金城金城極寒善寒傭終冬衣其故葛後客河西傭莊浪魯家漸得直買羊裘雖披裘必覆其故葛葛纍纍也而時聞作苦自吟或爲夜哭者其後宋將軍出兵莊浪有留都官從議傭欲與語傭避匿南山中旬月聞其去

卷之

臣林外記

四

乃出疾謝魯主人曰我死幸無叔有西北風大起吹我骨灰揚之及卒主人如其言

釜者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釜過州邑不出三日即去去後來受直亡所選或得食即不復索直若風雨寒暑即閉戶不出有從學補釜者第令爲之荷擔不受其謝夔慶間呼爲老釜工嘗逢馮翁夔州市中相持哭哭已入空巖巖語竟日又相持哭別去莫知其終也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以章句訓家夔中謠屬對歌詩詩後自題馬二或馬先生或塞翁嘗大書歌詩壁間

見老釜工來卽剗去其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

生皆五色蛇無相識

田變化關主張拾高矣

松陽人王詒不知何時人遊治平寺觀轉藏藏上有

唯嗟聲異之緣視無所得得一書載建文亡臣二十

餘人紙泐不可辨可辨僅九人因各爲之贊梁田王

定海人官郎中與葉御史俱入山爲僧贊曰行儒名

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梁良玉中書舍人

與田玉同族談妻子易姓名陰懷書海南贊曰忠

臣蹇蹇遵彼海濤耽書玩市資以盍簪屯如遭如哀

此陸沉何申不知何許人以中書舍人使蜀至峽聞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聖

聖

變慟吐血背發疽死贊曰兩涯海沟中作霹靂義氣

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宋和郭節皆中

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與海州何洲相善靖難後三

人者皆變名沒入異域賣卜自給人莫識其姓名贊

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

賢家家冥鵠梁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同仕者八人

皆變姓名爲人刺船良用與其父子兄弟投水死者

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

或完我族或明我心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也

好老子書太玄經與郭良棄官入山爲道士贊曰駕

言導引嘯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右彭程暨備釜馮梁葉梁何宋郭何二梁十五人

郎曰此其可知者爾城破之夕給令御史郎總城而

過者四十餘人率冥凌雲匿翩翩乎天民之色斯者

矣姓名翳然爲之撫卷奸以守官者罪不容於戮也

若皆從則孰與死君列聖蓋曰亦明家不二心之士

而九原錮之爲忠者解已然後其佚事漸出於人閒

昭帝登極乃肆大書宥其子孫歸其田土蓋去之踰

百七十年今皇帝則使得廟食其鄉世世振揭昭蘇

洋洋乎死者若可作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聖